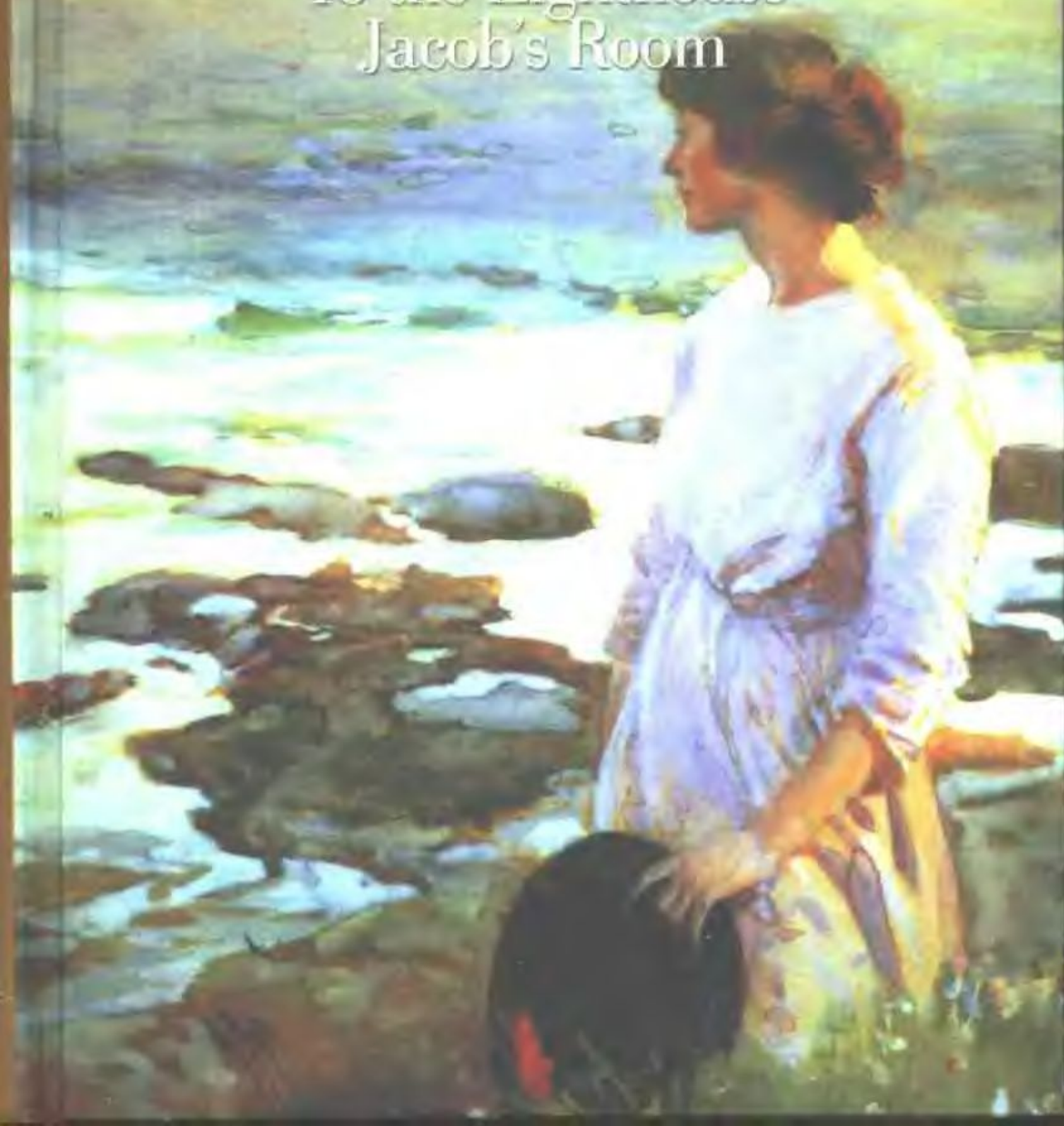


达洛维夫人 到灯塔去 雅各布之屋

〔英国〕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王家湘 译

Mrs. Dalloway
To the Lighthouse
Jacob's Room





达洛维夫人 / 到灯塔去 / 雅各布之屋

[英国] 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王家湘 译

MRS. DALLOWAY
TO THE LIGHTHOUSE
JACOB'S ROOM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洛维夫人 / (英) 吴尔夫 (Woolf, V.) 著; 王家湘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9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Mrs. Dalloway
本书与《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合订
ISBN 7-80657-203-1

I. 达… II. ①吴… ②王…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463 号

书 名	达洛维夫人 到灯塔去 雅各布之屋
作 者	[英国] 弗吉尼亚·吴尔夫
译 者	王家湘
责任编辑	周丽华
原文出版	Harvest, 1953 Granada, 1981 Signet Classic, Penguin Group,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75
插 页	4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03-1/I·179
定 价	(精装本) 23.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一九八八年,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对弗吉尼亚·吴尔夫在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贡献作了如下的评论:

她全部创作之丰富和成就之巨大——不仅是九部小说、女性主义文章、书籍评论和罗杰·弗莱伊传,而且还有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日记以及书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她去世后出版的,现在还不断出版——使她一度曾被指责为狭隘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成为她的时代、她的精神世界和现代艺术思想的精髓

这段话可以说概括了吴尔夫在文学上的成就。从她一九一五年发表《远航》以来,读者和评论界对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主要认为她是一个反传统的先锋派作家,以意识流手法和创作技巧上的创新见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心理传记派、心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文论派、女性主义评论家、从作品的社会政治性进行分析的研究者、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入手分析家已经用今天存在的一切文学理论从一切角度对吴尔夫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为读者深入了解这些难懂的作品提供了方便。

吴尔夫认为,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不能捕捉住真正的生活。她眼中的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现实是变动不已的、来知的、不受拘束的、像一个明亮的光轮般的人的精神世界。她的全部

创作活动就是探索一种手段,以求最好地表达她所理解的这种生活,这种真正的现实。出于对生活和现实的这种独特理解,她自然认为传统的创作方法只能反映事物的外部,反映不了事物复杂多变的本质。她认为作家必须站在作品中不同人物各自的立场上去观察、倾听、思考,把所得到的印象、情绪、心境、氛围重新组织,再现出生活与现实的精神和实质。吴尔夫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探索生活的价值,这使得她的作品带上了强烈的内向性。她逐渐发展了一种灵活多变的、印象主义的、重表现思维不重表现行动的创作风格。

这次翻译出版的吴尔夫的三部作品《雅各布之屋》、《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充分反映了她作品的特点。这三部都是意识流小说,如果说还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的话,那么情节也是简单得一句话就可以说完。例如,《达洛维夫人》写的是一九一九年夏季某天,达洛维夫人早上出门为晚宴购物到晚宴结束的一天的生活,这无论是在吸引读者去读这本书或帮助读者去理解这部作品上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是三部怎样的作品,我们应怎样阅读它们呢?

《雅各布之屋》是吴尔夫所写的第三部小说。在此之前发表的《远航》和《夜与日》是用较为传统的创作手法写的。《雅各布之屋》是吴尔夫第一部开始采用意识流手法的实验作品。她不顾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在描写事物时如电影中镜头般迅速化出化入,贯穿整个作品的是作者的观察和思索。吴尔夫不断变化叙述的角度,甚至创造了一些主要作用只是为了叙述他们对雅各布的印象的人物。雅各布的一生,从童年到离家去剑桥大学读书,到在伦敦有自己房间的独立生活,到他短暂的法国和希腊之行,以及最后在战争中阵亡,都是通过他留在亲友心目中的各种不同印象,以及他的内心活动反映出来的。他一生留下的具体的、可触摸的痕迹只有他在伦敦独自生活时所住的那个房间,里面有他的私人用品,这些遗

物又在认识他的人的心中激起对他的回忆。读者在阅读时感到仿佛在翻阅主人公的一本相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幕幕生活的横断面,没有引言、没有结语,始终捕捉不住人物的性格和特点,使人感到一种朦胧的神秘。作者在环境的描写中往往蕴涵着象征意义,往往用评论点出寓意,用人物对事物的观察表现主题。一些评论家指出,在这样一部散文诗般优美却又含义晦涩的作品中,吴尔夫充分写出了她对战争的反感。作品中充满了对英国教育文化结构的辛辣抨击,它使年轻人充满了尚武思想,变成心甘情愿的战争牺牲品;揭示了古老的所谓知识至上的最高学府如何生产着一代又一代傲视众生的、权力和特权的接班人。

《达洛维夫人》的结构框架是女主人公克拉丽莎生活中的一天,这一天的主要活动是达洛维夫人在家中举行的晚会。但是读者面前展现的远不止她一天的所作所为,而是她的一生、她的性格和她和家人、朋友的关系。三十多年前的旧情人彼德的出现勾起了她对自己少女时代的回忆,眼前的事物使她思索自己目前的处境、老年的来临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客人的到来引起的对人际恩怨的回顾。除了克拉丽莎外,作者对彼德和在战争刺激下精神失常而自杀的塞普蒂默斯的内心世界也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通过每个人物的回忆、联想、希望、幻灭,作者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进出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吴尔夫时而停留在某个人物身上,随着人物的意识活动在时间上任意前后跳跃;时而停留在时间的一点上,从一个人物跳跃到另一个人物身上,展示出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人物的不同活动和思想。当作者探索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时,往往不时用各种方式暗示是谁的内心活动,以免读者在人物自由联想的过程中失去了线索;而当她的笔要从一个人物转到另一个人物身上时,她往往用伦敦大本钟报时的钟声先把读者带回现实之中,然后再转到另一个人的意识中去。在对人物纷繁的意识表现中,读者能够感觉到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那就是作者对当时英国统治阶

级的审视。她活灵活现地写出了统治阶级的愚昧,充满了粗暴的男性至上观念和对王室及帝国的盲目崇拜和效忠。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使一些受害者绝望自杀,另一些寻求安逸,放弃了追求。

《到灯塔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窗口”描写的是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朋友在海滨度假生活中一个下午和晚上,中心是晚餐。第二部分“岁月流逝”用淡淡的几个镜头和回忆,展现了这所别墅因主人在战时无暇来度假而逐渐破败下来,而在此期间,拉姆齐家中夫人及长女先后死去,长子也在战争中阵亡。第三部分“灯塔”讲的是十年以后拉姆齐先生和小儿子詹姆斯、女儿卡姆乘小船去到了灯塔,实现了十年前詹姆斯的愿望;画家莉莉·布里斯科终于完成了十年前开始而因找不到感觉停顿下来的那幅拉姆齐夫人和小詹姆斯的画。

表面看来,这部小说就像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的懒散的消夏生活,充满了没有起点也没有结尾的社交闲谈,人们对生活中一些人和事的反映,以及由此而生的联想。没有惊人的事件,没有太多的活动,平平淡淡。所反映的生活现实,用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的譬喻来形容,很像坐在一列疾驶的火车中的人向窗外看去时的感觉,他看见人群、景物在窗外闪过,目光刹那间停留在某处,似乎感到看见了什么,但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吴尔夫心目中的现实和生活,即一个笼罩着我们的半透明的外壳。小说中的情节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如莉莉作画,到灯塔去等,但象征的究竟是什么,亦即小说反映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评论家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阿诺德·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导论》中提到吴尔夫这部作品时说,“要想恰当地说出《到灯塔去》表现的是什么是极其困难的。许多评论家使用了‘象征’这个字眼,但看来在究竟什么象征着什么上,他们之间极少共同看法。”^①

^① 凯特尔,《英国小说导论》,哈金森出版公司,1974,91页。

以灯塔为例。戴维·戴希斯在分析了小说的各个方面之后认为,灯塔“既是个独特的存在,又是不断变化中的历史的一个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到达灯塔意味着和自我以外的真实世界接触,放弃自我的独特性,接受客观的现实。”^① A.D. 穆迪则认为,拉姆齐夫妇对现实的不同理解在灯塔身上达成了一致;一方面灯塔是建立在光秃的岩石上的坚实的物质存在,这代表拉姆齐先生的理性和物质的现实;另一方面从灯塔内发出的闪光象征着拉姆齐夫人所代表的精神的现实,这是生活的本质。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确实是通过拉姆齐夫妇表现了两种现实观,而且力图寻求二者结合的可能。吴尔夫本人是重视物质现实在人的内心和精神上的反映的。

对吴尔夫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从评论界到读者都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她的作品开始出现后,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前面已经提到,早期评论界主要对她的现代派创作手法感兴趣。从七十年中期开始,对吴尔夫的研究进入了多角度的审视阶段,这与昆廷·贝尔(Quentin Bell)于一九七二年出版了吴尔夫的传记有直接关系。贝尔不仅了解吴尔夫,而且大量利用了吴尔夫从未发表过的私人材料。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随着吴尔夫日记的编辑出版(1977—1984,五卷集)和七卷书信集的出版,特别是在吴尔夫的丈夫莱昂纳德于一九六九年去世后,在夫妇二人留下的材料中发现了吴尔夫许多生平回忆片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她去世前不久写的关于个人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回忆随笔》(Sketch of the Past),后来汇编成集,这就是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顿悟时刻》(Moments of Being)。同时,她的许多小说的初稿被陆续出版。她生前匿名在《泰晤士报文艺增刊》上发表的文章,经过研究者的查证汇编成六卷《弗吉尼亚·吴尔夫文集》。一九九〇年,米切尔·李

① 戴希斯,《弗吉尼亚·吴尔夫》,格林伍德出版社,36页。

斯卡(Mitchell Leaska)编辑出版了吴尔夫一八九七到一九〇七年的日记及文章集《炽烈的艺徒》(A Passionate Apprentice)。在她逝世五十年后,她的文集全部出齐。这大量“新作”的涌现,将吴尔夫的研究推入了高潮。各路评论家都在吴尔夫的研究上大显身手。

心理传记派评论家如鱼得水。如梅法姆(John Mepham)在《弗吉尼亚·吴尔夫:文学生平》(Virginia Woolf: A Literary Life)中强调她创作的创新试验,认为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反映一种不同的技巧和形式的创新,而她的每一个尝试都是为了寻找一种反映意识和生活的新方法。她整个的创作生涯是一系列企图解释生活的永无穷尽的努力。他认为吴尔夫受到自己性格的不同方面、自己的不同信念和不同动力的影响和驱使,因此会时而重墨于人物的内心世界,时而描绘使人物处于特定心态中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她本人是重重矛盾的混合体,体现在作品中就要构成了这样一些特点的共存:既不切实际又物质主义,既有神秘主义又有政治性,既是诗人又是社会批评家,既重事实又重幻想。

有的评论家则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她的作品,如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弗吉尼亚·吴尔夫和现实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一书中,向认为吴尔夫的作品没有政治性、不关心社会问题的观点提出挑战。(吴尔夫的丈夫莱昂纳德评价妻子是“自亚里斯多德创造了‘政治动物’一词以来最不具有此特点的人”,这对早期的吴尔夫评论家有很大的影响。)兹沃德林认为吴尔夫一生对社会权力结构和运作极感兴趣,并受到挑战及改革这个权力关系的愿望驱使,是位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她相信人的个体经历是在社会现实中形成的,她力图在作品中反映这一形成的过程。不仅是她的女权主义的文章中有强烈的社会性,兹沃德林认为她所有的小说都具有这个特点,而对她本人心理的探究和对她作品中人物主观意识流动的超常兴趣使人们忽略了她作品口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在兹沃德林之前,

美国女权主义评论家就已指出,吴尔夫毕生都是个男权社会的批评者,因此兹沃德林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吴尔夫是个社会批评者的人,但是尽管兹沃德林同意罗斯(P. Rose)在《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生平》(Woman of letters: A Life of Virginia Woolf, 1978)中的观点,即认为吴尔夫感情和思想的核心是她的女权主义观念,他指出吴尔夫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决不是性别歧视所能够涵盖的。他在书中详细了吴尔夫作品中的社会内容,研究她创作每一部作品时的社会历史特点,他认为不如此则无法理解作品的真正意义。兹沃德林对吴尔夫对待阶级和财富的态度也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吴尔夫和她圈子里的朋友——如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认为有钱的精英家庭所起的重要社会作用是提供知识贵族,负有继承并推进社会文明美德的责任(如对美的敏感、重视精神享受和友谊)。一战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产阶级务实观念的流行大大冲击了知识贵族们的理念和自负,造成吴尔夫精神上的不安、混乱和绝望。

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吴尔夫的阶级态度的分析评论集中在《达洛维夫人》上。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威廉·燕朴逊(William Empson)的《作为政治讽刺文学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as a Political Satire, 1932)。燕朴逊认为吴尔夫对统治阶层和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的人都有着一定的同情,表现在对达洛维夫人晚会上的权贵既讽刺又羡慕的描述上。到一九七〇年,特里·伊格尔顿在《流放与逃亡:现代文学研究》(Exiles and Emigres: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他认为作者通过彼德·沃尔什这个人物反映了对社会的批评,但同时又把他表现成一个乖僻的人。小说对英国上层阶级的生活和社会习俗既批评又支持。伊格尔顿分析吴尔夫既意识到阶级存在的问题,又保有上层阶级的文化贵族的精神追求,因此不可能对社会问题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她所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个阶层:它一方面偏离统治阶级的价值观,

但又依附于它,以保持自己有钱有闲的精神贵族的生活。在她的小说中也必然会反映出这种和上层阶级既有偏离又有认同的特点。霍桑(J. Hawthorn)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异化的研究》(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A Study in Alienation)中指出,作者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她圈子以外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的了解是片面的,因此虽然有时能看到社会弊端,却无法为她身处矛盾中的人物找到出路。

对吴尔夫作品的评价决不是一篇序言能够做到的。笔者只希望,读者在读了这篇短文后,能够充分利用作者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的赏析空间,去欣赏这位重要的英国女作家的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

吴尔夫作品的魅力正在于它们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赏析空间。

目 录

译序	(1)
达洛维夫人	(1)
到灯塔去	(175)
雅各布之屋	(355)

达洛维夫人

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

因为露西的工作已经给安排好了。要把门从铰链上卸下来；朗普尔迈耶公司的工人要来。再说，克拉丽莎·达洛维心里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啊——清新得像专门为海滩上的孩子们准备的。

多么有意思！多么突然的行动！就像从前在伯顿时，当铰链轻轻吱扭一响（她现在仍能听到这声音），落地长窗被她猛地推开，她一下子冲到户外，就似乎总有这种感觉。那是清早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这里沉寂；像海浪的轻拍；像海浪的轻吻；清凉袭人，然而（对于像当时她那样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十分肃穆。那时她站在打开的窗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她看着鲜花，看着烟雾缭绕的树木和飞上飞下的白嘴鸦；她站在那儿看着，直到彼得·沃尔什说，“在菜地里想心事吗？”——是这样说的吧？——“比起花椰菜来，我更喜欢人”——是这样说的吧？他一定是在有一天早上吃早饭时她出去到平台上时说的——彼得·沃尔什。他最近就要从印度回来了，六月或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信枯燥得要命；他说的话倒让人记得；他的眼睛，他的小折刀，他的笑容，他的坏脾气，当千百万桩事情全都从记忆中消失之后——多么奇怪啊！——却仍记得关于卷心菜之类的几句话。

她站在马路边上微微挺了挺身子，等待德特纳尔公司的货车开过去。斯克罗普·珀维斯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他了解她，正如你了解住在威斯敏斯特区你隔壁的人那样）；她有点像只小

鸟，一只椋鸟，蓝绿色，轻盈活泼，虽然她已经年过五十，而且从生病以后变得非常苍白。她像只鸟那样站在那儿，根本没有看见他，身子挺得直直的准备过马路。

由于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确信，即便在车流之中，或夜里醒来之时，你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静寂或肃穆；一种难以言传的停顿；大本钟敲响前的悬心等待（但那可能是她的心脏的缘故，人们说是流感影响了她的心脏）。听！深沉的钟声响了起来。先是预报，音调悦耳；然后是报时，势不可挡。一圈圈深沉的音波消失在空气之中。在穿过维多利亚街时她心里想，我们是多么愚蠢啊。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人这样热爱生活，这样看待生活，想像生活是什么样子，在自己周围建构生活、推倒、再时时刻刻重新加以创造；但即使是穿着最邈邈的女人，坐在门口石阶上的最沮丧忧愁的人（酗酒是他们堕落的原因）也同样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热爱生活——她相信议会的法令也不起作用。在人们的眼光中，在轻松的、沉重的、艰难的步态中；在轰鸣和喧嚣声中；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蹒跚着摇摇晃晃前行的广告夫；铜管乐队；手摇风琴；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的丁冬声和头顶上飞过的飞机的奇特的尖啸声中，有着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因为现在是六月中旬。战争已经结束了，只有像福克斯克洛伏特太太那样的人除外，她昨晚在大使馆异常忧伤，因为那个可爱的儿子牺牲了，现在那古老的庄园宅第就要由堂兄弟继承了；还有贝克斯伯罗夫人，他们说她在主持义卖市场的开幕式时，手里还拿着报告她最心爱的儿子约翰牺牲的消息的电报；但战争终究是结束了；谢天谢地——结束了。现在是六月了。国王和王后都在白金汉宫里。尽管时辰还早，到处都已能听到飞奔的马蹄的嗒嗒声，板球拍的轻击声；洛兹伦敦大板球场、阿斯科特赛马场、原来的旅游胜地拉内拉赫以及其他所有的地方，都被笼罩在一片轻柔的细

网般的灰蓝色的晨雾之中,随着白天渐渐过去,这张网将散开,草坪和场地上会出现欢腾的小马,前蹄刚一落地又立刻腾起;旋转着的小伙子,穿着透明薄纱衫的欢笑的姑娘,她们即使现在,在通宵跳舞之后,还在牵着可笑的毛茸茸的小狗出来跑上一会儿;就在现在这样早的时候,谨慎的上了年纪的有钱的贵妇们已经坐着自己的汽车,匆匆去干她们神秘的事情。店老板们正在橱窗里忙个不停,把他们的人造宝石和钻石以及漂亮的海绿色的旧胸针放在十八世纪的底座里,以吸引美国佬(不过她得节约,不要轻率地给伊丽莎白买东西),她自己也怀着荒唐而始终不渝的激情热爱着这一切,她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的先辈们曾在几代乔治王朝中做过廷臣,她自己今晚就要珠光宝气地举行宴会。但是一走进公园,那寂静是多么奇怪啊!那薄雾,那嗡嗡声,那缓缓游动的快乐的鸭子们,那走起来一摇一摆的长着喉袋的水鸟;而背朝着政府大楼迎面走过来的、再得体不过地提着一只印有皇家纹章的公文递送箱的人,除了休·惠特布莱德还会是谁呢,她的老朋友休——那令人钦佩的休!

“早上好啊,克拉丽莎!”休很随便地说,因为他们从小就认识。“你上哪儿去?”

“我喜欢在伦敦走走,”达洛维夫人说。“真的,比在乡间散步好。”

他们刚到伦敦——不幸的是——是来看医生的。别人来这里是看电影;观赏歌剧;带女儿出门看看;而惠特布莱德家的人却是来“看医生”的。不知道有多少次克拉丽莎到疗养院去看望伊芙琳·惠特布莱德。伊芙琳又病了吗?伊芙琳身体很不舒服,休说,同时撇了撇嘴,挺了挺他那衣冠楚楚、很有男性风度、极端俊美、装潢完美的身躯(他几乎总是穿得过于考究,不过想来也不得不如此,他在宫廷里有着一官半职),示意他的妻子有点内科的疾患,并不严重,作为一个老朋友,不用让他具体说明克拉丽莎·达洛维也

是知道的。啊，是的，当然她知道：多讨厌的病；她感到了一种姐妹般的感情，同时又奇怪地对自己头上戴的帽子感到不自然。是不是因为这帽子不适合清早戴？因为当休匆忙地向前走去，煞有介事地抬抬他的帽子，要她相信她像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保证他当然会参加她今晚的宴会，伊芙琳坚决要他去，只是他可能要晚一点，因为他得先带吉姆的一个儿子去参加宫里的晚会；每当这种时候，她在休的身边总觉得自己有点不像样子；像个中学生；但是她喜爱他，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从来就认识他，另外她确实也觉得休自有他好的地方，虽说理查德几乎被他气得发疯，至于彼得·沃尔什，他直到今天也不能原谅她喜欢休这件事。

她仍然记得在伯顿的一幕幕往事——彼得怒气冲天；休当然在哪方面也不是他的对手，但也并不是如彼得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个白痴；不仅仅是理发师用的木制假头。当他的老母亲要他放弃射猎或带她到巴斯去的时候，休二话不说地做了；他真的一点也不自私，至于像彼得那样说他没心肝、没脑子，只有一个英国绅士的派头和教养，那些只不过是她亲爱的彼得脾气最糟时说出来的话；他会令人难以忍受；他会让人觉得无法相处；但是在这样一个清晨能和他在一起散步却是十分愉快的事。

（六月催发了树上的每一片叶子。皮姆里科区的母亲们在给婴儿喂奶。文电消息不断从舰队街传往海军部。热闹的阿灵顿街和皮卡迪里大街似乎使公园里的空气也变热了，树叶被充满非凡活力的气浪托起，热切而明亮；克拉丽莎深爱这非凡的活力。去跳舞，去骑马，她热爱这一切。）

他们可能分别了几百年了，她和彼得；她从不写信，他的信也干巴巴的；但是她突然会有这个念头，如果他现在和我在一起，他会说些什么？——有些日子，有些景象会使她平静地想到他，不再有过去的怨恨；这也许是对人关爱的回报吧；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在圣詹姆斯公园的中央，往事回到了她心头——真的重回心头。

但是彼得——无论天气多好,无论树木、草地和穿粉红色衣服的小女孩多可爱——彼得一概视而不见。如果她让他戴上眼镜,他就会戴上眼镜:他会去看。他永远感兴趣的是世界的状况;瓦格纳^①的音乐,蒲伯^②的诗歌,人的性格,还有她自己灵魂中的缺点。他是怎样地责骂她啊!他们的争论是多么激烈啊!她会嫁给一个首相,站在楼梯顶上;他称她是个完美的女主人(为此她在卧室里哭了一场),他说她具有成为完美的女主人的一切内在素质。

因此她会发现自己在圣詹姆斯公园仍旧在和他争论,仍旧企图证明她不和他结婚是对的——确实是对的。因为在婚姻中,对于一天又一天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两个人来说,必须有一点自由,有一点独立;这些理查德给了她,她也给予了理查德。(比如说,今天早上他在哪里?在个什么委员会吧,她从来不问。)但是和彼得在一起什么都得相互知晓;什么都得仔细探究。实在让人受不了,而当在小花园喷泉边发生了那一幕后,她不得不和他分手,否则会毁了他们,两个人都会毁掉,她对此确信无疑;虽然多年来她一直忍受着利箭钻心般的悲伤和痛苦;后来在一次音乐会上有个人告诉她,他和在去印度的船上认识的一个女人结了婚,那一刻的震惊至今难忘!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切!冷酷、无情、假正经,彼得曾这样责备她。她永远也无法理解他是多么关爱她。但想来那些印度女人是理解的——那些愚蠢、漂亮、轻浮的傻瓜。而她是在白白浪费自己的同情,因为他要她相信他相当幸福——非常幸福,尽管他们俩谈到过的事他一件也没有做;他整个的一生是个失败。直到现在她仍很生气。

她来到了公园的门口。她站立了片刻,看着皮卡迪里大街上的公共汽车。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主要从事歌剧创作。

② 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

她现在不愿对世界上任何人说长道短，说他们这样或那样。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同时又说不出的苍老。她像把刀子穿透一切事物；同时又是局外的旁观者——在她看着出租车的时候，总有一种自己是远远地、远远地独自在海上的感觉；她始终感到活在世上，即使是一天，也充满了许多危险。倒并不是她觉得自己有多么聪明、或者有多么不一般。她想像不出来自己是怎么靠着丹尼尔斯小姐教给他们的那点零星知识过了大半辈子的。她什么也不懂；不会外语，不懂历史；现在除了躺在床上读读回忆录，她几乎什么书也不看；但是对于她来说眼前的一切极其引人入胜；所有的一切；过往的出租车辆；她不愿议论彼得，她不愿议论自己，我这样，我那样。

她惟一的天分是几乎能凭直觉了解人，她心里想着，一面继续往前走。如果你把她和另外一个人放在同一间房间里，她会像猫一样警觉，噌地弓起背；或者会像猫一样愉快地发出呜呜声。德文希尔公爵府、巴斯伯爵府、那座装饰着瓷制白鹦鹉的府邸，她都曾看见过它们灯火辉煌的时候；她也记得西尔维亚、弗雷德、莎利·西顿——这么多的人；通宵达旦地跳舞；运货马车沉重缓慢地经过，向市场驶去；以及驱车穿过公园回家。她记得有一次把一枚一先令的硬币扔进了公园的蛇形湖里。但是人人都会记得过去的事；而她热爱的是此时、此地、眼前的一切；出租车里的胖女人。那么，这重要吗，她在向邦德街走去时自问，她的生命最终必定会完全停止，这重要吗？没有她而这一切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她感到怨恨吗？抑或，相信死亡使一切完全终结，不也令人感到安慰吗？但在伦敦的大街上，不知怎地，在这儿那儿，经历了沧桑岁月，她幸存了下来，彼得幸存了下来，生活在彼此心中，她坚信自己是家乡树木的一个部分；是那座难看的、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宅子的一部分；是她从未曾得见的人们的一部分；她像一层薄雾，铺展在她最熟悉的人们之间，他们像她看到的树木托起薄雾一般用自己的枝桠将

她托起,但她的生活、她自己、伸展得是这样遥远。但是,当她往哈查兹书店的橱窗里看去时,她在梦想着什么呢?她想追忆的是什么呢?在她读着摊开的书页上的诗句,

不要再怕炎炎骄阳
也不要害怕寒冬肆虐^①。

心中出现的是什么样的乡间白色黎明的意象?这个世界的最新经历使他们所有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心中溢满泪水。泪水和悲哀;勇气和忍耐;一种极度正直和坚毅的态度。比如说,想一想她最敬佩的那位女性,贝克斯伯罗夫人主持义卖市场开幕式的情景吧。

这里有乔罗克斯的《野游和欢宴》^②;有《肥皂海绵》^③ 和阿斯奎斯夫人的《回忆录》及《尼日利亚大型猎物射捕记》^④,全都打开着陈列在那里。那儿有那么多书;可是似乎没有一本非常适合带给疗养院里的伊芙琳·惠特布莱德。没有什么书可以用来让她高兴,可以使那个干瘪得难以形容的瘦小女人在克拉丽莎进门的时候露出哪怕片刻的亲切表情,然后再坐下来开始关于妇女病的漫无止境的谈话。她是多么希望这样啊——当她进门时人们脸上现出高兴的神情,克拉丽莎想着,转身重新向邦德街走去,心里很气恼,因为做事情非得找点别的原因是很愚蠢的。她宁愿自己是个像理查德那样的人,他们做事情完全是为了自己,而她呢,她在

① 见莎士比亚《辛白林》,第四幕、第二场中的一首挽歌。

② 乔罗克斯的《野游和欢宴》:最初是英国体育记者罗伯特·瑟蒂斯(1805—1864)为《新体育》所写的以名叫乔罗克斯的一个伦敦佬为主人公的滑稽故事,后于1838年收集成册出版,名为《野游和欢宴》。

③ 《肥皂海绵》:罗伯特·瑟蒂斯1853年出版的《海绵先生游历》一书的简称,其主人公的名字叫肥皂海绵。

④ 阿斯奎斯夫人(1864—1945),英国作家。

等着过马路时心里想，一半的时候她做事不只是为了去做这些事，而是为了让别人这样或那样想。她知道，这样做愚蠢之极（警察现在举起了手），因为谁也不会上当，哪怕是一秒钟的功夫。啊，如果她能重新从头生活一次多好！她想道，一面踏上了人行道，甚至连长相都会不同呢！

首先她会像贝克斯伯罗夫人那样肤色微黑，有着像起皱的皮子般的皮肤和美丽的眼睛。她会像贝克斯伯罗夫人那样动作缓慢庄重；个头大；像男人那样对政治感兴趣；拥有一幢乡间宅邸；非常高贵，非常真诚。而她自己有的却是像豌豆杆般瘦小的身材；像鸟脸般可笑的小尖脸。确实，她姿态优美；手和脚很好看；衣着考究，尽管花上面的钱并不多。但是现在她常常感到她的这个躯体（她驻足观看一幅荷兰画），这个具有其一切功能的躯体似乎变得不存在了——根本不存在了。她有种最奇怪的感觉，感到自己是个隐身人，无人能见；无人能知；现在不再有结婚，不再有生儿育女，有的只是和街上的人群一起，令人惊异地、相当庄严地沿邦德街行进，自己作为达洛维夫人；甚至也不再是克拉丽莎；这种是理查德·达洛维夫人的感觉。

邦德街令她着迷；商业旺季里清晨时分的邦德街；它那飘扬的旗帜；它的商店；没有铺排；没有炫耀；一匹粗花呢陈列在她父亲五十年间一直在那儿买套装的商店里；几粒珍珠；放在冰块上的大马哈鱼。

“就是这样，”她看着鱼店自语。“就是这样，”她重复道，在手套店门前停了下来，在战前，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几乎完美的手套。她的老叔叔威廉从前常说，可以从鞋子和手套看出一个淑女来。在战争中间一天早上他死在了床上。他曾说，“我活够了。”手套和鞋子；她特别钟情于手套；但是她的女儿，她的伊丽莎白，却对两样都没有任何兴趣。

没有任何兴趣，她心想，继续沿邦德街走下去，到每次她开晚

会给她留花的一家店里去。伊丽莎白真正最爱的是她的狗。今天早上整座房子里都有一股柏油味儿。不过,可怜的小狗小灰总比基尔曼小姐好一点;就算狗瘟、柏油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也比坐在密不透气的卧室里端着本祈祷书强!她几乎要说,什么都比这强。但是也可能这只是一个阶段,如理查德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女孩子都要经历的。可能是爱上谁了。但为什么是基尔曼小姐呢?当然她遭遇很不幸;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理查德说她很能干,具有历史头脑。总之她们形影不离,而伊丽莎白,她的亲生女儿,竟然去行了圣餐礼;她如何穿着、如何对待来吃午饭的客人,她倒一点也不在乎,因为经验告诉她,宗教狂热使人变得冷漠(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如此);在感情上麻木不仁,因为基尔曼小姐为俄国人什么都愿意干,她为奥地利人忍饥挨饿,但是在个人的事上却给人以巨大的折磨,她是这样麻木,老穿件绿色防水布外衣。她一年又一年地穿着那件外衣;她总是出汗;她只要在屋子里呆上五分钟就必定让你感到她的优越,你的低劣;感到她是多么贫穷;你是多么富有;她如何住在贫民窟里,没有靠垫或床或小地毯或任何别的东西,她的灵魂带着深深插入其中的抱怨锈住了,她在战争期间被学校开除了——可怜的满腹怨恨的不幸的人!因为人们恨的不是她,而是她代表的想法,毫无疑问这想法里面包含了许多不是基尔曼小姐的东西;她变成了人们夜间与之斗争的幽灵之一;那种叉开两腿跨在我们身上、吸去我们一半生命之血的幽灵之一,是统治者和暴君之一;因为无疑如果再掷一次骰子的话,假如是黑色而不是白色占上风,她会喜欢基尔曼小姐的!但是不会在今生。不可能。

但是她觉得很焦躁不安,让这样一个残忍的魔鬼在她心中搅动!她在她的灵魂、这片枝繁叶茂的森林的深处听到了树枝断裂的劈啪声,感到魔蹄的践踏;再不能感到充分的满足或安全,因为任何时候这恶魔、这仇恨、会搅动起来,特别是在她病后,使她感到受到刮擦、脊柱受损,给她肉体的痛苦,而且使她从美、友谊、健康、

被爱和使家庭赏心悦目中获得的一切乐趣产生动摇、震颤、扭曲，仿佛真的有一个魔鬼在挖她的根，仿佛她整个心满意足的盔甲都只不过是自恋而已！这样的仇恨！

胡扯，胡扯！她对自己呼喊道，一面推开马尔伯里花店的转门。

挺直修长的身子，轻盈地走上前去，立刻受到了有着纽扣般小圆脸的皮姆小姐的欢迎，她的两只手总是通红，好像老是和花一起泡在冷水里似的。

到处都是鲜花：翠雀花，香豌豆花，一束束丁香花；有康乃馨，许许多多的康乃馨。那儿有玫瑰；有蝴蝶花。哦，有许多花——因此当她站在那儿和皮姆小姐说话时，同时呼吸着带有泥土气息的花园的馨香。皮姆得到过她的帮助，认为她很和善亲切，她多年前是很和善亲切的；非常和善亲切，但今年她显老了一些，她半闭着眼睛，头在蝴蝶花、玫瑰花和一丛丛上下摆动的丁香花间转来转去，在大街上的喧嚣之后尽情地闻吸这醉人的芳香，这沁人的清凉。然后她睁开了眼睛，玫瑰花显得多么清新啊，就像刚从洗衣房出来的叠放在柳条托盘中带花边的亚麻织物；红色的康乃馨浓郁端庄，高抬着头；所有的香豌豆花都在盆中伸展着，浅紫色的、雪白的、灰白的——仿佛现在已是黄昏，美好的夏日白昼已经过去，天空是一片深蓝色，到处是翠雀花、康乃馨、百合花；这时，穿着薄纱上衣的姑娘们出来采摘香豌豆花和玫瑰花。正是傍晚六七点钟之间，每一种花——玫瑰、康乃馨、蝴蝶花、丁香花——都鲜艳夺目；白色、紫色、鲜红、深橙色；每一朵花都似乎各自在朦胧的花坛中燃烧，柔和而纯洁；她是多么喜欢那灰白色的蛾子啊！它们在香水草、在黄昏中的樱草花间飞旋，飞进飞出，飞上飞下。

当她开始和皮姆小姐一起从一个花罐走到另一个花罐，挑选着鲜花时，她暗自说道，胡扯，胡扯，说得越来越轻柔，仿佛这美、这芳香、这色彩、以及皮姆小姐的好感和信任，是一股波浪，她听任它

涌过她的全身，征服那仇恨、那魔鬼、征服一切；这股波浪把她托起、托起，突然——啊！外面大街上响起了枪声！

“天啊，那些汽车，”皮姆小姐说，手里满捧着香豌豆花走到窗前去张望，又抱歉地笑着走了回来，好像那些汽车，那些汽车胎，全都是她的过错。

把达洛维夫人吓了一跳、使皮姆小姐走到窗前去并道歉的猛烈的爆炸声来自一辆小轿车，它已经停在了正对马尔伯里花店橱窗的人行道边上。行人当然都停下脚步看热闹，正好看见浅灰色座位靠背上一个极端重要的人物的面孔，随即一只男人的手拉上了窗帘，于是除了一方浅灰色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然而流言立刻从邦德街中段传出，一头传到了牛津街，另一头传到了阿特金森香水店；它既看不见又听不见，像一片浮云，迅速地如面纱般飘到山头，确实以云一般突然而至的庄重和静谧飘落到一秒钟前还全然是一片惶乱的人们的脸上。现在神秘之翼擦过他们身旁；他们已听到了权威的声音；宗教的灵魂弥漫在四处，她的眼睛被紧紧地蒙住，她的嘴唇大张着。但是没有人知道看见的是谁的脸。是威尔士亲王的，还是王后的，还是首相的？究竟是谁的脸？没有人知道。

埃德加·杰·沃基斯胳膊上绕着一卷铅管，用人们听得见的声音、当然是带着幽默的口气说道：“首相(首相)的汽擦(汽车)。”

塞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听见了这句话。

塞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三十岁光景，脸色苍白，鹰勾鼻，穿一双棕黄色的鞋子和一件破旧的大衣，淡褐色的眼睛中流露出恐惧的神情，使得完全陌生的人看见了也生出恐惧感来。世界已经举起了鞭子，它会落向何处？

一切都停顿了。汽车发动机的振动犹如脉搏，不规则地敲击着全身。太阳变得异常炎热，因为那辆轿车停在了马尔伯里的橱

窗外；在公共汽车上层的几个老太太打开了黑色的遮阳伞；这里一把绿伞、那里一把红伞轻轻啪地一声撑开。达洛维夫人怀里抱着大捧香豌豆花来到窗前，粉红的小脸充满疑问地皱着，向外张望。人人都在看着那辆轿车。塞普蒂莫斯在看。骑自行车的男孩跳下车来。车辆越集越多，而那辆轿车就停在那儿，窗帘拉着，塞普蒂莫斯觉得上面的图案很古怪，像一棵树；这种就在他眼前把一切逐渐吸引到一个中心来，仿佛某种恐怖之物马上就要浮出表面，即将爆发出熊熊烈焰的景象，使他感到十分恐惧。世界在动摇，在震颤，有熊熊燃烧的危险。他想，是我堵住了路。难道人们不是在看他、对他指指点点吗？难道他不是为了一个目的才像在人行道上生了根般站在那里的吗？但是为的是什么呢？

“咱们接着往前走吧，塞普蒂莫斯。”他的妻子说，她是个小个子女人，黄色的尖脸蛋上有一双大眼睛；是个意大利姑娘。

但是卢克雷齐娅自己也禁不住看着那轿车和窗帘上的树形图案。里面是王后吗——王后出来购物吗？

一直在打开什么、转动什么、关上什么的司机这时进到了驾驶室里。

“走吧。”卢克雷齐娅说。

但是她那结婚已经四、五年了的丈夫惊得跳了起来，生气地说了声“好吧！”好像她打断了他的沉思似的。

人们一定注意到了；人们一定看见了。人们，她看着瞪着轿车看的人群心里在想；英国人，以及他们的孩子、马匹和衣服，她对这一切有着某种程度的羡慕；但现在他们只是“人们”而已，因为塞普蒂莫斯说过，“我要杀死自己”；说这种话太可怕了。要是有人听见了呢？她看了看人群。救命，救命！她想对肉店的伙计和女人们大喊。救命！就在去年秋天，她和塞普蒂莫斯俩人合披着一件斗篷站在泰晤士河的河堤上，塞普蒂莫斯没有说话，而是在看报，她从他手里夺下报纸，当着看见他们的那个老人大笑起来！可是失

败是要掩盖起来的。她必须带他离开这儿，到某个公园去。

“现在我们该过马路了。”她说。

她有权挽起他的胳膊，尽管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会把胳膊伸给她，她单纯、爱冲动、只有二十四岁、在英国举目无亲、为了他才离开了意大利、骨瘦如柴。

那辆拉着窗帘、神秘难测的轿车向皮卡迪里大街驶去，但依然受到人们的注视，依然以其不变的神秘而令人崇敬的气息引起街道两边人们脸上表情的波动，至于是对王后，王子还是首相就不得而知了。车里的那张脸本身只有三个人看见了一下，而且只有几秒钟的功夫。现在对那人的性别也有了争议。但是里面坐着的是个大人物则是没有疑问的；大人物隐蔽着经过了邦德街，离平民只有一手之遥，这些人可能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君主、国家的不朽象征只有咫尺之距。到将来伦敦成了长满青草的小径，所有在这个星期三早晨匆匆行走在人行道上的人都成了白骨，只剩下混在尸骨中的几只结婚戒指和无数烂牙里的黄金做的填充料，那时好奇的文物学家在岁月的废墟中探究审视，轿车里的脸才会真相大白。

很可能是王后，达洛维夫人捧着买好的鲜花走出马尔伯里花店时心里在想；是王后。她在阳光下站在花店旁边，当那辆拉紧窗帘的轿车在离她一英尺处驶过时，她的脸上瞬间出现了极度庄严的神情。也许是王后到哪家医院去；或者王后出席某个义卖市场的开幕式，克拉丽莎心里在想。

这个时候街上就这样拥堵了。不知是不是洛兹伦敦大板球场、或是阿斯科特赛马场、或是赫林海姆马球场有什么比赛？她琢磨着，因为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坐在公共汽车顶层两边的英国中产阶级人士，手里拿着包裹和雨伞，真的，有人甚至在这样的天气还穿着皮大衣，她想，他们真是可笑，简直可笑得超出了任何想像；而王后本人也被堵住了；王后本人也无法通过。克拉丽莎被

阻在布鲁克街的一侧；那位老法官约翰·巴克赫斯特爵士被阻在另一侧，中间隔着那辆轿车（约翰爵士多年参与立法，喜欢穿戴讲究的女人），这时那位司机稍稍探出了一点身子，不知是对警察说了些什么还是给他看了看什么东西，那警察敬了个礼，举起胳膊，头猛地一摆，指挥公共汽车开到一边，小轿车便开了过去。它缓缓地、无声无息地向前开去。

克拉丽莎猜到了；克拉丽莎当然明白；她刚才看见了男侍手里的一个白色的魔力无穷的东西，是个圆牌，上面刻着名字——是王后的，还是威尔士亲王的，还是首相的？——这块圆牌凭借着自身的光辉，烧开了一条通路（克拉丽莎看着车渐渐变小、消失），那天晚上，它将在白金汉宫大放异彩，在巨大的枝形烛台、闪耀的星形勋章、板直的挂着橡叶勋章的胸膛、休·惠特布莱德和他所有的同事、英国的绅士们中间熠熠生辉。而克拉丽莎也要举行晚会。她微微挺了挺身子，她将这样站在自己的楼梯头上。

轿车已经开走了，但留下了一丝余波，流过邦德街两侧的手套店、帽子店和成衣店。有三十秒钟功夫所有的脑袋都向着同一个方向——窗子。正在选手套的女士们——是要齐臂肘的还是超过臂肘的，柠檬黄色的还是浅灰色的？——都停了下来；刚说完话一件事就已经发生了。这种事单独出现时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任何数学仪器、即便是能传送发生在中国的震动的，也无法记录它的颤动；然而全部汇集在一起时却相当令人畏惧，能强烈地打动公众的感情；因为在所有的帽子店和成衣店里互不相识的人都看着对方，想到了死去的人们；想到了国旗；想到了大英帝国。在一条偏僻小街上的一家小酒店里，一个殖民地来的人言辞间侮辱了温莎王室，引起了争吵、摔破了啤酒杯、激起了一片混乱。这喧闹声奇怪地传到了街对面，回响在为婚礼购买饰有洁白的丝带的白色内衣的姑娘们的耳朵里。因为经过这里的那辆小轿车所引起的表面的激动，在逐渐平静的过程中触动了某种非常深沉的东西。

那辆轿车轻捷地穿过皮卡迪里广场，拐进了圣詹姆斯大街。高大的男人，健壮的男人，衣着考究的穿着燕尾服和白衬衫、头发往后梳的男人，出自难以分辨的原因，这时都站在布鲁克斯酒家的凸窗前，双手背在燕尾服后面看着窗外，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大人物正从此处经过，不朽的伟人发出的微光照在了他们身上，正如刚才照在了克拉丽莎·达洛维身上一样。顿时，他们站得更直了，手也不再放在背后，似乎随时都准备好为他们的君王效劳，如有必要，他们会像他们的先辈一样面对敌人的大炮。背后的白色半身塑像和放着《闲谈者》杂志及苏打水瓶的小桌子似乎也在表示着赞许；它们似乎象征着英格兰滚滚的谷物和庄园宅邸；似乎把车轮轻微的沙沙声反射出去，就像低音廊的墙壁反射一个声音，借助于整个大教堂的力量，使声音变得高昂洪亮。围着披巾的莫尔·普拉特手拿鲜花站在人行道上，祝愿那亲爱的青年人身体健康（里面肯定是威尔士亲王），要不是看到警察在盯着她，阻止她这个爱尔兰老妇表忠心的话，她就会出于轻松的心情和对贫穷的蔑视，把一罐啤酒的钱——一束玫瑰——抛到圣詹姆斯街上去。圣詹姆斯宫的卫兵敬礼致意；亚历山德拉皇太后的警察表示赞许。

与此同时，白金汉宫大门前已经聚集起了一小群人。他们都是穷人，无精打采然而又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们看着飘着国旗的王宫，看着在高台上衣服飘起的维多利亚女王^①，观赏她周围一层层的水流和她的天竺葵；从林荫路上的汽车中一会儿挑出这一辆，一会儿又挑出那一辆来；白白地向开车出行的老百姓倾注满腔感情；当这辆或那辆车开过时又收起他们的赞美好保存起来；在整个这段时间中，他们听任流言在血管中聚集，刺激他们大腿的神经，他们想到王室在看着他们；王后低头致意；亲王在敬礼；想到上帝赐予国王们的天堂般的生活、王室侍从和深深的屈膝礼、王后过去

① 指白金汉宫前广场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巨大雕塑像。

玩的玩偶之家、玛丽公主嫁给了一个英国人、还有亲王——啊！亲王！人们说他特别像老爱德华国王，可是要苗条得多。亲王住在圣詹姆斯宫；但是他可能会在早上来拜见他的母亲。

抱着孩子的莎拉·布莱奇里就是这样说的，她不断踮动脚尖，就仿佛在宾里科自家的火炉围栏旁，可是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林阴大道。而埃米莉·科茨则不断扫视皇宫的窗户，想像着侍女、数不清的侍女们，和寝宫、数不清的寝宫。一个牵着一只阿伯丁犬的上年纪的绅士和一些无业者也加入了进来，人群越聚越多。个子矮小的鲍利先生在奥尔巴尼饭店有一套房间，他生命深处的源泉已经被蜡封住了，但是这一类景象——贫穷的女人等待着看王后经过——贫穷的女人、可爱的小孩子、孤儿、寡妇、战争——啧啧——会突然地、不恰当地、伤感地将蜡封打开，他现在眼睛里还真有眼泪了。一阵微风得意洋洋地穿过稀疏的树木暖融融地吹过林阴大道，吹过英雄们的铜像，吹得鲍利先生心中的英国旗帜飘扬了起来，因此当那辆轿车拐进林阴大道时他脱下了帽子，在车子向他开近时把帽子高高举起；他笔直地站着，听任宾里科的贫穷的母亲们挤近他。轿车开近了。

突然科茨太太抬起头来看着天空。一架飞机的隆隆声不祥地钻进了人们的耳朵。它正飞近树丛上空，尾巴上喷出的白烟盘旋曲折，竟然是在写字！在天上写字母！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着天上。

飞机垂直俯冲，旋即直线上升，在空中翻筋斗、疾飞、下降、上升，无论怎样飞、无论飞到哪儿，它尾巴上都飘动着一股浓浓的白烟，在天空翻卷盘绕成一个个字母。但是，是哪些字母呢？是A和C吗？一个E，然后一个L？它们只有片刻的停留；然后就飘散开来，从天空抹去。飞机向远处疾速飞去，开始在另一片天空中写下了一个K，一个E，另一个也许是Y？

“Glaxo。”科茨太太直盯着天空，声音紧张而敬畏地读着，她白皙的婴儿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怀里，也向上看着。

“Kreemo。”布莱奇里太太像个梦游者般喃喃道。鲍利先生手里一动不动地举着帽子，直盯着天空。整条林阴大道上，人们都站在那里看着天上。就在他们抬头仰望时，整个世界变得一片寂静，一队鸥鸟飞过了天空，先是一只领头鸥，然后是另一只，在这片奇特的宁静安详之中，在这片灰白与纯净之中，钟敲响了十一下，钟声渐渐消失在天空的鸥鸟群中。

那架飞机随心所欲地转弯、疾飞、俯冲，像个滑冰者一样快速、自由——

“那是个 E。”布莱奇里太太喃喃道——

或者是个舞蹈家——

“那是 toffee(太妃糖)。”鲍利先生咕哝道——

(那辆轿车开进了大门，没有一个人在看它)，飞机停止喷烟，越飞越远，白烟逐渐散去，聚集在了大团白云的四周。

飞机飞走了；隐没在了云朵的后面。一片寂静。字母 E, G 或 L 依附的白云自由自在地飘动着，似乎命中注定要从西到东去完成一件永远不会揭示于众的最为重要的使命，然而确实如此——一件最为重要的使命。但是突然，就像一列火车开出了隧道，那架飞机又一次冲出了云层，其隆隆声钻进了在林阴大道上、格林公园里、皮卡迪里大街上、摄政街上、摄政公园里所有人的耳朵里，机尾盘绕着白烟，飞机俯冲、爬升，写出一个又一个字母——可是它写的是什么呢？

卢克雷齐亚·沃伦·史密斯和丈夫并排坐在摄政公园里大道边的座位上，仰望天空。

“看，看呀，塞普蒂莫斯！”她高声喊道。因为霍姆斯大夫告诉过她，要让她丈夫(他根本没有什么病，就是情绪不好而已)对他身外之事感兴趣。

这样说来，塞普蒂莫斯抬头看着天空，心里在想，他们是在向我示意呢。当然实际上不是用具体的言辞；也就是说，他还不懂这

种语言；但是这种美，这种极致的美是非常明显的，当他看着白烟构成的字慢慢在天空消散，以无穷的博爱和满含笑意的仁慈赐予他一种又一种难以想像的美，并向他示意，他们打算无偿地、永远地为他提供美、更多的美让他观看，他的眼中充满了眼泪，泪水流下了他的面颊。

是太妃糖；他们在做太妃糖的广告，一个保姆对卢克雷齐亚说。她们俩开始一起拼读 t——o——f——

“K——R——”保姆说，塞普蒂莫斯听见她在他耳旁说“凯，阿儿”，声音像音质圆润的风琴般深沉柔和，但又夹杂着蚱蜢叫似的刺耳之处，令人惬意地刺激着他的脊柱，将声波传入他的大脑，在脑中剧烈地震动，冲击。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某种大气条件下，人的声音（因为人一定要讲科学，讲科学最重要）能刺激树木的活力！雷齐亚快活地把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他的膝盖上，因此他被压住，动弹不得，否则榆树上下起伏的摆动，所有的树叶都亮闪闪的，颜色忽浅忽深，从蓝色到浪谷的绿色，像马头上的鬃毛、如女士们的羽饰，它们如此骄傲、如此壮丽地起伏着，这一切会使他疯狂的。但是他不会疯狂。他要闭上眼睛；他不再去看这一切了。

但是它们在召唤；树叶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树木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树叶通过千百万条纤维和他坐在座位上的身体相连，上下扇动着他的身体；当树枝伸展时，他也作出同样的表示。扑扇着翅膀在高高低低的喷泉间飞上飞下的麻雀们是构图中的一部分；黑色的树枝在白色和蓝色的背景上画下了道道条纹。声音与已存的沉思达到和谐；间歇与声音同样意味深长。一个孩子哭了起来。远处适时地响起了喇叭声。这一切放在一起意味着一种新宗教的诞生——

“塞普蒂莫斯！”雷齐亚^① 叫道。他惊得猛地一跳。人们肯定

① 卢克雷齐娅的昵称。

注意到了。

“我往喷泉那边散散步再回来，”她说。

因为她再也无法忍受了。霍姆斯大夫可以说他没有病。她却宁愿他死了倒好！当他这样瞪着眼却对她视而不见，把一切搞得十分可怕时，她没法坐在他的旁边；天空和树木，玩耍的儿童，慢吞吞地行进的马车，吹哨子，摔跟头；一切都十分可怕。而他不会自杀；她也无法告诉任何人。“塞普蒂莫斯工作太累了”——她对自己的母亲也只能这样说。爱使人孤独，她想。她无法告诉任何人，现在就连对塞普蒂莫斯也无法诉说了。她回头看去，见他穿着他那件破旧的大衣独自坐在那个座位上，弓腰缩背，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一个男人说要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但塞普蒂莫斯打过仗；他很勇敢；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塞普蒂莫斯了。她戴上带花边的领子，她戴上新帽子，可他却根本没有注意到；没有她他很快活。而没有他时什么也不能使她快活！什么也不能！他很自私。男人都自私。他没有病。霍姆斯大夫说他没有病。她把手伸到面前。看！她的结婚戒指松了——她瘦得厉害。痛苦的是她——可她却无人诉说。

意大利离她非常遥远，那里有白色的房屋、她的姐妹们坐在里面缝制帽子的房间、每天晚上挤满了人的街道，大家散步、高声大笑，根本不像这里那些半死不活的人，蜷缩在轮椅中看着栽在花盆里的几棵难看的花！

“你该看看米兰的花园，”她大声说道。但是说给谁听呢？

四周没有一个人。她的话音消失了。火箭式焰火也是这样消失的。它冒着火花腾入夜空、被夜空吞没、黑暗降临到房屋和高塔的轮廓上；凄暗的山坡变得柔和，溶入了黑暗之中。但是尽管它们已经消失，它们仍存在于黑夜之中；它们被夺去了颜色，没有了窗户，但它们却更为严肃地存在着，传递出坦荡的白昼所未能传递的一切——在黑暗中密集在一起、在黑暗中蜷缩在一起的事物的烦

恼和不安；被剥夺了黎明带来的欣慰——晨光将墙壁洗成白色或灰色，照亮每一扇玻璃窗，驱散田野上的薄雾，露出在安静吃草的红棕色的奶牛，一切都再一次地被装点出来供人欣赏；又再度存在了。我孤单；我孤单一人！她在摄政公园的喷泉旁喊道（同时看着那个印度人和他的十字架），她心中感到的黑暗宛如午夜，一切分界线都不见了，这个国家回到它古时的形状，如罗马人登陆时所见，一切处于朦胧之中，山脉没有名字，河流蜿蜒曲折不知流向何处。突然，仿佛伸出了一个支架，她就站在上面，诉说她是他的妻子，如何几年前在米兰结婚，是他的妻子，她永远、永远也不会对人说他疯了！她一转身，支架倾倒，她跌落下去，不断下跌、下跌。因为他走了，她想——如他威胁的那样，走了，去自杀了——去扑在车轮之下！可是没有；他在那边呢；仍然独自坐在那座位上，穿着那件破旧的大衣，两腿交叉着，瞪着眼睛，大声自言自语。

人类不应该砍树。存在着一个上帝。（他把这一类的启示记在信封背面）改变这个世界。没有人因仇恨而杀戮。使这一点广为人知（他把这写了下来）。他等待着。他倾听着。栖息在对面栏杆上的麻雀叫着塞普蒂莫斯，塞普蒂莫斯，叫了四五次后，接着拉长调子用希腊语尖声唱起来，唱诉世上如何没有罪恶，另一只麻雀加入了进来，一起拉长了尖声用希腊语唱述，在死者行走的河之彼岸那生命的牧草地上的树丛中，唱述世上如何没有死亡。

这儿是他的手；那儿是死者。对面栏杆后面正在聚集起一些白颜色的东西。但是他不敢看。埃文思就在栏杆后面！

“你在说什么？”雷齐亚在他身旁坐下，突然问道。

又打断了他！她总是打断他。

离开人们——他们必需离开人们，他说（跳起身来），马上到那边去，那边树下有几把椅子，公园的长长的坡地像条绿色的呢子在那儿向下倾斜，蓝色和粉红色的烟雾形成了高高的天篷，远处烟雾朦胧中不规则的房屋如一道壁垒，来往车辆在环行道上嗡嗡作响，

在右边，暗褐色的动物把长长的脖子伸出动物园的围篱，又是狂吠，又是嚎叫。在那儿他们在一棵树下坐了下来。

“你看呀，”她恳求道，一面指着一小队拿着板球门柱的男孩，其中一个把脚在地上滑来滑去，站在脚后跟上打转，然后又把脚在地上滑来滑去，仿佛他是在音乐厅里扮演小丑。

“你看呀，”她恳求道，因为霍姆斯大夫曾对她说过，要让他注意真实的东西，去音乐厅，打板球——霍姆斯大夫说那是最合适的运动，一种很好的户外运动，对她的丈夫最合适了。

“你看呀，”她重复道。

冥冥中的幽灵命令他看，这个声音在和他交流；他，塞普蒂莫斯，人类中最伟大的一员，最近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是来此复兴社会的上帝，他像床罩般躺在那里，像条只有太阳才能毁灭的雪毯，永不损耗、永受苦难，是替罪的羔羊，是永恒的受难者。但是他不愿如此，他呻吟着，摆摆手赶走那永恒的苦难，那永恒的孤独。

“你看呀。”她重复道，因为他不应在户外大声自言自语。

“啊，看呀。”她恳求道。可是有什么东西可看呢？几只羊。如此而已。

去摄政公园地铁站——他们能告诉她去摄政公园地铁站怎么走吗——梅西·约翰逊问道。她两天前刚从爱丁堡来到伦敦。

“不是这条路——从那边走！”雷齐亚大声说，一面摆手让她走开，生怕她看见塞普蒂莫斯。

这两个人看上去都很古怪，梅西·约翰逊心里想。一切看上去都非常古怪。这是她第一次到伦敦来，到利登霍尔街她伯父那儿去做事，现在她在早上穿过摄政公园，坐在椅子上的这一对吓了她一跳；那年轻女人看上去像个外国人，那男人看上去很古怪；所以到了很老的时候，她仍然会记得他们，在记忆中搜出五十年前一个晴朗的夏日的早晨，她穿过摄政公园时的情景。因为她只有十九岁，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伦敦；哎呀多么古怪啊，她向他们问路的

这一对，那女的吃惊地摆着手，那男的——他显得古怪得要命；也许他们在吵架；也许就要永远分手了；她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事；现在所有这些人（因为她回到了大道上），这些石盆、整齐的花朵、这些老头老太太们，他们多半都是坐在轮椅里的病人——对于从爱丁堡来的她都显得非常古怪。当梅西·约翰逊加入到那些缓缓前行、茫然四顾、微风吹拂着的人群中去时——松鼠栖息在树上舔理着身上的毛、麻雀在喷泉上扑扇着翅膀寻找食物的碎渣、小狗逗弄着栏杆互相戏耍。和煦的微风吹拂着他们，赋予他们接受生活时的那漠然的凝视以某种怪异与平和——梅西·约翰逊感到绝对需要大喊一声，啊！（因为刚才坐在那个座位上的年轻人吓了她一跳。她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真可怕！真可怕！她想大叫。（她离开了家人；他们警告过她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为什么没有呆在家里？她喊道，一面拧动着铁栏杆上的球形捏手。

那个姑娘，邓普斯特太太心里想（她留下面包渣给松鼠吃，自己常常在摄政公园吃午饭），还什么都不懂呢；真的，她感到身体强壮一点，动作放松一点，期望适度一点似乎要更好一些。珀西嗜酒。唉，最好有个儿子，邓普斯特太太想。她很不容易熬了过来，因此看到这样一个女孩子就情不自禁微笑起来。你会结婚的，因为你够漂亮的，邓普斯特太太想。结婚吧，她想道，那时你就明白了。啊，那些厨师啦什么的。每一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可是如果我预先能够知道的话，我会作出那样的选择吗，邓普斯特太太想道；她不禁希望能对梅西·约翰逊悄悄说上一句话；让自己满是皱纹的松垂憔悴的老脸感受到怜悯的轻吻。因为她的一生够艰难的，邓普斯特太太想。难道她没有为此献出一切吗？红润的面孔；身材；还有她的脚。（她把自己臃肿的双脚缩进裙子下面。）

红润的面孔，她讥刺地想道。全是废话，亲爱的。因为其实由

于吃喝、做爱、日子的好好坏坏，生活不止是玫瑰色的事了，而且，让我告诉你吧，加莉·邓普斯特并不希望和肯梯斯镇的任何女人交换命运！但是，她恳求道，怜悯。怜悯，为那失去了的红润的面孔。怜悯，这是她向站在风信子花坛旁的梅西·约翰逊所要求的。

啊，但是那架飞机！难道邓普斯特太太不总是渴望着到国外去看看吗？她有一个侄子，是个传教士——飞机飞快上升。她总是在马盖特上船出海，但始终在看得见陆地的距离之内，然而她却不能容忍怕水的女人。飞机掠过头顶俯冲下来。她吓得提心吊胆。又上升了。飞机上有个好小伙子，邓普斯特太太敢打赌。飞机迅速地越飞越远，渐渐消失，越飞越远；高高地掠过格林威治和所有的桅杆；掠过一片灰色的教堂区，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及其他教堂，最后飞过展现在伦敦两侧的田野和深褐色的树林，林中爱冒险的鸫鸟大胆地跳来跳去，眼睛迅速一扫，叼起一只蜗牛就往石头上敲，一下，两下，三下。

飞机越飞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光点；一个渴望；一种浓缩；象征着人的灵魂（本特利先生感到似乎就是这样，他正在格林威治精力充沛地平整他那条草皮）；象征着人通过思维、爱因斯坦、推测、数学、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来超越自己的躯体和自己的蜗居的决心，本特利先生一面清扫着雪松的四周，一面这样想道——那架飞机继续向远处飞去。

然后，一个衣衫褴褛、不三不四的男人提着一个皮包站在圣保罗大教堂外的台阶上，进退迟疑，因为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安慰、多大的欢迎，有多少飘扬着旗子的墓碑，这些不是战胜了敌人的军队的象征，而是，他想，战胜了讨厌的寻求真理的精神的象征，为了寻求真理我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不仅如此，大教堂使你有伴，他想，邀请你成为社团的一员；伟人们都属于这一社团；烈士们为它而牺牲；为什么不进去，把这个塞满了小册子的皮包放到祭坛前、十字架前，它象征着一种超越了寻求、探索和语言的表达，完全

成了精神的、脱离了躯体的、幽灵般的东西——为什么不进去呢？他想到，在他踌躇的时候，那架飞机又出现了，飞过了卢德盖特圆形广场上空。

很奇怪；四处一片寂静。除了车辆行驶声外听不见别的声音。飞机好像无人向导航般任意飞翔。现在它呈弧形上升再上升，一直上升，仿佛出于狂喜、纯粹出于喜悦而上升，从机尾喷出的圈圈白烟写出了一个大T，一个大O和一个F。

“他们在看什么呢？”克拉丽莎·达洛维问来开门的女仆。

这所房子的过厅像地窟般凉爽。达洛维夫人把一只手举到眼前，当女仆关门时，她听见了露西裙子的沙沙声，她感到自己像个远离红尘的修女，裹着熟悉的修女的头巾，产生了对过去的虔诚的感应。厨娘在厨房里吹着口哨。她听见了打字机的咔哒声。这就是她的生活，她在过厅的桌前低下了头，接受了这种影响，感到自己得到了祝福、净化，当她拿起记有电话留言的拍纸簿时，她对自己说，这样的时刻是生命树上的蓓蕾，她心里想，它们是黑暗中的花朵（仿佛有朵美丽的玫瑰曾专门为她而开放）；她从没有一刻相信过上帝；因而她更应在日常生活中报答，她拿起拍纸簿，心里想，在对待仆人，是的，对待小狗和金丝雀，特别是对待她的丈夫理查德，他是这一切的基础——这欢快的声音、绿色的灯光、甚至吹口哨的厨娘（因为沃克太太是爱尔兰人，整天都吹口哨）时——人必须用这秘密储蓄起来的美妙时刻来作出报答，她想到，一面举起拍纸簿，而露西站在她的身边正打算解释什么，

“太太，达洛维先生——”

克拉丽莎读着拍纸簿上的电话留言，“布鲁顿夫人希望知道达洛维先生今天是否能和她一起共进午餐。”

“太太，达洛维先生要我告诉你，他今天在外面吃午饭。”

“哎呀！”克拉丽莎说，露西如她所希望的那样也感受了她的失

望(但没有感受到她的痛苦);感到了她们之间的默契;领会了其中的暗示;思忖着绅士阶层的人们之间的爱情;平静地为自己的未来镀上一层金色;她接过达洛维夫人的阳伞,像对待从战场光荣凯旋的女神身上摘下的一件神圣的武器,把它放在了伞架上。

“不要再害怕。”克拉丽莎说。不要再害怕骄阳的炎热;因为布鲁顿夫人只请理查德吃午饭而不请她,使她感到震动,使得她存在于其中的一刻颤栗了,宛如河床上的—株植物感觉到桨划过时的震动和颤栗;因此她震动;因此她颤栗

米莉森特·布鲁顿没有请她,据说她的午宴非常有趣。没有任何庸俗的嫉妒能把她和理查德分开。但是她惧怕时间本身,并且,好像是刻在毫无感觉的石头上的日冕,她从布鲁顿夫人的脸上可以看到生命如何在衰退;她的那份生命如何年复一年地被片片切掉,剩下的空间里能够伸展的余地是那么小,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能够去吸收生存中的色彩、刺激和音调。当年她走进一个房间,里面就充满了她的存在;当她站在自己的客厅门外犹豫的那一刻,她会感到一种极度的不安,犹如会使跳水员在跃入大海前产生犹豫的那种不安;他看到下面的大海时暗时亮,汹涌而来似乎有着巨大冲击力的波浪却只轻柔地划破水面,滚动着翻起海藻,旋即以珍珠般的细浪将海藻淹没。

她把拍纸簿放在过厅的桌子上。她开始慢慢走上楼去,手扶着栏杆,好像刚刚离开一个社交聚会,在那儿,时而这个朋友、时而那个朋友使她回忆起她的面容和声音;好像她关上了门走到外面独自站着,形单影只地面对可怖的黑夜,更确切地说,是面对这个讲究实际的六月的早晨的日光;她知道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早晨柔和地发散着玫瑰花瓣的光彩,当她在开着的楼梯窗口停下脚步时,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窗外传来了窗帘飘动的啪啪声和狗叫声,也传来了白天的摩擦、敲打和兴旺繁荣的声音,她想着这一切,感到自己突然萎缩了,老了,胸部也平塌塌的了,她

仿佛已经出了门，已经出到窗外，脱离了躯壳和现在已经不中用了的大脑，因为布鲁顿夫人——据说她的午宴非常有趣——没有邀请她。

像个退回独室的修女、探索宝塔的小孩，她走上楼去，在窗口停了一下，走进洗手间。里面铺着绿色地毯，一只龙头在滴水。生活的中心是一片空虚；阁楼上有一个房间。女人必须卸下她们华丽的衣饰。中午时她们必须脱去衣衫。她把帽针插在针插上，把带羽饰的黄色帽子放在了床上。床单很干净，像条宽宽的白带子紧绷在床上。她的床会越来越窄。蜡烛已燃掉了一半，她曾着迷地阅读马尔博男爵^①的《回忆录》。她深夜阅读了从莫斯科撤退的记述。因为下议院开会总是开到很晚，在她病后理查德坚持她的睡眠一定不能受到干扰，其实她宁愿读关于从莫斯科撤退的书。他知道这一点。因此她的房间在阁楼上；床很窄；她睡不好觉，躺在床上看书时总无法排除虽然生过孩子却仍保持的处女感，这感觉像床单般紧裹着她。她少女时非常可爱，但突然会有一刻——例如在克利夫登树林下面的小河上——由于这种冷漠性情的作用，她让他失望了。后来是在君士坦丁堡，以后又一再如此。她看得出自己缺乏的是什么。不是美貌；不是头脑；而是一种弥漫全身的至关紧要的东西；一种热烈的、能冲破表层、在男女之间或女性之间的冷冰冰的接触中造成颤栗的东西。她能够隐隐地觉察到这一点。她讨厌它，对它感到踌躇不安，她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也许，如她所想，是大自然赐予的（大自然永远是充满智慧的）；然而有时她却禁不住为女人的魅力所吸引，不是年轻姑娘，而是对她坦述自己落入的困境或干出的傻事的女人，她们经常这样做。究竟是出于同情，还是喜欢她们的美丽，还是因为自己年纪要大一些，还是一些偶然因素——比如说一缕淡淡的香气，或隔壁传来的

① 马尔博男爵（1782—1854），法国将军，拿破仑时代回忆录的作者。

小提琴声（某些时刻声音的力量是如此奇特），都会确确实实地使她产生男人那样的感觉。这只是片刻的感觉；但已经足够了——这是突然的启示，其滋味有点像脸红，你想要制止住，但红晕却不断扩散，你也只好听之任之，冲到最远的边边上发抖，感觉世界在向你逼近，充满了某种惊人的意义，某种狂喜所生的压力，它挣破了薄薄的表皮喷涌而出，填满了裂口和创伤，带来了巨大的慰藉！然后，就在那一刻，她看见了光明；一根火柴在一朵藏红花中燃烧；一种内在的含义几乎被表述了出来。但是亲密的离开了；坚硬的软化了。那个时刻——逝去了。和这样的时刻（包括和女性在一起的）形成对比的（她把帽子放下）是床和马尔博男爵的书和点掉了一半的蜡烛。她醒着躺在床上，地板发出吱嘎声；灯火明亮的房子突然黑了下來，如果她抬起头来，就能隐约地听到咔哒一响，是理查德正尽量轻轻地松开门把手，他只穿着袜子悄悄溜上楼，然后却常常把热水袋掉到地上，于是嘴里诅咒起来。她那个笑啊！

但是这个爱情的问题（她一面把大衣收起来，一面想），这个爱上了女人的问题。就拿莎利·西顿来说吧：她从前和莎莉的关系。无论如何，难道那不就是爱情吗？

莎利坐在地板上——那是她对莎利的第一个印象——她两只胳膊抱着膝盖，坐在地板上抽香烟。那可能是在哪儿呢？在曼宁家？在金洛克-琼斯家？反正是在一次社交聚会上（是什么地方她记不清了），因为她清楚地记得问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那个人是谁？”他告诉了她，并且说莎利的父母关系不好（她感到多么惊奇啊——一个人的父母竟会吵架！）。但是整个晚上她两只眼睛都离不开莎利。那是一种她最爱慕的特别的美，微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还有她那种无拘无束的特性，仿佛她什么都能说，什么都能做，比起英国女人来，这个特点在外国女人身上要普遍得多；由于她自己缺乏这个特点，她总是非常羡慕莎利。莎利总说她身上有法国

血统，祖上曾有人侍奉过玛丽·安托瓦内特^①，后来被砍头，留下了一只红宝石戒指。可能就是那个夏天莎利到伯顿来住了一阵。一天晚饭后她出人意料地走进门来，身无分文，搞得可怜的海伦娜姑妈烦乱不堪，以至一直都没有原谅她。她家里吵架了。她那晚到她们家来时确实是身无分文——她当掉了一只胸针才有了路费。她是一怒之下跑出家门的。她们俩聊了个通宵。是莎利让她第一次感到伯顿的生活是多么没有经过风雨。她对性一无所知——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她有一次看见过一个老头倒在田地里死去——她看见过刚生过小牛的母牛。但是海伦娜姑妈从来不喜欢讨论任何事（当莎利给他威廉·莫里斯^②的书时，得拿牛皮纸把书包上）。她们坐在顶层她的卧室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聊着，谈生活，谈她们将如何改造世界。她们打算建立一个废除私有财产的社团，还真写好了一封信，虽然没有寄出去。当然主意都是莎利的——但很快她也和莎利一样激动起来——早餐前躺在床上读柏拉图的书；读莫里斯的书；成小时地读雪莱的诗。

莎利的力量真是惊人，还有她的天赋和秉性。比方说她摆放鲜花的习惯。在伯顿，大家总是把呆板的小花瓶在桌子上放成一长排。莎利出去采来了蜀葵，大丽花——各种各样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给摆在一起的花——她剪下花朵，让它们漂浮在一只只放着水的大碗里。在夕阳西下走进来吃晚饭时看到——那效果真是非同寻常。（当然海伦娜姑妈认为这样对待花真是罪过。）还有，她忘记拿洗澡的海绵，便光着身子跑过走廊去取。那个严厉的老女佣埃伦·阿特金斯四处抱怨——“要是让哪个先生看见了怎么办？”确实，莎利是让人吃惊。爸爸说她邋里邋遢。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在法国大革命时被送上了断头台。

②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小说家、画家。

回想起来,奇怪的是她对莎利的感情的纯洁和无瑕,和对男人的感情不同。它是完全没有私心的,并且有一种只可能存在于女性之间、存在于刚刚成年的女性之间的特性。在她这方面,这感情具有保护性的特点;产生于一种同盟感,一种注定会有什么东西把她们拆散的预感(她们谈起婚姻时,总把它说成是场灾难),导致了这种骑士精神和保护对方的感情,这一点在她身上要比在莎利身上强得多。因为那时候莎利根本不顾后果;为了炫耀会干出最愚蠢的事情来;像绕着平台的低矮护墙骑自行车;吸雪茄。她确实荒唐——非常荒唐。但她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至少对她是如此,因此她依然记得自己手里拿着热水罐,站在屋子顶层的卧室里大声说,“她就在这所房子里。……她就在这所房子里!”

现在,这些话对她已毫无意义。对旧日的感情,她甚至连一点反响都找不到了。但她仍然记得曾因激动而浑身发冷,带着某种狂喜梳理头发(现在当她取下发卡放在梳妆台上,开始梳理头发的时候,旧日的感情又开始在心头出现),外面几只白嘴鸦在粉红色的暮霭中得意地上下翻飞,她穿戴好了走下楼去,穿过大厅时心里觉得“如能此时死去,此时将最为幸福”。^①那就是她的感觉——奥赛罗的感觉,她感受到了,她相信她的感受和莎士比亚意欲让奥赛罗感受到的同样强烈,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穿着白色的上衣下楼去吃饭,要见到莎利·西顿!

莎利穿的是粉红色的薄纱衫——这可能吗?但不管怎么说,她看上去浑身明亮,容光焕发,像飞进来的一只小鸟或气球,片刻间依恋在一棵荆棘之上。但当一个人恋爱之时(这不是恋爱又是什么?),最奇怪的莫过于其他人的冷漠态度。海伦娜姑妈吃完饭就那么走开了;爸爸看报纸。彼得·沃尔什可能在场,还有年老的卡明斯小姐;约瑟夫·布赖特科普夫肯定在,因为,可怜的老人,他

① 莎士比亚《奥赛罗》第二幕第一场奥赛罗语。

每年夏天都来，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假装和她一起读德语，其实是来弹钢琴，用破锣嗓子唱勃拉姆斯的曲子。

这一切对于莎利都只是个衬托。她站在壁炉边和克拉丽莎的爸爸聊天，声音甜美，使得她说的一切听来都像温柔的爱抚。克拉丽莎的父亲不由自主地开始为她所吸引（他把自己的一本书借给了她，后来发现书在平台上泡得透湿，对此他始终不能原谅）。突然她说，“坐在屋子里多遗憾呀！”于是大家全都去到外面平台上，溜达来溜达去；彼得·沃尔什和约瑟夫·布赖特科普夫继续讨论瓦格纳。她和莎利稍稍落在后面。她们经过一只开满鲜花的石瓮，这时，她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出现了。莎利停下脚步；摘了一朵花；吻了她的嘴唇。真是天翻地覆！所有其他的人全都消失了；只有她独自和莎利在一起。她感到自己得到了一件包好了的礼物，要她留着，不要看——一粒钻石、某种无价之宝，包得好好的，当她们散步的时候（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她打开了包，亦或是其光芒穿透出来，是启示、是虔诚的感情！——这时，老约瑟夫和彼得来到她们面前：

“在呆想什么？”彼得问。

就好像在黑暗中脸撞在了花岗石的墙上！太讨厌了；太可怕了！

她这样想不是为了自己。她只是感到莎利受到了伤害和粗暴的对待；她感到了他的敌意；他的妒忌；他要闯入她和莎利之间的友谊的决心。她看到了这一切，就如一个人在闪电照亮的刹那看到了眼前的景色——而莎利（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钦佩过她）毫不气馁、依然豪爽地自行其是。她高声大笑。她让老约瑟夫告诉她星星的名字，这正是他很愿意认真去做的事情。她站在那里；她听他讲。她听见了星星的名字。

“啊，这个讨厌鬼！”她自言自语道，仿佛她一直就知道会有什么东西来打搅她，来破坏她幸福的时刻。

然而，以后她欠了彼得多少的情啊。不知什么原因，每当她想到他时，总是想起他们的争吵——也许是因为她太希望得到他的好评了。是他用“伤感”、“文明”这两个词来评价她；她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以这两个词开始，仿佛他在保护她。一本书是伤感的，一种生活态度是伤感的。也许她总在回忆过去也是“伤感的”。她心想，他回来以后会怎么想呢？

想她老多了吗？他回来后会这么说吗？还是她会看出来他在这么想？确实如此。自从病后她头发几乎全白了。

她把胸针放在桌上，突然感到一阵痉挛，好像在她沉思之际，那冰冷的魔爪已趁机在她身上安顿下来。她还没有老。她刚刚才进入五十二岁。还有许许多多个月没有过呢。六月、七月、八月！每个月几乎都是完整的，仿佛要捕捉住逝去的每一点时光，克拉丽莎（她正向梳妆台走去）全身心地投入到眼前瞬间的中心中去，使它停留在那儿——这个六月早晨的瞬间、积聚了所有其他早晨的重压的瞬间，她用新颖的眼光看到镜子、梳妆台、以及所有的瓶子，（当她照镜子时）她把全部的自己集中在一点上，看见了当晚要举行晚宴的那个女人的粉红细嫩的脸蛋；克拉丽莎·达洛维的脸；她自己的脸。

她曾几百万次地看到自己的脸，每次都有着同样的、不易觉察的微微缩拢的表情。她照镜子时总是噘起嘴唇。这是为了给她的脸一个特征。那就是她的自我——脸儿尖尖、像只飞镖、清楚明确。那就是她自己：当某种努力、某种要求她成为自己的召唤把她的各个部分聚拢在一起时，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这和平时有多么不同，多么不一致。她只是为了外部世界才这样把自己组合成一个中心、一粒钻石、一个坐在自己的客厅里给大家提供聚会场所的女人，无疑是某些生活枯燥沉闷的人生活中的一点光辉，也许是孤独者寻求的一个庇护所；她曾帮助过年轻人，他们感激她；她一直努力保持一贯，从不表现出一丝一毫她的其余方面——她的毛病、妒

忌、猜疑，比如像布鲁顿夫人没有请她吃午饭的事；她觉得（终于在梳头了）这很卑鄙！哎，她的衣服在哪儿？

她的晚礼服都挂在衣橱里。克拉丽莎把手伸进柔软的衣服之中，轻轻取出那件绿色的裙衣，拿到窗子旁。衣服撕破了，有人踩在了裙子上。在大使馆的晚会上她感觉到裙腰的褶子处被扯开了。在灯光下绿颜色会发亮，但是现在在太阳光下一点也不鲜艳。她要把它补上。她的女佣们事情太多了。她今晚就穿它。她要拿上她的丝线、她的剪刀、她的——什么来着？——哦，当然，她的顶针，到楼下客厅里去，因为她还要写信，并且要照料好一切，使各种事情大致准备就绪。

多么奇怪，她在楼梯平台上停住脚步，把自己组合成那个钻石形的、单一的人时，心里在想，多么奇怪，一个女主人对自己家里的重大时刻、它的特性有这样的了解！轻微模糊的声音顺着楼梯并盘旋而上；拖把的索索声；轻叩声；撞击声；大门打开时的响声；地下室里一个重复什么口信的声音；托盘上银餐具相碰时的叮当声；为晚宴准备的干净的银餐具。一切都是为了这次晚宴。

（这时露西端着托盘走进了客厅，把巨大的蜡烛台放在壁炉台上，把银盒子放在中间，把水晶海豚转过来对着钟。他们会来，他们会站在这里；他们会用她露西也能模仿的装腔作势的调子说话，那些绅士淑女们。在所有的人之中，她的女主人是最可爱的——她是银餐具、亚麻织品、瓷器的女主人；因为那太阳、那银餐具、摘下来的门扇、朗普尔迈耶店里来的工人全都使露西感到某种成就感，这时她把裁纸刀放在了嵌花桌子上。她第一次干活是在坎特汉姆的一家面包店里，那时她盯着玻璃窗看着，对老朋友们说，看呀！看呀！她就是安吉拉夫人，玛丽公主的侍女；这时达洛维夫人一脚走了进来。）

“啊，露西，”她说，“银餐具看上去确实漂亮！”

“还有，”她一面转动水晶海豚使它直立起来，一面问道，“昨晚

的戏好看吗？”“哦，他们没等演完就得离开！”她说。“他们十点得回来！”她说。“所以他们不知道结局，”她说。“那可真不走运，”她说（因为如果他们提出来的话，她的仆人可以呆得晚一些）。“那确实不应该，”她说。她拿起沙发中间一只秃秃的旧靠垫，放在露西的怀里，轻轻推了她一下，大声说：

“拿走！拿去给沃克太太，说我问候她！拿走！”她大声说道。

露西拿着靠垫在客厅门口停了下来，微红着脸，非常不好意思地说，她不能帮她补那件裙衣吗？

可是，达洛维夫人说，她手头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不补衣服就够她忙的了。

“不过，谢谢你，露西，啊，谢谢你。”达洛维夫人说，谢谢你，谢谢你，她继续说道（她在沙发上坐下，裙衣放在膝盖上，还有剪刀，丝线），谢谢你，谢谢你，她继续说，表示对所有的仆人的感谢，他们帮助她成了现在的她，成了她希望的样子：温柔、心地宽厚。她的仆人们喜欢她。现在看她的这件裙衣——撕破的地方在哪儿？现在该穿针了。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件裙衣，是萨利·帕克做的，几乎是她最后做的几件衣服之一了，唉，萨利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伊林，假如我能找到一点时间，克拉丽莎想（但是她永远也不会有任何时间了），我就要到伊林去看她。因为她与众不同，克拉丽莎想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她想到萨利一些古怪的小事；但她做的衣服却从来不怪。你可以在哈特非尔德穿；在白金汉宫穿。她就穿着它们去过哈特非尔德，去过白金汉宫。

宁静降临她的身心，她感到平静、满足，手里的针把丝线一针针平滑地拉到头，把散开的绿色褶子折拢轻轻地缝住在裙腰上。于是，在一个夏日里，海浪聚拢、失去平衡、跌散；聚拢又跌散；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越来越沉重地说“无非如此”，直到连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人躯体里的那颗心也说，无非如此。不要再害怕，那颗心说。不要再害怕，那颗心说，把沉重的负担交付给大海，它为一切

的忧伤叹息，然后复苏、开始、聚拢、跌散。只有躯体在倾听飞过的蜜蜂的嗡嗡；海浪的拍击；狗的吠叫，远远的，叫了又叫。

“天哪，前门的门铃响了！”克拉丽莎喊道，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她惊起，侧耳倾听。

“达洛维夫人会见我的，”门厅里一个上年纪的男人说道。“啊，是的，他会见我的，”他重复道，并且非常和善地推开了露西，飞快地跑上楼去。“是的，是的，是的，”他边跑上楼边喃喃道。“她会见我的。在印度五年了，克拉丽莎会见我的。”

“谁会——什么事情会？”达洛维夫人自问（心想，在她要举行宴会的这一天的上午十一点钟竟然有人来打搅她，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时她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她听见有人把手放在门上。她似乎要把裙衣藏起来，就像一个处女要保护贞操，尊重私密。这时铜门把手滑动了。现在门开了，进来的人是——有那么一秒钟她想不起他的名字！她看见他感到这样惊奇、这样高兴、这样羞涩，彼得·沃尔什在上午出乎意料地来看她，太让她吃惊啦！（她还没有读他的信。）

“你好吗？”彼得·沃尔什说，他实实在在地在发抖；他把她的两只手都握住；两只手都吻了。她比以前老了，他心里想着，坐了下来。我不会告诉她的，他想，因为她比以前老了。她在看着我，他想；一阵突然的窘迫感向他袭来，尽管他已经吻过了她的手。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拿出了一把大折刀，打开了一半。

完全是老样子，克拉丽莎想；同样的古怪神情；同样的格子套装；他的脸有一点歪，也许干瘦了一点，但是看上去非常健康，而且一点也没变。

“又见到你真太好了！”她大声说道。他把折刀打开了。他专爱干这种事，她想道。

他昨天晚上刚到城里，他说；马上就得到乡下去；情况好吗，大家都好吗——理查德，伊丽莎白，都好吗？

“这是怎么回事？”他把折刀歪着指向她的绿裙衣，问道。

他衣着很考究，克拉丽莎想；可是他总是批评我。

这儿她正在补衣服；和往常一样补衣服，他暗想；我在印度的所有时间里她就坐在这里；补她的衣服；四处闲晃；参加聚会；跑到下议院去再回来等等，他想到此处，变得越来越恼火，越来越激动不安，因为对于某些女人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婚姻更糟糕的事了，他想；还有涉足政治；还有嫁了个保守党人丈夫，像那位可敬的理查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心想，啪地一声合起了折刀。

“理查德很好。理查德在一个委员会开会，”克拉丽莎说。

她打开剪刀，问他是否介意她把裙衣补完，因为他们晚上有宴会。

“我不打算邀请你，”她说。“我亲爱的彼得！”她说。

听见她这样叫自己——我亲爱的彼得！——太美妙了。确实，一切都这么美妙——银餐具，椅子；全都这么美妙！

她为什么不打算邀请他参加她的宴会？他问道。

当然，克拉丽莎想，他真让人着迷，绝对让人着迷！我现在还记得，在那个可怕的夏天，要下决心不和他结婚难透了——我为什么又下了这个决心呢？她琢磨着。

“可是你今天早上会到这里来，太不寻常了！”她高声说道，一面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了裙衣上。

“你还记得吗，”她说，“在伯顿的时候，窗帘总是拍打得啪啪响？”

“没错。”他说；他还记得独自非常尴尬地和她父亲一起吃早饭；他已经去世了；而他也没有给克拉丽莎写信。不过他一直就和老帕里合不来，那个牢骚满腹、缺乏主见的老头，克拉丽莎的父亲贾斯廷·帕里。

“我常常希望当时和你父亲相处得好一点。”他说。

“可是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我们的朋友。”克拉丽

莎说；她本该咬住舌头，不该这样提醒彼得他曾经想和她结婚。

我当然这样想过，彼得想道；而且这事几乎使我心碎，他想道；他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之中，他的悲伤犹如从平台看去的一轮月亮在逐渐上升，在夕晖中苍白而美丽。他心想，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像那样痛苦过。他感到仿佛真的是坐在平台上，把身子稍稍挪向克拉丽莎；伸出手；举起来；又放下了。它就挂在他们上方，那轮月亮。她仿佛也和他一起坐在平台上，坐在月光下。

“现在房子归赫伯特了，”她说。“我现在不再去那儿了。”她说。

这时，正如月光下平台上会发生的那样，其中一个人因为已经厌烦而开始感到惭愧，而另一人却一声不响地坐着，非常安静，凄然地看着月亮，前者便也不愿说话，只是挪挪脚，清清嗓子，注意到桌子腿上的旋涡形铁饰，动动一片花叶，但什么也不说——彼得·沃尔什现在就是如此。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去回顾往昔呢？他想。为什么要让他再忆起那事呢？她已经那样残酷地折磨了他，为什么还要让他痛苦？为什么？

“你还记得那个湖吗？”她说，声音粗哑，心中剧烈的感情压得她喉部肌肉发僵，在说“湖”字时嘴唇发抖。因为当时她是个孩子，站在父母之间把面包扔在湖里喂鸭子，而同时又是一个成年女子，捧着自己的生活走向站在湖边的双亲。当她走近他们时，她捧在怀中的生活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全部的生活，她将这个生活放在他们身边，说，“这就是我一生的结果！这就是！”而她一生的结果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上午缝着衣服和彼得坐在一起。

她看着彼得·沃尔什；她的目光穿越了层层岁月和那份情感迟疑地落到他的身上；泪汪汪地在他身上停留；然后目光抬起飘颤而去，就像一只小鸟稍落枝头便颤动着翅膀飞去。她毫不掩饰地擦了擦眼睛。

“记得，”彼得说。“记得，记得，记得。”他说，仿佛她把什么东西吸引到了表面上来，而当它升起时肯定无疑地伤害了他。别说了，别说了，他想大喊。因为他还不老；他的生活还没有结束；根本没有。他才刚过五十。我要不要告诉她呢？他心想。他很想和盘托出一切。但是她太冷漠了，他想；只顾又剪又缝的；戴西在克拉丽莎旁边会显得非常平庸。她会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从他们的意义上，从达洛维家的意义上，我是个失败者。啊，是的，他毫不怀疑这一点；他是个失败者，和这一切相比——嵌花桌子、刀柄镶宝石的裁纸刀、那只海豚和烛台、椅套和珍贵的英国古老的淡彩版画——他是个失败者！我憎恶这一切中反映的自命不凡；我憎恶理查德的这些作派，而不是克拉丽莎的作派；她嫁给他这件事除外。（这时露西走进了屋子，端着银餐具，更多的银餐具，但她样子很可爱，苗条，举止优雅，当她弯腰把银餐具放下时他心里想。）而这些年来这一切始终在继续着！他想；一周又一周；克拉丽莎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他想；顿时从他身上仿佛散发出了他生活中的一切；旅程；骑马；争吵；历险；桥牌聚会；风流韵事；工作；工作，工作！他毫不遮掩地拿出了折刀——他的那把牛角柄的旧折刀，克拉丽莎敢打赌三十年来他一直就用的这把刀——一把攥在了手心里。

这是个多么奇怪的习惯，克拉丽莎想道；总是玩弄刀子。而且总让人觉着自己轻浮；头脑空虚；只不过是只愚蠢的话匣子，如他曾说过的那样。但我也是，她想，她拿起了针，召唤帮助，就像一个因卫兵睡着了而无人保护的女王（他的来访使她非常吃惊——搅得她心烦意乱），任何人都可以信步走入，来看在弯垂的荆棘枝下躺着的她，她召唤帮助，召唤她做过的事；她喜爱的一切；她的丈夫；伊丽莎白；她自己，现在彼得已几乎不了解她这个自己了；总之，她要召唤这一切来到她的身边，击退敌人。

“那么，你的情况怎样？”她问道。就这样，在战斗开始之前，战

马踢地；仰头；腹背鬃毛闪闪发亮；脖子弯成弧形。就这样，彼得·沃尔什和克拉丽莎并排坐在蓝沙发上，彼此挑战。他的力量在体内涌腾。他从不同的方面把各式各样的事情集中到一起；他受过的赞扬；他在牛津的事业；他的婚姻，对此她一无所知；他曾经怎样爱过；以及总的来说如何完成任务的。

“千百万件事情！”他大声说，积聚起来的力量这时横冲直闯，使他感到像被不再看得见的人们抬在肩上，急速掠过半空，既害怕又兴奋。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他把两只手举起放在额头上。

克拉丽莎直挺挺地坐着，屏住气息。

“我恋爱了，”他说，然而不是在对她说，而是对黑暗中高处的某个女人在说，你触摸不到她，而只能把花环放在黑暗中的草地上。

“恋爱了，”他重复道，这次是干巴巴地对克拉丽莎·达洛维说的；“爱上了在印度的一个姑娘。”他已放好了花环。随便克拉丽莎怎么想吧。

“恋爱了！”她说。在他这个年纪，系着个蝴蝶领结，居然会被那个魔鬼吞没掉！你看他脖子上一点肉也没有；手红里吧唧；而且他比我还要大六个月呢！她把目光闪回到自己身上；但是她内心仍然感到他是在恋爱。他有爱情，她感到；他是在恋爱。

但是那不屈不挠的自我中心感永远要把反对它的大军踏翻在地，那是一条总是说向前、向前、向前的河流；尽管它承认可能对于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还仍然要向前、向前；这个不屈不挠的自我中心感使她脸蛋发红；显得非常年轻；非常健康；眼睛非常明亮；她坐在那儿，裙衣放在膝头，针把绿丝线拉到头后停在那里，微微颤抖着。他恋爱了！爱的不是她。当然爱上的是某个年纪比她轻的女人。

“那么她是谁呢？”她问道。

现在这个雕像必须从放置着的高处拿下来，摆在他们之间。

“很遗憾，是个已婚女人，”他说；“丈夫是印度陆军的少校。”

他以这种可笑的方式把她放在了克拉丽莎的面前时，他甜蜜的微笑中带着——一丝古怪的嘲弄味道。

（不管怎样，他是在恋爱，克拉丽莎想道。）

“她有两个很小的孩子，”他很理智地继续道，“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回来是和律师商量有关离婚的事的。”

他们就是这个情况！他想。你愿意怎么对待他们就怎么对待他们吧，克拉丽莎！他们就是这个情况！在克拉丽莎审视他们的时候，他似乎感到印度陆军少校的那位妻子（他的戴西）和她两个幼小的孩子每一秒钟都变得更为可爱；仿佛他只是把光打在盘子里的一粒小灰球上，但在他们俩那生气勃勃的带着海水咸味的亲密氛围中，生长起了一棵可爱的小树（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没有人能像克拉丽莎那样理解他，同情他）——他们之间那异常亲密的氛围。

她吹捧他；她愚弄他；克拉丽莎想道；她三刀就刻出了那个女人、那位印度陆军少校的妻子的轮廓。真是糟蹋了他！真愚蠢！彼得一辈子都像这样被愚弄；先是被牛津大学开除；后来和在去印度的船上认识的一个女孩子结了婚；现在又是印度陆军少校的妻子——感谢老天当初她没有答应嫁给他！不过，他是在恋爱；她的老朋友，她亲爱的彼得，他在恋爱。

“那你打算怎么办？”她问道。哦，林肯法律协会的胡珀和格雷特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自会去办的，他说。他还真用折刀修起指甲来了。

看在老天的份上，别鼓捣那把刀子了！她感到一阵无法压制的恼怒，在心里暗自大喊道；使她恼怒的是他那份愚蠢的不顾传统习俗的表现，这是他的弱点；他缺乏对别人的感觉的任何了解；这些一直都使她恼怒；而现在在他这个年纪，多么愚蠢！

这些我全知道，彼得想；我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麼，他想，一面

手指沿刀刃滑动,面对的是克拉丽莎和达洛维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但是我要让克拉丽莎看看——这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突然被从空中抛来的那些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压倒,泪如泉涌,哭了起来;他坐在沙发上毫不害羞地哭着,眼泪顺着面颊往下流。

克拉丽莎探身向前,握起他的一只手,把他拉向自己,吻着他——实际上在她能够压下胸中舞动着的银光闪闪的激情之羽(犹如被热带飓风刮得剧烈摆动的蒲苇草)之前,就已经感到贴在她的面颊上的他的脸了。胸中的飓风逐渐平息,只有她仍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膝头,当她向沙发靠背靠去时,她感到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轻松愉快,突然间她脑海中闪现了一个念头,如果当初我嫁给了他,这样的快乐就整天都属于我了!

对于她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床单紧绷,床很窄。她已独上塔顶,任凭别人在阳光下采摘黑莓。门已关闭,在那儿,在掉落的墙皮灰土和杂乱的鸟窝间,景色显得多么遥远,传过来的声音细弱而阴森(她记得,有一次在利思山),她高声呼喊,理查德,理查德!宛如一个熟睡的人在夜里惊醒后,在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求救。和布鲁顿夫人一起吃午饭,她重又想起了这件事。他离开了我;我将永远孤独,她想,两手十指交叉,放在膝盖上。

彼得·沃尔什刚才站起身来穿过屋子走到了窗前,背对着她站在那里,左右挥动着一条印花大手绢。他看上去很有主见,冷淡而孤寂,瘦削的肩胛骨微微把上衣支起;使劲擤着鼻子。把我带走,克拉丽莎冲动地想道,仿佛他马上就要开始某个伟大的航行;但片刻之后,就好像一场非常激动感人的五幕话剧已经演完了,她在剧里度过了她的一生,她出走过,和彼得一起生活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宛如一个女人拿好她的东西,她的斗篷、手套、剧场用小望远镜,站起身来走出剧院来到街上,克拉丽莎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彼得走去。

真是太奇怪了，他心想，当她伴着丁冬声和沙沙声走来时，竟然仍有力量，当她穿过房间时，竟然仍有力量，使他讨厌的月亮在这个夏日升起在伯顿的平台上。

“告诉我，”他一把抓住她的肩膀说，“你幸福吗，克拉丽莎？理查德——”

门开了。

“我的伊丽莎白来了。”克拉丽莎说，激动、也许还带点做作。

“你好。”伊丽莎白走上前来，说。

这时，大本钟报半时的钟声以惊人的气势在他们之间敲响，仿佛一个健壮、冷漠、不考虑别人的青年在左右开弓地舞动着哑铃。

“你好，伊丽莎白！”彼得大声道，他迅速向她走过去，一面把手绢塞进口袋里，嘴里说着“再见，克拉丽莎”，看也没有看她就快步离开了房间，跑下楼梯，打开了过厅的门。

“彼得！彼得！”克拉丽莎喊道，她追出来到楼梯平台上。“我今晚的宴会！记住我今晚的宴会！”她不得不提高嗓门来压下室外的喧嚣，当彼得关上大门时，她高喊“记住我今晚的晚会！”的声音显得微弱无力，非常遥远，被淹没在车声和所有的时钟的报时声中。

记住我的宴会，记住我的宴会，彼得·沃尔什走上大街，合着大本钟那直接明确的报半时的声流有节奏地自言自语道。（圈圈沉重的声波消逝在空气之中。）啊，这些晚会，他暗自寻思，克拉丽莎的晚会。她干吗要举办这些晚会呢，他想。他倒不是责备她，他也并不责备正在向他走来的这个身穿燕尾服、纽扣眼里插了朵康乃馨花的模拟人般的男子。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在爱着。而这个人就在这儿，这个幸运者就是他自己，此刻他的身影正映现在维多利亚街一家汽车制造商的厚玻璃橱窗上。他的身后展现的是整个印度；平原、高山；霍乱流行；面积有两个爱尔兰之大的一个

地区；他独自作出的那些决定——他，彼得·沃尔什；他现在是平生第一次真正恋爱了。克拉丽莎心肠变硬了，他想；而且他怀疑还有点感情用事，一面看着那些了不起的汽车——能够用多少加仑汽油开多少英里？因为他在机械方面有点才能；在他的地区发明过一种犁具，从英国定制过手推车，但是那些干苦力的人不愿意用；克拉丽莎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她说“我的伊丽莎白来了”时的口气——使他很气恼。为什么不仅仅说“伊丽莎白来了”？很虚伪。伊丽莎白也不喜欢她这样说。（那巨大而深沉的钟声的最后余音仍震动着他周围的空气；半点钟；还早；还只不过十一点半。）他了解年轻人；他喜欢他们。在克拉丽莎身上向来有种冷漠的东西，他想道。即便还是个姑娘时她也总有点怯弱，到中年就变成了因袭陈规，然后就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心想，一面抑郁地望着橱窗玻璃的深处，琢磨着不知道在那个时间去拜访她是不是惹得她不高兴了；突然他感到羞愧难当，他像个傻瓜一样，又哭又感情冲动；向她倾诉了一切，照例如此，照例如此。

如同一片云彩飘过遮住了太阳，寂静降临伦敦；降临人的心头。努力停止了。时光拍击着桅杆。我们停在那里；我们站在那里。我们僵立着，只有习俗的骨架支撑着人的躯体。里面什么也没有，彼得·沃尔什对自己说；感情被掏空，里面完全是空的。克拉丽莎拒绝了我，他心想。他站在那里想道，克拉丽莎拒绝了我。

宛如一个在时钟敲响时准时走进自己客厅却发现客人均已到场的女主人那样，圣玛格丽特教堂的钟声在说，啊，我没来晚。没有晚，她说，现在是整十一点半。然而，尽管她一点没错，她的声音，作为一个女主人的声音，却不愿带上自己的特性。抑制它的是往昔的某种悲伤，是对当前的某种关注。现在是十一点半，她说，圣玛格丽特的钟声悄悄进入了心灵深处，埋藏在一圈又一圈的声波之中，宛如某个想要倾诉衷肠、使自己消散、怀着欢快的颤栗安

息的有生命之物——宛如克拉丽莎本人，彼得·沃尔什想，身着白色衣服在时钟敲响时准时走下楼来。这就是克拉丽莎本人，他怀着强烈的激动、十分清晰然而也令他困惑地忆起了她，仿佛这钟声多年前就传入了那个房间，他们在那儿亲密对坐、互敞心扉，如一只饱采花蜜的蜜蜂，满载着那个时刻而离去。但是，是哪个房间？哪个时刻？钟声敲响时他又为什么这样感到深深的幸福？后来当圣玛格丽特的钟声逐渐变得微弱时，他心想，她生病来着，那声音反映了虚弱和痛苦。他记起来了，她有心脏病；突然变得响亮的最后一记钟声是死亡到来的丧钟，在生命的中途突然降临，克拉丽莎倒在客厅里她站立之处。不！不！他喊道。她没有死！我不老，他喊道，一面大步沿白厅街走去，仿佛他的未来正充满活力永无穷尽地向他滚滚涌来。

他一点不老，也丝毫没有干瘪僵化。至于说别人怎么议论他——达洛维家的人啦，惠特布莱德家的人啦，以及他们那帮人——他根本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虽然确实他迟早不得不看看理查德是否能帮他找份工作）。他迈开大步，张大眼睛瞪着坎布里奇公爵的塑像。他曾被牛津大学开除——不错。他曾是个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失败者——不错。然而，他想道，文明的未来掌握在那样的青年人手中；像三十年前的他那样的青年人手中；他们酷爱抽象的原则；从伦敦订购书籍远寄给在喜马拉雅一个山峰的他们；他们读科学；读哲学。未来掌握在那样的年轻人手中，他想道。

从他身后传来了一阵犹如林中树叶发出的嗒嗒的轻击声，夹杂着一种沙沙声和有规律的砰砰声，这声音追上他后敲击着他的思绪，使他身不由己地按其节奏行走在白厅街上。身穿制服的男孩们扛着枪，眼睛直视前方齐步前进，他们手臂直挺，脸上的表情就像刻写在塑像底座周围的的铭文：颂扬责任感、感恩与忠诚，以及对英国的热爱。

彼得·沃尔什开始跟上他们的步伐，他心想，这是很好的训练。不过他们看上去并不强壮。这些十六岁的男孩大多数很瘦弱，他们明天就可能会站在放着一碗碗米饭和一块块肥皂的柜台后面。现在他们以丝毫不带声色之乐或日常之忧的、和他们从芬斯伯里街取来的花圈同样庄重的神情，要去把花圈献在那座空墓前。他们已经宣过誓。过往车辆尊重他们；货车禁止通过。

他们沿白厅街前进时，彼得·沃尔什想，我没法跟上他们，果然，他们不停地稳步前进，越过了他，越过了所有的人，仿佛是同一个意志在驱使着胳膊和腿统一行动，而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生活被压在了纪念碑和花圈构成的路面之下，并为纪律所麻木，变成了一具瞪着双眼的僵尸。你不得不尊重它；你可能会笑话它；但你不得不尊重它，彼得想道。他们就在那边，彼得·沃尔什一面想一面在人行道边上停了下来；所有那些崇高的雕像——纳尔逊、戈登、哈夫洛克，那些伟大军人的壮观的黑色身影耸立着瞻望远方，仿佛他们做出了同样的自我克制（彼得·沃尔什感到他也这样做了，那巨大的自我克制），把同样的诱惑踩在了脚下，最终成了大理石像上冷漠的凝视的目光。但是彼得·沃尔什自己一点儿也不想要这种目光；尽管他可以尊重别人眼中的这种目光。他可以尊重男孩眼中的这种目光。他们还不知道世俗的烦恼，行进中的孩子们渐渐消失在滨河大道的方向，这时他心里在想——我已经历过这一切，他想，一面横穿过马路站在了戈登的雕像下，这个他小时候崇拜过的戈登；戈登孤零零地双臂交叉、一条腿抬着站在那儿——可怜的戈登，他想道。

除了克拉丽莎还没有人知道他在伦敦，加上乘船航行后感到陆地对于他仍像是一个岛屿，因此，当他独自一人、充满活力、不为人知地在十一点半的时候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时所产生的奇怪的感觉使他难以自持。这是怎么回事？我在什么地方？而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想道，离婚似乎完全是空想。他的情绪

一落千丈，低如沼泽，三种巨大的感情使他不知所措：理解；广博的善心；最后是难以抑制的极度的愉快，它仿佛是前二者所生的结果；似乎在他的大脑中有别人的手拉动了绳索，移开了窗板，而他自己与这一切无关，站在伸向无数无穷无尽的大街的口上，如果他愿意就可以沿路漫步。他已经多年没有感到这样年轻了。

他摆脱了！完全自由了——在摧垮了习惯后，人的头脑如未受保护的灯焰被吹得上下左右摇曳，似乎马上就要被从灯托上刮下来。我已经多年没有感到这样年轻了！彼得想，摆脱了作为本来的他（当然只不过能有一个来小时），感到像个跑到了户外去的孩子，一面跑一面看见他的老保姆在一个搞错了的窗口前向他招手。可是她真漂亮极了，他想——他在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向干草市方向走去时，迎面走过来一个年轻女子，她在经过戈登的雕像时，彼得·沃尔什觉得（他非常敏感），好像揭下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终于变成了他心中一直向往的那个女人；年轻，但庄重；快活，但谨慎；黑皮肤，但迷人。

他挺直起身子，悄悄地摸着小折刀，开始尾随她，去追寻他心中的这个女人，这种激动，似乎即使是背对着他，它的光也会照亮他，把他们连结在一起，将他突出，仿佛过往车辆的任意轰响通过虚握的双手轻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不是彼得，而是他在独自思考时私下给自己的称呼。“你，”她说，她用她的白手套和肩膀仅仅说了一个“你”字。然后在她走过柯克斯波街邓特店时，她的薄薄的长斗篷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带着包容一切的仁慈与和蔼，一种哀婉的温柔体贴，宛如将会张开来拥抱劳累者的双臂——

但她还没有结婚；她年轻；很年轻，彼得心想，他看见她在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时戴着的那朵红色康乃馨花再一次在他眼中燃烧，使她的嘴唇变得通红。但是她在人行道的边沿上等着。她身上有着一一种尊严。她不像克拉丽莎那样世故；她也不像克拉丽莎那样富有。当她又走起来时他心中寻思，她是不是个正派女人呢？

机智，巧舌如簧，他在想（因为人总得想像虚构，总得允许自己有点消遣），一种冷静的、呼之即出的机智，突如其来的机智；却并不张扬炫耀。

她开始行走，横穿大街；他跟着她。他丝毫不想使她感到尴尬。然而如果她停下脚步，他会说，“来吃个冰淇淋吧，”她会简简单单地回答道，“好的。”

但是街上别的人隔开了他们，挡住了他，遮住了她。他紧追上去；她起了变化。她双颊发红；眼中流露出嘲笑的神情；他是个冒险家，他想，卤莽，敏捷，大胆，甚至（像他这样昨夜刚从印度抵达此地）是个浪漫的海盗，不顾那一切该死的礼节要求，以及橱窗里的黄色晨衣、烟斗、鱼杆；也不在意体面与否、晚间宴会、和在背心下面穿白色内衣的打扮得整整齐齐的老头子。他是个海盗。她不断往前走了又走，穿过皮卡迪里广场，走上摄政街，走在他的前面，她的斗篷，她的手套，她的肩膀，结合橱窗中的流苏、花边和羽毛披巾，构成了华丽和奇异的精神，它逐渐减弱着，从商店中散出到人行道上，宛如夜间的灯光，摇曳着照射在黑暗中的树篱上。

她可爱地笑着，穿过了牛津街和大波特兰街，拐进了一条小街，就在现在，就在现在，那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因为现在她放慢了脚步，打开提包，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但是并没有看他，这是告别的一眼，这一眼总结了整个形势并且得意地将其抛在脑后，永远抛在脑后；她已经把钥匙插进了锁孔，打开门，消失了！克拉丽莎说记住我的宴会，记住我的宴会的声音在他耳际响起。这所房子是那种垂挂着花篮的单调的红房子之一，透着几分不正派。此事就此结束。

好吧，我挺开心的；我开心了，他想着，一面抬头看看那些摆动着的、放有淡色天竺葵的花篮。然而他的开心的感觉——被一下击得粉碎，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是编造出来的；这番和姑娘的调情纯属虚构；是编造的，正如人们编造生活中较好的部分，他

想——编造一个自己；编造一个她；创造一种极度的乐趣以及更多的什么东西。但这很奇怪，而又确实如此；你永远不能与人分享这一切——它被击得粉碎。

他转过身，沿街走去，想找个什么地方坐下来，直到该去林肯法律协会——胡珀和格雷特利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他该到那儿去呢？没关系。那就沿这条街往摄政公园去吧。他的靴子在人行道上敲击出的声音在说着“没关系”；因为时间还早，还早得很。

再说这是个天气美好的上午。街道上处处充满生机，犹如一个健康的心脏的搏动。没有摸索——没有犹豫。一辆汽车飞快驶来，猛地拐了个弯，就在那恰当的一刻准确地悄然无声地在一个门前停了下来。一个穿着长统丝袜、帽子上装有羽饰、体态轻盈、但对他来说并不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姑娘（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一时的放纵）走下车来。通过打开的大门彼得看见了令人赞叹的男管家，黄褐色的中国种小狗，有黑白菱形图案地板和拂动着的白色窗帷的大厅，对这一切彼得都十分称许。毕竟，以其自身的特点而言，伦敦是个辉煌的成就；它的社交季节；它的文明。像他，出生于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侨居印度的英国人家庭，至少有三代人管理过一个大陆的事务（真奇怪，他想道，像他这样厌恶印度、厌恶帝国和军队的人，对此竟有这样的思想感情），有时候文明、即便是这类文明，似乎如个人所有物那样令他感到可贵；有时为英国感到骄傲；为男管家、中国种小狗、生活有保障的姑娘感到骄傲。够荒唐可笑的，但事实就是如此，他想。医生和商界人士和能干的妇女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务，他们遵守时间、机警活跃、身强体壮，他似乎感到他们完全值得钦佩，都是好人，能以生命相托，是生存技术方面的伴侣，能与之患难相共。眼前出现的不是这就是那，场面倒还真是可以；他要在树阴下面坐下来，抽上一支烟。

摄政公园就在眼前了。是的，他小的时候在摄政公园溜达过——真怪，他想，总是不断想到童年时的情景——也许是见到了

克拉丽莎的结果；因为女人比我们更多地生活在过去之中，他想道。她们对地方有依恋之情；对父亲有依恋之情——女人总是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伯顿是个好地方，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永远也无法和那老人相处，他想。有天晚上我们争吵得好厉害——争论一件什么事，具体的他已经记不得了。想来是有关政治的吧。

是的，他记得摄政公园；长长的笔直的小径；左手边那座人们去买气球的小房子；什么地方还有座刻有铭文的可笑的雕像。他在找一个空着的长椅。他不愿有人要问时间而打搅他（他感到有点犯困）。一位上年纪的头发灰白的保姆，婴儿睡着在旁边的童车里——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了；就挨着那个保姆在长椅的另一头坐下来吧。

他突然回忆起伊丽莎白走进房间站在她母亲身旁时的样子，他心想，她是个模样古怪的女孩。个子长得很大，差不多成人了，不能算漂亮；只能说是端庄；她最多也就十八岁。她可能和克拉丽莎相处得不好。“我的伊丽莎白来了”——就是这类事情给人这种印象——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地说“这是伊丽莎白”？——像大多数母亲那样，企图证明情况不是那样。他心想，她太相信自己的魅力了。她做过头了。

醇厚的雪茄烟雾徐徐顺咽喉而下；又被他一圈圈喷出，烟圈一时间勇敢地迎着空气而上；蓝蓝的，圆圆的——今晚我要设法单独和伊丽莎白谈一谈，他心想——然后开始摇晃着变成沙漏形，逐渐消失；它们的形状真古怪，他想道。突然他闭上了眼睛，费劲地抬起手，把粗粗的雪茄烟头扔掉。一把巨大的刷子平稳地扫过他的心头，扫去摇曳的树枝、孩子们的声音、杂乱的脚步声、过往的行人、嗡嗡的此起彼伏的车声。他不断往下、往下、沉入了羽毛般柔和的睡梦之中，沉了下去，被裹入了睡乡。

彼得·沃尔什在她身旁热烘烘的座位上开始打起鼾来时，头发

灰白的保姆继续织毛衣。她身穿灰色衣服,两只手不知疲倦地、然而悄没声息地动着,看上去像是个睡觉人权利的捍卫者,一个在傍晚时分从天空和枝桠交织的林中升起的幽灵。孤独的旅人——出没于小径之间,弄乱了蕨草,压倒了大毒芹——抬头望去,蓦然间看到小路尽头那巨大的身影。

也许由于确信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因此瞬间的狂喜总是使他吃惊非常。他想,在我们身体之外存在着的只是一种心态;一种愿望,想求得安慰,求得解脱,求得某种这些可怜的小人物、这些软弱、丑陋、怯懦的男男女女身上没有的东西。但是如果他能想像出她来,那么她就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他想道。他沿小径前行,仰望着天空和树枝,迅速地赋予它们以女性的特点;他惊异地看到她们变得多么地庄重;当微风吹动她们的时候,随着树叶隐隐地颤动,她们播舍出博爱、理解和宽恕;尔后,她们突然往上高高一扬,将她们虔诚的一面与狂欢作乐混淆在了一起。

这就是幻像,它会给孤独的旅人提供装满水果的羊角形大口袋;或在他耳际喃喃低语,宛如海妖们在绿色的海浪上雀跃;或如束束玫瑰撞在他的脸上;或浮出水面,如渔民们在洪水中挣扎着要去攫住的苍白的面孔。

这就是幻像,它不停地浮出,在真实事物旁踱来踱去,把它们的面孔放在真实事物的面前;它们常常压倒孤独的旅人,夺走他对大地的意识和回归的愿望,给他以一种笼统的宁静,似乎(当他沿林中小路前行时心里在这样想)这一切生之狂热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无数事物溶为一体;而这个由天空和枝桠形成的身影已从波涛翻滚的大海中升起(他岁数大了,已经年过五十),仿佛从波涛中可以吸出一个形体,从她那美轮美奂的双手中洒下同情、理解和宽恕。于是,他想道,愿我再也不要回到灯光之下;不要回到客厅之中;再也不要读完我那本书;不要磕掉烟斗里的烟灰;再也不要按铃叫特纳太太来收拾清理;而让我继续笔直朝这个伟大的身影走

去,她会一仰头将我放在她下垂的飘带之上,让我和其他一切一起灰飞烟灭。

这就是幻像。孤独的旅人很快走出了树林;那儿,一个上了年纪、眼神忧郁的女人来到了门口,她举着两只手,风撩动着她的白围裙,也许在期待着他的归来,她似乎(这个虚弱的人是如此有力量)要在沙漠中寻找一个失去的儿子;要去寻觅一个被摧毁了的骑士;要成为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的世界上母亲的形象。因此,当孤独的旅人沿着女人们站在那里编织、男人们在园中挖地的村街前行时,那个黄昏似有不祥之兆;人影静止不动;仿佛某种他们所知的、毫不畏惧地等待着的威严的命运即将把他们一举彻底消灭。

在室内,在食柜、桌子、放着天竺葵的窗台等普通物品之间,正弯身拿掉桌布的女房东的轮廓在灯光下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一个极其可爱的化身,只是忆起了冷漠的人际关系才阻止我们去拥抱它。她拿起橘子酱;放进了食柜里。

“今晚没有别的事了吧,先生?”

但是,孤独的旅人去向谁做出回答呢?

就这样,那上年纪的保姆在摄政公园守着熟睡的婴儿织毛衣。就这样,彼得·沃尔什鼾睡着。

他极为突然地醒了过来,自言自语道,“灵魂死了。”

“上帝啊,上帝!”他大声对自己说,一面伸着懒腰,睁开了眼睛。“灵魂死了。”这几个字和他刚才梦见的某个场面、某个房间、某件往事紧密相关。他梦见的场面、房间、往事变得更清晰了。

那是九十年代初,在伯顿的那个夏天,他正热烈地爱着克拉丽莎。房间里有许多人,吃过午茶后大家围坐在桌旁又说又笑,房间沐浴在金黄的光线中,弥漫着香烟的烟雾。他们在谈论着附近的一位娶了自己的女佣人做妻子的乡绅,他已经记不得那人的名字了。他娶了自己的女佣,把她带到伯顿来拜访——真是可怕极了。

她打扮得过了头，十分可笑，“像只白鸚”，克拉丽莎学着她的样子说，而且那女人不住嘴地说个没完。她不停地说呀说，没完没了。克拉丽莎学着她的样子。后来有人说——莎利·西顿说——如果知道他们结婚以前她有过一个孩子，会真正影响感情吗？（在那个时候，在男女都在场的情况下，说这种话是很冒失的。）他现在还能看到克拉丽莎当时的样子，脸涨得通红；人好像缩了起来；说，“啊，我可再也不能和她说话了！”这时，围坐在茶桌旁的所有的人仿佛都不知所措起来。真是尴尬透顶。

他并未因她在乎这种事而责备她，因为那时候，受到她那样的教育长大的女孩子什么都不懂；是她的态度令他不快：胆怯、冷酷、傲慢、古板、过分拘谨。“灵魂死了。”他本能地说了出来，像通常那样，他把这个时刻标定了下来——她的灵魂死了。

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当她说话时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点头哈腰，然后站起身来又变了样子。他仍能看到莎利·西顿的样子，她像个调皮捣蛋的小孩，身子向前倾着，满脸通红，想说又不敢，而克拉丽莎确实能把人吓住。（她是克拉丽莎最要好的朋友，经常在她家出入，和克拉丽莎完全不一样，是个引人注目的姑娘，漂亮，肤色较深，当时以行为大胆而闻名，彼得常常给她雪茄烟，她在自己的卧室里吸。她要不就是和什么人订了婚，要不就是和家里吵翻了。而老帕里对她和克拉丽莎都不喜欢，这把她俩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后来克拉丽莎仍带着一副所有的人都冒犯了她的神气站起身来，找了个借口，独自走了出去。当她打开门的时候，那只爱追赶羊群的大长毛狗跑了进来。她扑向那狗，欣喜若狂。仿佛她在向彼得说——他知道这些都是冲着他来的——“我知道刚才关于那女人的事你认为我很荒唐；可是你看我是多么富有同情心；看我是多么爱我的狗罗布啊！”

他们之间一向就有这种不用语言就能沟通的奇特的能力。她马上就能知道他在批评她。于是她会做件显然是为自己辩护的

事，比如像这样在狗的身上故作张扬之举——可是永远骗不了他，他总能看穿克拉丽莎。当然他嘴上什么也不说；只是神色阴郁地坐在那儿。他们之间的争吵常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她关上了门。他心情顿时变得非常抑郁。一切都似乎没有用——继续恋爱；继续争吵；继续和好。他独自在宅子外面的小屋和马厩间漫步，看看马匹。（那地方并不气派，帕里家从来也没富裕过；但是他们一直都雇有马夫和小马倌干活——克拉丽莎爱骑马——还有个老马车夫——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一个老保姆，他们管她叫穆迪还是古迪之类的名字，人们给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去看她，房间里有许多照片，许多鸟笼。）

那天晚上过得糟透了！他情绪越来越低，不光是为了那件事，什么都在内。而他无法见到她；无法向她解释；无法跟她讲个明白。周围总是有人——她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那正是她可恶的地方——这种冷漠、这种麻木，这是她性格深处的东西，今天上午他和她谈话时又感觉到了；无法穿透。但是上帝知道他爱她。她有某种能拨动你的神经的奇特的力量，是的，把你的神经变成了琴上的弦。

出于某种愚蠢的、想让别人注意到他的念头，他很晚才去吃晚饭，他在应是晚餐主持人的老帕里小姐——海伦娜姑妈——帕里先生的姐姐——的身旁坐了下来。她披着她那条白色开司米披巾，头靠着窗子——一个令人生畏的老太太，但是对他很和善，因为他曾给她找来一种稀有的花卉，而她是一个热心的植物学家，常常穿上厚厚的靴子，肩上挎着黑色标本箱外出跋涉。他在她身旁坐下，一句话也说不出。一切似乎都从他面前迅速掠过；他就那么坐在那儿吃着。后来晚饭吃了一半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强使自己看了一眼对而的克拉丽莎。她正在和右边的一个年轻人说话。彼得突然获得一种启示。“她会和那个男人结婚，”他对自己说。当时他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不用说达洛维是在那天下午，就是那个下午来到的；克拉丽莎叫他“威克姆”；一切便由此开始。什么人把他带了来；克拉丽莎弄错了他的名字。她以威克姆这个名字把他介绍给大家。最后他说“我的名字是达洛维！”——那便是他对理查德的第一个印象——一个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的年轻人，局促不安地坐在一张折叠式躺椅上，脱口说出“我的名字是达洛维！”莎利抓住此点；后来总是称他为“我的名字是达洛维！”

彼得当时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启示的影响。这一个克拉丽莎会和达洛维结婚的启示在当时真使他觉得天旋地转，不知所措。在她对待达洛维的态度中有一种——他该怎么形容呢？——一种自在轻松；一种母性；一种柔情。他们在谈论政治。整个晚餐期间他都试图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仍记得，后来在客厅里他站在老帕里小姐的椅子旁，克拉丽莎像个真正的女主人，优雅有礼地走上前来，要把他介绍给某个人——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似的，这使他心头火起。然而即使在当时他仍因此而钦佩她。他钦佩她的勇气；她的社交本能；他钦佩她把事情办到底的能力。“完美的女主人，”他对她说，她听后浑身一缩。但他正是要她有此感觉。看到她和达洛维在一起以后，为了伤害她他什么都做得出来。于是她走开了。他有种感觉，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又说又笑——背地里共谋反对他。而他在那儿站在帕里小姐的椅子旁，谈着野花，好像是个木雕。他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极度痛苦过！他一定是连要假装听帕里小姐说话都忘了；最后他终于惊醒；他看见帕里小姐显得很激动，很气愤，突出的眼睛瞪着不动。他差一点喊出来，他无法专心因为他忍受着地狱之苦！人们开始走出那间屋子。他听见他们说去拿斗篷；说水面上很冷，等等。他们要在月色中到湖上泛舟——莎利的疯念头之一。他能听见莎利在形容月亮。于是他们全出去了。只孤零零地剩下了他。

“难道你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吗？”海伦娜姑妈说——老帕里小姐！——她猜到了。他回过身去，克拉丽莎又站在了那儿。她是回来找他的。她的宽宏——她的好心使他深为感动。

“来吧，”她说。“他们在等着呢。”

他一生还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幸福过！一个字也没说他们就就好了。他们走到了湖边。他过了极其幸福的二十分钟。她的音容笑貌，她穿的衣服（飘动着，白色和深红色），她的活泼，她的大胆冒险；她让大家全都离船上岸，去小岛探究一番；她惊起了一只母鸡；她大笑；她高唱。而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清楚地知道达洛维正在爱上她；她正在爱上达洛维；但是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他们——他和克拉丽莎——坐在地上交谈。他们毫不费力地出入彼此的内心世界。但是刹那间这种状态就结束了。他们上船时他呆板地、不带任何怨恨地对自己说，“她会和那个男人结婚的”；事情是再明显不过的。达洛维会娶克拉丽莎。

达洛维把他们划回岸边。他一语未发。但是当他们看着他跳上自行车，沿着院内车道晃晃悠悠地骑去，挥了挥手渐渐消失，开始他那穿越树林的二十英里的路程时，不知怎地，他显然本能地、极大地、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切；那个夜晚；那浪漫的爱情；克拉丽莎。他应该得到她。

至于他自己，他很荒唐。他对克拉丽莎的要求（他现在明白了）是荒唐的。他要求不可能的事。他大吵大闹。如果他不那么荒唐，也许她仍会接受他。莎利是这么想的。那整个夏天她给他写很长的信；她们怎样谈论他；她怎样夸奖他，克拉丽莎怎样放声大哭！那真是个不同一般的夏天——全部是书信、争吵、电报——他清早就来到伯顿，在附近闲荡到仆人们起床；早餐时和老帕里先生可怕的单独相对；海伦娜姑妈可畏但好心；莎利将他席卷到菜园去谈话；克拉丽莎头痛，卧床不起。

最后那次争吵，那次他认为他整个一生中关系最为重大的

争吵(可能是夸大了——但是今天看来似乎仍然如此),发生在下午三点钟,那天非常热。起因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午饭的时候莎利说到了达洛维,称他“我的名字是达洛维”;克拉丽莎听了身子骤然一挺,脸涨得通红,以她特有的方式厉声说道,“这种没劲的笑话我们已经听够了。”就说了这么一句;但对于他来说,那就简直好像她说的是,“我只不过是跟你玩玩而已;我和理查德·达洛维之间存在着默契呢。”他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一连多少个晚上都无法入眠。“这事总得解决,”他对自己说。他让莎利给她带了封短信,约她三点钟在喷水池旁见面。他在信的末尾草草写道,“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喷水池在一小片灌木丛中央,离宅子很远,四周长满了树和灌木。她到那儿去了,时间甚至还提前了一点,他们站在那里,中间隔着喷水池,喷嘴(已经坏了)不断往外滴水。景物是怎样牢牢地固定在人的脑海里啊!比如说,那鲜绿色的青苔。

她一动也不动。他反反复复地说,“告诉我实情,告诉我实情。”他觉得自己的脑门好像要炸开了。她仿佛缩在一起,僵呆着。她一动也不动。“告诉我实情,”他重复道,这时那个布里特科普夫老头突然拿着《泰晤士报》把头伸了进来;盯了他们一眼;目瞪口呆;然后走开了。他们俩谁也没有动。“告诉我实情,”他重复道。他感到自己在和某种质地坚硬的东西相磨;她毫不退让。她像铁,像燧石;僵直着后背。当她说,“没有用了。没有用了。咱们之间结束了”的时候——在他眼泪顺着面颊往下流、好像说了几个小时的话之后——她的话就像是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她转过身子,离开了他,走了。

“克拉丽莎!”他喊道。“克拉丽莎!”但她再也没有回来。结束了。当晚他就离开了那地方。他再也没有和她见面。

真可怕,他大声喊道,可怕,可怕!

然而，太阳依然灼热。人依然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生活依然按自己的方式过了一天又一天。从他童年至今，摄政公园依然——他打了个哈欠，开始注意到周围，心里想道——了无变化，除了松鼠之外——然而想来总会有补偿吧——这时，一直在拣鹅卵石、准备添加到她和哥哥收集在育儿室壁炉台上的卵石堆上去的小埃丽斯·米切尔突然将一把石子放在了保姆的膝头，然后飞跑开，又一头撞在一位女士的腿上。彼得·沃尔什大笑起来。

但是卢克雷齐娅·沃伦·史密斯此时正在自言自语道，太不像话了；为什么我就该受苦呢？她一面沿着一条宽阔的小路走去，一面自问。不，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说道，她已从塞普蒂默斯身边走开，他已不再是塞普蒂默斯了，说出那样无情、残酷、恶毒的话，现在坐在那边的椅子上自言自语，和一个死人说话。这时，小女孩和她撞了个满怀，摔在地上，大哭起来。

这倒使她感到安慰。她扶起孩子，掸了掸她的罩衣，亲了亲她。

但是就她自己而言，她没有做错什么事；她爱过塞普蒂默斯；她感到过幸福；她有过一个漂亮的家，她的姐妹们至今仍住在那里，制作帽子。为什么她就该受苦呢？

那个孩子径直跑回保姆身边，雷齐娅看保姆呵斥她、安慰她、放下手里织着的毛衣抱起了她，而那个样子和善的男人把表给她让她打开，哄着她玩——可是为什么她就该无人保护呢？为什么不留在米兰？为什么要受折磨？为什么？

眼泪使宽阔的小路，保姆，穿灰衣的男子，儿童车在她的眼前微微起伏晃动。她命里注定要被这个恶毒的虐待者所摆布。可这是为什么？她像一只躲避在树叶浅浅的凹处的小鸟，树叶移动会使它感到愕然；一根枯枝断裂会使它吃惊。她无遮无靠；她被一个冷漠的世界中的巨树和大片云层所包围，得不到保护；受尽折磨；为什么她该受苦？为什么？

她皱紧眉头；她跺着脚。她必须回到塞普蒂默斯身边去，因为快到去威廉·布拉德肖爵士家的时候了。她必须走回去告诉他，回到坐在树下绿椅子上自言自语、或和那死去的埃文思说话的他那里。她只在一家商店里匆匆见过埃文思一次。他看上去像是个温和而令人愉快的人；是塞普蒂默斯的好朋友，在大战中牺牲了。

但是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种事。每个人都有朋友在大战中牺牲。每个人结婚的时候都得放弃掉点什么。她放弃了自己的家，住到了这个糟糕透顶的城市里来。但是塞普蒂默斯却听任自己想些可怕的事情，她要是去试试也会这样。他变得越来越古怪了。他说有人在卧室墙后面说话。菲尔默太太觉得这太怪了。他还有幻觉——他看见在一棵蕨树的中间有一个老太婆的脑袋。然而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很快活。他们坐在公共汽车的顶层到汉普顿宫去玩，那次他们就非常快活。草地上开满了小红花和小黄花，他说像漂浮的灯儿，他说说笑笑，编造故事。突然，他说，“现在我们要自杀。”那时他们正站在河边，他眼望着河水，那神情她曾经在他的眼中看到过，每当一列火车或公共汽车经过时他的眼中就会出现这种神情；她觉得他正在离她而去，便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非常安静——非常理智。他会和她争论自杀的事；解释说人是多么邪恶；当他们在马路上走过时他是怎样能够看出他们在编造谎言。他了解他们的一切思想，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了解世界的意义，他说。

可是他们回到家里以后他几乎走不了路了。他躺在沙发上，让她握着他的手，好阻止他往下坠落，坠落，落入火海！他大声喊道。他看见墙上有许多脸在嘲笑他，用可怕的、令人恶心的话骂他，许多手在纱窗周围对着他指指点点。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别人在场。可是他开始大声说话，回答别人，争论，又哭又笑，搞得非常激动，要她把一切写下来。全是些胡说八道；关于死亡，关于依莎贝尔·波尔小姐。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要回自己家去。

现在她离他很近了，能看见他两手紧握，望着天空喃喃自语。可霍姆斯医生却说他没病。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他为什么走开，为什么当她在她身旁坐下时他惊得一跳，对她皱着眉，挪开身子，指指她的手，拿起来恐惧地看着呢？

是因为她摘掉了结婚戒指吗？“我的手瘦成这样了，”她说道。“我把戒指放在手提包里了，”她告诉他道。

他放开了她的手。他们的婚姻完了，他痛苦而又轻松地想道。绳索已经割断；他跨上马；他自由了，天意决定他，塞普蒂默斯，人类之君主，应该得到自由；孤身一人（既然他的妻子已扔掉了她的结婚戒指；既然她已离开了他），他，塞普蒂默斯孤身一人，先于大众被召唤去聆听真理，去领悟真谛，现在终于在文明的一切艰辛努力之后——希腊人、罗马人、莎士比亚、达尔文、现在是他自己——即将完整地给予……“给予谁？”他大声问道。“给予首相。”他头上方的沙沙低语声答道。这绝顶的秘密必须向内阁报告；首先，树木都活着；其次，没有犯罪；再有，爱，普遍的爱，他喘着气、颤抖着喃喃道，痛苦地说出了这些深刻的真理，它们是如此深奥、如此晦涩，需要巨大的努力方能说出，但是它们永远彻底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没有犯罪；爱；他重复道，一面摸索着找他的铅笔和卡片，这时一只长毛短腿的狗在嗅他的裤子。他吓了一跳，又惊又怕。它正在变成一个人！他不能看着这种事发生！看着狗变成人是太恐怖、太可怕了！那狗立刻就跑开了。

老天慈悲为怀，无限宽厚。它赦免了他，宽恕了他的弱点。但是科学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人必须首先讲究科学）？他为什么能透视肉体，看到未来，看到狗会变成人？想来是热浪在作用于一个经千百万年进化而变得敏感的大脑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肉体从世界上消失。他的身体被浸解，最后只剩下了神经纤维，像一块面纱铺展在岩石上。

他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精疲力竭但受到鼓舞。他倚在那里

休息、等待着再一次费力地、痛苦地向人类进行解释。他高高地躺在世界之脊。大地在他身下颤动。鲜红的花朵穿过他的肉体开放；挺立的叶子在他头旁沙沙作响。音乐开始撞击高耸于此的岩石发出铿锵之声。是下面街上的汽车喇叭声，他咕哝道；但在此高处，这声音在岩石间轰鸣，分开又聚集成声的震波，形成平滑的圆柱向上升起（音乐竟能有形可见，真是个新发现），变成了一首圣歌，此时这首圣歌和牧羊童的笛声交织在一起（其实是一个老头在酒店门外吹六孔小锡笛，他咕哝道），当牧童静立不动时，音乐声从他的笛子里涌流而出，后来当他攀得更高时，笛声如怨如诉，优美动听，而车流就在下面驶过。这个牧童在车流的声响中吹奏他的哀歌，塞普蒂默斯想道。现在他退隐到高高的雪原中，玫瑰高挂在他周围——他提醒自己，那是我卧室墙上长着的密密的红玫瑰。乐声停止了。他得出结论，老头得到了他的便士，到下一个酒店去了。

但是他自己仍呆在高耸的岩石上，就像个淹死的水手躺在石头上。我把身子探到船外，掉进了海里，他想道。我沉入海底。我曾死去，而现在却活着，但是让我再休息休息吧；他乞求道（他又在自言自语了——可怕，真可怕！）；仿佛一个熟睡的人在醒来前，啾啾鸟语和辘辘车声所形成的奇异的和谐之音越变越响，使他感到自己被吸引到生命之岸，塞普蒂默斯正是这样感到自己被引向生活，太阳变得更热，喊叫声听来更响，即将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了。

他只须睁开眼睛；但是眼皮上有着重压；是恐惧。他使劲；他挣扎；他睁开眼看；他看见眼前是摄政公园。长长的飘带般的阳光在他脚旁嬉戏。树木摇曳舞动。世界似乎在说，我们欢迎；我们接受；我们创造。美，世界似乎在说。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科学地），无论他是看房屋、看栏杆、还是看把头探出栅栏的羚羊，美会立即出现。观察树叶在风中颤动是一种极度的乐趣。高空中燕子猛扑、急转、飞速出没、一圈又一圈，却始终控制得当，像被松紧带

制约着；苍蝇飞起落下；阳光戏耍着，时而把光点射向这片树叶，时而又射向那片树叶，以愉快的心情将柔和的金光把叶片照得闪闪放光；不时某种钟声（可能是汽车的喇叭声）在草梗间美妙地丁冬响起——这一切虽然平静且不张扬，虽然是由普通事物构成，却是目前的真理；美，这就是目前的真理。美无处不在。

“到时间了。”雷齐娅说道。

“时间”一词撕裂了荚壳；它将自己的珍宝倾泻在他的身上；确凿的、公正的、不朽的词语从他的唇边自动地滚出，像炮弹、像刨床上流泻的刨花，飞到时光颂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一曲不朽的时光颂。他唱起歌来。埃文思从树后应唱。埃文思唱道，死者在色萨利^①，在幽兰丛中。他们在那儿直等到大战结束，而现在死者、现在埃文思自己——

“看在老天的分上别过来！”塞普蒂默斯大叫道。因为他无法面对死者。

但是树枝分开了，一个身穿灰衣服的男人真的在向他们走来。那是埃文思！但是他身上没有沾着泥；没有伤口；他没有变。我必须告诉整个世界，塞普蒂默斯喊道，同时举起了手（当穿灰衣的死者走得更近时），像个双手紧抱额头、脸上刻着绝望的深沟、千百年来独自在沙漠中悲叹人类命运的巨人，现在看到沙漠尽头出现了光明，那光扩展开来，照在那铁黑的身影上（塞普蒂默斯从椅子上欠起身子），他，那背后倒着千百万人的哀悼的巨人，他的脸上一瞬间表现出他接受了全部的——

“可是我很不快活，塞普蒂默斯。”雷齐娅说，她试图让他坐下来。

千百万人在悲叹；千百万年以来他们在悲伤着。他会转过身去，一会儿以后他就会告诉他们，只要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告诉他

① 色萨利：希腊北部一地区。

们这种宽慰的感觉,这种欢乐,这种惊人的启示——

“时间,塞普蒂默斯,”雷齐娅重复道,“几点钟了?”

他在说着话,他吃了一惊,这个人一定注意到他了。他在看着他们。

“我会告诉你几点钟的。”塞普蒂默斯非常缓慢地、昏昏沉沉地说,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当他坐在那儿向着身穿灰衣的死者微笑时,一刻钟的报时声响了——差一刻十二点。

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彼得·沃尔什走过他们时心里在想。半上午就这样争吵着——那可怜的姑娘看来是绝望已极。可为什么争吵呢,他心里琢磨着,那个穿大衣的年轻人对她说了些什么,使她脸上出现这样的神情?他们把自己搞进了什么样可怕的困境,以至于在这么个美好的夏天的上午,这两人看去竟然是如此绝望无告?在离开五年后回到英国,有趣的是一切都变得好像从未见过般十分突出醒目,至少在头几天是这样;恋人在树下口角;公园里到处是家庭生活的景象。他从未看到伦敦如此迷人过——柔美的远景,多姿多彩,青翠欲滴;社会的文明,特别是经历了印度的生活之后,他漫步穿过草地,心里在想。

毫无疑问,这样易受印象支配一直是他的致命缺点。在他这个年纪还像少男少女般情绪无常;毫无道理地时好时坏,一个漂亮面孔会使他快乐,看到一个邋邋女人又会使他痛苦不堪。当然啦,在印度生活过以后,一个人会爱上遇见的每一个女人。她们身上充满清新之气;就连最穷的女人无疑也比五年前穿得好了;在他看来,流行的服装式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般配好看过;长款的黑斗篷;纤细的身材;优雅的风度;加上显然是普遍存在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化妆的习惯。每一个女人,即使是最有身份的女人,也是面颊如温室中盛开的玫瑰;唇如雕刻而成;髻发黑如墨汁;处处都存在着精心的设计和艺术的加工;可以肯定的是,发生了某种变化。年

轻人在想些什么？彼得·沃尔什问自己。

那五年——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三年——出于某种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五年，他猜想。人们看上去不同了。报纸也似乎不同了。比方说，现在有个个人在一家正派的周刊上公然谈论起抽水马桶来。十年前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像这样在一家正派的周刊上公然谈论抽水马桶。还有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口红或粉扑来化妆。在同英国的船上有许多青年男女——他特别记得贝蒂和伯蒂——公开地调情；老母亲泰然自若地坐在一旁织着毛衣看着她们。那个女孩一动不动地站着，当着众人的面往脸上搽粉。而他们甚至没有订婚；只是在一起开开心而已；双方谁的感情也不伤。她根本不顾他人——那个叫贝蒂什么的——；但她是个很好的人。她到三十岁上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在她觉得中意的时候她会结婚的；嫁个阔佬，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所大宅子里。

让我想想看是谁这样做的来着？彼得·沃尔什琢磨着，一面拐上了大路，——嫁了个阔佬，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所大宅子里？一个最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洋溢着过分的热情、大谈其“蓝色的绣球花”的信的人。是看见了蓝色的绣球花才使她想起了他和过去的岁月——自然是莎利·西顿啦！是莎利·西顿——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会嫁一个阔佬、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所大宅子里，那个任性的、冒失的、浪漫的莎利！

但是在所有那些老熟人中，在克拉丽莎的朋友中——惠特布莱德一家，金德利一家，坎宁安一家，金洛克-琼斯一家——莎利大概是最好的了。至少她力图公平地对待事物。至少在克拉丽莎和其余的人都拜倒在休·惠特布莱德脚下时，莎利就已经看透了他——那位可敬佩的休。

“惠特布莱德家的人吗？”他仍能听见她在说。“他们是什么人？煤炭商人。可敬的买卖人。”

由于某种原因她讨厌休。她说他想的就是自己的外表。她该

是个公爵。那他肯定会娶皇室的某个公主。不用说在彼得所遇到的人中,休对英国贵族怀有着最不同寻常、最自然、最崇高的敬意。就连克拉丽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啊,不过他是多么可爱呀,那么无私,为了让他的老母亲高兴而放弃了打猎——记得姑姑们的生日,如此等等。

说句公道话,莎利看透了这一切。他记得最清楚的事情之一是一个星期日上午在伯顿的一场关于妇女权利的争论(那个古老的题目),莎利突然大发脾气,怒冲冲地说休代表了英国中产阶级生活中最可憎的一切。她对他说,他认为他对“皮卡迪里大街上那些可怜的女子”的状况负有责任——休,这位十足的君子,可怜的休!——听到此话没有哪个男人比他显得更震惊的了!后来她说她这样做是故意的(因为他们常常在菜园里见面,交换看法)。“他什么书也不读,什么问题也不想,什么感觉也没有。”他现在仍能听到她用十分强调的口气说这些话,她的声音传得比她意识到的要远得多。她说,小马倌都比休更有活力。她说,他是英国公学造就出来的十足的典型。没有别的国家,只有英国才会造就出他来。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他确实有股怨气,怀恨在心。在吸烟室里发生过什么事——他记不清是什么事了。他侮辱了她——是不是吻了她?真是难以置信!自然,没有人相信关于休的任何坏话。谁会相信?在吸烟室里吻了莎利!如果是某个尊贵的伊迪斯小姐或维奥利特夫人,倒有可能;但不会是那个名下一分钱也没有、却有在蒙特卡罗豪赌的爹或娘的衣着平常的莎利。因为在彼得认识的所有人中,休是最势利的一个——最巴结奉承的一个——不,他还不是完全地卑躬屈膝。他过于自命不凡,不会完全卑躬屈膝。显然,把他比做第一流的贴身男仆最合适了——一个跟在后面提箱子的人,可以托付他去发电报——是女主人不可或缺的帮手。而他也找到了他的职责所在——娶了贵族家的伊芙琳小姐;在宫廷里谋到了一份小差使,照管国王的酒窖,擦亮皇家的鞋扣襻,穿

着制服短裤和带褶边和饰带的上衣当差。生活是多么无情啊！在宫廷里当个小差！

休娶了这位女士，尊敬的伊芙琳小姐，他想他们就住在附近（他看了看俯瞰公园的那些浮华的宅子），因为有一次他曾在那儿一所宅子里吃过午饭，休的这所宅子里面的东西，和他所有的一切一样，在休的心目中别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的——可能是放床单桌布等亚麻布制品的柜子。你必得去看看才行——无论是什么东西，你必得花上许多时间去赞美才行——亚麻布制品柜、枕套、旧栎木家具、画、等等，都是休拣便宜买来的。但是有时候休的太太会露出马脚来。她是那种不起眼的、老鼠般胆小怕羞的瘦小女人，一向爱慕大个子男人。她几乎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然而她会突然说出什么出乎意料的话来——还挺尖刻。她也许还残留着一些显贵的气派。蒸汽锅炉用的煤的气味对她来说太刺鼻了一点——它使空气变得浑浊。总之他们就住在那里，和他们的亚麻布制品柜、他们的古代名画家的画作、他们的滚着真正的花边的枕套一起，过着一年大约五千或一万英镑收入的生活，可是他自己呢，比休大两岁，还在乞求着找个工作。

他在五十三岁上还不得不去求他们在秘书室给他份差事，或给他找个教小孩子拉丁文的助理教师的工作，要听从办公室里某个官吏的支使，一年挣上个五百英镑；因为如果他和戴西结婚，即便加上他的退休金，少于这个数就无法维持生活。惠特布莱德也许能帮他；或者是达洛维。求达洛维办点什么事他倒不在乎。他是个地道的好人；思想有点局限；脑子不太灵活；确实如此；但却是个地道的好人。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以同样讲究实际的、理智的态度去对待；没有丝毫的想像，没有一星才华的火花，但却有他这种人特有的、难以解释的慎重细心。他该去当一个乡绅——搞政治对他来说是个浪费。在户外养狗弄马他最有本事了——比如说，有一次，克拉丽莎的那条大长毛狗掉进了陷阱里，一只爪子快给撕

裂了，克拉丽莎急晕了，一切都是达洛维处理的：包扎、上夹板，对克拉丽莎说别犯傻。也许这正是她喜欢他的原因——她需要的正是这“好了，亲爱的，别犯傻了。握住这个——去拿那个，”同时不断和那条狗讲话，好像它是个人似的。

可是她怎能忍受他关于诗歌的那套谬论呢？她怎能由着他没完没了地对莎士比亚大放厥词？理查德·达洛维严肃地、一本正经地站在那儿，说什么正经人都不该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因为那就像凑在锁眼上偷听（再说他也不赞成里面写的那种关系）。正经男人都不该允许妻子去探望死去的已婚女人的姐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唯一的办法是冲他扔糖衣杏仁——那时正在吃晚饭。可是克拉丽莎却全盘吸收，觉得他是那样诚实，那样有主见。天知道，她要是不认为他是她认识的最有创见的人才怪哩！

这是联结他和莎利的纽带之一。那儿有个花园，他们常去散步。花园被围墙圈住，里面有玫瑰丛和巨大的花椰菜——他仍能记得莎利一面扯下一朵玫瑰，停下脚步赞叹月光下的甘蓝叶多么美（他多年以来没有想过的事竟如此生动地出现在回忆之中，这是多么奇怪啊），一面恳求他，当然是半开玩笑地说，把克拉丽莎夺走，以免她落入休和达洛维之流以及所有其他“完美的绅士”之手，他们会“窒息她的灵魂”（那些日子莎利写了大量的诗），仅仅把她变成一个主妇，鼓励她发展世故的为人处世本领。但是对克拉丽莎也该说句公道话，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嫁给休的。她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她的情感都是很表面的东西。在内心深处她是很精明的——在判断人的性格上，譬如说，比莎利就强得多，但一切都纯粹属于女性的本能；她有着那非凡的天赋、女人的天赋，不论她在什么地方，都能营造出—一个自己的天地来。她走进一个房间，站在进门处，周围总是拥着许多人，就像他常常看见的那样，但是人们记住的却是克拉丽莎。并不是因为她有惊人的外貌，她一点也不漂亮；也没有什么别致之处；她从未说过机智的妙

语；可是她总在你的记忆里，总在那里。

不，不，不！他已经不再爱她了！只是在上午见到她拿着剪刀和丝线、为晚宴作准备的情景以后，感到难以摆脱地要想到她；她不断回到他的思想中来，就像在火车厢里睡着的人不断地撞在他身上；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爱情；这是想到她、评论她，三十年后又重新试图去解释她。明显的一点是，她很世故；太重视地位、上流社会和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事实；她对他承认过这一点。（你如果不怕麻烦，总能使她承认；她很诚实。）她会说她讨厌老顽固、老保守、失败者，想来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她会认为人没有权利两只手放在口袋里懒懒散散地虚度时光；人应该干出点什么，成为某种人物；你在她的客厅中遇见的那些头面人物、那些公爵夫人、那些满头白发的伯爵夫人，他感到她们远远地脱离了任何稍有价值的事物，对于她来说，他们却代表着某种真实的存在。有一次克拉丽莎说，贝克斯伯罗夫人身子挺得笔直（克拉丽莎自己也是如此；她从不倚着靠着的；直得像根标枪，事实上直得都有点僵了）。她说她们有一种勇气，她年纪越大对此就越敬重。当然这里面有许多是达洛维的观点；大量的热心公益、大英帝国、关税改革、统治阶级的精神等观点对她的影响日益加深，这正是必然的倾向。她具有他两倍的智力，却不得不通过他的眼睛来看待事物——这是婚姻生活的悲剧之一。她有着自己的思想，可她必须总是引用理查德的话——好像你还不能从早晨读的《晨邮报》中丝毫不差地了解理查德的想法似的！这些宴会，比如说，就都是为了他才举办的，或者说是为了她想像中的他而举办的（说句公道话，理查德要能在诺福克郡务农会觉得幸福得多）。她把自己的客厅变成了某种聚会的场所；在这一点上她真是天才。他多少次看到她把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放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把他折腾来折腾去，使他觉醒，让他走上人生之路。自然，无数枯燥乏味的人聚集在她身边。但也会出现料想不到的怪才：有时会是艺术家；有时是作家；

在那种气氛中显得十分格格不入。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整套社交的网络：登门拜访、留赠名片、亲切待人；带着束束鲜花和小礼品四处奔走；某人要到法国去——需要一个气垫；真是让她耗尽精力；她这样的女人需要保持的所有这类无休止的交往；但是她是出自真心地在做着，是本能使然。

奇怪的是，她是他认识的人中最彻底的无神论者之一，可能（这是他过去制造出来以解释她的一条理论，她在一些方面是如此透明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如此难以理解），可能她对自己说，既然我们是和一条正在下沉的船锁在了一起的、注定要灭亡的一个民族（她小时候最爱读的是赫胥黎^①和廷德尔^②的作品，他们都喜欢用这类航海方面的比喻），既然一切都是个拙劣的玩笑，那么让我们至少尽我们的一份责任，减轻我们狱友的痛苦（又是赫胥黎式的语言）；用鲜花和气垫装饰地牢；尽我们可能活得体面一些。那些凶恶的家伙，那些神明们，决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她的想法是，那些神明们尽管从不会放弃任何伤害、破坏、糟蹋人的生命的机会，然而只要你表现得像个有教养的贵妇淑女，它们就会锐气大减。她的这一心态是西尔维亚死后立刻出现的——那可怖的事件。眼见自己的亲姐妹被倒下的大树砸死（这都是贾斯廷·帕里的过错——都是因为他粗心大意），足以使人充满了对尘世的愤恨。克拉丽莎总这样说，那是一个行将步入生活的少女，姐妹中最有天分的一位。后来克拉丽莎可能不那么绝对了，她认为并没有神明，谁也不能怪，因此她逐渐形成了这种无神论者的为了善行而行善的信仰。

自然，她享受生活，过得非常快乐。她的天性就是享受快乐（虽然说，老天知道，她有自己含蓄克制的一面；就连他，他常常觉

① 赫胥黎(1825—1895)，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

② 廷德尔(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

得,在这么多年以后对克拉丽莎也只有个粗线条的了解)。总之,她现在没有怨气;没有好女人身上那种令人厌恶的道德感。她几乎什么都喜欢。如果你和她一起在海德公园散步,她一会儿赞美花坛中的郁金香,一会儿赞美童车里的小孩,一会儿会临时编出个可笑的小故事来。(如果她认为那对恋人不快活,她很可能会去和他们聊聊的。)她有非常强烈的喜剧感,可是需要有人,永远需要有人,才能发挥出来,其结果是,她把时间都浪费掉了,午宴、晚宴、自己无休止地举办宴会、说些毫无意义的废话、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使头脑迟钝、丧失分辨力。她会坐在餐桌的主人席上,费尽心机地和一个可能对达洛维有用的老朽周旋——他们认识全欧洲最令人生厌的人物——或者伊丽莎白走了进来,一切就都得围着她转。她在读中学,上次彼得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处于不爱开口的年龄,是个长着双圆眼睛、脸色苍白、沉默寡言、呆头呆脑的姑娘,一点也不像她母亲。她理所当然地接受一切,听任母亲婆婆妈妈地对她体贴入微,然后像个四岁的孩子,说一声,“我可以走了吗?”克拉丽莎于是解释道,她要去打曲棍球,口气中交织着喜悦和骄傲,这种感情似乎是达洛维本人在她身上激发起来的。现在伊丽莎白想来已经“正式”参加社交活动了,会把他看成是个老保守,笑话她母亲的朋友们。唉,随她去吧。彼得·沃尔什手里拿着帽子走出摄政公园时心里在想,人老了,所得到的补偿就是,激情依旧,但是获得了——终于获得了——能给生存增添至高的情趣的力量——把握住生存的体验、再依此慢慢加以品味的力量。

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是可怕的(他又把帽子戴上了),但是,现在他到了五十二岁的年纪,已经不再需要什么人了。生活本身,它的每一时刻、每一点滴、此时、此地、现在、在阳光下、在摄政公园、就足够了。实际上已经太多了。现在他既已获得了这个力量,要品味生活的全部情趣、吸取每一点滴的乐趣和体会每一层细微的含义,用一生的时间都嫌太短;而这两者都比过去要实在得多、个人

色彩要少得多。他以后再也不可能感受到克拉丽莎曾给予过他的那种痛苦了。他会一连几个小时(感谢上帝他可以说这种话而不会被人偷听到!),一连几个小时、几天都不会想起戴西。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他回忆起往昔的痛苦、折磨和惊人的激情而爱上了戴西?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要愉快得多——当然,实际情况是,现在是她爱上了他。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轮船真的启航时,他竟会感到极度的宽慰,只想一个人独处;在船舱里看见她对他献的小殷勤时——雪茄烟、便条、旅途上用的小毯子——竟感到很恼火。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会这样说;五十岁以后就不再需要什么人了;他不想继续对女人说她们很漂亮;大多数到了五十岁的男人,如果他们诚实的话,都会这样说的,彼得·沃尔什心里想。

但是这种令人惊奇的感情大发作——今天上午突如其来的泪流满面,是怎么回事呢?克拉丽莎会怎么想呢?想来会认为他是个傻瓜,而且还不是头一次这样想。根本上是由于嫉妒——彼得·沃尔什握着小折刀,伸直胳膊,琢磨着:嫉妒是人类惟一不会消失的感情。戴西在她最近的一封信里说她常和奥德少校见面;他知道这是故意说给他听的;是为了使他嫉妒;他能想像出她写信的时候皱着眉头的样子,一边琢磨写什么才能伤害他;然而这没有任何用处;他气极了!所有回英国来找律师这一通折腾并非为了和她结婚,而是为了防止她嫁给别人。折磨他的正是这一点,当他看到克拉丽莎是这样平静、这样冷漠、这样一心扑在她的裙衣啦什么的上面时,心里想到的也正是这一点;他意识到她本可以使他免受这一切折磨,意识到是她把他变成了这个样子——一个抽抽搭搭的老傻瓜。但是女人,他合起折刀,想道,不知道什么是激情。她们不知道激情对男人意味着什么。克拉丽莎冷如冰霜。她会坐在沙发上他的身边,让他握着她的手,给他一个吻——而他正站在十字路口。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一个虚弱、颤抖的声音，没有方向、没有活力、无始无终、不断地流淌出来，无力而尖细，没有任何为人所理解的意义，

依 恩 发 恩 嗦
弗 绥 突 因 鸣

分不出年龄和性别的声音，古老的泉水从地下喷出的声音；来自摄政公园地铁站对面一个高高的、颤抖着的朦胧的形象，如漏斗、如锈泵、如被风吹打得光秃秃片叶无存的树木，任凭风在它的枯枝间穿动唱着

依 恩 发 恩 嗦
弗 绥 突 因 鸣

树便在那永不止息的微风中摆动，发出吱嘎声和呜咽声。

经过了所有的时代——当人行道还是草地、还是沼泽的时候，经过了长牙野兽和猛犸象出没的时代，经过了万籁俱寂的日出的时代，那精疲力尽的女人——因为穿的是裙子，所以是一个女人——裸露着右手，左手紧贴在身旁，伫立着歌唱爱情——歌唱持续了百万年的爱情，战胜一切的爱情，她低声吟唱起她那死去已多少个世纪的情人，在几百万年前曾和她在五月里一起散步；但是她记得，随着长如夏日、只有火红的紫苑花在怒放的岁月消逝，他去了；巨大的死亡之镰横扫过高大的群山，当她终于将自己灰白、无比苍老的头放在已变成仅是一堆冰碴的大地上时，她恳求神明们在她身旁放上一束紫色的石楠花，放在她那领受最后的太阳的最后余辉的、温存的、在高岗之上的葬身之处。因为那时，宇宙壮丽的庆典将成为过去。

当这首古老的歌在摄政公园地铁站的对面流淌出来时，大地仍显得鲜花盛开、郁郁葱葱；虽然歌声来自这样野荒的出口，只不过是地上的一个洞，而且还泥泞非常，缠结着树根纤维和杂乱的草茎，然而那首古老的汨汨流淌的歌，渗透过无穷岁月交缠的根茎，渗透过枯骨和宝藏，形成涓涓细流，淌过人行道，沿着马里勒波恩街流向尤斯顿街，在肥沃大地上，留下一片湿痕。

脑中仍保存着在某个远古的五月，她和情人一起散步的记忆，这个一只手裸露着乞讨铜板、另一只手紧贴身旁的精疲力竭的老妇，这台锈泵，一千万年以后将仍然在那儿，回忆着她怎样曾经在五月里散步，而此时这里已成了汪洋大海。至于说她当时是和谁在一起散步已无关紧要——那是一个男人，啊，没错，一个爱过她的男人。但岁月的流逝已使那久远的五月的一天变得模糊不清了；那花瓣鲜艳的花朵罩上了一层银白的寒霜变成一片灰白；当她恳求他（正如她现在清晰地说出的那样）“用你那温柔的双眼热切地注视我的眼睛”时，她再也看不见，再也看不见褐色的眼睛，黑色的络腮胡或晒黑了的面孔，她看到的只是一个朦胧的轮廓，一个影子，她以一个高龄老者具有的小鸟般的清新，仍颤抖地唱着，“把你的手给我，让我将它轻轻握住”（彼得·沃尔什坐进出租车之前情不自禁地给了这可怜的老妇一枚硬币），“如果有人看见，那又有什么关系？”她问道；她的拳头紧贴在身旁，微笑着，把那一先令硬币放进了口袋，所有好奇的、盯着她看的眼睛似乎都被抹去了，过去的一代代人都消失了——人行道上挤满了熙来攘往的中产阶级——就像树叶，被踩在脚下，被那永恒的喷泉所浸泡、滋润、变成沃土——

依 恩 发 恩 嗦
弗 绥 突 因 鸣

“可怜的老太婆。”雷齐娅·沃伦·史密斯等着过马路时说。

啊，可怜的、不幸的老太婆！

如果是个雨夜呢？如果你的父亲，或者是某个在你日子过得好些的时候认识你的人恰好这时经过，看见你这副穷途末路的样子呢？她晚上在哪儿睡觉呢？

那摧不垮的一丝歌声欢乐地、几乎是轻快地像农舍烟囱里的炊烟盘旋着升向空中，袅袅地升离山毛榉树丛，化成一缕蓝烟从树端的叶片中飘散开来。“如果有人看见，那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雷齐娅已经一连多少个星期感到很不快活，她感到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有时几乎觉得在街上看到样子善良的好人就必须拦住他们，就为了对他们说“我很不快活”；而听到这个老妇人在大街上唱“如果有人看见，那又有什么关系？”使她突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要去见威廉·布拉德肖爵士；她觉得他的名字很好听；他会立刻把塞普蒂莫斯的病治好。后来过来了——一辆酿酒厂的马车，拉车的灰马的尾巴上沾着竖起的稻草茬；还有张贴报纸的牌子。感到不快活是蠢而又蠢的臆想。

于是他们，塞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夫妇，穿过了马路，到底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会吸引人们的注意，有什么东西会使过路人猜想，这是一个胸中载有世上最伟大的启示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世上最幸福同时又是最痛苦的人？也许他们比别人走得慢一些，男的步态里有着某种迟疑和拖沓，但是对于一个多年来从未在工作日的这个时刻到伦敦西区来的小职员，不断地抬头望天、东张西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波特兰街就仿佛是主人长期离家时他进入的一个房间，大吊灯挂在白色细亚麻布袋里，看管房屋的人拉起长遮帘的一角，让道道尘土飞扬的光束照在空落落的、样子古怪的扶手椅上，向游客讲述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多么美好，他看着桌子和椅子，心里想道，但同时又是多么奇怪。

从外表看来，他很有可能是个小职员，不过是比较高级的那种；因为他穿着棕色皮靴；他的手显示出他是受过教育的；他的侧

影也使人有同感——棱角分明、鼻子很大、聪明、敏感；可是嘴唇却不然，松垮垮的；而他的眼睛（眼睛一般都会如此），就是一般的眼睛而已；是淡褐色的大眼睛；因此总的来说他属于两可状态，既不是这类也不是那类，可能最后会在珀利拥有一所住宅和一辆汽车，但也可能终生租住在某条后街的公寓里；一个通过自学半受教育的人之一，所学的一切全是靠写信征求著名作家的意见后，从公共图书馆中借来图书，每天工作之后在晚间阅读而得。

至于说其他的经历，那些人们在卧室、办公室、在田间或伦敦街头散步时独自获得的经历，他都是有的；他从小就离开了家，是因为他的母亲，她欺骗了他；是因为他第五十次没有洗手就下楼来吃茶点；是因为他看不到一个诗人在斯特劳德有什么前途；因此，他对小妹妹说出了心腹话后就去了伦敦，留下了一封可笑的短信，就像伟人们写的，那种当以后他们奋斗的故事出名之后，世人都会去读的短信。

伦敦吞没了几百万个名叫史密斯的年轻人；对于父母为孩子取的、以求与众不同的像塞普蒂莫斯这样的异想天开的教名伦敦也视为十分平常。住在尤斯顿路岔出来的一条小街上，他有着许多经历，譬如两年时间一个人的脸就从红润、天真、椭圆形变成尖瘦、皱巴、充满敌意。但是对于这一切，即使是最富有观察力的朋友又能说些什么呢？也就是花匠在早晨打开温室的门，看到在一株植物上又开了一朵花时说的那样——开花了；是虚荣、雄心、理想、激情、孤独、勇气、懒散等普通的种子培育而成的；一切混杂在一起（在从尤斯顿路岔出来的一条小街上的一个房间里），使他畏缩，结巴，使他渴望提高自己，使他爱上了在滑铁卢路教莎士比亚的伊莎贝尔·波尔小姐。

难道他不像济慈^①吗？她问道；她考虑着如何能使他感受一

^① 济慈(1795—1821)，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

下《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以及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她借书给他看；给他写些零星的短信；在他心中点燃了他一生中只可能燃烧一次的烈火，没有热量，在波尔小姐周围闪烁出无限飘渺虚幻的金红色的火焰；《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滑铁卢路。他觉得她很美，相信她绝顶聪明；他梦见她，写诗献给她，她不理睬诗的主题，用红墨水笔改诗中的错误；一个夏天的傍晚，他看见她身穿绿色裙衣在一个广场上散步。如果花匠打开了门，他可能会说“开花了”；而如果他走进门来，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夜晚大约这个时候走进门来，就能看见他在写东西；看见他把写的东西撕掉；看见他在凌晨三点写完一篇杰作、跑出门外到街上踱来踱去，参观教堂，一天绝食一天狂饮，贪婪地读莎士比亚、达尔文、《文明史》以及萧伯纳。

出了什么事了，布鲁尔先生知道这一点；布鲁尔先生是西布利和阿罗史密斯公司的总管，这家公司从事拍卖、估价和房地产经营；出了什么事了，他心想；由于他对手下的年轻人有着父亲般的感情，而且对史密斯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预言他会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坐上里屋天窗下皮扶手椅这个位置，四周满是文件和契约箱，“如果他能保持健康，”布鲁尔先生说，而危险也正在这里——他看上去很虚弱；他建议他去踢足球，请他吃晚饭，准备考虑建议给他加薪，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把布鲁尔先生的许多打算都给抛在了一边，夺去了他手下最能干的年轻人。最后，欧战那阴险和无所不至的恶手砸碎了谷物女神的石膏像，在天竺葵的花圃里炸出了一个坑，彻底摧毁了布鲁尔先生在穆斯滩尔山宅子里的厨师的神经。

塞普蒂莫斯是首批自愿入伍的人之一。他去到法国，为了拯救一个几乎完全由莎士比亚的剧作和穿着绿色裙衣在一个广场上散步的伊莎贝尔·波尔构成的英国。在战壕中，布鲁尔先生建议他踢足球时所希望看到的变化立刻就出现了；他身上的男子汉气概发展了；他得到了提升；他不仅引起了他的名叫埃文思的长官的注

意,而且还赢得了他的好感。这情况活像两条狗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嬉戏;一只在玩一个纸团,吠叫着、撕咬着、不时地去挤挤老狗的耳朵;另一只则懒洋洋地躺在那儿,眨巴着眼睛看着炉火,抬抬爪子,转过头温和地嗥上两声。他们俩非在一起不可,分享一切,又打又吵。但是当埃文思(只见过他一次的雷齐娅把他称作是“文静的人”,他健壮,一头红发,在有女人的场合不流露感情),当埃文思在停战前夕在意大利牺牲时,塞普蒂莫斯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或者看到这是友谊的终结,反而为自己的无动于衷和理智态度感到庆幸。战争教育了他。战争是崇高的。他经历了一切:友谊、欧战、死亡、获得了提升、还不到三十岁、肯定能够活下去。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最后的一阵炮弹没有击中他。他漠然地看着它们爆炸。和平到来之时他在米兰,被分配住在一个旅店老板的家里,他们有个院子,桶子里种着鲜花,露天放着小桌子,这家的女儿们做着帽子。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感觉的能力,惊恐之情陡然袭上心头,就和老板的小女儿卢克雷齐娅订了婚。

因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埋葬了死者,而他却会突然感到晴天霹雳般的恐惧,特别是到了晚上。他失去了感觉的能力。当他打开意大利姑娘们坐在里面做帽子的那间房间的门时,他能够看见她们;能够听见她们;她们把金属线在小盘子里盛的彩色珠子间揉搓;她们把硬麻布制成的帽型转来转去;桌子上放满了羽毛、亮晶晶的金属饰片、丝绸、缎带、剪刀碰撞着桌子;但是他缺了点什么;他失去了感觉的能力。然而剪刀的碰撞声、姑娘们的笑声、帽子的制作保护了他;他确信自己是安全的;他有了避难之处。但是他不可能整晚都坐在那里。清早时分会有醒着的时刻。床在掉落下去;他在掉落下去。啊,要是能有剪刀、灯光和硬麻布帽型该有多好啊!他向卢克雷齐娅求婚,她是两姐妹中小的一个,快活,轻浮,长着艺术家式的纤纤细指,她常常会伸出手指说,“本事都在它们身上。”丝绸、羽毛、以及等 everything 被她的手

一摆弄都具有了生命。

“帽子是最要紧的，”当他们一起出去散步的时候她会说。她会仔细观察经过她身边的每一顶帽子；还有斗篷、裙衣和那女人的姿态如何。她既看不上马虎的穿着也看不上过分装束，但态度并不激烈，只是用手的不耐烦地动作表示出来，就像一个画家在把并无恶意的粗俗的赝品从面前赶开时所做的动作那样；然而她对把自己的那点行头穿着得蛮像样子的女店员会大度地、而又总是挑剔地表示赞许；或者会对一位正走下马车、身穿灰鼠皮衣、披着披肩、佩带着珍珠首饰的法国女士以行家的眼光满腔热情地大加赞扬。

“真美！”她会喃喃道，一面捅捅塞普蒂莫斯，好让他也看看。但是美和他隔着一层玻璃。就连美食（雷齐娅喜欢冰淇淋、巧克力、喜欢甜食）对他也没有什么滋味。他把杯子放在大理石的小桌子上。他看着外面的人们；他们看上去很幸福，聚集在街心又喊又笑，无缘无故地争争吵吵。但是他却尝不出滋味，失去了感觉的能力。他在茶室里，处在茶桌和叽叽呱呱聊天的侍者之中，一阵可怕的恐惧感突然攫住了他——他失去了感觉的能力。他能够思考；他能够阅读，例如他能很轻松地读但丁的作品（“塞普蒂莫斯，放下你的书，”雷齐娅说着轻轻地合上《地狱篇》），他能够计算清楚自己的账单；他的大脑十分健全完好；那么，他失去了感觉的能力——这必定是这个世界的过错了。

“英国人真不爱讲话，”雷齐娅说。她说她喜欢这一点。她尊敬这些英国人，想看看伦敦，看看英国的马匹和式样及裁制都很考究的服装，她还记得听到一个嫁到英国、定居在索霍区的姑姑说起过那儿的商店有多棒。

当他们乘火车离开纽黑文时，塞普蒂莫斯看着车窗外的英格兰，心里想道，有可能，有可能世界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

在办公室他们提升他到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上工作。他们为

他而感到骄傲；他曾获得过十字勋章。“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该由我们——”布鲁尔先生开始说道，但高兴得说不下去了。他们在离托特纳姆大院路不远处租下了一套极好的房子。

在这里他又一次打开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少年时对语言的陶醉之情——《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已荡然无存。莎士比亚是多么厌恶人类啊——穿衣服、生儿育女、口腹之肮脏！这一点现在已揭示在了塞普蒂莫斯的面前；这份信息被文字的优美所掩盖。一代人在伪装下传递给另一代人的信息是厌恶、仇恨、绝望。但丁是如此。埃斯库勒斯^①（翻译过来的版本）也是如此。雷齐娅坐在那里装饰帽子。她为费尔默太太的朋友装饰帽子；她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装饰帽子。他觉得她看上去苍白、神秘、像一朵淹没在水下的百合花。

“英国人真严肃，”她会说，一面伸出胳膊搂住塞普蒂莫斯，和他脸贴着脸。

对于莎士比亚，男女之爱是令人厌恶的。对于他，两性交媾早就肮脏的事。但是雷齐娅说她一定得要孩子。他们结婚已经五年了。

他们一同到伦敦塔^②去玩；去参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③；站在人群之中观看国王主持议会的开幕式。还有那些商店——帽子店，服装店，橱窗里展示着皮包的商店，她会站在橱窗外凝视这一切。但是她一定得要个儿子。

她说，她一定得要个像塞普蒂莫斯的儿子。可是没有人能够像塞普蒂莫斯；他是这样温柔、这样严肃、这样聪明。她问他，难道

① 埃斯库勒斯（公元前525—公元前465），古希腊戏剧家，希腊悲剧之父。

② 伦敦塔：英国皇家要塞和伦敦的标志。位于泰晤士河北岸，伦敦市东侧。曾长期被用作国家监狱。

③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伦敦，藏有英国重要装饰艺术品及英国水彩画和细密画、版画及素描。

她不能也读莎士比亚吗？莎士比亚是个很难读的作家吗？

一个人不能让孩子出生到这样一个世界上来。一个人不能让苦难永远延续下去，或去繁衍这种充满淫欲的动物，他们没有持久的感情，只有幻想和虚荣，将他们时而推转到这边，时而推转到那边。

他看着她剪裁、制作，就像一个人看着小鸟在草丛中蹦蹦跳跳，飞来飞去，连手指头都不敢动一动。因为事实是（就让她忽视这一点吧），人类既无善心，又无信念，也无宽容，有的只是能增加眼前快乐的东西。他们成群结队去猎食。他们一群群搜遍沙漠，尖叫着消失在荒野之中。他们抛弃死者。他们满脸怪相。就说在办公室里的那个布鲁尔，小胡子上了蜡，戴着珊瑚领带夹，穿着白套头内衣，有着令人愉快的感情——而内心完全是冰冷和漠然——他的天竺葵毁于战争——他的厨师神经被摧垮；或者那个叫阿米利亚什么的女人，准时在五点钟把一杯杯茶递给大家——这是个眼神风骚、态度轻蔑的小淫妇；而从那些衬衫的假前胸浆得笔挺的汤姆们和伯蒂们的身上，渗出浓浓的滴滴罪恶。这些人从未见过他在笔记本上画赤身裸体做着丑态的他们。在大街上，运货车发出隆隆的声响驶过他的身边；标语牌上张贴的是醒目的残酷事件；男人被困在矿井；女人被活活烧死；有一次，一队精神病患者被放出到托特纳姆大院路上锻炼或展示，好让老百姓取乐（他们高声大笑），他们点头傻笑着不紧不慢地走过他的身边，每个人都半带歉意而又半得意扬扬地将无望的悲苦加给人们。他会不会发疯呢？

喝午茶时雷齐娅告诉他费尔默太太的女儿要生孩子了。她可不能没有孩子就这么进入老年！她非常孤独，她非常不幸！婚后她第一次哭了。他远远地听到了她在抽泣；他听得真切并非常分明地注意到了她在抽泣；他将它比做活塞的重击声。但他什么也感觉不到。

他的妻子在哭泣，而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是每当她这样深深地、无声地、绝望地饮泣一次，他便向地狱又跌下了一步。

最后他终于作出了机械的、自己完全意识到是毫无诚意的夸张的动作，把头垂下埋在手巾中。现在他已经投降；现在别人必须来帮助他。必须去叫人来。他屈服了。

什么也无法将他唤起。雷齐娅把他扶上床去。她请来了一个医生——给费尔默太太看病的霍姆斯大夫。霍姆斯大夫给他做了检查，说塞普蒂默斯什么病也没有。啊，这下可放心了！雷齐娅想，这是个多么和蔼的人，多么善良的人啊！霍姆斯大夫说，当他自己心情这样的时候他就去音乐厅。他就和妻子一起休息一天，打打高尔夫球。为什么不试试在睡觉前把两片溴化剂溶在一杯水中服用呢？布鲁姆斯伯里区的这些老房子，霍姆斯大夫敲敲墙说，墙壁常常有非常讲究的嵌板，可是房东却愚蠢地用墙纸全给糊了起来。就在前不久，他到贝德福特广场去给一个叫什么什么爵士的病人看病——

看来没有任何借口了；什么毛病也没有，除了人性已判处他死刑的那份罪孽；那就是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埃文思牺牲时他毫不在乎；那是最大的罪过；但是所有其他的罪过都在清晨时分在床栏杆旁抬起头来，向着摊躺在那儿的躯体摇晃着手指，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意识到自己的堕落；他不爱妻子却和她结了婚；他对她撒了谎；他勾引了她；使伊莎贝尔·波尔小姐义愤填膺，他全身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罪恶堕落的疤痕，妇女在街上看到他就浑身发抖。人性对这样卑鄙可耻的人的判决是死刑。

霍姆斯大夫再度来给他看病。大夫个子高大，气色很好，一表人才。他轻轻掸了掸靴子，照了照镜子，说头疼、失眠、恐惧、多梦等都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神经性的症状。如果霍姆斯大夫发现自己的体重比一百六十磅哪怕低了半磅，也会在早餐时向妻子多要上一盘麦片粥。（雷齐娅将要学煮麦片粥。）但是，他继续说

道，健康主要是靠我们自己来控制。把自己投入对外界事物的兴趣之中；培养某种业余爱好。他翻开了莎士比亚——《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他把莎士比亚的书推到了一旁。某种业余爱好，霍姆斯大夫说，因为，他自己身体这么棒（他工作起来和伦敦任何一个男人一样卖力），难道不正是该归功于他总是能够把注意力从病人身上转移到古旧家具上去这个事实吗？哦，如果允许他冒昧地说上一句的话，沃伦·史密斯太太头上的这把小梳子是多么漂亮啊！

当这个该死的笨蛋再来给他看病时，塞普蒂莫斯拒绝见他。他真的拒绝见我？霍姆斯大夫说，一面令人愉快地微笑着。真的，他不得不友好地推开那娇小可爱的史密斯太太，才能走过她进入她丈夫的卧室。

“这么说你现在是吓坏了，”他在病人旁边坐下，令人愉快地说道。他还真对妻子说起要自杀，一个不错的姑娘，还是个外国人，不是吗？这难道不会使她觉得英国的丈夫们很古怪吗？难道一个人对妻子不应负有某种责任吗？去做点什么难道不比躺在床上更好些吗？因为他有着四十年的经验；塞普蒂莫斯可以相信霍姆斯大夫的话——他什么病也没有。下次霍姆斯大夫再来的时候，他希望看到史密斯已经下床，不要再让他的妻子，那位娇小可爱的夫人，为他担心。

总之，人性——这个有着血红色鼻孔的令人厌恶的畜生——是和他干上了。霍姆斯和他干上了。霍姆斯大夫每天几乎按时来给他看病。你一旦失足，塞普蒂莫斯在一张明信片的背面写道，人性就和你干上了。他们的惟一出路是逃跑，不能让霍姆斯知道；逃到意大利去——哪儿都行，哪儿都行，离霍姆斯大夫远远的。

但是雷齐娅无法理解他。霍姆斯大夫是个多么好心肠的人。他对塞普蒂莫斯是这样关心。他一心只想帮助他们，他说。他有四个年幼的孩子，而且他邀请她去吃午茶呢，她对塞普蒂莫斯说。

如此说来他被抛弃了，整个世界都在叫喊着：为了我们，杀死自己吧，杀死自己吧。可是他为什么应该为了他们而杀死自己呢？食物可口；太阳炎热；而杀死自己这种事，该怎么个干法呢，用餐刀，血流如注，太让人恶心了——凑在煤气管子上吸煤气吗？他太虚弱了，简直连手都抬不起来。再说，现在他既然已被谴责、被抛弃、孤独寂寞，和垂死的人一样孤独寂寞，便也从中获得了一种享受，这是充满了庄严崇高的孤独；一种有羁绊的人永远无法享有的自由。当然霍姆斯是胜利了；有着血红色鼻孔的畜生胜利了。但是即便是霍姆斯本人也无法伤害这个飘零天涯的最后的残存者，这个被抛弃的人；他回头凝视人间世界，他宛如一个躺在尘世之岸上的溺水死去的水手。

正是在这个时刻(雷齐娅出去购物了)他感悟到了那伟大的启示。从屏幕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埃文思在说话。死去的人和他在一起。

“埃文思，埃文思！”他喊道。

史密斯先生正在大声自言自语呢，女仆阿格尼丝对厨房里的费尔默太太说。她端着托盘进他房间时他在喊着“埃文思，埃文思”。她吓了一跳，真的吓了一跳。她赶忙蹿下楼来。

雷齐娅捧着花回来了，她穿过房间，把玫瑰花放进花瓶。阳光直射在花瓶上，

光点欢笑着，在室内四处跳动。

雷齐娅说她不得不从街上一个贫穷的男人那儿买下这些玫瑰。可是花都快干死了，她一面插着玫瑰花一面说。

这么说外而有一个男人；想来是埃文思；还有雷齐娅说已经快干死的玫瑰花，是他从希腊的田野里采摘来的。“交流就是健康；交流就是幸福，交流——”他咕哝道。

“你在说什么，塞普蒂莫斯？”雷齐娅问道，她吓坏了，因为他在自言自语。

她打发阿格尼丝跑去找霍姆斯大夫。她说她的丈夫疯了。几乎不认识她了。

“你这畜生！你这畜生！”塞普蒂莫斯看见人性，也就是霍姆斯大夫，走进房间时大声喊叫道。

“喂，又怎么啦？”霍姆斯大夫用最亲切的口气问道。“胡说一阵好吓唬你妻子吗？”不过他要给他吃点药让他睡觉。如果他们是有钱人的话，霍姆斯大夫带着讽刺的神情环顾着这个房间，他们要是不信任他尽可以去看哈利街^①上的医生；霍姆斯大夫说，样子可就不那么和蔼了。

时间是十二点整；根据大本钟是十二点，报时的钟声飘过伦敦城的北部；它和其他钟的报时声汇合，又轻飘飘地和云彩及缕缕烟雾混合，消失在天空飞翔的群群海鸥之间——钟敲十二点的时候克拉丽莎·达洛维正把她的绿裙衣放在床上，而沃伦·史密斯夫妇正沿着哈利街行走。十二点钟是他们约好的时间。雷齐娅想，也许门前停着灰汽车的房子就是威廉·布拉德肖爵士的住宅。沉闷的钟声在空气中消散。

果然不错——那是威廉·布拉德肖爵士的汽车；车身低、马力大、灰颜色，车门板上简洁地印着字母交织在一起的他的姓名的缩写，似乎他既然是神灵的助手，传播科学的教士，炫耀家世便是不恰当的；因为汽车是灰色的，为了和它那朴素庄重的颜色相般配，车内堆放着灰色毛皮和银灰色的小毯子，好在爵士夫人等待的时候为她保暖。因为威廉爵士常常会驱车到六十英里或更远的乡间去给有钱的病人看病，这些人付得起威廉爵士非常恰如其分地索取的高额诊疗费。爵士夫人膝上裹着毯子、背靠在座位上等上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有时脑子里想着病人，有时则情有可原地想着一堵金墙，在她等待的时候在一分钟一分钟地加高；这堵金墙在

① 哈利街：伦敦收费极高的私人医生聚集处。

他们俩和一切沧桑世事及焦虑不安(她曾勇敢地承受一切;他们有过艰苦的奋斗)之间不断升高,直到她感到自己牢固地置身于平静的海洋之上,那儿惟有香风吹拂;她受到人们的尊敬、赞美、嫉妒,几乎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尽管对自己身材肥胖感到遗憾;每星期四晚上为医界同行举行的盛大晚宴;偶尔主持义卖市场的开幕式;去向王室致意;唉,和丈夫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丈夫的工作越来越多;一个儿子在伊顿公学^①念书,成绩不错;她本来还想要个女儿;她兴趣很广泛;儿童福利;癫痫病人发病后的护理;还有摄影,这样当她等待丈夫的时候,如果看到有座教堂,或一座行将倒塌的教堂,她就会买通教堂司事,拿上钥匙进去照相,这些照片和职业摄影师的作品几乎不相上下。

威廉爵士本人年纪已经不轻了。他一直使劲工作;他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获得了今天的地位(他父亲是个店主);他热爱自己这一行;在各种庆祝活动上是个很好的傀儡人物,而且很有口才——到他被封为爵士时,他作出的上述努力已使他显得沉重、倦怠(川流而来的病人永无休止,职业的责任和特权又如此繁重艰巨),这倦怠的神情,加上他灰白的头发,使他的风度变得格外出众,并带给了他卓著的声誉(这在治疗神经性疾病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不仅有敏捷熟练的技术和几乎确切无误的诊断,而且还富有同情心;老练机智;了解人的灵魂。他们俩一走进房间他就明白了一切(他们的名字是沃伦·史密斯夫妇);他一看见那男的就确知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病例。他在两三分钟内就确定这是一个彻底崩溃的病人——身体和精神的彻底崩溃,所有的症状都说明已到了严重阶段(他在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记下了他们对他谨慎地低声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霍姆斯大夫给他看病有多久了?

① 伊顿公学;英国最著名私立学校之一。

六个星期了。

给开了一点溴化剂？说没有什么病？哦，是的（这些通看各科的开业医生！威廉爵士心里想。他一半的时间都得花在纠正他们愚蠢的错误上。有些还是无法弥补的错误）。

“你参加了大战，表现得很英勇，是不是？”

病人疑惑地重复了“战争”这个词。

他给词语加上了象征性的含义。一个严重的症状，应该记在卡片上。

“大战？”病人问道。是欧战——小学生用火药搞出来的那场闹剧吗？他在战争中表现得很英勇吗？他真的是忘记了。他失败之处正是大战本身。

“是的，他表现得非常英勇，”雷齐娅对医生肯定地说：“他得到了提升。”

“在办公室他们对你的评价很高吧？”威廉爵士低声道，一面扫了一眼布鲁尔先生写的那封充满表扬词句的信。“这样说来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情，没有经济上的忧虑，什么事情也没有吧？”

他犯了一件可怕的罪行，被人性判处了死刑。

“我——我，”他开始说道，“犯了罪——”

“他什么错事也没有做过，”雷齐娅明确地对医生说。如果史密斯先生能等一等的话，威廉爵士说，他想和史密斯太太在隔壁房间里谈一谈。她的丈夫病得很重，威廉爵士说道。他有没有威胁过说要自杀？

啊，说过的，她大声说道。可是他不是当真的，她说。当然不是。这只是个休息的问题，威廉爵士说；需要休息、休息、休息；长时间的卧床休息。乡下有个可爱的疗养院，他丈夫在那儿会得到很好的照料。离开她吗？她问。很遗憾，是的；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最爱的人对我们没有益处。可是他没有疯，对吧？威廉爵士说他从来不说“疯”这个字；他的说法是不具有均衡感。但是她

丈夫不喜欢医生。他会拒绝去疗养院。威廉爵士简短而和蔼地对她解释了她丈夫的状况。他威胁过说要自杀。没有其他的办法。这涉及法律问题。他会在乡间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卧床休息。护士们都是好样的。威廉爵士会一个星期去看他一次。如果沃伦·史密斯太太肯定没有别的问题要问的话——他从来不催病人——他们就回到她丈夫那儿去。她没有问题要问了——没有要问威廉爵士的问题了。

于是他们回到了坐在天窗下扶手椅中的塞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身旁，这个人类中最崇高的人；面对法官的罪犯；被放在高处示众的牺牲者；天涯漂泊人；淹死的水手；写下不朽颂歌的诗人；经历过生死的上帝。他眼睛盯在布拉德肖爵士夫人身穿朝服的相片上，嘴里喃喃说着有关美的启示。

“我们稍稍谈了一下。”威廉爵士说。

“他说你病得非常、非常厉害。”雷齐娅大声说。

“我们商量了，你应该去疗养院。”威廉爵士说。

“霍姆斯开的疗养院之一吗？”塞普蒂莫斯冷笑道。

这家伙给人一个很讨厌的印象。因为威廉爵士的父亲是个商人，他对教养和人的衣着具有天生的敬意，衣衫褴褛使他恼怒；但威廉爵士从来没有时间读书，所以在他内心深处嫉恨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走进他的诊室，示意医生不是受过教育的人，尽管干这一行需要不断紧张地使用一切最高的智力。

“是我的疗养院之一，沃伦·史密斯先生，”他说道，“在那里我们要教会你休息。”

只剩下一件事了。

他相信，沃伦·史密斯先生在没病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会使妻子害怕的人。可是他说过要自杀的。

“我们都有感到抑郁的时候。”威廉爵士说。

你一旦堕落，人性就和你干上了，塞普蒂莫斯再次对自己说。

霍姆斯和布拉德肖和你干上了。他们搜遍沙漠。他们尖叫着飞奔进荒野。他们使用拉肢刑架和拇指夹这种刑具。人性是无情的。

“他有的时候会突然冲动吗？”威廉爵士的铅笔停在粉红色的卡片上问道。

那是他自己的事，塞普蒂莫斯说。

“没有人只为自己活着。”威廉爵士说，一面瞄了一眼妻子穿朝服的相片。

“你面前还有辉煌的事业呢，”威廉爵士说。布鲁尔先生的信还在桌子上。“极其辉煌的事业。”

可是如果他把一切都坦白出来呢？如果他和人们交流呢？那他们，折磨他的人，会不会放过他呢？

“我——我——”他结巴着。

可是他究竟犯的是什麼罪呢？他记不起来了。

“说下去呀？”威廉爵士鼓励他。（可时间不早了。）

爱情，树木，没有犯罪——他想说的是什么？

他记不起来了。

“我——我——”塞普蒂莫斯结巴着。

“尽量少想你自己。”威廉爵士和蔼地说。说真的，他可不适于到处走动。

他们还有什么事情要问他吗？威廉爵士会安排好一切的（他低声对雷齐娅说），他会在当晚五六点钟之间通知她，他轻声说道。

“一切都交给我好了。”他说，然后就让他们离开了。

雷齐娅一生中还没有感到这样痛苦过，从来没有过！她来求助，却被抛弃了！他辜负了他们！威廉·布拉德肖爵士不是个好人。

他们离开他家来到马路上时塞普蒂莫斯说，光是养护那辆汽车肯定就得花挺大一笔钱。

她紧抱住他的手臂。他们被人抛弃了。

但是她还能奢望什么呢？

他给病人三刻钟的时间；如果在这门艰难费力的科学中——毕竟这是有关我们一无所知的事物，即神经系统、人的大脑——一个医生失去了均衡感，那么作为医生他就失败了。我们必须拥有健康；而健康就意味着均衡；因此当一个人走进你的房间，说他是耶稣基督（一种常见的错觉），并有基督的启示（他们大多有什么启示），而且威胁说要自杀（他们常这样说），你就要采取均衡术；命令他卧床休息；独自休养；安静加休息；不见朋友、不读书、不通信息；休息六个月；直到进院时体重一百零五磅的人出院时体重达到一百六十八磅为止。

均衡，神圣的均衡，这是威廉爵士的女神，来自他巡视医院、钓捕鲑鱼、布拉德肖夫人在哈利街生儿子等等的各种时刻。布拉德肖夫人自己也钓捕鲑鱼，她照出的相片和专业摄影师的作品简直没有什么区别。由于威廉爵士崇拜均衡，他不仅自己事业兴旺，而且还使英国兴旺起来。他把精神病人隔离开来，不许他们生育，惩治绝望情绪，使身心不健康的人无法宣传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具有他的均衡感为止——如果是男人，就要接受他的观点，如果是女子，就要接受布拉德肖夫人的观点（她刺绣、编织、每周七个晚上中有四个在家和儿子一起度过），因此不仅他的同行尊敬他，他的下属害怕他，就连病人的亲友也对他存有最强烈的感激之情，因为他坚持，这些预言世界末日或基督降临的、男男女女的基督式的预言家们都应如他所命令的那样卧床喝牛奶；威廉爵士以他三十年治疗这类疾病的经验，和他一贯正确的直觉，深知这类感觉就是精神失常；事实上，他具有均衡感。

但是均衡有一个姐妹，她不那么面露笑意，更令人生畏，这是一位女神，现在正在从事着——在印度的酷暑和沙洲中，在非洲的泥淖和沼泽中，在伦敦的贫民区中，总之，在一切社会风气或魔鬼

引诱人们背弃真正的信仰、也就是她自己的信仰的地方——正在从事着冲毁神龛、砸碎偶像、以自己严厉的面容取而代之的工作。她的名字叫皈依，她享用掉弱者的意志，专爱引人注目、强加于人、欣赏铭刻在公众脸上的自己的面容。在海德公园角她站在桶上说教；她把自己裹在白衣中，假扮成同胞之爱的使者，带着忏悔的神情走过工厂和议会；她表示愿意助人，但渴望得到的是权力；粗暴地打击排除持异议者或不满分子；她赐福于那些仰望着她，谦恭地从她的眼中获得自己光明的人们。这位女神（雷齐娅·沃伦·史密斯凭直觉推测）在威廉爵士的心中也有着自己的地位，尽管和她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掩盖在某种貌似可信的伪装之下；如某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爱情、责任、自我牺牲。他会怎样地拼命工作啊——如何辛苦地去筹集基金、宣传改革、创立机构！但是皈依，这位难以讨好的女神，更爱的是鲜血而不是砖头，并极其阴险地享用掉人的意志。比方说布拉德肖夫人。十五年前她就已屈服了。你指不出什么具体事例来；没有吵闹、没有发作；只是她的意志像浸透了水慢慢下沉，沉入到他的意志之中。她的微笑是甜美的，她的屈服是迅速的；哈利街宅子里八九道菜、款待十或十五位专家的晚宴进行得顺利而周到。只是当夜渐渐变深时，她稍稍有些沉闷、或者是不安，肌肉神经质地抽搐，说话时的迟疑踌躇和慌乱都表明，这可怜的女士在说谎——要相信这一点确实是痛苦的。想当年，她也曾自由地捕钓鲑鱼；而如今，为了迅速顾及那使她丈夫的眼睛放出油腻腻的光芒的对权利和统治的渴望，她束缚、挤压、克制、修剪自己，她退缩一旁，只能偷偷一看；因此，尽管她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使晚宴变得令人不快，并且引起她头昏脑涨的感觉（这也许可以归咎于专业性的谈话，或由于一个大医生过于劳累，布拉德肖夫人说过，一位大医生的生命“属于他的病人而不属于他自己”），反正晚宴是令人不快的；所以钟敲十下后，客人甚至是带着狂喜呼吸着哈利街上的空气的；然而他的病人却不能得到这种解

脱。

在那间墙上挂着画、放着贵重家具的灰色房间里，在毛玻璃的天窗下，病人们获知自己越界的程度；他们蜷缩在扶手椅中，看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用胳膊进行一种奇怪的练习：他突然伸出双臂，又陡地将它们收回臀部，以证明（如果病人固执的话）威廉爵士能控制自己的动作，而病人则不能。在那间屋子里，一些软弱的人挺不住，哭了起来，顺从了；另一些人则受到了天知道什么样狂烈的疯劲的鼓舞，当面骂威廉爵士是个该死的骗子；并且更为大不敬地质问起生活本身来，他们要求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威廉爵士回答说因为生活很美好。毫无疑问，对于布拉德肖夫人是这样，她那戴着装饰着鸵鸟毛的帽子的画像就挂在壁炉台的上方，至于说他的收入吗，一年有一万两千来英镑呢。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反驳道，生活可没有这么慷慨。他默认了。他们缺乏均衡感。也许，说到底，上帝并不存在？他耸了耸肩。总之，这活与不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可是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错了。威廉爵士在萨里有一个朋友，在那儿他们教授着一种威廉爵士坦白地承认是非常困难的艺术——具有均衡感。此外还有家人间的感情、荣誉、勇气、光辉的事业。威廉爵士是这一切的坚定卫士。如果这一切使他失望，他就不得不支持警察和社会的善心，在萨里，威廉爵士平静地说，这些力量会负责将主要因出身低贱而引起的反社会冲动压制住。然后那位女神会从她藏身之处悄悄出来，登上她的宝座，她的贪婪的欲望是镇压反对力量，在他人的祭坛上永不磨灭地烙上自己的形象。精疲力竭、无亲无故的人们，既无防备，又无保护，便接受了威廉爵士的强有力的意志。他猛扑上去；他贪婪吞噬。他把人关起来。正是这种决心和人性的结合才使他的受害者的亲属对他倍感亲切。

可是雷齐娅·沃伦·史密斯却在沿哈利街走去时高喊她不喜欢那个人。

哈利街的时钟在一点点地咬啮着这个六月天,把它切成条,割成片,分了再分,钟声在劝人顺从、维护权威、并齐声指出均衡感的无比优越,直到大量的报时声减弱到只有挂在牛津街一家商店上方的广告钟亲切而友好地宣告现在已是一点半了,仿佛对里格比和朗兹公司来说,能免费提供时间信息是件愉快的事。

抬头看去,似乎里格比和朗兹这两个姓中的每一个字母代表着一个时辰;人们会下意识地感谢他们提供为格林威治天文台认可的标准时;而这种感激(休·惠特布莱德在那个橱窗前闲逛时,心里就是这么捉摸来着)自然会用以后到里格比和朗兹公司去购买鞋或袜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就是这样琢磨的。这是他的习惯。他并不深入思考。他只是触及表面;已经死亡了的语言啦,正在使用着的语言啦,在君士坦丁堡、巴黎、罗马的生活啦;骑马、射击、打网球,这些他都曾经涉及过。心怀恶意的人声称他现在穿着短裤和长统丝袜在白金汉宫站岗,谁也不知道看守的是什么。但是他非常胜任这工作。五十五年来他一直在英国上流社会中活动。他认识几位首相。听说他们对他们感情很深。如果说他从未参加过当时的任何伟大运动或担任过要职的话,有一两件小改革却应记在他的功劳簿上;其中之一是改善庇护所;另一项是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女仆们有理由要感谢他;写署名信给《泰晤士报》来争取基金、呼吁公众保护环境、清除乱丢在公共场所的垃圾、减少吸烟、消灭公园中的不道德行为,等等,这些都使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一点半钟的报时钟声逐渐消失,这时他在橱窗前停留了片刻,带着挑剔和权威性的眼光看着里面的鞋袜。他一表人才,无懈可击;殷实富有,仿佛他从某个显赫的高处俯视世界,而且衣着打扮与之相称;但他意识到他因身份、财富、健康所需承担的义务,故即使在并非绝对必须的情况下也谨小慎微地注意小小的礼貌、老式的礼节,这些都使他的举止显得高贵,使人可以去模仿、并因此而记住他。比方说,他和认识了已经二十年的布鲁顿夫人一起吃午

餐时，决不会不带一束康乃馨花伸手献给她，并向布鲁顿夫人的秘书布拉什小姐问候她在南非的兄弟，尽管布拉什小姐缺乏任何女性的魅力，却不知为何对他的问候非常反感，只说“谢谢，他在南非过得很好。”而其实六年以来他一直在朴茨茅斯过得十分潦倒。

布鲁顿夫人本人更喜欢理查德·达洛维，他紧跟着也到了。其实他们俩是在门口碰上的。

布鲁顿夫人当然更喜欢理查德·达洛维。他是块好得多的材料。可是她不会允许他们贬低她可怜的休。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好心肠——他心肠确实是特别好——她记不得是在什么具体的场合下了，但是他确实是——心肠特别好。反正，两个男人之间的区别没有什么重要。她从来也看不出像克拉丽莎·达洛维那样，把人搞得体无完肤，然后又缝合起来，这种做法有什么意义；至少当你已经六十二岁的时候没有什么意义。她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严厉的微笑接过休的康乃馨。她是把他们骗到她这儿来帮她摆脱困境的——

“不过让我们先吃饭吧，”她说。

于是，戴着围裙和白帽子的女仆开始无声而优美地在弹簧门间进进出出，并不需要这些侍女，但她们是协助梅费尔地区的女主人在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惯常演出的神秘剧或大骗局的行家里手。那时，只要一挥手，一切往来交通都停止下来，代之以意味深长的幻想，首先是关于食物——不用花钱；然后餐桌上自动摆满了玻璃杯和银餐具，小垫子，红色水果图案的小碟子；薄薄地涂了一层奶油的棕色比目鱼；蒸锅里浮着鸡块；炉火熊熊，发出一般家庭中少见的斑斓色彩。在葡萄酒和咖啡（不用花钱）力量的作用之下，欢快的幻景浮现在沉思着的眼睛前；是温和地怀着推测的眼睛；是感到生活显得悦耳和神秘的眼睛；是现在燃起光芒亲切地观赏着被布鲁顿夫人（她的动作总是棱角分明的）放在了她的盘子旁边的红色康乃馨花之美的眼睛；休·惠特布莱德感到自己与整个宇宙和谐

融洽,同时对自己的地位具有完全的把握,于是放下叉子,说道,

“让花衬托在你衣服的花边上不是会非常可爱吗?”

布拉什小姐对他的放肆极其反感。她认为他是个教养极差的鄙俗之徒。她使布鲁顿夫人笑了起来。

布鲁顿夫人举起了康乃馨,僵直地捧着,和她背后的那幅画上的将军捧着纹章绶带的姿态差不多;她一动不动,呆住在那里。理查德·达洛维心中自问,她究竟是将军的曾孙女,还是玄孙女?罗德里克爵士,迈尔斯爵士,塔尔波特爵士——没错。真是奇怪,在那个家族里是女人把相貌的特征保留了下来。她本人就应该是龙骑兵的将军才是。而理查德会高高兴兴地在她手下服役;他对她有着最大的尊敬;他对出身名门生活富裕的老妇人怀有着罗曼蒂克的想法,并且,以他那平和的性格,很想把他认识的几个鲁莽的年轻人带来和她共进午餐;仿佛和蔼可亲、热衷喝茶的人能够培养出她这种类型的人似的。他了解她的故乡。他了解她的家人。她老家有一架葡萄,仍然在结果,不是洛夫莱斯^①就是赫里克^②——她自己从不读诗,不过传说就是这么说的——曾在那葡萄架下坐过。最好等一等再对他们提出那个使她不安的问题吧(是关于向公众提出呼吁的事,是否提,如果要提,该如何措辞等等),最好等到他们喝完咖啡以后,布鲁顿夫人心里想;于是她把康乃馨重又放回到了盘子旁边。

“克拉丽莎好吗?”她突然问道。

克拉丽莎总是说布鲁顿夫人不喜欢她。确实,布鲁顿夫人有这样的名声:她对政治的兴趣胜过对人的兴趣;她讲起话来像个男人;她曾染指八十年代的一个臭名昭著的阴谋,这个事件现在开始在回忆录中被提到。肯定无疑的是,她的客厅里有一个小凹室;凹

① 洛夫莱斯(1618—1658),英国诗人。

② 赫里克(1591—1634),英国诗人。

室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现已去世的将军塔尔波特·穆尔爵士的一张相片；就是在这里，当着布鲁顿夫人的面（那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晚上），在她知晓的情况下，也许还出了点主意，将军草拟了一份电报，在某个历史时刻命令英国军队向前挺进。（她保留下了那支笔，并向人们讲述这一事件。）正因为如此，在她漫不经心地说“克拉丽莎好吗？”时，丈夫们很难使妻子相信她对女人会真正关心，并且，无论他们对布鲁顿夫人如何忠心，也在暗自怀疑这一点；女人们总是碍丈夫的事，阻止他们接受海外的职务，会期只过了一半就不得不因她们得了流感而把她们带到海滨去疗养。虽然如此，女人们认为，“克拉丽莎好吗？”毫无疑问是来自一个对她们怀有良好祝愿的人的表示，来自一个几乎沉默无言的伙伴，她说的话（在一生中也许有六次）意味着她承认某种女性间的亲密情谊，它深于款待男人的午宴，把布鲁顿夫人和达洛维太太这两个很少见面、就是见了面也显得冷淡甚至怀有敌意的女人奇特地联结在了一起。

“今天早上我在公园碰见了克拉丽莎。”休·惠特布莱德说，一面埋头猛吃蒸锅里的鸡块；他急于小小地夸一下自己，因为他只要到伦敦来就会马上碰到所有的人；可是他真贪吃，米莉·布拉什心里想，是她认识的最贪吃的人之一；布拉什小姐以坚定不移的严正态度观察男人，能够保持不变的忠诚，特别是对自己同性别的人；虽然她自己皮肤坑洼不平，骨瘦如柴，全然没有女性的魅力。

“你知道谁现在在伦敦吗？”布鲁顿夫人突然想了起来。“我们的老朋友彼得·沃尔什。”

大家都微微一笑。彼得·沃尔什！米莉·布拉什心想，达洛维先生是真的高兴；而惠特布莱德先生只想着盘子里的鸡。

彼得·沃尔什！三个人——布鲁顿夫人、休·惠特布莱德和理查德·达洛维——全都想起了同一件事：彼得曾经怎样陷入热恋、遭到拒绝、远走印度、经历惨败、陷入困境；而理查德·达洛维还非常喜欢这个亲爱的老家伙。米莉·布拉什看出了这一点；她在他棕

色的眸子里看到了深情；看到他踌躇、思考，这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向来对达洛维先生很感兴趣，她心想，关于彼得·沃尔什，他在想些什么呢？

想的是，彼得·沃尔什曾经爱过克拉丽莎；他午饭后要直接回家去找克拉丽莎；他要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他爱她。是的，他要这样说。

米莉·布拉什一度曾几乎爱上这种沉默的时刻；而且达洛维先生总是这样可靠；还是这样一个谦谦君子。如今她已年届四十，布鲁顿夫人只要点一下头，或突然稍一回头，米莉·布拉什都能领会她的意思，无论她当时处于怎样沉思冥想的状态；这是生活无法欺骗的、未被腐蚀的心灵的超然的沉思，因为生活从未给予她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没有给她漂亮的髻发、笑容、嘴唇、面颊、鼻子；什么也没有给她；布鲁顿夫人只要点一下头，她就会指示珀金斯赶快上咖啡。

“是的，彼得·沃尔什回来了。”布鲁顿夫人说。这使大家都有那么点得意。他回来了，备受打击、一无所成地回到了他们安全的岸上。但是，他们想，他们帮不了他；他性格中有着某种缺陷。休·惠特布莱德说，当然他们可以向某某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想到可能要给政府机关的负责人们写信，提起“我的老朋友彼得·沃尔什，”等等，就做出一副悲哀而自负的样子皱起了眉头。但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会有什么长久的结果，因为彼得的性格的缘故。

“和一个女人有了什么麻烦。”布鲁顿夫人说。他们早已猜到这就是事情的关键。

“不过，”布鲁顿夫人急于摆脱这个话题，说道，“我们会从彼得本人嘴里听到全部情况的。”

（咖啡上得可真慢。）

“他的地址是什么？”休·惠特布莱德咕哝着问道；这立刻在日

复一日冲刷着布鲁顿夫人的灰衣仆人中激起了一阵涟漪，他们为她收领物品、拦截干扰、将他包围在一层精密的织物之中，能缓和震动、减轻打搅，在布鲁克街的宅子里铺开一张密网，一切东西各有所归，灰白头发的已在布鲁顿夫人身边干了三十年的珀金斯能马上准确地拣出所需之物。这时他写下了地址，交给了惠特布莱德先生，后者拿出笔记本，抬了抬眉毛，把地址夹在了最重要的文件中间，说他会让伊芙琳请他来吃午饭。

（仆人们等着惠特布莱德先生吃完后好上咖啡。）

休吃得真慢，布鲁顿夫人心里想。她注意到他发胖了。理查德总是保持着最佳状态。她开始感到不耐烦了；她的全部身心都在肯定地、无疑地、专横地把所有这些不必要的琐事推在一边，以倾注在占据了她注意力的那件事上，那件事不仅占据了她的注意力，而且占据了构成她灵魂的主宰的物质，即她身上最本质的部分，没有了这个，她米莉森特·布鲁顿就不成其为米莉森特·布鲁顿了；那件事就是计划把出身体面人家的男女青年移民到加拿大，并帮助他们确立良好的发展前景。她言过其实了。也许她失去了均衡感。对于别人来说，移民并不是明显的良药，也不是至高无上的设想。对于他们来说（对休、理查德、甚至对忠心耿耿的布拉什小姐来说都是如此）这也不能使被压制的自我中心思想得到释放，而像布鲁顿夫人这样一个健壮勇武，营养充足、出身名门、直率冲动、感情外露、缺乏内省（明朗而单纯——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明朗而单纯呢？她问道）的女人，却感到一旦青春过去，自我中心的思想就在她内心涌起，必须朝某个目标发泄——可能是移民，可能是解放；不论是什么，她的灵魂每天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分泌出精华，使其注定变得灿烂夺目、光华可鉴、半是镜子、半是宝石；时而小心藏起怕人嘲笑，时而又将其骄傲地展示。总之，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布鲁顿夫人的一部分。

但是她不得不写信。她常对布拉什小姐说，给《泰晤士报》写

一封信比组织一个到南非的远征队还要费劲(她在战时组织过)。在整个一上午的写了撕、撕了写的战斗以后,她常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无用,这是她在任何别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过的;这时她就会满怀感激地想到休·惠特布莱德,他拥有给《泰晤士报》写信的艺术——这是谁也无法怀疑的。

一个和自己的素质完全不同的人,对语言是如此精通,能按编辑之所好来措辞写文章;具有你无法简单称之为贪婪的热情。出于对男人和宇宙规律间神秘的谐和关系的敬重——女人没有此种谐和——布鲁顿夫人常常不急于对他们做出判断;他们知道如何措辞;理解别人的意思;因此如果理查德给她出主意,休给她写信,她就可以肯定多少会有几分道理。于是她让休吃他的蛋奶酥;问候可怜的伊芙琳;直等到他们吸烟的时候才说道,

“米莉,你去把信纸拿来好吗?”

于是布拉什小姐走了出去,然后回到房间里;把信纸放在桌子上;休拿出了他的钢笔;他的银钢笔,已经用了二十年了,他说,一面拧开了笔帽。这笔仍然完好无损;他拿去给制造厂家看过;他们说这笔没有任何磨损的理由;这多少要归功于休,以及他这支笔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查德·达洛维是这样认为的)。休开始认真地写下了花体大写字母,字母与字母的间隔处还带圈;他就这样奇迹般地把布鲁顿夫人紊乱的思绪变成了意义清楚、合乎语法的文字,布鲁顿夫人看着这奇迹般的变化,感到连《泰晤士报》的编辑对此也必定会尊敬的。休写得很慢。休很固执。理查德说人总得冒点险。休建议为了照顾人们的感情而写得和缓一些,当理查德笑他时,休尖刻地说,人们的感情“是必须考虑的,”并且念了他写的如下一段:“因此,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中那些过剩的青年……是我们对死者应尽的责任……”,理查德认为这都是些废话,当然写进去也没有什么坏处,休则继续起草信稿,按A B C D将崇高的思想一条条列出,一面掸掉落在背心上的

雪茄烟灰,并不时总结一下进展情况,最后终于写完信稿,念了一遍,布鲁顿夫人肯定这是一篇杰作。她自己的意思听起来会是那样的吗?

休不能保证编辑肯定会把信登出来;但是他将在午餐会上见到某位人物。

听到此话,很少有优雅之举的布鲁顿夫人把休给她的康乃馨花全都塞在衣服的胸口上,两只手向外一张,把他叫做“我的首相!”她真不知道没有他们俩她该怎么办。他们站起身来。理查德·达洛维一如既往,溜达过去看一眼将军的画像,因为他打算一有空就写布鲁顿夫人的家史。

米莉森特·布鲁顿对她的家族是非常自豪的。但是她看着画像,说,他们可以等一等,他们可以等一等;意思是说,她的家族成员都是文官武将,海军军官,是实干家,他们都已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理查德的第一职责是对国家的职责;不过那是一张杰出的脸,她说;所有的档案材料都准备好了,在奥尔特密克斯顿,到时候理查德要写就可以用;她是指等工党政府垮台以后。“啊,看看从印度来的消息吧!”她大声说道。

后来,当他们站在过厅里从孔雀石桌上的一个大钵中拿起黄手套时,休以完全没有必要的殷勤送给布拉什小姐一张没有人要的什么票,或这一类的小意思,布拉什小姐从心底里反感这些事,脸涨成了砖红色。理查德手里拿着帽子,转身对着布鲁顿夫人说道,

“今晚能在我们的晚宴上见到你吧?”听了这话,布鲁顿夫人恢复了被写信破坏了的尊贵风度。她可能来,也可能不来。克拉丽莎的精力真了不起。宴会真让布鲁顿夫人害怕。话又说回来,她越来越老了。她站在门口这样表示道;她站得笔直,优雅端庄;她的小狗平躺在她身后,布拉什小姐手里拿满了纸张文件退到了不显眼的地方。

布鲁顿夫人缓慢而端庄地走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躺在了沙发上，一只胳膊直伸着。她叹了口气，发出了鼾声，她并没有睡着，只觉得昏昏欲睡，昏昏欲睡，就像在这炎热的六月天在骄阳暴晒下的一块苜蓿地，无数蜜蜂在四周飞来飞去，还有黄蝴蝶。她总是回想起德文郡的那些田野，那时她骑着她的小马帕蒂，和兄弟莫蒂默及汤姆一起跃过溪流。还有那些狗；那些老鼠；她的父母坐在草坪的树阴下，茶具也摆在外面；还有种着大丽花、蜀葵、蒲苇的花坛；而他们这些小捣乱总是淘气不堪！偷偷从灌木丛里钻回来好不让人看见，衣服因为恶作剧而弄得又脏又乱。听听老保姆总是怎样唠叨她把衣服搞脏了啊！

啊呀，天哪，她想起来了一——现在是布鲁克街的星期三。那两个好心人理查德·达洛维和休·惠特布莱德在这个大热天穿过条条大街走了，街上的喧嚣声一直传到躺在沙发上的她的耳边。她有权势、地位、收入。她曾生活在她的时代的前列。她曾有过好朋友；结识过当年最有才干的男人。伦敦嗡嗡的市声不断向她涌来，放在沙发靠背上的手握在了一根想像中的、如她的祖先可能握过的那种官杖上，她昏昏欲睡地握着这官杖，仿佛统帅着部队向加拿大挺进，而那两个好心人正在伦敦穿街过巷，去到他们的领地，那片小地毯似的地方，梅费尔。

他们离她越来越远了，他们和她之间有一条细细的线连结着（因为他们和她一起吃了午饭），在他们穿过伦敦的时候，这条线会越来越拉越长，变得越来越细；似乎在一起吃过午饭后就有一条线把你的朋友和你的身体连结了起来，这条线（在她打瞌睡的时候）伴随着报时的钟声或教堂召集人们去做礼拜的钟声变得朦胧模糊了起来，就像一根蜘蛛丝落上了雨点，在重压下弯垂下去。她于是就这样睡着了。

正当茉莉森特·布鲁顿躺在沙发上，听任那条细线绷断，打起呼噜来的时候，理查德·达洛维和休·惠特布莱德却在管道街的拐

角处犹豫不决。街角处,两股从相反方向刮来的风在搏击。他们朝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他们并不想买东西或交谈,他们只想分手,仅仅因为两股从相反方向刮来的风在街角搏击,以及早晨与午后两股力量汇集成一个旋涡使体内的精力之潮水有所下降,他们才停下脚步。某家报纸的广告飞上了天空,一开始像只风筝,风度翩翩,后来停顿了一下,颤颤悠悠地扑了下来;一块女人的面纱挂在那儿。黄色的遮篷抖动着。车辆比上午减少了,常有单辆马车在半空的街道上毫不在意地嘎嘎驶过。在理查德·达洛维半心半意地想着的诺福克郡里,一股温暖的轻风把花瓣吹得合拢起来;搅起水面的涟漪;吹皱了开满鲜花的草地。晒干草的人在下了一上午活后,已在树篱下小睡休息过,这时拨开绿色的叶片和一丛丛颤动着的欧芹仰望天空,夏日那蔚蓝的、不变的、光辉的天空。

理查德意识到自己正在看着一只詹姆士一世时期^①的双柄银杯,而休·惠特布莱德以行家的姿态倨傲地欣赏着一条西班牙项链,他想去问一下价钱,也许伊芙琳会喜欢的——即便如此,理查德仍感到发木,既不能思考又不能移动。生活制造出了这些渣滓;橱窗里满是五颜六色的人造宝石,人们站在那儿往橱窗里看,像毫无生气的老人般拘谨,像僵化的老人般呆板。伊芙琳·惠特布莱德可能会想买这条西班牙项链——说不定她会。他可非得打哈欠不可了。休正在走进商店里去。

“你做得对!”理查德说着跟了进去。

老天知道他并不想和休一起去买项链。但是体内有着精力之潮水。早晨与午后相遇。像一叶脆弱的小舟在深深的、深深的洪流中浮沉,布鲁顿夫人的曾祖父和他的回忆录以及他在北美的战役都被吞没、沉到了水底。米莉森特·布鲁顿也一样。她也沉了

^① 指英王詹姆士一世统治的时期(1602—1625)、或泛指十七世纪早期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风格。

去。理查德根本不关心移民一事的结果；也根本不关心那封信，以及编辑是不是会把信登出来。那串项链伸展在休的令人称羡的手指之间。如果他非得买首饰不可，就让他送给一个姑娘吧——街上随便哪个姑娘，随便哪个都行。因为理查德确实强烈地感到这种生活——给伊芙琳买项链——是多么没有价值。如果他有个儿子，他会对他讲，工作，工作。可是他有了伊丽莎白；他非常爱他的伊丽莎白；

“我想见一见迪博内先生。”休用他那老于世故的口气简短地说。原来这位迪博内有惠特布莱德太太颈围的尺寸，或者说更为奇怪的是，他知道她对西班牙首饰的观点，以及她对这类首饰的拥有情况（休记不得了）。这一切在理查德·达洛维看来都非常怪。因为他从来不给克拉丽莎礼物，只有在两三年前给过她一只手镯，但很不成功。她从来没有戴过。一想起她从来没有戴过这手镯他心里就很难过。就像一根蜘蛛丝在飘来摆去后附着在了一片叶尖上，理查德的心灵从了无生气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这时集中在他的妻子克拉丽莎的身上，彼得·沃尔什曾这样热烈地爱过她；理查德眼前突然出现了她在吃午餐的景象；他自己和克拉丽莎的景象；他们共同生活的景象；他把一盘古旧的首饰拉到自己面前，一会儿拿起这枚胸针，一会儿又拿起那只戒指，“这个多少钱？”他问道，但是又怀疑自己的眼光。他希望能打开客厅的门，走进去时伸出的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一件给克拉丽莎的礼物。问题是什么礼物呢？但休又开始走动了。他真是自负得没法说。真是的，和这家店打了三十五年的交道了，他才不会让一个对生意一窍不通的毛孩子来敷衍搪塞他呢。看来迪博内不在，不到迪博内先生愿意呆在店里的时候他是什么东西也不会买的；那个小伙子听后脸涨得通红，对他端端正正地鞠了个躬。一切都非常得体。然而就是要他的命理查德也不会这样说的！他真不明白。

他们怎能容忍休那该死的傲慢态度。休正在变成一头令人无

法忍受的蠢驴。和他在一起理查德·达洛维顶多能忍受一个小时。理查德轻轻弹了一下圆顶硬礼帽算是告别，就在管道街口拐了弯，他急切地，是的，非常急切地要沿着连结他和克拉丽莎的那根蜘蛛丝走去；他要径直走到威斯敏斯特她的身边去。

可是他想要在走进家门时拿着什么东西。鲜花吗？好，鲜花，因为他对自己在黄金首饰方面的鉴赏力没有信心；随便多少枝花都可以，玫瑰、兰花，来庆祝不管你怎样考虑都比较重大的一件事；他们在午餐间谈起彼得·沃尔什时他对她的感情；而他们从来不谈起这种感情；很多年都没有谈过了；他手里紧握住他的红玫瑰和白玫瑰（用薄纱纸包着的——一大捧花），心里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误。最后变得说不出口了；不好意思说了，他想道，一面把找给他的一两个六便士硬币放进口袋，然后把那一大把鲜花捧在胸口向威斯敏斯特走去，去把鲜花献给她，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无论她对他会怎么想）“我爱你。”为什么不呢？想到战争，他觉得真是奇迹，成千上万个可怜的家伙年纪轻轻地就被堆在一起埋掉了，现在已大半被遗忘；他却在这里穿过伦敦，去向克拉丽莎直截了当地说他爱她，这真是奇迹。他想，他从来没有说出过这句话，部分是由于懒惰，部分是由于羞涩。而克拉丽莎——想像她是很困难的，除非在一些突然的时刻，比如在午宴时，他很清晰地看到了她；看到了他们的全部生活。他在路口停了下来；他反复说——由于他天性单纯，道德上未被腐化，由于他跋涉过、开过枪；他执拗顽强，支持被压迫者，在下议院中按天性行事；他保持了自己的单纯的本性而同时却变得沉默寡言，拘谨生硬——他反复说，他娶了克拉丽莎真是奇迹；一个奇迹——他想，他的生活就是个奇迹；犹豫着是否要过马路。但是看到五六岁的小家伙们独自穿过皮卡迪里时他愤怒极了。警察应该立刻让车辆停下来。他对伦敦的警察不抱任何幻想。实际上，他正在收集警察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证据；那些卖蔬菜水果的小贩，不允许他们把手推车停在街上；还有妓女，

上帝啊，过错不在她们身上，也不在年轻的嫖客身上，而在于我们可恶的社会制度，等等；当头发灰白、态度顽强、衣冠楚楚、干净利落的他穿过公园，要去告诉妻子他爱她时，他在考虑着这一切，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考虑这一切。

当他走进房间时，他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因为他想，永远不把自己的感情说出来简直太遗憾了，他一面想着一面穿过格林公园，并高兴地注意到，许多贫困的家庭全家人一起随意在树阴下或坐或躺；孩子们向上踢着腿，吮吸牛奶；到处扔着纸口袋，如果有人对此有意见，只要那些穿着制服的大胖先生中的一个去拣一下就行了；因为他认为，在夏季的月份里，每一个公园，每一个广场都应向儿童开放（公园里的草被照得时亮时暗，映出威斯敏斯特地区穷苦的母亲和她们在地上爬行的婴儿，仿佛有一盏黄色的灯在下面移动）。可是对于他能给女流浪者什么帮助，他就知道了；比如像那个可怜的女人，胳膊肘撑着躺在地上（好像她摆脱了一切的束缚，身子往地上一扑，来好奇地观察、大胆地推测、思考一切的因由；她说话无礼、冒失幽默）。理查德·达洛维像捧着件武器般捧着花走近那个女人，专心致志地从她面前走过；然而仍有瞬间在他们之间闪现了火花——她看到他那样子笑了起来，他也和气地微微一笑，心里思考着女流浪者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永远不会交谈。但是他要告诉克拉丽莎他爱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从前他曾经嫉妒过彼得·沃尔什；嫉妒他和克拉丽莎。但是她常常对他说，她没有嫁给彼得·沃尔什是对的；他了解克拉丽莎，所以知道她说的显然是真心话；她需要支持。这倒并不是因为她软弱；但是她需要支持。

至于说白金汉宫吗（像一个年老的歌剧女演员，穿一身白装面对观众），你不能否认它具有某种庄严气派，他这样想道，对于千百万人（有一小群人正等在门外看国王乘车出宫呢）它毕竟是个象征，尽管这很荒唐可笑，因此也不应鄙视它；一个小孩子用一盒积

木搭出的东西也会比它更好看,他想道;他看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碑(他还能记得女王戴着角质镜框的眼镜乘车穿过肯辛顿的情景),看着那白色的象征王权的宝球和慈母般富态的身体;他喜欢受霍萨^①后裔的统治;他喜欢延续性,以及将过去的传统传于后世之感。他所生活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真的,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个奇迹;在这一点上他可得明白;你看这是他,正当壮年,现在正在走向威斯敏斯特的家中,去告诉克拉丽莎他爱她。他想,这就是幸福。

就是幸福,他说着走进了教长广场。大本钟开始报时了,先是悠扬的预报音乐,然后是一往无前的报时钟声。他走近家门时心里在想,午宴浪费掉了整个下午的时间。

大本钟的钟声涌进了克拉丽莎的客厅,她心里十分恼火地坐在客厅写字台旁;很担心,很恼火。确实,她没有邀请埃利·亨德森参加她的晚宴;她是故意没有请她。现在玛沙姆太太却写信说“她告诉了埃利·亨德森,她想请求克拉丽莎——埃利非常希望能够参加。”

可是她为什么该把伦敦所有的没意思的女人都请来参加她的晚宴呢?为什么玛沙姆太太要干涉她的事?还有伊丽莎白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和多丽斯·基尔曼一起关在房间里。她简直想不出比这更让人恶心的事了。在这样的时刻和那样一个女人一起祈祷!大本钟那令人伤感的声波涌满了屋子,渐渐退去,又重新聚集起来再次涌入。这时,她心烦意乱地听到了什么东西窸窣刮擦门的声音。这个时候会是谁呢?三点钟了,老天爷!已经三点了!因为大本钟这时以其压倒一切的力量直截了当地、极端威严地敲了三下;她什么别的声音也没有听见;但是门把手转动了,理查德走了

^① 霍萨(?—约455),和亨吉斯特(?—约488)是弟兄,相传为第一批迁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袖,建立了肯特王国。肯特的历代国王都是他们的后裔。

进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理查德走了进来，把捧着的鲜花伸向她。她曾经使他失望过，一次是在君士坦丁堡；据说布鲁顿夫人的午宴非常有意思，但是没有请她。他把鲜花伸向她——玫瑰花，红色和白色的玫瑰花。（但是他仍无法使自己说他爱她；无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啊，多漂亮，她说接着接过了花。她明白；他不用说她也明白；他的克拉丽莎。她把花放在壁炉台上的花瓶里。她说，多么好看呀！午宴有意思吗，她问道？布鲁顿夫人问候她了吗？彼得·沃尔什回来了。玛沙姆太太来信了。她非得请埃利·亨德森不可吗？那个女人基尔曼在楼上。

“让我们一起坐上五分钟吧。”理查德说。

房间看上去空落落的。所有的椅子都靠墙放着。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呀？啊，是为了准备晚宴；不，他没有忘记那晚宴。彼得·沃尔什回来了。啊，是的；他已经来过了。他打算离婚；他爱上了那边的一个女人了。他一点也没有变。她就在那儿，缝补她的裙衣。……

“心里想着伯顿。”她说。

“休也去参加午宴了。”理查德说。她也遇见他了！咳，他变得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给伊芙琳买什么项链；越来越胖；让人无法忍受的蠢驴。

“当时我突然想到，‘我差点和你结了婚，’”她说，一面心里想着彼得戴着他的小蝴蝶领结坐在那儿的情形；还拿着那把折刀，不断打开、关上。“你知道，他向来就是这样。”

理查德说，他们在午餐时谈起了他。（可是他无法对她说他爱她。他握着她的手，心里想，这样很幸福。）他们替米莉森特·布鲁顿写了一封给《泰晤士报》的信。休也只适于干这种事。

“我们那亲爱的基尔曼小姐呢？”他问道。克拉丽莎觉得玫瑰花美极了；起初簇拢在一起；现在自己分散开了。

“基尔曼在我们刚吃完饭的时候就来了，”她说道。“伊丽莎白看见她脸就红了。她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来她们在祈祷吧。”

上帝！他可不喜欢这事；不过如果你随它去，这种事就会过去的。

“她穿着防水布外衣拿着雨伞。”克拉丽莎说。

他没有说“我爱你”；但是他握着她的手。幸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想道。

“可是我为什么该把伦敦所有没意思的女人都请来参加我的晚宴呢？”克拉丽莎说。而且如果玛沙姆太太开宴会的话，不是由她邀请自己的客人吗？

“可怜的埃利·亨德森。”理查德说道——他想，克拉丽莎竟然如此在乎她的宴会，真是奇怪。

但是理查德根本不知道房间应该布置成什么样子。然而——他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如果她老为这些宴会烦恼担心的话，他就不让她举行了。她是不是希望当年嫁给了彼得？不过他得走了。

他得走了，他说着站了起来。可是他在那里站了一刻，好像要说什么；她心里琢磨，他要说的是什么呢？为什么？那儿有那些玫瑰花。

“是哪个委员会开会的事吗？”他开门时她问道。

“关于亚美尼亚人，”他说；也许是“阿尔巴尼亚人”。

人都有一份尊严；一份孤独；即使在夫妻之间也有一道鸿沟；这是你必需尊重的，克拉丽莎看着他开门时想道；因为你自己不愿放弃它，也不愿违背丈夫的意志去夺取它，否则就会失去你的独立，你的自尊——毕竟这是无价之宝。

他拿着一个枕头一床被子回到了房间里。

“午餐后要彻底休息一个小时。”他说。然后就离开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会不断地说“午餐后要彻底休息一个

小时”直到末日为止，就因为有个医生曾经这样要求过。他就是这样会一丝不苟地按医生说的去做；这是他可爱的、非凡的、淳朴的一个部分，谁也不会可爱、淳朴到这个程度；这使他去干要干的事情，而她和彼得却把时间浪费在小事的争吵上。理查德把她在沙发上安顿好，让她欣赏他的玫瑰花后，现在已经走在去下议院的半路上了，要去讨论他的亚美尼亚人，讨论他的阿尔巴尼亚人。大家会说，“克拉丽莎·达洛维给惯坏了。”她对她的玫瑰花要比对亚美尼亚人关心得多。他们是暴行和非正义行为的受害者，被驱赶得无处容身、被残害、饥寒交迫（她曾听到理查德一再这样讲）——而她对阿尔巴尼亚人感觉不到任何同情——也可能是亚美尼亚人吧？但是她爱玫瑰花（这对亚美尼亚人没有好处吗？）——这是她能忍心看到被从枝上剪下来的惟一朵的花。但理查德已经到了下议院了；他已替她解决了所有的困难，现在在开他的委员会了。不过不对，哎呀，不是这样。他没有明白她不愿请埃利·亨德森的原因。当然，他希望请她，她会这样去做的。既然他已经把枕头拿来了，她就躺一会儿吧。……可是——可是——她为什么突然无缘无故地感到这么悲伤呢？她像个把一粒珍珠或钻石掉在了草丛里的人，小心地拨开这边那边的高高的草叶，这里那里到处寻找也找不着，最后终于在一些草根中发现了；她就是这样一桩一桩事情回想着；不，不是由于莎利·西顿说过，理查德有个二流的脑子，所以永远不可能进入内阁（她想起了这话）；不，她并不介意这一点；和伊丽莎白及多丽斯·基尔曼也没有关系；那些都是现实的存在。她有的是一种感觉，某种不快的感觉，也许是今天早些时候开始的；是彼得说的什么话引起的，加上她自己在卧室脱帽子时感到的沮丧情绪；理查德的话更加深了这种感觉，可是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那儿是他给她的玫瑰花。她的晚宴！对了！她的晚宴！因为她的晚宴，他们两个人都很不公平地批评了她，很不公正地嘲笑了她。对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她应怎样为自己辩护呢？现在找到了原因，她觉得非常快活。他们认为，至少彼得认为，她就爱强加于人；喜欢身边总有名人拥着她；大人物；一句话，她干脆就是个势利之辈。咳，彼得可能这样想。理查德则仅仅认为，她明知热闹激动对她的心脏不好，还那么喜欢热闹激动，实在很愚蠢。他认为她这样太幼稚了。可他们俩都想错了。她热爱的仅仅是生活本身。

“就是为了这我才举行晚宴的。”她向生活大声说道。

由于她躺在沙发上，独自幽居，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她如此明显地感觉到的这个东西变成了具体的存在物；大街上明快的声音是他身披的袍子，带着灼热的气息沙沙地吹动着窗帘。但是假如彼得对她说，“是的，是的，可是你的那些宴会——你那些宴会有什么意义？”她只能说（而且不能指望任何人会明白）：这是一种奉献；这话听起来非常含糊。但是彼得有什么资格把生活说成是一帆风顺的？——这样一个总在恋爱、总爱错人的彼得？你的爱是什么？她可以这样问他。她知道他的答案；爱如何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女人会理解它。很好。但是有哪个男人能理解她的意思呢，理解她对生活的看法？她无法想像彼得或理查德会毫无原因地去不辞辛劳地举办宴会。

但是，在人们所说的这一切的下面（这些判断是多么肤浅、多么支离破碎啊！），在她自己心里想得更深一点，这个她叫做生活的东西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啊，真是奇怪得很。某某在南肯辛顿；某人在贝斯沃特；而另一个人比方说在梅费尔。她不断感到他们的存在；感到这是多么无谓的浪费；她感到多么可惜啊；她感到要是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有多好；因此她就这样做了。这是一种奉献；去联合，去创造；但，是给谁的奉献呢？

也许，是为了奉献而作出的奉献。总之，这是她的馈赠。她没有任何别的有什么重要意义的东西了；她不会思考、写作、甚至连弹钢琴都不会。她分不清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爱好成功；憎恨

困苦；必需要人喜欢她；尽说毫无意义的废话：直到今天，如果问她赤道是什么她都不知道。

虽然如此，日子还是一天接着一天到来；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她在早上醒来：看到天空；到公园散步；遇见休·惠特布莱德；然后彼得突然走了进来；然后是这些玫瑰花；这就足够了。在这之后，死亡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一切必须结束；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她曾多么热爱这一切；每一个时刻都是如何……

门开了。伊丽莎白知道母亲在休息。她悄悄地走了进来，一动不动地站着。是不是一百年前有个蒙古人在船只失事后落到了诺福克郡的海岸上（如希尔伯里太太所说的那样），也许和达洛维家的女人有了瓜葛？因为达洛维家的人一般说来是金发碧眼；而伊丽莎白则相反，黑头发；苍白的脸上长了一双中国人式的眼睛；有股东方的神秘色彩；温柔、体贴、沉静。小的时候她非常有幽默感；但现在十七岁时却变得十分严肃，克拉丽莎怎么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像一棵被绿油油的叶子覆盖着的风信子，花苞染上淡淡一层颜色，一棵没有沐浴到阳光的风信子。

她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母亲；但门是半开着的，克拉丽莎知道门外是基尔曼小姐；穿着防水布外衣的基尔曼小姐，在听她们说话。

是的，基尔曼小姐站在楼梯平台上，是穿着一件防水布外衣；但她穿这种衣服是有道理的。首先，它便宜；其次，她已经过了四十岁了；毕竟不是为取悦于人而穿戴。再说她很穷；穷到了卑微的地步。不然她不会给达洛维家这样的人干活；不会给有钱人干活；他们喜欢表现出慈悲的样子。说句公道话，达洛维先生对她一直很和善。可是达洛维夫人就不是。她仅仅是出于恩赐而已，她来自最无价值的一个阶级——有钱阶级，只有一点肤浅的文化教养。他们家里到处是昂贵的东西；油画、地毯、大批的仆人。她认为达

洛维家的人为她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她应该得到的。

她受骗了。是的,这样说不是夸张,因为毫无疑问,一个女孩子应该有权利享受某种幸福吧?而她又穷又笨手笨脚的,从来没有得到过幸福。再加上她刚有可能在多尔贝小姐的学校里得到机会发展的时候,战争爆发了;在自己的看法问题上她又不会说假话。多尔贝小姐认为,基尔曼小姐如果和在德国人问题上与她看法一致的人在一起,会快活一些。她不得不离开学校。确实,她的家庭有德国血统;十八世纪时他们的姓的拼法是“Kiehlman”而不是“Kilman”;可是她的兄弟是在战场上牺牲的。学校开除了她,因为她有德国朋友,她生命中惟一的幸福日子是在德国度过的,她不肯假称德国人都是坏人!而且,她毕竟能够读历史书。她只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达洛维先生是她在给公会干活时遇到她的。他让她教自己的女儿历史(他真是一片好心)。另外她还教些夜校函授之类的课。后来上帝给她显灵了(说到这一点时她总是低下头去)。她是在两年零三个月前看到圣光的。现在她不再嫉妒像克拉丽莎·达洛维这样的女人了;她对她们只有怜悯。

当她站在柔软的地毯上,看着一幅刻着一个戴皮手筒的小姑娘的旧雕版画时,她打心底里怜悯和鄙视她们。像这样处处奢侈的生活,还怎能希望情况会变得好些呢?伊丽莎白说“我妈妈在休息,”——她不该躺在沙发上,而该在工厂干活,或者站柜台,达洛维夫人和所有那些高贵的女士们都应该干这些!

满腔愤怒和不满的基尔曼小姐于两年零三个月前走进了一座教堂。她听了爱德华·惠特克牧师布道;听了唱诗班男孩唱赞美诗;看到了圣光降临。究竟是由于音乐,还是由于说话的声音(她自己在晚上独处时常常拉小提琴解闷;但她拉出来的琴声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她没有乐感),当她坐在教堂里的时候,原来在她心中翻腾涌动的愤怒的感情逐渐平息了下来,她泪下如雨,到肯辛顿惠特克先生的私宅去拜访了他。他说,这是上帝所为。主给她指出

了道路。因此，现在每当她内心翻腾起痛苦愤怒的感情——像这种对达洛维夫人的憎恨、这种对世界的怨恨——时，她就想起上帝。她就想起惠特克先生。于是平静就取代了怒气。一种愉悦的感觉充溢在血管之中，她微张着嘴唇，身穿防水布外衣令人生畏地站在楼梯平台上，以安详中带着坚定和险恶的眼光看着和女儿一起走出来的达洛维夫人。

伊丽莎白说她忘了拿手套了。其实是因为基尔曼小姐和她母亲互相憎恶对方。她无法忍受看到她们在一起。她跑上楼去找手套去了。

但是基尔曼小姐并不恨达洛维夫人。她把她那大大的醋栗色的眼睛转向克拉丽莎，观察她粉红色的小脸蛋，她娇柔的身体，她那鲜亮的上流社会的做派，基尔曼小姐的感觉是，傻瓜！笨蛋！你这个既未经历过悲伤又未享受过快乐的人；你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在她的身上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要征服她；要揭露她。如果她能打倒她，就会感到轻松些。但她希望征服的不是她的身体；而是她的灵魂和其假象；要克拉丽莎感觉到她对她的控制。要是她能够让她哭、让她毁灭、羞辱她、使她跪在地上喊叫：你是对的！那该多棒。但这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她基尔曼小姐的旨意。这应是宗教的胜利。于是她瞪着眼；于是她怒目而视。

克拉丽莎真的感到震惊了。这居然是个基督徒——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把她的女儿抢走了！她能与冥冥中的神灵相通！她笨重、丑陋、平庸、既不亲切和蔼，又不宽厚仁慈，却了解生活的意义！

“你带伊丽莎白去商店吗？”达洛维夫人问。

基尔曼小姐说是的。她们站在那里。基尔曼小姐不打算讨人喜欢。她向来都是靠自己干活挣钱。她在现代史方面的知识掌握得极其透彻。她的收入微薄，但还为自己信仰的事业拿出一定的数目来；而这个女人却不做任何贡献，没有任何信仰；把女儿教养

得——这时伊丽莎白来了，气喘吁吁的，那个漂亮姑娘。

这么说她们要去商店。真是很怪，当基尔曼小姐站在那儿时（她确实站立在那里，带着身披铠甲准备进行一场原始战争的史前怪物的力量和沉默），克拉丽莎对她的想法随着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而减少，憎恨的心情（是对思想而不是对人的憎恨）消失了，基尔曼失去了她的恶毒、她的块头，随着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而还原了基尔曼的本来面目，身穿防水布外衣；对她，老天知道，克拉丽莎是很愿意帮一把的。

看到这个怪物在逐渐缩小，克拉丽莎大声笑了起来。她大声笑着说再见。

她们，基尔曼小姐和伊丽莎白，一起走下楼去。

克拉丽莎感到一阵突然的冲动，一阵剧烈的痛苦，因为这个女人把她的女儿抢走了；她把身体探出楼梯栏杆喊道，“记着宴会！记着咱们今晚的宴会！”

但是伊丽莎白已经打开了前门；一辆货车正从门口开过；她没有回答。

爱情和宗教！克拉丽莎心里想着走回客厅，浑身颤抖着。这两者是多么可憎、多么可憎啊！现在基尔曼小姐的身体已不在她眼前，但这念头却压倒了她。她看到她们这样的人笨拙、激烈、专横、虚伪、偷听、嫉妒、极其残酷、肆无忌惮、穿着防水布外衣、站在楼梯平台上，真是世上最残酷的事了；爱情和宗教。她自己曾经想去改变过任何人的信仰吗？难道她不是希望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吗？她向窗外看去，看见对面的那个老太太正在上楼。如果她要上楼就让她上吧；让她停下；然后让她像克拉丽莎常常看见的那样走进卧室，拉开窗帘，然后再一次隐没不见。不知为何你会对那老太太的举止油然而敬——她看着窗外，完全没

有意识到有人在看她。这景象有着某种庄严的成分——但是爱情和宗教会毁灭那灵魂的私密，不管这私密是什么。那可恶的基尔曼会毁灭它。但这个景象却使克拉丽莎直想哭。

爱情也具毁灭性。毁灭一切美好的、一切真实的东西。拿彼得·沃尔什来说吧。那是一个聪明、可爱的男人，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你想知道，比方说，关于教皇、或者艾迪生的事，或者只想瞎扯一通，如某些人是怎样的人啦、某些事意味着什么啦，彼得比谁知道得都多。是彼得帮助过她；是彼得借书给她。但是看看他爱上的女人吧——庸俗、轻浮、平常。想一想在恋爱时的彼得吧——这么多年后来看她，可他尽谈些什么呢？他自己。可怕的激情！她想道。使人卑微的激情！她想道，同时她想到了基尔曼和她的伊丽莎白正走在去陆海军商店的路上。

大本钟敲响了报半时的钟声。

多么非同寻常啊，是的，多么奇怪、多么感人，看到那位老太太（她们做邻居已经不知多少年了）离开窗口，仿佛她和那钟声、那条纽带是维系在一起的，钟体虽然巨大，却和她有着某种关系。钟声如手指般向下伸去、伸去、伸入到平常事物之中，使这个时刻具有了庄严性。克拉丽莎想像着，钟声迫使老人移动、行走——但是走到那儿去呢？她转过身去消失掉的时候，克拉丽莎的目光试图跟踪她，还能隐约看见她的白帽子在卧室的后部移动。她仍在那儿，在房间的另一头走来走去。那就是奇迹，那就是神秘之所在，她指的是那个老太太，她仍能看得见她从五屉柜向梳妆台走去；既如此，克拉丽莎想，为什么还要什么宗教信条、祈祷和防水布外衣呢？她仍能看得见她。基尔曼可以说她已经解开了那至高无上的奥秘，或者彼得可以说他已经解开了这奥秘，但是克拉丽莎根本不相信他们知道如何解开它，因为这至高无上的奥秘其实是十分简单的：这儿是一间屋子；那儿是另一间。宗教解开它了吗？爱情解开它了吗？

爱情——但正在这时，另外那只钟，那只永远在大本钟敲过两分钟后才衣兜里装满零七八碎姗姗来迟的钟也敲响了起来，它把零碎往地上一倒，仿佛表示，大本钟以其威严如此庄重、如此公正地制订法律固然是好，但是她可还得记住各式各样的琐碎事情——玛沙姆太太、埃利·亨德森、放冰块玻璃杯等等——大本钟威严的钟声如同平展在海面上的一条金子，紧随其后，各式各样的小东西如同波浪般拍打着、跳跃着滚滚涌来。玛沙姆太太、埃利·亨德森、放冰块的玻璃杯。她现在必须马上去打电话了。

那只慢钟衣兜里装满小零碎跟在大本钟之后滔滔不断地、乱哄哄地敲响着。钟声在马车的袭击、货车的野蛮、急匆匆前行的无数生硬的男人和招摇过市的女人、办公楼和医院的穹隆和尖顶的冲击下被击碎了，衣兜里装满了小零碎的慢钟最后的余音似乎像一道精疲力竭的波浪溅出的浪花，拍打在基尔曼小姐的身上，这时她在街头一动不动地站立了片刻，低声喃喃道“是肉体的问题。”

她必需控制的正是肉体。克拉丽莎·达洛维侮辱了她。那是她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她并没有获得胜利；她未能掌握自己的肉体。她丑陋、笨拙，克拉丽莎·达洛维因此而嘲笑她；从而重又激起了她肉体的欲望，因为在克拉丽莎身边她很不愿意自己是这副模样。她也不像克拉丽莎那样会说话。可是她为什么要希望自己像她呢？为什么？她从心底里蔑视达洛维夫人。她不严肃。她不是个好人。她的生活是由一连串的虚荣和欺骗构成。然而多丽斯·基尔曼却被她压倒了。事实上，当克拉丽莎·达洛维嘲笑她的时候，她差点大哭起来。“是肉体的问题，是肉体的问题。”她喃喃道（大声自言自语是她的习惯），她沿维多利亚街走去，一面竭力想压下这骚动痛苦的感情。她向上帝祈祷。她长得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她买不起漂亮衣服。克拉丽莎嘲笑了她——在走到邮筒那地方以前，她还是把心思集中在别的事情上吧。不管怎么说，她得到了伊丽莎白。但是在走到邮筒之前她要想些别的事情；她要

想一想俄罗斯。

她自言自语道，能够像惠特克先生对她说过的那样，在乡下和自己强烈的对世界的嫉恨情绪斗争有多好啊；这个世界蔑视她、嘲笑她、抛弃她，首先是这样一种屈辱——使她承受一个人们不忍目睹的令人厌恶的丑陋躯体。无论她怎么梳理她的头发，前额永远像一个鸡蛋，光秃秃、白寥寥。她穿什么衣服都不合适。买什么都一样。当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永远接近不了异性。她永远不会主动接近任何人。近来她有时似乎感到，除了伊丽莎白，她活着只是为了吃饭；为了她的舒适；她的正餐；她的午茶；她晚上的热水袋。但是人必须斗争；征服；对上帝具有信心。惠特克先生说过她来到世上是有特殊意义的。可是没有人知道她的痛苦！他指着钉着受难耶稣的十字架说，上帝知道。但是为什么她得受苦，而别的女人，像克拉丽莎·达洛维，却能免于受苦呢？知识来自苦难，惠特克先生说。

她已经走过了邮筒，而伊丽莎白已经拐进陆海军商店里阴凉的棕色的烟草部，但是她却仍旧在喃喃自语着惠特克先生说过的关于知识来自苦难的话，还有肉体的问题。“肉体，”她喃喃道。

“你要去卖什么的部门？”伊丽莎白打断了她的思路。

“衬裙部。”她突兀地说，并径直朝电梯阔步而去。

他们上了楼。伊丽莎白领着她转来转去；领着心不在焉、像个大孩子、像艘庞大笨重的战舰般的基尔曼小姐。衬裙都在这儿呢，棕色的、正派的、条纹的、轻浮的、厚实的、透薄的；她心不在焉地、神情古怪地挑选着，售货的姑娘还以为她有神经病呢。

当她们把买的东西包扎起来的时候，伊丽莎白心里琢磨，不知基尔曼小姐在想些什么。基尔曼小姐从神思恍惚中惊醒过来，镇静下来，说道，她们该吃午茶了。于是她们去吃了午茶。

伊丽莎白心里琢磨，基尔曼小姐会不会真是饿了。那是因为她那么一门心思地吃呀吃，然后又一再看着邻桌上的一盘外面裹

了一层糖的蛋糕；后来，当一位女士带着孩子在那张桌子前坐了下来，小孩拿起了蛋糕时，基尔曼小姐真的会在乎吗？是的，基尔曼小姐确实在乎。她想吃那块蛋糕来着——粉红色的那块。吃的乐趣几乎是她仅有的惟一真正的乐趣了，然而就连这也不让她满足！

他曾对伊丽莎白说过，人幸福的时候都有一种可供日后支取使用的储备，而她却像一只没有车胎的轮子（她爱用这样的比喻），一碰到小石块就颠得老高；星期二上午上完课以后她会呆上一会儿，拿着一大袋书，她管这叫作她的“书包”，站在壁炉边说这类话。她也谈论战争。毕竟还有人并不认为英国人总是对的。有书。有会。有别的观点。伊丽莎白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听某某人（一位相貌不凡的老人）讲演？于是基尔曼小姐带她到肯辛顿的一个教堂去，她们和一位牧师一起吃了午茶。她借书给伊丽莎白看。法律、医学、政治，对于你这一代妇女来说，一切职业的大门都向你们敞开着，基尔曼小姐说。但是对于她自己来说，她的事业是彻底被毁掉了，这是她的过错吗？天哪，伊丽莎白说，不是的。

有时伊丽莎白的母亲会来叫她，说从伯顿送来了一大篮子东西，基尔曼小姐想要些花吗？她对基尔曼小姐总是非常非常和蔼，可是基尔曼小姐把花全都捏成一大把，也不会聊聊家常；基尔曼小姐感兴趣的事，伊丽莎白的母亲觉得没劲，而且她们在一起时简直糟糕透了；基尔曼小姐一副得意的样子，相貌十分平庸。可是基尔曼小姐聪明极了。伊丽莎白从来没有想到过穷人。她们家的日子是要什么有什么，——她母亲每天都是在床上吃早餐；由露西给她端上楼去；她喜欢老太太，因为她们都是公爵夫人，是某个贵族的后代。但是基尔曼小姐说（在某个星期二的上午，课上完了以后），“我的祖父在肯辛顿开过油漆颜料店。”基尔曼小姐使人觉得自己特别渺小。

基尔曼小姐又喝了一杯茶。伊丽莎白带着东方人的姿态和奥妙莫测的神情直挺挺地坐着；不，她不要别的了。她找她的手

套——她的白手套。手套在桌子底下。啊，可是她不能走呀！基尔曼小姐不能让她走！这个年轻人，这么漂亮的女孩，她真心地爱她！她的大手在桌子上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合上。

不知为什么，伊丽莎白觉得也许是有点没意思。她真的想走了。

可是基尔曼小姐说，“我还没吃完呢。”

那么，当然，伊丽莎白要等她。但是这里面空气很不好。

“你去参加今晚的宴会吗？”基尔曼小姐问道。伊丽莎白猜想她会去的；她母亲要她去。她可不能一心放在宴会上，基尔曼小姐说，一面用手指摸着吃剩的最后一小截长条形巧克力小蛋糕。

她并不怎么喜欢宴会，伊丽莎白说。基尔曼小姐张开嘴，稍稍向前伸了伸下巴，把最后一点巧克力小蛋糕吞了下去，然后擦擦手指，端起杯子转动着杯子里的茶水。

她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痛苦太强烈了。要是她能够抓住伊丽莎白，紧抱着她，使她完全地、永远地成为自己所有，然后死去；这就是她惟一的愿望。但是现在坐在这儿，找不到话说；看着伊丽莎白开始对她不满；甚至连她都对自己感到了厌恶——这太过分了；她无法忍受。她那粗壮的手指握拢了起来。

“我从来不参加宴会，”基尔曼小姐说，她只不过为了不让伊丽莎白离开。“人家不邀请我去参加宴会”——她说的时候心里明白，正是这种自我中心毁了她；惠特克先生警告过她；可是她就是控制不住。她受的痛苦太多了。“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我呢？”她说。“我相貌一般，又不快活。”她知道这样说很愚蠢。都是因为那些经过这里的人——拿着大包小裹、看不起她的人，使她说出了这样的话。可是，她是多丽斯·基尔曼。她有学位。她是一个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的女人。她在现代史方面的知识是相当可观的。

“我并不可怜自己，”她说。“我可怜”——她本想说“你母亲”，但是不行，她不能这样说，不能对伊丽莎白说。“我可怜别人，”她

说道,“更多。”

伊丽莎白·达洛维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头不知为何被牵到了一个大门口的牲畜,站在那里只想拔腿飞奔而去。基尔曼小姐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吗?

“别把我全忘了呀。”多丽斯·基尔曼说;声音微微发颤。那头牲畜惊恐地飞奔到了田野的尽头

那只大手张开又合拢。

伊丽莎白转过头去。女招待过来了。伊丽莎白说,得到收款台去付款,便起身走了,基尔曼小姐觉得她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拉了出来,她穿过餐厅时越拽越长,最后使劲一拧,有礼貌地把头一点,走了。

她走了。基尔曼小姐坐在大理石桌子旁边,面前是巧克力小蛋糕,阵阵巨痛向她袭来,一次、两次、三次。她走了。达洛维夫人胜利了。伊丽莎白走了。美走了,青春走了。

她就这样坐着。她站起身来,在小桌子之间跌跌撞撞地走着,身体左右摇晃。有人拿着她拉下的衬裙追上了她,她迷了路,被夹在为带到印度去用而特制的衣箱之间;后来又到了卖产妇用品和婴儿内衣的地方;她穿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商品,易坏的和耐用的,火腿,药品,鲜花,文具;各种各样的气味,有时香,有时酸,她东倒西歪地走着,一面大镜子映出了她的全身,她看到自己歪戴着帽子、脸色通红、东倒西歪地在走;最后终于走出商店到了大街上。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尖塔耸立在她的面前,那是上帝的住所。上帝的住所就在这车水马龙之间。她拿着小包顽强地走向另一个庇护所,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她在大教堂中在那些也是来此寻求庇护的人们中间坐下,抬起两手,指尖相对成帐篷状放在面前;那些形形色色的膜拜者手举在面前,这时已没有了社会地位的区别,几乎连性别也难以区分;但是一旦他们把手从面前拿开,立刻就显出是虔诚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男男女女,其中有些人要去看蜡

像。

但是基尔曼小姐的搭成帐篷形的双手一直放在面前。有时只剩下她一个人,有时又有人在她身旁坐下。新的膜拜者从街上走进来,代替了那些来此闲逛的人,当人们向四周张望、拖拖拉拉地走过无名战士墓时,她却仍然用手指挡住眼睛,企图在这双重黑暗中(大教堂里面的光线是虚幻的存在)寻求虚荣、欲望、商品以外的追求,既摆脱恨也摆脱爱。她的手抽动着。她似乎在斗争。然而对于别人来说,上帝是能够接近的,通向上帝之路是平坦的。从财政部退休的弗莱彻先生、著名的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的遗孀戈勒姆夫人、他们都毫不费事地接近了上帝,祷告完结便往后一靠,欣赏起音乐来(管风琴声响亮美妙),他们看到基尔曼小姐坐在一排的最边上,不住地祈祷、祈祷,由于他们自己仍在地狱的边缘,因此同情地将她看做是与他们出没在同一个地方的灵魂;一个由无形物质构成的灵魂;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灵魂。

但是弗莱彻先生得走了。他得从她面前走过,他自己异常整洁,因此禁不住对这位可怜的女士的衣冠不整感到有些难过;她的头发披散了下来;小包掉在了地上。她没有立刻给他让路。但当他站在那里环视四周,看看白色的大理石、灰色的窗玻璃以及长期收集起来的珍贵物品(他对这个大教堂极感自豪)时,她坐在那里不时移动着两只膝盖(她接近上帝是如此艰难——她的愿望又是如此顽强),她巨大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及具有的力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这一切也曾给达洛维夫人(那天下午她脑子里总是想着她)、爱德华·惠特克牧师、还有伊丽莎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样。

伊丽莎白在维多利亚街等公共汽车。在户外是多么好啊。她想也许她用不着马上回家。在露天是多么好啊。所以她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就在她穿着剪裁十分得体的衣服站在那里时,这一切就开始了……人们开始把她比作白杨树、比作黎明、风信子花、幼

鹿、流水和园中的百合花；这使她的生活成了一个负担，因为她只愿不受干扰地在乡间做她想做的一切，可是他们非要把她比作百合花，她不得不去参加宴会，比起在乡间独自和父亲及爱犬们在一起，伦敦是多么沉闷乏味啊。

公共汽车飞驰而来，停下，开走——色彩鲜艳，一辆接一辆，红黄色的油漆闪耀着光泽。可是她该上哪一辆好呢？哪辆都一样。当然，她不会使劲去挤，她趋向于听其自然。她缺乏的是表情，但是她的眼睛长得很好，是中国式的，有东方特点，而且正如她母亲所说的那样，她有这么漂亮的肩膀，亭亭玉立的身材，看上去总是那么可爱；近来，特别是在晚上，当她感兴趣的时候——因为她似乎从来不会激动——她看上去几乎很美，非常庄重、非常安详。她会在想些什么呢？每一个男人都爱上了她，而她实在觉得非常厌烦。因为已经开始了。她的母亲看得出来——赞扬开始了。而伊丽莎白对这方面不太在乎——比如说不在意自己的穿着——这使克拉丽莎有时很担心，不过也许周围有这么多自命不凡的小青年和跃跃欲试的家伙在闹腾也好，增加了她的魅力。现在又有了和基尔曼小姐之间的这种古怪的友谊。好吧，克拉丽莎在凌晨三点钟睡不着觉时一面读着马尔博男爵的作品一面想道，这证明她是有情感的。

突然伊丽莎白向前迈了一步，在众人之前非常麻利地上了公共汽车。她在上面一层坐了下来。这个莽撞的大家伙——像一艘海盗船——向前开动，猛驶而去；她不得不抓住扶手使自己保持平稳，因为这车真和海盗船一样，不管不顾、肆无忌惮、横冲直撞、危险地猛拐躲闪、大胆地抓上一个乘客、或对另一个乘客置之不理、像条鳗鱼般傲慢地在车流中挤来挤去，然后张起所有的帆目空一切地沿白厅街疾驶而去。那么，伊丽莎白有没有把不含一丝妒意地爱着她的可怜的基尔曼小姐放在心上呢？对于基尔曼小姐来说，伊丽莎白是野地里的一只小鹿、林间空地上的月光。伊丽莎白

却非常高兴能摆脱基尔曼小姐。新鲜空气是这样美妙。陆海军商店里太气闷了。此刻这样沿白厅街冲去真像骑马狂奔；随着公共汽车的每一下颠簸，她那裹在鹿皮色外衣里的美丽的身体像骑手般起伏自如，又像船首的雕饰，因为微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和衣衫；炎热使她的面颊变得像漆了一层白漆的木头般苍白；她那好看的眼睛因为没有相遇的目光，便注视着前方，茫然、明亮、具有雕像那种目不转睛的凝视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

正是基尔曼小姐总在谈论自己的痛苦才使得她这样难以相处。她的话对吗？如果参加委员会、每天献出许许多多个小时能够帮助穷人，天知道她的父亲正是这样做的（她简直很少在伦敦看到他）——如果那就是基尔曼小姐认为基督徒应该做的；但是很难说得准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她要再往前坐一程。到滨河大道还要再付一个便士，是吗？好，那么这儿是一个便士。她要到滨河大道去。

她喜欢生病的人。每一种职业都向你们这一代妇女开放了，基尔曼小姐说。因此她可以做个医生。她可以做个农场主。动物常常会生病。她可以拥有一千英亩土地，手下有许多人。她将会到他们的小屋去看望他们。这儿是萨默塞特大厦了。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农场主——奇怪的是，尽管基尔曼小姐起了些作用，可这个想法几乎完全是由于萨默塞特大厦影响的结果。那座巨大的灰色建筑看上去是这样壮丽、这样庄严。而且她喜欢感觉到人们在工作。她喜欢那些教堂，它们像灰纸剪成的轮廓，迎着滨河大道的车流。这儿和威斯敏斯特很不一样，她在法庭街下车时心里想道。这里是这样庄严，这样繁忙。总而言之，她愿意有一个职业。她要成为一个医生，一个农场主，如果她感到有必要，也可能去做议员。这一切全是因为她现在置身于滨河大道的缘故。

人们的脚在为自己的事情奔忙，手在把一块块石头堆砌起来，思想中不是充满了无休止的闲言碎语（把女人比作白杨——这当

然让人激动,但却非常无聊),而是想着船舶、商业、法律、行政管理,一切是如此庄严(她现在走进了法学协会),如此快活(河就在那儿),如此虔诚(教堂就在那边),使得她决心不管母亲怎么说,都要做个农场主或医生。不过,当然,她是很懒散的。

关于这事最好什么也不说。这显得很傻气。这是那种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有时会发生的事——没有建筑师的名字的建筑物,从商业区回来的人群比肯辛顿的一个牧师、比基尔曼小姐借给她的任何书籍,都更有力量激起沉睡在心灵深处的沙河床上的不成熟、怕见人的东西,使它冲出表面,恰如一个孩子突然伸展开双臂;也许仅仅就是一声轻叹,胳膊的一伸,一股冲动,一个启示,却具有永恒的效果,然后它便又沉落到了沙河床上。她必须回家去了。她必须换上夜礼服去参加晚宴。但是现在几点了?——哪儿有钟呢?

她朝着舰队街里望去,然后怯生生地向圣保罗教堂方向走了几步,好像借着烛光在夜里蹑手蹑脚深入到一所陌生的房子里去探索的人,紧张不安地生怕主人突然一把推开卧室的门,问她干嘛来了,她也不敢转悠到可疑的小巷和诱人的小街里去,正如她不敢在陌生的房子里随便开门一样,那些可能是卧室的门,客厅的门,或直接通向食物储藏室的门。因为没有哪个达洛维家的人天天到滨河大道来:她是个先驱,是个漫游者,敢于冒险,充满信任。

她的母亲感到,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不成熟,还像一个孩子,喜欢玩偶,旧拖鞋;十足是个娃娃;这是很可爱的。但是当然,达洛维家一向有从事社会公职的传统。在女性中就有修道院长,学院院长,中小学校长,显要人物等——她们中没有一个才华过人的,但都有上述作为。伊丽莎白这时向圣保罗教堂方向又前进了几步。她喜欢这一片喧嚣中包含的亲切的姐妹情、兄弟情、母爱。她感到这非常之好。周围的喧嚣声大得惊人;突然在喧嚣中传来了急促响亮的喇叭声(是失业者的队伍);吹奏着军乐,好像人们在

齐步行进；然而如果他们正在死去——如果某个女人咽了气，守护她的不论什么人打开了她刚刚在里面完成了这一极端庄严的行动的房间的窗子，俯视舰队街，那喧嚣、那军乐便会凯旋般向他飞来，给他以慰藉，又无动于衷。

这并不是有意识的感觉。这里没有对一种运气或命运的承认，正因为这样，即使对那些因守望着垂死的人脸上意识的最后颤动而变得木然了的人们也起了慰藉的作用。人们的健忘可能伤害他人，他们的忘恩负义也可能造成腐蚀，但是这种年复一年永无休止地倾泻而出的声音会将一切裹挟而去：她那誓言，这辆货车，这种生活，这一队人。喧嚣声将把这一切裹住、卷走，就像狂暴的冰川流中，冰块拥着一小块骨头、一片蓝色的花瓣、几棵橡树，将它们席卷而下。

但是时候不早了，比她想像的还要晚一些。她母亲可不会喜欢她这样自己一个人瞎逛。她转身沿滨河大道往回走去。

一阵风吹来一片薄薄的乌云（虽然很热，风还不小），遮住了太阳，停在了滨河大道上空。街上人的脸模糊了；公共汽车突然失去了光彩。尽管团团白云像山峰，你可以想像用斧子砍去块块坚硬的小片，两边展现出广阔的金色山坡，天国乐园中的草坪，看去像是定居于此的诸神聚集在一起在天上开会，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停息的运动，互相交换着种种迹象。仿佛完成某个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忽而山峰缩小了，忽而一整块一直静止不动的大如金字塔的云团移到了一串云团的中间，或庄重地带领它们去到新的停泊地。尽管云团似乎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在极度的和谐中静静地休息，其实什么也比不上那雪白的或燃烧着金光的外表更清新、更自由、表面上更敏感；变化、移动、解散那庄严的与会者，一切都是立刻可能做到的事；尽管云层庄严固定，堆积得坚实有力，却仍时而把光明投向大地，时而将黑暗洒向地面。

伊丽莎白·达洛维平静而干练地上了开往威斯敏斯特去的公

共汽车。

塞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那淡淡的金光在墙纸的玫瑰花上时明时暗,像某种有生命的东西,具有的惊人的敏感;他感到,那忽而把墙变成了灰色,忽而把香蕉变成了鲜黄色,忽而把滨河大道变成灰色,忽而把公共汽车变成鲜黄色的光和影时隐时现,在向他招手、示意。室外,树木拖着如网的树叶伸向天空深处;室内可听到流水的声音,从波浪声中传来小鸟的鸣啭。每一种力量都将自己的宝贝倾泻到他的头上,他的手放在沙发靠背上,就像他在游泳时看到自己的手漂浮在波浪之上,听到远处岸上的狗叫声,叫声很远。不要再害怕了,他的心在体内说,不要再害怕了。

他并不害怕。每时每刻大自然都笑着以某种暗示——比如那个在墙上到处闪动的金色斑点,在那儿、那儿、那儿——向他表明了要表现她的意思的决心。她通过挥舞她的羽毛、抖动她的长发、摆动她的披风,姿态优美,永远十分优美,以及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从虚握着的两手间对他轻声细语地说出莎士比亚的名句,来表现她的意思。

雷齐娅坐在桌旁,手里扭着一顶帽子,望着他;看见他在笑。那么他很快活了。可是看见他笑她受不了。这不是婚姻;作为一个丈夫不该看起来这么怪,总是一惊一跳,大笑,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不说话,或一把抓住她让她替他写东西。桌子的抽屉里满是这些写的东西;关于战争;关于莎士比亚;关于伟大的发现;以及死亡怎样并不存在。近来他突然毫无原因地变得非常激动(霍姆斯医生和威廉·布拉德肖爵士都说过,激动对他是有害的),挥舞着两只手喊道,他知道真理了!他什么都知道!他说,那个人,他那位阵亡了的朋友埃文思到来了。他就在屏风后面唱歌呢。他怎么说的她就怎么写下来。有的说得很美,有的则完全是胡说。而他总是在半中间停下来,不是改变主意;就是想加点什么;或是听

到了什么新的声音；抬起一只手倾听。

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听见。

有一次，他们发现打扫屋子的女佣在读这些写的东西，发出一阵阵大笑。这实在太遗憾了。因为这件事使塞普蒂莫斯大声抱怨人是多么残酷——他们怎样相互撕扯得体无完肤。他说，他们把倒下的人撕得粉碎。“霍姆斯和我们过不去，”他会说，他会编造关于霍姆斯的故事；霍姆斯在吃粥；霍姆斯在读莎士比亚——把自己搞得不是大笑就是大怒，因为霍姆斯医生对于他来说似乎代表着某种可怕的因素。他称他为“人性”。此外还有他的幻觉。他老说他淹死了，躺在悬崖上，海鸥在他头顶上尖叫。他会从沙发边上往下看，说看见下面是海。或者说他听到了音乐声。其实只不过是手摇风琴的声音，或什么人在街上喊叫。可是他总是高声说道，“真好听！”眼泪便沿面颊流下，对她来说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了，眼看一个打过仗、十分勇敢的、像塞普蒂莫斯这样的男子汉流眼泪。他会躺在那儿倾听着，直到突然大喊他在往下跌落，落进到熊熊烈火中去了！他说得活灵活现，她还真四处找哪儿有火焰。可是什么都没有。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她对他说，这是个梦，最后终于使他安静了下来，不过有的时候她也会害怕得要命。她一面缝帽子一面叹了口气。

她的叹气声柔和而令人陶醉，犹如黄昏时分林外的轻风。她时而放下剪刀；时而转身从桌子上拿东西。些许的移动，些许的沙沙声，些许的叩击，在她坐在那儿缝纫的桌子上就做出了什么东西来。他透过睫毛可以看见她模糊的轮廓；她小巧的穿着黑衣服的身体；她的脸和手；她在桌旁拿起一轴线或寻找丝绸（她总爱丢三拉四）时转动身子的动作。她在给费尔默太太的那个结了婚的女儿做帽子，那女儿的名字是——他忘了她的名字了。

“费尔默太太那个结了婚的女儿叫什么名字来着？”他问道。

“叫彼得斯太太，”雷齐娅说。她恐怕帽子太小了，她把帽子举

在面前说。彼得斯太太是个大个子；不过她不喜欢她。她做帽子仅仅是因为费尔默太太对他们非常好。“她今天早上给了我葡萄，”她说——雷齐娅想做点什么来表示他们的感谢之情。有天晚上她走进房间，发现彼得斯太太以为他们不在家，在放留声机。

“真的吗？”他问道。她在放留声机吗？是真的；她当时就告诉他了；他发现彼得斯太太在放留声机。

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看看是不是真有一台留声机在那儿。但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太让人激动了。他一定要十分小心。他不能疯。他先看了看架子下面的一层上放的时装广告，然后渐渐把眼睛移到有绿色喇叭形扬声器的留声机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实在了。因此他鼓起勇气，看餐具柜，看那盘香蕉，看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的雕版画，看壁炉台和上面放着的一瓶玫瑰花。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动。都是静止的；都是真实的。

“她是个嘴很毒的女人。”雷齐娅说。

“彼得斯先生做什么工作？”塞普蒂莫斯问。

“呃，”雷齐娅尽量在回忆。她记得费尔默太太说过他给某家公司做旅行推销员。“眼下他在赫尔。”她说道。

“眼下！”她带着意大利口音说出这个词来。是她亲口说的。他遮起眼睛，以便一次只看见她脸的一小部分，先看下巴，再是鼻子，然后是额头，生怕这脸变了形，或有什么可怕的瘢痕。但是没有，她就在那里缝制帽子，十分自然，和一般女人在缝纫时的样子一样，抿着嘴唇，一副专心致志的抑郁神情。但是这没有任何可怕之处，他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她的脸、她的手，让自己放心，因为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坐在那里缝纫，这有什么可怕或可憎的呢？彼得斯太太有张很毒的嘴。彼得斯先生在赫尔。那他为什么要生气或做出预言来呢？为什么要经受苦难、被抛弃而出逃呢？为什么要望云颤抖、饮泣呢？当雷齐娅坐在那儿把大头针往自己衣服的前襟上插的时候，当彼得斯先生在赫尔的时候，为什么要寻求真理传递

启示呢？奇迹、启示、痛苦、孤独、落入海底、往下、往下跌入熊熊火焰之中，这一切全都消失殆尽了，因为当他看着雷齐娅为彼得斯太太装饰草帽时，他感到那是鲜花的床罩。

“这帽子给彼得斯太太戴太小了。”塞普蒂莫斯说。

多少天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和平常一样说话！当然是太小了——小得可笑，她说。可是这是彼得斯太太自己挑中的。

他从她手里拿过帽子。他说这是一顶给街头手风琴手的猴子戴的帽子。

这话让她多么高兴呀！他们好几个星期没有在一起这样笑过了，像夫妻那样私下里开玩笑。她的意思是，如果费尔默太太走进来，或者彼得斯太太或任何别的人走进来，他们不会明白她和塞普蒂莫斯在笑些什么。

“看，”她说着把一朵玫瑰别在草帽的一边。她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快活过！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过！

可是这样一来就更可笑了，塞普蒂莫斯说。这个可怜的女人要是戴了就会像展销会上的一头猪啦。（谁也没有像塞普蒂莫斯那样惹她大笑过。）

她的针线盒里有什么东西？她有缎带和珠子、流苏、假花。她把东西都翻腾到桌子上。他开始把颜色古里古怪的东西放在一起——尽管他手指头很笨，连个包都包不好，却很有眼光，而且常常看得很对，当然，有时候会很可笑，可是有的时候简直妙极了。

“她将会有顶漂亮的帽子！”他低声说道，一面拿起这样那样东西，雷齐娅跪在他身边，眼光从他肩上望过去。现在弄好了——也就是说样子设计好了；她得把这些缝在一起。可是，他说，她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保持他弄出来的样子。

于是她缝了起来。他在想，当她缝的时候，她发出一种轻柔的噗噗声，像放在炉旁铁架上烧着的水壶发出的声音。她不停地忙碌着，小而有力的尖尖的手指捏捏戳戳；手中的针闪闪发光。太阳

在流苏上、墙纸上时隐时现,但是他要等一等,他伸直了腿,看着在沙发另一头自己脚上带环形花纹的短袜,心里想道;他要在这个暖和的地方、在这个空气静止不动的孤立的空间里等着,有的时候你在黄昏时分在树林的四周会遇到这种情况,由于地面倾斜下降,或树木的某种排列分布(人首先必须要有科学性,科学性),使得温暖的空气会停留片刻,微风像小鸟的翅膀迎面扑来。

“好啦,”雷齐娅把彼得斯太太的帽子顶在指尖上转动着,说道。“暂时这样就行了。以后……”她的话像没有关上的水龙头,心满意足地滴答、滴答、滴答地流淌着。

太好了。他还从来没有做过使他感到如此骄傲的事呢。彼得斯太太的帽子是这样真实、这样实在。

“请看一下吧,”他说。

是的,看到这顶帽子会使她永远感到幸福的。这个时候他恢复了常态,他笑了。他们俩单独在一起。她会永远喜欢这顶帽子的。

他叫她戴上试试看。

“可是我戴上一定会显得特别怪!”她大声说道,一面跑到镜子前,照照这边,又照照那边。然后她一把摘下了帽子,因为有人敲门。会是威廉·布拉德肖爵士吗?已经来叫他们了吗?

不是的!只不过是那个小女孩,把晚报拿来了。

照例出现的事情这时出现了——他们的生活中每晚都会出现的事情。那个小女孩站在门旁,噘着大拇指;雷齐娅跪下身子;雷齐娅轻声哄她,亲吻她;雷齐娅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包糖来。每天都是这样。先做一件事,然后再一件事。她就这样逐渐构筑起来,先做一件事,然后再一件事。她们在房间里一圈又一圈地又跳又蹦。他拿起了报纸,念道,萨里一切停顿,有股热浪滚滚。雷齐娅跟着重复道:萨里一切停顿,有股热浪滚滚,并把这变成了她和费尔默太太的孙女玩着的游戏的一个部分。她们俩又笑又说地玩

着。他很累。他很快活。他要睡了。他闭上了眼睛。他眼睛一看不见,她们游戏的声音立刻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怪了,听起来像人们寻找东西却找不到时的喊声,而且声音越离越远。她们找不到他了!

他恐怖地惊跳起来。他看见什么啦? 餐具柜上的一盘香蕉。没有人在房间里(雷齐娅把孩子带回到她母亲那儿去了。是睡觉的时候了)。就这样:永远孤独。这就是在米兰已注定了的命运,当他走进那间屋子,看到她们剪硬麻布帽型时,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永远孤独。

只有他独自和餐具柜及香蕉为伴。只有他独自一人,暴露在这荒凉的高地,身体直伸着——但不是在山顶上;不是在悬崖上;而是在费尔默太太客厅的沙发上。至于那些幻觉、死者的脸和声音都在哪里? 他面前有一道屏风,上面是黑色的宽叶香蒲和蓝色的燕子。在他以前看到过山脉,看到过人的面孔,看到过美的地方,现在只有一道屏风。

“埃文思!”他大喊道。没有回答。只有一只老鼠吱吱的叫声,也许是窗帘的沙沙声。这是死者的声音。剩下与他为伴的是那屏风、煤桶、餐具柜。那么就让他面对屏风、煤桶和餐具柜吧……但是雷齐娅嘴里叨唠着冲了进来。

来了一封信。每个人的计划都变了。费尔默太太终究还是去不了布赖顿了。没有时间通知威廉斯太太,雷齐娅觉得这真叫人恼火至极,这时她一眼看见了那顶帽子,心想……也许……她……可以小小的……她的悦耳的、心满意足的声音渐渐低得听不见了。

“啊,见鬼!”她喊道(她说粗话是他们俩之间的一种玩笑),缝针断了。帽子、孩子、布赖顿、缝针。她逐渐构筑起来,先做一件事,然后再一件事,她一面缝制,一面构筑。

她要他说一说,她把玫瑰花换个地方是不是能让帽子更漂亮一些。她在沙发的一头坐下。

她突然放下帽子说，他们现在幸福至极。因为她现在什么话都可以对他说了。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那天晚上他和他的英国朋友走进咖啡厅时，这几乎就是她对他的第一个感觉。他那时挺腼腆地走进来，四处张望，挂帽子时帽子却掉在了地上。她还记得那情景。她知道他是英国人，虽然不是她姐妹爱慕的大个子英国人，因为他向来很瘦；但是他气色非常好，加上他的大鼻子，明亮的眼睛，坐在那儿身子稍稍前倾的习惯，使她想到一只年轻的苍鹰，她常对他这样说，她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晚上，他们在玩骨牌时他走了进来——像一只年轻的苍鹰；但是他对她总是非常温柔。她从未见到他狂怒或喝醉过，只是有时因为经历了这场可怕的战争而感到痛苦；但即使如此，只要她一进来，他就会把痛苦放在一边。她会把她的一切、世上的一切事情、她工作上的任何小麻烦、任何想到要说的事都对他讲，而他立刻就能理解。连她自己的家人也做不到。他比她大，又这么聪明——他是多么认真啊，她连英语的儿童故事都读不下来的时候，他却要她读莎士比亚——经验也比她丰富得多，可以帮助她。而她也能够帮助他。

现在先说这顶帽子，然后（时间越来越晚了）再说威廉·布拉德肖爵士上的事。

她把两只手放在头上，等着他表示喜不喜欢这顶帽子。当她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等待的时候，他能感觉到她的思绪，如一只小鸟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总能准确地落稳在枝头；她自然地以一种轻松自如的姿态坐在那儿时，他能够跟上她的思绪，如果他说句什么，她立刻会微笑起来，像一只小鸟落在枝头，爪子紧紧抓住树枝。

但是他记得布拉德肖说过，“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人对我们并不一定有好处。”布拉德肖说，必须教会他休息。布拉德肖说他们必须分开。

“必须，”“必须，”为什么“必须”？布拉德肖凭什么权利来管

他？“布拉德肖有什么权利对我说‘必须’？”他质问道。

“那是因为你说到要自杀，”雷齐娅说。（幸运的是，她现在和塞普蒂莫斯随便说什么都可以了。）

这么说他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霍姆斯和布拉德肖跟他过不去！那个红鼻孔的畜生把鼻子伸到了每一个隐秘的地方！它竟然可以说“必须”！他的文稿在什么地方？他写的那些东西？

她把文稿拿来了，他写的那些东西、她替他写的东西。她把这些都往沙发上一放，俩人一起看了起来：图表，设计，一点儿大的男人女人挥舞着木棍样的胳膊、背上还长着翅膀——是翅膀吗？依一先令和六便士的硬币描画的圆圈——这些是太阳和星星；蜿蜒曲折的峭壁，简直就像许多的刀叉，上面有用绳子系在一起的登山者在向上攀登；有的上面画着海，小小的人脸笑着浮在可能代表波浪的画面上；还有世界地图。烧掉！他大叫道。现在再来看他写的东西；关于死人如何在杜鹃花丛后面歌唱；时光颂；与莎士比亚的对话；埃文思，埃文思，埃文思——死者给予他的信息；不要砍树；告诉首相。博爱：世界意义之所在。烧掉！他大叫道。

但雷齐娅把手按在了纸上。她觉得有的写得画得很美。她要把它用丝线捆起来（因为她没有信封）。

即使他们把他带走，她说，她也要和他一起去。她说，他们不能违背他们俩的意志硬把他们分开。

她把文稿理好，把纸边对齐，几乎看也没看地包扎好；她坐在他的身边，他想，好像她身上所有的花瓣都开放了。她是一棵开花的树；从她的枝桠中露出了一个立法者的脸，她已到达了圣殿庇护所，在那儿他谁也不怕；不怕霍姆斯；不怕布拉德肖；这是一个奇迹，一个胜利，是最后的、最伟大的胜利。他看着她摇摇晃晃地爬上那吓人的楼梯，霍姆斯和布拉德肖压在她的身上，这两个人的体重从来没有少于一百六十磅过。他们打发妻子到宫廷去，他们每年赚一万英镑却大谈什么均衡；他们作出的判断不同（因为霍姆斯

这么说,而布拉德肖那么说),可他们都是法官;他们混淆了幻象和餐具柜;什么也看不清,却作出裁决、施加惩罚。“必须”,他们说道。她战胜了他们。

“好啦!”她说。文稿都捆好了。谁也不想把它们弄到手。她要把它收好。

而且,她说,什么也不能把他们俩分开。她在他身旁坐下,管那个家伙叫鹰或乌鸦,因为它们恶毒,毁坏庄稼,简直和他一模一样。她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俩分开。

然后她站起身来想走进卧室去收拾东西,可是听见楼下有人声,她想也许是霍姆斯大夫来了,便跑下楼去,好挡住不让他上来。

塞普蒂莫斯能够听见她在楼梯上和霍姆斯说话。

“亲爱的夫人,我是作为朋友到这里来的。”霍姆斯在说。

“不行。我不允许你见我的丈夫。”她说。

他能想像她的样子,像只小母鸡,张开翅膀挡住他的路。但是霍姆斯坚持要上来。

“亲爱的夫人,请允许我……”霍姆斯说着把她推到了一边(霍姆斯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霍姆斯正在走上楼来。霍姆斯会猛地推开房门。霍姆斯会说“吓坏了吧,是吗?”霍姆斯会抓住他。但是不;不能让霍姆斯、不能让布拉德肖抓住他。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其实是倒换着脚往前蹦,心里琢磨着费尔默太太的那把干净漂亮的、刀把上刻着“面包”二字的切面包刀。哎,不应该糟蹋了这刀。点上煤气?来不及了。霍姆斯马上就要进来了。他可能有刀片,可是雷齐娅都收拾起来了,她总是这样干的。只剩下窗子了,布卢姆伯里的公寓特有的大窗子,还有就是那讨厌而麻烦、还挺富情节剧特点的开窗和跳下去了。这是他们想像中的悲剧,但不是他或雷齐娅的(因为她是同意他的)。霍姆斯和布拉德肖喜欢这类事情。(他坐在窗台上。)但是他要等到那最后一刻。他不想死。生活是美好的。太阳热烘烘

的。只是人——他们想要什么？一个老人正走下对面房子的楼梯，他停下脚步盯着他看。霍姆斯已经到了门口。他大喊一声“我来给你！”，用力猛地纵身一跳，跌落在圈起费尔默太太房产的围栏上。

“懦夫！”霍姆斯大夫冲开房门大喊道。雷齐娅跑到窗口，她看见了，明白了一切。霍姆斯大夫和费尔默太太撞了个满怀。费尔默太太舞动着围裙，让她到卧室去蒙上眼睛。许多人在楼梯上跑上跑下。霍姆斯大夫走进她的房间——脸白得像张纸，浑身发抖，手里端着一个玻璃杯。他说，她必须勇敢，必须喝点东西（喝什么？有点甜的东西），她的丈夫摔得血肉模糊，不会清醒过来了，她不能去看他，要尽可能使她少受痛苦，还得经受审问，可怜的年轻女人。谁会料得到呢？一股突然的冲动，谁也不能怪（他这样对费尔默太太说）。而他究竟为什么要干这种事，霍姆斯大夫简直无法想像。

当她喝着那甜甜的东西时，她仿佛觉得自己正在打开落地长窗，走到某个花园里。但这是什么地方？钟在敲响着——一下，两下，三下：比起所有这些砰砰声和窃窃私语声来，钟声是多么理智啊，就像塞普蒂莫斯自己。她要睡着了。但是钟继续在敲响，四下，五下，六下，舞动着围裙的费尔默太太（他们不会把尸体抬到这里来的吧，会吗？）似乎是花园的一部分；或者是一面旗子。她住在威尼斯姑姑家的时候，有一次看见过一面旗子慢慢从桅杆上展开、飘动。就是以这种方式向在战场上牺牲的人致敬的，塞普蒂莫斯参加过大战。她的回忆里，多数是幸福的。

他戴上帽子，在玉米地里奔跑——那会是什么地方呢？——跑到某个小山上，是海边的什么地方，因为那儿有船、海鸥、蝴蝶；他们坐在悬崖上。在伦敦他们也这样坐着，半像在梦境中，从卧室门传进来雨声、窃窃低语声、干玉米杆摇动的沙沙声，她似乎感到大海的爱抚，拱起的海浪将他们包在中间，当她置身海滩上时对她喁喁私语，她感到自己被撒向四处，如飘落在坟墓上的飞花。

“他死了。”她说，对那位用一双可信任的浅蓝色眼睛紧盯着房门、守护着她的可怜的老妇人微微一笑。（他们不会把他抬到这里来的吧，会吗？）但费尔默太太觉得这想法很可笑。啊不会的，不会的！他们现在正在把他抬走。不该告诉她一声吗？费尔默太太认为夫妻应该在一起。可是他们必须按大夫说的办。

“让她睡吧。”霍姆斯大夫摸着她的脉说。她看见他站在窗前的粗大的身体的黑色轮廓。原来这就是霍姆斯大夫。

这是文明的一个胜利，彼得·沃尔什想道。当急救车那清脆尖厉的铃声响起时，这是文明的一个胜利。急救车在充满人道地立即抬上了某个可怜的家伙以后，迅速而利落地向医院飞驰而去；什么人脑袋被打伤、突然发病、或许一两分钟前在一个路口被车子撞了，这种事也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就是文明。他从东方回来后深有所感的是——伦敦的效率、组织和服务公众的精神。每一辆运货或载人的马车都自动闪到路边让急救车通过。人们对这辆急救车和里面的伤病者所表现出的尊敬也许有些病态；不过，难道这不也令人感动吗——那些正在急匆匆回家去的忙碌的男人们，在急救车经过的时候立刻就想到了妻子；或想到躺在车里担架上、由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伴随着的人很容易就可能是自己……哎，只要脑子里一开始出现医生啦、尸体啦什么的，思绪立刻就变得病态、伤感起来；但由这种幻觉产生的一丝愉快、一种贪欲也会告诫人们不要再继续想这种事情了——这对艺术、对友谊都是致命的。真是如此。然而，当急救车拐过街角，沿着下一条街行驶，在更远处穿过托特纳姆大院路时，仍能听见那清脆尖厉的铃声不停地响着；这时彼得·沃尔什想道，这是孤独特有的权利；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要没有人看见，想哭就可以哭。在印度的英国人社会中，他的这种敏感的天性使他一事无成；他不会在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他站在邮筒旁寻思，我就是有这种天性，此刻就会感动得眼泪汪汪的。为什么，只有天知道。也许

是某种美,或许是一天的重负,从拜访克拉丽莎开始,搞得他精疲力竭;天热、紧张,各种印象纷至沓来,一滴滴地流进那深邃幽暗的心底,积聚起来,永远不会被人知道。部分出于生活那完整而不可侵犯的奥秘,因此他感到生活像一个陌生的花园,拐弯抹角,确实令人惊异;有些时刻真让人大吃一惊;他站在大英博物馆对面的邮筒旁时就感受到了这样的一刻,此刻,一切事物交汇在了一起:这辆急救车;生与死。仿佛他被汹涌的情感吸到一个高高的屋顶下面,而他的躯体则如一片白茫茫散布着贝壳的海滩,一无所有。在印度的英国人社会中,这种敏感的天性使他一事无成。

有一次,克拉丽莎和他一起在什么地方上了公共汽车的上层,那时候她特别容易感动,至少表面上如此,一会儿绝望,一会儿又兴高采烈,激动得浑身发抖,是个非常有趣的伙伴。她从公共汽车的上层会发现古怪的小景象、名称或人;因为那时他们常常一起在伦敦四处探胜,从苏格兰市场买回大袋大袋的稀罕玩意——那时克拉丽莎有种理论——他们和别的年轻人一样,有大堆的理论,张口就是理论。那理论是用来解释他们的不满情绪的;不了解别人;也不被人了解。因为,人们怎能互相了解呢?你们天天见面;然后半年甚至几年不见。他们都认为,对人了解得这么少,实在令人难以满意。但是当她坐在公共汽车上沿夏夫次伯里大道行驶时,她感到自己无所不在;不是“在这里、这里、这里”,她拍拍座椅的靠背;而是无所不在。在汽车沿夏夫次伯里大道行驶时她一路挥着手。她就是这样。因此要了解她、或了解任何人,就必须找到帮助他们成长的人、甚至是地方。她和从未说过话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共鸣,街上的某个女人,柜台后面的某个男子——甚至和树或者谷仓都有共鸣。最后归结到先验论,因为她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理论使她相信、或者宣称她相信(尽管她信奉怀疑论),由于我们显现出的灵魂,即表露的部分,和不可见的其他部分相比只是瞬息的存在,而不可见的部分广阔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因此可以永

存,可以以某种方式依附在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身上而再生,甚至死后仍出没于某些地方……也许吧——也许吧。

回顾这长达近三十年之久的友谊,他感到她的理论一直相当起作用。尽管由于他经常不在,见了面还常遇到干扰(比如今天上午,他刚要开始和克拉丽莎畅谈时,伊丽莎白就闯了进来,像匹长腿小马,沉默、端庄),他们的相会是短暂的、时断时续的、有时还是痛苦的;然而相会所产生的后果对他一生的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这一切有着一种神秘性。具体的相会很像是你得到的一粒谷种——尖利、扎人、令人不舒服;常常是非常痛苦的;然而在见不到面的时候,这粒种子会在多年湮没之后,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芽开花、散放出芬芳的清香,你可以抚摸它、感知它、环顾四周获得对它完整的体验和理解。她就是这样来到他心头的,常常由最古怪的事情勾引起对她的回忆;或在船上;或在喜马拉雅山中(莎利·西顿这个慷慨热情的傻姑娘,在看到蓝色的绣球花时也是这样想到他的)。她比他认识的任何人对他的影响都要大。而且总是这样在他没有希冀的情况下来到他的面前,沉着、高贵、挑剔;或是美艳、浪漫、使人回忆起田野或英国的丰收季节。他多数是在乡间而不是在伦敦见到她。在伯顿时的一幕幕情景……

他回到了自己的旅馆,穿过放着许多红兮兮的椅子和沙发、以及叶子长而尖、看去有些干枯的盆栽植物的大厅,从钩子上拿下了钥匙。前台服务小姐递给他几封信。他走上楼去——他最常和她见面的地方是伯顿,在夏末时分他在那儿住上一周甚至半个月,那时候人们常常这样做。他们先是在小山顶上,她站在那里,双手轻按在头发上,斗篷被风吹得飘起,指着下面大声对他们说——她看见塞文河了。或者在一片小树林里,要烧开水——她的手指非常笨;烟翻卷向下,扑在他们脸上;透过烟雾现出她红扑扑的小脸;他们向农舍中的老妇要水喝,老妇来到门口目送他们离去。他们总是步行;别的人开车。她觉得开车出去没意思,除了那条狗什么动

物都不喜欢。他们沿路徒步跋涉上许多英里，她常常会停下来分辨方向，领着他穿过乡间走回去；他们一路争论，讨论诗歌，讨论人，讨论政治（那时她很激进）；他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一切，除非她停下脚步对一个景色或一棵树大声赞叹起来，并且要他和她一起看；然后又继续讨论，穿过收割后的田野，她走在前面，手里拿一朵给姑姑的花，尽管身体娇弱却一向爱走路；在暮色四合时回到伯顿。晚饭后，老布赖特科普夫便会打开钢琴用他那破嗓子唱起歌来，他们就会躺在安乐椅里，努力憋住笑，可最后总是憋不住大笑起来，笑啊笑——无缘无故地笑个不停。布赖特科普夫是不该看见他们笑的。然后早晨他们像只长尾鸟般在房子前面快乐地调情……

啊，是她写来的信！这个蓝色的信封；那是她的笔迹。他必须得看这封信。准得是又一次那种会面，肯定会很痛苦。读她的信还真需要很大的努力。“见到他真是太好了。她必需告诉他这一点。”信上就这么两句话。

可是信使他心烦意乱。使他不快。他希望她根本没有写这封信。正在他想着他们伯顿岁月的时候来了这么一封信，就像用胳膊肘碰碰他的肋骨提起他注意一样。她为什么不能不来打搅他呢？毕竟她已经嫁给了达洛维，而且这些年来一直和他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些旅馆可不是能给人以安慰的地方。远不是这样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些衣帽钩上挂过帽子。想想看，就连苍蝇也曾落在过别人的鼻子上。至于使他强烈感觉到的洁净，其实与其说是洁净不如说是缺少装饰，是冷漠；只可能是这样。某个干瘪瘪的女总管清晨时分巡视一周，这里闻闻那里看看，让冻得鼻子发紫的女仆们擦洗，就好像下一个客人是一块需要用一尘不染的大盘子端上桌的蹄膀。一张床用来睡觉；一张安乐椅用来坐着；一个大杯子一面镜子用来刷牙刮胡子。而他的书籍、信件、晨衣散落在毫

无人情味的马毛和棉花混织的椅垫上，很像是对这种冷漠作出的极不协调的傲慢举动。是克拉丽莎的信使他看到了这一切。“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她必需告诉他！”他折起信纸；把信纸推开；他怎么也不会再看这封信了！

要让他六点钟收到这封信，她一定是在他离开后马上就坐下来写信；贴上邮票；派人去寄掉。正如人们所说，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访问使她心烦意乱。她感慨良多；当她吻他的手时曾有片刻的悔恨，甚至对他产生了嫉妒，或许（因为他看到了她的表情）还记起了他曾说过的什么话——也许是，如果她和他结婚他们将会怎样去改变世界；而现在却是这样；是人到中年；是碌碌无为；于是她以不屈不挠的活力迫使自己将这一切撇在一边，因为在她身上贯穿着一种生命力，使她坚韧不屈，忍耐执着，具有克服一切障碍最终取得胜利的力量。他还从来没有在别的任何人身上看到过这样的生命力。是的；不过他一离开房间她就会产生一种反应。她会为他而感到极大的遗憾；她会想她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来使他感到快乐（这正是他缺乏的东西），他能看见她泪流满面地向书桌走去，提笔写就了后来他发现在旅馆等着他的那一行字……“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这是她的真心话。

彼德·沃尔什这时已经解开了皮鞋带。

但是他们的婚姻不会幸福的。终究还是另外那件事来得自然得多。

这很奇怪；这是真的；许多人都感觉到这一点。彼德·沃尔什干得还算体面，担任一般的职务相当胜任，人缘不错，可是有点古怪，爱搭架子——奇怪的是，居然是他，尤其现在头发都灰白了以后，显出了一派心满意足的神情；一种含蓄节制。正是这一点使他在女人面前具有吸引力，她们感到他并不全是男性气概，而她们喜欢这种感觉。他身上、或者说在他外表的掩盖下有种不寻常的东西。也许是他有股书生气——他每次来看你时都会拿起桌上的书

(他现在就正在看书,鞋带还拖在地上);也许是他有绅士风度,这一点从他磕烟斗里烟灰时的样子就充分表现了出来,当然还表现在他对待女士的举止上。因为任何一个毫无头脑的姑娘都能轻而易举地随意摆布他,这很可爱,也很可笑。但是她也要冒风险。也就是说,尽管他可能非常随和,而且以他的教养和快乐的天性,和他在一起时令人很是愉快,但只是到一定程度而已。她说了些什么——不,不,他看穿了她的本意。他不能忍受那一点——不行,不行。然后他和男人们一起因一个笑话喊叫,捧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他是印度最好的烹饪鉴赏家。他是个男人。但不是那种你需要对他表示尊敬的男人——幸亏如此;比如说,他不像西蒙思少校;一点也不像,戴西心里想,尽管她已经有了两个小孩,还常常这样拿他们两个人来作比较。

他脱下了靴子,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戴西在阳台上照的一张相片随着小折刀一起被掏了出来;穿着一身白衣服的戴西,膝头上趴着一只小猎狐犬;非常迷人,黑黑的皮肤,这是他看到的她最好的一张相片。一切来得是那么自然;比克拉丽莎自然多了、没有大惊小怪。没有纠缠麻烦。没有娇气和烦躁不安。一切都一帆风顺。阳台上的那个黑皮肤的漂亮可爱的姑娘在大声感叹(他能听到她的声音)。当然,当然,她将给予他一切!她高声说道(她从不知谨慎),他所要的一切!她高声说着跑上去迎接他,也不管有谁在看着他们。她只有二十四岁。而且有两个孩子。唉,唉!

唉,这把年纪了,他还真让自己陷进了麻烦。他夜里醒来时这个想法强烈地袭上心头。假如他们真结婚呢?对于他当然很好,但是对于她呢?他对伯吉斯太太吐露过心事,她是个正派人,不爱说长道短。伯吉斯太太认为他这次回英国,明着是去见律师,可是他离开了印度能使戴西重新考虑,想一想和他结婚意味着什么。伯吉斯太太说问题关系到她的身份;还有社会习俗方面的障碍;她

还得放弃孩子。不久她会成为有着难以启齿的经历的寡妇，流落市郊，行为失检（你知道，她说，这样的女人，爱涂脂抹粉，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彼德·沃尔什觉得这话太可笑了。他还不打算死呢。不管怎么说吧，她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出判断，他心想，一面只穿着袜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配礼服穿的白衬衫弄平，因为他可能去参加克拉丽莎的晚宴，或者去音乐厅，或者呆在旅馆里读他过去在牛津认识的一个人写的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如果他真的退休，他就要干这个——写书。他会到牛津去，在博德利图书馆里查查看看。那个黑皮肤的漂亮可爱的姑娘白白地跑到平台的尽头，白白地挥动她的手，白白地喊着说她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就在那儿，这个她无比珍视的男人，这个完美的绅士，这个迷人的、杰出的人（她根本不在乎他的年龄），在布卢姆斯伯里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刮胡子，梳洗，拿起水罐，放下剃刀，一面继续在博德利图书馆里查查看看，弄清他感兴趣的一两件小事的实情。他想和谁聊就和谁聊，因而会越来越不遵守午餐的确切时间，不去赴约，而当戴西像平时那样要他吻她，要他表现出激情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差强人意（尽管他是真心喜爱她）——总之，正如伯吉斯特太太所说，她忘掉他也许会更幸福些，或者仅仅记住 1922 年 8 月时的他，一个黄昏时分站立在十字路口的身影，当她在单马马车上伸出了双臂稳坐在后座上疾驶而去时，这身影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小，终于消失，而她仍在喊着她无论什么都愿意干，无论什么，无论什么，无论什么……

他从来也不知道人们是怎么想的。他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他变得一门心思忙于自己关心的事；时而阴郁，时而快活；他依赖女人，心不在焉，喜怒无常，越来越无法理解（他一面刮胡子一面这样想）为什么克拉丽莎不能干脆给他们找个住的地方，对戴西友好一些；把她介绍给朋友们。那样他就可以——就可以做什么呢？就可以任意搜寻徘徊（他当时就正在清理钥匙、文件），盘旋体

验,自己独处,总而言之,自我满足。然而当然谁也没有他更需要依赖别人(他扣好背心);这正是他致命的弱点。他无法不去吸烟室,喜欢结交上校、打高尔夫球、玩桥牌,尤其喜欢和女人在一起。她们细致入微的友情,她们在爱情上的忠诚、不顾一切、高尚,虽有缺点,但在他看来(那黑皮肤的漂亮可爱的脸蛋儿现在在一沓信封上面)却是完全令人钦佩的,是在人类生活之巅生长开放的奇葩,然而他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因为他总是容易看到事物的真情实况(克拉丽莎永远地伤了他的元气),容易对无言的爱感到厌倦,喜欢丰富多样的爱情,虽说如果戴西爱上了别人他会非常愤怒,非常愤怒!因为他生性嫉妒,难以克制地嫉妒。他受尽折磨!可是他的折刀、手表、印鉴、皮夹、克拉丽莎那封他不愿再读但喜欢想着的信、还有戴西的相片都在哪儿呢?现在该去吃饭了。

人们正在吃饭。

大家坐在放着花瓶的小桌周围,有的穿礼服有的没穿,身旁放着披巾和手提包,一副故作泰然的神情,因为他们不习惯吃这么多道菜的正餐;面露自信,因为他们付得起账;样子劳累,因为他们在伦敦跑了一整天,购物、观光;还表现出自然的好奇心,因为当这个戴着角质镜架眼镜的英俊绅士进来时,他们都回身抬头打量他;显示了他们善良的性情,因为他们会乐于为他效点小劳,诸如借给他时刻表、告诉他有用的信息;他们想以某种方式建立联系的欲望在他们身上涌动、在悄悄地拉扯他们,哪怕只是出生在同一个地方(比如说利物浦),或有同名的朋友;他们坐在那里吃饭,或对人偷偷地扫上几眼、或保持古怪的沉默、以及突然缩回到家庭圈子里的玩笑而与周围人隔绝;这时沃尔什先生走了进来,在窗帘旁的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

沃尔什先生赢得了别人的尊敬,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话,由于他单身前来,他只能对付者说话;而是因为他看菜单的样子,用食指指着某一种酒、身子挨近桌子坐着以及吃饭时认真但不贪婪的

样子；他们的这种尊敬在晚餐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表达出来，但当他们听见他在最后说“巴特莱特梨”的时候，这种感情在莫里斯一家的餐桌上爆发了出来。无论是小查尔斯·莫里斯还是老莫里斯，也无论是伊莱恩小姐还是莫里斯太太，都不知道他点梨的时候为什么说得这样温和而坚定，样子像个执行纪律的人在行使自己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权利。但是当他独自坐在桌旁说“巴特莱特梨”的时候，他们感到他指望在某个合法的要求上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倡导一项事业，这事业立刻就成了他们自己的事业，因此他们的眼睛充满同情地和他的眼睛相遇，当他们都同时到达吸烟室的时候，他们之间必然就交谈了起来。

谈话并不深入——无非说说伦敦很拥挤，三十年来有了很大变化，莫里斯太太喜欢利物浦，莫里斯太太去看了威斯敏斯特的花展，他们都见到了威尔士亲王等等。然而，彼德·沃尔什在想，世上没有任何家庭可以和莫里斯家媲美；根本没有；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完美无缺，他们对上层阶级毫不在乎，有自己的喜好，伊莱恩正在接受管理自己家庭企业的训练，儿子获得了里兹大学的奖学金，老太太（和他年纪相仿）家里还有三个孩子；他们有两辆汽车，但莫里斯先生星期日照样补靴子：这太棒了，绝对是太棒了，彼德·沃尔什心里想道，他手里拿着小酒杯，身子在毛茸茸的红椅子和烟灰缸间微微前后摇摆，自己感到很得意，因为莫里斯一家喜欢他。是的，他们喜欢一个说“巴特莱特梨”的男人。他们喜欢他，他能感觉得到。

他要去参加克拉丽莎的晚会。（莫里斯一家已经走开；但是他们还会见面的。）他要去参加克拉丽莎的晚会，因为他想问理查德他们对印度的政策是什么——那帮保守党里的蠢货们。采取些什么行动？还有音乐……啊，对了，还有聊聊闲天。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自我的真相，他暗自想道，像深海中的鱼儿，在昏暗朦胧中奋力穿梭游动于巨大的水草之间，游

过阳光闪烁的海域,不停地向前游去,游去,游进幽暗、寒冷、神秘莫测的深处;突然鱼儿又蹿到海面,在被风吹皱的波浪上嬉戏;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和自我绝对需要在闲聊中刷洗、刮搽、燃起激情。政府打算怎么对待印度——理查德·达洛维会知道的。

由于那晚很热,报童们在身上背着写有红色大字、宣告热浪来临的布告牌来来往往,旅馆的台阶上放上了藤椅,男士们独自悠然坐在那儿呷酒、吸烟。彼德·沃尔什也坐在那儿。人们可能会想像白昼、伦敦的白昼、才刚刚开始。像一个脱去了印花布裙衣和白围裙,准备用蓝色衣衫和珍珠首饰打扮自己的女人,白昼变了,脱去了呢绒,穿上薄纱,变成了黄昏,它发出了和女人把衬裙扔在地上时同样欢快的叹息,也抛去了尘埃、暑热和色彩;车辆稀少了;疾驶的响着车铃的小汽车代替了隆隆行驶的货车;在广场浓密的树木间,各处悬挂着极亮的路灯。当黄昏在旅馆、公寓和排排商店的雉堞墙、突出部、圆拱和尖顶上渐渐淡去、消失时,她似乎在说,我隐退了。我淡去,她开始说,我消失,但是伦敦不肯,匆匆将刺刀插入天空,缚住黄昏,强迫她成为狂欢中的伙伴。

因为自从彼德·沃尔什上次回英国以来,发生了威利特先生建立夏时制的伟大革命。对于沃尔什来说黄昏的延长是件新鲜事。还相当令人振奋。因为当年轻人拿着公文箱走过时,他们因终于下班了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当他们傻乎乎地因能走在这条著名的人行道上而感到骄傲时,一种欢乐把他们的脸映得通红,也许会有人认为是廉价的、华而不实的欢乐,然而却仍是狂喜的感情。他们穿得也很好;粉红色的长筒袜;漂亮的鞋子。他们现在将要在电影院度过两个小时。黄昏时蓝幽幽的黄光使他们显得轮廓清晰而优雅;黄昏的光把广场的树叶照得一片暗黄青灰——看上去像浸泡在海水中——一座水下城市的树叶。眼前景象之美使彼德惊异;而且还令他鼓舞,因为当从印度回来的英国人(他认识大批这样的人)凭借自己的权利坐在东方俱乐部里,气呼呼地总结着世界的堕

落时，他却在这里，依然年轻；羡慕青年人的夏季时光和其他一切，并从一个姑娘的话中、一个女佣的笑声中——一些你摸不着的东西中——相当明确地感到他年轻时似乎不可动摇的整个金字塔般的社会积淀已经产生了变化。过去它重重地压在他们头上；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妇女，就像克拉丽莎的姑妈海伦娜的花，她晚饭后在灯下把花夹在灰色的吸墨纸里，上面还压上利特雷的大字典。海伦娜姑妈已经去世了。他从克拉丽莎处听说她后来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老帕里小姐眼睛会瞎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大自然的杰作之一。她会像严寒中紧抓住枝桠的小鸟那样死去。她属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她是这样完整无缺、这样完满如一，她将永远耸立在地平线上，石一般白、挺立突出，像座灯塔，标志着这个充满着冒险、无限漫长的航程中、这个无尽的（他摸出一个铜币买了一张报纸，看看关于萨里和约克郡队板球比赛的消息——他已经千百万次这样拿出铜币买报了。萨里又一次被打出局了）——这个无尽的生命中的一个逝去了的阶段。但是板球不仅仅是运动。板球很重要。他总是忍不住要读关于板球比赛的消息。他先读报纸付印时插入的最新消息栏中的比分，然后读读天气有多么热的消息；然后读了一桩谋杀案的报道。做过千百万次的事情有了丰富的意义，不过也可以说会使之黯然失色。过去使人丰富，经验也是如此；由于他爱过一两个人，因此具有了年轻人缺乏的力量，即打断事物、随心所欲地做事，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来去不存奢望（他把报纸留在桌上离开了），不过（他找帽子和大衣）这一点在他身上并不完全如此，今晚并不如此，因为这不是吗，他正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在他这个年纪，还相信他正要获得一种新的体验。但是，什么体验呢？

无论如何，是美。不是肉眼感受的赤裸裸的美。不是纯粹的美——从贝德福特街进入拉塞尔广场。当然是笔直空寥的；具有走廊般的对称；但同时也意味着灯火闪烁的窗子，钢琴、留声机的

乐声；使你感到人们在私下寻欢作乐，但是偶尔也会显露出来，从开着的、没有拉上窗帘的窗子你可以看到坐在餐桌旁的人群，年轻人缓缓起舞，男男女女在谈天，女仆们懒散地向窗外眺望（这是她们干完活以后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长袜晾在上层窗架上，一只鸚鵡，几盆花草。这种生活引人入胜、神秘而又无限丰富。在这个出租车疾驶猛拐的巨大的广场上，对对恋人悠闲漫步，调情拥抱，缩进大树的阴蔽下；景象着实感人；那样寂静、那样专注，人们小心谨慎地走过，仿佛置身于某种神圣的仪典，任何干扰都是亵渎。这真有意思。他想着走着，进入了夺目的灯火之中。

他的薄大衣被风吹得敞了开来，他走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独特姿态，身子微微前倾，迈着轻快的步子，两手背在身后，目光仍有着几分鹰的锐利；他轻快地穿过伦敦，向威斯敏斯特走去，一路观察着。

看来，大家都在外面吃饭啦？这儿一个男仆开门，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仪态威严的老夫人，脚穿带扣鞋，头插三根紫色鸵鸟毛。另外的门打开了，走出来几位头戴鲜艳花朵、披巾把身子紧裹得像木乃伊的女士，或没有任何头饰的女士。在体面的、有着粉饰过的立柱的住宅前，女人们头发上插着梳子、穿过房前稍稍修剪过的小花园走来了（她们刚刚跑上楼去看过孩子们）；男人们在等着她们，风吹开了他们的大衣，汽车已经发动好了。所有的人都要出门去。门开了，人们走下来、出发，这一切使人感到仿佛整个伦敦都在登上停靠在岸边、在水上颠簸着的小船，仿佛整个城市都在狂欢中漂去。白厅如银箔制成，弧光灯掠过，宛如布上一层蛛丝，在弧光灯四周似有蚊蠓飞舞；天气太热，人们只能站着闲聊。这儿，在威斯敏斯特，有一个想来是退休法官的人，穿着一身白衣服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门口。想来是个长期生活在印度的英国人。

这儿，一群喧闹的女人、喝醉了的女人在大吵大闹；这儿只有一个警察和隐约可见的房屋，高大的房屋，有穹隆的房屋，教堂，国

会,以及河上轮船的汽笛声——一阵低沉模糊的鸣声。但是这条是她的、克拉丽莎所住的街;出租车疾驶过街角,就像桥墩周围的流水,他感到车子都集中到了这儿,因为它们载着参加她的晚会的客人,克拉丽莎的晚会。

这时,他无法再更多纳入这川流不息的冷冰冰的视觉印象了,就仿佛眼睛是一只已经满溢的杯子,听任其余的东西沿其瓷杯壁流下而不留任何记录。现在大脑必须清醒过来。身体必须紧绷起来,走进那所房子,那所灯火通明的房子,那儿门开着,那儿汽车停着,光彩照人的女士们走下车来:灵魂必须鼓足勇气去承受一切。他打开了折刀的大刀片。

露西全速跑下楼梯,她刚刚冲进客厅去抻平了一个椅套,摆正了一把椅子,停下片刻,觉得无论谁走进来看见漂亮的银器、铜质壁炉用具、新椅套、黄色搽光印花布窗帘时都一定会想,这儿是多么干净,多么明亮,收拾得多么漂亮啊。她一件件查看着;听到了一阵鼎沸的人声;人们已经用过了晚餐要上楼来了;她得赶快!

阿格尼斯说首相要来:她说她是在餐厅听见他们这样说的,她端着一托盘酒杯进来时说道。这有什么关系吗,多一个或少一个首相,究竟有什么关系?在晚上这个时刻,对于置身于盘子、深平底锅、滤锅、煎锅、鸡肉冻、冰激凌机、削下的面包皮、柠檬、带盖大汤碗、布丁盘中间的沃克太太来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无论他们在碗碟洗涤处怎么使劲洗,这些东西总好像还是堆在她的头上,堆在厨房的桌子上、椅子上,同时炉火呼呼燃烧,电灯亮得刺目,眼前还有夜宵要准备。她的感觉是,多一个还是少一个首相对于沃克太太实在是一丁点儿的区别也没有。

女客们已经在上楼了,露西说;她们一个挨一个地往楼上走,达洛维夫人走在最后,几乎总在往厨房传话,有一个晚上传的话是“向沃克太太致以我的爱意”。第二天上午她们会一起回顾那一道

道菜——汤，鲑鱼；沃克太太知道，和往常一样，鲑鱼火候不够，因为她总是担心布丁，就让詹妮照看鲑鱼，结果鲑鱼总是欠一点火。但是露西说，有个金色头发、戴着银首饰的女士说起正菜间的小菜，问真是在家里自己做的吗？可是当沃克太太不断转动着盘子，把风门关上又拉开的时候，使她不安的还是鲑鱼；从餐厅里传来一阵笑声；一个声音在说话；然后又是一阵笑声——女士们离席后，先生们正尽情开心呢。匈牙利香浓葡萄酒，露西跑进来说。达洛维先生要匈牙利香浓葡萄酒，要帝王酒窖的皇家香浓葡萄酒。

穿过厨房把酒端了上去。露西回过头来说道，伊丽莎白小姐样子很可爱；她简直没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她穿着粉红的裙衣，戴着达洛维先生给她的项链。詹妮一定要记着伊丽莎白小姐的那条小猎狐犬，因为它咬人，必须给关起来，伊丽莎白觉得可能得给小狗送点什么吃的去了。詹妮一定得记着那条狗。可是楼上那么多人的时候詹妮不会上楼去的。大门外已经有汽车到了！门铃响了——可先生们还在餐厅里，喝着匈牙利香浓葡萄酒呢！

好了，先生们上楼去了；这是第一批到来的，现在会来得越来越快，于是帕金森太太（专为晚会雇佣的）会虚掩着前厅的门，前厅里会满是等待中的先生们（他们站在那儿等着，把头发整理得又平又亮），而女士们则在过道旁的一个房间里脱下斗篷；巴尼特太太在那儿帮助她们，在达洛维家已经呆了四十年的老艾伦·巴尼特，每年夏天都来帮助女士们，她记得当了母亲的人做姑娘时的样子，她虽非常谦虚，但仍和大家握手；十分尊敬地称她们“夫人”，但是她看年轻小姐时带点儿幽默，洛夫乔伊夫人的紧身束腰出了点麻烦，巴尼特太太十分策略地帮助了她。洛夫乔伊夫人和艾丽斯小姐禁不住感到，在梳妆方面她们得到了一些特别的关照，因为她们认识巴尼特太太——“三十年了，夫人。”巴尼特太太提醒道。洛夫乔伊夫人说，过去她们到伯顿去做客小住的时候，年轻小姐不用胭脂口红。艾丽斯小姐不需要胭脂口红，巴尼特太太说，一面疼爱地

看着她。巴尼特太太会坐在那儿，在衣帽间里，轻轻理好毛皮斗篷，抚平西班牙披巾，收拾干净梳妆台。尽管她们都穿着毛皮和绣花衣服，巴尼特太太心里非常清楚哪些女士好，哪些不好。亲爱的老家伙，洛夫乔伊夫人一面上楼一面说道，克拉丽莎的老保姆。

然后洛夫乔伊夫人挺了挺身子。“洛夫乔伊夫人及小姐。”她对威尔金斯先生(专为晚会雇佣的)说。威尔金斯举止可嘉，他微微弯身又直起，弯身又直起，不偏不倚地宣布，“洛夫乔伊夫人及小姐到……约翰爵士及尼达姆夫人到……韦尔德小姐到……沃尔什先生到。”他的举止可嘉；他的家庭生活必定是无可指责的，只是，一个嘴唇发青、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会撞进生儿育女这种讨厌事情中去，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见到你太高兴了！”克拉丽莎说。她对每个人都这样说。见到你太高兴了！这是她表现最差的时候——过于热情洋溢，缺乏真心诚意。今夜来此真是个大错误。他该呆在家里看书的，彼德·沃尔什想；该到音乐厅去；他该呆在家里的，因为他一个客人也不认识。

哎呀，天哪，晚会将是个失败，一个彻底的失败，当莱克斯汉姆老勋爵站在那里代妻子道歉，说她在白金汉宫的游园会上着了凉，不能来了的时候，克拉丽莎从骨子里感到了这一点。她用眼角的余光能够看见彼德在那边的角落里，对她一副批评的神情。她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为追求巅峰而陷入火海？无论怎样，愿火将她吞噬！将她烧成灰烬！无论怎样，即使是挥舞着自己的火把并将其抛向地球，也要比某个像埃莉·亨德森那样的人一点点销蚀、萎缩掉要好。真是奇怪，彼德只不过来了往角落里一站，就能使她处于这种紧张激动的状态。他使她看清自己；她在夸大其辞。真是愚蠢。那么他为什么要来呢，仅仅是来批评她？为什么总是获取而从不给予？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一个小小的观点而冒一下险呢？你看他要溜达开去了，她必须和他谈谈。可是她

不可能找到机会。生活就是这样——羞辱、自制。莱克斯汉姆勋爵正在说他的妻子在游园会上不肯穿毛皮大衣，因为“亲爱的，你们这些女士们都一样”——莱克斯汉姆夫人至少七十五岁了！那一对老夫妻亲昵有加，美妙极了。她确实喜欢莱克斯汉姆勋爵。她确实感到自己的晚会很重要，意识到一切都不对劲、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使她感到很难受。不管任何事情都行，任何爆发，任何使人害怕的事都比客人们无目的地瞎转、一堆堆地站在角落里，像埃莉·亨德森那样，甚至都不注意挺直起身体。

上面印着极乐鸟的黄色窗帘被风微微吹起，仿佛有许多翅膀飞进了房间，马上又飞了出去，然后又被吸了进来。（因为窗子是开着的。）是不是有穿堂风呀，埃莉·亨德森心里想？她容易着凉。不过即使她明天打喷嚏生病也没关系，她想着的是袒露着双肩的姑娘们，她的老父亲一直培养她要为别人着想，父亲是伯顿教区的牧师，一直有病，已经去世了；她着凉从来没有波及到肺部，从来没有过。她想到的是姑娘们，袒露着双肩的姑娘们，她自己一向纤弱，头发稀少，身材有欠丰满；不过现在她年过五十，一股微弱的光倒开始从内心闪现出来，这是多年的自我克制净化而成的卓越，然而却又被她那令人难受的斯文体面的作风，她那莫名其妙的恐惧搞得永远黯然失色。她的恐惧是出于一年只有三百英镑的收入和手无寸铁的处境（她连赚一个便士的本事都没有），这使她胆小，一年比一年更没有资格和衣着考究的人聚会一堂，他们在社交季节中每晚都这么过，只要告诉女仆们“我打算穿哪件衣服”就行了，而埃莉·亨德森却要紧张地跑出去买半打廉价的花，然后在黑色旧裙衣上披一条披巾。因为克拉丽莎是最后一刻才邀请她参加晚会的，她心里不怎么高兴。她有种感觉，今年克拉丽莎本来不打算请她。

她为什么该请她呢？其实没有道理要请她，只不过她们一直就认识。真的，她们还是表亲呢。克拉丽莎在社交界很受欢迎，她

们自然慢慢就疏远了。参加晚会对于她来说是件大事。仅仅看看那些漂亮衣服就是很大的享受。那不是伊丽莎白吗,长成大人了,穿着粉红色裙衣,梳着流行的发式?可是她顶多也就十七岁。她长得简直俊极了。现在女孩子们初次进入社交界似乎不像过去那样要穿白色衣裙了。(她必须记住一切,好讲给伊迪丝听。)姑娘们穿筒式上衣,紧贴在身上,裙子只到脚腕以上。不成体统,她心里想。

由于眼睛不好,所以埃莉·亨德森往前伸长着脖子,她并不怎么在乎没有人交谈(她几乎不认识晚会上的什么人),因为她觉得他们都是很有趣有看头的人;想来是政治家,理查德·达洛维的朋友;但是理查德自己却感到,他不能让这个可怜的人继续整晚独自站在那儿。

“哎,埃莉,你近来如何?”他以一贯的亲切态度说道,而埃莉·亨德森紧张起来,满脸通红,觉得他过来和她说话,这人实在是太好了,她说许多人怕热胜过怕冷。

“是这样,”理查德·达洛维说,“是这样的。”

可是还能说些什么呢?

“你好,理查德。”有个人在说,一面抓住了他的胳膊肘。哎呀,上帝,是老彼德,老彼德·沃尔什。看见他太高兴啦——非常快活!他一点也没有变。他们俩一起穿过屋子走了,一面互相轻轻拍着对方,好像很久没有见面了的样子,埃莉·亨德森看着他们走去时想道,她肯定见过那个人的脸。高个子的中年男人,眼睛很好看,黑色的,戴副眼镜,神态有点像约翰·伯罗斯。伊迪丝肯定会知道这人是谁。

上面印着一群极乐鸟的黄色窗帘又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克拉丽莎看见——她看见拉尔夫·莱昂把窗帘拍打回去,继续聊天。这么说来晚会毕竟不是个失败!现在一切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她的晚会。已经开始顺利起来了。已经开始了。不过还是相当不

稳定的。她目前还必须站在那儿。好像突然拥来了一大批客人。

“加罗德上校和太太……休·惠特布莱德先生……鲍利先生……希尔伯里太太……玛丽·马多克斯夫人……奎因先生……”威尔金斯拖着调子通报。克拉丽莎和每一个客人说上六七个字，然后他们接着往里走进到各个房间里去；自从拉尔夫·莱昂把窗帘拍打回去后，客人现在走进去有事可做，而不是无所事事了。

然而对于她自己来说，实在是太吃力了。她并未从中得到乐趣。她太像——太像随便哪个人了，站在那里；谁都会这样做；然而她还真有点钦佩这一个谁，禁不住感到她毕竟让晚会办成了，她感到这是自己的职守，标志着晚会的一个阶段，因为奇怪的是，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样子，只觉得自己是钉在楼梯头上的一根标桩。每次她开晚会时都有这种感觉，她不再是自己，而其他人也是在某一方面不真实，在另一方面比平时真实得多。她想，这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穿的衣服，一部分是由于脱离了平时的习惯作风，再就是这里的环境，你有可能在这里说别处不能说的话，需要费点力气才能说出来的事；有可能谈得深入得多。但是她不行；至少现在还不行。

“见到你太高兴了！”她说。亲爱的老哈里爵士！他会认识每一个人的。

最奇怪的是当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上楼的时候她的感觉，芒特太太和西莉亚，赫伯特·安斯蒂，戴克斯太太——啊，还有布鲁顿夫人！

“您能光临，真是太好啦！”她说，这是她的真心话——真怪，你站在那里感到他们不断经过你，有的年纪很大了，有的……

叫什么名字？罗塞特夫人？可是究竟罗塞特夫人是谁呢？

“克拉丽莎！”那个声音！是莎利·西顿！莎利·西顿！在这么多年之后！她从一片迷蒙中赫然出现。当克拉丽莎紧抓住那热水罐的时候，她可不是这个样子的。莎利·西顿，想想她竟然到她家

来作客，到她家来了！她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话一句接一句地滚滚涌出，有点不好意思，笑着——经过伦敦；从克拉拉·海登那里听说的；多好的和你见面的机会！所以我不请自来了……

你可以很镇静地放下那个热水罐了。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光彩。然而重又见到她真是太不寻常了，年龄增加了，比当年快活，没有那么漂亮了。她们在客厅门口互相亲吻，亲了脸的这边再亲脸的那边，然后克拉丽莎拉着莎利的手转过身去，看见房间里满是宾客，听见喧嚣的人声，看到蜡烛台，被风吹得飘起的窗帘，以及理查德送给她的玫瑰花。

“我有五个大块头儿子。”莎利说。

她有着最单纯的自我为主的思想，总是公开地表示希望人们最先想到她，她依然如此，使克拉丽莎十分喜欢。“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大声说道，一想到过去，就快活得激动不已。

但是，唉，威尔金斯；威尔金斯需要她；威尔金斯正在用威严的权威之音——仿佛他必须告诫全体宾客并且把女主人从轻浮的言谈中召回来——通报一个名字：

“首相来了。”彼德·沃尔什说。

首相来了？真的吗？埃莉·亨德森惊讶地想道。讲给伊迪丝听会多么有意思啊！

你不能嘲笑他。他的样子十分平凡。你很可能把他放在柜台后面从他那里买饼干——可怜的家伙，浑身上下都用金色饰带打扮了起来。不过说句公道话，当他先在克拉丽莎后来在理查德的陪同下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他做得很好。他努力显出重要人物的样子，观看这一幕是很有趣的。没有人看他。大家仍继续聊天，然而很明显，他们都知道、在骨髓深处都能感到这位重要人物走过他们身边；这个他们所支持的一切——英国社会——的象征。布鲁顿老夫人，她看上去也非常健康，脸上带着坚定的神情，飘然而至，

他们退进了一个小房间，房间立刻受到人们的好奇窥探，警戒，某种激动和沙沙声传遍了人群，毫不掩饰：首相来了！

上帝呀，上帝，英国人之势利！彼德·沃尔什站在角落里，心中想道。他们是多么喜欢用金色饰带打扮起来，向显贵表示敬意！那儿！那肯定是，哎呀还真是休·惠特布莱德，围着大人物讨好，长得胖多了，头发白多了，令人钦佩的休！

他总好像是在值班，彼德想道，一个享有特权的诡秘人物，囤积着宁死保卫的秘密，尽管这秘密只不过是宫廷里的听差无意漏出来的零星闲话，第二天报纸就都会登出来的。这就是他的小玩具，这就是他的小摆设，他在摆弄它们的过程中白了头，进入了老年的边缘，享受着有幸结识这种类型的英国私立学校出身的人的尊敬和爱戴。人们必不可免地会编造出关于休的这一类的故事；这就是他的风格；彼德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大洋彼岸，从《泰晤士报》上读到的那些令人钦佩的信件的风格，感谢上帝他当时远离那有害的喧嚣，哪怕只能听到狒狒发出的吱吱叫声和苦力打老婆的声音。一个大学里来的橄榄色皮肤的青年人奉承地站在休的旁边。休会恩顾他，引他人门，教他如何进取。因为他最喜欢做好事，让老夫人们高兴得心跳加快，在她们正觉得自己年老多病、已被人们遗忘时，亲爱的休想着她们，开车来看她们了，和她们呆上一个小时谈谈往事，回忆起一些小事，称赞她们的家制蛋糕，虽然休此生的任何一天都可能陪公爵夫人一起吃蛋糕的。从他的样子看来，他也许真在这个愉快的行当上花费了许多时间。那审判一切、仁慈宽大的上帝可能会原谅他。而彼德·沃尔什不能宽恕。世上必定有坏蛋，可是上帝知道，在火车上把一个女孩子打得脑浆迸裂而被绞死的恶棍，总的来说造成的危害都没有休·惠特布莱德和他的善行的危害大。现在你看看他那副样子，当首相和布鲁顿夫人出来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奉承地走向前，一面点头哈腰，让全世界明白地看到，他在布鲁顿夫人经过时享有和她说上几句悄悄话的殊

荣。她停下脚步。她摇了摇上了年纪的精致的脑袋。想来她是在感谢他某个听话的服务。她有自己的一批奉承者，政府中的低级官员，四处去为她完成一些小小的任务，作为报答，她请他们吃午饭。但是她是十八世纪的做派。她可以这样做。

这时克拉丽莎陪同着她的首相穿过这个房间，昂首阔步，神采奕奕，带着灰白头发所赋予的庄重。她戴着耳环，穿一袭银绿色美人鱼式礼服。她悠闲地浮沉于海浪之间，编理着长发，她似乎依然保有着她那天赋：生活着；存在着；在她经过的那个瞬间便能对一切心中有数；她回过身子，围巾挂住在某个女士的衣服上，把挂住的地方解开，笑了起来，一切都做得轻松自然，神态活像一个漂浮在完全适合于自己的环境中的生灵。但是岁月触及了她；恰如美人鱼也会在某个晴朗的黄昏，从镜子里看到海浪上的落日。在她的身上有了一丝温柔的气息；她的严厉、她的过分拘谨、她的木然现在都被融解了，当她和那个用金色饰带打扮起来的、竭尽全力显得重要的（祝他成功）粗壮男人告别时，她表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尊严；一种优雅的亲切热忱；似乎她祝愿整个世界都顺遂如意，而她本人由于已经处在一切的边缘，现在必须告辞而去了。她给他的印象就是如此。（但是他并没有爱上她。）

真的，克拉丽莎感到，首相能来是赏光。而且，有莎利在场，有彼德在场，理查德也非常高兴，在所有这些人也许对她相当羡慕的情况下，和首相一起走过整个房间，在那一刻她感到了陶醉，心脏的神经在膨胀，直到心脏似乎在颤抖，沉醉，振奋——是这样的，但是那毕竟是别人的感觉；因为，尽管她热爱这一切，感受到它的激动和刺激，然而这些表面的东西，这些成就（比如，亲爱的老彼德觉得她是这样有本事）是很空虚的；在一定的距离以外这些是成就，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却不是；也可能是她渐渐老了，这些不再像以前那样使她满足了；突然，当她看到首相走下楼去时，镶着乔舒亚爵士所作的、戴皮手笼女孩的画的圆形镀金画框使她一下子想起

了基尔曼；她的敌人基尔曼——那是令人满意的；那是真实的。啊，她是多么恨她呀——急躁、虚伪、堕落；有着那么大的力量；勾引伊丽莎白的人；那个偷偷溜了进来偷走并玷污了伊丽莎白的女人（理查德会说，胡说！）她恨她；她爱她。一个人需要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不是达兰特大太和克拉拉，威廉爵士和布拉德肖夫人，特鲁洛克小姐和埃莉诺·吉布森（她看见她走上楼来）。如果他们需要她就得来找她。她要照顾整个晚会！

那儿是她的老朋友哈里爵士。

“亲爱的哈里爵士！”她说着走到这位好老头跟前，哈里爵士画出的坏作品多过整个圣约翰林画院中任何两个会员的作品之和。（他总是画牛，或站在落日时分的池塘旁喝水，或画牛抬起一条腿，牛角往上一抬，象征“陌生人之到来”，因为他掌握一定范围内的牛的姿势——他所有的活动、在外面吃饭、赛马的基础是站在落日时分的池塘旁喝水的牛。）

“你们笑什么呢？”她问他。因为威利·蒂特柯姆和哈里爵士和赫伯特·安斯蒂这时正在大笑。可是不行。哈里爵士不能把他关于音乐厅舞台的故事讲给克拉丽莎·达洛维听（尽管他很喜欢她；在她这类人中，他认为她是很完美的，并威胁说要给她画像）。他拿她的晚会打趣她。他想念他的白兰地。他说这些上流社会的人士高出于他。可是他喜欢她；尊敬她，尽管她那该死的、难缠的上层阶级的斯文风度使得他没法要克拉丽莎·达洛维坐到他的大腿上来。这时那个飘忽的鬼火、那个难以捉摸的磷光、希尔伯里老太太来到了跟前，在他爆发的大笑声中伸出手来（笑的是公爵和夫人），当她在屋子的另一边听见这笑声时，它似乎在有一点上使她更明确了——有时候如果她清早醒来而又不愿意叫女仆给她端茶时这一点常常困扰她——我们这样必定会死去。

“他们不肯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克拉丽莎说。

“亲爱的克拉丽莎！”希尔伯里太太大声说道，她今晚真像她第

一次看见她妈妈时的样子，那时克拉丽莎的妈妈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在花园里散步。

真的，克拉丽莎热泪盈眶了。她的母亲，在花园里散步！可是哎呀，她得走了。

因为专教弥尔顿作品的布赖尔利教授在那边，正在和小个子吉姆·赫顿谈话（即使是参加这样的晚会他也不肯打上领带，穿上三件套的背心，或把头发梳服帖），离得这么远她也能看得出他们在争吵。因为布赖尔利教授是个十足的怪人。他有那么多的学位、荣誉、讲师资格，所以和拙劣文人相处时立刻会猜想气氛不利于他那古怪的性格合成；他学识渊博但懦弱；他具有冷峻的魅力但毫无亲切感；他混合着势利和天真；他如果从一位女士蓬乱的头发或一个青年人所穿的靴子上意识到由反叛者、热血青年、自视为天才的人构成的、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下层社会的存在，便会颤抖着一昂头、一吸鼻——哼！——以表示温和节制之重要；为了能欣赏弥尔顿，一定的古典文学修养是多么重要。布赖尔利教授（克拉丽莎可以看得出来）在弥尔顿问题上和小个子吉姆·赫顿（他的黑袜子在洗衣房，所以穿着红袜子）话不投机。她插了进去。

她说她喜欢巴赫。赫顿也喜欢巴赫。这是他们之间的纽带，赫顿（一个很不怎么样的诗人）一向认为达洛维夫人是关心艺术的上层社会女士中最出色的一个。真奇怪她是多么地严格。她完全客观地谈到音乐。她是个相当一本正经的人。可是她样子是多么迷人呀！她把家弄得这样宜人，要是没有这些教授们在场就好了。克拉丽莎真有点想把他抓走放到后面房间的钢琴旁去。因为他钢琴弹得实在是太美了。

“可是太吵了！”她说。“太吵了！”

“成功的晚会的标志。”教授礼貌地点了点头，轻轻走开了。

“关于弥尔顿他什么都知道。”克拉丽莎说。

“是吗？”赫顿说，他会在整个汉普斯特德模仿这位教授；教授

谈论弥尔顿；教授谈论温和节制；教授轻轻走开。

可是她必须去和那两个人说上几句话，克拉丽莎说，那是盖顿勋爵和南希·布洛。

这两位并没有明显地增加晚会的喧闹声。他们并肩站在黄色的窗帘旁，并没有（明显地）在说话。他们很快会一起到别处去；不管在什么场合下他们从来没有说什么话要说。他们仅仅用眼睛看着一切而已。那就足够了。他们看上去是这样洁净，健康，她涂脂抹粉，艳如杏花，他则洗刷一净，眼睛像鸟一样尖，所以他不会漏过一个球，没有任何一击会使他感到意外。他击球、跃起、准确、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小马的嘴在他的缰绳下颤动。他出身高贵；祖上有纪念碑；老家教堂里挂着上面有家族盾形纹章的旗帜。他有自己的职责；有佃户；有母亲和姐妹；在洛兹大板球场玩了一整天；达洛维夫人走过来时他们正在谈这些——板球、堂表亲、电影等等。盖顿勋爵特别喜欢达洛维夫人。布洛小姐也是。她的风度是这样迷人。

“你们能来真是太美了——太来劲了！”她说。她喜欢贵族，她喜欢青年，而南希这时站在那儿，穿着耗费巨资由巴黎最伟大的艺术家设计的衣服，看上去仿佛她的身体自动长出了绿色的饰边。

“我原打算开舞会的。”克拉丽莎说。

因为年轻人不会聊天。确实，他们为什么应该会呢？喊叫，拥抱，旋转，天亮就起身；拿糖去喂小马；亲吻和爱抚可爱的中国种宠犬的鼻子；然后浑身滴着水哆嗦着跳进泳池游泳。而英语的巨大资源、它所赋予人们的交流感情的力量（她和彼德在他们的年纪时会整晚争论不休），他们却没有掌握。他们在年轻时就凝固不变了。他们对庄园里的人善待有加，但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就相当沉闷乏味。

“太遗憾啦！”南希说。“我原希望能跳舞的。”他们能来实在太好了！可是还说跳舞呢！所有的房间都挤得满满的了。

披着披巾的老海伦娜姑妈在那边呢。哎呀，她得离开他们——盖顿勋爵和南希·布洛——了。她的老姑妈帕里小姐来了。

海伦娜·帕里小姐没有死：帕里小姐还活着。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她拄着拐杖慢慢走上楼来。她被安顿在一张椅子上（理查德安排的）。七十年代到过缅甸的人总是被带来见她。彼德到哪儿去了？他们曾经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只要一提起印度，甚至锡兰，她的眼睛（只有一只是玻璃的）就会慢慢深沉起来，变成蓝色，眼前出现的，不是人——她对总督、将军、兵变等没有温存的回忆，也不存任何引以自豪的幻想——而是兰花，山口通道和六十年代时自己被苦力驮着翻过偏僻荒凉的山峰时的情景；或下来拔兰花（真是令人称奇的花，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用水彩画这些花；这是一个不屈的英国女人，如果战争，比如说一颗炸弹落到她家门口，打搅了她对兰花或对六十年代中她在印度旅行时自己的身影的沉思，她会感到烦躁不安——可是彼德来啦。

“过来和海伦娜姑妈谈谈缅甸。”克拉丽莎说。

然而他这晚还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呢！

“我们过会儿再谈。”克拉丽莎说着把他带到裹着白披巾、拿着拐杖的海伦娜姑妈面前。

“这是彼德·沃尔什。”克拉丽莎说。

毫无反应。

克拉丽莎请了她。真累人；吵得要命；可是克拉丽莎请了她。所以她来了。真遗憾他们——理查德和克拉丽莎——住在伦敦。哪怕为了克拉丽莎的健康，住在乡间也要好得多。可是克拉丽莎向来就喜欢社交生活。

“他到过缅甸。”克拉丽莎说。

啊！她不禁回忆起查尔斯·达尔文对她写的那本有关缅甸的兰花的小书所说的话了。

（克拉丽莎一定要去和布鲁顿夫人说说话。）

肯定她这本关于缅甸兰花的书已经被人们忘记了，可是在一八七〇年以前出了三版呢，她对彼德说。现在她想起他来了。他去过伯顿（彼德·沃尔什记得，那晚在客厅里，当克拉丽莎请他一起划船的时候，他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她）。

“理查德非常欣赏你的午宴。”克拉丽莎对布鲁顿夫人说。

“理查德对我帮助可大啦，”布鲁顿夫人答道，“他帮我写了一封信。你身体好吗？”

“啊，非常好！”克拉丽莎说。（布鲁顿夫人最憎恶政治家的妻子有病。）

“那不是彼德·沃尔什吗！”布鲁顿夫人说（因为尽管布鲁顿夫人喜欢克拉丽莎，她可想不出什么话来跟她说。克拉丽莎有许多好品质；但是她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她和克拉丽莎。如果理查德娶了个不这么漂亮的女人可能会好一点，可以在工作中多帮助他。他失去了进入内阁的机会）。“彼德·沃尔什来了！”她说着和那讨人喜欢的坏东西握手，那是个非常能干、本该但没有使自己成名的家伙（总有女人方面的麻烦），啊，当然，老帕里小姐。了不起的老太太！

布鲁顿夫人站在帕里小姐的椅子旁，像个掷弹兵的幽灵，一身黑色衣裙，邀请彼德·沃尔什午餐；亲切；但没有和他闲谈；她根本不记得印度的动植物。当然她到过印度，在三个总督家住过，觉得有些印度平民是很好的人；但是印度的状况——真是个悲剧！首相刚才告诉她来着（老帕里小姐缩在披巾里，对首相对她说些什么根本不关心），布鲁顿夫人想听听彼德·沃尔什的意见，因为他刚从那个中心地带来，她要让桑普森爵士见见彼德，因为她作为军事家的女儿，那个地方的愚蠢、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行径使她夜里无法入睡。现在她是个老太婆了，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她的住宅，她的仆人，她的好朋友米莉·布拉什——他还记得她吗？——都准备随时效劳，只要，——一句话，只要用得着他们。她虽从来不谈到

英国,但是这个血性男儿的岛屿,这片亲爱、亲爱的土地已溶进了她的血液之中(她虽未读过莎士比亚),如果有一个女人能够戴着头盔拉弓射箭,能够统领军队攻击敌人,能够不屈不挠地以公正统治群蛮,最后静卧在教堂里盾形徽章之下(虽然腐烂得没有了鼻子),或成了某个原始山坡上芳草萋萋的土堆,那个女人就是米莉森特·布鲁顿。她虽受到性别和逻辑功能欠缺(她发现连给《泰晤士报》写封信都做不到)的局限,却仍念念不忘大英帝国,从和穿戴盔甲的战争女神的接触中获得了她那直挺挺的身姿,粗犷的举止,因而人们无法想像即使在死后她会离开地球,无法想像她灵魂的某种形式会在英国国旗停止飘扬的地区游荡。即使在亡灵之中,要她不做英国的亡灵——不行,不行!根本不可能!

可那人是布鲁顿夫人吗(她以前认识她)?头发都白了的是彼德·沃尔什吗?罗塞特夫人(她原来叫莎利·西顿)问自己。那个肯定是老帕里小姐——当年她呆在伯顿时总那么爱生气的老姑妈。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光着身子在过道里跑,后来帕里小姐把她叫去的事!还有克拉丽莎!啊,克拉丽莎!莎利抓住了她的胳膊。

克拉丽莎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

“可是我呆不了多一会儿,”她说,“我等会儿再来。等着我。”她说道,眼睛看着彼德和莎利。她的意思是他们必须要一直等到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以后。

“我会回来的。”她说道,一面看着她的老朋友莎利和彼德,他们正在握手,而莎利无疑是回忆起了过去,正笑着。

但是她的声音中已没有了昔日令人陶醉的圆润甜美;眼睛也不像当年她吸雪茄烟的时候、身上一丝不挂地跑过过道去取自己的海绵包的时候那样闪闪发亮了;那时埃伦·阿特金斯问她,要是让先生们碰上怎么办?不过大家都原谅她。她从储藏食品的地方偷鸡吃,因为夜里肚子饿了;她在卧室里抽雪茄烟;她把一本珍贵的善本书忘在了平底船里。可是谁都非常喜欢她(也许除了爸爸

以外)。那是因为她的热情；她的活力——她画画，她写作。村子里的老妇直到今天都从来不会忘记问候“你那位穿着红斗篷、看起来非常快活的朋友”。莎利偏偏会指责说休·惠特布莱德（他在那边呢，她的老朋友休，正在和葡萄牙大使说话）在吸烟室里吻了她，是因为她说妇女应该有选举权而惩罚她。她说庸俗卑下的男人才会干这种事。克拉丽莎记得她不得不说服莎利不要在家庭祈祷时指责休——她是会做得出来的，她卤莽大胆，肆无忌惮，追求成为一切轰动的中心，喜欢制造引人注意的场面，克拉丽莎那时常想，一切肯定会以可怕的悲剧结束；她会死去；她会遭受磨难；但结果是她结婚了，出乎意料地嫁给了一个秃顶、纽扣里别一朵大花的男人，据说他在曼彻斯特有好几家棉纺厂。而且她生了五个儿子！

她和彼德一起坐了下来。他们在聊天：这景象是如此熟悉——他们会在一起聊天。他们会谈论过去。她和这两个人分享过去的岁月（甚至比和理查德的要多）；那花园；树木；老约瑟夫·布赖特科普夫嗓子特糟还要唱勃拉姆斯的歌曲；客厅的墙纸；地垫的气味。莎利必然永远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彼德也必然是。可是她得离开他们了。布拉德肖夫妇来了，她讨厌他们。她必须走到布拉德肖夫人跟前去（她穿着银色和灰色的衣服，像只在水池边上保持着平衡的海狮，喊叫着要人家邀请她，要和公爵夫人们交际，这个典型的成功男人的妻子），她必须走到布拉德肖夫人跟前去并且说……

但是布拉德肖夫人先发制人，

“我们来得实在太晚了，亲爱的达洛维夫人，我们简直都不敢进来了。”她说。

头发灰白、眼睛湛蓝、仪表堂堂的威廉爵士说，是太晚了；他们实在无法抗拒晚会的吸引力。他可能正和理查德谈论那议案的事，他们希望下议院能通过这项议案。为什么看到他和理查德说话会使她感到恶心？他看上去和他名医的身份很相符呀。一个在

他这一行里的绝对权威，很有影响，显得相当疲劳。因为想想看找他求医的都是什么样的病人吧——是在苦难的深渊中的人；处于精神失常的边缘的人；丈夫们和妻子们。他必须对极端困难的问题做出决定。然而——她的感觉是，你不会愿意让威廉爵士看到你不快活。不，不能让那个人看出来。

“你在伊顿上学的儿子好吗？”她问布拉德肖夫人。

因为得了腮腺炎，他把十一岁考试^①给误了，布拉德肖夫人说。她觉得对此他父亲比他还着急，她说，“因为他父亲自己只不过是个大孩子而已。”

克拉丽莎看了一眼和理查德说话的威廉爵士。他看上去可不像个孩子——一点儿也不像个孩子。她有一次和别人一起去找他看病。他一切做得极其正确；非常合情合理。但是天哪——重新走出到大街上真让人感到欣慰！她记得有个可怜的人在候诊室哭泣。可是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威廉爵士；她究竟不喜欢他的是什么。只有理查德和她看法一致，“不喜欢他的情趣，不喜欢他的气味。”不过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在谈论这项议案。有个病例，威廉爵士说起时压低了声音。和他所说的关于弹震症后果的延迟发作有关。在议案中必须写入有关条款才行。

布拉德肖夫人（是个可怜的傻瓜——你并不讨厌她）放低了声音，这样把达洛维夫人引入到由共同的女性特点、对丈夫杰出品质的共同自豪感、和对他们工作上过度劳累的可悲倾向的共同关切的庇护之下，低低地告诉她，“我们刚要出门，我丈夫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很悲惨的病例。一个年轻人（威廉爵士正在对达洛维先生

① 十一岁考试：过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种考试制度，学生在十一岁左右参加，根据成绩决定该生以后是上普通中学和大学，还是进入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现已基本废除，只有少数地方教育当局仍在进行此种考试。

说的就是这件事)自杀了。他在军队里服过役。”啊,克拉丽莎想道,就在我的晚会中间,死亡闯了进来,她想道。

她继续往前走,走进了首相和布鲁顿夫人刚才进去的那个小房间。也许会有人在里面。但是并没有人。椅子上还留有首相和布鲁顿夫人坐过的印记,布鲁顿夫人恭敬地侧过身去,而他则坚定威严地坐着。他们谈论的是印度。现在房间里没有人了。晚会的光彩烟消云散了,穿着华丽的服装独自进到这里来,感觉很奇怪。

布拉德肖夫妇有什么权利在她的晚会上谈论死亡?一个年轻人自杀了。而他们在她的晚会上谈论此事——布拉德肖夫妇,谈论死亡。他自杀了——但怎么死的呢?当她突然听到一个事故时,她的身体总是先要经历一遍;她的衣服烧了起来,她的身体被烧伤。他从窗子里跳了出去。地面冲了上来;生锈的铁围栏尖误扎进了他的身体,伤痕累累。他躺在那里,脑袋里有什么在重重敲击着,然后是一片黑暗的窒息。她眼前出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而布拉德肖夫妇竟在她的晚会上谈论此事!

她曾有一次往蛇形湖里扔过一枚一先令的硬币,从来再没有扔过别的东西。可是他把生命白白扔掉了。他们继续生活下去(她不得不回到晚会中去,那些房间里仍然挤着很多人;还不断有客人来)。他们(她一整天都在想着伯顿,想着彼德,想着莎利),他们会渐渐变老。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这样东西被闲谈包围,被毁损,黯然失色;每天在腐败、谎言、闲扯中逐渐失去它。而他保存了这样东西。死亡是种挑战。死亡是种传递思想的努力;人们感到无法达到那神秘地捉摸不到的中心;亲近的变得疏远;狂喜消失,只有自己形影相吊。死亡中有着拥抱。

但是这个自杀的年轻人——他是怀抱着珍贵的一切往下跳去的吗?“如果现在就死去,现在就是最幸福。”有一次她身穿白衣走下楼来时曾这样对自己说过。

或许还有诗人和思想家。假定说他曾有过那种激情,并且去找了威廉·布拉德肖爵士,他是个伟大的医生,然而在她心里这个人有着莫可名状的邪恶,无性无欲,对女人极为有礼貌,但是又能做出某些难以形容的恶劣勾当——对你的灵魂施加压力,对,就是这么回事——如果这个年轻人去找了他,而威廉爵士以他特有的能力给了他这样的印象,那么难道他不会说(确实,她现在感到是这样),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他们,像医生那样的人,使生活变得难以忍受?

还有(她只是在今天早上才感觉到)那恐怖感;父母把生命交给你,要好好活到寿终正寝,要宁静地走完生命之路,而你却强烈地感到无能为力;在她心灵深处有着可怕的恐惧。即使是现在,如果不是有理查德经常在那里看《泰晤士报》,使她能够像只小鸟一样蜷缩一旁逐渐恢复生机,发出无比快乐的呼喊,而是事事摩擦,别别扭扭,她一定早就死了。但是那个年轻人自杀了。

不知怎的,她觉得这是她的灾难——她的耻辱。眼看着这儿一个男人、那儿一个女人消失在这黑暗的深渊,而她却不得不穿着晚礼服站在这里,这是对她的惩罚。她曾经使过诡计,曾经顺手牵羊。她从来就不是个完全值得赞美的人。她曾渴望取得成功。像贝克斯伯罗夫人那样,等等。贝克斯伯罗夫人有一次曾经在伯顿的露台上散过步呢。

一切都要归功于理查德;她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什么都不嫌太慢;什么都不能永存。她一面放正椅子,把书架上的一本书往里推一推,一面想道,没有什么快乐可以和这样的感觉相比:你结束了青春时代的得意、沉湎于生活的进程之中、在日出日尽中惊喜地发现了生活的幸福。在伯顿的时候,当人们都在聊天时,她曾许多次去仰望天空;或在晚餐时从人们肩膀间的空隙里看天空;在伦敦,她难以入眠时就去看天。她向窗户走去。

这片乡村的天空,这片威斯敏斯特的天空中有着她自己的某

种东西,尽管这个念头很愚蠢。她拉开了窗帘;向外看去。啊,可是多么奇怪呀!——对面房间里的老太太正直直地看着她!她正准备睡觉。还有那天空。她原以为天空会转开它美丽的容颜,会是庄重的、暗黑色的天空。但是你看——惨白的天空中飞速掠过大片逐渐变细的云团。这景象对她来说很新鲜。一定是起风了。她在对面的房间里正准备睡觉。她着迷地看着她,那位老太太走来走去,穿过屋子,来到窗前。她看得见自己吗?当客厅里人们仍在大声说笑时看着那位老太太静静地准备睡觉,真是让人着迷。这时她拉下了百叶窗。时钟开始敲响报时。那个年轻人自杀了;但是她并不可怜他;在时钟一下,两下,三下,敲响报时之际,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她不可怜他。啊!老太太把灯关上了!整幢房子现在一片漆黑,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她重复道,她想起了下面的句子,再不要害怕酷热的太阳。她必须回到他们那儿去。但这是一个多么不平常的夜晚啊!她不知怎地感到非常像他——那个自杀的年轻人。她很高兴他这样做了;抛弃了一切。钟在敲着。沉闷的音波消失在了空中。他使她感到了美;使她感到了乐趣。但是她必须回去了。她必须让客人们聚在一起。她必须找到莎利和彼德。于是她从小房间走进了客厅。

“可克拉丽莎在哪儿?”彼德问。他和莎利一起坐在沙发上。(在这么多年以后,他实在没法称她为“罗塞特夫人”。)“这女人到哪儿去了?”他问道。“克拉丽莎在哪儿?”

莎利猜想,其实彼德也是这样想的,来了什么重要人物,政治家,他们俩都不认识,除非在画报上见过相片能认得出来,但克拉丽莎不得不去客气一番,谈上几句。她和他们在一起。可你看理查德·达洛维并没有进入内阁。莎利猜想,他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吧?她本人简直不怎么看报。偶尔看见提到他的名字。不过——咳,她生活很隔绝,克拉丽莎会说是在荒野里,她生活在大商人之中,大工厂主之中,毕竟都是干实事的男人。她也干了许多事的!

“我有五个儿子!”她告诉他。

天哪,天哪,她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呀!母性的温柔;还有母性的自大。彼德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月光下的花椰菜丛中,她当时用带文学特色的措辞,说那些叶子“像粗砺的青铜”;她还摘了一朵玫瑰花。在那个糟糕透顶的晚上,在喷泉旁的一幕之后,她逼着他走来走去;而他要赶午夜的火车。天哪,他都哭了!

那是他的老习惯,打开小折刀的刀片,莎利心里想,一激动就把折刀开了关,关了开。当他热恋着克拉丽莎的时候,她和彼德·沃尔什也非常、非常亲密,还有那次午饭时为了理查德·达洛维的荒唐可怕的大吵。她把达洛维叫做“威克姆”。为什么不管理查德叫“威克姆”呢?克拉丽莎顿时大发脾气!确实从那以后她们俩没有见过面,她和克拉丽莎,过去的十年中也许最多见过六次。而彼德·沃尔什跑到印度去了,她模模糊糊地听说他婚姻不幸福,她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也不好问他,因为他变了。他看上去皱巴巴的,但是她觉得他比过去和蔼了,她对他有着真诚的喜爱,因为她和她的青年时代联系在一起,她仍保存着他送给她的艾米莉·勃朗蒂的一本小书,他一定打算写作的吧?当年他是打算写作的。

“你写书了吗?”她问他,一面张开手,她那结实美观的手,放在膝盖上,他记得她的这个姿势。

“一个字也没有写!”彼德·沃尔什说。她朗声笑了。

她仍有吸引力,仍是个人物,莎利·西顿。可是这个罗塞特是什么人?他在结婚的那天在扣眼里别了两朵山茶花——这是彼德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他们有无数的仆人,几英里长的温室。”克拉丽莎写信告诉他;诸如此类的话。莎利哈哈大笑,默认了这一点。

“是的,我们一年有一万英镑”——她记不得这是税前还是税后的数字,因为一切都是她的丈夫替她经办的,“你一定要见见他,”她说,“你会喜欢他的。”

而以前莎利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为了到伯顿去,她当掉了她祖母的戒指,那是玛丽·安托瓦尼特^①送给她的曾祖父的。

没错,莎利想起来了;现在她还保存着这个戒指,玛丽·安托瓦尼特送给她的曾祖父的红宝石戒指。那时她名下一个便士也没有,去一趟伯顿总得使劲节省好久。但是去伯顿对她有着非常大的意义——她相信这使她能够保持住正常的神志,在家里她一点也不快活。可是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一切都过去了,她说。帕里先生已经去世;帕里小姐仍然活着。彼德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吃惊过!他一直以为她已经死了。莎利猜想,他们的婚姻很美满吧?而那边,那个在窗帘旁穿着红衣服的、非常漂亮沉着的女郎就是伊丽莎白。

(她像一株白杨,她像一条河流,她像一朵风信子花,威利·蒂特柯姆心里在想。啊,能够在乡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有多好!她能听见她那可怜的小狗在哀号,伊丽莎白敢肯定。)她一点也不像克拉丽莎,彼德·沃尔什说。

“啊,克拉丽莎!”莎利说。

莎利的感觉是,她欠了克拉丽莎极大的情。她们曾经是朋友,不是一般的相识,而是朋友,她眼前仍出现克拉丽莎穿一身白衣服,手里捧满鲜花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的样子——直到今天,烟草作物仍使她想起伯顿。可是——彼德明白吗?——她身上缺少点什么。缺少的是什么呢?她有魅力;她有极大的魅力。但是坦白地说(她感到彼德是老朋友,真正的朋友——他不在英国有关系吗?距离有关系吗?她曾经常常想给他写信,可是写了又撕掉了,然而她感到他能理解,因为不用把事情明说出来人们也能理解,就像一个人意识到在渐渐老起来,而她确实老了。那天下午到伊顿公学

^①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1755—1793),奥地利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之女。法国大革命后和奥地利宫廷勾结,企图破坏法国革命。后因叛国罪上了断头台。

去看了看儿子们，他们在那儿得了腮腺炎），坦白地说，克拉丽莎怎么能这么干呢？——嫁给了理查德·达洛维？一个专爱钓鱼打猎的人，一个只关心狗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他走进屋子身上总带着一股马厩味。还有这一切场面？她摆了摆手。

那是休·惠特布莱德，穿着白套服背心悠然地走了过去，迟钝，肥胖，除了自负和舒适，他对其他一切都是视而不见。

“他是不会理睬我们的。”莎利说，而她也确实没有这个勇气——这么说那就是休，令人钦佩的休！

“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她问彼德。

“他给国王擦皮靴，或者在温莎宫里数酒瓶。”彼德对她说。彼德的嘴还是那么尖刻！但是莎利一定要对他说实话，彼德说。说说那个吻，休的吻。

吻了她的嘴唇，她明确地说，有个晚上在吸烟室里。她怒冲冲地直接去找克拉丽莎。休不会干这种事的！克拉丽莎说，那是令人钦佩的休！休的袜子无一例外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现在看看他的晚礼服吧。完美至极！他有孩子吗？

“这间屋子里每个人都有六个儿子在伊顿公学上学。”他自己除外，彼德对她说。感谢上帝，他没有孩子。没有儿子，没有女儿，没有妻子。咳，看来他并不在乎，莎利说。她心里想，他比别的人都显得年轻。

可是像这样结婚，在许多方面看来都是愚蠢的，彼德说；“她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他说，可是，他说，“我们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是这怎么可能呢？莎利在心里琢磨；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真怪，认识他却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这样说是出于自尊吗？很可能，因为毕竟这种事会使他感到烦恼难堪（虽然他是个怪人，某种精怪式人物，完全不是个寻常的人），在他这个年纪没个家，没地方可去，一定是很孤独的。但是他一定得到他们家来住上几个星期。当然他会的；他很愿意到他们家去住一段。事情

就是这样提起来的。这么多年以来达洛维夫妇从来没有到她家去过。他们一次又一次邀请他们。克拉丽莎(因为当然是由于克拉丽莎的缘故)就是不来。因为,莎利说,克拉丽莎本质上很势利——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是个势利眼。莎利相信,她们间的隔阂正在于此。克拉丽莎认为她下嫁而有失身份,因为她的丈夫——她为此感到骄傲——是个矿工的儿子。他们名下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自己挣来的。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就扛过大麻袋。

(她会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不断地说下去,彼德想;矿工的儿子;人们觉得她下嫁有失身份;她的五个儿子;还有什么来着——花木,绣球花,紫丁香,在苏伊士运河以北从来不生长的非常非常罕见的木槿百合,而她和—一个花匠一起在曼彻斯特郊区却种了好几花坛,确确实实好几花坛!而克拉丽莎躲过了这一切,她本来也不是个母性很强的人。)

她是势利眼?是的,在许多方面是这样。这么长的时间了,她在哪儿?时间很晚了。

“然而,”莎利说,“当我听说克拉丽莎要举办晚会,我觉得我不能不来——一定要再见见她(我住在维多利亚街,近得和在隔壁一样)。所以我没有得到邀请也径自来了。不过,”她低声道,“告诉我,一定要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是希尔伯里太太,正在找门呢。因为已经太晚了!她喃喃道,越晚,客人走了,越能找到老朋友;在安静的小角落里;美丽至极的景色。她问道,他们知道吗,自己周围是一片迷人的花园?灯光树影,奇妙的波光粼粼的湖泊和天空。克拉丽莎·达洛维说过,就是后花园里的几盏彩色小灯!但是她简直是个魔术师!那是个公园……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她知道他们是朋友,没有名字的朋友,没有词的歌,总是最好的。但是这里门这么多,这么出乎意料的地方,她迷路了。

“希尔伯里老太太。”彼德说，但那个人又是谁？那个整晚站在窗帘旁一句话不说的女士？他觉得她面熟；和伯顿有联系。她肯定就是在窗前大桌子上剪裁内衣的那个女人吧？戴维森，是她的名字吧？

“啊，那是埃莉·亨德森。”莎利说。克拉丽莎对她实在太苛刻了。她是个姑表姐妹，很穷。克拉丽莎对人是够苛刻的。

是相当苛刻，彼德说。然而，莎利说——她说时感情冲动，热情洋溢，彼德曾很爱她的这个特点，但现在却有点害怕，她可能感情会过分外溢——克拉丽莎对朋友又是多么慷慨大方啊！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有时候在夜里或圣诞节，当她总结自己的好福气时，总是把这份友谊放在第一位。她们那时都年轻；这就是原因。克拉丽莎心地纯洁；这就是原因。彼德会觉得她多愁善感。她就是多愁善感。因为她逐渐感到这是惟一值得说的东西——人的感觉。伶牙俐齿是愚蠢的。人只应该说出自己的感受。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彼德·沃尔什说。

可怜的彼德，莎利心里想。为什么克拉丽莎不来和他们谈谈？彼德盼的就是这个。她知道。他心里只想着克拉丽莎，因此心不在焉地玩弄着小刀。

他并没有感到生活是简单的事，彼德说。他和克拉丽莎的关系一直就不简单。他说这关系毁了他的生活。（他和莎利·西顿曾经十分亲密，因此不说这一点是荒谬可笑的。）一个人不可能爱两次，他说。而她能说什么呢？不过，爱过总比没有爱过要好（可是他会认为她多愁善感——他以前可尖刻了）。他一定要到曼彻斯特和他们住上一阵。这一切都是真的，他说。都是真的。他很愿意去，和他们住一阵，一等他到在伦敦要办的事情办完就去。

比起理查德来，克拉丽莎更喜欢他。这一点莎利很肯定。

“不对，不对，不对！”彼德说（莎利不该说这话——说得太过分了）。那个好人——他就在房间的那一头，和往常一样滔滔不绝地

说着，亲爱的老理查德。他在和谁说话呢？莎利问道，那个样子很出众的男人是谁？像她这样生活在荒野里，她有着难以满足的好奇心，想要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可是彼德也不知道。他说他不喜欢他那副样子，兴许是个内阁大臣。在那些人中间，他觉得理查德是最好的，他说——是最出众的。

“可是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莎利问道。她猜想，是公共事务吧。他们在一起幸福吗？莎利问（她自己非常幸福）；因为，她承认，她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只是像人们常做的那样，想当然地下结论；要说，即使是对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你又能了解多少？她问道。难道我们不都是些囚徒吗？她读过一个非常好的剧本，写的是一个人在牢房的墙上乱涂乱写，她感到这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人们在墙上乱涂乱写。由于对人际关系的绝望（人是这么难以相处），她常常到自己的花园里去，从她的花中得到男人和女人从来没有给予她的宁静。可是，不，他不喜欢卷心菜；他喜欢人，彼德说。确实，年轻人很美，莎利说，一面看着伊丽莎白穿过屋子。她和在她这个年纪的克拉丽莎多么不同！他能了解她吗？她不肯开口说话。不怎么了解，还不了解，彼德承认。她像一朵百合花，莎利说，一朵池边的百合花。但是彼德不同意说我们什么也不了解。我们了解一切，至少他了解一切。

可是那两个人，莎利轻声说道，现在正过来的那两个（如果克拉丽莎不马上来，她可真得走了），一直在和理查德说话的这个样子出众的男人和他那样子平庸的妻子——对于这样的人，你能了解些什么呢？

“了解他们是该死的吹牛的骗子。”彼德说，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他们。他把莎利逗得笑了起来。

但是威廉·布拉德肖爵士在门旁停下脚步看一幅版画。他在画的一角找雕刻家的名字。他的妻子也在看。威廉·布拉德肖爵士对艺术非常感兴趣。

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彼德说,他兴奋得顾不上了解别人。等到你老了,确切地说五十二岁了(莎利五十五岁,她说年龄是五十五岁,但是她的心像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也成熟了,彼德说,那么就能观察,能够理解,并且没有失去感受的能力,他说。是的,莎利说,是这样。她一年比一年感受更深,更炽烈。哎呀,也许,他说,在增强,应该为此而高兴——根据他的经验是继续不断地增强。在印度有这么一个人。他很想对莎利讲讲她。他很希望莎利能认识她。她是个已婚女人,他说。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一定都要到曼彻斯特来,莎利说——他们离开之前他一定要答应她。

伊丽莎白来了,他说,她感受到的还不到我们感受的一半呢,现在还没有呢。但是,莎利看着伊丽莎白向父亲走去时说,看得出来她和父亲之间感情很深。她从伊丽莎白走到父亲跟前去的樣子中能够感觉得到。

因为她的父亲站在那儿和布拉德肖夫妇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着她,而且心里在想,那个可爱的姑娘是谁呀?突然他意识到那是他的伊丽莎白,而他开始没有认出她来,她穿着粉红的上衣,样子是多么可爱!伊丽莎白在和威利·蒂特柯姆说话时感觉到他在看她。因此她走到他面前,现在晚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他们站在一起,看着人们离去,房间变得越来越空,地板上到处是东西。连埃莉·亨德森也要走了,她几乎是最后离去的,尽管没有人和她说过话,但是她想看到一切,好回去告诉伊迪丝。晚会结束了,理查德和伊丽莎白挺高兴,但是理查德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他本不打算告诉她,可是又憋不住。他说他看着她,心里想,那个可爱的姑娘是谁?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她听了真高兴。可是她那只可怜的小狗在哀叫呢。

“理查德有了改进。你说对了。”莎利说。“我要去和他说几句话。和他告别。”罗塞特夫人站起身来,继续道,“和感情相比,脑力有什么重要?”

“我也去。”彼德说,但却继续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怎么有这种恐惧?怎么有这种狂喜?他暗自思量。是什么使我充满了如此非凡的激动?

是克拉丽莎,他说。

因为她就在眼前。

到 灯 塔 去

第一部 窗

1

“当然，要是明天天气好，我们一定去，”拉姆齐夫人说，“不过你可得起大早才行。”她补充道。

她的话带给了儿子极大的快乐，好像一旦决定了，这次远游就一定会实现。在一个晚上的黑暗和一个白天的航行以后，他盼望了仿佛多少年的奇迹就会出现在眼前。詹姆斯·拉姆齐还只有六岁，但他属于那个不会区分不同感觉、必须使未来的期望随同其欢乐和悲伤影响现实的伟大一族，对于这种人，即使在幼小的童年时代，感觉之轮的每一转动都具有把忧郁或欣喜的一刻结晶、固定的力量。这时他坐在地上，正在剪陆海军商店商品目录册上的图片，妈妈的话使他在剪一张冰箱的图片时感到心花怒放。四周充斥着快乐。小手推车、割草机、沙沙作响的白杨树、雨前泛出白色的树叶、呱呱嘈叫的白嘴鸦、摇摆的金雀花、窸窣窸窣的衣裙——一切在他心中是这样生动清晰，他已经有了只属于他自己的代码，他的秘密语言。从外表上看他十足一副坚定严肃的神态，高高的前额，犀利的蓝眼睛带着无瑕的纯洁坦诚，看到人类的弱点就微微皱起眉头。母亲看着他用剪刀整齐地沿着冰箱的边缘移动，想像他穿着饰有貂皮的红袍坐在法官席上，或在公众事务出现某种危机时指挥一项严峻而重大的事业。

“可是，”他的父亲在客厅窗前停下说，“明天天气不会好的。”

要是手边有斧头、拨火棍、或者无论什么能在他父亲胸口插个

崩隆把他当场杀死的武器，詹姆斯都会把它抓起来的。拉姆齐先生只要在场，就会在他子女的心中激起如此极端的感情。现在他站在那里，瘦得像把刀，窄得像条刀刃，满脸嘲笑的神气，不仅因使儿子失望和使在各方面都比他好一万倍（詹姆斯这样认为）的妻子显得可笑而高兴，而且还因自己判断的准确性而得意。他说的是实话。永远是实话。他从来不会不说实话，从不篡改事实，从不为使任何人高兴或方便而改掉一个不愉快的词，对自己的孩子更是如此。他们是他的亲骨肉，应该从小就意识到人生是艰难的；事实是毫不留情的；要抵达我们最光明的希望被熄灭、我们脆弱的小舟在黑暗中沉没的那个传说中的世界（说到此处，拉姆齐先生就会挺直腰板，眯起小小的蓝眼睛遥望地平线），一个人最需要的就是勇气、真理和毅力。

“但是明天天气可能会好——我想会好的。”拉姆齐夫人说着不耐烦地轻轻扭了一下正织着的一只红棕色的袜子。如果她今晚能够织完，如果他们明天真能到灯塔去，就要把袜子带去送给灯塔看守人的小男孩，他得了髋骨结核。还要带上一大堆旧杂志和一些烟草。其实，只要她能找得到的、四处乱放着没什么用处只会使屋子凌乱的东西，她都要拿去给那些可怜的人，使他们有点消遣的东西。他们整天坐在那儿，除了擦灯、修剪灯芯、在他们一丁点儿大的园子里耙耙弄弄之外，什么别的事情也没有，一定烦闷得要命。她常常会问，要是你被禁闭在一块网球场大小的岩石上，一呆就是一个月，遇上暴风雨天气可能时间还要长，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信件或报纸；看不到任何人；你要是结了婚，见不到妻子，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样——是不是生病了，有没有摔断胳膊腿；一周又一周地看着单调沉闷的波涛撞碎成飞溅的浪花，然后可怕的暴风雨来临，于是窗上布满飞沫、鸟儿撞上灯塔、整个地方都在震撼、连把头探出门外都不敢，生怕被卷入大海。要是这种情况，你会觉得怎样？她常常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对女儿们提。她用很

不一样的口气接下去说，因此，应该尽可能给他们带去一点安慰。

“风向正西。”无神论者坦斯利说，一面张开骨瘦如柴的手指好让风从指间穿过，他正和拉姆齐先生一起，在平台上来来回回地进行傍晚时的散步。也就是说，风来自最不利于在灯塔着陆的方向。是的，他确实爱说讨人嫌的话，拉姆齐夫人想，现在又故意重复这让人不爱听的话，使詹姆斯更加失望，实在可恶；但同时她又不允许孩子们嘲笑他。他们称他为“无神论者”，“那个小个子无神论者”。萝丝嘲弄他；普鲁嘲弄他；安德鲁、贾斯珀、罗杰嘲弄他；就连一颗牙也没有了的老狗巴杰都咬过他。原因是（按南希的说法），他是第一百一十个追随他们一直到赫布里底群岛的年轻人，而他们觉得没有外人在一起要好得多。

“胡说。”拉姆齐夫人十分严厉地说。她能忍受他们从她那儿学来的夸张的习惯，以及暗示她请的留宿的客人太多（这是事实），以至于不得不把有些客人安顿到城里去住，但她不能容忍对客人无礼，特别是对青年男子，这些人穷得一文不名，她丈夫说他们都“极有才能”，是他的崇拜者，是来他们这里度假的。确实，她把所有的男性都放在她的保护之下；其原因她无法解释。因为他们的骑士风度和英勇气概；因为他们所做的议定条约、统治印度、管理金融的事；最后还因为他们对她的态度，有种稚气的信赖和崇敬，没有哪个女人会觉察不到或不会因此而感到愉快。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可以接受青年男子的这种信赖和崇敬而不会失去自己的尊严，但若是一个不能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其价值和全部意义的年轻姑娘接受了这种信赖和崇敬，那就会是一场灾难——祈求上帝可千万别是她的女儿们。

她严厉地转向南希。他并没有追随他们，她说，他是应邀而来的。

他们必须找到个办法来解决这一切。可能会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不那么费劲的办法，她叹了一口气。当她向镜子里看去，看

见自己的头发白了，面颊凹陷；五十岁了，她思忖着，也许她本来有可能把事情处理得好一点——她的丈夫、钱财、他的书籍。但是就她个人来说，她对自己的决定永远不会有丝毫的后悔，永远不会回避困难或敷衍塞责。现在她看起来令人生畏，只是在她就查尔斯·坦斯利说了这番严厉的话后，她的女儿们——普鲁、南希、萝丝——才从餐盘上抬起眼睛，默默地琢磨她们在和母亲不同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离经叛道的思想；也许是巴黎的生活；更为无拘无束的生活；不用总是照顾某个男人；因为在她们心里对于尊重女性和骑士风度、对于英格兰银行和印度帝国、对于戴戒指的手指和带花边的华丽服饰，都抱着无声的怀疑。尽管对她们来说这一切中包含着本质的美，呼唤出她们少女心中的男子气概，使她们在母亲的目光下坐在餐桌旁时，对她奇怪的严厉、对她像女王把乞丐的一只脏脚从泥浆里拿出来洗净那样的极度谦恭有礼产生了崇敬之情；母亲因为她们谈到那个一直追随她们到——或更确切地说，被邀请到——斯凯岛来的讨厌的无神论者而这样极其严厉地告诫她们，也使她们产生了崇敬之情。

“明天不可能在灯塔靠岸。”查尔斯·坦斯利双手啪的一声拍拢说道。他正和她丈夫一起站在窗口。真的，他该说够了吧。她真希望他们两个离开，别再打搅她和詹姆斯，他们自己继续去聊。她看着他。他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孩子们说，满脸疙疙瘩瘩。不会打板球；他只会乱捅；他只会瞎搅。他是个爱挖苦人的可恶东西，安德鲁说。他们知道他最喜欢什么——没完没了地和拉姆齐先生来来回回地散步，说说谁赢得了这，谁赢得了那，谁在拉丁文诗歌上是“一流人物”，谁“才华横溢，但我认为在基本论述方面不扎实”，谁毫无疑问是“巴利奥尔最有才干的人”，谁现在在布里斯托尔或贝德福暂时不露峥嵘，但等到他给数学或哲学的某一分支学科所写的导论发表之时，就肯定会声名大震，如果拉姆齐先生想看的话，坦斯利先生这里有这篇文章头几页的校样。他们谈论的就是

这些东西。

她自己有时候也忍不住笑出来。有一天她说了句关于“浪如山高”之类的话。不错，查尔斯·坦斯利说，是有点风浪。“难道你浑身没有湿透吗？”她问道。“湿了，但没透。”坦斯利先生拧拧袖子、摸摸袜子，说道。

不过孩子们说他们讨厌的不是这，不是他的长相，不是他的举止。是他这个人——是他的观点。他们对查尔斯·坦斯利的抱怨是，当他们谈论些有趣的话题：人物、音乐、历史、任何东西，甚至只是说一句今天傍晚天气多好，干吗不在外面坐一会儿什么的，坦斯利要是不把谈话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表现自己、贬低他们，以他特有的尖刻把一切剥得赤裸裸的搞得他们心烦意乱就决不满足。有人说，他会在美术馆里问人家喜不喜欢他的领带。萝丝说，上帝知道，谁会喜欢呀。

一吃完饭，拉姆齐夫妇的八个儿女就像小鹿般悄没声息地从饭桌旁溜走，躲进自己的卧室。在这所房子里，只有卧室才是属于他们的不受干扰的天地，在这里他们可以就任何事进行争论：坦斯利的领带，一八三二年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通过，海鸟和蝴蝶，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谈论之时，阳光泻进阁楼上的这些小屋，由于小屋之间只有一板相隔，所以每一个脚步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还有那瑞士姑娘为在格里松斯的山谷中因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父亲的低泣声。阳光照亮了球拍、法兰绒内衣、草帽、墨水瓶、颜料罐、甲虫、小型鸟类的头骨，并且晒得钉在墙上的一条条长长的、四边卷皱的海藻散发出水草的盐腥气味，海水浴时用过的粘着沙粒的浴巾上也有这股气味。

冲突、分裂、意见不一、偏见交织进了人的存在的本身；啊，他们竟然小小年纪就开始了这一切，拉姆齐夫人叹息道。他们太挑剔了，她的孩子们。他们净说些废话。她拉着詹姆斯的手走出餐厅，因为他不愿意跟别的孩子们去。她觉得都是胡闹——天知道，

没有他们去制造分歧人们之间的分歧已经够多的了。真正的分歧，她站在客厅窗旁心里在想，已经够多的了，真是够多的了。那时她心中想到的是，贫富贵贱之别；她对出身高贵的人既怀着几分敬意，也半带怨恨，因为她自己的血管中不就流着那个具有些许神话色彩的意大利名门贵族家庭的血液吗？这个家族的闺秀们在十九世纪中分散到了英国的客厅里，她们谈吐娇媚可人，感情强烈奔放；她本人的一切机智风度和脾性都是来自她们，而不是来自懒散的英国人，或冷漠的苏格兰人。但是使她更为深思的却是另外那个问题，即贫富的问题。她想到在这儿或伦敦，她每天、每星期亲眼目睹的一切。当她挎着提包，拿着铅笔和笔记本去亲身访问这个寡妇或那个为生活挣扎的妻子时，她在仔细画好竖格的本子上一项项记下工资和支出、就业或失业，希望这样她就不再是一个半为了缓和自己的义愤、半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去行善的个人，而成为一个她毫无经验的心目中极其钦佩的阐释社会问题的调查员。

她拉着詹姆斯的手，站在那里，觉得这似乎都是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他跟着她来到了客厅里，他们嘲笑的那个年轻人，他正站在桌子旁，笨拙地心神不定地玩弄着什么东西，她不用回头看也知道他因感到格格不入而闷闷不乐。他们都走了——孩子们、明塔·多伊尔和保罗·雷勒、奥古斯塔斯·卡迈克尔、她的丈夫——他们都走了。于是她叹了口气转过身来说，“坦斯利先生，和我一起出去你会不会觉得没意思呀？”

她要到城里去办点琐碎的事情；她先有一两封信要写；也许需要十分钟；她还得戴上帽子。十分钟以后，她手里拿着篮子和遮阳伞又出现了，一副一切就绪、做好了临时出门所需之准备的样子，不过在经过草地网球场时她还得停一下，问一问卡迈克尔先生需不需要捎什么东西。这位先生正在半睁着他那双黄色的猫眼舒服地晒太阳，也真和猫的眼睛一样，他的眼睛似乎映出了摇曳的树枝

和飘过的浮云,但却丝毫也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思想或感情,如果他在想什么的话。

他们正要进行一次远征呢,她说笑着笑了起来。他们要进城去。“邮票、信纸、烟草?”她在他身旁停下,提示道。可是不,他什么也不需要。他的两只手交握着放在肥大的肚子上,眨着眼睛,好像他很想和善地回答她的这一番好意(她颇具魅力但有点神经质),可是又做不到,因为他沉湎在包围着他们所有人的——一片令人倦怠的灰绿之中,不需要语言,沉湎在巨大而仁慈的充满善意的懒散之中看着一切:整所房子;整个世界;一切的人;因为在午餐时他偷偷往自己的杯子里放了几滴东西,孩子们认为,所以他原来奶白色的胡须和小胡子上才会夹有鲜黄的道道。他什么也不需要,他喃喃说道。

他们走在通向渔村的路上时,拉姆齐夫人说,他本来会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要不是他那桩不幸的婚姻的话。她讲述卡迈克尔的情况的时候把黑阳伞撑得笔直,走动时带着一种难以描绘的期待的神情,好像一拐弯就会遇到什么人似的。她讲了他在牛津大学和一个姑娘的恋情;早早地结了婚;贫困;去到印度;翻译一点诗,“我相信,翻得很美”,很愿意教教男孩子们波斯文或印度斯坦文,可是那有什么用呢——于是现在就像他们看见的那样,在草坪上躺着。

查尔斯·坦斯利觉得荣幸之至,他备受冷落,拉姆齐夫人居然告诉他这些事,使他极感宽慰。他又振奋了起来。她还暗示,即使在衰退之中,男人的才智也是巨大的,所有的妻子——她并不是责怪那个姑娘,而且她相信他们的婚姻还曾经蛮幸福的——都要服从于丈夫的事业,这些话使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扬扬自得之感,他想假如他们坐了出租马车,比方说,他愿意付车费。至于她那个小提包,他可以替她拿着吗?不用,不用,她说,这个包她总是自己拿的。确实是这样。是的,他感觉到她身上的这一点。他感觉到很

多东西，特别有某种使他兴奋而又不安的东西，是什么原因他自己也说不出。他很希望她能看到自己身穿博士袍、头戴博士帽走在行列之中。做个研究员，教授——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看到自己——可是她在看什么呢？看一个男人在张贴广告。那张扇动着的大广告画渐渐展平开来，刷子每刷一下就露出新的大腿、大铁圈、马匹、耀眼的红红蓝蓝的色彩，平整漂亮，直到那张马戏团广告盖住了半面墙；一百个骑手、二十头会表演的海豹、狮子、老虎……她眼睛近视，便往前伸长脖子，念出声来，马戏团……“即将访问本市。”她惊声说，这样的活让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人站在像这样的梯子顶上可是太危险了——两年前的左臂被收割机轧掉了。

“咱们都去看！”她大声说着继续往前走去，仿佛所有的那些骑手和马匹使她充满了孩童般的狂喜，忘记了她刚才感到的怜悯。

“咱们都去。”他重复她的话说，然而他说时一字一蹦很不自然，使她感到惊异。“咱们去看马戏吧。”不，他没法把话说对劲。他的感觉也不对劲。可这是为什么呢？她很奇怪，他这是怎么啦？在那一刻她热情地喜欢他。她问他，他们小的时候没有人带他们去看过马戏吗？从来没有，他答道，好像他正希望她这么问，他的回答正是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盼着想说的话：他们为什么没有看过马戏。他们家人多，有九个兄弟姐妹，他父亲得干活养家。“我父亲是个药剂师，拉姆齐夫人，他开了个药铺。”他自己从十三岁起就独立谋生了，冬天常常没有大衣穿，读大学时永远也无法对款待过他的人“加以回报”（这些是他干巴生硬的原话）。他不得不使自己的东西用的时间比别人的长一倍，抽最便宜的烟草，粗烟丝，码头上老头吸的那种。他非常勤奋——一天干七个小时；目前他研究的课题是什么东西对什么人的影响——他们一直在边说边走，拉姆齐夫人没太听明白他的意思，只是断断续续地抓住了一些词……学位论文……研究员的地位……审稿人的位置……讲师的职务。她无法领会那随口滔滔而出的讨厌的学院行话，但是她对

自己说,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说起看马戏他的得意劲儿就没有了,可怜的小伙子,还有为什么他马上就说出了关于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一切,她可得叫他们别再嘲笑他;她得把这事告诉普鲁。她猜想他所希望的是能对别人说他怎样和拉姆齐一家人去看易卜生的戏了。他真是个书呆子——是的,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乏味的家伙。而且,他们已经到了城里,来到了主街上,马车在圆石铺的路面上嘎嘎驶过,他却仍然不住嘴地说着,谈什么新居住区、教学、劳动者、帮助自己的阶级、讲座啦等等,直讲得她得出结论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自信,回到了马戏团事件前的状态,并且就要告诉她(她现在又热情地喜欢他了)——但这时两边的房屋已被他们抛在了身后,他们来到了码头上,整个海湾展现在了面前。拉姆齐夫人禁不住惊呼道,“啊,多美呀!”眼前是一片无垠的碧蓝的海水,古老的灰白色的灯塔庄重地耸立在远处海中;右边,长满飘拂的野草的绿色沙丘伸向目力所及的远方,低低地此起彼伏,逐渐模糊消失,似乎在不停地逃往某个人迹未至的仙乡。

这个景色,她停住脚步说道,灰色的眼睛颜色更深了,正是她丈夫十分喜爱的。

她沉默了片刻。但是现在,她说,画家也到这儿来了。果真如此,仅仅几步以外就站着一个,戴顶巴拿马式草帽,穿双黄靴子,严肃、温和、专注,虽然有十个小男孩在看着他,他红润的圆脸上仍是一副深深的满足的神情。他端详片刻,然后蘸颜料,把画笔尖蘸进一堆堆柔软的绿色或粉红色的颜料中。自从三年前庞斯富特先生到那里之后,她说,所有的画都成了这个样子,绿色和灰色的水面,柠檬色的帆船,以及海滩上穿着粉红衣服的女人。

但是她祖母的朋友,她说,在走过那幅画时小心谨慎地看了一眼,画起画来可是全力以赴,首先他们自己把颜料混合起来,然后磨细,然后蒙上湿布保持颜料的湿润。

由此坦斯利先生认为她是有意要让他明白那个人的画画得很

草率。是这么说的吧？颜色不够浓？是这么说的吧？他有种非常奇特的感情，这感情是在花园中他要替她拿提包时开始萌生的、在城里他渴望向她倾诉自己的一切时不断增强的、一路行走时越来越发展起来的。在它的影响下他开始看到他自己和他一向了解的一切都有点扭曲变形了。这真是太怪了。

他站在她带他去的那所简陋的小房子的客厅里等着她，她要上楼上去一会儿，看一个女人。他听见楼上她轻快的脚步声，听见她快活的、然后低下去了的声音；他看看杯垫、茶叶罐、玻璃灯罩；他很不耐烦地等着；急切地盼望着一起走回家去，他决心要给她拿提包；然后听见她走出来；关上了一扇门；说他们一定要开着窗、关上门，要是需要什么东西就上她家去要（她想必是在和一个小孩说话），这时她突然走了进来，一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好像刚才她在楼上是在表演，现在让自己随意一会儿），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身后是佩带着嘉德勋章蓝绶带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突然间他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她是他见到过的最美丽的人。

她眼中星光闪烁、头上披着婚纱、还有仙客来和野紫罗兰花——他在胡想些什么呀？她至少有五十岁了；有八个孩子。她走过开满鲜花的原野，抱起折断了的花苞和跌倒的羔羊；眼中星光闪烁，微风吹动头发——他拿过她的提包。

“再见，艾尔西。”她说，他们沿街走去，她笔直地撑着遮阳伞走着，好像期待着一拐弯就会遇到什么人，而查尔斯·坦斯利这时平生第一次感到一种极度的自豪；一个挖排水沟的男人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她；垂下了胳膊看着她；查尔斯·坦斯利感到极度的自豪；他感到了那微风和仙客来和紫罗兰，因为他平生第一次和一个美丽的女人同行。他拿着她的提包。

2

“去不成灯塔了，詹姆斯。”他站在窗旁不得体地说，但出于对拉姆齐夫人的尊重，他尽量使声音柔和，至少听起来有几分亲切的味道。

讨厌的小矮个，拉姆齐夫人想，干吗老说个没完？

3

“说不定你醒来时发现太阳出来了，小鸟在唱歌。”她同情地说，一面抚摩着孩子的头发。她看得出来，她丈夫刻薄地说明天天气不好已经打击了孩子的情绪。到灯塔去是他最强烈的渴望，她知道，而好像光是她丈夫刻薄地说明天天气不好还不够似的，这个可恶的小矮个还要来重新触人的痛处。

“也许明天会晴的。”她抚摩着他的头发说。

她现在只能对他剪下的冰箱夸奖一番，并且翻动商品目录，希望能发现像耙地机或者割草机之类的东西，又有叉子又有把手，剪的时候需要最大的技术，还要特别的仔细。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在拙劣地仿效她的丈夫，她想道：他说要下雨；他们就说肯定是场狂风暴雨。

可是，她正在这里翻动着目录页、寻找耙地机或割草机时，她的搜寻却突然被打断了。她一直能听得见的、时不时因为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放进而被打断的粗哑的低语声，虽然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因为她坐在窗户的里侧），却使她放心地知道男人们正在高兴地聊天；这低语声已经继续了半个小时了，是在包围她的种种声音

中——如球拍击球声、玩板球的孩子们时而突然发出的尖叫声：“怎么啦？怎么啦？”——使她心安的声音，但是现在却停了下来。海浪单调地拍打着海滩的声音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给她的思绪打着有节奏的、使她感到平静的拍子，仿佛当她和孩子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它一遍又一遍地、抚慰地、以大自然的喃喃低语重复着某个古老的摇篮曲中的词句，“我在守护着你——我是你的支柱”，但是也有一些时候，特别是当她的思想稍稍脱离手头正在做着的事情时，海浪的声音突然出乎意料地没有了这样的亲切含义，而是如一阵神鬼敲起的隆隆鼓声，无情地敲击起生命的节拍，使人想到这个岛的毁灭和被大海吞没，而且在警告她，岁月在她匆忙地做着一件又一件事情时悄悄消逝，一切如彩虹般稍纵即逝——这原来被其他声音掩盖而变得模糊的海浪声突然在她耳际发出沉重的轰鸣，吓得她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

他们停止谈话了，这就是原因。顷刻之间她摆脱了紧紧攫住自己的紧张状态，好像为补偿她不必要的感情消耗，她走进了另一个极端，冷静、觉得一切很有趣、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她得出的结论是，可怜的查尔斯·坦斯利被甩掉了，她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要紧，如果她的丈夫需要牺牲品的话（他确实是需要），她高兴地给他献上查尔斯·坦斯利，他刚才给她的小儿子泼了冷水。

她抬起头，又倾听了片刻，仿佛在等待某个习惯了的声，某个有规律的、机械的声音；然后听到了从花园里开始传来的有节奏的半是说话半是吟诵的声音，她丈夫在平台上踱来踱去，发出的声音介于嘟囔和唱歌之间，她再度安下心来，确信一切重又正常，便低下头去看着膝上那本商品目录，找到了一幅带六个刀片的折刀的图，詹姆斯只有非常小心才能剪得下来。

突然一声大叫，仿佛是一个半睡半醒的梦游人在喊着什么

冒着枪林弹雨

之类的声音强烈地冲进她的耳朵,使她忧心忡忡地转身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喊。她高兴地看到只有莉莉·布里斯柯在场,这就不要紧了。但是看见这个姑娘站在草坪的边上画画使她记起,她应该尽量保持她的头部姿势不变,好让莉莉画她。莉莉的画!拉姆齐夫人笑了。有一双中国人的小眼睛和一张皱巴巴的脸,她永远嫁不了人了;你也不能把她画画这事太当真;但她是个很有独立性的小家伙,为此拉姆齐夫人喜欢她;于是她记起了答应过的话,把头低了下去。

4

真是的,他挥舞双手,高喊着“我们勇敢地骑马冲去”向她直冲过来,差点儿撞翻了她的画架,但幸运的是,他突然急剧地掉转马头,疾驶而去,她想,好到巴拉克拉瓦高地去光荣牺牲。从来没有谁像这样又可笑又吓人。但是只要他保持这样挥舞双手、大喊大叫,她就是安全的。他就不会站着不动看她的画,而这正是莉莉·布里斯柯不能忍受的。即使在她看着画布上的片片颜色、线条、色彩,看着和詹姆斯一起坐在窗口的拉姆齐夫人的时候,仍对周围的一切非常警觉,惟恐有人会悄悄走上前来,而她突然发现有人在看自己的画。但是现在她所有的感官都活跃了起来,端详、细看、直到墙和远处的珈曼那花的颜色深印在了她的眼中,正在这时她意识到有人从房子里走出,向她走来;从脚步声中她推测来人是威廉·班克斯,因此虽然她的画笔在颤抖,却没有把画翻过来放在草地上,仍让它立在那里。如果来的是坦斯利先生、保罗·雷勒、明塔·多伊尔,或几乎任何别的人,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威廉·班克斯现在站在她身旁。

他们住的房间是在村子里，因此同出同人，晚上在门垫边分手，常聊些汤啦、小孩啦、这样那样的小事，这使他们建立起了同伴的关系。所以现在当他以他那审视的态度站在她身旁时（再说他的年纪足以做她的父亲，是个植物学家，一个鳏夫，身上带着肥皂味儿，一丝不苟，非常干净），她就这么站着不动。他也这么站着不动。他注意到，她的鞋子非常好，使脚趾能自然伸展。他和她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所以也注意到她的生活是多么有规律，早饭前就起床出外画画，他相信，是独自一人：想来很贫困，当然没有多伊尔小姐的姿色或魅力，但她有头脑，使得她在他眼中胜于那位年轻姑娘。比如现在，当拉姆齐高声喊叫着、两手比画着向他们冲来时，他确信布里斯柯小姐心里明白：

有人闯祸了。

拉姆齐先生瞪着他们。他瞪着他们却似乎没有看见他们。这倒着实让他们两个人感到有点别扭。他们一起目睹了一件本来不该他们看见的事。他们侵犯了人家的隐私。因此莉莉想，班克斯先生马上就说什么有点凉，建议他们走一走，可能是他想找个借口离开此地到听不见他说话的地方去。她愿意走一走，是的。但是她把目光从她的画上移开时是很不情愿的。

珈曼那花一片鲜艳的紫色；墙壁是耀眼的白色。既然她看到的是这样，篡改这鲜艳的紫色和这耀眼的白色，她认为就是不诚实的，尽管自从庞斯富特先生到过这里以后，把一切看成暗淡、雅致、半透明的做法成了时髦。而颜色之下还有形状。当她观察时，都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而且不可能不看到所有这一切：只是在她手中拿起画笔时这一切就全变了。就在她要把画面搬上画布的那一刻，魔鬼开始折磨她，常常让她几乎掉下泪来，使这条从构想到创作的道路变得和小孩走黑路一样可怕。她常常感到需要在极其不

利的情况下奋力斗争以保持自己的勇气；并且说出“但这是我看到的；这是我看到的呀”，从而把自己仅剩的那可怜的一点视觉形象紧抱在怀里，因为有千百种力量正竭尽全力要从她怀里将其夺走。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当她开始作画时，其他事情还会冷酷地向她袭来：她能力不足、无足轻重、要在布罗普顿街的房屋里为父亲管家、要费尽力气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感谢老天，到目前为止她都控制住了），那就是扑到拉姆齐夫人膝下，并且对她说——但是又能对她说什么呢？“我爱上了你”？不，这不是实话。“我爱上了这一切”，一面挥动手，指着树篱、宅子、孩子们？这是荒唐的，这是不可能的。人不能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于是现在她把画笔一支挨一支地整齐地放进了盒子里，对威廉·班克斯说：

“突然冷了起来，太阳好像没那么热了。”她说，一面环顾四周。天色还亮，草仍呈柔和的深绿色，房子在开放着紫色西番莲的绿叶丛中十分醒目，白嘴鸦从高高的蓝天送下苍凉的啼声。但是什么东西在移动，一闪，银色的翼在空中一转。毕竟已是九月了，九月中旬了，已经过了晚上六点。因此他们按习惯的方向漫步走去，穿过花园，经过草地网球场，经过蒲苇丛，来到茂密的树篱的缺口处，卫士般守卫在那里的是俗称火红拨火棍的开花芦苇，像一盆盆熊熊燃烧的煤炭，穿过开花芦苇望去，海湾里碧蓝的海水显得分外地蓝。

好像为某种需要所吸引，他们每天傍晚都要到这里来。似乎在陆地上变得僵化停滞的思想，会被海水漂起重新启航。海水甚至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某种生理上的轻松。首先，有节奏的拍击着的色彩把蓝色涌满了海湾，心胸随之开阔，身体也逐浪沉浮，只是紧接着凶恶暴躁的浪涛便打断了这一切，使人倍感扫兴。其次，从那块巨大的黑色岩石背后，几乎每晚都会有泉水喷出，因为喷出的时间没有规律，所以得注意等待，它喷的时候真是好看极了，一股白色的泉水。而当你等着的时候，会看到层层波浪一次又一次地

在灰白的半圆形的海滩上平平地留下一层薄薄的珠母色。

他们两个人站在那里，都笑了。他们感到同样的狂喜，先是因为涌动的波涛，后来是因为一艘破浪疾驶的帆船。帆船在海湾中划开一道弧线，停了下来，颠簸着，落下了帆。然后带着要使画面完整的自然本能，看过这一高速运动之后，两人便都把目光移到了远处的沙丘上。他们感到的不再是欢乐而是某种伤感——半是因为事情已经结束，半是因为这远处的景色似乎要比看景的人多活上一百万年（莉莉想道），并且当天空看着的还是一个沉睡的大地时，就已经和它进行交流了。

望着远处的沙丘，威廉·班克斯想起了拉姆齐：想起了威斯特摩兰的一条路，想起了拉姆齐独自行走在那条路上，一副似乎是天生的落寞神态。但是突然他被打断了，威廉·班克斯记得（这一定和某件实际发生过的事有关），是一只母鸡，张开了两只翅膀保护她那群小鸡，这时拉姆齐停了下来，用手杖指着说，“真漂亮——真漂亮”，当时班克斯认为这件事奇特地使人看到了拉姆齐的内心，表现了他的质朴，他对卑下事物的同情；但是他似乎觉得，就是在那里，在那条路上，仿佛他们的友谊停止了。那以后拉姆齐结了婚。再以后，由于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们的友谊失去了内涵。他也说不出来责任在谁，只是过了一段时期之后，他们的友谊中重复代替了新意，他们见面也正是重复旧谊。但是在和沙丘的这无声交谈中，他坚持认为他对拉姆齐的感情没有任何减弱，而是仍旧在那里，就像一具年轻男人的尸体在泥炭中储放了一个世纪，嘴唇依然鲜红一样，他的强烈和真实的友谊储放在了海湾彼岸的沙丘之中。

他为了这份友谊而感到忧虑不安，也许还为了从心头清除自己已经干瘪萎缩的自责——因为拉姆齐生活在一群活泼喧闹的孩子之中，而班克斯却无儿无女，是个鳏夫——他忧虑不安，希望莉莉·布里斯柯不要蔑视拉姆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伟大人物），而应

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多年以前开始的友谊在威斯特摩兰的一条小路上逐渐消失,在那儿,那只母鸡张开翅膀保护她的小鸡;那以后拉姆齐结了婚,他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重逢时总有某种重复旧谊的倾向,这当然不是任何人的过错。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他思考完毕。他转过身去不再看那片景色。他回身沿另外那条路走回去,上了车道,班克斯先生注意到了周围的事物,如果那些沙丘没有向他揭示出他的友谊之遗骸仍嘴唇鲜红地储放在泥炭之中,他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比方说卡姆,那个小女孩,拉姆齐最小的女儿。她正在边坡上采香苜蓿花。她又任性又厉害,不肯按保姆说的“给这位先生一朵花”。不给!不给!不给!她就是不给!她紧攥着拳头。她跺脚。班克斯先生觉得自己老了,很悲哀,她不知怎的误会了他对她的友好。他想必是已经干瘪萎缩了。

拉姆齐夫妇并不富有,他们怎样设法应付这一切的,真是奇迹。八个孩子!靠搞哲学养活八个孩子!这又是一个,这回是贾斯珀,他溜达着走过,去打会儿鸟,他若无其事地说,经过莉莉时像晃动水泵的摇把一样晃动她的手,惹得班克斯先生尖酸地说,他可真是喜欢她。现在还必须考虑他们的教育问题(不错,拉姆齐夫人也许自己有点财产),更不用说每天这些“大家伙们”所需的鞋袜消耗了,他们都是身材高大、棱角分明、不管不顾的青少年。至于说弄清他们谁是谁和长幼次序,他可做不到。他私下用英国国王和女王的名字叫他们:邪恶的卡姆,冷酷的詹姆斯,正直的安德鲁,美丽的普鲁——因为普鲁会很美的,他想,她怎能不美呢?——而安德鲁则会非常聪明。他一面沿车道走着,而莉莉·布里斯柯在说着是或不是,对他的评论表示赞同(因为她爱他们大家,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一面心里在考虑拉姆齐的情况,同情他,羡慕他,仿佛看到他放弃了青年时期所拥有的一切孤独和质朴所赋予的辉煌,肯定无疑地被扑动的翅膀和咯咯叫的家务事拖累住了。他们是给了他

一些什么——威廉·班克斯承认这一点；如果卡姆在他的大衣上插上一朵花，或者像她爬上她爸爸的肩膀那样爬上他的肩膀去看那张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画，那会是很愉快的一件事；但是他的老朋友们也不可能不感到，他们也毁掉了些什么。一个陌生人会怎么想呢？这个莉莉·布里斯柯怎么想？谁能注意不到他现在沾染上了越来越深的习惯？也许是怪癖、弱点？一个像他这样有才智的人竟能把身份降低到他今天的地步——不过这话说得太刺耳了——像他这样如此依赖别人的赞扬，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

“啊，可是，”莉莉说，“想想他写的书吧！”

每当她“想想他写的书”时，她的眼前就会清楚地出现一张大厨桌。这都是安德鲁造成的。她曾问他他父亲的书里写的是些什么，“主观和客观和现实的性质”，安德鲁答道，当她说天哪，她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时，他对她说道，“那你就在你不在厨房时想想里面的一张桌子。”

因此当她想到拉姆齐先生的书的时候，总会看到一张擦洗干净的厨桌。眼下它就停留在一棵梨树的枝桠上，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果园里。她作出巨大的努力集中思想，不去想梨树有银白色节疤的树皮，或鱼形的树叶，而要集中在一张厨桌的幻象上，那种擦洗干净的木板桌，露着木纹和节疤，经过多年使用仍然结实完整，它的优点似乎就在于此。现在它四条腿悬空架在那里。自然啦，如果一个人的日子总是在这种看到事物的生硬本质中度过，如果他把满天红霞、碧水银树的美丽黄昏全都简化为一张白松木板的四条腿的桌子（能做到这一点是具有最出色的头脑的标志），自然就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判断他这个人。

班克斯先生因为她嘱咐他“想想他写的书”而对她有了好感。他想过这一点，经常这样想。他曾无数次说过，“拉姆齐是那种四十岁前成就最辉煌的人中的一个。”他在只有二十五岁的时候所写的一本小书就对哲学作出了肯定的贡献；此后的作品便或多或少

是进一步的发挥和重复。但是能对任何事物作出肯定的人的数目是很小的,他说道,在梨树旁停了下来,话说得十分得体、极其精确,异常公正。突然,似乎他手的一动释放出了她对他的所有感觉,使聚集在她心中的对他的大量印象如雪崩般倾泻而下。这是令人激动的感觉。然后他生命的精华在烟雾中升起。那是又一种感觉。她感到自己被如此强烈的感受惊呆了;是他的严厉;他的善良。我尊敬你(她在心中默默对他说),全身心地尊敬你;你不自负;完全不计较个人;你比拉姆齐先生更为优秀;你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你既无妻室又无子女(她不带任何性情感地渴望去爱抚那孤独),你为科学而活着(她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马铃薯的切片);赞扬对你是种侮辱;慷慨宽厚、心灵纯洁、英勇崇高的人啊!但是同时她也想起,他如何把一个贴身男仆大老远地带到这里;反对狗上椅子;一连几个小时(直到拉姆齐先生把门一摔离去)絮絮叨叨地述说蔬菜里的盐分以及英国厨子有多坏。

那么这一切又如何解释呢?一个人怎样判断别人,看待别人?怎样把这个那个因素加在一起得出结论:你感觉到的是喜爱,或者是厌恶?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字究竟包含什么意义?现在她一副呆愣的样子站在梨树旁,对于这两个男人的印象源源不断涌上心头,要跟上她的思路就像要跟上一个说话快得无法用笔记录下来的声音,而这正是她自己的声音,滔滔地说着不容否认、永远存在、相互矛盾的事情,这样一来就连梨树皮上的裂纹和鼓包都不可改变地、永恒地固定在了那里。你具有崇高的品质,她继续在心中说道,但拉姆齐先生毫无这种品质。他偏狭、自私、虚荣、利己;他被宠坏了;他是个专横的家伙;他把拉姆齐夫人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是他有你(这话是对班克斯先生说的)所没有的东西:强烈的出世精神;对琐事一无所知;他爱狗和他的孩子们。他有八个孩子。你一个也没有。他那天晚上难道不是穿了两件上衣下来,让拉姆齐夫人给他理发,把头发剪到一只做布丁的盆子里吗?所有这些念

头在莉莉的头脑中上下跳动，像一群蚊子，各自飞动，但又都奇异地被控制在一张无形的、具有弹性的网中——在梨树的枝桠间跳动，枝桠间仍旧悬着那张擦洗干净的厨桌的幻象，这是她对拉姆齐先生之智慧的极为尊敬的象征，直到她那越转越快的思绪因强度过大而爆裂，她才感到一阵轻松；一颗子弹从身旁不远处飞过，一群欧椋鸟躲避弹片，惊恐地叽喳着四散乱飞。

“贾斯珀！”班克斯先生喊道。他们转向欧椋鸟越过平台飞去的方向，目光尾随着散布天空的疾飞的鸟群，在穿过高高的树篱的缺口时一头撞上了拉姆齐先生，他悲剧性地对他们瓮声瓮气地说道，“有人闯祸了！”

他的眼睛因感情冲动而蒙上了一层薄翳，因强烈的悲剧意识而充满挑战性，他的目光和他们的刹那间相遇，在将近认出他们时微微颤抖着；但这时，在气恼羞怒的痛苦中他向脸部半抬起手，像是要避开、要擦去他们正常的注视，像是在乞求他们暂时抑制他明知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像是要使自己在被打断时产生的孩子般的怨恨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即使在被撞见的瞬间他也不会被彻底击溃，而是决心牢牢抓住一些这美妙的情感，这使他感到羞愧同时又令他着迷的粗野的吟诵——他突然转过身去，砰的一声在他们面前关上了属于他个人的那扇门；这时莉莉·布里斯柯和班克斯先生拘束不安地抬头看着天空，看到刚才被贾斯珀用枪惊散的那群欧椋鸟已经落在了榆树梢上。

5

“即使明天天气不好，”拉姆齐夫人说，一面抬眼看了看走过她身边的威廉·班克斯和莉莉·布里斯柯，“还有别的日子嘛。现在，”她说道，心里在想莉莉的可爱之处是她那双中国式的眼睛，斜嵌在

她白皙的皱起的小脸上,但是只有聪明的男人才能赏识,“现在站起来,让我比比你的腿。”因为说不定他们明天还是有可能到灯塔去的,她得看看袜子筒是不是需要再织长一两英寸。

她微微一笑,因为此刻一个极妙的主意闪过她的心头——威廉和莉莉应该结婚——她拿起那只袜口上还带着交叉的钢针的混色毛袜,在詹姆斯的腿上比了比。

“亲爱的,站好别动。”她说,因为詹姆斯出于嫉妒,不愿为灯塔看守人的小儿子充当量尺,所以故意动来动去;他要是这样,她又怎么能看得出来袜子是太长了还是太短了?她问道。

她抬起眼睛——她最小、最宝贝的儿子,什么鬼迷住他了?——看见了房间,看见了椅子,觉得一切都寒酸透了。椅子里面的衬垫物,正如安德鲁那天所说的,掉得满地都是。但是,她问自己,买好椅子听任它们在冬天里坏掉,有什么好处?整个冬天这所房子只有一个老太婆照管,潮湿得简直滴水。没关系:房租是两个半便士;孩子们喜欢这地方;而离开他的图书馆、讲课和三千弟子——如果一定要准确的话,三百英里,对她的丈夫有好处;这里也有地方待客。垫子、行军床、在伦敦结束了服务生涯的歪歪倒倒的桌椅——在这里还干得不错;还有一两张相片,还有书。书,她想道,会自动越积越多。她从来没有时间去读它们。哎呀!就连人家送她的书,诗人亲笔题了词的书也没有时间读:“谨赠其意愿一定要得到服从的女士”……“比海伦^① 幸福的当今绝代佳人”……说起来真是个耻辱,她从未读过它们。还有克鲁姆的《论理智》和贝茨的《论波利尼西亚的野蛮风俗习惯》(“亲爱的,站好别动”,她说)——这两本哪本也不能送到灯塔去。总有一个时候,她料想,这所房子会破旧到非收拾不可的地步。要是能教会他们进门前擦擦脚,不要把海滩上的沙石带回家——那就算大收获了。

① 海伦,希腊传说中最美丽的女人,特洛伊战争的间接起因。

螃蟹,她不得不允许带回家,如果安德鲁真想解剖它们的话,如果贾斯珀相信可以用海草做汤,也不能加以阻止,或者萝丝的东西——贝壳、芦苇、石子儿;因为她的孩子们都很有天分,只是兴趣各不相同。其结果就是,她叹了一口气,举着袜子比詹姆斯的腿时把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整个看了一遍,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一切变得越来越破旧寒酸。门垫颜色褪了;墙纸垂下拍打着。你无法再看得出那上面印的是玫瑰花的图案。再说如果一幢房子里所有的门老是开着,而在整个苏格兰也没有一个锁匠会修门上的插销,东西就非坏掉不可。往画框边上搭块绿色的开司米披巾有什么用?不消两个星期披巾就会变成豌豆汤的颜色。但是让她生气的是那些门;每扇门都敞开着。她侧耳细听。客厅的门开着;过道的门开着;听上去好像卧室的门也都开着;毫无疑问,楼梯平台上的窗子也开着,因为那是她自己打开的。窗子应该开着,门应该关着——就这么简单的事,难道就谁都记不住吗?夜里她常到女仆的房间里去,发现全像烤箱样关得严严的,只有那个瑞士姑娘玛丽的房间除外,她宁肯没有澡洗也不能没有新鲜空气,不过她说过,“在她家乡,大山是多么美啊。”昨晚她眼睛里含着泪水望着窗外时就这么说的,“大山是多么美啊。”她的父亲在大山那边快要死去了,拉姆齐夫人知道。他要使他们成为没有父亲的孩子了。她责骂女仆,教她们怎么做(怎么铺床,怎么开窗,像个法国女人那样双手一会儿合拢一会儿张开),但当那个女孩子说话时,她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地收拢起来,就像小鸟在阳光下飞翔后悄悄收起翅膀,蓝色的羽毛从明亮的钢蓝变成了柔和的紫色。她默默地站在那里,没有话可说。他患了喉癌。当她回想起这些——她怎样站在那里,那个姑娘怎样说“在家乡大山是多么美啊”,而已经没有希望了,没有任何希望了,她感到一阵烦躁,严厉地对詹姆斯说:

“站好别动。别讨人嫌。”于是他立刻知道她这回的严厉是当真的了,便把腿绷直。她比量了起来。

袜子短了至少半英寸，即便是把索利的小男孩长得没有詹姆斯高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也不够长。

“太短了，”她说，“实在太短了。”

从来没有人显得这样悲哀、苦涩而阴郁，半蹲在那里，在黑暗中，在从阳光的光束照及之处到黑暗的深处，也许涌出了一滴泪珠；一滴眼泪落下；水面左右涌动，接下了它，又复归平静。从来没有人显得这样悲哀。

但是难道只是外表看去如此吗？人们问。在她的美貌和光彩背后——是什么呢？他是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吗，他们问，他是在他们结婚前的那个星期死去的吗——早先的、另外那个情人？有关他的谣言到处流传。还是说什么事也没有？只不过因为她生活在一个无比美丽的外貌下，不能加以搅乱？因为在亲密无间的时刻，当她听到关于伟大的激情、失意的爱情、挫败的抱负之时，尽管她很容易就可以说她也曾知道或感受到或亲身经受过这一切，她却从未说过。她总是沉默不语。她那时就知道——不用学就知道。她的纯朴使她能够看清聪明人搞错的事情。她头脑的专一使她的思想如石头正正掉下、小鸟准确飞落一样扑到事物的真相上，令人快活、轻松、持久——这也许只是假象。

有一次班克斯先生在电话上听到了她的声音，虽然她只是在告诉他一列火车的行驶时刻，却大大地打动了她，他说道，“大自然用来塑造你的泥土是多么稀有啊。”他仿佛看到了电话线另一端的她，希腊式的脸、蓝蓝的眼睛、挺直的鼻梁。给这样的女人打电话，显得多么不合适啊。聚在一起的赐人以美丽欢乐的希腊三女神似乎联合起来，在开满了常春花的草地上创造出了那张脸。是的，他要到尤斯顿去乘十点半的那趟火车。

“但是她和个孩子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美丽。”班克斯先生说，一面放下电话，穿过房间去看在他屋后盖旅馆的工人们的进展情况。他看着在尚未完工的墙旁的忙碌景象，心里想着拉姆齐

夫人。因为，他想，总是有某种不协调的东西需要糅合进她面部的和谐中去。她往头上扣一顶前后翘起的布帽子；她穿着一双高筒橡皮套鞋跑过草坪，一把抓住一个正要捣蛋的孩子。所以，如果你想到的只是她的美丽外貌，就还必须记住那颤动着的、活生生的东西（当他看着工人的时候，他们正踩着一块小木板往上运砖头），并且把它糅进你看到的画面中去；或者，如果你只是把她看做一个女人，那就必须赋予她某种奇特的癖性；或者认为她有某种潜在的、想要摒弃自己高贵的外形的欲望，似乎她的美貌和男人们所谈到的一切关于美貌的话都使她感到厌倦，而她只希望和别的人一样，做个微不足道的平常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必须去工作了。

拉姆齐夫人织着那只毛茸茸的红棕色的袜子，镀金的画框、随手搭在画框边上的绿披巾和那幅经过鉴定是米开朗琪罗真迹的画把她的头的轮廓可笑地衬托了出来。她抹平了刚才态度中的严厉成分，托起小儿子的头，吻了吻他的前额。“咱们再找张图片来剪。”她说道。

6

可是出了什么事了？

有人闯祸了。

她从沉思中惊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她脑子里一直认为没有意义的词句，她现在给予了意义。“有人闯祸了”——她把一双近视眼盯在了丈夫身上，他现在正直冲着她逼来，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直到他离她近得让她看出来（那单调的句子在她的脑袋里自动反复出现）是出了事，有人闯祸了。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的什么事。

他颤栗，他发抖。他所有的虚荣、所有对自己辉煌的满足感——他以雷霆般的气势、兀鹰般的凶猛率领他的人马骑越死亡之谷——都被打得粉碎，被彻底破坏了。在枪林弹雨中我们勇敢策马疾驶于死亡之谷中，枪炮向我们轰鸣齐射——却迎面撞上了莉莉·布里斯柯和威廉·班克斯。他发抖，他颤栗。

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在现在和他说话，因为从熟悉的迹象、他避开的眼光、以及某些奇怪的强打精神的样子，使她明白他仿佛要把自己包裹起来，需要不受干扰地独自恢复平衡，明白他受到了伤害，很痛苦。她抚摩着詹姆斯的头；把她对丈夫的同情转移给了他，当她看着他把陆海军商店商品目录中一位绅士穿的白色礼服衬衫用粉笔涂成黄色时，心里想，要是他将来成了一个大画家，她会多么高兴啊；而他为什么就不可能成为大画家呢？他前额长得极好。这时，她丈夫又一次走过她的身边，她抬起眼睛，宽慰地看到废墟已经被掩盖；对家庭生活的喜爱获得了胜利；习惯低奏出令人安慰镇静的节奏；因此当他再一次转回来的时候，他故意在窗前停住脚步，弯下身子，可笑而异想天开地用一根小树枝挠詹姆斯光着的小腿肚子。她责怪他把“那个可怜的年轻人”查尔斯·坦斯利打发开。他说坦斯利需要进去写论文。

“有朝一日詹姆斯也得写他自己的论文的。”他挖苦地补充道，一面轻轻甩动着小树枝。

詹姆斯痛恨他的父亲，他一把推开挠他痒痒的小树枝。拉姆齐以他特有的既严厉又幽默的方式用这根小树枝逗弄着小儿子的光腿。

她要尽量把这烦人的袜子织完，明天好给索利的小男孩带去，拉姆齐夫人说。

他们明天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到灯塔去，拉姆齐先生暴躁地厉声说道。

他怎么知道？她问道。风向常常会变的。

她的话之极端荒谬不合情理，女人头脑之愚蠢激怒了他。他策马穿过了死亡之谷，感到震惊，颤栗起来。而现在她却悍然不顾事实，使子女们对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抱有希望，这实际上是在撒谎。他在石头台阶上跺着脚。“真该死。”他说。可是她刚才说的是什么？只不过说了明天可能会天晴。有可能吧。

只要气温表上温度下降，风向正西，就没有可能。

为了追求真实而如此惊人地不顾别人的感情，如此放肆而蛮横地撕碎文明的薄面纱，对于她来说是对人类礼仪的恣意蹂躏，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没有答腔，低下了头，好像要听任那阵猛烈粗糙的冰雹、那透人衣衫的污水毫无阻拦地溅泼上她全身。她无话可说。

他沉默地站在她身边。最后，他低声下气地说，如果她愿意，他去找海岸警卫队问一问。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受到她的尊敬了。

她很愿意相信他的话，她说。他们只是用不着准备三明治而已。他们整天为了这事那事来找她，这很自然，因为她是个女人；有人要这样，有人要那样；孩子们正在成长；她常常感到自己只不过是块饱吸了人类各种感情的海绵。而他竟说，真该死。他说，肯定会下雨。他说，不会下雨；于是一个安全的天堂就立刻展现在她面前。他是她最尊敬的人。她觉得自己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

拉姆齐先生已经为刚才的坏脾气、为带领他的队伍冲锋时的手舞足蹈而感到羞愧了，此时他不好意思地又捅了一下儿子的光腿，便好像得到了她的批准似的，一头钻进了暮色之中，拉姆齐先生的动作奇怪地使妻子想到动物园里的大海狮，吞下鱼后向后翻个筋斗打着滚儿离去，搅得池子里的水来回涌动。这时光线已经更黯淡了，它使树叶和树篱的形状逐渐消失，而好像作为交换，给予了玫瑰和石竹花白天所没有的光泽。

“有人闯祸了。”他又说了一遍，迈着大步离开，到平台上来回

踱起步来。

但是他的声调起了多么奇特的变化啊！就像布谷鸟；“六月里啼声走了调”；好像他在试着想暂时找到某句话来表达他新的心情，可是手头只有这一句，就只好用了，尽管声音很粗哑。但是它听起来很可笑——“有人闯祸了”——口气几乎像个问题，很有旋律，自己也不相信。拉姆齐夫人禁不住笑了，他一面来回走着，一面哼着，果然不久就沉默了，不再提起。

他安全了，恢复了自己的个人天地。他停下脚来点燃烟斗，看了一眼窗内的妻子和儿子，如同一个坐在特快列车上看书的人抬眼看见一个农场、一棵树、一片村舍，它们就像一幅插图，证实了书上的某个内容，于是他感到获得了鼓舞和满足，他的目光又回到了书页上。因此他虽然没有分辨出哪个是妻子哪个是儿子，但看到他们就感到是种鼓舞和满足，使他能将精力奉献给他非凡的头脑正在全力思考的问题的透辟理解上。

确实是非凡的头脑。因为，如果思想如同钢琴上的键盘，分成如许数目的琴键，或像字母表，二十六个字母全按顺序排列，那么他那非凡的头脑就能毫无困难地把这些字母一个一个坚定而准确地过到，比如说，字母 Q。他到达了 Q。在整个英国，能到 Q 的人是很少的。这时他在种有天竺葵的石瓮旁驻足片刻，看见了妻子和儿子一起坐在窗口，可是现在离得已经很远，看去就像拾贝壳的孩子，天真无邪，专心致志于脚旁的小东西，对于他已看到的厄运毫无防备。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他要给他们保护。但在 Q 后面是什么呢？下一个是什么？在 Q 后面有一连串字母，最后一个字母凡人的眼睛几乎无法看见了，只是在远处微微闪着红光。在一代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到达 Z 一次。不过，如果他能够到达 R 那就相当不错了。这里至少是 Q 了。他在 Q 上稳稳站住脚跟。Q 是他拿得稳的。Q 是他能够论证的。那么如果 Q 就是 Q——R——想到此处，他把烟斗在羊角形的石瓮把手上响亮地磕了两

三下，磕灭了烟斗，继续考虑下去。“那么 R……”他打起精神。他咬紧牙关。

能够拯救暴露在灼热的海上、只有六块饼干和一瓶水的一船人的品质——耐力和公正，远见、忠诚、技巧——来帮助他了。那么就是 R——R 是什么？

一道快门像蜥蜴的皮革般的眼皮，在他专注的目光前一闪，遮住了字母 R。在那黑暗的一瞬间他听见人们说——他是个失败者——R 是他力所不及的。他永远也到达不了 R。向 R 发起冲刺，再来一次。R——

在穿越荒凉的冰封的极地的孤独的探险中，能够使他成为领队、向导和顾问的品质，他的既不过分乐观也不轻易失望的性格，使他能沉着镇定地全面观察将会发生的一切，正视现实。这些品质再一次来帮助他了。R——

蜥蜴的眼睛又闪动了一次。他额头的血管膨胀着。石瓮里的天竺葵变得惊人地清晰可见，他意外地看到在叶丛中展现出两类人之间那古老而明显的区别；一类是具有超人力量的坚定扎实的实干家，他们默默苦干，不屈不挠，把整个字母表按顺序复述，全部二十六个字母从头到尾，一个不少；另一类是有天赋和灵感的人，他们奇迹般地一下子把所有的字母全部归结在一起——这是天才之道。他并无天才；他从不自居是个天才；但是他具有，或可能具有，把字母表上的每一个字母精确地按顺序从 A 复述到 Z 的能力。而现在他困在了 Q 上。下一步要前进，向 R 前进了。

现在雪花已开始飘落，云雾已笼罩山顶，一些不会玷污领队名声的感情悄悄袭上心头。他知道在黎明到来之前自己必须躺下死去，这种感情使他的眼睛黯然失色，即使在平台上转一圈的两分钟里，就使他显出苍老失色的模样。但是他决不甘于此种命运；他要找一块悬崖巨石，在那儿，他将双眼凝视风暴，力图穿透那黑暗，直到最后一刻；他将站着死去。他将永远到达不了 R。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盛开着天竺葵的石瓮旁。毕竟,在十亿人中,他问自己,有多少人能到达 Z? 一个只有渺茫希望的领队肯定会这样问他自己,并且回答说“也许只有一个”,而这个回答不会是对身后的探险队员的背叛。一代人之中只有一个。那么,假如他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呕心沥血、直到灯尽油干,即使他不是这一个人,他应该受到指责吗? 他的躯体能存在多久? 就连一个垂死的英雄在去世前想到在他身后人们会如何谈论他,都是允许的。他的声名也许能延续两千年(拉姆齐先生凝视着树篱,嘲弄地问道)? 如果你站在山顶上俯视已流逝的漫长岁月,说实在,这又有什么意义? 你的鞋子踢到的那粒石子也会比莎士比亚存在得更为长久。他自己的小小的光芒会并不很明亮地照耀上一两年,然后将融入某个较大的光芒,而那又将融入到一个更大的光芒中。(他向黑暗中看去,看着错综缠结的枝条。)那么谁又能指责那个希望渺茫的队伍的领队呢? 无论如何他的队伍已经爬到能看见岁月流逝、星球消亡的高处。假如在死亡将他的四肢变得僵硬不能活动之前,他确实稍稍有意识地将麻木的手指举到额头,挺起了胸膛,以便在搜索队到来之时看到的是他以一副战士的英勇姿态,死在岗位上,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拉姆齐先生挺起胸膛,笔直地站在石瓮旁。

如果他这样站立片刻,想到名声、想到搜索队、想到感激他的追随者们在他的遗骸上堆起的圆锥形纪念石堆,又有谁会指责他呢? 最后,如果这位注定失败的探险队的领队在做了最大的冒险、用尽了身上的最后一滴力气、沉睡过去不再顾及能否醒来之时,脚趾的刺痛使他感到自己仍旧活着,而且总的来说并不反对活下去,但是需要同情、威士忌和立刻有人听他倾述他的苦难,谁又能指责他呢? 谁会指责他? 当这位英雄脱下盔甲,在窗口停下,凝视着妻子和儿子时,谁不暗中感到高兴呢? 他的妻儿起初离得很远,逐渐越来越近,直到嘴唇、书和头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尽管他感到强

烈的孤独,尽管岁月流逝星球消亡,她依旧可爱、新奇。最后他把烟斗放进口袋里,在她面前低下了他高贵的头——如果他向世上至美之人表示敬意,谁又能指责他呢?

7

但是他的儿子讨厌他。讨厌他走到他们面前来,停住脚步低头看他们;讨厌他来打搅他们;讨厌他得意而崇高的姿态;讨厌他那高贵的头;讨厌他的精确严格和自我中心(因为他就站在那里,迫使他们去注意他);但他最讨厌的是父亲情绪波动时颤抖的声音,在他们四周震颤,搅乱了他和母亲间单纯和通情达理的关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书页,希望这样能使父亲继续往前走;他用手指指着一个字,希望以此重新吸引母亲的注意,他很生气,他知道父亲一停下,他母亲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可是没用。什么也不能使拉姆齐先生走开。他就站在那里,要求得到同情。

一直接着儿子随随便便坐着的拉姆齐夫人这时打起精神,半转过身子,似乎要用力站起来,立刻一阵活力雨点般向空中直喷而出,一根水雾之柱,同时她显得生气勃勃充满活力,仿佛她全部的精力都凝聚成了力量,在燃烧,在发光(尽管她仍安静地坐着,又拿起了织着的袜子),那个命中注定没有生机的男人一头扎进了这美妙丰饶的生命之喷泉和水雾之中,像一只黄铜鸟嘴,光秃贫瘠。他需要同情。他是个失败者,他说。拉姆齐夫人闪动着钢针。拉姆齐先生又说了一遍,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脸,他是个失败者。她堵回他的话,“查尔斯·坦斯利……”她说道。但是对他来说这还不够。他需要的是同情,首先需要他的天才得到确信,然后接纳他进入生活之圈,使他得到温暖和安慰,使他的感觉得到恢复,使他的贫乏空虚变得丰饶富足,使宅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充满勃勃生

机——客厅；客厅后面的厨房；厨房上面的卧室；卧室再过去的育儿室；一定要用家具把它们布置起来，一定要它们充满生机。

查尔斯·坦斯利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玄学家，她说道。但是对他来说这还不够。他必需得到同情。必需使他确信他也处身于生活的中心；人们需要他；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世界各处都需要他。她闪动着钢针，自信，坦然，她把客厅和厨房创造得光彩夺目；让他在那里自在安心，进进出出，过得快活。她笑，她织袜子。詹姆斯直挺挺地站在她双膝之间，感觉到她所有的力量都突然迸发出来，被那个黄铜鸟嘴吸吮、压制，被男人那把生气全无的短弯刀一次又一次地无情猛击，要求得到同情。

他是个失败者，他重复道。好吧，那你看一看，感觉一下吧。她闪动着钢针，环顾四周，看看窗外，看看室内，看看詹姆斯，她用她的笑声、她的沉着自信的姿态、她的胜任一切的能力使他毫不怀疑地确信这是真的（正像一个拿着盏灯穿过一间黑屋子的保姆让一个犟孩子放心一样）；宅子里丰富充足；花园中鲜花盛开。如果他对她绝对信任，就没有什么能伤害他；无论他把自己埋得多深或爬得多高，也没有一刻会发现她不在自己身边。她对自己包围保护别人的能力是如此自豪，因而简直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能使她了解自己的躯壳；一切都毫不吝惜给掉了，用尽了；而当詹姆斯直挺挺地站在她双膝之间时，感觉到她上升成了一棵枝繁叶茂、开满红花的果树，被那个黄铜鸟嘴，那个自我中心的男人（他的父亲）的那把生气全无的短弯刀冲进去猛击，要求得到同情。

他脑袋里装满了她的话，像一个心满意足地睡着了的小孩，终于恢复了信心，重新振作起来，怀着谦恭的感激之情看着她，说他要去看孩子们打板球。他走开了。

立刻，拉姆齐夫人似乎把自己合拢了起来，花瓣一片叠着一片地合上，整个架子筋疲力尽地塌了下来，于是她听任极度疲乏的摆布，只剩下把手指在格林童话的书页上移动的力气；同时在她体内

跳动着创造成功的狂喜，如同泉水的涌动，在扩展到了极点后现在慢慢停止了搏动。

在他走开去的时候，这一涌动中的每一次跳动似乎都把她和丈夫包围于其中，使他们给对方以安慰，像同时奏出一高一低的两个不同音符结合起来时所能互相给予的那样。然而，当回响着的共鸣消失，她又回到童话故事的时候，拉姆齐夫人不仅感到身体的疲乏（她总是在后来、而不是当时，有这种感觉），而且在肉体的疲乏中还夹杂着出自另外原因的微微令人不快感觉。在她朗读渔夫老婆的故事时，她并不确切地知道这感觉来自何处；当她翻页停止朗读、听到海浪落下时那沉闷不祥的声音、意识到它的来源时，她也没有让自己用语言把不满表达出来：她不愿意感到自己比丈夫强，即使是一秒钟也不行；而且在对他说话时如果不能肯定自己说的都是事实，她是无法忍受的。大学和人们需要他，讲课、著作以及它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一切她从不怀疑；但是，使她烦恼不安的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公开地到她这儿来求助，搞得尽人皆知；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说他依赖于她，而实际上他们应该知道，在他们两个人之中他绝对重要得多，比起他对世界的贡献，她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不过也还有着另一点——由于害怕不能够告诉他真相，比如说，关于温室的顶和修理所需费用，可能得五十镑左右；还有关于他的著作，她怕他会猜到他最近出的那本书并不是他写的最好的一本，她本来就有点疑心是这么回事（她是从威廉·班克斯处得到的印象）；还有需要隐瞒一些日常小事，以及孩子们看到这一切给他们造成的负担——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两个音符在一起奏出时那完整的欢乐、纯粹的欢乐，使这声音凄凉单调地在她耳际消失。

一个影子落在了书页上；她抬起头来，看见是奥古斯塔斯·卡迈克尔正在这时拖沓着走过。此时此刻使她想到人际关系之种种不足；想到最完美的关系也有瑕疵，由于求实的天性她不能回避这

一点，她对丈夫的爱又使她无法忍受这种审视；这实在是太痛苦了。此时此刻她正痛苦地感到自己被证明毫无价值，这些谎言、这些夸大不实之词阻碍了自己的正常作用——正当她在兴奋得意的余波中如此不体面地烦恼之时，卡迈克尔先生偏巧穿着他那双黄拖鞋踢踏走过，鬼使神差地，她不由得在他走过时大声对他说道，“是要进屋吗，卡迈克尔先生？”

8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抽鸦片。孩子们说他的胡子就是鸦片染黄的。也许吧。对她来说，明显的是，这个可怜的人很不快活，每年来到他们这儿以求逃避；然而每年她都有同样的感觉：他不信任她。她说，“我要到城里去，要不要给你带点邮票、纸、烟草？”她觉得他听后总是一缩。他不信任她。这都是他妻子造成的。她想起他妻子对他的那种凶狠恶劣的态度，在圣约翰树林那间可怕的小屋里，她亲眼看见那个可恶的女人把他赶出家门，使她惊得呆住了。他邋邋不整，总是失手把东西掉在外衣上弄脏衣服；他有无所事事的老人那讨人嫌的毛病；而她竟把他赶出了家门。她用她特有的可恶腔调说，“现在拉姆齐夫人和我要一起聊一聊”，而拉姆齐夫人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生活中数不尽的苦难。他的钱够买烟草吗？他是不是得伸手向她要钱来买？半个克朗？十八个便士？啊，想到他妻子使他遭受的种种细小的屈辱，真让她难以忍受。现在他总是（为了什么，她猜不出来，只知道可能多少和那个女人有关系）不愿接近她。他什么也不告诉她。可是她还能怎样对他呢？已经给了他一间向阳的房间。孩子们对他很好。她从来没有过任何不欢迎他的表示。实际上她总是特地向他表示友好。你需不需要邮票，你需不需要烟草？这儿有本你可能喜欢的书，等等。可是

毕竟——毕竟(此时她莫名其妙地收拢身体,这时,产生了平时很少出现的、对自己的美丽的感觉)——毕竟,一般说来让人喜欢她并不是难事;例如乔治·曼宁;华莱士先生;尽管他们都是名人,也常会在某个晚上到她这里来,静静地围炉谈心。她不可能不知道,她无论到哪儿,都带着她的美貌,如同一个火炬,她举着它进入每一个房间;尽管她会加以掩盖,会在美貌强加在她身上的、单调的承受前退缩,她的美仍然是有目共睹的。她受过赞慕。她被人爱恋。她曾经走进坐有送葬人的屋子。眼泪在她面前流淌。男人,女人也一样,放下各种各样复杂的心事,让自己和她一起在纯朴中获得安慰。而他竟然不愿接近她,使她受到了伤害。使她痛苦。但是又有点不清不白,不太恰当。使她不高兴的正在于此,偏巧在她对丈夫不满的时候来到;当卡迈克尔先生穿着他的黄拖鞋,胳膊下夹着本书拖沓着经过她,对她的问话只是点了点头,她的感觉是她受到了怀疑;感到她所有的愿意给予、愿意帮助人的欲望都是出自虚荣。难道是为了自己的自我满足她才如此本能地要帮助、要给予,是为了人们说起她时会说,“啊,拉姆齐夫人!亲爱的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夫人,当然啦!”并需要她,派人来找她,赞美她?她暗自想要得到的难道不是这些吗?因此当卡迈克尔先生像现在这样从她身边退缩开去,匆匆逃到那个角落去做他那无穷无尽的藏头诗时,她不仅感到自己的天性受到了冷落,而且还意识到自身的某些渺小之处,意识到人际关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如何充满缺陷、如何卑鄙、如何谋求私利。她现在是又疏于修饰又疲惫不堪,想来已不再让人看了赏心悦目(她双颊凹陷,头发灰白),最好还是把心思放在渔夫和他妻子的故事上,以抚慰那个极度敏感的孩子(她的孩子里就数他敏感),她的儿子詹姆斯。

“渔夫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她大声读道,“他不会去的,他对自己说,‘这样做不对,’然而他还是去了。当他来到海边时,海水的颜色深紫、暗蓝,灰白而浑浊,不再是一片黄绿色,但海面仍很平

静。他站在那里说道——”

拉姆齐夫人真希望她的丈夫没有选择这个时候停下来。他为什么没有如他所说去看孩子们打板球？但是他没有说话；他看了看；他点点头；他称赞；他继续往前走。他的思想滑了开去，看到面前那一次又一次使他停顿下来的树篱，象征着某种结论；看到他的妻子和孩子，又一次看到那些垂着红色天竺葵的石瓮，这些花经常点缀他的思想进程，并在叶片上把它们记载下来，好像叶子就是张张纸片，人们在匆忙阅读时在上面草草写下笔记——他的思想滑了开去，看到这一切，《泰晤士报》上的一篇关于每年参观莎士比亚故居的美国人的数目的文章使他平静地陷入了沉思。他自问，如果莎士比亚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个世界会和今天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吗？文明的进步取决于伟人吗？是否今天普通人的命运比古埃及法老时代的人要好一些？然而，普通人的命运，他自问道，是否就是我们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呢？也许不是。也许最伟大的优秀事物的存在需要一个奴隶阶级的存在。伦敦地铁里的电梯工就是个永恒的需要。这个念头令他不快。他把头猛地往后一仰。为了摆脱它，他得找到一个办法来压制艺术的优越地位。他要证明，世界是为普通人存在的；艺术只不过是一种强加在人类生活之上的装饰；艺术并不表现生活的本质。对于人类生活来说，莎士比亚也并不是不可缺少的。他不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他要贬低莎士比亚，去挽救永远站在电梯门口的工人。他猛地从树篱上摘下一片叶子。这一切都得在下个月在加的夫的年轻人面前好好阐述一番，他想；在这儿，在他的阶地上，他只不过在随意搜索，轻松品尝（他扔掉了刚才气冲冲地摘下的叶子），就像一个人骑着马缓缓行走在从童年时起就熟知的乡间小路和田野上，从马背上弯身摘一束玫瑰，或采下坚果塞满口袋。一切都是熟悉的，这儿一个拐弯，那儿一个篱墙边的阶梯，那条穿过田间的近路。傍晚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就这样度过，抽着烟斗，思路沿着那古老而熟悉的小路和

公地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在这些地方，不是那儿留有那场战役的历史，就是这儿留有这个政治家的生平，还有诗歌和轶事，而且还有图像，这个思想家，那个军事家；一切都非常生动清晰；但是最后那小路、田野、公地、结着果实的坚果树和开满鲜花的树篱把他带到了路的下一个拐弯处，他总是在那儿下马，把马拴在一棵树上，然后独自徒步前行。他走到草坪的边缘，俯瞰下面的海湾。

这是他的命运，他的特性，不管他愿意与否，都要这样来到这个正在被大海慢慢侵蚀的岬地，像一只孤独的海鸟站在那里，形影相吊。突然摆脱一切浮浅杂念，收敛缩小使自己显得更直率、感觉更精干，甚至身体上也是如此，然而却不会失去头脑的敏锐，这是他具有的力量，他的天赋。因此，站立在他这块小小的突出的岩石上，面对着人类的蒙昧无知，大海正侵蚀我们脚下的土地而我们却一无所知——那就是他的命运，他的天赋。但当他下马时，他已抛弃了一切矫揉和浮夸，一切坚果和玫瑰等战利品，收敛自己，以至他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姓名；然而即使在那样孤独的状态里面，他仍保持着警惕，不放纵幻想，不沉溺于空想之中。他正是以这一姿态使威廉·班克斯（断断续续地）、查尔斯·坦斯利（忠心不贰地）以及妻子现在（她正抬头看见站在草坪边缘的他）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怜悯以及感激之情。就如同一根打进航道上的标桩，海鸥在上面栖息，海浪在上面拍击，独自在洪流中监守职责，标明航道，使一船船快乐的船客萌生感激之情。

“但是八个孩子的父亲没有别的选择……”他低声咕哝道，于是他猛然打断了思绪，转过身子，叹了口气，抬起眼睛寻找给小儿子念故事的妻子的身影；他装上了烟斗。他转过身来，不再去注意人类的蒙昧无知和人类的命运和大海侵蚀我们脚下的土地，如果他执着地思考这一切的话，他本来是可能会有所发现的；但他却从与他刚才面对的庄严主题相比如此微不足道的琐事上寻求安慰，使他颇想将此种安慰看得无足轻重，不屑一顾，仿佛对于一个诚实

可敬的男人来说,被发现在一个苦难的世界上感到幸福是件最为卑鄙的罪行。不错;总的说来他是幸福的:他有妻子;他有儿女;他已经答应六周后给加的夫的年轻人就洛克^①、休谟^②、贝克莱^③等哲学家及法国大革命的起因等“讲几句废话”。但是这一切以及他从中得到的乐趣,从他的警句中;从青年人的热情中;从他妻子的美貌;以及他从斯旺西、加的夫、艾克赛德、南安普顿、基德明斯特、牛津、剑桥等大学给予他的赞美中所获得的乐趣——一切都不得不用“讲几句废话”一语加以掩饰和贬低,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去做他本可能做的事情。这是个伪装;是一个害怕承认自己感情的人的避难所,这个人不能说,这是我所喜欢的——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一点对于威廉·班克斯和莉莉·布里斯柯来说是既可怜又可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需要这样掩饰;为什么他总需要赞扬;为什么一个在思想上如此大胆的人在生活上却如此怯弱;他可敬而同时却又可笑,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教导和劝诫是人的能力所做不到的事,莉莉猜想道。(她正在收拾画画的东西。)如果你因受到吹捧而得意,就必然会栽跟头。拉姆齐夫人过分轻易地给了他所要的一切。这样,任何变化就肯定会造成他的烦乱,莉莉说。他钻出书本走进来,发现我们都在做游戏和瞎聊天。想像一下,和他所思考的东西相比,这是个多大的变化,她说。

他正在向他们冲来。现在他突然停住,站在那儿默默注视着大海。现在他又转身离开了。

① 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

② 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③ 贝克莱(1685—1753),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

是的，班克斯先生看着他走开，说道。实在太遗憾了。（莉莉曾说过他使她害怕——他情绪的变化是如此突然。）是的，班克斯先生说，拉姆齐先生的行为不能做到和别人的差不多，实在太遗憾了。（因为他喜欢莉莉·布里斯柯；他可以和她很坦率地谈论拉姆齐。）正由于此，他说，年轻人不愿读卡莱尔^①的作品。一个牢骚满腹、爱发脾气的老头子，连粥冷了都要暴跳如雷，凭什么对我们进行说教？这是班克斯先生了解的现在的年轻人的说法。如果你和他一样认为卡莱尔是人类伟大的导师之一，那就太遗憾了。莉莉羞愧地说她离开学校以后就没再读过卡莱尔的书。但依她之见，正因为拉姆齐先生认为如果他的手指头痛了，整个世界就要灭亡，人们才更加喜欢他。她在乎的并不是这一点。谁会受他蒙骗呢？他其实是在公然地要你奉承他、赞美他，他的小小诡计骗不了任何人。她不喜欢的是他的狭隘、他的盲目，她看着他的背影说。

“有那么点伪君子的味道？”班克斯先生提出道，一面也看着拉姆齐先生的背影，因为他不正是在想着他的友谊，想着卡姆不肯给他一朵花，想着所有那些男孩和女孩，想着他自己那所原来非常舒适、但妻子去世后却很冷清的住宅吗？当然，他有他的工作……然而他还是希望莉莉能同意，如他所说的那样，拉姆齐“有那么点伪君子的味道”。

莉莉·布里斯柯继续收拾着她的画笔，头一会儿抬起，一会儿低下。抬起头看见他就在那里——拉姆齐先生——正向他们走

① 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来,大摇大摆、毫不在意、心不在焉、冷淡疏远。有那么点伪君子的味道?她重复着班克斯的话道。哦,不——他是最真诚、最可靠(他已经来到眼前)、最优秀的人;但是,她低下头去时心里想,他一心只想到他自己,他专横,他不公正;她故意一直低着头,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在和拉姆齐一家呆在一起时保持沉着从容。只要一抬起头来看见了他们,她称作为“爱上了”的感情就会把他们淹没。他们就成了通过爱的眼睛所看到的那个虚幻然而深刻、令人激动的宇宙的一部分。天空和他们在一起;小鸟通过他们来歌唱。当她看到拉姆齐先生走近又退回、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坐在窗口,白云飘动,树枝摇曳,她感到更是激动,觉得生活不再是由经历的一个个分散的小事件组成,而变成卷在一起的整体,就像波浪,使人随之起伏,一下子冲上了海滩。

班克斯先生在期待着她回答。她正要说点什么来批评拉姆齐夫人,说她也有让人害怕的地方,有她自己的专横之处,或诸如此类的话,突然班克斯先生一副着迷的神态使得她根本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因为考虑到他已年过六十,他的严谨清白和他的不动感情的特点,以及似乎蒙在他身上的那雪白的科学外衣,他的神态可以说得上是着迷了。像他这样一个人用像莉莉看见的那种目光注视拉姆齐夫人,确实称得上是着迷了,莉莉觉得,这相当于几十个年轻人的爱慕之和了(也许拉姆齐夫人还从来没有激起过几十个年轻人的爱慕呢)。这是爱,她心想,一面假装搬动画布,是经过提炼和过滤的爱;从不企图把对方抓在手心里的爱;但是,像数学家对符号的爱,或诗人对诗句的爱那样,是要将其传遍世界,使其成为人类成果的一部分的。确实也是如此。世界毫无疑问应该分享这种感情,如果班克斯先生能够说出那个女人为什么会让他如此倾心;为什么看到她给儿子读童话故事会在他身上产生如同解决了一个科学难题同样的效果,使他对此沉思默想,就和他找到了植物的消化系统的可靠证明一样,使他觉得野性被驯化,混沌被征

服。

他如此着迷——除此还能用什么别的字眼来叫它呢？——使莉莉·布里斯柯完全忘记了她刚才想说的话。不是什么要紧的话：是关于拉姆齐夫人的什么话。在这番“着迷”的面前、在这种无言的凝视面前，要说的话显得十分苍白，为此她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没有什么比这庄严崇高的力量、这上天的赐予更能给她以慰藉，缓解她感到的人生的困惑，并奇迹般地为她卸去人生的重负；当这种着迷状态持续的时候，谁也不会搅乱它，就像没有人会去遮断平射在地板上的一束阳光一样。

人竟然能这样地爱，班克斯先生竟然能对拉姆齐夫人怀有这样的感情（她看了一眼若有所思的他），实在是使人得益、令人兴奋。她故意乖乖地把画笔一枝接一枝地用一块抹布擦干净。她躲在这种把所有女人都包括在内的敬慕之情中；感到自己也受到了赞美。让他去凝视吧，她要偷偷看一眼她的画了。

她简直要哭出来了。糟糕，糟糕，真糟糕极了！当然她原可以不这样画的；颜色可以涂得薄一点淡一点；轮廓可以再虚一点；庞斯富特眼里看到的画面就会是这个样子。可是她看到的并不是那样。她看见的是颜色在钢铁的框架中燃烧；蝴蝶翅膀形的光照在教堂的拱门上。所有这一切留下的只有画布上几个随意涂抹的痕迹。这画永远不会去展览，甚至都不会挂出来，这时坦斯利先生的低语又在耳际响了起来，“女人不会画画，女人不会写作……”

这时她想起了刚才正要说的关于拉姆齐夫人的话。她不知道自己会如何表达；但肯定会带有批评性质。那天晚上她的专横使自己很生气。她顺着班克斯先生看拉姆齐夫人的目光望去，心想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像他崇拜拉姆齐夫人那样崇拜另一个女人；她们只能一起在班克斯先生给予她们的庇荫下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她沿着他的目光望去时把自己的不同的目光加了进去，一面心里在想，毫无疑问她是最漂亮的人（现在正低着头看书）；也许还是最

好的人；可是仍和你在那里看到的完美的形态不同。但为什么不同，怎么个不同法？她问自己，一面把调色板上—堆堆蓝色绿色颜料刮去，她感到现在它们就像没有生命的泥土块，然而她发誓明天她要赋予它们以灵感，强迫它们按她的意志动作、流淌。她究竟不同在何处？她的内在精神是什么？如果你在—张沙发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手套，从手套弯曲的手指上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这是拉姆齐夫人的，那么用什么来了解她的本质呢？在速度方面她如一只鸟，在直截了当方面她如一枝箭。她任性；她咄咄逼人（当然啦，莉莉提醒自己，我考虑的是她和女人间的关系，我比你年轻得多，是个小人物，住在布罗普顿街）。她打开卧室的窗子。她关上门。（她这样开始试图在脑子里想像拉姆齐夫人的生活情况，）她深夜到莉莉这里来，轻轻敲一下房门，身上裹件旧皮大衣（她的美貌总是这样衬托出来的——匆匆而就，但恰到好处），她总是要把随便什么拿来表演一番——查尔斯·坦斯利丢了雨伞；卡迈克尔先生哼哧哼哧吸鼻子；班克斯先生说，“蔬菜失去了盐分”。这一切她都能熟练地学出来，甚至恶作剧地歪曲一番；然后她走到窗前，假装必需走了——已是黎明时分，她可以看见太阳正在升起——她半转过身子，更为亲密地但仍旧不断笑着坚持说，她一定得，明塔一定得，她们都一定得结婚，因为在这整个世界上，无论她得到什么样的荣誉的桂冠（但是拉姆齐夫人觉得她的画毫不足取），或获得了什么样的胜利（也许拉姆齐夫人曾有过自己的一份胜利）——说到此处她神情变得忧郁悲哀，回到椅子旁——无可争辩的一点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她轻轻地把莉莉的手握了片刻）失去了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房子里似乎充满了熟睡的孩子，拉姆齐夫人在凝神倾听；充满了罩暗了的灯光和有规律的呼吸声。

啊，可是，莉莉会说，她还有父亲；她的家；甚至，如果她敢于说出口的话，还有她的画。但这一切和结婚相比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如此小孩子气。然而，随着夜的过去，晨光撩开了窗帘，小鸟不时

在花园里吱吱鸣叫，她会拼死鼓足勇气，力陈自己属于普遍规律之外；她为之辩护；她喜欢单身的生活；她喜欢按本性生活；她不适于婚姻生活；于是便不得不迎接拉姆齐夫人的无比深邃的眼睛的严肃的盯视，面对拉姆齐夫人的简单的定论（她现在又像孩子般天真了）：她亲爱的莉莉，她的小布里斯柯，真是个傻瓜。后来，她记得，她把头靠在拉姆齐夫人的怀里，笑啊，笑啊，笑啊，想到拉姆齐夫人带着永远不变的沉着冷静要去支配她完全不能理解的命运，莉莉几乎是歇斯底里地笑着。拉姆齐夫人就坐在那儿，单纯而严肃。莉莉现在已经恢复了对她的认识——这就是手套的那只弯曲的手指。但是她深入进去的是什么样的神圣禁区？莉莉·布里斯柯终于抬起头来，眼前就是拉姆齐夫人，对引起她大笑的原因浑然不知，仍在对她的命运进行着支配，但是现在已经去掉了任何任性的痕迹，代之以如终于云开雾散后的天空般的清澈——就像静卧在月亮旁的那一片小小的天空。

这就是智慧吗？这就是知识吗？还是说，这是美的又一次欺骗，好把所认知的不彻底的真理缠结在一个金色的网中？或者她是否在心中锁着什么秘密，莉莉·布里斯柯确信，如果世界要继续存在下去，人们就必定会有此种秘密？不可能谁都像她那样狼狈地过仅能糊口的日子。但是如果他们知道这秘密，他们能把所知道的告诉她吗？她双臂搂着拉姆齐夫人的膝盖坐在地板上，挨得尽可能地近些，想到拉姆齐夫人永远不会知道她所感到的那份压力的原因，不禁微微一笑。她想像在这个和她躯体相挨的女人的思想和心灵的密室中，就像帝王墓室中藏着财宝一样，树立着刻有神圣铭文的碑石，如果你能琢磨出这铭文的意思，便能得知一切，但它决不会自动坦率的奉献出来，揭示于众。需要什么样的爱或狡黠的手段才能奋力进入这些密室之中？用什么方法才能和你崇拜的对象结成不可分的一体，犹如倒进同一个罐子里的各种水一样？肉体能达到这一境界吗，还是在大脑错综复杂的通道中精妙

地交织起来的思维？抑或是心灵能达到这一境界？人们称之为爱恋的感情能将她和拉姆齐夫人结为一体吗？因为她渴望得到的不是知识而是合一，不是石碑上的铭文，不是可以用人类已知的任何文字写下来的东西，而是亲密本身，这就是知识，她头靠在拉姆齐夫人的膝上想道。

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她头靠在拉姆齐夫人的膝上时，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她知道，拉姆齐夫人的心头储藏着知识和智慧。她曾问过自己，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把自己封藏起来，你又怎能对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了解呢？只能像只蜜蜂，被空气中某种既摸不着又尝不到的香甜或刺鼻的气味所吸引，出没于穹隆状的蜂巢之中，只身漫游在世界各国荒凉空旷的天空中，然后又出没在充满嗡嗡声的忙碌的蜂巢中。那蜂巢就是人们。拉姆齐夫人站起身来。莉莉站起身来。拉姆齐夫人走了出去。此后很多天，如同在一场梦后感到梦中人身上起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莉莉心头一直萦绕着那嗡嗡声，比拉姆齐夫人说过的任何话都要清晰。当她坐在客厅窗口的柳条扶手椅里时，在莉莉眼中她具有一种庄严形态：一个圆拱顶殿堂的形态。

莉莉的目光和班克斯先生的目光平行直射向坐在那里给膝旁的詹姆斯读故事的拉姆齐夫人。但是当她仍在看着时，班克斯先生却已经收回了他的目光。他戴上了眼镜。他退后了两步。他抬起了手。他微微眯起了他清澈的蓝眼睛，这时莉莉才从沉思中惊醒，看见了他在干什么，她像一条看见了一只举起来要打它的手的狗那样身子不由地一缩。她真想一把把画从画架上抓下来，但她对自己说，总得让人看的。她做好准备去承受别人看她的画这一可怕的考验。总得让人看的，她说，总得让人看的。如果非得让人看不可，让班克斯先生看比让别人看使她少感到恐慌一些。但是让任何人看到她三十三年生活的残余，她每一天生活的积淀，混杂着她一生从未吐露从未揭示过的隐秘，实在是太痛苦了。但同时

却又令人感到极其兴奋。

谁也不可能比他更沉着平静了。班克斯先生拿出一把随身带的单开小折刀，用骨质的刀柄轻轻地敲着画布。她想用这个紫色的三角形表示什么？“就在那儿”，他问道。

是拉姆齐夫人给詹姆斯念故事，她说。她知道他反对的理由——没人能看出这是个人的形状。但她并没有企图画得和真人一样，她说。那么她为什么要画他们呢？他问。真的，为什么呢？——只不过因为如果在那里，在那个角落里，光线很明亮，这里，在这边，她感到需要暗的色调。尽管道理简单、明显、平常，班克斯先生却很感兴趣。那么这就是母与子了——这是受到普遍崇敬的对象，而此处还是个以美貌著称的母亲——竟然可以将其简化为一团紫色的阴影而毫无不敬的感觉，他心中默想道。

但是这幅画画的不是他们，她说，至少不是从他理解的意义上的他们。人们还可以从别的意义上崇敬他们。比如说，用这里一块阴影、那儿一道亮色来表示。如果像她隐约感到的那样一幅画必然是一种敬意的表示，她的敬意就是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母与子可以被简化成一团阴影而毫无不敬之意。这里的一片亮色需要那儿有一片阴影。他思考着。他很感兴趣。他真诚地以科学的态度来理解她的话。事实是，他的偏见完全是另一方面的，他解释道。他客厅里最大的一幅画得到了画家们的赞扬，估计比他买的时候要值钱，画面上是肯尼特河畔繁花似锦的樱桃树。他说他是在肯尼特河畔度的蜜月。莉莉一定要来看看那幅画，他说。不过现在——他转过身去，把眼镜推到脑门上，用科学的眼光来审视她画布上的画。问题的关键是画面布局、光和阴影间的关系，而这方面，老实说，他以前从未考虑过，他希望能给他解释一下——她究竟打算如何处理这画面？他指了指眼前的景象。她看着这景象。她无法使他明白她打算如何处理，手里没有画笔时连她自己都看不出要如何处理。她重新摆出了绘画时习惯的姿势，目光朦

胧、心不在焉，压抑下她作为女人的所有印象，集中在更具一般性的事物上；又一次处于那强有力的景象的支配之下，她曾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过它一次，而现在却必须在树篱、房屋、母亲们和孩子们之间到处搜寻——她的画面。她记起来了，问题在如何把右边的布局和左边的联系起来。她可以把树枝的线条这样画过来；或者用一个物体（也许是詹姆斯）填补上前景的空白。但这样做的危险是可能破坏了整体的协调。她打住话头；她不想惹他厌烦；她轻轻从画架上把画布取了下来。

但是这画让人看见过了；被人从她这儿拿走了。这个男人分享了她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她能够不必再独自走完这生命的长廊，而是和某个人挽臂同行——这是世上最新奇最令人兴奋的感觉——为此她感谢拉姆齐先生和拉姆齐夫人，感谢这个时刻和这个地方，她把这一切归功于她从未想像到具有如此力量的这个世界。她按下画箱的锁扣，用力过猛，锁钩似乎无休止地围着画箱、草坪、班克斯先生、以及猛冲过去的任性的小淘气卡姆旋转起来。

10

卡姆擦着画架猛跑过去；她才不为班克斯先生和莉莉·布里斯柯停下呢；尽管很想自己有个女儿的班克斯先生向她伸出手来；她不为父亲停下，也在他身边擦过；也不为母亲停下，母亲在她跑过身边时叫道，“卡姆！你来一下，我有点事找你！”她转眼就没影儿了，像一只鸟，一粒子弹，或一支箭，受什么愿望驱使，由什么人射出，向着什么目标，谁能说得出来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拉姆齐夫人看着她默默想道。可能是一个幻象——一只贝壳，一辆手推车，树篱另一侧的一个神话王国；或许可能是速度的壮丽感觉；谁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拉姆齐夫人又叫了一声“卡姆!”时，抛射体半途坠落，卡姆慢吞吞向母亲走来，半路上揪下了一片树叶。

她在瞎想些什么？拉姆齐夫人看到她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什么念头上，心里不禁感到奇怪。她不得不把要说的话又重复了两遍——去问一下米尔德里得，安德鲁、多伊尔小姐和雷勒先生回来了没有？——她的话好像落到了一口井里，如果井水是清澈的，它却同时也具有奇特的扭曲作用，你会看到即使在她的话下落之时已开始左扭右拐，天知道最后在孩子的心底里成了什么形状。卡姆会把什么样的口信带给厨娘？拉姆齐夫人琢磨着。确实，只有耐着性子等了半天，听她讲完厨房里有一个腮帮子通红的老太婆在用一只盆子喝汤，拉姆齐夫人才终于引发了她那相当准确地记住了米尔德里得的话的鹦鹉学舌的本能，如果你耐着性子等，她最后会用单调平板的声音把话复述出来。卡姆来回倒动着脚，重复了米尔德里得的话，“没有，他们还没回来，我已经告诉艾伦把茶点撤下去了。”

这么说明塔·多伊尔和保罗·雷勒还没有回来。这只能意味着，拉姆齐夫人想道，一件事。她必须要么接受他，或要么拒绝他。像这样午饭后就出去散步，即使有安德鲁在一起——还能意味着什么呢？除非她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拉姆齐夫人认为（她非常喜欢明塔），接受那个好小伙子。他也许才华并不出众，可是，拉姆齐夫人想道，这时她意识到詹姆斯正在使劲拽她，要她接着念渔夫和他妻子的故事，她打心眼儿里情愿要个笨家伙也不要那些写论文的聪明人；比如说查尔斯·坦斯利。反正无论结局如何，这事现在肯定已经发生了。

但她嘴里在念着，“第二天他的妻子先醒了过来，天才刚刚亮，她从床上可以看见美丽的乡村景色展现在眼前。她的丈夫还在伸懒腰……”

但是现在明塔怎么能说她不接受他呢？她既然同意整个下午都和他单独在乡间一起闲逛——因为安德鲁会去捉他的螃蟹——不过南希可能和他们在一起。她努力回想午饭后他们站在门厅外的情形。他们站在那儿，看着天空，琢磨着天气的好坏，拉姆齐夫人半是为了替他们掩饰他们的羞涩，半是为了鼓励他们出去（因为她同情保罗）便说道，

“多少英里之内都没有一片云。”这时她可以感觉到跟在他们后面出来的小矮个查尔斯·坦斯利在窃笑。但她是故意那样说的。她在心里把人看了一遍，无法肯定南希是否在场。

她继续念道：“啊，老婆子，”渔夫说，“咱们干吗要当国王呢？我不想当国王。”“那么，”妻子说，“要是你不当国王，我来当；去找那条比目鱼吧，我要当国王。”

“你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卡姆。”她说，她知道吸引卡姆的只是“比目鱼”这个词，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和往常一样坐不住，和詹姆斯打架。卡姆飞也似的跑开了。拉姆齐夫人放下心来，因为她和詹姆斯有共同的爱好，在一起感到轻松愉快。她接着往下念。

“当他来到海边，天空阴沉灰暗，海水从深处往上翻腾，散发着腐烂的气味。他走到海边，站在那里，说道，

‘比目鱼，大海里的比目鱼，
求你来到我这里；
因为依萨贝尔我的妻，
不肯依我的心愿请求你。’

“好吧，那么她想要什么呢？”比目鱼问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拉姆齐夫人一面念一面在心里琢磨。她一心二用起来很是轻松，因为渔夫和他妻子的故事就像轻柔地给一支曲子伴奏的低音部分，时不时地会突然响起在旋律之中。应该什么时候对她说？如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就得和明塔严肃地谈一谈。因为她不能这样在乡下到处闲逛，即使有南希和他们在一起也不行（她又

一次试图回想他们沿小路走去时的背影,数数是几个人,但是还是想不起来)。她要对明塔的父母——猫头鹰和拨火棍——负责。她念着念着故事,她给他们起的绰号噌地窜进了脑子里。猫头鹰和拨火棍——是的,他们要是听见了会生气的——他们肯定会听到的——说明塔呆在拉姆齐家时被人看见如何如何,等等。“他在下议院当上了议员,她能干地在楼梯头上帮助他往上爬。”她重复着一次从某个宴会上回家时为给丈夫逗乐说过的一句话,这勾起了对他们的记忆。哎呀,哎呀,拉姆齐夫人对自己说,他们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和他们完全不相称的女儿来的?这个假小子明塔,袜子上还破了一个洞?她是如何在她的家庭那样一个环境里生存的?那里女仆整天拿着簸箕清扫鹦鹉洒在地上的沙子,而谈话几乎完全缩减到那只鸟的本事上——也许很有趣,但毕竟太局限了。很自然你开始请她来吃午饭、茶点、晚餐,最后请她到芬莱和他们住上几天。这件事造成了她和母亲猫头鹰之间的一些摩擦,于是更多的拜访,更多的谈话,更多的沙子,最后她关于鹦鹉的谎话说得多到真够她用一辈子的了(那晚他们从宴会上回家时她就是这么对她丈夫说的)。不管怎样,明塔总算来了……是的,她来了,拉姆齐夫人想道,她怀疑在这缠结成一团的思绪中隐藏着某种不安;她理清思绪,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女人曾经指责她“夺走了女儿对她的爱”;多伊尔夫人说过的一些话使她又想起了那个指责。爱支配人,爱干涉人,让别人按她的愿望做事——这些就是对她的指责,而她认为这极不公平。她看上去是“这个样子”,她有什么办法?没人能够指责她在费尽心机地去引人注目。她常为自己的寒酸而感到难堪。她也不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牵涉到医院、下水道和牛奶场,这话还有几分道理。有关这一类的事情,她确实很容易动感情,要是她有机会,她真想一把抓住人们的颈背好让他们看到一切。整个岛上没有一家医院。真是个耻辱。在伦敦,送到家门口的牛奶整个被尘土污染成了棕黄色。应该宣布这种事情为

非法。在这儿建一家模范奶牛场和一家医院——这两件事情她很想亲自去做。但是怎么做？带着这么一大群孩子？等他们大一点，也许那时候她会有时间；等他们都上了学以后。

啊，可是她永远也不希望詹姆斯长大一天，卡姆也一样。她希望这两个孩子永远保持现在这样，是淘气的小鬼，快乐的天使，她永远不想看到他们长成长腿的怪物。无论什么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当她现在给詹姆斯念，“有许多带着铜鼓和喇叭的士兵”，他的目光变得阴沉时，她心里想，他们为什么要长大，从而失去这一切？在她的子女中，他是最有天赋、最敏感的一个。但是，她心里想，他们全都会有很好的前途。普鲁在和别的孩子相处时简直是个天使，现在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晚上，她的美丽已令人感到惊羡。安德鲁——就连她的丈夫也承认他在数学方面有非凡的天才。南希和罗杰现在还都野得很，整天在乡间乱跑。至于说萝丝，她的嘴太大，但是她手巧极了。要是他们演猜字谜的哑剧，总是萝丝做服装；做所有的东西；她最喜欢布置餐桌、摆花，不管布置什么都喜欢。她不喜欢贾斯珀老爱打鸟；但这只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阶段；他们都经过各种阶段。为什么，她把下巴贴在詹姆斯的头上，问自己道，他们这么快就长大了？他们为什么要去上学？她很希望身边永远有一个小娃娃。怀里抱着小娃娃她感到最幸福。人们会说她专横跋扈，盛气凌人，好支配人，他们愿意说就说吧，她不在乎。她用嘴唇轻抚着詹姆斯的头发，心里在想，他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幸福了，但她想起了这样说使丈夫多么生气，便立刻制止了自己的这个念头。不过，这是真的。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了。一套十个便士的茶具让卡姆高兴了好几天。他们一醒过来她就能听见他们在她头顶上面的地板上跺脚、欢闹。他们喧闹着跑过走廊。于是门猛地打开，他们一拥而入，像玫瑰花一样清新，机警地瞪大着眼睛，好像他们天天都要做的到餐厅来吃早饭对于他们是一件肯定无疑的大事情；如此等等整天事情一件连一件，直到她上

楼去和他们说晚安,看见他们像小鸟钻在樱桃和山莓之间般钻在挂着蚊帐的小床里,还在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编故事——他们听来的、或在花园里无意得到的。他们都有自己小小的宝贝……于是她走下楼对丈夫说,他们为什么非得长大,失去这一切?他们永远也不会再这样幸福了。他生气了。为什么对生活抱这样悲观的态度?他说。这种看法不合情理。因为这一点很古怪;她相信这是事实;尽管他也悲观绝望,总的来说却比她更快活,更怀有希望。比她经受的人生烦恼要少——也许原因就在于此。他总能够从工作中找到支持。并不是说她如他所指责的那样很“悲观”,只不过是她想到生活时——眼前就出现了一小段岁月,她的五十年生活。就这样呈现在她眼前——生活。生活:她想道,但她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思维。她看了一眼生活,因为在这一点上她有着清楚的观念,生活是某种真实、私密的东西,她既不和儿女也不和丈夫分享。在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交易,其中她是一方,生活是另一方,她总想占上风,生活也想占她的上风;有时候他们谈判(当她一人独坐时);她记得有过一些了不起的和解场面;但奇怪的是,她必须承认,大多数时候她感到她叫做生活的这东西很可怕,充满敌意,一有机会就很快向你猛扑过来。还有那些永恒的问题:痛苦、死亡、穷人。即使在这儿,也总有一个女人因患癌症而不久人世。可是她却对所有的孩子说,你们将经历这一切。她对八个人无情地说过这话(修理温室的账单将会是五十镑)。她知道他们面临着什么——爱情和抱负以及在凄惨的地方独自忍受痛苦——因此才常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他们非得长大,失去这一切?可是她又会向生活挥舞着剑对自己说,胡扯。他们会非常幸福。她沉思道,瞧她在这儿要让明塔和保罗·雷勒结婚,又感到生活充满了凶险;因为无论她对于自己的交易有什么感觉以及有过并非人人都经历过的遭遇(她并没有向自己具体列举这些遭遇);她不由自主地说人应该结婚,人应该生孩子,她知道自己话说得太急促了,几乎像是

自己的一种摆脱。

她这样做是不是错了，她问自己，一面回顾自己过去一两个星期的行为，不知道是不是真给明塔施加了压力让她下决心，她毕竟只有二十四岁啊。她心里感到不安。她不是笑话过这事吗？她难道又忘记了自己对别人有多大的影响吗？婚姻需要——哦，各种各样的品质（修理温室的账单将会是五十镑）；其中之一是——她不必明说了——那是最必不可少的；她和丈夫具有的那一项。他们俩有吗？

“于是他穿上裤子，像疯子样逃跑了。”她念道。“但是外面是猛烈的暴风雨，狂风刮得他站不住脚；房屋和树木都倒了下来，地动山摇，岩石滚入大海，天空一片漆黑，雷鸣电闪，比教堂塔尖和山峰还要高的黑色的海浪滚滚涌来，浪尖上翻卷着白色的泡沫。”

她翻过一页；只剩下几行了，这样她就把故事念完吧，虽然已经过了睡觉的时间。已经很晚了。花园里的夜色告诉了她这一点；花的逐渐变白和叶子上的灰色暗影合在一起引起了她的焦虑。起初她想不出来焦虑的是什麼。后来她记起来了；保罗、明塔和安德鲁还没有回来。她再一次在心中唤起过厅门前平台上那一小群人站在那儿望着天空的情景。安德鲁拿着他的网和篮子。这意味着他打算去捉螃蟹啦什么的。这意味着他会爬到突出在海中的岩石上去；涨潮会切断他的归路。也许他们回来时排成一行走在悬崖峭壁上的小路上，其中一个人可能失足，就会滚下山去，摔得粉身碎骨。天已经很黑了。

但是她没有让自己的声音有任何变化，念完了故事，她合上书，直看着詹姆斯的眼睛，仿佛是她自己编的似的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就在现在他们仍然生活在那里。”

“故事念完了。”她说，她看见，随着他眼中对故事兴趣的消失，出现了另一种东西；惊奇，灰白，像是一道光的反射，立刻使他注目凝视，充满惊异。她回过头来，向海湾的另一面看去，一点也不错，

越过海面，有规律的先是迅速的两闪后，接着是长而稳定的一闪，那正是灯塔的灯光。灯塔的灯已经点燃了

他很快就会问她，“咱们去灯塔吗？”而她只得说，“不去；明天不去；你父亲说不去。”恰好这时米尔德里得进来叫他们，忙乱使他们分散了注意力。但是米尔德里得抱着他出去的时候他仍不断回头看着，她肯定他在想，我们明天不去灯塔了；她想，他一生都会记得这件事的。

11

不会忘记的，她想，一面把他剪下来的一些图片收拾起来——一台冰箱，一台割草机，一位穿着晚礼服的绅士——小孩子什么都不会忘记的。因此一个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事关重大，他们上床以后才能感到轻松。这时她用不着顾忌任何人。她可以独处，可以处于自然状态。这正是现在她常常感到需要的——思考；哦，甚至连思考也不要。只要静默；独自一人。一切外扩的、绚丽的、语言的存在和行为都消失了；人怀着庄严感缩回自我，一个楔形的隐秘的内核，是别人所看不见的。尽管她直挺挺地坐着，仍继续在织袜子，但正是这样她感受到了自我；而这个摆脱了一切身外附属之物的自我可以自由地从事最奇特的冒险。当生活的活跃程度暂时减低时，体验的领域显得无边无涯。她想像，人人都感到具有这种无穷的内心资源；她自己，莉莉，奥古斯塔斯·卡迈克尔，无一不会感到，我们的外表现象、人们以此了解我们的东西简直是十分幼稚的。在这个表层之下是一片黑暗，不断扩展，深不可测；但是，时不时地我们会浮上表面，你们就是通过这看到我们的。她似乎感到自己内心的眼界无边无垠。那里有一切她从未看见过的地方；印度的平原；她觉得自己正在罗马掀开一所教堂的厚重的皮门帘。

这个隐秘的内核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因为没有人能看见它。没有人能够阻止它,她狂喜地想道。有自由,有宁静,最可喜的是能把自己完整地置于稳定巩固的台子上休息。根据她的经验,作为生活中的人她永远无法获得休息(她此时用毛衣针织出了一个精巧的花样),只有作为一个楔形的隐秘的内核才能得到。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存在,你也就失去了烦恼,焦急,躁动;每当一切聚合在这种和平、这种安息、这种永恒之中时,她的唇间便会涌出战胜了生活的欢呼;她想到这儿停顿了下来,眼光往窗外看去,和灯塔的三道闪光中最后那道长而稳定的光束相遇,这是属于她的光束,因为总是在这个时刻怀着这样的心情凝视它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和所看见的事物中的一个联系起来;而这个事物,这道长而稳定的光束,就是她的光束。她常常发现自己坐在那里凝视,坐在那里凝视,手里拿着活计,一直到自己变成了她在凝视着的东西——比如说那道光束。它会将她心中埋藏的某一两句话提升出来,就如这句——“小孩子什么都不会忘记的,小孩子什么都不会忘记的”——她就会重复这话并开始在后面加上,会结束的,会结束的,她说。会来到的,会来到的,突然她补充说,我们都在上帝的手心里。

但是她马上就为自己说了这样的话而生气。这话是谁说的?不是她,她是不小心说了不是她本意的话。她从织的毛线活上抬起眼睛,眼光和第三道光束相遇,她觉得就像她自己和自己的目光相遇,只有她才能这样探索自己思想和心灵的深处,把那个谎言、任何谎言涤除干净。她在赞美那道闪光时也毫无自负感地赞美了自己,因为她和灯塔的闪光一样严厉、一样洞察、一样美丽。这真奇怪,她自思,一个人如果独处,怎么就会偏向于东西,无生命的东西;树木、溪流、鲜花;感到它们表达了你;感到它们成了你;感到它们懂得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你;感到一种无法理喻的柔情(她看着那道长而稳定的光束),就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柔情。她手中的

毛衣针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专注地看啊看，这时从她的心底缭绕飘起、从她生命的湖上升起了一层薄雾，一位新娘来迎接她所爱之人。

她怎么会说出“我们都在上帝的手心里”这么一句话来的？她感到奇怪。在真话里不知不觉溜进来的不实之辞使她恼怒不快。她又接着织毛袜。哪一个上帝能创造出这个世界来？她自问。她头脑中一直紧抓着这个事实，世上没有理性、秩序、公正；有的只是痛苦、死亡、穷人。无论什么样卑鄙的背信弃义行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出现；她知道这一点。没有长久的幸福；她知道这一点。她十分沉着地织着袜子，嘴唇微微缩拢，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习惯性的严峻神情下她的脸部线条变得僵硬镇静，以至当她的丈夫经过时，虽然心里正在想哲学家休谟长得如此肥胖臃肿，陷进了泥沼，因而咯咯笑了起来，也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存在于她的美貌深处的严峻。这使他感到悲哀，她的冷漠令他痛苦，他走过她身边时感觉到自己无法保护她，当他来到树篱前时，心里很难过。他无法帮助她。他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她。而且，可恨的事实是，他使她情况更糟。他易怒——容易因小事生气。为灯塔的事他发了脾气。他往树篱中看去，看着它交错的枝条，看着它那黑暗的深处。

人，拉姆齐夫人觉得，总是抓着一些零星事物不情愿地把自己从孤独中摆脱出来，如某种声音、某种景象。她侧耳倾听，但四周一片静寂；板球已经打完了；孩子们都在洗澡；只有大海的潮声。她停止了编织；拿起红棕色长袜的一头，让袜子在手里垂了一会儿。她又看见了那道光束。她看着这道稳定的光束，在她的疑问中带有讽刺，因为当人一旦醒来，各种关系就变了，灯塔光束的无情与冷酷，和她是如此相像又如此不同，使她俯首听命（她夜里醒来，看到它俯身越过他们的床铺，投到地板上），但是尽管她有这些想法，她仍着迷地、神魂颠倒地看着它，仿佛它在用银色的手指轻抚着她大脑中某条未知的脉管，这脉管的破裂将使她充满快乐，她

曾经体会过幸福,极度的幸福、强烈的幸福,灯塔的银白色光芒使波涛汹涌的海面稍稍明亮了一点。当天光消退,大海失去了蔚蓝的颜色,灯塔的银光随着纯柠檬色的海浪翻滚涌涨,击碎在海滩上,她眼中涌出狂喜,无限的快乐之波卷过心田,于是她感到,足够了!这就足够了!

他回过身来看见了她。啊!她真美,他想,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但是他不能和她说话。他不能打搅她。现在詹姆斯离开了,终于只有她一个人了,他急切地想要和她说话。但是他决意不去打搅她。此时她的美、她的悲哀使她处于和他疏远的状态。他将听任她这样,于是就一声不响地从她身边走过;虽然她显得这样冷淡,他无法触及到她,无法做任何事来帮助她,这很伤他的心。如果不是她在这时主动地给了他她知道他不会开口向她要的东西,他仍会一声不响地从她身边走过的。但她叫了他一声,从画框上取下绿披巾,向他走去。因为她知道他想要保护她。

12

她把绿披巾围在肩头。她挽起他的胳膊。他简直漂亮极了,她说,立刻开始谈起花匠肯尼迪;他长得这么英俊,她没法辞退他。温室旁靠着一架梯子,到处沾着小块小块的油灰,他们已经开始修理温室的屋顶了。是的,当她和丈夫散步时,她感到已经找到了那个烦恼的具体根源。他们散着步时她话到嘴边,差点要说“得化五十镑呢”,可是她没有勇气提钱,结果谈起了贾斯珀打鸟的事,他马上就安慰她说男孩子这样是很自然的,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找到更好的消遣方法。他的丈夫是这样明智,这样公正。因此她说道,“是的,所有的孩子都要经过这些阶段的。”并开始考虑起了大花圃里的大丽花,心想明年种些什么花,她问他有没有听见孩子们

给查尔斯·坦斯利起的外号。无神论者，他们这样叫他，那个小矮个无神论者。“他可不是个精美的样品。”拉姆齐先生说，“差远了。”拉姆齐夫人说。

觉得让他自行其是也无妨，拉姆齐夫人说着，一面在心里琢磨送球茎去有没有用；他们会种上吗？“哦，他有论文要写。”拉姆齐先生说。这些她全知道，拉姆齐夫人说。他除了论文别的什么也不谈。是关于某人对某事的影响。“唉，他就指望这篇论文啦。”拉姆齐先生说。“上帝保佑他可别爱上了普鲁。”拉姆齐夫人说。要是她和他结婚，他就剥夺她的继承权，拉姆齐先生说。他没有看妻子正在考虑着的花，而是把目光定在它们上方一英尺左右的地方。他没有什么恶意，他补充道，刚想说无论如何他是英格兰年轻人中惟一一个崇拜他的——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不愿再拿自己的书来烦扰她了。这些花好像很值得称赞，拉姆齐先生说，他目光向下，注意到了有些红色和棕色的东西。是的，这些是她亲手种的，拉姆齐夫人说。问题是，如果她送去球茎会怎么样；肯尼迪会把它种上吗？他真是懒得没治了；她补充道，一面继续往前走。如果她整天拿把铁锹站在他旁边看着他，他有时候倒也干上一两下。他们就这样慢慢朝开花的芦苇走去。“你在教你的女儿们夸大其辞。”拉姆齐先生责备她道。她的卡米拉姨妈在这一点上比她还要厉害，拉姆齐夫人说。“就我所知，谁也没有把你的卡米拉姨妈看作道德的楷模。”拉姆齐先生说。“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拉姆齐夫人说。“另外一个人才是最漂亮的呢。”拉姆齐先生说。普鲁将会比她漂亮得多，拉姆齐夫人说。他可没有看出什么迹象来，拉姆齐先生说。“那你今晚就看看吧。”拉姆齐夫人说。他们停了下来。他希望能劝说安德鲁更用功点。不然他会失去任何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啊，奖学金！”她说。拉姆齐先生觉得对于像奖学金这样严肃的事她这么个说法很愚蠢。要是安德鲁拿到奖学金，他会为他感到非常骄傲，他说。要是他拿不到她也同样为他感到

骄傲，她回答说。在这件事上他们意见一向有分歧，不过这没有关系。她喜欢他相信奖学金，而他喜欢她为安德鲁感到骄傲，无论他做了什么。突然她想起了悬崖壁上的小路。

不是已经很晚了吧？她问道。他们还没有回来呢。他漫不经心地打开怀表盖。可是刚刚才过七点。他把打开了盖的表在手里拿了一会儿，决定把他在平台上的感受告诉她。首先，这样紧张是没有道理的。安德鲁能够照顾他自己。然后，他想告诉她，刚才他在平台上散步时——他感到有点不自在，好像他闯进了她那份孤独，那份超然，那份冷淡……但她追问他。他想告诉她什么来着，她问，心想是关于去灯塔的事；他为说了“真该死”而感到遗憾。但是，不是的。他不愿意看到她样子这样悲哀，他说。只不过在瞎想，她申明道，脸微微红了。他们两人都感到不自在，好像不知道是继续往前走还是回去。她刚才给詹姆斯念童话故事来着，她说。不，在这方面他们无法交流；他们无法谈论此事。

他们已经来到了那两丛开花的芦苇之间的间隙处，灯塔在望，但她却不让自己去看它。如果她知道他刚才在看她，她想，她就不会让自己坐在那里沉思了。她不喜欢任何使她想起她坐在那里遐想被人看见的事。于是她回过头去看小镇。灯火流光溢彩，仿佛是被风牢牢托起的银色水珠。一切贫穷、一切痛苦，都变成了那片灯光，拉姆齐夫人想道。小镇、港口和船上的灯光仿佛是悬浮在那儿的一张无形的网，标志着某种沉没的事物。好吧，如果他不能分享她的想法，拉姆齐先生对自己说，那么他就想自己的心思吧。他想继续刚才的思路，对自己讲休谟如何陷进泥沼的故事；他很想大笑。但首先他要说，为安德鲁担心是毫无意义的。他像安德鲁这个年纪的时候，总是整天在乡间满处乱走，除了口袋里的一块饼干之外什么也不带，从来没人为他操心，或以为他跌下了悬崖。他大声说出来的是，如果天气没有变化，他想出去徒步活动一天。班克斯和卡迈克尔已经让他受够了。他想独自清静一天。好吧，她说。

她没有反对,这让他很不高兴。她知道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现在不是口袋里装块饼干就出去走上一天的年龄了。她担心的是儿子们,不是他。多年以前,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他们站在开花的芦苇丛之间,他遥望着海湾的对岸,心里想,他曾经徒步行走了一整天。他曾在一家小酒店以面包和奶酪充饥。他曾经一连工作十个小时;只有一个老太婆时不时进来照看一下火炉。那就是他最喜欢的乡间,在那边;那些逐渐消隐在黑暗之中的沙丘。你可以走上一整天一个人碰不上。一连多少英里几乎没有一所房子,没有一个村庄。你可以独自冥思苦想。那里有从盘古以来就渺无人迹的小片沙滩。海豹竖起身子朝着你看。有时候他似乎感到,在那儿的一所小房子里,独自一人——他中断了思路,叹了一口气。他没有这份权利。八个孩子的父亲——他提醒自己。如果他希望有丝毫的改变,他就猪狗不如了。安德鲁会比他强。普鲁会出落成一个美人,她的母亲是这样说的。他们会稍微阻挡一下那股洪流。总的说来那是不错的成就——他的八个孩子。他们的存在表明他并没有把这可怜的小小的宇宙彻底诅咒得一钱不值,因为在这样一个黄昏,他想道,看着陆地渐渐消失,这个小岛一半已被大海吞没,显得小得可怜。

“可怜的小地方。”他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

她听见了他的话。他总说些顶伤感的话,但是她注意到,他一说出口,就总是显得比平常要快活些。所有这些玩弄辞藻不过是个游戏,她心想,因为如果她说出了他说过的话的一半,她早就给自己脑袋一枪了。

这种玩弄辞藻使她生气,于是她不带感情地对他说,这是一个极其美丽的黄昏。他在抱怨些什么,她半带笑半埋怨地问道,因为她猜得出他在想些什么——要是他没有结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他并没有在抱怨,他说:她知道他没有抱怨。她知道他根本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一把抓起她的手，举到唇边怀着激情吻着，这使她热泪盈眶，他很快放开了她的手。

他们转身背对着风景，开始挽臂走上长着银绿色矛形植物的小径。他的手臂几乎和年轻人的一样，拉姆齐夫人想道，又瘦又结实，她高兴地想到尽管他已经年过六十，却仍旧多么健壮，多么奔放乐观；而且，像他这样，确信世上有着各种可怕事物，但却似乎不仅没有沮丧反而感到振奋，这是多么奇怪呀。这难道不怪吗？她寻思道。确实，有时候她似乎觉得他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对平常的事物生来看不见，听不见，不表态；可是对于不平常的事物，目光却如鹰一般犀利。他的理解力常常使她吃惊。可是他注意到花了吗？没有。他注意到景色了吗？没有。甚至，他注意到了自己女儿的美貌，或他盘子里放的是布丁还是烤牛肉了吗？他会像个正在做梦的人那样和他们一起坐在餐桌旁。恐怕他大声自言自语或出声吟诗的习惯是越来越厉害了；有的时候实在是很尴尬——

最美好最光明的，离去吧！

可怜的吉丁斯小姐，当他对着她高喊出这句诗的时候，她差点吓个半死。不过，尽管拉姆齐夫人立刻站在他一边反对世上所有的愚蠢的吉丁斯们，但是，她想，一面轻轻捏了捏他的胳膊以表示上山的时候他走得太快了，她要停一会儿看看边坡上这些是不是新的鼯鼠窝丘；她俯身查看时心里想道，像他这样有才智的人肯定在各方面都和我们不同。她认识的伟大人物都是这样的，她想，心里断定一定有只兔子钻到窝丘去过了，而年轻人只要听他谈论，只要看看他，就会受益（虽然对她说来讲堂的气氛沉闷压抑，几乎无法忍受）。可要是不射杀兔子，又怎么能控制它们的数目呢？她心里琢磨。可能是只兔子；可能是只鼯鼠。反正是个什么动物在破坏她的樱草花。她抬起头，在稀疏的树梢上方她看见了一颗明亮

的星星的第一下悸动，她想让丈夫也来看；因为这景象给了她强烈的喜悦。但是她控制住自己——他从来不看景物。即使看了，也只是叹上他的一口气，说，可怜的小小世界。

正在那时他说道，“很好看。”为的是讨好她，一面装着欣赏花。但是她很清楚他并不欣赏它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在他面前。他只是为了讨好她……啊，那不是莉莉·布里斯柯和威廉·班克斯在一起散步吗？她把近视眼紧盯在那对往远处走去的身影上。是的，就是他们。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他们会结婚吗？是的，肯定是这样。一个妙不可言的主意！他们非得结婚不可！

13

他去过阿姆斯特丹，班克斯先生和莉莉·布里斯柯散着步穿过草坪时说道。他看过伦勃朗^①的画。他去过马德里。遗憾的是，那天是耶稣受难日，普拉多博物馆不开放。他去过罗马。布里斯柯小姐从来没有去过罗马吗？啊，她真该去——这对她会是一次奇妙的经历——西斯廷教堂；米开朗琪罗^②；还有保存着乔托^③的画的帕多瓦市。他妻子多年来一直身体不好，因此他们的游览都是比较节制的。

她去过布鲁塞尔；她去过巴黎，但那只是一次仓促短暂的停留，是去看生病的姑妈的。她去过德累斯顿；有许许多多的画她还没有看到过；不过，莉莉·布里斯柯心里想，也许不看更好：看了只

① 伦勃朗(1609—1669)，荷兰画家，欧洲艺术巨匠之一。

② 米开朗琪罗(1475—1564)，佛罗伦萨画家、雕塑家、诗人，文艺复兴时代巨人之一。

③ 乔托(1267—1337)，佛罗伦萨画家，被认为是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的创始人之一。

能使你对自己的作品感到不满绝望。班克斯先生认为这种想法可不能过了头。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提香^①,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达尔文,他说;同时他也怀疑,如果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芸芸众生,会不会有你的达尔文和提香。莉莉很想恭维他几句;你不是芸芸众生,班克斯先生,她很想这样说。但是他不要别人恭维(大多数男人都要的,她想),她对自己的冲动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没有开口,他却在说也许他刚才的话并不适用于绘画。无论如何,莉莉扔开了刚才不很诚恳的想法,说道,她会继续画下去的,因为她对绘画感兴趣。是的,班克斯先生说,他相信她会。他们来到了草坪的尽头,他问她在伦敦找绘画的题材有没有困难,这时他们转过身来,看见了拉姆齐夫妇。这么说,这就是婚姻,莉莉心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看着一个女孩子扔球。这就是那天晚上拉姆齐夫人想给我说的,她想道。拉姆齐夫人围着一条绿披巾,他们紧挨着站在一起看普鲁和贾斯珀扔接球。突然,没有任何原因,他们悟到了其意义,就像人们正走出地铁或按响门铃时会突然感到的那样,使这对夫妇具有了象征性,具有了代表性,使得站在暮色之中观看的他们成了婚姻的象征,丈夫和妻子。然而,瞬间以后,超越了真实形象的象征性外形消失了,重新变成了他们相遇时的看着孩子们扔接球的拉姆齐先生和夫人。但是仍有片刻时间,尽管拉姆齐夫人带着惯常的笑容和他们打招呼(啊,她在想我们要结婚了,莉莉想)并说,“今晚我胜利了。”意思是说这回班克斯先生可算答应和他们一起吃晚饭,而不是跑回自己的住处去,他的佣人蔬菜做得很地道;尽管如此,仍有片刻时间,当球被抛入高空,他们的目光跟着它直到球消失,他们看见了那颗惟一的星星和悬垂的树枝,莉莉产生了一种事物在分崩离析的感觉,一种距离感,一种不可靠感。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他们都显得棱角分明,飘渺,相互间隔着很大的

① 提香(1490—1576),威尼斯画家。

距离。这时，普鲁突然从广阔的空间里冲了回来，全速跑到他们身边用左手漂亮地高高地接住了球。她的母亲说道，“他们还没有回来吗？”于是使人人魔的境界被打破了。拉姆齐先生感到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笑陷在泥沼里的休谟，以及一个要他念完主祷文才肯救他的老太婆；他轻声暗笑着慢慢向书房走去。拉姆齐夫人把从家庭生活的阵线中逃开去玩扔接球的普鲁叫了回来，问她，“南希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14

（无疑南希是和他们一起去了，因为午饭后南希正要赶快离开，回到她的阁楼上好逃避可怕的家庭生活时，明塔·多伊尔伸出了手，默默地用眼神请求南希一起去。她觉得她非去不可了。她并不想去。她不想给拉进这件事情去。当他们沿着小路向悬崖走去时，明塔一直拉着她的手。后来她放开了。然后又拉上了。她想要的是什么？南希问自己道。当然人总是想要些什么；因为当明塔拉着她的手不放时，南希就会很不情愿地看到整个世界在她下面展开，宛如在薄雾中看到的君士坦丁堡，这时，不论你眼皮多么发沉，你也必须问，“那就是圣索非亚吗？”“那就是金角湾吗？”因此当明塔拉起她的手时，南希自问道，“她想要的是什么？是那个吗？而那个又是什么？这里或那里（当南希看着展现在她脚下的生活时）透过薄雾浮现出了一个塔尖，一个圆屋顶；一些没有名字的、显著的东西。但是当明塔在跑下山坡时放开她的手后，所有这一切，圆屋顶、塔尖，以及不论什么突出于雾中的东西，都沉没在了雾海之中，不见了踪影。

明塔，安德鲁注意到，很能走路。她穿的衣服也比大多数女人的实用。她穿了一条短裙和黑颜色的灯笼裤。她会一下子就往小

溪里一跳，踉踉跄跄地涉水过到对岸。他喜欢她的莽撞劲儿，但他知道这样不行——总有一天她会愚蠢地送了命的。她似乎什么也不怕——除了公牛以外。在地里只要一看见公牛她就会举起两只胳膊尖叫着飞跑，自然这恰恰会激怒公牛。但是她一点也不在乎承认这个事实，这一点你也得承认。她知道在公牛面前自己是个可怕的胆小鬼，她说：她猜她一定是在婴儿时期在摇篮里时被公牛甩过。她似乎毫不在乎自己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这时她突然一头冲到悬崖边上，开始唱起歌来

你该死的眼睛，你该死的眼睛。

他们只得都参加进来唱合唱部分，一起扯着嗓子喊：

你该死的眼睛，你该死的眼睛。

可是如果还没等他们到达海滩潮水就涨上来淹没掉了所有捉蟹的好地方，那就糟糕透了。

“糟糕透了。”保罗跳起身来，同意道：当他们连滑带溜地向下走去时，他不断引用导游书上的话，“这些岛屿由于其公园般的美景和丰富多样的海珍品而受到应得的称赞”。但是这样做可不行，这样大声叫喊着你该死的眼睛，安德鲁一面小心翼翼地走下悬崖，一面在想，这样拍拍他的背，管他叫“老伙计”之类的事，这样做可真是不行。带女人散步这样做是最糟的。一到海滩他们就散开了，他脱掉鞋袜，把袜子卷起来塞在鞋里，涉水去到鸡屁股岩上，让那一对自便去吧；南希涉水去到她自己的岩石上寻找她自己的小水潭，也让那一对自便去了。她低低地蹲下身子，摸着滑溜溜的橡皮样的海葵，它们像一块块果冻紧贴在岩石壁上。她默默沉思，把小水潭想像成了大海，把各种小鱼想像成了鲨鱼和鲸鱼，用手挡住

太阳,给这片小小的世界投下了团团乌云,像上帝一样,给千百万无知而无辜的生灵带去了黑暗和荒凄。然后她突然把手拿开,让阳光直泻而下。在那片灰白的、生灵交叉往来的沙地上,某个大海怪昂首阔步走来,带着缘纓和金属臂铠(她仍在继续扩大她那水潭),跌进了山边上的大裂沟中。这时她让自己的目光悄悄滑到水潭上方,停留在波动着的水天相接处、停留在轮船的烟雾中,在地平线上轻轻摇动的树干上,她成了大自然的神力的一部分,汹涌而来,又必然注定地退去,完全被迷住了;那一个的浩瀚和这一个的微小(水潭又变小了),这两种感觉强烈地出现其中,使她感到自己剧烈的感情把她的身体、她的生命、世上所有人的生命都变得永远微不足道,感到自己被捆住了手脚,欲动不能。她就这样蹲在水潭边,听着大海的涛声,默然沉思。

这时,安德鲁大喊涨潮了,于是她奔跳着水花四溅地涉过浅浅的海水回到岸上,跑上沙滩,出于鲁莽和快速活动的愿望,她一头冲到一块岩石后面,哎呀天哪!保罗和明塔正在那儿拥抱!说不定还在接吻。她感到受到了侮辱,极其气愤。她和安德鲁一声不响、对此事一言不发,穿上了鞋袜。实际上,他们彼此还赌着气。她看见小龙虾还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该叫他一声的,安德鲁咕哝道。不过他们俩都觉得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并没有希望会发生这种可怕的讨厌事情。但是不管怎样,南希竟然是个女的,这使安德鲁很不痛快,而安德鲁竟然是个男的,这使南希很不痛快。他们把鞋带系得很整齐,蝴蝶结打得很紧。

直到他们爬回到悬崖顶上以后明塔才大叫,说她把奶奶给她的胸针给丢了——是她奶奶的胸针呀,她拥有的惟一的一件饰物——是用珍珠镶成的一棵垂柳(他们肯定记得的)。她们肯定看见过,她说,眼泪顺着脸直往下流,她奶奶用这只胸针来别住帽子,一直用到去世的那天。现在她给弄丢了。她宁可弄丢任何别的东西也不愿丢了这枚胸针!她得回去找。他们都一起回头去找。他

们东翻西戳,眼睛四处搜寻。他们一直把头垂得低低的,生气地咕哝着。保罗·雷勒像疯子似的在他们坐过的那块岩石四周到处寻找。当保罗叫安德鲁“好好把这儿到那儿给搜一下”时,安德鲁心想,这样乱哄哄地找一个胸针根本不行。潮水涨得很快。海水马上就会淹没他们刚才坐过的地方。想现在找到胸针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潮水要切断我们的路了!”明塔突然感到非常害怕,尖声叫了起来。好像会有这种危险似的!又和公牛的情况一样——她丝毫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安德鲁想。女人就是这样。可怜的保罗不得不去安慰她。男人们(安德鲁和保罗立刻变得男子汉一般,和平时不一样了)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把雷勒的手杖插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等退潮后再回来找。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如果胸针在那里,那么明天早上也仍旧会在那里,他们让她放心,但是明塔还是一路抽抽搭搭地哭着爬上了崖顶。那是她奶奶的胸针;她宁可弄丢任何别的东西也不愿丢了这枚胸针,然而南希却觉得,尽管她确实为丢了胸针而难过,但她也不光是为了这个在哭。她的哭还有别的原因。她觉得,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哭上一场。但是她并不知道为了什么。

保罗和明塔一起走在前面,他安慰她,说他善于找东西是出了名的。他小时候有一次找到了一只金表。他明早天一亮就起来,肯定能找到胸针。在他想像中,那时天还是黑黑的,海滩上只有他自己,可能会挺危险的。但是他还是告诉她,他肯定能找到,她说她可不想听什么他天一亮就起床:胸针是丢了:她知道:下午她往身上别的时候就有预感。他暗下决心,他不告诉她,但是明天一大早他们都还在熟睡时他就偷偷溜出去,如果找不到胸针,他就去爱丁堡给她买一枚和那个一样但更漂亮的胸针。他将要证明他的本事。当他们来到山顶时看见了山下小镇的灯光,灯光突然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似乎就像他生活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的婚姻,儿女,房子;当他们来到在高大的灌木丛阴影下的大路

上时,他又想道,他们将一起过退隐的生活,他将领着她、她会紧紧依偎着他(就像现在这样)永远向前走去。他们在十字路口转弯时他心里在想,他已经有了多么令人震惊的经历,他必须要告诉什么人——当然是拉姆齐夫人了,因为一想到他刚才所做的事情就使他惊讶万分。当他向明塔求婚的时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他要直接到拉姆齐夫人那儿去,因为他总觉得是她使他这样做的。是她使他觉得没有自己不能做的事。别人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但是她使他相信,他想做的事都能做成。今天一整天他都感到她的目光在看着他,在追随着他,似乎在说(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说过),“是的,你能做到。我相信你。我对你寄予希望。”她使他感到了这一切,他一回去(他寻找着海湾上方那所宅子的灯光)就到她那儿去对她说,“我办成了,拉姆齐夫人;多亏你了。”他们转上了通向宅子的小路,他看见楼上的窗子里移动着的灯光。这样看来他们一定回来得太晚了。大家都在准备吃晚饭了。宅子里灯火通明,从黑暗中出来,这使他的眼睛感到充溢着强光,他沿车道走近宅子时孩子气地自言自语道,灯光,灯光,灯光;并且在走进屋子以后,神情呆板地望着四周,茫然地重复着灯光,灯光,灯光。可是,天哪,他用手摸摸领带对自己说,我可别出洋相。

15

“去了,”普鲁想了想,回答母亲的问题,“我想南希是和他们一起去了。”

如此说来,南希和他们一起去了,拉姆齐夫人想道。她放下发刷,拿起梳子,听见敲门声,说“进来”(贾斯珀和萝丝走了进来),一面心里在琢磨,究竟南希和他们在一起会使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还是更小些;不知为什么,拉姆齐夫人觉得可能性会更小些,她这样想没有什么道理,只是认为如此规模的惨案毕竟不太可能,他们不可能全都淹死。她又一次感到自己在老对手——生活——面前是多么孤立无助。

贾斯珀和萝丝说,米尔德里得想知道是不是等一会儿再开晚饭。

“就是英国女王也不等。”拉姆齐夫人断然说道。

“就是墨西哥女皇也不等。”她补充道,一面对贾斯珀笑了起来,因为他有他妈妈一样的坏毛病:他也爱夸大其词。

她说,贾斯珀去带口信的时候,如果萝丝愿意,可以挑选她今晚戴的首饰。有十五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不可能等个没完。她现在开始对他们这么晚还不回来感到生气了;他们太不替别人着想了,除了为他们担心之外,她对他们竟然选择今晚迟迟不归而生气,事实上她希望这顿饭特别愉快,因为威廉·班克斯先生终于同意和他们一起吃饭了;而且今晚有米尔德里得的拿手好菜——法式焖牛肉。一切都取决于做好后马上就能上菜。牛肉、月桂叶、葡萄酒——一切必须烹调得恰到好处。做好了等着是不可能的。但是当然偏偏在今晚他们非得出去,非得晚回来,饭菜不得不撤回去,不得不保持别冷掉;法式焖牛肉就全给糟蹋了。

贾斯珀给她挑了一条蛋白石项链;给萝丝挑的是金项链。配她的黑色礼服,哪一条更好看?究竟哪条好看?拉姆齐夫人看着

镜子里自己的脖子和肩膀(但避免看脸部),心不在焉地说。孩子们在乱翻她的首饰的时候,她看着窗外那总是让她感到十分有趣的景象——那些白嘴鸦盘旋着想决定往哪棵树上落。每一次它们都似乎改变主意,重又飞向天空,她想,这是因为那只老白嘴鸦,她叫它老约瑟夫的那只鸦爸爸,是只脾气刁钻古怪的鸟。它是只很不体面的老鸟,翅膀上的毛掉了一半。像她看见过的那个在一家酒吧前吹喇叭的戴顶大礼帽的破落老绅士。

“看呀!”她笑着说。它们还真在打架。约瑟夫和玛丽打起来了。反正它们又全都飞上天去了,它们的黑色翅膀推开空气,把空气切成优美的镰钩形。那翅膀扑扇、扑扇、扑扇的动作——她永远也无法准确地形容得令自己满意——对她来说是最最可爱的。你看那个,她对萝丝说,希望萝丝能看得比自己清楚些。因为你的儿女常常会把你的感受往前推进一小点。

但是该戴哪一条项链呢?他们把她首饰盒中的每一格全都打开了。是那条意大利金项链,还是詹姆斯叔叔从印度给她带来的蛋白石项链;还是戴她那条紫水晶的?

“挑呀,最亲爱的,挑呀。”她说,希望他们快点挑。

但是她由着他们慢慢挑:特别是尽着萝丝一会儿拿起这条,一会儿拿起那条,把首饰放在黑礼服前比试,因为她知道,每晚这小小的挑选首饰的仪典是萝丝最喜欢的。萝丝如此重视为母亲挑选要戴的首饰,有她自己秘密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拉姆齐夫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让萝丝把选中的项链给她戴上,一面心里在想;她从自己的过去中推测,像萝丝这样年龄的女孩对母亲所怀有的某种深刻的、某种埋藏在心底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情。就像一切别人对自己的感情一样,拉姆齐夫人心里想,它使人黯然神伤。你能够给这种感情以回报的是太少了;而萝丝对她的感情和拉姆齐夫人的实际情况相比也太不相称了。萝丝会长大成人;带着这样深刻的感情,她认为,萝丝也将会感到痛苦;这时她说她已

经准备停当,他们可以下楼去了,贾斯珀,因为他是位绅士,应该伸出手臂来让她挽着,而萝丝既然是位小姐,应该给她拿手绢(她把手绢给了她),还有什么?啊,对了,可能会冷:带上披巾吧。给我挑一条披巾,她说,因为这会让萝丝高兴的,这个孩子将来注定会痛苦的。“看那儿,”她在楼梯口的窗前停下脚步说,“它们又回来了。”约瑟夫落在了另一棵树梢上。“你不认为,”她对贾斯珀说,“它们不愿意翅膀被打断吗?”他为什么要用枪去打可怜的老约瑟夫和玛丽?他在楼梯上倒动着两只脚,觉得受到了责备,但是不算严厉,她不懂打鸟的乐趣;不知道它们没有感觉;作为他的母亲她生活在世界的另一个区域里,但他挺喜欢她讲的玛丽和约瑟夫的故事。她能使他大笑。可她怎么知道这两只鸟就是玛丽和约瑟夫呢?难道她认为每晚都是同样的鸟飞到同样的树上来吗?他问。但是这时像所有的大人一样,她突然不再注意到他。她正倾听着从门厅里传来的喧嚷声。

“他们回来了!”她大声说道,顷刻之间对他们的气恼超过了感到的宽慰。然后她又想,这发生过吗?她可以走下去,而他们会告诉他——但是不。当着这么多人他们什么也不会告诉她的。因此她必须下楼去先开始晚餐,并耐心等待。像一个看到臣民聚集在大厅里的女王,她俯视着他们,然后下到他们之中,默默地对他们的赞美表示致意,接受他们对她的忠诚和膜拜(保罗在她经过时一动也不动,只是直视着前方),她走下楼来,穿过门厅,微微点了点头,仿佛在接受他们未能说出的话:对她美貌的赞美。

但她停住了脚步。有一股焦糊的气味。他们会让法式炖牛肉煮溢了锅吗?她在想。天哪,可千万别!当铜铃响亮的叮当声庄严地、权威地宣布,所有分散在各处的人,无论在阁楼上、卧室中、自己的小角落里,也无论是在看书、写字、最后整理一下头发或扣上衣衫,都必须放下一切,把小零碎放在盥洗台和梳妆台上,把小说放在床头柜上,收起保密的日记,统统集中到餐厅里来吃晚饭。

但是我是如何度过我的一生的？拉姆齐夫人心里在想，一面在餐桌一端主妇的位子上落座，看着在桌子上一个个盘子形成的白圆圈。“威廉，坐在我旁边，”她说，“莉莉，”她疲倦地说，“坐在那边。”他们有那一切——保罗·雷勒和明塔·多伊尔——她，只有这个——一张长得没有头的桌子和盘子刀子。在桌子的另一端是她的丈夫，皱着眉头缩紧身体坐在那里。对什么皱眉？她不知道。她也不在乎。她无法理解她怎么会对他有过任何感情或爱恋。她盛着汤，产生了一种越过了一切、经历了一切、摆脱了一切的感觉，就仿佛有一个漩涡——就在那里——你可以置身其中，或超越其上，而她是超越其上。一切都结束了，她想，这时他们陆续地走了进来，查尔斯·坦斯利——“请坐在那边。”她说道——奥古斯塔斯·卡迈克尔——并且坐了下来。同时她消极地等待有着什么人回答她的话，等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她一面盛汤一面想，人是不去讲这种事情的。

想到两者间的脱节她扬起了眉毛——她想的是那个，干的是这个——往外舀汤——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在那漩涡之外；或者说，仿佛一片阴影笼罩，一切失去了色彩，她看到了事物的真实面貌。房间（她环顾四周）很寒酸。没有任何地方是美的。她克制着不去看坦斯利先生。似乎什么也没有融合在一起。他们都各自坐着。全得靠她来做出一切使气氛融洽、引起话题、自由交流的努力。她再一次感到男人的枯燥无能，这是不带任何敌意的事实，因为如果她不这样做就没有人会去做，于是，她像人们去轻轻晃一下一只停摆了的表那样，让自己轻轻一晃，那熟悉的脉搏又开始跳动了，就像表又响起了滴答声——一、二、三，一、二、三。她就

这样往复循环，倾听着，保护着、照料着这仍很微弱的搏动，就像人们用报纸护住一个微弱的火苗。这时，她向威廉·班克斯弯过身去，默默地对自己说——可怜的人！既无妻子又无儿女，除了今晚之外总是独自在住所吃饭；在对他的怜悯中，生活重又变得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她前进，她开始尽女主人的职责，就像一个带着几分厌倦的水手看到风鼓起了他的船帆，然而并不愿意再度起航，却在想如果船沉了，他便会旋转着下降，在海底找到安息。

“你看到你的信了吗？我让他们给你放在门厅里了。”她对威廉·班克斯说。

莉莉·布里斯柯看着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那片陌生的真空地带，要想追随别人进入其中是不可能的，然而却使看着他们进入其中的人感到心寒，因此他们至少总要试图用眼睛追随他们，就像人们目送一只远去的船，直到船帆消失在地平线下为止。

她看上去是多么苍老，多么倦怠，莉莉想道，又是多么疏远。然而当她微笑着转向威廉·班克斯时，仿佛船转了个弯，阳光又照到了船帆上，莉莉放下心来，觉得挺有趣地想，她为什么要同情他？因为当她对他说明他的信在门厅里的时候，她给人的就是这种感觉。她好像是在说，可怜的威廉·班克斯，仿佛她自身的倦怠部分是出自于对别人的怜悯，而她内在的生命力，她重新生活的决心都是被怜悯所激起的。这不是真的，莉莉心想；这是拉姆齐夫人的错误判断之一，是出于本能、出于她个人而不是别人的某种需要而做出的判断。他根本一点也不可怜。他有他的工作，莉莉对自己说。她像发现了珍宝一样突然想自己也有工作。她眼前闪过了她的那幅画，心里想道，对，我要把树往中间移一点，那样就能避免出现那片别扭的空白。就这么画。这就是——一直让我大伤脑筋的问题。她拿起盐瓶，把它放在桌布图案里的一朵花上，以提醒自己把树挪挪地方。

“真怪，人很少从邮件里收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总希望有

信。”班克斯先生说。

他们说的全是些该死的废话，查尔斯·坦斯利心想，一面把勺子放在了已被他一扫而光的汤盘的正当中，莉莉在想（他坐在她的对面，背对着窗，在视域的正当中），他好像决心要把每顿饭都实实在在吃到嘴。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贫乏、一成不变，那么赤裸裸地讨人嫌。但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如果你看着一个人，就几乎不可能讨厌他。她喜欢他的眼睛；这是一双蓝颜色的、深陷进去的、令人生畏的眼睛。

“你信写得多么，坦斯利先生？”拉姆齐夫人问道，莉莉猜想，她也在可怜他；因为拉姆齐夫人确实就是这样——她总是可怜男人，好像他们——缺乏什么东西——从来不可怜女人，仿佛她们拥有什么东西。他给母亲写信；不然他想一个月连一封信也写不了，坦斯利先生简短地说。

因为他不想说这些人指望他说的那套废话。他才不会让这些无聊的女人拿一副恩赐的态度来对待他呢。他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现在下得楼来，觉得一切都很无聊、浅薄、轻浮。他们干吗要穿上夜礼服来吃饭？他就穿着平时的衣服下来了。他没有什么礼服。“人们从来不能从邮件里收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他们老是在说的那类话。他们使男人说这一类的话。不错，差不多就是这样，他心里想。他们一年到头从来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除了聊、聊、聊、吃、吃、吃、什么别的事也不干。都是女人的错。女人以她们的“魅力”、她们的愚蠢，使文明变得难以忍受。

“明天去不成灯塔了，拉姆齐夫人。”他表明自己的看法道。他喜欢她，他钦佩她；他仍在想着那个修排水管的工人抬头看她的情景；但是他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他可真是她遇见过的最没有魅力的男人，莉莉·布里斯柯想，虽然他的一双眼睛很好，但是看看他的鼻子，看看他的手。那么她为什么对他说的话很在意呢？女人

不会写、女人不会画——由他的嘴里说出来，这些话有什么要紧呢，既然他显然不这么认为，而是为了某种对他有用的理由才这样说的？为什么她整个的人像风中的玉米秆般弯成弓形，只有做出了巨大而痛苦的努力才从这种卑下的状态中重新挺起身来？她必须再来一次。那儿是桌布图案上的一个小树枝；那儿是我的画；我必须把树挪到中间去；这很重要——其他的没关系。她难道不能紧抓住那一点，不发火，不争论吗？她问自己；如果她需要小小报复一番，不是可以用嘲笑他的办法吗？

“啊，坦斯利先生，”她说，“请带我和你一起去灯塔吧。我太想去了。”

他看得出来她在撒谎。她出于某种原因，说了些不是她本意的话，为了惹他生气。她在嘲笑他。他穿的是一条旧法兰绒裤子。他没有别的裤子。他感到自己太简陋、孤单、寂寞。他知道她为了某种原因在企图作弄他；她并不想和他一起到灯塔去；她鄙视他；普鲁·拉姆齐也鄙视他；他们都鄙视他。但是他可不想被女人愚弄，因此他故意在椅子上转过身去，看着窗外，立刻非常粗暴地说道，明天浪会很大。她会晕船的。

有拉姆齐夫人在一边听着，莉莉竟然迫使他这样来说话，他感到很生气。要是他能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埋头于书本之中，他想，那该有多好。那里才是他感到自由自在的地方。他从来没有欠过别人一分钱的债；从十五岁以后就没有再花过父亲一分钱；他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钱来帮助家里；他支付妹妹的学费。可是他仍然希望他刚才能知道应如何恰如其分地回答布里斯柯小姐；他希望没有像那样突如其来地说出“你会晕船的。”他希望能想出什么话来对拉姆齐夫人说说，以表示他并不只是一个干巴巴的书呆子。他们都认为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他向她转过身去。但是拉姆齐夫人正在和威廉·班克斯谈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些人。

“是的，撤下去吧。”她打断和班克斯先生的谈话，对女仆简短

地吩咐道。“我肯定有十五——不对，是二十年——没有见到过她了。”她向他转回身去说道，好像一刻也不愿耽误他们之间的谈话，因为她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话上。这么说来他今天晚上真收到了她的信！卡丽是不是仍旧住在马洛，一切是不是还是老样子？啊，一切她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在昨天——到河上去划船，觉得冷得要命。可是曼宁家的人一旦计划好了，就会照办不误。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赫伯特用一把茶匙在河岸上打死了——一只黄蜂！他们的生活仍一如既往，拉姆齐夫人陷入了沉思，二十年前她冷飕飕地如幽灵般悄悄穿行在泰晤士河畔那间客厅的桌椅间；而现在她如幽灵般去到他们之中；这简直令她着迷，仿佛尽管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么多年来那一天却一直停留在那里，并且变得平静而美丽。是卡丽亲自给他写的信吗？她问道。

“是的，她说他们在建一个新的弹子房。”他说。不！不！这根本不可能！建一个弹子房！她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班克斯先生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奇怪之处。他们现在很富裕了。他要替她问候卡丽吗？

“啊，”拉姆齐夫人微微一惊，说道，“不用了。”她接着说，想起她根本不认识这个建造新弹子房的卡丽。但是多奇怪啊，她重复道，他们竟然还在那儿生活，这使班克斯先生听了觉得挺有趣。真太有意思了，想想他们能够一直在那里住了这么多年，而她居然几乎没有想起过他们。她自己的生活在此期间却是如此丰富多变。也许卡丽·曼宁也并没有想起过她。这个念头很陌生，令人不快。

“人们很快就会慢慢疏远开来的。”班克斯先生说，他想到自己毕竟既认识曼宁一家又认识拉姆齐一家，感到几分满足。他并没有疏远开来，他心想，一面放下汤匙，极小心地擦了擦胡子刮得很干净的嘴唇。不过在这方面他可能与众不同，他想，他从不让自己习惯于老一套的生活。他在各种圈子里都有朋友……拉姆齐夫人这时不得不打断谈话，吩咐女仆要保持菜是热的。这就是为什么

他喜欢一个人独自吃饭,所有这些干扰都使他不快。哎,威廉·班克斯想,这就是朋友要求你做出的牺牲。他保持着彬彬有礼的举止,只是把左手手指展开放在桌布上,像个技工在空闲的片刻审视一件擦得锃亮待用的工具一样。如果他拒绝来,会伤害她的自尊心。可是对他来说这很不值得。他看着手,心里想,如果只有他一个人,晚饭现在都快该吃完了;他就可以有时间去工作了。是的,他想,这真是对时间的可怕浪费。孩子们还在陆陆续续地往里走。“我希望你们哪个跑上楼到罗杰的房间去一趟。”拉姆齐夫人说。这一切,他心想,比起另一件事——工作——来是多么琐碎,多么令人厌烦。他坐在这里,手指敲着桌布,而其实他本可以——他在脑子里很快概观了一下他的工作。毫无疑问这真是对时间的浪费!然而,他想,她是我 oldest 的朋友之一。我也可算是对她一片忠心。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她的在场对他毫无意义;她的美貌对他毫无意义;她和小儿子坐在窗口——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他只是希望自己一个人呆着,拿起那本书。他感到很不自在;居然能坐在她身旁而无动于衷,他感到对她是种背叛。事实是,他不喜欢家庭生活。一个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会问自己,人为什么活着?他会问自己,人为什么要费尽心机使人类延续下去?这真是那么值得去做的事情吗?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真有吸引力吗?并不特别如此,他想,一面看着那些挺不整洁的男孩子们。他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是卡姆,想来已经上床了。愚蠢的问题,自负的问题,一个忙碌的人是从来不会问这种问题的。人类的生活是这样的吗?人类的生活是那样的吗?从来没有时间去想它。可是现在他却在这里问自己那类的问题,就因为拉姆齐夫人在吩咐仆人,也因为拉姆齐夫人对于卡丽·曼宁居然还活着感到这样吃惊,使他突然意识到友谊、即使是最美好的友谊,也是十分脆弱的。人们逐渐疏远。他又一次责备自己。他就坐在拉姆齐夫人身边,却与她无话可说。

“真对不起。”拉姆齐夫人终于向他转过身来,说道。他感到僵

硬而贫乏，就像一双被水泡过后又变干了的靴子，简直没法伸进脚去。然而他必须强行把脚伸进去。他必须强使自己说话。如果他不特别小心，她就会发现他对她的这一背叛；发现他对她毫不在意，这会很不愉快，他想。于是他很有礼貌地把头转向她。

“你一定非常厌恶在这么一个嘈杂的场所进餐吧。”她说，拿出了她的社交姿态和用语，她每感心烦意乱时总是这样。就像在会议上因语言引起冲突时，为了取得一致，主席会建议大家都用法语。也许是很蹩脚的法语；也许这法语里没有能表达讲话人的思想的词汇；然而说法语能建立起某种秩序、获得某种一致。班克斯先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她，“不，一点也不。”而坦斯利先生对这种语言一无所知，即使说的是单音节词也不懂，但却立刻怀疑这些话说不诚恳。拉姆齐这家人确实尽谈些无聊的事，他想；他高兴地抓住这个新鲜的例子，可以大做文章了，他要把它记下来，哪天念给一两个朋友听听。在那里，在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圈子里，他要用讥讽的语气来形容“住在拉姆齐家”的情况，说说他们都谈些多么无聊的话。他会说，这样做上一次是值得的；但是不值得去干第二次。他会说，那些女人真让人厌烦。当然，拉姆齐娶了个漂亮女人生了八个孩子，把自己给毁了。大约就是这么个形容法。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坐在一张空椅子旁边动弹不得，脑子里还什么也没有成型，只有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语。他感到很不舒服，甚至连肉体上都不舒服。他希望有人给他个机会来表现自己。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使他坐在椅子上感到烦躁不安，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想插入他们的谈话，嘴巴张开了又闭上。他们在谈论捕渔业。为什么没有人问问他的看法？他们对于捕渔业知道些什么？

莉莉·布里斯柯了解这一切。她坐在他对面，难道她不会像对着X片那样，把深藏在这个年轻人肌肉的迷雾中——那是社会习俗盖在他想加入谈话的焦急渴望之上的一层薄雾——那表现自

己的渴望看得如肋骨与腿骨般一清二楚吗？但是，她想，一面眯起那双中国式的小眼睛，记起了他如何嘲笑女人，“不能画画，不能写作”，我为什么要替他解脱？

她知道有着一种行为准则，其中第七条(可能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不论她当时在做什么，有责任去帮助对面的年轻人，使他能够把他如肋骨和腿骨般掩藏起的虚荣心和表现自己的强烈渴望得以实现和缓解；正如，她以老处女式的公正想道，假如地铁中突然起火，他们就有责任来帮助我们。那时，她想，我肯定会指望坦斯利先生把我救出去。可是如果我们双方谁也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况会如何呢？她心想。因此她坐在那里笑了起来。

“你没有打算去灯塔吧，莉莉，是吗？”拉姆齐夫人说。“记得可怜的兰利先生吗；他周游世界几十次，但是他对我说，哪次也没有像我丈夫带他到灯塔去的那次那么受罪过。你晕船吗，坦斯利先生？”她问道。

坦斯利先生举起了一把榔头，高高往天上一抡；但在榔头下落时意识到他不能用这样的工具来杀死一只蝴蝶，便仅仅说他从来没有晕过船。但就在这一句话里，就像子弹里的火药般密密实地塞满了含义：他的祖父是个渔民；他的父亲是个药剂师；他完全靠自己得到了今天的地位；他为此而自豪；他就是查尔斯·坦斯利——在场的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事实；但总有一天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沉着脸怒视着前方。他几乎要可怜这些温和而有教养的人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像一捆捆羊毛和一桶桶苹果那样被他体内的火药炸得飞上天去。

“你带我一齐去吗，坦斯利先生？”莉莉很快和善地问道。当然，如果拉姆齐夫人对她说——其实她等于这么说了——“亲爱的，我简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你要是不能对那边那个年轻人说几句好听的，给痛苦的这一刻擦上点止痛膏，生活之船可就要触礁啦——说实话，此刻我已经能听见摩擦的吱嘎声和轰隆声了。

我的神经像紧绷的琴弦，只要再碰一碰就会啪地断掉”——当拉姆齐夫人用眼神说着这一切时，莉莉·布里斯柯当然只得第一百五十次放弃那试验——看看如果你不好好对待那边那个年轻人会有什么结果——去好好对待他。

他正确地判断出了她情绪上的变化——她现在对他友好起来了——便从自我中心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告诉她他很小的时候怎样被从船上扔进水里；他的父亲怎样用一根带钩的船篙把他捞上来；说他就是这样学会游泳的。他有一个叔叔在苏格兰海岸边一处礁石上看守灯塔，他说。在一场暴风雨中他曾和这个叔叔一起在灯塔上。这是在大家谈话的间歇中大声说出来的，人们不得不听他述说他在一场暴风雨中和叔叔一起在灯塔里的事。哎，当谈话出现了这一有利变化时，莉莉·布里斯柯想道，她能够感觉到拉姆齐夫人的感激（因为现在拉姆齐夫人可以自己说一会儿话了），哎，她想道，可是为了你能这样做，我什么代价没有付啊？她刚才说的可是违心的话。

她刚才玩的是老一套的把戏——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她永远也不会了解他，他也永远不会了解她。人际关系都是这样，她想，而最糟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也许班克斯先生是个例外）。这种关系必然是极端虚假的。这时她一眼看见了那只盐瓶，她刚才放在那儿提醒自己的，于是便想起明天早上她要把那棵树往中间移一点，一想到明天画画的事她情绪立刻大大高涨，不禁对坦斯利先生所说的话大声笑了起来。要是他喜欢，就让他去说上一整夜好了。

“可是他们让灯塔的看守在上面呆多长时间呀？”她问道。他告诉了她。他如此了解情况，真让人惊异。看到他对她的感激，看到他喜欢她，看到他开始觉得快活了，拉姆齐夫人想，现在她可以回到她的梦乡、那个虚幻但迷人的地方、二十年前曼宁家在马洛的那间客厅里去了；在那里你无忧无虑、不急不忙地走来走去，因为

你还没有需要担忧的将来。她知道他们的遭遇,她也知道自己的遭遇。就像重读一本好书,她知道故事的结局,因为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而生活,即使现在还在像瀑布般从这张餐桌奔流而下,天知道流向何方,在那儿却是封闭着的,像一个湖泊宁静地躺在堤岸之间。他说他们建了一间弹子房——这可能吗?威廉会继续谈论曼宁家的情况吗?她希望他会谈下去。但是不——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了那份心情。她试着让他谈下去。他毫无反映。她无法强迫他。她很失望。

“孩子们太不像话了。”她叹了口气说。他说遵守时间是一个年纪大些以后才会获得的次要的美德,诸如此类。

“真那样就不错了。”拉姆齐夫人仅仅是为了免得冷场才说道,心想威廉怎么变得越来越像个老处女了。他意识到自己的背叛行为,意识到她想谈些更亲密的话题,然而他目前却没有这种心情;他坐在那里,等待着,一种生活的不愉快感逐渐支配了他。也许别人在谈些有趣的话题?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们在说今年的渔季不好;说渔民在迁移出去。他们在谈论工资和失业。那个年轻人在攻击政府。威廉·班克斯想,当不愿谈私人生活的时候,抓住这类话题可真让人心头轻松。他听见那人在说什么“当今政府最可耻的法令之一”。莉莉在听着;拉姆齐夫人在听着;大家都在听着。但是已经烦了,莉莉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班克斯先生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拉姆齐夫人把披巾在身上拉紧一些,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所有俯身倾听的人都在想,“老天保佑我心里想的可别暴露出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想,“别人都被打动了。他们都为渔民的事对政府感到义愤填膺,可是我却不为所动。”不过,也许,班克斯先生看着坦斯利先生时心里在想,那个人就在这里。人们总是在等待这个人的出现。这个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领袖随时可能出现,这是一个天才人物,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都是天才。也许我们这些老保守会觉得他非常讨厌,班克斯先

生想,他尽量使自己宽容些,因为从身体的某种奇怪感觉,像脊背上的神经处于高度敏感时所感到的,他知道自己是在嫉妒,部分是嫉妒他这个人,更可能是嫉妒他的工作,嫉妒他的观点,他的科学;因此他不能做到完全坦诚或公正,因为坦斯利先生似乎在说,你们浪费了生命。你们全都错了。可怜的老保守们,你们是毫无希望地落后于时代了。他似乎极其自信,这个年轻人;而且粗鲁无礼。但班克斯先生命令自己注意,他有勇气;他有能力;他事实掌握得极其充分。也许,在坦斯利攻击政府时班克斯先生想,他说的话很有道理。

“现在请告诉我……”他说。于是他们争论起了政治问题,莉莉看着桌布图案上的叶片;拉姆齐夫人听任那两个男人去争辩,心里奇怪这谈话为什么让她感到如此厌倦,她看着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丈夫,希望他会说点什么。只要一个字,她对自己说。因为如果他说点什么,情形就会大不一样。他总是能抓住事情的要害。他关心渔民和他们的工资。他常常因为想到他们而无法入睡。他说的时候情形完全不同;那时人们不会觉得,老天保佑你们别看出来我对这事多么不关心,因为现在他们关心了。随后她意识到这是因为她太钦佩他了,所以才等着他讲话,她感到似乎有人一直在向她称赞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婚姻,这使她容光焕发,没有意识到称赞他的正是她自己。她看着他,想在他脸上看出这一点;他看去应该高贵轩昂……可却根本不是这样!他正皱着个脸,瞪着眼皱着眉,气得满脸通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只不过是可怜的老奥古斯塔斯又要了一盘汤——如此而已。奥古斯塔斯竟然又重新喝起汤来,真是难以想像,令人厌恶(他隔着餐桌这样向她示意)。他讨厌别人在他吃完以后还在吃东西。她看见怒气像一群猎狗一样窜上他的眼睛里、额头上,她知道马上就会有有什么猛烈的东西爆发出来,而那时——但是感谢上帝!她看见他控制住了自己,给轮子加上了闸,他整个的身体似乎迸发出了火星,但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他沉着脸坐在那里。他什么也没有说，他要她注意到这一点。让她看到他这个优点吧！但是究竟为什么可怜的奥古斯塔斯不该再要一份汤呢？他只不过是碰了碰艾伦的胳膊，说了声：

“艾伦，请再给我一盘汤。”而拉姆齐先生就这么沉起了脸。

为什么不能再来一盘汤呢？拉姆齐夫人想要知道。如果奥古斯塔斯想要汤，当然他们可以再给他一盘。他讨厌人们纵情吃喝，拉姆齐先生向她皱起眉头表示不满。他讨厌什么事都像这样拖上几个小时。尽管这景象令人作呕，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拉姆齐先生要她注意到这一点。可是为什么要表现得这么明显呢，拉姆齐夫人想要知道（他们隔着这张长餐桌互相看着，发出以上问答的信息，双方都清楚对方的意思）。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来，拉姆齐夫人想。萝丝不就盯着她父亲，还有罗杰也盯着他父亲；她知道，两个人马上就会憋不住大笑起来的，所以她立刻说道（确实正是时候）：

“去把蜡烛点上。”他们马上跳起身来，走到餐具柜旁摸索开了。

为什么他总是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拉姆齐夫人琢磨着，她心想，不知道奥古斯塔斯·卡迈克尔是否注意到了。也许注意到了；也许没有注意到。他坐在那里喝他的汤，他的从容自若使拉姆齐夫人禁不住对他肃然起敬。如果他想喝汤，他就提出来。别人笑话他也好，生气也罢，对他毫无作用。他不喜欢她，这她知道；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尊敬他，她看着他喝汤，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中显得巨大、雄伟而安详，像在沉思之中。她想，不知道他现在究竟有什么感觉，为什么他总是心满意足、庄重威严；她想到他是多么喜欢安德鲁，总是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如安德鲁所说，“给他看各种东西。”他会一整天躺在草坪上，想来是在琢磨他的诗句，让人想到一只盯着小鸟看的猫，当他找到了所要的词句，就会把两只大手啪地拍在一起，这时她的丈夫就会说，“可怜的

老奥古斯塔斯——他是个真正的诗人。”出自她丈夫之口，这就是很高的赞扬了。

现在沿着桌子放上了八根蜡烛，火苗开始低摇了一下，然后便伸直，照亮了整张桌子，以及餐桌正中一盘黄色和紫色的水果。她是怎么摆弄出来的，拉姆齐夫人惊讶地想道，萝丝把葡萄、梨、香蕉在带粉红色条纹的角质贝壳形果盘里摆放得这样好看，使拉姆齐夫人想起来自海底的纪念品，想起海神尼普顿的盛宴，想起（在某幅画中）垂在酒神巴克斯肩上的、挂在叶蔓上的一串葡萄，四周是豹皮和闪着金黄及鲜红光焰的火炬……这样突然地出现在明亮的烛光下，果盘似乎又大又深，像是一个可以拿起拐杖往山上爬去的世界，她想，也可以下到山谷之中，她高兴地看到（因为它使他们有片刻的同感）奥古斯塔斯的眼睛也在尽情享受着一盘水果，目光深入其中，这儿摘下一朵花，那儿掰下一束花穗，充分享受后又回到他的蜂巢中去。那是他的观看的方法，和她不一样。但是共同的观看使他们一致了起来。

现在所有的蜡烛都点燃了，烛光把桌子两旁的脸拉近了，使他们成了围桌而坐的一个整体，在刚才昏暗的夜色中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夜被关在了玻璃窗之外，玻璃窗不仅不能使人看到外面世界的真切景象，反而产生了奇特的波纹，以致让人感觉似乎在这儿，在房间里是整齐干燥的陆地；在那儿，在外面是一片水汪汪的倒影，一切事物都在其中波动、消失。

大家立刻起了某种变化，好像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他们全都意识到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岛屿上的一个洞穴里，有着共同的事业：对付外面那个流动的世界。拉姆齐夫人在等待保罗和明塔回来的时候心里一直感到不安，什么事情都无法定下心来处理，此时她觉得不安已变成了期待，因为他们现在一定会来了。莉莉·布里斯柯试图分析人们突然振奋起来的原因，和在网球场上的那一刻进行比较，那时好像紧密性突然消失，他们之间有着如此广阔的空

间；而现在在这间只有很少几件家具、窗户上没有窗帘的房间里，许多燃烧的蜡烛产生了同样的效果，烛光下的一张张脸看起来像是光亮的面具。某些重负从他们身上解除了下来；她感到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现在总要来了吧，拉姆齐夫人想，眼睛看着门，就在这时，明塔·多伊尔、保罗·雷勒和一个手里端着大菜钵的女仆一起走了进来。他们来得太晚了；实在是太晚了，明塔说，他们分别向餐桌两端走去。

“我把胸针给丢了——我祖母的胸针。”明塔说，声音中带着悲伤，棕色的大眼睛里闪着泪光。她坐在拉姆齐先生旁边，眼睛时而低垂、时而抬起，引起了拉姆齐先生对女人的骑士风度，和她善意地开玩笑来。

她怎么会这么傻，他问道，竟然带着首饰在岩石上到处爬来爬去？

她做出怕他的样子——他简直聪明得可怕，她第一次坐在他旁边的那个晚上，他大谈乔治·爱略特^①，真把她吓得够呛，因为她把《米得尔马契》的第三卷忘在火车上了，不知道故事结局；但是后来她和他相处得很好，她把自己表现得比实际上还要无知，因为他喜欢对她说她是个傻瓜。因此，今晚他一开始笑话她，她就不害怕了。而且，她一走进房间就知道奇迹出现了，她身上笼罩着一层金色的薄雾，这层薄雾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她从来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来到，又为什么消失，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一直要等她走进房间，才会从某个男人看她的神情上得知其存在。是的，今晚她有这层金色的薄雾，极大的一层；她从拉姆齐先生告诉她别傻时的神态知道了这一点。她坐在他旁边，微笑着。

那么，事情一定是发生了，拉姆齐夫人心想；他们订婚了。——

^① 乔治·爱略特(1819—1880)，英国作家。作品有《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房》，《织工马南传》及《米得尔马契》等。

时间她产生了一种她以为再也不会产生的感情——嫉妒。因为他，她的丈夫，也感觉到了——明塔激动得容光焕发；他喜欢这些女孩子，这些脸蛋红扑扑的金发少女，她们身上有种仓促的、带点任性和轻率的气息，不“刮净汗毛”，也不像他所说的可怜的莉莉·布里斯柯那样“小气”。她们有着某种她自己不具备的品质，某种光彩，某种浓烈的风度，能够吸引他，使他快乐，使他宠爱明塔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可以给他剪头发，给他编表链，或打断他的工作，大声喊他（她亲自听见过），“过来，拉姆齐先生；现在轮到我們打败他们了。”于是他就会出来打网球。

可是她实际上并不嫉妒，只是有时当她强使自己看着镜子，看到自己老了时，心中有点怨恨而已。这也许是她自己的错。（修理温室的账单以及所有其他的事情。）她很感激她们和他打趣（“你今天抽了几烟斗烟了，拉姆齐先生？”），这使他似乎变成了年轻人；一个对女人非常有吸引力的男人，没有了负担，不再处于他工作之伟大、世界的苦难或他的声名成败的压力之下，而是再一次如她和他最初相识时那样，瘦削但潇洒殷勤；她记得，他扶她下船；带着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她看着他，他看上去惊人地年轻，正在逗明塔）。至于她自己——“放在那儿吧。”她说，一面帮助那个瑞士女仆把放着炖牛肉的棕色大钵轻轻放在她面前——至于她自己，她喜欢自己的呆小伙子。保罗必须得坐在她的旁边。她替他留着一个位子。真的，有时候她觉得她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呆小伙子。他们不拿论文来麻烦你。说到底，那些极端聪明的男人们错过了多少东西啊！真的，他们都变得多么干巴巴的啊！在保罗入座时她想道，他身上有着某种非常迷人之处。她觉得他的举止十分可爱，还有他那轮廓分明的鼻子和他明亮的蓝眼睛。他非常体贴人。他会告诉她——既然现在大家重又交谈了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们回过头去找明塔的胸针。”他说着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我们”——这已经足够了。从他嗓音的升高、费劲地说出一个困难的词语的样子，她知道这是他第一次说“我们”。“我们”做了这，“我们”做了那。他们一辈子都要这样说了，她想道，这时玛尔特微带炫耀地揭开那只棕色大钵的盖子，一股橄榄、油和肉汁的香味扑面而来。厨娘在这道菜上整整化了三天的时间。拉姆齐夫人把勺子伸进酥软的肉里时心想，她一定要非常小心，给威廉·班克斯挑一块特别嫩的肉。她看着钵子里面，钵子的壁闪闪发亮，大量可口的棕黄色的肉块，加上月桂叶和调味酒，心想，这将是对这桩好事的庆贺——她心头升起了一种奇特的欢庆节日的感觉，既异想天开又充满柔情，仿佛在她心中唤起了两种情感，一种是深沉的——因为还有什么比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更严肃、更高于一切、更令人难忘呢？在这份爱的怀抱里蕴生着死亡的种子；而与此同时，这些相爱着的人，这些两眼闪着光进入到梦幻世界的人，必须戴着花环，让大家嘲弄地围着他们跳舞。

“真是巨大的成功。”班克斯先生暂时放下刀子，说道。他刚才专心地吃着这道菜。味道很浓；肉很嫩。烹制得十分到家。在这样远离城市的地方，她怎么能做到这一切的？他问她道。她真是了不起的女人。他对她所有的爱慕，所有的敬仰又都回来了；而她是知道这一点的。

“是我祖母的一个法国菜谱，”拉姆齐夫人说，声音里有着极大的喜悦。当然这是法国菜。在英国所谓的烹调简直是可怕之极（大家都表示同意）。就是把卷心菜放进水里去煮。就是把肉烤得像牛皮。就是把美味的蔬菜皮全削掉，“蔬菜皮，”班克斯先生说，“是最有营养的。”再说有多浪费，拉姆齐夫人说。一个英国厨子扔掉的东西足可以养活一家法国人。她意识到威廉的爱慕重又回到了她的身上，一切又都好了，她的担心已成过去，现在她又可以自由地庆祝胜利嘲笑人生了，这极大地鼓舞了她，她开怀大笑，她手舞足蹈，致使莉莉想道，她是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坐在那里重又敞

露出她全部的美，大谈蔬菜皮。她身上有着某种令人害怕的东西。她是无法抗拒的。她最终总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莉莉想。现在她又把这事办成了——保罗和明塔看来已经订婚了。班克斯先生在这里吃晚饭了。她就这么简单、这么直截了当地通过她的希望使大家身不由己地被她迷住；莉莉把她的丰富的内心和自己精神世界的贫乏进行对比，猜想部分是出于对这个奇异的、令人害怕的事件的信念（因为她的脸上喜气洋洋——她看上去并不年轻，但容光焕发），才使事件的中心保罗·雷勒激动得发抖，但又心不在焉，若有所思，沉默不语。拉姆齐夫人，莉莉感到，在谈论蔬菜皮的时候是在赞扬这件事、崇拜这件事；她把手伸出在它上面来获得温暖，来保护它，而在促使这一切发生之后，她不知为何大笑起来，把她的牺牲品，莉莉感到，领上祭坛。现在这种感情——这种爱恋、这种爱的颤动——也攫住了她。坐在保罗的旁边她感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他，容光焕发，热情洋溢；她，冷淡超脱，讽刺挖苦；他，即将启航去冒险；她，系缆于岸边；他，已经启动上路，义无反顾；她，形单影只，被遗留在后——为了能在他的灾难中，如果这是场灾难的话，求得一份，她胆怯地问道：

“明塔是什么时候把胸针弄丢了的？”

他无比优美地一笑，这笑隐蔽在回忆的面纱下，带上了梦幻的色彩。他摇了摇头，说，“在沙滩上的时候。”

“我要把它找回来，”他说，“我明天一大早就起来。”因为这件事不想让明塔知道，所以他压低了声音，把眼睛转向她坐着的地方，她在拉姆齐先生旁边开怀笑着。

莉莉想要强烈地、不容反对地表明她渴望帮助他，她想像着在黎明的海滩上是她扑向被一块石头半遮着的那枚胸针，这样她便被包括在了水手和冒险家的行列之中。但他对她的提议会如何回答呢？实际上她是带着她很少允许自己流露的感情提出来的，“让我和你一起去吧”；而他却笑了。他的意思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

意——也许都有吧。但主要不是他的意思——是他发出的那古怪的轻笑声，似乎是在说，你要是愿意就从悬崖上跳下去好了，我才不在乎呢。他当着她的面就显示出爱的炽烈、可怕、残酷和肆无忌惮。它灼伤了她，莉莉看到明塔在桌子的另一头讨拉姆齐先生的欢心，不禁为她暴露在爱的毒牙之下而害怕，并为自己感到庆幸。她看到桌布图案上的那只盐瓶对自己说，反正她用不着结婚，感谢上帝；她用不着经受这种降低人格的事。她可以避免遭到削弱。她要把那棵树多往中间挪一点。

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她的经历，特别是住在拉姆齐家时的经历，使她同时强烈地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这是你的感觉，这是一方面；那是我的感觉，这是另一方面，而它们在她的头脑中搏斗，就像现在这样。这种爱是如此美好，如此令人激动，使我在它的边缘颤抖，并一反自己的习惯，主动提出到海滩上去寻找一枚胸针；同时它又是人类感情中最愚蠢、最野蛮的一种，把一个有着宝石般侧影的好小伙子（保罗的脸部轮廓优美）变成了一个在大街上拿着根撬棍的恶少（他狂妄自大，他傲慢无理）。然而她对自己说，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一直歌颂爱情；为它奉上数不清的花环和玫瑰；如果你问上十个人，九个会对你说他们惟一想得到的就是爱情；而女人们，根据她自己的经验，会永远感到，这并不是我们所要的；再也没有比爱情更沉闷乏味、更幼稚可笑、更野蛮残酷的了；然而爱情却又是美丽和必须的。那么怎么办，怎么办？她问道，似乎期望着别人把争论继续下去，仿佛在这样一种争论中，你只管射出自己小小的一箭，它显然射不中的，留待其余的人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她重又倾听别人在说些什么，也许他们会在这个爱情问题上给她一些启示。

“再有，”班克斯先生说，“还有那种英国人称做咖啡的液体。”

“啊，咖啡！”拉姆齐夫人说。但其实问题更大的是（莉莉可以看出，她已经十分兴奋，说话的口气非常强烈）没有真正的黄油和

洁净的牛奶。她激动地、滔滔不绝地描述着英国乳制品业的恶劣状况，牛奶送到门前时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她仔细了解过这件事，正要证明她的指控时，突然，从坐在中间的安德鲁开始，就像烈火从一丛荆豆蹿到又一丛荆豆，全桌的人都笑了。她的孩子们笑了；她的丈夫笑了；他们嘲笑她，她被大火包围，被迫掩甲卸炮，她惟一的回击是让班克斯先生看到餐桌上人们对她的嘲笑和奚落，以此作为一个例子，证明如果你攻击了英国公众的偏见，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然而，她记着莉莉刚才帮助她照应过坦斯利先生，而现在超脱在谈话之外，便有意对她加以区别对待；她说“反正莉莉同意我的看法”，这样就把她也拉了进来，使她稍稍有点不安，稍稍有点吃惊。（因为她正想着关于爱情的事。）他们俩都超脱在外，拉姆齐夫人刚才在想，莉莉和查尔斯·坦斯利都这样。他们俩都因另外两个人的喜形于色而忍受着煎熬。他显然感到自己完全被冷落了；有保罗·雷勒在场，没有哪个女人会对他看上一眼的。可怜的家伙！不过他还有他的论文，是关于某个人对某件事的影响的：他能自己照顾自己。而莉莉就不同了。她在明塔的光艳之下黯然失色；她穿着那条小灰裙子，加上一张缩拢着的小脸和一双中国式的小眼睛，变得更加不显眼了。她的一切都是那么小。但是，拉姆齐夫人要求她帮助时（因为莉莉应该为她证明，她谈论奶制品时并不比她丈夫谈论靴子时话更多——他谈起他的靴子来，一说就是个把小时），把她和明塔做着比较，想道，这两个人里，到四十岁时莉莉会比明塔强。在莉莉身上贯穿着某种东西；闪耀着某种东西；一种拉姆齐夫人确实非常喜欢的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但是她恐怕没有哪个男人会喜欢。显然不会，除非是一个年纪大得多的男人，如威廉·班克斯那样的。再说他是关心的，是的，有时拉姆齐夫人想，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他也许对她是关心的。当然，他并没有在“恋爱”；这是那无数难以分类的好感中的一种。啊，别瞎想了，她想

道：威廉一定得和莉莉结婚。他们之间有着这样多共同的东西。莉莉是多么喜欢花啊。他们俩都冷漠超脱，无所求于世。她一定要为他们安排出去长时间地散一次步。

她竟然愚蠢地安排他们隔着桌子对坐。这可以在明天加以补救。如果明天天气好，他们应该去野餐。一切都似乎是可能的。一切都似乎是恰当的。刚才（但这不可能持久，她想，趁大家都在谈论靴子时她把自己和眼前这一刻隔断开来），刚才她获得了安全感；她像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停留；像一面在充溢着她全身每一根神经的欢乐气氛中飘扬的旗帜，这欢乐甜蜜地、毫不张扬地、庄严地充溢在她每根神经之中，因为，她看着在一起吃饭的人们，心想，这欢乐来自她的丈夫、儿女和朋友们；所有这一切都从这深沉的静谧中升起（她正给威廉·班克斯再添很小的一块肉，往砂锅的深处看着），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现在这欢乐停留在那里，像一缕轻烟，像一层上升的雾气，把他们安全地结合在一起。什么也不用说，什么也不能说。它就在那里，充斥在他们周围。她小心地给班克斯先生挑了一块特别嫩的肉，心里感到这欢乐带有永恒的色彩；那天下午她在另一件不同的事情上已经有过这种感觉；在事物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一种稳定性；她的意思是，有种东西不会受到变异的影响，（她看了一眼反射着波动的灯光的窗子）像红宝石般，面对着浮光掠影、虚幻世界放射出夺目的光芒；于是今晚她再次产生了今天已经有过了一次的那种感觉，一种平静、安宁的感觉。她想，就是这样的时刻构成了永恒。这一刻也会成为永恒的。

“是的，”她让威廉·班克斯放心，“肉足够大家吃的。”

“安德鲁，”她说，“把盘子拿低点，不然我会把菜洒出来的。”（法式炖牛肉大获成功。）她放下勺子，感到这儿就是事物核心处的静谧的空间，她可以在这里活动或休息；现在可以等待、倾听（他们的菜都已添好了）；这时可以像只鹰突然从高处飞落而下，轻松地在笑声中升沉，把全部重量落在餐桌的另一头她丈夫正在说着的

话上,他在谈着一千二百五十三的平方根,这个数碰巧是他火车票的号码。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直到今天她也没有任何概念。平方根?那是什么东西?她的儿子们知道。她把身体向他们靠去,听他们谈话的内容;他们在谈立方根和平方根;伏尔泰^①和斯塔尔夫夫人^②;拿破仑的性格;法国的土地使用制度;罗斯伯里勋爵^③;克里维^④的回忆录;她让这令人钦佩的男性智慧的织物支撑住她、维持着她,这男性智慧像上下左右交叉着的钢铁大梁,撑住摇摆晃动的织物,支撑起整个世界,使她可以把自己完全交给它,甚至可以把眼睛闭上,或者张张闭闭,就像个小孩子躺在枕头上抬眼对着树上的层层枝叶眨眼睛。这时她惊醒过来。织物仍在被编织着。威廉·班克斯正在称赞司各特的韦弗利系列小说。

他每六个月就读其中的一本,他说。这为什么会使查尔斯·坦斯利生气呢?他一头插了进来(拉姆齐夫人想,这全都是因为普鲁对他态度不好之故),在对韦弗利系列小说一无所知、绝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之大加指责,拉姆齐夫人想。她更多的是在观察他而不是在听他说话。她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是怎么回事——他想要突出自己,直到他获得教授的职称或娶了老婆,才会不再需要张口闭口总是“我——我——我”的。因为他对可怜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或者也许是简·奥斯汀,的批评不过就是这么回事。“我——我——我。”他想着的是他自己以及他给别人的印象,这一点她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强调的口气中和他的紧张不安中可以感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② 斯塔尔夫夫人(1766—1817),法国女文人,由于反对拿破仑而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国外。她的政治文化沙龙在当时极其有名。

③ 罗斯伯里(1847—1929),英国政治家,于1866及1892—1894任外交部长,1894—1895任首相。

④ 克里维(1768—1838),英国政治家和官员,以其回忆录闻名。

觉得出来。成功会对他有好处。不管怎样,他们又谈开了。现在她用不着听了。她知道这不会持续太久的,但是此刻她的眼光是出奇地清晰,似乎沿着餐桌把这些人的面目一个个揭示出来,毫不费力地看到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感情,就像悄悄钻入水底的光,照亮了水上的涟漪、水中的芦苇、水下游动的小鱼和突然静止下来的鳟鱼,一切都悬浮在水中颤抖。她就像这样看到他们;听到他们;但无论他们谈的是什麼,都具有这个特点,仿佛他们说的话像鳟鱼的游动,与此同时她可以看得见水上的涟漪和水底的砾石,看得见右边有点什麼,左边有点什麼;一切结成一个整体;而在她活跃的现实生活中,她会撒网捕捞然后把捞得之物——分门别类;她会说她喜欢韦弗利系列小说,或者说她没有读过;她会极力促使自己前进;但现在她什麼话也没有说。此刻她处于悬浮着的暂停状态。

“呃,但是你认为这会流行多久?”有人说。好像从她身上颤动着伸出的一对触角,截下了一些句子,迫使她去注意它们。这就是其中的一句。她嗅出这里面对她丈夫存在的危险。这样的一个问题几乎肯定会引起一些别的话,使他想起自己的失败。他的书还会流行多久——他立刻就会想到这一点。威廉·班克斯(他完全没有这种虚荣心)笑了起来,他说,对他说来,时尚的变化根本无关紧要。谁能说得出来会长存——无论在文学还是在其他一切方面?

“让我们欣赏我们真正欣赏的东西吧,”他说。拉姆齐夫人觉得他的正直诚实令人称羡。他似乎从来不想:这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如果你有另一种性格,非得有人夸奖不可,非得有人鼓励不可,你自然就会开始感到不安(她知道拉姆齐先生已开始有这种感觉);会希望有人说,哦,但是拉姆齐先生,你的作品是会流传下去的,或者类似的什麼话。现在他有点恼怒地在说,不管怎么说,他一辈子都会读司各特(还是莎士比亚?)的,这话明显地反映了他的不安。话说得很激动。每个人,她心想,都不知为何觉得有点不

安。于是具有敏感的直觉的明塔·多伊尔直愣愣地、可笑地说，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入真喜欢读莎士比亚。拉姆齐先生冷冷地说（但他的心境已经转变），很少有人像他们嘴里说的那样喜欢莎士比亚。但是，他补充道，莎士比亚有些剧本还是有相当大的优点的；这时拉姆齐夫人看到，至少此刻总算没事了；他会笑话明塔，而明塔，拉姆齐夫人看到，意识到他是多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就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满足他，想法子去恭维他。但是她又希望不必如此：也许是她自己的过错才搞得必须这样做。不管怎样，她现在可以放心地听保罗·雷勒谈他小时候读过的书了。他说，这些书永远留在记忆里。他上学时读过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其中一本他一直记得，不过他把名字给忘了。俄国人名太难记了，拉姆齐夫人说。“渥伦斯基，”保罗说。他记住了这个名字，因为他一直觉得这名字对一个反面人物太合适了。“渥伦斯基，”拉姆齐夫人说；“哦，是《安娜·卡列尼娜》，”但是他们没有能够谈下去；书籍不是他们擅长的话题。不对，在有关书的问题上，查尔斯·坦斯利一秒钟就能纠正他们俩的错误，但是他的话里总会夹杂着暗含的担忧：这话该说吗？我给人好印象了吗？其结果是，听的人对他的了解胜过对托尔斯泰的了解，而保罗说的就是事情本身，不谈自己。他和所有迟钝的人一样，有一种谦逊的品德，照顾别人的感情；她起码有时觉得这很吸引人。现在他想到的就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托尔斯泰，而是她是不是有点冷，是不是有穿堂风吹着她了，她想不想吃一只梨。

不吃，她说，她不想吃梨，其实她一直在留意地保护着那盘水果（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希望谁也不要碰它。她的目光在水果的曲线和阴影之间来回移动，先停留在低地生产的深紫色的葡萄上，然后移到贝壳果盘坚硬的隆起的边上，时而让紫色衬托黄色，时而让圆形和弧形对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这样做时心里都感到越来越安详；直到，啊，多么遗

憾他们竟然这么干了——一只手伸了过来，拿了一个梨；把一切都破坏了。她惋惜地向萝丝看去。她看着坐在贾斯珀和普鲁之间的萝丝。真奇怪自己的孩子竟会做这事！

看到他们，她的孩子们，在那儿坐成一排，有一种多么奇怪的感觉：贾斯珀、萝丝、普鲁、安德鲁，他们几乎一声不响，但是她从他们嘴唇的轻轻抽动猜测，他们之间有着自己的玩笑。它和这儿的事没有关系，他们藏在心里等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再去笑个痛快。她希望他们要笑的不是他们的父亲。不是的，她想不是的。究竟是什么呢，她带着几分伤感地想道，因为她感到他们要等她不在场时才会大笑。在那些板着的、没有表情的、面具般的面孔后面藏着那一切她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很难参加进大人的谈话中；他们像旁观者、检查员，有点超出成年人，或和他们有着一段距离。不过当她今晚看着普鲁的时候，她觉得对于普鲁来说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她正在开始移向成人世界、落向成人世界。她脸上微微发亮，仿佛坐在对面的明塔的满面红光，那激动、那对幸福的期盼，反射到了普鲁的脸上，仿佛男女之爱的太阳从桌布的边缘升起，她并不知情地向它俯下身去迎接它。她不停地看着明塔，既羞涩又好奇，使得拉姆齐夫人的目光在他们俩人间移来移去，心里在对普鲁说，有一天你会和她一样幸福的。你会比她幸福得多，她补充道，因为你是我的女儿，这是她话的含义；她的女儿一定要比别人的女儿幸福。但现在晚餐结束了。该离席了。他们只是在把盘子上的食物扒拉着玩而已。她丈夫在讲着什么故事，他和明塔就打赌的事在开玩笑，她得等到大家听完笑完，然后站起身来。

她喜欢查尔斯·坦斯利，她突然想道；她喜欢他的笑声。她喜欢他，因为他对明塔和保罗生了那么大的气。她喜欢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在那个年轻人身上毕竟还有许多长处。至于莉莉，她把餐巾放在盘子旁，心里想，莉莉总有自己的笑料。你不用为她操心。她等待着。她把餐巾塞在盘子边底下。唉，他们讲完了吗？

没有,那个故事又引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她丈夫今晚情绪极好,她猜想是在喝汤事件后想和老奥古斯塔斯弥合一下,所以把他也吸引到谈话中来——他们在讲他们大学时共同认识的一个人的故事。她看了看窗子,由于玻璃完全黑了,映出的烛光更明亮了。她看着外面,传到耳中的声音显得很奇怪,像是大教堂做礼拜的声音,因为她没有在听具体的词句。突然爆发的笑声,以及紧接着一个人(明塔的)单独说话的声音使她想起了在某个罗马天主教堂里成年男子和男童在宗教仪式上大声用拉丁文诵经的情形。她等待着。她的丈夫在说话。他在背诵什么,从它的节奏和他声音中的兴奋和忧郁韵味,她知道他是在背诗:

出来沿花园小径而上,
 卢里亚娜·卢里莉。
月季盛开引来蜜蜂忙采蜜。

词句(她看着窗子)听起来像漂浮在窗外水面上的花儿,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好像没有人说词句自己就出现了似的。

我们所有过去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里
都充满了树木和更迭的树叶。

她不明白诗句的意义,但很像音乐,这些词句仿佛是她自己的声音说出来的,在她的躯体之外,流利自然地说出了整个晚上她嘴里在说着别的而心里真正想说的话。她不用回头看也知道,桌旁的每一个人都在听着这个声音说:

我不知道你是否感到
卢里亚娜,卢里莉

声音带着她怀有的同样的宽慰和喜悦,好像终于说出了应说的话,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在说话。

但是声音停止了。她环顾四周。她迫使自己站了起来。奥古斯塔斯·卡迈克尔已经站了起来,手里拿着的餐巾看上去像个白色长袍,他站在那儿吟诵:

看着国王们策马
穿越草地和盛开着雏菊的牧场
佩着棕榈叶^① 杉木箭束,
卢里亚娜,卢里莉,

当她走过他身旁时他微微转身向她,重复着最后的一行:

卢里亚娜,卢里莉,

并向她鞠躬,仿佛在向她表示敬意。不知道为什么,她感到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喜欢她一些;她怀着宽慰和感激弯身回礼,从他为她开着的门走了出去。

现在必须把所有的事都向前推进一步。她一只脚踩在门槛上在眼前的情景中再停留了片刻,这个情景甚至就在她凝视着的时候就逐渐消失了。当她走过去挽起明塔的胳膊离开餐厅时,情景就变了,呈现出了不同的样子;她回过头去再看最后一眼时,明白一切已经成为了过去。

^① 棕榈叶象征胜利。

还是那样,莉莉想。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总是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拉姆齐夫人根据自己的原因决定非得马上去做的事。比如就像现在,大家都站在那儿讲笑话,不知是该去吸烟室、客厅还是到阁楼上去。这时只见拉姆齐夫人在这一片乱哄哄中挽着明塔的胳膊站在那里,想着,“是的,现在该办那件事情了,”于是立刻带着神秘的神情走开,独自办什么事去了。她一离开就开始了溃散的过程;大家犹豫了一阵,便分散而去,班克斯先生拉着查尔斯·坦斯利的胳膊到平台上,去继续他们晚餐时开始的关于政治的讨论,这样就改变了当晚整个的平衡,使重心倒向不同的方向,莉莉看着他们走开、听到关于工党政策的片言只语时想道,好像他们登上了轮船的驾驶台,在判断自己的方位;谈话从诗歌转向政治给她造成的感受就是如此:就这样,班克斯先生和查尔斯·坦斯利走了开去,而别的人则站在那里看着拉姆齐夫人在灯光下独自走上楼去。莉莉奇怪,她走得这么急,是要去哪儿?

她其实并没有跑也没有急匆匆的样子;实际上她走得很慢。在这么多的无休止的谈论以后,她很想静静地站上一会儿,把那件特殊的事情分辨开来;那件重要的事;把它分离出来;和别的分开;清除上面的一切感情因素和细枝末节,然后举在眼前,把它带上审判席,在那儿,她为裁定此类事情而设立的法庭的法官们在秘密审议,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们在走向何处?等等。就这样她在这一事件带来的震惊中恢复了常态。她相当无意识地、不近情理地利用窗外的榆树枝来帮助自己稳定立场。她的世界正在起着变化:树枝静止不动。那件事给了她一种动感。一切必须有序地进行。她想,她必须把事情一件件安排好,她莫名其妙地对榆树的静止的

威严赞许起来,现在又欣赏榆树枝被风向上托起时的壮丽情景(就像托起在风浪之上的船头)。因为风很大(她在那儿站了片刻,向窗外看着)。风很大,摇曳的树叶间不时露出颗颗星星,而星星本身似乎也在摇动、投射出光芒,拼命要在树叶的缝隙间闪现。“是的,那么这件事已经成了,完成了;并且和所有已经完成的事情一样,变得庄严起来。”现在没有了人们的谈论和感情的因素,她想到它时觉得它似乎一直都是如此,只不过现在才表现了出来,而表现了出来就使一切变得稳定。她继续想道,无论他们活多久,他们会回到这个夜晚;这轮明月;这晚风;这所房子上来;也回到她身边来。想到无论他们活多久,都会把她深深地织进他们的心田,这使她感到很得意,而这正是她最容易被人们的奉承打动的方面。她一面上楼一面充满深情地说,这个,这个,这个,笑着,笑楼梯平台处的那张沙发(她母亲的)、那把摇椅(她父亲的)、和那张赫不里底群岛的地图。这一切都将在保罗和明塔——“雷勒夫妇”(她试着说了几遍这个新的名字)的生活中被记起;她把手放在育儿室的门上,感受到由感情而生的与别人之间的情感上的一致,仿佛分隔开他们的墙已变得如此之薄,实际上(这是一种宽慰和幸福的感觉)一切都在同一条溪流之中,椅子、桌子、地图,是她的,是他们的,是谁的都没关系,在她去世以后,保罗和明塔将把一切继续下去。

她稳稳地转动门把手,以免发出吱嘎声,然后走进了房间,嘴唇微微噘起,好像在提醒自己不要大声说话。但她一走进门便很恼火地发现她根本用不着这么小心。孩子们都没有睡着呢。这真让人生气。米尔德里得应该更仔细些才对。詹姆斯在那儿大睁着眼睛,卡姆则直挺挺地坐着,米尔德里得光着脚站在地上。已经快十一点了,可他们还都在聊天。这是怎么回事?又是那个讨厌的头骨。她告诉过米尔德里得把它拿走,可是,当然,米尔德里得是不会记住的,现在结果是卡姆醒着,詹姆斯醒着,争吵不休,而他们本该几个小时前就睡着了的。究竟是什么鬼迷了爱德华的心窍,

给他们寄了这么个讨厌的头骨来？她也真傻，居然让他们把它钉在了墙上。米尔德里得说，钉得特别结实，那东西在房间里卡姆睡不着觉，而她一碰它詹姆斯就尖叫。

拉姆齐夫人在卡姆的床沿上坐下，说，好啦，卡姆得睡觉啦（卡姆说它有大犄角呢——）睡着了做个好梦，梦见漂亮的宫殿。她看见犄角了，卡姆说，屋子里到处都是犄角。这是真的。无论他们把灯放在哪儿（没有灯詹姆斯睡不着觉），总有头骨的影子。

“可是你想想，卡姆，这只不过是头老猪而已，”拉姆齐夫人说，“一头可爱的黑猪，像农场上的猪一样。”但是卡姆认为它很可怕，从满屋子向她伸展过来。

“那么好吧，”拉姆齐夫人说，“咱们把它给蒙上，”他们看着她走到五斗柜前，很快地打开一个个小抽屉，没有找到能用的东西，便很快解下自己的披巾，裹在了头骨上，裹了一道又一道，然后回到卡姆身边，把头几乎平放在卡姆头旁的枕头上，说现在它看上去有多么可爱；仙女们也会喜欢它的；它像一个鸟窝了；它像她在国外时看到过的美丽的山峰，有山谷、鲜花、铃声叮当、小鸟歌唱、还有小山羊和羚羊……她能感觉到当她有节奏地说着时，这些词句在卡姆的脑海中回响，跟着她重复它怎样像一座山峰、一个鸟窝、一所花园、里面有小羚羊，她的眼睛一睁一闭，拉姆齐夫人继续用更加单调的声音、更加有节奏地说着更加没有内容的话，说她必须闭上眼睛睡觉，她会梦见山峰、山谷、以及所有好看的东西，她说，一面很慢很慢地把头从枕头上抬起，声音越来越机械，直到最后身子完全坐直了起来，看到卡姆睡着了为止。

她走向詹姆斯的床旁，轻声说，现在詹姆斯也该睡觉了，因为，你看，野猪的头骨还在那儿；他们没有碰它；他们是按他希望的做的；它在那儿，一点也没有受到伤害。他弄确实了头骨真的在那披巾的下面。但是他还想问她别的事。他们明天会到灯塔去吗？

不，明天不去，她说，不过很快就会去的，她向他保证；下一个

好天气就去。他很听话。他躺了下去。她给他盖好了被子。但是她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事，她感到很生查尔斯·坦斯利、她丈夫和她自己的气，因为她使他产生了希望。这时她伸手去摸披巾，想起她已经用它来裹野猪的头骨了，便站起身来，把窗子又往下拉了一两英寸。她听见了风声，吸进了一口夜晚毫无感情的凉飕飕的空气，低声和米尔德里得道了晚安，便离开房间。她让门把手里的舌簧慢慢伸进锁槽，然后走了开去。

她希望查尔斯·坦斯利不要在他们脑袋顶上把书往楼板上摔得砰砰响，她想道，心里仍在想他多么令人生气。因为这两个孩子睡觉都不好；他们很容易兴奋，由于坦斯利关于灯塔的事说过那样一番话，她觉得他可能会在他们就要睡着时笨手笨脚地用胳膊肘把桌上的一摞书碰翻到地上。她猜想他已经上楼去工作了。他显得那么孤独寂寞；但他走后她会觉得松了一口气；不过她会设法让他明天受到更好的对待；他对她丈夫可不错；可是他的举止态度实在需要改进；然而她喜欢他笑的样子——她一面想着这些，一面走下楼来，突然她注意到她能从楼梯的窗子里看见月亮了——那一轮金黄色的、秋收后的第一次满月——于是她转过身来，这时他们看见了她，站在他们上方的楼梯上。

“那就是我的母亲，”普鲁想。是的，明塔应该看看她；保罗·雷勒应该看看她。她感到那就是事物的本质，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人；那就是她的母亲。她从刚才和别人聊天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现在一下子又变成了个孩子，他们刚才的所作所为只是一场游戏，她不知道母亲会认可他们的游戏还是会谴责他们的游戏。她想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让明塔、保罗和莉莉看看她，她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母亲是多么幸运，她永远也不愿长大不愿离开家，于是便像个孩子似的说道，“我们刚才想着要到海滩上去看海浪呢。”

立时之间，拉姆齐夫人什么原因也没有就变得像个二十岁的

少女，快乐非常。一种狂欢作乐的心情攫住了她。当然他们一定要去；当然他们一定要去，她大声说道，并高声笑着；她快步跑下最后三四级楼梯，开始从一个人转向又一个人，笑着，替明塔把围巾裹紧，说她真希望也能去，他们不会呆得太晚吧，有人带着表吗？

“有的，保罗带了，”明塔说。保罗从一个小小的软皮表袋里拿出一只漂亮的镀金表给她看。他把表放在手掌上伸到她的面前时，感到“她什么都知道。我什么也不用说。”他给她看表时就是在对她说，“我已经办好了，拉姆齐夫人。多亏了你呀。”拉姆齐夫人看到他手中的金表，感到明塔是多么幸运啊！她要嫁给一个拥有一只放在软皮表袋里的金表的男人了！

“我多希望能和你们一起去啊！”她大声说道。但阻止她去的是如此强大有力，她甚至都没有想到要问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事。当然她不可能和他们一起去。但是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她真想也去；她自己的荒唐想法（嫁给一个有软皮表袋放表的男人是多么幸运）逗得她直想笑。她嘴角带着微笑走进另一间屋子，她的丈夫正坐在里面看书。

19

当然啦，她走进屋子时对自己说，她不得不进来是为了得到她想要的东西。首先她想要在某一盏灯下的某一张椅子上坐下。但是还不止这个，尽管她不知道、也想不出她还想要的是什么。她看看丈夫（拿起毛袜开始织了起来），看出他不愿受到打搅——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正在读着什么使他非常感动的东西。他微带笑意，因此她知道他在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把书页翻来翻去。他在表演——也许他想像自己是书中的人物。她心想，不知这是本什么书。啊，她明白了，是司各特爵士的一本书。她调整了一下灯

罩,好让光线落在织着的袜子上。因为查尔斯·坦斯利曾说(她抬起头来,仿佛等着听到楼上书倒在地板上的声音),他曾说人们已经不再读司各特的作品了。于是她的丈夫就会想,“他们也会这么说我的”;所以他就去拿了一本来读。如果他得出了这个结论,查尔斯·坦斯利“说得对”,他就会接受关于司各特的这个评价。(她看得出来,他在看书的时候在不断权衡、思考、比较。)但不是关于他自己的作品。他对自己的作品总感到忧虑不安。这使她很担心。他永远都会为他自己的书不安的——会有人读吗?写得好吗?为什么不能更好一些?人们怎么看我?她不愿意这样看待他,心想在晚餐时,不知道他们是否猜到了他为什么在大家谈论到声名和作品能否流传的时候突然变得烦躁不安,不知道孩子们嘲笑的是不是这个。她猛地把长袜拉直,嘴角和额头出现了用钢制器械雕刻的精细线条,她像一棵被风刮得摇颤的树,现在风停了,她静止下来,叶子一片片地沉静了。

这些都不重要,她想。一个伟大的人物,一部伟大的作品,名望——谁能说得准?她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可他就有这么个特点,这是他的真实面目——比如说吃晚饭的时候,她一直本能地在想,他要是说出句话来就好了!她对他有着完全的信任。她现在不去想这一切,就像潜水的人一会儿经过一根水草,一会儿又经过一根稻草、一个水泡,她越潜越深,她又一次有了像在门厅里别人谈话时感到的那种感觉。有某样我想要的东西——我是来拿这样东西的,她闭着眼睛,觉得自己潜得越来越深,但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她等待了片刻,一面织着袜子一面在琢磨,慢慢地,晚餐时他们说的那些话开始有节奏地冲击着她的脑海:“月季盛开引来蜜蜂忙采蜜”,随着这冲击,词句就像用灯罩遮着的盏盏小灯,一盏红灯,一盏蓝灯,一盏黄灯,在她脑海深处点亮,它们好像离开了悬挂在上面的横杆,飞舞着,或是高声喊叫引起阵阵回声;于是她转身在旁边的桌子上摸到了一本书。

我们所有过去的生活
和未来的生活里，
都充满了树木和更迭的树叶，

她喃喃吟诵着，把毛线针插在了袜子上。她打开书开始随便挑着读，她这样做时感到自己忽而在向后爬、忽而向上爬、忽而推开弯弯地罩在她头顶上的花瓣往上去，结果她只知道这是白的，或这是红的。起初她根本不懂这些字的意思。

掌好舵，精疲力竭的水手们，
驾着你们的松木小船
向这里疾驶

她读完，翻过一页，摆动着身体，曲折前行，从一行跳向另一行，就像从一根树枝跳向另一根树枝，从一朵红白相间的花转向另一朵红白相间的花，一直到一个轻微的声音惊醒了她——那是她的丈夫拍了一下腿。他们的目光在片刻间相遇；但他们不想谈话。他们无话可说，然而仍似乎有某种东西从他传递到了她那儿。她知道，是那本书的生命力，是它的力量，是它那惊人的幽默使他拍起腿来。他似乎在说，不要打扰我，什么也别谈，就坐着别动。而他继续读了下去。他的嘴唇在抽动。书全部占据了他，使他坚强。他完全忘记了那晚所有琐碎的嘲笑和挖苦，忘记了干坐在那里看人家没完没了地又吃又喝时那无以言状的无聊，忘记了他对妻子多么烦躁易怒以及当大家忽略不提他的作品，好像它们根本不存在似的，他是多么敏感多么介意。现在他觉得，谁到达 Z 根本不重要（如果思想也像字母表那样是从 A 进到 Z 的话）。总有人会到达 Z 的——如果不是他，就是另一个人。司各特这位作家的力

量和清醒的头脑、他对简单朴素的事物的好感、他笔下的渔民、穆克尔巴基特茅屋中那个可怜的老疯子，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充满了力量、感到某种解脱，因而产生了振奋和胜利的喜悦之情，使他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他把书举高了一点挡住了脸，听任眼泪流个不停；他左右晃动着脑袋，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并没有忘记一两点想法：关于道德、法国小说和英国小说、司各特不能放手写作，但他的观点也许和另一个观点同样正确）；可怜的斯蒂尼被淹死和穆克尔巴基特的哀伤（这是司各特最拿手的描写）以及小说所给予他的惊人的愉快和强烈的振奋感使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和失败。

好吧，让他们来改进一下试试，他读完这一章时心里想道。他感到自己一直在和什么人辩论，现在占了上风。不管他们怎么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改进这部作品；他自己的地位也变得更稳固了。那些情人们写得不怎么样，他在心里把内容重新回忆一遍，这样想道。哪个不怎么样，哪个是第一流的，他把书中各个部分放在一起比较时想。但是他必须再读一遍。他记不得小说的整体情况了。他只好暂时先不作判断。于是他的思想回到了另外那个问题上——如果年轻人不喜欢这样的书，那么自然他们也不会喜欢他的作品。他不应该抱怨，拉姆齐先生想，一面努力压下想向妻子抱怨年轻人不赞赏他的愿望。他已经决意不再打搅她。这时他看着她读书，她读书时的样子非常安详。他想到大家都出去了，只剩下他们俩单独在一起，很是高兴。他想，男欢女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思绪又回到了司各特和巴尔扎克、回到了英国和法国小说上。

拉姆齐夫人抬起头来，像一个半睡半醒的人，她似乎在说，如果他要她醒过来她会愿意的，真的愿意醒过来的；不然的话，她是否可以接着再睡一会儿，就一小会儿？她正在攀着那些树枝往上爬，一会儿往这边，一会儿又往那边，伸手摸着一朵朵鲜花。

也不要赞美玫瑰的艳红，

她读道，读时她感到自己攀到了顶上，到了最高点。多么令人满足！多么宁静！这一整天的琐碎的事情全都被吸到这块磁铁上；她感到心灵得到净化，一尘不染。这时它出现了，突然整个地呈现在她手中，美丽而理智、清澈而完整，来自生活的精华完美地保留在这里——那就是这首十四行诗。

但是她逐渐意识到丈夫在看她。他好奇地对她微笑着，仿佛是在温柔地嘲笑她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睡着了，但同时他又在想，接着看下去吧。你现在看上去不伤感了，他想。他琢磨着，不知道她看的是什么书，他夸大了她的无知，她的单纯，因为他喜欢认为她脑子并不聪明，毫无书本知识。他心想不知她是否看得懂在读的东西。大概不懂，他想。她美丽得惊人。对他来说，如果这种事是可能的话，她的美似乎是越来越增加了。

这里似乎仍是冬天，你已远去，
我与它们游戏犹如和你的影子一起，

她读完了。

“怎么样？”她说道，从书上抬起头来，神思恍惚地跟着他微笑起来。

我与它们游戏犹如和你的影子一起，

她喃喃说着把书放在了桌子上。

她拿起织着的毛线活，心里在想，从上次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记得自己换装、看月亮；安德鲁晚

餐时把盘子拿得太高；她因威廉说的什么话而感到沮丧；树上的小鸟；楼梯平台上的沙发；孩子们没有睡着；查尔斯·坦斯利把书掉在地板上吵醒了他们——啊，不对，这是她编出来的；还有保罗有一只软皮表袋放他的表。她应该对他说哪一件事呢？

“他们订婚了，”她说，又开始织起毛袜来，“保罗和明塔。”

“我猜到了，”他说。这件事没什么可多说的。她的思绪仍在随着诗句上下起伏、起伏；他读完关于斯蒂尼的葬礼那部分后仍感到非常振奋坦荡。因此他们默默对坐。这时她开始意识到她希望他能说点什么。

随便什么，随便什么，她继续织着袜子，心里在想。随便说什么都行。

“嫁给一个有只软皮表袋放表的男人，那有多好啊，”她说道，因为那是他们俩人之间在一起时爱讲的那类笑话。

他轻蔑地哼了一声。对于这个婚约，他的感觉和对任何婚约的感觉没有什么两样；年轻人根本配不上那姑娘。这时她脑子里慢慢产生了一个疑问，那么人为什么希望别人结婚呢？事物的价值、意义何在？（他们现在所说的每一个字都会是真诚的。）说点什么吧，她想，她就是希望能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她感到那个阴影、那个包围他们的东西又开始向她逼拢了。随便说点什么吧，她在恳求，两眼望着他，像是在求助。

他沉默着，来回摆动着表链上的指南针，想的是司各特的小说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但他们不由自主地越凑越近，并肩紧挨在了一起，透过因他们之间的亲密而变得朦胧了的墙壁，她能感觉到他的思想如一只举起的手般遮住了她的思想；由于她的思想转向了他厌恶的方向——即他称之为“悲观主义”的方向——他开始烦躁不安，尽管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抬起手来摸摸额角，捻捻一绺头发，又让它落回原处。

“你今天晚上织不完那只袜子的，”他说着指了指她手里的袜

子。她所希望的正是这个——他指责她时声音中的严厉口气。她想,如果他说悲观是不对的,也许那就是不对的;那场婚姻结果会是美满的。

“是的,”她把袜子在自己膝头上抻抻平,说,“我织不完了。”

下一步是什么?她感到他仍在看着她,但神情已经变了。他想要什么——想要她一直觉得很难给予他的那东西;想要她对他说她爱他。而这一点,不行,她做不到。他说起话来要比她容易得多。有些他能说得出来的话——她永远也说不出口。因此很自然,这类话总是他来说,现在不知为什么他却突然在乎起来,对她加以指责。他称她是个无情的女人;从来也没有对他说过她爱他。但事实并非如此——并非如此。只不过是她从来无法说出内心的感觉,只会说,他的大衣上没有沾上面包渣吗?她没有什么能替他做的事吗?她站起身来,手里拿着那只红棕色的袜子站到窗前,一方面是要背转身子对着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现在不在乎他看到她在凝视灯塔了。她知道在她转身时他也转过头来;他在看着她。她知道他在想,你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丽了。而她也感到自己非常美丽。难道你不能对我就说这么一次你爱我?他心里想的是这个,因为他感到亢奋,由于明塔和他的著作,加上一天已近结束,以及他们为到灯塔去的事争吵过。但是她做不到;她说不出口。她知道他在看着她,她没有说话,而是捏着袜子转过身来,凝视着他。她一面凝视着他,一面脸上开始露出了微笑,她虽然一个字也没有说,但是他知道,他当然知道,她爱他。他无法否认这一点。她微笑着向窗外看去,说道(她心里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和这份幸福媲美)——

“是的,你是对的,明天会下雨。”她什么也没有说,但他明白她的意思。她微笑地看着他。她又一次胜利了。

第二部 岁月流逝

1

“好吧，我们得等到将来才能知道了。”班克斯先生从平台上走进来，说道。

“天黑得都快看不见了。”安德鲁从海滩上回来，说道。

“简直快分不清哪儿是大海，哪儿是陆地了。”普鲁说。

“咱们让那盏灯点着吗？”他们在屋里脱外衣时莉莉问道。

“不，”普鲁说，“如果大家都进来了，就把灯灭掉。”

“安德鲁，”她回身叫道，“把门厅里的灯灭了吧。”

灯一盏接一盏地全都灭掉了，只有卡迈克尔先生的蜡烛点的时间比别人长，他喜欢躺在床上读一会儿维吉尔的作品。

2

随着灯被熄灭、月亮落下、稀疏的雨点敲击着屋顶，无边的黑暗开始涌来。似乎没有什么能抵挡这洪流般的无边无涯的黑暗，它从锁孔和缝隙里钻进来，从遮光帘四周溜进来，进入卧室，在这里吞没一只水罐和脸盆，在那里吞没一盆红色和黄色的大丽花，以及五斗柜鲜明的轮廓和巨大结实的柜体。不仅家具混淆难辨；人的身心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供辨别，使人能说出“这是他”或“这是她”。有时有一只手抬了起来，好像想抓出什么东西或挡开什么

东西，或有人哼哼，有人大笑，仿佛和一片空虚在分享着一个笑话。

客厅里、餐厅里、楼梯上都没有丝毫动静。几丝脱离了风的躯体的微风，只能从生了锈的铰链和因海边空气潮湿而膨胀了的房屋木质建筑部分（房子毕竟已是东倒西歪的了）溜着犄角闯进屋子里来。人们几乎可以想像它们在进入客厅时的满心疑问和惊奇，玩弄着垂挂在墙上的壁纸，问道，这壁纸还能再在墙上垂挂多久，什么时候会掉下来？然后它们平和地拂过墙面，沉思着继续向前，仿佛在问壁纸上红色和黄色的玫瑰它们会不会枯萎，询问（轻缓地说着，因为它们时间很多）废纸篓里撕碎了的信、鲜花和书籍，所有这一切这时都敞开在它们面前，并且在问，它们是伙伴吗？它们是敌人吗？他们还能持续多久？

偶然会从一颗未被遮住的星星、漂泊的船只或甚至从那座灯塔射来一道光，在楼梯和脚垫上留下它苍白的脚步，指引着微风爬上梯级、小心地在卧室门旁伸头探脑。但是在这里它们无疑必须停下来了：别的任何东西都可能会死亡和消失，躺在这里面的却是永远不变的。在这儿人们会对那些流动的光影、那些弯向睡床发出轻声低语的四处寻觅的微风，在这里你们既不能产生影响也不能造成破坏。它们仿佛有着轻如羽毛的手指和韧如羽毛的意志，听到这些话后便有气无力地、幽灵般地再看一眼那些闭着的眼睛和微握的手指，有气无力地拉紧它们的衣衫，从卧室里消失了。于是，它们探探寻寻、挤挤蹭蹭、来到了楼梯平台的窗口、仆人的卧室、阁楼上的小屋；它们又飘然而下，镀白了餐桌上的苹果、触摸着玫瑰的花瓣、尝试着晃一晃画架上的画幅、扫过脚垫将一些沙子吹散在地板上。最后，它们终于断了念头，一起停了下来，聚集在了一起，一起叹了口气；它们一起发出了一股无由的悲叹，厨房中的某一扇门对此作出了响应；它大敞开来，但什么也没有进来，又砰的一声关上。

[这时一直在读维吉尔作品的卡迈克尔先生吹灭了蜡烛。午

夜已过。|

3

但是,一个夜晚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短暂的片刻,特别是当黑暗这样快就消失、鸟儿这样快就开始歌唱、公鸡啼鸣,或波谷深处渐渐泛出淡淡的绿色,就像一片变绿的树叶。然而,夜晚过去仍有新的夜晚。冬季储存了大量的黑夜,并用不知疲倦的手指将它们平等地、均匀地分发出去。夜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黑。有些夜晚明亮的行星高悬空中,如晶莹的圆盘。秋天的树木虽遭严冬的摧残,在星光下看上去很像在教堂阴冷地窖的昏暗中闪光的扯碎了的旗帜,在地窖里大理石的书页上刻着金字,记叙了战争中的死亡以及尸骨如何在遥远的印度的沙场上被火一样的骄阳晒褪了颜色。秋天的树木在黄色的月光下微微闪光,在秋收后的第一次满月的光辉下,这光辉使劳动的精力更充沛,抚平收割后布满茬儿的田野,带来蓝色的海浪拍击海岸。

这时,仁慈的上帝似乎被人类的忏悔和辛劳艰苦所感动,拉开了天幕,展现出幕后惟一的、独特的东西,那直立的野兔;风浪渐息;船儿轻摇,这些东西如果是我们应得的奖赏,就应永远属于我们。但是,唉,仁慈的上帝拉动了绳索将天幕合上;他感到不悦;他用一阵冰雹将他的珍宝盖起,把它们击碎、搅乱到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其平静的程度,我们也永远不能用这些碎片再构出一个完美的整体,或从四下乱扔的纸片上读到清晰的真理的词句。因为我们的忏悔只配得到这瞬间的一瞥;我们的辛劳艰苦只配得到这暂时的喘息。

现在,夜里充满了狂风和毁灭;树木前伏后仰,落叶四处乱飞,直到厚厚地铺满草坪、塞满边沟、堵住排水管、撒满潮湿的小径。

同时,大海波浪翻腾、惊滔拍岸,如果哪个在睡觉的人幻想他也许能在海滩上为自己的疑问找到答案,或者找到能和他分享孤独的人,因而掀开被子独自走下沙滩去徘徊,他会发现没有任何像要极其敏捷地为他效劳的身影出现在他手边,来恢复这黑夜的秩序,使世界反映心灵的航向。那只手在他的手中缩小;那声音在他耳际轰鸣。怎么啦?为什么?原因何在?躺在床上睡觉的人往往会被吸引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看来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之中,向黑夜提出这些问题几乎是毫无用处的。

[在一个昏暗的早晨,拉姆齐先生伸出双臂跌跌绊绊地沿过道走来,但是拉姆齐夫人已在头一天晚上突然去世,他伸出了双臂。没有人投入他的怀抱。]

4

房子空了,门锁上了,床垫卷起来了,于是那飘泊的微风、大队伍的前锋便一拥而入,扫过光秃秃的板壁,这儿咬咬、那儿扇扇,在卧室和客厅里没有遇到完全抵抗它们的東西,只有挂在墙上啪嗒啪嗒响的帘帏,吱吱嘎嘎的木板,裸露的桌腿,已经生了水锈、失去光泽、有了裂纹的平底锅和瓷器。人们脱下丢弃的东西——一双鞋子、一顶打猎戴的帽子、衣橱里一些褪了色的裙子和上衣——只有它们在这空空的世界里还保留了人的形状,显示它们曾一度被人体填满过、充满了生命;人的手曾忙碌地摆弄过它们的挂襻和纽扣;镜子里曾映出过一张面孔;映出过一个虚幻的世界,那里一个身影在转动、一只手一闪、门开了,孩子们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又离去。而如今,日复一日,光线变化,在对面的墙上投下清晰的图像,宛如一朵花在水中的倒影。只有在风中舞动的树影在墙上躬身致意,一时遮暗了反射阳光的水池;或许小鸟飞过,形成一个柔

和的黑影，慢慢扑动着掠过卧室的地板。

就这样，美统治了一切，和静寂一起构成了美本身的形态，这是生命已经离去后的美；如从火车车窗中看到的黄昏时的水池，遥远、孤单、稍纵即逝、在暮色中显得苍白，尽管曾被看到过，却依然孤独。美和静寂在卧室里拉起手来，在盖着防尘罩布的水罐和椅子间，就连风的窥探和海边潮湿空气的温柔触摸、蹭擦、嗅闻、再三反复重复它们的问题——“你们会褪去颜色吗？你们会消亡吗？”——也并未能扰乱这宁静、冷漠和完美的一体性气氛，似乎它们提出的问题几乎没有必要由他们来回答：我们继续存在。

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那个形象，玷污那份纯真，或搅乱那支配一切的寂静的幕罩，这幕罩一个又一个星期地在空空的房间里把鸟儿渐渐低落的啼叫、轮船的汽笛声、田野里低沉的嗡嗡声、狗吠、人喊和自己交织在一起，并用它们把寂静的房子包裹起来。只有一次一块木板翘裂起来落到楼梯的平台上；半夜时分，轰的一声，木板断裂，仿佛在多少个世纪的静止后，一块岩石从山上崩裂开轰隆隆向山谷猛冲而去，幕罩的一角松开了，来回摆动。然后宁静又一次降临；阴影摇动；日光崇拜地弯向自己投在卧室墙上的影子；当迈克纳布太太按照吩咐来开开窗户，打扫卧室时，她用长时间浸泡在洗衣盆中的两只手撕破了寂静的幕罩，又用嘎吱嘎吱地踏过卵石的靴子把它碾得粉碎。

5

她唱着歌，东倒西歪地（因为她像海里的船一样左右摇晃）斜着眼睛四下里张望（因为她的眼睛从不直接看任何东西，而是斜着瞟上一眼，以表示对这个世界的奚落和愤怒及不满——她没脑子，这她知道），抓着楼梯扶手用力把自己拽上楼去，摇晃着从一个房

间走到又一个房间。她擦着长镜子的玻璃,斜瞟着自己摇摆的身影,嘴里发出了一个声音——二十年前这也许是舞台上、一支欢快的曲子,曾被人哼过,随着它的旋律跳舞,但是现在出自一个头戴无檐女帽、牙齿掉光了的看房女人之口,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像愚蠢、幽默、固执本来的声音,被践踏下去但又蹦了起来,因此在她蹒跚着掸掸擦擦的时候,她似乎在述说生活整个是一个漫长的愁苦和烦恼,是起床又睡觉,把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活在这个她生活了近七十年的世界上可不是容易或舒适的。她已经累弯了腰。还要多久,她浑身骨头吱嘎响,哼哼着跪在床下擦地板时自问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但是她又一瘸一拐地站了起来,又一次站在镜前,斜眼看着镜子里面,但她的目光从自己脸上一滑而过,避开了自己的脸、自己的愁苦,茫然地微笑着,并又开始像老样子慢慢蹒跚着走来走去,拿起垫子、放下瓷器、斜眼看看镜子,仿佛她毕竟有着自己的安慰,仿佛在她的挽歌中交织着一些顽存的希望。在洗衣盆前必定也有过快乐的梦幻,比如说和孩子们一起(然而两个是私生子,一个弃她而去)、在小酒店里喝酒、翻动抽屉里宝贝的小零碎。茫茫黑暗中必定有过裂缝,在朦胧的深处有某种渠道可以使足够的光线穿过,使她的脸在镜中扭动现出笑容,使她重新回头干活的时候含糊地哼唱出杂耍剧场的那首老歌。与此同时,神秘者、幻想者在海滩上漫步,搅搅一个水潭、看看一块石头、并且问自己,“我是干什么的?”“这是什么?”突然他们得到了一个答案(但答案究竟是什么他们说不出):于是他们在严寒中感到温暖,在沙漠中得到安慰。而迈克纳布太太则依旧喝她的酒扯她的闲话。

一个没有一片树叶可供摇曳的春天，光秃明亮像个处女，她的贞洁使她凛然，她的清白使她蔑视一切，这个春天横陈在田野上，天真而警觉，完全不顾看到她的人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

[那年五月，普鲁·拉姆齐倚着父亲的胳膊走到圣坛前出嫁了。人们说，哪儿有更合适的一对呀，他们还说，她看上去有多漂亮！]

随着夏天的临近，黄昏变长了，睡不着觉的、充满了希望的人们在海滩上散散步，搅搅水潭，最奇特的想像——血肉之躯变成了随风飘散的微粒、星星在他们心中闪光、山崖、大海、浮云、天空——都被有意识地聚拢，来把内心四分五裂的幻象拼出一个外在的图形。在那些镜子中，在人们的心里，在那些不平静的水潭中，浮云永不停息地变化并投下阴影，夜梦依旧，却仍无法抗拒每一只海鸥、每一朵花、每一棵树、每一个男人女人以及苍茫大地本身似乎在发出的奇特的暗示（但如受到诘问便会立即收回）：善良必定胜利，幸福无所不在，秩序支配一切；也无法抗拒那巨大的激励，要去四处探访，寻找某种绝对的善，某种强烈感情的结晶，它远离已知的乐趣和熟悉的美德，迥异于家庭生活的过程，它独一无二，坚硬明亮，像沙砾中的一颗钻石，使拥有它的人安全放心。此外，伴着蜜蜂的嗡嗡和蚊虫的飞舞，春天变得柔和顺从，她披上斗篷，把眼睛罩在面纱之下，转开头，在飘逝的云影和阵阵细雨中仿佛承担起了对人类悲哀的认知。

[普鲁·拉姆齐那年夏天死于与分娩有关的某种疾病，这真是一个悲剧，人们说。他们说她比谁都更应获得幸福。]

现在，在夏季的酷热下，风又把它探子派到了房子的各处。飞虫在阳光充足的房间里结网；玻璃旁边长出的野草在夜里有板

有眼地敲击着窗玻璃。暮色来到之时，在黑暗中曾如此威严地把光柱投到地毯上、勾出它的图案的灯塔的光，此时交织着较为柔和的春光及月光轻轻滑进屋来，仿佛在温存抚爱，悄悄留连，深情注视，然后又满怀爱意地回来。但就在这爱抚带来的宁静中，那长长的一道光正斜倚在床上，突然岩石崩裂；幕罩的另一角松开了；它垂在那儿，摆动着。经过短暂的夏夜和漫长的白昼，当空屋似乎和着田野的回声及飞虫的嗡嗡发出低语时，那长长的下垂的幕罩的一角微微摇动，茫无目的地摆来摆去；而阳光在房间里投下窗格的影子，使房间弥漫着朦胧的黄色，以至当迈克纳布太太闯进来四处蹒跚着扫地擦去尘土时，她看上去活像一条在射进了阳光的水中游动的热带鱼。

夏季稍后时分，尽管空宅可能睡觉、可能酣睡，但仍会有不祥的声音传来，像铁锤有节奏地敲在垫着毡子的东西上的闷响声，而反复的震动进一步使幕罩松开，震裂了茶杯。不时碗橱里传来玻璃杯的丁冬声，仿佛有个巨大的声音在痛苦地尖叫，震得碗橱里的平底无脚酒杯也颤动起来。然后又是一片寂静；就这样，夜复一夜地过去，有时就在光天化日的正午时分，玫瑰花正鲜艳地开放，阳光在墙上投下清晰的影子，突然仿佛什么东西发出砰的一声，落入了这一片静寂、一片冷漠、一片完整之中。

[一枚炮弹爆炸。有二三十个年轻人在法国被炸得血肉横飞，其中有安德鲁·拉姆齐，幸运的是，他没有痛苦，当下就死去了。]

在那个季节，那些去到海滩上散步、向大海和苍天询问它们能报告些什么信息、或能证实什么想像的人们，不得不去琢磨天赐的大量通常的征象——海上的日落、灰白的黎明、月亮的升起、月下的渔船、儿童互相扔草打来打去——从中寻找与这种欢乐、这种宁静不协调的因素。例如，有一艘悄没声息、幽灵般的灰白色船只驶来又离去；在平静的海面上出现了略带紫色的一片水面，好像在它下面看不见的地方什么东西在出脓流血。它们闯进了本打算激发

最庄严的思索、导致最令人感到安慰的结论的景象,使人们停下了脚步。很难无动于衷地无视它们的存在,不顾它们在这一景色中所具有的意义,或继续在海边散步,惊叹外在的美如何反映了内在的美。

在人类取得的进展中,有大自然所作的补充吗?人类开始的工作,是她去完成的吗?她以同样满足的心情去看人类的苦难,宽容他的卑劣,默许他所受到的折磨。那么,那个盼望分享分担一切、实现完满、孤独地在海滩上寻求答案的梦想只不过是镜中的影子,而且那镜子本身也许只不过是更为高尚的力量在下面沉睡时,于静止中形成的表面上的一层光亮的玻璃物质而已?焦急、绝望、然而又不愿离去(因为美呈现出她特有的魅力,有着她的安慰作用),再在海滩上漫步已不可能;独自沉思已难于忍受;镜子已经打破了。

[卡迈克尔先生在那年春天出版了一本诗集,获得了未曾料想到的成功。那场战争,人们说,使他们重新对诗歌产生了兴趣。]

7

无论冬夏,一夜又一夜,暴风雨的肆虐和晴天时箭一般的寂静不受任何干扰地主宰一切。从这所空宅楼上的房间里倾听(如果还有人在那里倾听的话),能听到的只有无边的浑沌中道道闪电夹着雷鸣翻腾起伏,狂风和巨浪尽情嬉戏,像脑袋里从未穿进过理智之光的海怪们在做着愚蠢的游戏,他们有着变化不定的巨大躯体,爬到对方的身上层层叠起,在黑暗中或天光下(因为夜与日,月与年没有定形地搅在了一起)猛冲猛刺跌入水中,直到似乎整个宇宙都在兽性的混乱和放纵的贪欲中独自茫无目的地搏斗翻滚。

春天,随风飘来的种子使花园的花瓮依旧鲜花盛开。先是紫

罗兰,再是黄水仙。但是白天的寂静和明亮与黑夜的浑沌和喧嚣同样奇特,树木站在那里,花也站在那里,看着前方,看着上方,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眼睛,因而非常可怕。

8

迈克纳布太太弯腰摘了一把花准备带回家去,她觉得这样做没有关系,因为这家人不会回来了,有人说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也许在米迦勒节前后就会把房子卖掉。她在打扫房间时把花放在了桌子上。她喜欢花。白白糟蹋了怪可惜的。就算房子卖掉了(她两手叉腰站在镜子前),也得有人照看——肯定得有。这么多年它一直空在那里。书籍和东西都发霉了,由于战争,也由于很难找到帮手,这幢房子一直没能按她希望的那样好好打扫干净。现在靠一个人的力量来把它收拾整齐是不可能的了。她年纪太大了。她的两条腿总是很痛。所有那些书都需要摊在草地上晒晒;过厅里的墙皮剥落;书房窗外的雨水管堵死了,水渗进了屋子;地毯已破旧不堪。可是他们这家人应该自己来料理一下;应该派个人来看一看。因为柜子里还有衣服;每个卧室里都有留下的衣服。她该怎么处理这些东西?衣服已经被蛀了——拉姆齐夫人的东西。可怜的太太!她永远不会再需要它们了。人家说她已经死了;好多年前,死在伦敦。那儿是她穿着收拾花园的一件灰色旧斗篷(迈克纳布太太伸出手指摸了摸)。她仍然能够看到那个情景:当她拿着洗好的衣物从车道上走过来时,看见拉姆齐夫人弯着身子在侍弄花(现在花园是一片凄凉景象,杂草丛生,兔子从花圃向你冲过来急忙逃窜)——她仍能够看到她穿着那件斗篷,身边总跟着一个孩子。还有靴子和鞋子在那里;梳妆台上还留下了一把刷子和梳子,简直就像她打算明天要回来似的。(他们说她最后死得

十分突然。)有一次他们都要回来了,可是又延期了。由于战争,再加出行太困难,这么些年他们一直没有回来;只把钱给她寄来;但从不写信,从没回来过,却指望着一切和他们离开的时候一样,咳,真是的!怎么回事,梳妆台的抽屉里全是东西(她拉开了抽屉),手绢、一截截的丝带。是的,当她拿着洗好的衣物从车道上走过来时,仍能看到拉姆齐夫人。

“晚上好,迈克纳布太太。”拉姆齐夫人会这样说。

她待人一向亲切和蔼。女仆们都喜欢她。可是天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多少变化啊(她关上了抽屉);许多家庭失去了亲人。她死了;安德鲁先生牺牲了;普鲁小姐也死了,他们说是生第一个孩子时死的;不过这些年里大家都失去了亲人。物价厚颜无耻地飞涨,而且从不回落。她能很清楚地记得她穿着灰斗篷时的样子。

“晚上好,迈克纳布太太,”她说,然后告诉厨娘给她留一盘奶油汤——她觉得她拿着重重的一篮子衣服——一直从镇上走来,挺需要吃点什么。她现在还能看见她,弯着身子在侍弄花;(有点模糊,忽隐忽现,像一道黄色的光束,或是望远镜末端的光圈,一位穿着灰色斗篷的夫人,弯着身子在侍弄花;当迈克纳布太太慢慢蹒跚着打扫房间,整理东西的时候,这个身影就在卧室的墙上、梳妆台上、脸盆架上徘徊飘忽)。

那厨娘叫什么名字来着? 米尔德里得? 玛丽安? ——类似的一个名字。唉,她忘了——她是爱忘事了。记得她暴躁得很,红头发的女人都这样。她们许多次在一起开怀大笑。她在厨房总是很受欢迎。她能逗大家笑,真是这样。那时候情况比现在好。

她叹了口气;光让一个女人来干,这活可太多了。她这边那边地晃着脑袋。这里原来是育儿室。哎呀,这里面这么潮;墙皮开始往下掉了。他们干吗要在那里挂个野兽的头骨? 而且也长霉了。阁楼的房间里到处是老鼠。雨水漏了进来。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派人来;他们也不来。有的锁没了,因此门撞得砰砰响。她也不愿意

黄昏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呆在这里。光让一个女人来下,实在是够呛,够呛,太够呛了。她咯吱作响地移动着身子,哀叹着。她砰地关上了门。她用钥匙把门锁好,留下了一所门窗紧闭、上了锁的孤零零的屋子。

9

屋子被遗弃在那里,无人居住。它像被遗弃在沙丘上的一个贝壳,当生命离开了以后,只能听任干盐粒灌入其中。漫长的黑夜似乎已经来到了;嘲弄的微风咬啮着,冷湿的空气四处摸索,似乎已经胜利了。平底深锅生了锈,垫子烂了。癞蛤蟆伸头探脑地爬进了屋子。挂着的那条披巾有气无力地、无聊地摆来摆去。一根蓟草从食品储藏室的瓦缝里长了出来。燕子在客厅里筑巢;地板上到处是稻草;墙皮大片大片地剥落下来;椽子露了出来;老鼠把这样那样的东西衔到护壁板后面去啃。玳瑁色的蝴蝶从蛹中钻出,啪嗒啪嗒地一个劲儿往窗玻璃上撞,直到力竭而亡。罂粟花在大丽花间自生自长;草坪上长得很高的野草随风摆动;巨大的洋蓍耸立在玫瑰之中;一株花瓣边缘有着不同颜色的石竹花在卷心菜地里盛开;平日里野草轻叩窗子的声音在冬夜变成了茁壮的树木和带刺的蔷薇的敲击声,在夏天它们则把整个房间映得一片青翠。

现在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大自然的丰饶多产、麻木冷酷?是迈克纳布太太对一位夫人、一个孩童或一盘奶油汤的那个梦吗?它像太阳洒下的一个光点,在墙上飘忽片刻后就消失了。她已经锁好了门;她已经走了。这不是一个女人力所能及的,她说。他们从来没有派人来过。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在宅子的抽屉里东西在霉烂——就这样把东西丢下不管,真不像话,她说。那地方全要毁掉了。只有灯塔的光束照进房间一小会儿,它的目光在黑暗的冬

夜突然投到床上和墙壁上，泰然地看着那根蓟草和燕子，老鼠和稻草。没有什么来阻挡它们；没有什么对它们说不行。让风去吹吧；让罂粟花自己去繁殖、让石竹和卷心菜杂交吧。让燕子在客厅筑巢、让蓟草从瓦缝里长出来、让蝴蝶在扶手椅褪了色的擦光印花布套上晒太阳吧。让破玻璃和瓷器的碎片躺在草坪上被草和野浆果缠结覆盖吧。

因为那个时刻已经到来，那是个踌躇不定的时刻：黎明颤抖、黑夜停步，如果一根羽毛飘落到天平的一端就会使天平倾斜。只要一根羽毛，这幢正在下沉、倒塌的房子就会翻转过来一头栽进黑暗的深渊。在毁坏了的房间里，来野餐的人会点火烧水；情人们会到这里来寻找幽会的场所，躺在光秃秃的木头地板上；牧羊人把午餐存放在砖堆上；流浪汉在这里过夜，裹着大衣御寒。然后屋顶可能会塌下来；蔷薇和毒芹会封住小径、台阶和窗户；会长短不齐地在土堆上长得枝繁叶茂，直到某个迷路的人闯了进来，只能凭荨麻丛中的开花的芦苇，或毒芹丛中的一片碎瓷来推测这儿曾经有人居住过；曾经有过一幢房子。

如果那根羽毛落了下来，如果它使天平倾斜，这整幢房子就会栽进深渊，躺在那里被岁月遗忘。但是有一股力量在起作用；这是种并不十分有意识的力量；它侧目斜视、步履蹒跚；这种力量工作时并不为庄严的仪典或神圣的颂歌所鼓舞。迈克纳布太太呻吟抱怨；巴斯特太太一动就浑身吱嘎响。她们老了；她们动作不灵活了；她们的腿疼痛不已。她们终于拿着扫帚和提桶来了；她们动手干了起来。突然，年轻小姐中的一个写信来，迈克纳布太太是不是能把房子收拾好；她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不能做到那一点；而且要赶紧办好。他们可能要来度夏；他们把什么都留到最后才来办；还指望什么都和他们离开的时候一样。迈克纳布太太和巴斯特太太缓慢地、吃力地用扫帚和提桶又拖地又擦洗，挡住了屋子继续朽烂下去；从岁月之潭中一会儿救出一只即将淹没的脸盆，一会儿又

是一个碗柜；有一天早上她们从被遗忘的角落里拣出了那些韦弗利小说和一套茶具；下午又让一个铜壁炉围栏和一套钢质火炉用具重见了天日。巴斯特太太的儿子乔治负责捉老鼠、修剪草坪。她们找来了建筑工人，修好了吱嘎作响的铰链，吱扭吱扭的插销，受潮发胀的木器上撞得砰砰响的关不上的门。而这两个女人，一会儿弯腰、一会儿站起，呻吟着、唱着、乒乒砰砰，刚刚还在楼上，一会儿又到了地窖里，似乎这个地方正经历着一场缓慢艰难的新生。她们说，啊，这活真够呛！

她们有时在卧室或书房里喝茶；中午她们休息，脸上沾着污垢，年老的手因为老攥着扫帚把手指头都伸不直了。她们跌坐在椅子上，一会儿想到对水龙头和浴缸的辉煌征服；一会儿又想到对那长长的一排排的书的更为艰苦的部分胜利，那些书原来是乌黑的，现在长了白霉斑，生出了灰白的蘑菇，隐藏着诡秘的蜘蛛。迈克纳布太太感到喝下的茶使她浑身暖呼呼的，于是望远镜又一次自动放到了她眼前，她在一圈光亮中看到了那个瘦得像个耙子的老先生，当她拿着洗好的衣服走近时，见他摇头晃脑地在草坪上，想来是在自言自语。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她。有人说他已经死了；又有人说是她死了。究竟死的是谁呢？巴斯特太太也说不准。那个少爷死了。这一点她是肯定的。她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名字。

现在出现的是那个厨娘，米尔德里得，玛丽安，反正类似的这么个名字——一个红头发的女人，和所有红头发的人一样，性格急躁，可是如果你摸熟了她的脾气的话，她也会非常和蔼。她们许多次在一起开怀大笑。她为玛吉留盘汤；有时候留点火腿；或者随便什么剩下来的东西。那时候他们日子过得很好。需要的东西什么都有（喝下了热茶，坐在育儿室壁炉围栏边的柳条扶手椅中，她毫不费力地、愉快地松开了记忆的线球）。那时总有许多活干，宅子里常常住着客人，有时候有二十个人住在这里，半夜过后好久还在洗餐具。

巴斯特太太(她不认识他们;那时候她住在格拉斯哥)放下茶杯,她很奇怪,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把那个野兽的头骨挂在那儿?肯定是在外国什么地方打猎弄来的。

很可能,迈克纳布太太说,仍纵情沉浸在回忆之中;他们在东方的国家里有朋友;先生们留在那里,女士们穿着夜礼服;有一次她从餐厅门看见他们都坐在那儿吃晚饭。她敢说有二十来个人,都戴着首饰,她给留下来帮着洗餐具,可能一直干到了半夜以后。

唉,巴斯特太太说,他们会发现这里变样子了。她把身子探出窗外,看着儿子乔治用长把大镰刀割草。他们很可能会问,这草坪怎么搞的?想想看,老肯尼迪本该负责的,可是自从他从马车上摔下来以后,腿就不行了;后来可能有一年、或至少大半年的功夫根本没有人管;然后戴维·麦克唐纳来了,可能订购过种子,但是谁知道种下去了没有?他们会发现这里变样子了。

她看着儿子割草。他干活真是个好手——是不声不响干活的那种人。唉,她觉得她们得去收拾碗柜了。她们费劲地站了起来。

终于,经过了在屋子里好几天的收拾和在园子里又割草又挖地之后,掸帚不再在窗户上轻拂,窗子都关上了,屋子里所有的门都锁上了;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活干完了。

这时,好像一直被打扫、擦洗、用大镰刀和机器割草的声音所淹没的那隐隐约约的旋律又出现了,那时断时续的乐声虽然进入了人们的耳朵但未被人们注意;狗吠声,羊的咩咩声;没有规律、时断时续,然而却不知怎的相互关联;昆虫的鸣叫、割过的草的轻颤,彼此分开却又似乎亲密共属;金龟子刺耳的嗡嗡、车轮的吱嘎声,一高一低,却神秘的相互关联;耳朵使劲要把这些声音汇在一起,总是几乎就要达到和谐但却从未能完全听清、从未能达到完全的和谐。最后,到了黄昏时分,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和声开始迟疑断续,寂静降临。随着日落,鲜明的轮廓消失了,宁静如薄雾般升起、四处弥漫,风停了;世界放松了,安顿下来睡觉了,在

这儿一盏灯也没有，一片黑暗，只有透过树叶的绿光，或窗旁白色花朵上泛出的灰白。

[莉莉·布里斯柯在九月份一个深夜让人把她的旅行包提到这幢房子前。卡迈克尔先生乘同列火车到达。]

10

和平真的来到了。和平的信息从海洋吹到了陆地上。再也不会惊醒它的睡梦，而只会使它更平静地深深安息，无论熟睡的人们做着什么样神圣的、有见识的梦，都只会是证实这一点——它还会喃喃低语些什么别的事呢？——莉莉·布里斯柯在那间干净静寂的房间里，头放在枕头上，听见了大海的涛声。从开着的窗子传来了美丽的世界的喃喃低语，声音轻得听不清在述说着的是什么——不过如果意思清楚明白，听不清又有什么关系？——恳求睡梦中的人（房子里又住满了人；贝克威斯夫人住下了，还有卡迈克尔先生），即使不能真的到海滩上去，至少也要撩起窗帘向外面看一看。那时他们会看到夜披着紫袍飘然而下；头戴王冠；王杖上镶满宝石；他的眼中会出现孩子般的神情。如果他们仍在犹豫（莉莉旅行累了，几乎立刻就睡了，但是卡迈克尔先生在烛光下看书），如果他们仍拒绝，说夜的壮丽如雾气般虚无，露珠都要比他有力，他们情愿去睡觉；那么那个声音会既不抱怨也不争论地轻轻地唱起自己的歌。海浪轻轻地拍击海岸（莉莉在睡梦中听到了这声音）；夜光轻柔地落下（仿佛透过了她的眼睑）。卡迈克尔先生合上书，心里想，看上去一切都和多年前一样，他进入了梦乡。

当夜之幕将这幢房子裹起，也裹起了贝克威斯夫人、卡迈克尔先生、莉莉·布里斯柯，使他们眼上蒙着层层黑暗躺在那儿之时，那声音可能仍会继续问，为什么不接受这一切，满足于这一切，默许

并顺从于这一切呢？茫茫大海有节奏地拍击小岛四周的叹息声抚慰着他们；夜幕包围着他们；没有任何东西惊扰他们安眠，直到鸟儿开始醒来、黎明把它们尖细的唧唧声织进自己的白色之中；大车的吱嘎声，什么地方一条狗的叫声，太阳撩起了黑暗的帷幕，撕破了遮在他们眼睛上的黑纱，于是睡梦中的莉莉·布里斯柯微微一动。她一把抓住毯子，像个落下悬崖的人死抓着崖边的草皮。她睁大了眼睛。她笔直地从床上坐起，心里想，她又回到这里来了。她完全醒来了。

第三部 灯 塔

1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这一切可能是什么意思?莉莉·布里斯柯问自己,琢磨着既然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是该自己到厨房去再倒一杯咖啡呢,还是该等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句什么书上看来的时髦话,有点适合她当时的思想,因为在和拉姆齐一家人一起的这第一个早上,她无法搞清自己的感情,只能让这个句子一再回响脑际,来掩盖脑子里的一片空白,直到忧郁的感觉减轻。因为,真的,这么多年以后重返旧地,拉姆齐夫人又已去世,她究竟感觉如何?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她什么也表达不出来。

她昨夜到得很晚,周围一片神秘的黑暗。现在她醒来了,坐在早餐桌旁的老位子上,但是只有她独自一人。现在时间还很早,不到八点钟。计划去远游——他们要到灯塔去,拉姆齐先生,卡姆和詹姆斯。他们应该已经出发了——他们得赶涨潮什么的。可卡姆还没准备好,詹姆斯还没准备好,南希忘了预订三明治,拉姆齐先生发了脾气,——摔门走了。

“现在去还有什么用?”他大发雷霆道。

南希没影了。拉姆齐先生在那儿,怒冲冲地在平台上走来走去。好像听见整幢房子里都是砰砰的摔门声和叫喊声。现在南希冲了进来,四面一看,神情古怪,半茫然半急迫地问道,“该给灯塔上的人带点什么去呢?”好像她在迫使自己去做一件她根本没有信

心能做好的事。

真的,给灯塔上的人带点什么去呢?在任何别的时候莉莉可以合情合理地建议带茶叶、烟草、报纸。但是今天早上一切显得如此出奇地怪,以至像南希的这么个问题——该给灯塔上的人带点什么去呢?——竟然在她的心里打开了一扇扇的门,它们晃来晃去,撞得砰砰响,使她不断傻呆呆地问,带点什么去?该怎么办?我究竟为什么坐在这里?

独自面对长长的餐桌上干净的杯子坐着(因为南希又出去了),她感到和别的人隔绝了,只能继续观望、提问、琢磨。这所房子、这个地方、这个早晨,似乎对她都是陌生的。她感到自己不属于这里,和这里没有关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而不论发生什么事——外面有脚步声,一个声音在喊(“没在碗柜里;在楼梯平台上”,有人喊道)——都是个疑问,仿佛通常将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环节已被割断,他们飘上飘下,随处飘动。她看着空咖啡杯,心里想,一切都是多么茫无目的,多么混乱和虚幻。拉姆齐夫人死去了;安德鲁牺牲了;普鲁也死了——尽管她重复着这些话,却并没有引起她的感情。我们都在这样一个早晨一齐聚集到这样一所房子里,她说,眼睛看着窗外——这是个美丽宁静的早晨。

突然拉姆齐先生经过时抬起头直视着她,目光狂热激动,然而十分犀利,仿佛他第一次、刹那间看到了你,就成了永恒;为了避开他,她拿起空杯子假装喝咖啡——避开他对她的要求,把那个迫切的需求再推延片刻。他对她摇摇头,继续往前走去(“孤零零的”,她听见他在说,“死了”,她听见他在说),和这个奇特的早晨的别的一切一样,这些字句也成了象征,写满了那灰绿色的墙壁。要是她能把它们串在一起,她觉得,把它们用句子写出来,那么她就能掌握事物的真谛。老卡迈克尔先生轻轻地走了进来,倒了一杯咖啡,端着杯子走出去坐在太阳底下。那惊人的非现实令人既害怕又激动。到灯塔去。可是给灯塔上的人带点什么去呢?死了。孤零零

的。对面墙上的灰绿色的光。空着的座位。这就是一些零散的部分，但怎样把它们串在一起呢？她问道。好像任何干扰都会打碎她在桌上建起的脆弱的形体，她转身背对着窗子，怕拉姆齐先生会看见她。她必须想法离开，独自躲到什么地方去。突然她记起来了。当她十年前最后坐在这里时，在桌布上有过一根小树枝或是树叶的图案，她曾在受到启示的那一刻凝视过它。当时关于一幅画的前景布局上有点问题。她曾说把树往中间挪一挪。她一直没有画完那幅画。这些年来它一直在她脑子里转。现在她再来画吧，她的颜料在哪儿？她心里想。她的颜料，对了，她昨晚留在门厅里了。她马上就动手画。在拉姆齐先生回转过来之前她很快站起身来。

她给自己端了一把椅子，以十足的老处女式的动作在草坪边上支起了画架，离卡迈克尔先生不能太近，但仍在受他保护的范围之内。是的，十年前她就是站在这个地方。那儿是墙；那树篱；那棵树；问题是这几片物体之间的关系。这么些年以来她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看来现在她有了答案了：她知道她该怎么办了。

但是拉姆齐先生这样向她逼近过来，她什么事也干不了。每一次他走近她时——他正在平台上走来走去——毁灭就走近她，混乱就走近她。她没法作画。她弯下腰，她转过身子；她拿拿这块抹布；她挤挤那管颜料。但她仅仅能一时挡开他。他使得她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因为如果她给他丝毫机会，如果他看见她有片刻空闲，往他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他就会没完没了，像昨晚那样，说“你看我们有很大变化吧。”昨晚他站身起来，在她面前停下，说了那么句话。尽管那六个孩子坐在那里瞪着眼睛没有出声——他们以前用英国国王和女王的名字叫这几个孩子：红发的××，美丽的××，邪恶的××，冷酷的××——但她能感到他们心里非常生气。好心的老贝克福斯太太说了几句明白事理的话。但是这幢房子里的人各自有着互不相干的强烈感情——莉莉整个晚上都感到

这一点。这就够混乱的了，拉姆齐先生还要站起来紧握着她的手说：“你会看到我们有很大变化”，而别人谁也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只有詹姆斯（无疑是阴沉的詹姆斯）怒气冲冲地瞪着灯；卡姆则把手绢儿在手指头上绕着玩。这时他提醒他们明天要到灯塔去。他们必须整七点半一切就绪到门厅里等着。然后他伸手正要开门时又停了下来，回过身来对着他们。难道他们不想去吗？他质问道。如果他们敢说不（他有某种理由想要得到这么一个回答），他就会悲惨地向后倒入绝望的苦海之中。他可有装腔作势的天才了。他看着就像一个被放逐的国王。詹姆斯低头低脑地说了声去，卡姆可怜地结巴着。要去，是的，他们俩会准备好的，他们说。莉莉感到这才是悲剧——不是灵柩、遗骸和寿衣；而是孩子受到强制，精神受到压抑。詹姆斯十六岁，卡姆可能是十七岁。她四下里看着，寻找着一个没有在场的人，想来是拉姆齐夫人。但是只有好心的贝克威斯太太在灯下翻看她的素描。后来，她感到累了，思绪仍在随着海水起伏，在离开了多年之后这些地方的气息和感受使她不能自持，烛光在她眼前摇曳，她忘却了自己，沉醉了。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星光灿烂；他们走上楼去之时听见海浪的声音；经过楼梯平台处的窗子时，看到那轮巨大、苍白的月亮，感到很是惊异。她立刻就睡着了。

她把一块白油画布牢牢地安在画架上，作为一道屏障，尽管很脆弱，但她希望足够挡住拉姆齐先生和他的严格要求。当他背转过身去时，她就尽量去看她的画；那儿有一条线、那儿有一片景物。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就让他五十英尺以外，甚至不和你说话，甚至连看也不看你，他仍是无所不在，压倒一切，把自己强加于你。有他一切就变了。她看不见色彩；她看不见线条；即使他背对着她时她想到的也只是，“可是他马上就会过来指责我、提出要求——他要求的是某种她感到无法给予他的东西。她抛下一枝画笔；选了另外一枝。那些孩子什么时候才来？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出发？

她感到烦躁。那个男人，她怒火中烧，心里想道，从不给予；那男人只是索取。而她则将被迫给予。拉姆齐夫人一直给予。给予、给予、给予，她死去了——留下了这一切。真的，她对拉姆齐夫人很生气。她手里的画笔微微颤抖，她看看树篱、台阶、墙壁。都是拉姆齐夫人造成的这一切。她死了。莉莉却在这里，四十四岁了，仍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什么事也干不成；站在这里，拿绘画作为消遣，拿惟一不应该用作消遣的东西消遣，而这一切都是拉姆齐夫人的过错。她死了。她过去常常坐的台阶空了。她死了。

但是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为什么总要试图引起某种她没有的感情？这里面有着一种衰溃的成分。她的心灵已经干竭：枯萎了：耗尽了。他们不该请她到这里来的；她不该来的。四十四岁的人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她想。她讨厌拿画画当做消遣。在一个充满争斗、毁灭、混乱的世界上，一枝画笔是件惟一可以信赖的东西——人不应该拿它来消遣，即使是故意这样做也不行：她痛恨这样做。但他却使她这样做了。他在向她逼近时仿佛在说，在你把我想从你那儿得到的东西给我之前，休想碰你的画布。现在他又逼近了，贪婪而激动。好吧，莉莉听任右手垂了下去，绝望地想道，干脆把这事了结掉要简单得多。她总还能根据回忆来模仿她在这么多女人脸上（比如说在拉姆齐夫人的脸上）看到过的那种热情、那种狂喜和那种自我屈从的表情，遇到类似这样的场合她们就会燃起热情——她仍然能记得拉姆齐夫人脸上的神情——表现出狂热的同情和得到回报的欣喜，她虽然不明白其中缘由，却也显然看出这给予了她们人性所能允许的最大幸福。现在他过来了，在她身边停了下来。她将尽她所能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

她似乎显得有点干瘪,他想。看上去有点瘦削、纤弱;然而并非没有吸引力。他喜欢她。一度曾有过她要 and 威廉·班克斯结婚的说法,可是并没有实现。他的妻子很喜欢她。早餐时他又发了点脾气。后来,后来——他常常感到,有的时候一种巨大的需要促使他去接近任何一个女人,他也并没有意识到究竟是什么需要,而现在他又感到了这种需要,要去强迫她们给予他他所需要的东西:同情。他不在乎用什么方法,他的需要太强烈了。

有人照顾她吗?他问,她需要的东西都有了么?

“啊,谢谢,都有了,”莉莉·布里斯柯不安地说。不行,她做不到。她本应该马上随着大大扩展起来的同情之浪漂过去:她受到的压力太大了。但是她却定住了一动不动。一段难堪的沉默。俩人都看着大海。拉姆齐先生心想,我在这里她为什么还要看着大海?她说她希望海面平静,他们好登上灯塔。灯塔!灯塔!它有什么相干?他不耐烦地想道。立刻,带着一种原始的迸发力(因为他实在无法再克制住自己了)从他嘴里发出一声呻吟,世界上任何别的女人听到了都会做点什么、说点什么的——只有我不会,莉莉想,辛酸地自嘲道,我不是个女人,看来只是一个乖戾的、坏脾气的、干瘪的老处女而已。

拉姆齐先生深深地长叹了一口气。他等待着。难道她不打算说些什么吗?难道她不明白他想从她那儿得到的是什么呢?于是他说,他想去灯塔是有着特殊的原因的。他妻子过去总是给他们送东西去。那儿有个得股骨结核的可怜的孩子,是灯塔看守人的儿子。他深沉地叹了口气。他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莉莉只希望这股巨大的伤心的洪流、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对同情的贪欲、这种

认为她应该完全屈服于他的要求——尽管他的忧伤多得足以永远供她同情——远远离开她，在这股洪流把她卷走之前（她不断向房子看去，希望出现什么来打断这个局面）被引到别的方向去。

“这样的远游，”拉姆齐先生一面用脚尖刮着地，一面说道，“是很痛苦的。”莉莉仍然一声不响。（她是块木头墩子，她是块顽石，他对自己说。）“它们很累人的，”他说，用令她恶心的黯然神伤的表情（她感到他在演戏，这位大人物在引人注目）看着他优雅的双手。这真可怕。这真失礼。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她问道，因为她再也无法继续承受这悲哀的重负，再也无法继续支撑这伤感的沉重的帷幕了（他摆出极其衰老的姿态；站在那里时甚至有点站不住的样子）。

然而她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极目所到之处似乎被清扫一空，没有可供谈论的东西；她只是惊愕地感到，拉姆齐先生站在那里时，他的目光悲哀地落在阳光照射的青草上，使草似乎也失去了颜色，并且给在折叠躺椅里看法国小说的那个脸色红润、懒洋洋的、心满意足的卡迈克尔先生的身影也蒙上了一层黑色的丧纱，仿佛在这个悲苦的世界里，一个炫耀自己的幸运的人的存在足以挑起人们最凄凉忧郁的思想。看看他，他似乎在说，看看我；真的，他的感觉一直都是，想想我吧，想想我吧。啊，要是那个大块头能飘到他们身边来就好了，莉莉心里在希望；要是她把画架支得离他近一两码该多好；一个男人，任何男人，都会终止这种感情的倾泻，停止这类悲叹。作为一个女人，她激起了这可怕的一幕；作为一个女人，她本该知道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像这样一句话也说不出地站在这里，作为女人真是件丢脸透顶的事。她应该说——该说些什么？——啊，拉姆齐先生！亲爱的拉姆齐先生！那位画素描的好心的老太太贝克威斯夫人肯定立刻就会这样恰当地说出来的。可是莉莉不行。他们站在那里，和整个世界都隔绝开了。他那强烈的自艾自怜，他对同情的需求倾泻扩散，在她脚边形成了个个水

坑，而她这个糟糕的罪人只会把裙子提到脚脖子上面，免得弄湿了。她沉默着站在那里，手里紧抓着画笔。

感谢老天！她听见房子里传出了声音。詹姆斯和卡姆想必就要出来了。但是拉姆齐先生似乎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便把浓缩在一起的他的悲哀、他的年纪、他的虚弱、他的孤寂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一股脑儿地压在她那孤零零的身体上。而突然他又生气地把头不耐烦地往后一仰——因为，毕竟哪个女人能抵制得了他的魅力？——他注意到自己的靴子带散开了。这还真是双出色的靴子，莉莉低头看着靴子，心里在想：一双巨大的雕花皮靴；和拉姆齐先生身上穿的每件东西一样，从磨损的领带到半扣着的背心，毫无疑问都带有他个人的特征。她能想像它们自己往他的房间里走去，没有拉姆齐先生它们也会表现出他的悲怅、乖戾、暴躁，他的魅力。

“多漂亮的皮靴！”她惊叹道。她为自己感到羞愧。在他要求她安慰他的心灵的时候却去赞扬他的靴子；当他向她伸出了流血的双手、显露了备受折磨的心、要求得到她的同情时，却愉快地说，“啊，可是你的靴子多漂亮呀！”她知道他有理由大发脾气，把她说得一钱不值，于是就抬起头来等待他发作。

但是拉姆齐先生反而笑了。那阴郁的、像蒙着层层帷幕的脸色和虚弱之态从他身上蜕脱掉了。啊，是的，他说着抬起脚让她看他的靴子，这是第一流的靴子。在英国只有一个人会做这样的靴子。靴子是人类的主要祸根之一，他说。“制靴匠，”他声称，“的宗旨就是折磨和弄残人脚。”他们还是人类中最顽固最违反常情的家伙。他青年时期大半时间都花在找人做出按应该的做法来做的靴子上了。他要她注意到（他抬起右脚，然后又抬起左脚），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形状做得和这双一样的靴子。而且还是用世界上最好的皮子做的。大多数的皮子和牛皮纸或硬纸板差不多。他得意地看着自己仍然高高跷起的脚。她感到他们来到了一个阳光明媚

的岛上,这里是和平的世界,由健全的神智所统治,阳光永远照耀:这座上帝赐福的好靴子岛。她对他产生了好感。“让我来看看你会不会系鞋带。”他说。他对她那个不结实的系法大不以为然,用自己创造的法子系给她看。一旦系好了,就永远不会散开。他三次系上她的鞋带,又三次把它解开。

为什么在他弯腰给她系鞋带这个完全不相宜的时候,她却被对他的同情折磨,因而在她也弯下腰去时,血涌上了她的脸,想到自己的麻木无情(她曾称他为演戏的人),她感到眼睛发涨、泪水刺痛了眼睛?他在给她系鞋带时,她觉得他似乎是个无限悲怆的形象。他系鞋结。他买靴子。在拉姆齐先生所走的人生旅途上无人能帮助他。但就在她想说什么、也许可能说出点什么的时候,他们来了——卡姆和詹姆斯。他们出现在平台上。他们慢吞吞地并肩走了过来,两个严肃、满脸愁容的人。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带着这么一副样子走过来?她不禁感到有点不高兴;他们可以快活一点;现在他们要出发了,她自己没有机会给予他的东西,他们可以给他。她这时突然感到一阵空落落的;一阵灰心失意。她的感情来得太晚了;现在这份感情出现了;但他已不再需要了。他变成了一个有身份的老人,根本不需要她了。她觉得受到了冷落。他把一只背包往肩上一背,把小包分给大家拿着——有好几个捆得不怎么样的牛皮纸包呢。他打发卡姆去拿件斗篷。他看上去完全像个为远征作准备的队长。然后他掉转身去,穿着那双出色的靴子,踏着坚定的军人的步伐,抱着牛皮纸包,领头沿小路走去,孩子们跟在后面。她觉得两个孩子看上去像是被命运奉献给了某种严峻艰巨的事业,而他们顺从地去了,他们年纪还不大,还能默然追随在父亲的身后,但他们神色黯淡的眼睛却使她感到他们在无言地忍受着某种超出了他们年龄的痛苦。就这样他们走出了草坪,莉莉觉得自己似乎在看着一支队伍前进,尽管步履不很坚定,劲头不很足,但靠着某种共同的感情的力量的驱

使,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连队,给了她奇特而强烈的印象。他们走出草坪时,拉姆齐先生有礼貌地但十分冷淡地举起一只手向她致意。

但这是怎样的一张脸啊,她心里想,立刻发现并没有人向她索取的同情使她苦恼,想要得到表达。是什么使这张脸成为这个样子的?是一夜又一夜的思考,她猜想——思考关于厨房桌子的现实性吧,她记起了在她不清楚拉姆齐先生究竟想些什么的时候,安德鲁当时给她的那个象征性回答。(她想到,他被炮弹的碎片击中,当场就死了。)厨桌是某种想像中的、严肃的东西;某种赤裸的、坚硬的、非装饰性的东西。它并不多彩;棱角分明;绝对的平淡无奇。但是拉姆齐先生总是盯着它,决不允许自己的注意力被分散或受到欺骗,直到他的脸变得疲惫严峻,具有了这种深深打动她的朴实本真的美。这时她又想起(她仍站在他离去时她站的地方,手里拿着画笔),烦恼也侵蚀了他的脸——一些不太高尚的烦恼。她猜想,关于那张厨桌的思考他一定也有过疑虑;那张桌子是否真实;他花在它身上的时间是否值得;他究竟能否找到什么结果。他有疑虑,她觉得,不然他就不会对别人有这么多的需求。她疑心他们有时深夜所谈的就是这些;于是第二天拉姆齐夫人就显得很疲倦,而莉莉就会为某件可笑的小事对他发火。但是现在没有人和他谈那张桌子了,或是谈他的靴子、他怎么打结;他像只狮子寻找能够吞食的猎物,他脸上的那一丝绝望和夸张的表情使她惊恐,使她拉紧裙子裹住自己。接着她回想起他突然恢复了生气(当她夸他的靴子时),突然振奋起来,突然恢复了活力和对于普通的凡人小事的兴趣,但这些也迅即消失改变(因为他总是在变,从不掩饰),变成了她从没见过的最后的那个样子,她承认,这使她对自己的烦躁易怒感到羞耻,因为他似乎已经摆脱了烦恼和奢望,不再希望得到同情和称赞,进入了另一个境界,仿佛被好奇心所吸引,和自己或别人进行着无声的交谈,在她目力不能及之处走在那小小

的队伍的前面。真是一张非同寻常的脸！园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3

这么说来他们走了，她想道，宽慰又失望地叹了口气。她的同情似乎像只弹了回来的刺莓，对着她的脸飞了过来。她有种奇怪的被分裂了的感觉，好像她的一半被吸引去到了那里——这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雾蒙蒙的；今天早晨灯塔显得非常遥远；另一半则固执地、牢牢地固定在这里的草坪上。画布在她眼前似乎飘了起来，一片白色，坚定不移地把自己放在了她的面前。它似乎用冷冷的目光在指责她这种匆忙和激动；这种愚蠢的念头和感情的浪费；当她杂乱的感觉（他走了，她非常为他难过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匆匆散去时，它断然把她召唤回来，让宁静在她的心中扩散；然后是一片空虚。她茫然望着那依然毫不妥协地盯着她的白色画布；再从画布转向花园。她记得有什么东西（她站在那里，眯起皱巴巴的小脸上的那双中国式的小眼睛），记得和那些横七竖八的线条有关的、在那有着片片蓝色和棕色暗影的绿色树篱中有着什么东西留在了她的心中，并且在那儿系了一个结；于是在一些零星的时刻，比如在沿着布隆普顿路行走的时候，在梳理头发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会情不自禁地在想像中画着那幅画，眼睛掠过画面，解着那个结。但是脱离画布虚无缥缈地设想画面和真正拿起画笔画下第一笔来，这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拉姆齐先生在的时候，由于慌乱她拿错了一枝画笔，紧张之中把画架插进地里，角度也不对。现在她已经纠正过来了，在纠正的过程中她抑制下了不恰当的不相干的思绪，它们引得她注意力分散、使她记起自己怎样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和别人有着如此这般的关系。她抬手举起画笔。在痛苦但激动的如痴如迷的状态中，

画笔颤抖着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从哪儿开始呢？——这是问题之所在：在哪儿落下第一笔？在画布上画下了一根线条就意味着要承担无数的风险，经常要做出无法更改的决定。所有在头脑里显得简单的事到了实践中立刻变得复杂起来；就如从悬崖顶上看，波浪形状匀整对称，但对于在波浪中游泳的人，浪和浪之间却被险恶的漩涡和翻腾着白沫的浪峰隔开。尽管如此，险是非冒不可的；第一笔终于画了下来。

她是带着一种仿佛既被鞭策向前同时又必须抑制自己的奇特的肉体上的感觉画下迅速的、决定性的第一笔的。画笔落了下来。它在白色的画布上轻轻抹上了一道棕色；留下了一片连续的色痕。她又画了一笔——再画了一笔。就这样停上片刻，轻轻画上一笔，她的动作具有了舞蹈般的节奏，仿佛停顿是节奏的一个部分，一笔一笔是节奏的另一部分，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她就这样轻快而迅速地停停画画，在画布上画下了一些连起来的、显得怯生生的棕色线条，它们刚一落到画面上就围起了一片空间（她感到它赫然显现在她面前）。在一个浪谷里她看见下一个波浪越来越高地向她涌来。有什么能比那个空间更令人生畏的呢？现在她又处于这种情况之中了，她想，一面退后一步观察画面，被拉出了与人们的交往、闲谈、生活的圈子，推到她这个难对付的宿敌面前——这个东西，这个真理、这个现实，突然抓住了她，在表面现象的背后赤裸裸地出现，完全支配了她的注意力。她挺不愿意、挺勉强。为什么总要被硬拉出来拽走？为什么不能不受干扰地在草坪上和卡迈克尔先生聊天？这总还是一种严格的交流方式。其他崇拜的对象都满足于受崇拜；男人、女人、上帝，都让你跪拜在地；但是这种严格的交流方式，哪怕只是关于在柳条桌上显现的白色灯罩的形状，都会激起她投入永恒的论争，鞭策她去进行一场注定会被击败的战斗。每次都是这样（她也不知道是出于她的天性还是因为她是女人），在她把流动性的生活结晶成绘画之前，她总有片刻时间感到

处于裸露无防的状态,像个尚未出世的灵魂,一个被剥夺了躯体的灵魂,在某个向风的极顶上犹豫,毫无保护地暴露着,遭受一切疑虑的狂风的吹袭。那么她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呢?她看着轻轻画上了连续的线条的画布。它可能会被挂在仆人的卧室里。它可能会被卷起来塞在沙发下面。那么画它还有什么用处呢,而这时她听到了一个声音,说她不会画画,说她没有创造性,她仿佛被卷进了一股习惯的潮流之中,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脑子里变成了经验,结果是你重复着一些话而不再意识到这些话最初是什么人说的。

不会画画,不会写作,她单调地喃喃道,同时焦急地考虑着她该采取什么方案着手行动。因为那大片的图景耸现在她面前;突现出来;她感到它压向她的眼球。这时,仿佛某种润滑她的官能所必需的液体自动地喷射了出来,她开始不很有把握地用画笔去蘸蓝色和红棕色的颜料,这儿画上一笔,那儿画上一笔,但是现在画笔比原来沉重了,移动得也慢了。好像与她所看到的景物所产生的某种节奏合上了拍(她不住地看一眼那片树篱,看一眼画布),所以当她的手充满了生命力微微颤抖时,这个节奏的力量足以载负着她随着它的流动前进。很显然她正在丧失对身外事物的知觉。在她对身外事物、她的名字、她的个性、她的外貌、以及卡迈克尔先生是否在那里全都失去了感知的时候,她的大脑不断从深处涌现出各种景象、姓名、言论、以及记忆和想法,就像一个喷泉喷洒在那片耀眼的、可怕地难以对付的白色空间上,而她则用绿色和蓝色在上面创造形象。

查尔斯·坦斯利过去老爱这样说,她想起来了,女人不会画画,不会写作。当她就在这个地方作画时,他会从她背后走上来,紧挨着站在她旁边,这是她最讨厌的事。“粗质板烟丝,”他说,“五个便士一盎司”,标榜自己的贫穷和原则。(但是战争使她失去了女性的尖刻。可怜的家伙们,她想,可怜的男女们,卷进了这样的混乱

局面。)他走到哪儿都在胳膊底下夹本书——一本紫皮的书。他在“工作”。他坐在那儿,她记得,在强烈的阳光下工作。晚餐时他会坐在她视野的正当中。可是,她想道,毕竟有过海滩上的那一幕。这情景应该记住。那是一个刮着风的上午。大家都到海滩上去了。拉姆齐夫人坐在一块岩石旁写信。她写了又写。“啊,”她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漂在海里的什么东西,说道,“那是只捕龙虾用的篓子吗?还是一条翻了的小船?”她眼睛非常近视,所以看不清楚,这时查尔斯·坦斯利变得别提多好了。他开始打水漂儿玩。他们挑扁平的小黑石头扔出去,使它们飞掠过水面。拉姆齐夫人时不时地抬起眼睛从眼镜上方看过来,取笑他们。他们说了些什么她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她和查尔斯扔石头,突然相处得非常好,而拉姆齐夫人则看着他们。她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拉姆齐夫人,她想道,往后退了一步,使劲眯起了眼睛。(当她和詹姆斯一起坐在台阶上的时候,一定极大地改变了她的构想。一定会有影子的。)拉姆齐夫人。当她想到自己和查尔斯打水漂以及海滩上的整个情景,不知怎的感到一切都取决于拉姆齐夫人坐在那块岩石下,膝头放着一本拍纸簿在写信。(她写了无数的信,有时候信被风刮跑了,她和查尔斯只抓回来一页,没给吹到海里去。)但是人的灵魂里有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她想。那个坐在那边一块岩石下写信的女人使一切事物化为单纯;使这些怒气和烦躁像破衣烂衫般落到地上;她把这个那个放到一起,从愚蠢无聊和怨恨恼怒中(她和查尔斯互相争吵攻击,愚蠢无聊,相互怨恨)制造出某种东西——例如海滩上的一幕,这充满友谊和好感的片刻——在这么多年之后仍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她只要稍加回忆,对坦斯利的记忆就会重现心头,它几乎像一件艺术品留在她的心中。

“像一件艺术品,”她重复道,眼睛看看画布,看看客厅的台阶,然后又回到画布上。她一定得休息一会儿了。她一面休息,一面茫无表情地在画布和台阶间移动着视线,而那个永远在她心灵的

天空中盘桓的老问题,那个巨大的、一般性的问题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她把绷紧的感官放松下来以后,很容易变得具体,在她的上空停留下来,笼罩着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此而已——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一个随着年华的消逝会向你越逼越近的问题。那伟大的启示从来没有出现。也许那伟大的启示永远也不会出现。出现的是日常生活中小小的奇迹、启发、仿佛在黑暗中意外地擦亮了火柴;眼前就是这样:这样、那样、等等的事物;她自己和查尔斯·坦斯利和冲击海岸的浪花;拉姆齐夫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拉姆齐夫人说“生命在这里凝固了”;拉姆齐夫人将那一刻变成了永恒(正如在另一个领域里莉莉自己也试图将那一刻变成永恒)——这件事具有启示的性质。在混乱之中有了形态;外部世界的飘移和流动(她看着飘过的云彩和颤动的树叶)被固定了下来。生命在这里凝固了,拉姆齐夫人说。“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夫人!”她不断喊道。莉莉得到这个启示,应归功于拉姆齐夫人。

四周一片静寂。房子里的人似乎还没有起床。她看着它在晨光中熟睡,树叶映在窗子上,使玻璃呈现一片蓝色和绿色。她对拉姆齐夫人的隐隐的思念似乎和这幢寂静的房子、这缕轻烟、这清晨纯净的空气产生了共鸣。它朦胧而虚幻,却是惊人地纯洁、激动人心。她希望不要有人开窗或走出房子来,好让她继续独自思考、画画。她转向了画布,但是在某种好奇心的推动下,在她未能表露的同情心所造成的不安的驱使下,她走到离草坪尽头一两步的地方,看看她是否能够看见那一小队人在海滩上准备张帆起航。在下面海滩上,在漂浮的小船之间,有的帆还卷着,有的正缓慢地移动着,因为海面十分平静,其中有一条船离别的船比较远。这条船这时正在升起帆。她判定就在那条离得很远的悄没声息的小船上坐着拉姆齐先生和卡姆、詹姆斯。现在他们已经把帆升了起来;现在,船帆在片刻无力地耷拉和犹豫之后便胀满了风,她在深沉的寂静中看着小船谨慎地超过其他船只,向大海驶去。

帆在他们头顶上飘动。海水欢快地拍打着在阳光下懒洋洋停滞不动的小船的船舷。时而一阵微风吹皱了船帆,但轻轻波动过后一切又静止下来。小船根本一动不动。拉姆齐先生坐在船的中间。很快他就会失去耐心了,他们看着父亲,詹姆斯这样想,卡姆也这样想,他紧蜷着腿坐在船中央他们两个人之间(詹姆斯掌舵,卡姆独自一人坐在船头)。他最恨逗留着不动。果然,他烦躁不安地熬了一两秒钟以后,就对麦卡利斯特的儿子说了几句厉害的话,于是他拿出桨开始划了起来。但是孩子们知道,只要船不能飞一般地前进,他们的父亲是永远不会满意的。他会不断盼着起风,坐立不安,低声叨唠,麦卡利斯特和他的儿子会听见他的话,会感到特别不舒服。是他硬逼着他们来的。他们气得直希望永远不要起风,让他的希望统统落空,因为是他违背他们的意愿硬逼着他们来的。

在走下海滩去的路上他们一起落在后面,尽管父亲在无声地命令他们“走快点,走快点”。他们低着头,仿佛一阵无情的狂风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不可能和他谈谈。他们必须得来;他们必须照他的话办。他们必须抱着牛皮纸包跟在他身后。但是他们一面走一面默默地发誓,他们要相互支持实现那个伟大的盟约——至死反抗暴行。因此他们就那样坐着,一声不响,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有时看上他一眼,见他蜷腿坐在那儿,紧皱眉头,烦躁不安,鼻子里不住地发出焦躁的哼咏声,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哝,不耐烦地等着起风。而他们则希望一点风都没有,他的希望统统落空。他们希望整个的远游无法实现,不得不抱着牛皮纸包折回海滩去。

但是现在,当麦卡利斯特的儿子划出去了一点儿以后,帆慢慢转了过来,船加快了速度,船身平稳下来后,便箭一般飞驶而去。马上拉姆齐先生仿佛卸下了重负,他伸直双腿,拿出烟叶袋,咕哝着递给了麦卡利斯特,孩子们知道,尽管他们感到痛苦,他却心满意足。现在他们会这样一连几个小时航行下去,拉姆齐先生会向老麦卡利斯特问个什么问题——可能是关于去年冬天的那场大风暴——老麦卡利斯特会回答他,他们就会一起抽烟斗,麦卡利斯特会用手指拿起一根涂过柏油的绳子或者打结或者解扣儿,他的儿子钓鱼,跟谁都不说话。詹姆斯于是将不得不把眼睛一直盯在船帆上。因为如果他忘记这样做,那么帆就会皱拢起来打颤,船的速度就会慢下来,拉姆齐先生就会厉声说,“注意!注意!”,老麦卡利斯特就会在座位上慢慢转过身来。就这样,他们听见拉姆齐先生问了些关于去年圣诞节那场大风暴的情况。“那条船绕过那个岬角驶来,”老麦卡利斯特说道,形容圣诞节的那场风暴。那时有十条船已经被迫开进海湾里面来避风,他看见“一条在那儿,一条在那儿,一条在那儿,”(他慢慢指着海湾各处,拉姆齐先生的脑袋跟着他的手转)。他看见有三个人紧抱着桅杆。然后那船就沉了。最后他们把船推走了,他继续说道(但是两个孩子生气地沉默着,只听见了零星的几个字,他们坐在船的两头,他们至死反抗暴行的盟约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最后他们把船推走了,他们放下了救生艇,把她推到了岬角以外——麦卡利斯特叙述着;虽然他们只听见了片言只语,却一直意识到父亲的存在——他怎样向前探着身子,怎样使自己的声音和麦卡利斯特的声音协调起来;怎样一面抽着烟斗一面看着麦卡利斯特指的这个那个地方,玩味着那场风暴、漆黑的夜、和渔民在那里奋斗的情景。他喜欢男人黑夜中在刮着大风的海滩上卖命苦干,用智慧和体力与风浪搏斗;他喜欢男人这样干活,而女人应该持家,当男人在风暴中葬身海底时,她们在屋子里坐在熟睡的孩子身旁。这一点詹姆斯看得出来,卡姆也看得出

来(他们看看他,又看看对方),他们从他突然抬起头来、从他的全神贯注、他说话的声调口气中看出了这一点。他在询问麦卡利斯特关于在风暴中避入海湾的那十一条船时,声音中带上了些微苏格兰口音,使他自己也有点像个农民。十一条船中有三条沉没了。

他得意地看着麦卡利斯特所指之处;卡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他感到骄傲,她想,要是他当时在场,他一定会放下救生艇,去到失事的船只所在之处,卡姆想。他是这样的勇敢,这样充满了冒险精神,卡姆想。但是她记起了那个盟约;至死反抗暴行。他们的不满沉重地压着他们。他们是被迫来的;他们是被命令来的。他又一次以自己的忧伤和权威来压他们,让他们按他的意志行事,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拿着这些大包小裹到灯塔去,就因为这是他的希望;他为了自己的满足要纪念死者,他们就得参加他的仪式;他们讨厌这样做,所以就磨蹭着跟在后面,把一天的高兴劲儿全给败坏了。

确实,迎面吹来的风令人感到清新。小船倾斜着破浪前进,切开水面,掀起绿色的瀑布、飞沫和急流。卡姆低头看着下面的泡沫,看着大海和它的无穷宝藏,船的速度令她入迷,她和詹姆斯之间的纽带松开了一点。它松弛了下来。她开始思索。小船走得多快啊!我们往哪儿去?船的运动令她入迷,而詹姆斯呢,他的眼睛紧盯着帆和地平线,严峻地掌着舵。但是当他掌舵时,他开始想到他可能逃避;他可能摆脱这一切。他们可能在什么地方着陆;那时就自由了。他们互相对看了片刻,速度和变化造成了两个人的逃避感和兴奋感。但风也使拉姆齐先生产生了同样的兴奋感,在老麦卡利斯特转过身去把钓鱼线扔下水去时,他大声叫喊道,“我们死去了,”然后又说,“各自孤零零地死去。”随即和平时一样感到一阵后悔或羞愧,然后恢复了镇静,向岸上招手。

“看见那所小屋子了吗,”他指点着说,希望卡姆朝那儿看。她很不愿意地直起身子来看。可是是哪一所呢?她已经分不出来山

坡上哪所房子是他们的了。所有的房子都显得遥远、宁静而陌生。海岸看上去优雅、遥远、虚幻。他们航行的这点距离已经使他们之间隔得很远，改变了海岸的样子，它显得镇静自若，渐渐退去，和他们不再有任何关系。哪所房子是他们的？她看不出来了。

“但我在波涛更为汹涌的海底，”拉姆齐先生喃喃道。他找出了他们的房子，看到了它，他就看到了他自己在那所房子里；他看到自己在平台上散步，孤身一人。他在花盆之间徘徊；他似乎感到自己弯腰驼背，非常衰老。他坐在船上也弯下了腰，蜷缩在一起，立刻进入了角色——一个凄凉孤独的男人，一个鳏夫，失去了妻子；因此他把成群的对他充满同情的人召唤到他面前；当他坐在小船里时给自己演出了一幕小小的戏剧；这幕剧要求他显得衰老、虚弱、悲伤（他抬起手来，看到它们是多么瘦，以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幻想），这样就有大量的女人对他表示同情，他想像她们将怎样给他以慰藉和同情，因而在梦中反映出了女性的同情所给予他的极度的愉快，他叹了口气，轻声哀伤地吟诵，

但我在波涛更为汹涌的海底
比他淹没在更深的深渊，

所有的人都清楚地听到了这哀伤的诗句。卡姆惊得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她感到震惊——她感到愤慨之极。她的动作唤醒了她父亲；他不由地一抖，停止了吟诵，大声叫道：“快看！快看！”声音是这样急迫，使詹姆斯也回过头来看身后的那个小岛。他们都在看。他们看着那个小岛。

但是卡姆什么也看不见。她在想着织结着他们在那儿的生活岁月的那些小径和草坪已经消失了；它们已被抹掉；成了过去；成了虚幻的东西，而现在这才是现实；这条小船和带补丁的帆；戴着耳环的麦卡利斯特；海浪的轰鸣——这一切才是真实的。她想着

这一切,喃喃自语道“我们死去了,各自孤零零地死去”,因为她父亲的话不断冲击她的头脑,这时她的父亲看到她那茫然的目光,开始逗她。难道她不知道罗盘上标的方位吗?他问道。难道她分不出南北吗?难道她真的以为他们住在那边吗?他又指给她看他们的房子在哪儿,在那边,那些树的旁边。他希望她努力把方向辨得更准一点,他说:“告诉我——哪是东,哪是西?”他半取笑半责备地说,因为他无法理解一个不是绝对的低能却看不懂罗盘上标的方位的人的心理状态。可是她却看不懂。看到她那茫然、现在又带着惊恐的目光盯在根本没有房子的地方,拉姆齐先生忘记了自己的幻想;忘记了他如何在平台上的花瓮之间徘徊;忘记了女人们如何向他伸出了臂膀。他想道,女人总是这样;她们头脑之糊涂真是没治了;这是他从来没法理解的一件事;但事实就是如此。她——他的妻子——是这样。她们无法把任何事情清楚地记在脑子里。但是他对她生气是错误的;何况,难道他不是挺喜欢女人身上的这种糊涂劲儿吗?这是她们特有的魅力的一部分,我要让卡姆对我笑起来,他想道。她看上去很害怕。她一句话也不说。他捏住自己的手指,决心压低声音,并且抑制住多年来他可以任意支配、使人们同情他赞美他的、富有表现力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他要让她对他笑起来。他要找点什么简单轻松的事来和她谈。可是谈什么呢?因为,像他这样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之中,已经忘记该说些什么了。对了,有条小狗。他们有条小狗。今天谁在照看小狗?他问道。是的,詹姆斯看见在船帆衬托下姐姐的头,心里毫无怜悯地想道,现在她要屈服了。只剩下我独自和这个暴君斗争了。那个盟约就要留给他一个人去履行了。卡姆永远不会至死反抗暴行了,他看着她那悲伤、阴郁、屈从的脸,严厉地想道。就如有时发生的那样,云层遮住了一片绿色的山坡,气氛变得低沉,周围的群山也会笼罩在阴郁忧伤之中,似乎群山需要思考被云层遮住的、变暗了的山坡的命运,或同情、或恶意地幸灾乐祸:卡姆现在就是这样,

她坐在这些平静、坚定的人之中,感到自己被乌云笼罩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父亲关于小狗的问题;怎样抵抗他的恳求——原谅我,关心我;而立法者詹姆斯,膝上摊开放着永恒智慧的碑文(他放在舵柄上的手对于她具有了象征意义),在说,抵抗他。和他斗争。他说得非常对,非常公正。因为他们必须至死和暴行斗争,她心里想。在人类所有的品质中,她最尊崇的就是公正。她弟弟像神一般公正,她父亲最会乞怜哀求。她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看着她对它们在罗盘上的方位一无所知的海岸,想着现在草坪、平台和房子都已消失,那儿一片宁静,她想,该向谁屈服呢?

“贾斯珀。”她绷着脸说。他会照看小狗的。

她打算给小狗取个什么名字?父亲追问道。他小的时候有过一条狗,叫弗里斯克。她会屈服的,詹姆斯看着她脸上出现的表情,一种他记得的表情,心里想道。她们低头看着编织的活儿什么的,然后突然抬起头来。他记得有一道蓝光一闪,后来和他坐在一起的一个人笑了起来,屈服了,他非常生气。肯定是他母亲,他想,她坐在一张矮椅子上,他父亲高站在一旁。他开始在被岁月轻轻地、永不停止地一页页、一层层搁置在他脑海中的无数一连串的印象中搜寻;在气息和声音中搜寻;在各种人声中搜寻:刺耳的、空洞的、甜美的;灯光掠过,扫帚嗒嗒响;海浪轻轻冲刷海岸,一个男人大步走来走去,突然停住,笔直地高站在他们旁边。在回忆的同时,他注意到卡姆在用手玩水,眼睛盯着海岸,一声不吭。不,她不会屈服,他想;她不一样,他想。好吧,拉姆齐先生决定,如果卡姆不愿回答,他就不去打搅她了,于是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本书。但是她愿意回答他;她强烈地希望能除掉舌头上的什么障碍,说,哦,是的,弗里斯克,我就叫它弗里斯克。她甚至想说,它是不是那条自己在野地里找回家来的狗?但不管她如何努力,却想不出像这样的话来说,她热烈地忠实于他们的盟约,然而又要在不引起詹姆斯疑心的情况下,向父亲传递自己对他的爱的表示。她手玩着水

(现在麦卡利斯特的儿子捉到了一条马鲛鱼,它在船舱里蹦,腮里流着血),眼睛看着毫无表情地盯着船帆、或偶尔看一眼地平线的詹姆斯,心里想,你没有受到这种压力和感情的矛盾,这种强烈的诱惑。她的父亲正在口袋里摸索;再过一秒钟就要找到他的书了。因为没有任何人比他对她更具有吸引力;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声音、他的言语、他的急躁、他的脾气、他的怪癖、他的激情、他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我们死去、各自孤零零地死去、以及他的冷漠,对于她都是美丽的。(他已经打开了书。)但是,她笔直地坐在那里看着麦卡利斯特的儿子从另一条鱼的鳃里往外拔鱼钩,心里想,使人无法忍受的是他那极度的盲目和专横,它破坏了她的童年,引起了痛苦的风暴,以至于直到现在她还会在半夜惊醒过来,气得浑身发抖地记起他的某个命令或横蛮无理的态度:“干这个”,“干那个”;他的主宰一切:他的“服从我”。

因此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固执而悲伤地看着包围在宁静之中的海岸;仿佛那儿的人都睡着了,她想;像轻烟般自由,如幽灵般来去自由。在那儿他们没有痛苦,她想。

5

是的,莉莉·布里斯柯站在草坪边上断定,那是他们的船。那条船的帆是灰褐色的,现在她看见那船平贴在水面上,疾驶着穿过海湾。她想像他就坐在那里,孩子们仍然沉默不语。而她也无法影响到他。她没有能够给予他的那份同情沉沉地压在她心头。使她难以作画。

她向来感到他很难相处。她记得她从来不能够当着面赞扬他。这使他们的关系处于中性状态,没有任何性因素,而正是这个性因素使他在明塔面前大献殷勤,几乎到了轻浮的地步。他会给

她摘下一朵花，把他的书借给她。但是他能够相信明塔会读这些书吗？她在花园里走到哪儿都带着它们，把树叶夹在她读到的地方。

“你记得吗，卡迈克尔先生？”她看着老先生，很想问他。但是他拉下帽子半遮着前额；她猜他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幻想，再不就是躺在那里捕捉词句。

“你记得吗？”她走过他时很想问他，又一次想起了拉姆齐夫人在海滩上的情景；木桶在水里上下浮动；信页在空中飞舞。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这一幕仍保存了下来，萦回脑际、照得通亮、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而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后的一段漫长的时间中，一切都只是一片空白呢？

“那是只船吗？还是钓鱼的浮子？”她会问，莉莉重复着这话，很勉强地转身回到画布前。真得感谢老天，那片空白的问题依然存在，她心想，重又拿起了画笔。那片空白瞪着她。画面的整体平衡取决于这个砝码。画的表面应该明亮美丽，轻盈纤软，像蝴蝶翅膀上的颜色那样，色彩相互交融。但是在它的下面，整个结构必须用铁螺栓夹在一起。它将是你可以轻轻一吹就起皱、而同时一组马也休想拉得散的东西。她开始涂上一抹红色，一抹灰色，开始一点点按自己的意愿塑造这片空白。同时她又似乎在海滩上坐在拉姆齐夫人的身边。

“那是只船吗？还是只木桶？”拉姆齐夫人问。她开始到处找眼镜。找到了以后，她默默地坐在那儿，看着大海。莉莉不断画着，感到似乎有扇门被打开了，她走进去，站在一个教堂般高大、非常幽暗、非常肃穆的地方，默默地环顾四周。叫喊声从一个遥远的世界传来。轮船冒着烟柱消失在地平线上。查尔斯扔着石片，使它们跳跃着掠过水面。

拉姆齐夫人默默地坐着。莉莉想，她很高兴能静静地休息，不必与人交流；在人际关系最朦胧的状态中休息。谁能知道我们是

什么样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即使是在亲密的时刻,谁又能说,这就是真知?拉姆齐夫人可能会问,说了出来岂不扫兴(这样沉默地和她在一起的情况似乎经常出现)?难道这种沉默不能更好地表达内心?至少那一刻似乎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她在沙上捣出了一个小洞,然后又盖上了,仿佛将这完美的一刻埋在了里面。这一刻像一滴白银,她只消在里面蘸一下就能照亮往昔的黑暗。

莉莉退后几步好观察画布上画的整体状况。作画走的是一条奇特的道路。你往外走呀走,越走越远,直到最后你仿佛走到了一块架在海面上的狭窄的木板上,周围没有任何人。当她蘸蓝色颜料的时候,她同时也蘸入了过去。她记得这时拉姆齐夫人站起身来。该回宅子里去了——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全都一起从海滩往回走,她走在威廉·班克斯的后面,明塔在他们前面,袜子上有一个洞。那个破洞里露出一小块圆圆的粉红色的脚跟似乎在向他们炫耀自己!威廉·班克斯对它是多么反感,虽然就她记忆所及,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女性气质的湮灭、肮脏和杂乱、以及仆人离去、到中午床还没有整理好——他最厌恶的一切。他习惯地战栗着张开手指,仿佛要挡住一幅不堪入目的景象。这时他就是这个样子——把手挡在面前。而明塔继续在前面走着,想来保罗来接她了,她就和保罗一起去了花园。

雷勒夫妇,莉莉·布里斯柯回忆着,一面在挤一管绿色的颜料。她搜索着对雷勒夫妇的印象。他们的生活以一系列的片段场景出现在她的记忆中;其中一幕是在黎明时的楼梯上。保罗头天晚上回来得早,睡觉也早;明塔回来得晚。凌晨三点钟左右,明塔头戴花环,涂脂抹粉、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出现在楼梯上。保罗穿着睡衣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根拨火棍,以防碰上入室盗窃的贼。明塔站在楼梯半中间的窗前,在苍白的晨光中吃三明治,地毯上有一个洞。但是他们说了些什么?莉莉问自己,好像只要看着他们就能听见

他们的声音。很激烈的话语。明塔令人生气地继续吃她的三明治，说话的是他。他说的是气愤的、妒忌的话语，责骂她，声音很低，免得吵醒孩子，那两个小男孩。他神情沮丧、拉长了脸；她则招摇艳丽、满不在乎。结婚一年左右他们的关系就稀松了；这场婚姻结果很糟糕。

而这样，莉莉蘸了点绿色颜料，心里想道，这样来想像他们生活的情景就是我们所谓的“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喜欢”他们！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是她想像出来的；尽管如此，这就是她对他们的了解。她继续深入挖掘进入她的画作、进入过去的岁月。

还有一次，保罗说他“在咖啡厅里下象棋”。就凭这句话她又想像出了一整套的情节。她记起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她设想他如何给家里打电话，女仆说“雷勒夫人不在家，先生”，于是他决定也不回家。她想像看到他坐在某个阴暗场所的角落里，红色长毛绒的坐椅上沾满烟尘，那里的女招待和客人很熟悉，他和一个小个子男人下棋，这个人做茶叶生意，住在苏必顿。保罗对他就只有这么点了解。后来他回家时明塔没在家，后来就是楼梯上的那一幕，他手里拿着拨火棍好对付入室盗窃的贼（无疑也是为了吓唬她），话说得很厉害，说她毁了他的生活。总之当莉莉到里克曼斯沃滋附近的一所小别墅去看他们时，他们的关系紧张得可怕。保罗带她到花园里去看他繁殖的比利时兔子，明塔跟在后面哼着歌，赤裸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惟恐他告诉莉莉些什么。

明塔厌烦兔子，莉莉想道。但是明塔从未流露出来过。她从不说不说在咖啡厅下棋一类的事。她对此太敏感，惟恐提起。但是还是接着讲他们的故事吧——现在他们已经度过了危险阶段。她去年夏天有段时间住在他们家，汽车坏了，明塔不得不给他递工具。他坐在路边修车，她给他递工具时的样子——事务性的、坦率的、友好的——证明情况正常了。他们不再“相爱”；不了，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严肃的女人，头发梳成辫子，手里提个文件箱

(明塔曾充满感激地、几乎是带着羡慕地描述过她),她参加会议,在地价税和资本课税问题上和保罗有着共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变得越来越鲜明了)。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不仅没有使保罗和明塔婚姻解体,反而拯救了它。当他坐在路边她给他递工具时,显然他们是极好的朋友。

这就是雷勒夫妇的故事,莉莉微微笑了。她想像自己把这讲给拉姆齐夫人听,她会非常好奇地想知道雷勒夫妇后来怎么样了。她告诉拉姆齐夫人那桩婚姻不很成功时,会感到得意洋洋。

唉,死去的人,莉莉心想,她在画的构思上遇到了点障碍,使她停下来,退后了一英尺左右,琢磨开了。唉,死去的人!她喃喃道,你同情他们,你把他们撇在一边,甚至还有点蔑视他们。他们由着我们摆布。拉姆齐夫人已经离开了,消失了,她想。我们可以不顾她的愿望,通过改良把她的有局限性的陈旧观念摒除掉。她离我们越来越远。

莉莉似乎看见她在岁月的长廊的尽头,在那么多不和时宜的话里,偏偏嘲弄地说,“结婚吧,结婚吧!”(她在清早笔直地坐在那里,小鸟已在外面的花园里开始啾唧)。你不得不对她说,事情的发展全都违背了她的意愿。他们那样很幸福;我这样很幸福。生活完全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全部存在,就连她的美丽也一时变得落满灰尘、陈腐过时了。有一会儿功夫,莉莉站在那儿,太阳晒得后背发烫,她总结了雷勒夫妇的生活、感到自己胜过了拉姆齐夫人,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保罗如何到咖啡厅去,并且有个情妇;不会知道他如何坐在地上,明塔给他递工具;不会知道她如何站在那里画画,没有嫁人,甚至连威廉·班克斯也没有嫁。

拉姆齐夫人已经把这件事计划好了。如果她活着,也许她会硬让他们结婚的。那个夏天拉姆齐夫人已经认为他是“心眼最好的男人”了。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好的科学家,我丈夫说的”。而且他还是“可怜的威廉——我去看望他时,发现他家里一件像样的

东西也没有，真让我难过——连给他收拾鲜花的人都没有”。于是他们被打发一同出去散步，拉姆齐夫人带着那不易被人抓住的淡淡的讽刺口吻对莉莉说，她有个科学的头脑；她爱花；她非常严谨。拉姆齐夫人对婚姻的这种狂热是怎么回事？莉莉问自己，一面在画架前走来走去。

（突然，突然得就像流星划过天空一般，她脑海中似乎燃起了红色的火光，火光从保罗·雷勒身上发出，整个把他笼罩了起来。它像在遥远的海滩上的野蛮人作为某种庆典的象征而燃起的大火。她听到了熊熊的火声和燃烧的木材的爆裂声。周围许多英里之内的海面被映照得火红金黄。烟火中混合着酒的芳香，使她陶醉，因为她又一次产生了想纵身跳下悬崖，为寻找一枚珍珠胸针而被淹死的鲁莽的愿望。熊熊的火声和燃烧的木材的爆裂声使她恐惧和厌恶，产生了反感，仿佛她在看到它的壮丽和力量的同时也看到了它是如何贪婪地、可憎地吞噬了这幢房子里的宝贵财富，她感到憎恨。但是作为一个景象，其壮观程度超过了她经历中见过的一切事物，像天涯海角的一座荒岛上的烟火信号，年复一年地燃烧着，你只要一提“在恋爱”，保罗的火焰就会像现在这样马上燃起。火势减弱了，她笑着对自己说，“雷勒这两口子”；想起保罗如何到咖啡厅去下棋。）

不过她只是非常侥幸才逃过了婚姻这一劫难的，她心想。她在看着那张桌布，突然想到她要把那棵树移到中间去，并不需要嫁人，当时感到一阵巨大的喜悦。她现在感到可以勇敢地面对拉姆齐夫人了——这是对拉姆齐夫人之于她的惊人操纵力的礼赞。她说，干这个，人们就去干这个。就连她和詹姆斯坐在窗口的影子都充满了权威。她想起了威廉·班克斯因为她忽略了母子二人的意义而感到多么震惊。难道她不羡慕他们的美吗？他问。但是她记得当她解释这并不是出于不敬：那儿的光需要在那儿有个阴影，等等，威廉睁着聪明的、孩子般的眼睛听她讲述：她并不打算小看他

们都认为拉斐尔^①曾经处理得极好的一个题材。她不是在说挖苦的话。而是正好相反。感谢他那科学的头脑,他懂得了她的意思——证明了他不带偏见的理解力,这给了她很大的愉快和安慰。那么,她可以和一个男人严肃地谈论绘画了。真的,他的友谊是她生活中的乐趣之一。她爱威廉·班克斯。

他们一起到汉普顿宫去玩,他真是个十足的绅士,总是到河边散步,好让她有足够的时间用洗手间。这反映了他们关系的特点。在许多事情上都相互默契。那时他们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地在汉普顿宫众多的庭院中漫步,欣赏建筑的协调和满园鲜花,他便会一边走一边给她讲各种事情,透视法啦、建筑学啦,有时他会停下来端详一棵树,或湖上的景色,或含含糊糊地、神情冷淡地夸夸一个小孩(他没有女儿——这是他最伤心的事情),对于一个把这么多时间都化在实验室的男人来说,这种神态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一出门这个外部世界似乎就会使他眼花缭乱,因此他走得很慢,抬起手来遮住射进眼睛的阳光,停下脚步,把头使劲往后一仰,就为了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他会告诉她他的管家休息了;他必须买块新地毯铺楼梯。也许她愿意和他一起去给楼梯买块新地毯吧。有一次,一件什么事使他谈起了拉姆齐夫妇,他说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顶多不过十九或二十岁。她惊人地美丽。他站在那儿凝视着汉普顿宫的林阴路,仿佛他仍能在喷泉之间看到她的身影。

现在她凝视着客厅前的台阶。她通过威廉的眼睛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安详宁静,低垂着双眼。她坐在那儿沉思默想(那天她穿的是件灰色衣服,莉莉想道)。她低垂着目光。她永远不会抬起眼睛来的。是的,莉莉专注地看着,心里想,我肯定见过她这个样子,但穿的不是灰色衣服;也不是这么沉静、这么年轻、这么安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和建筑家。

详。这个身影很容易就来到了莉莉的眼前。她惊人地美丽。威廉是这么说的。但美并不是一切。美有它的不良后果——它来得太容易，来得太完整。它使生活停止——冻结了生活。它使人们忘记了心灵的小小骚动；脸上出现的红晕或苍白、某种奇怪的扭曲、某种光亮或阴影，这些使得那张脸一时变得难以辨认，然而却赋予了它让人永难忘怀的品质。在美的掩盖下抹平这一切要简单得多。但是，当拉姆齐夫人把前后翘起的布帽子往头上一扣、或当她跑过草地、或责备园丁肯尼迪的时候，她脸上具有的是什么样的神情？莉莉纳闷地想。谁能告诉她？谁能帮助她找到答案？

她很不情愿地从沉思中返回到外部世界中来，发现自己思绪已不在画上，她像看什么虚幻的东西一般茫然地看着卡迈克尔先生。他躺在椅子上，两手交叉着放在巨大的肚子上，既没有在看书，也没有睡觉，而是像个吃饱了就满足的动物在晒太阳。他的书已经掉在了草地上。

她很想直接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卡迈克尔先生！”于是他会和平时一样抬起那双朦胧呆滞的绿眼睛，仁慈地看着她。可是人们只有在知道要对别人说些什么的时候才会叫醒他们。但她想说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切的事。打乱并割裂思想的零星碎语什么也表达不了。“关于生活，关于死亡；关于拉姆齐夫人”——不，她想，她没法对任何人说任何事。一时的紧迫感之下说出的话从不能达到目的。词句飘向一侧，打在目标下方几英寸之处。于是人们就放弃了；那想法重又沉入心底；人们变得像多数中年人一样，谨慎、诡秘、眉间刻着皱纹，一付忧虑的神情。因为人们如何用语言表达这样的肉体的情感？表达在那儿存在着的空虚？（她正凝视着客厅的台阶；它们显得非常空落。）这是人的肉体上的感受，不是心灵上的。和空落落的台阶一起到来的肉体的感觉突然变得令人极端不快。想要却得不到，这使她全身产生了一种硬邦邦、空虚和紧张的感觉。想要却得不到——想要再想要——这是如何使

人悲痛、一而再地使人悲痛的事啊！啊，拉姆齐夫人！她默默地呼喊着，向着那个坐在船旁的存在，那个由她而生的抽象的形体，那个穿灰色衣服的女人，呼喊，似乎在责怪她的离去，责怪她离去以后又重新归来。她原觉得思念她似乎是很安全的。她是幽灵，是空气、是虚无、是一件白天黑夜任何时候由着你随意地安全地玩弄的东西，她也一直是这样一件东西，然而突然之间她却伸出手来如此使劲地折磨你的心。突然，客厅前空落落的台阶、客厅内椅子的饰边、在平台上打滚玩的小狗、花园里的草浪和风的低语，全都变成了华丽地装饰在一个完全空无的中心的四周的曲线和阿拉伯式的图案。

“这是什么意思？你如何解释这一切？”她再次转身向着卡迈克尔先生，想这样问他。因为在这个清晨，整个世界似乎都融化成了一个思想的深潭，一个现实的深湾，她几乎可以想像，如果卡迈克尔先生说了话，会有小小的一滴眼泪打破潭面的平静。那么然后呢？会有什么东西浮现。会有一只手伸出水面，一把刀闪出寒光。当然这都是一派胡言。

她产生了一个奇异的念头，觉得他还是听到了她未能说出来的话。他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老人，带着沾在胡子上的黄色污渍、他的诗作、和他那令人难解的一切，安详地航行在一个满足了他一切需要的世界上，她甚至认为他只需在草坪上他躺着的那个地方放下手去就能够捞起任何他所需要的东西。她看着她的画。她猜想他的回答会是——“你”和“我”和“她”都会死亡消失；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一切都在变；但是文字不会变，绘画不会变。然而，她想，画会被挂在阁楼上；会被卷起来扔在沙发底下；但即便如此，即使是那样的一张画，也还是不会变的。你可以说，甚至是这幅信笔涂画的东西，还不是那幅画成的画，而只是一个企图，也会“永远存在”，她打算这样说，或者只是无言地暗示出这层意思，因为这些字如果说出来，连她自己听了也会觉得过子吹嘘了；当她去看这画

时,她惊奇地发现她看不见它了。她眼中充满了滚烫的液体(她一开始并没有想到是眼泪),使视线模糊,并顺着面颊滚落下来,但并没有影响她嘴唇的坚定。她在其他的一切方面都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哦,是的!那么她是在为拉姆齐夫人而哭,却又并未意识到任何不快活吗?她又想像在和老卡迈克尔先生说话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呢?这意味着什么?事物会伸出手来抓住你吗;刀会砍伤人吗;拳头会攥紧起来吗?难道就没有安全了吗?无法懂得世界的规律吗?没有指导、没有庇护、而一切都是奇迹,只能从塔尖纵身跃入空中吗?难道,即使对老年人来说,这就是生活?——令人吃惊、出乎意料、神秘未知?片刻之间她感到如果他们两人都站起来,就在此时此地,在草坪上,要求得到一个解释,为什么生命是如此短暂,为什么如此费解?如果他们说时口气激烈,像两个有充分准备的、不应对他们隐瞒任何事情的人,那么美将会自动蜷缩起来,空白将被填满,那些空洞的装饰会构成形态;如果他们呼叫的声音够响的话,拉姆齐夫人就会回来。“拉姆齐夫人!”她说出了声来,“拉姆齐夫人!”眼泪流下了她的脸。

6

[麦卡利斯特的儿子拿过一条鱼来,从它身上切下方方的一块肉,放在鱼钩上做饵。这条身体残缺的鱼(仍然活着)被扔回了大海。]

7

“拉姆齐夫人!”莉莉呼叫着,“拉姆齐夫人!”但是什么也没有

出现。痛苦加强了。她想,痛苦竟然能够使人处于如此低能的状态!幸好老头没有听见她。他仍然慈祥、平静——如果你愿意这样想的话——仍然崇高。感谢上帝,没有人听到了她那不光彩的叫声,痛苦停止吧,停止吧!显然她还没有到失去理智的地步。没有人看见她跨出她那块狭窄的木板落入灭顶的水中。她仍然是一个拿着枝画笔站在草坪上的干瘪的老处女。

这时渴求的痛苦和强烈的愤怒(正当她觉得她永远不要再为拉姆齐夫人感到悲哀的时候,却又被召唤起了这份感情。早餐时面对着那些咖啡杯她想念拉姆齐夫人了吗?一点也没有)慢慢减轻了;悲伤后的宽慰是解毒剂,本身就是止痛的良药,同时更为神秘的是,她感觉到有一个人在这场,是拉姆齐夫人,暂时摆脱了这个世界加在她身上的重负,轻快地站在她的身边(因为这确实就是绝美的拉姆齐夫人),然后把去世时戴的白色花环举到额头。莉莉又一次挤出了几种颜料。她着手对付那片树篱。很奇怪她这样清楚地看到了她,带着平日的轻快步伐穿过田野,消失在淡紫色柔和起伏的田地中,消失在遍地的风信子或百合花丛中。这是画家的眼睛在作弄她。听到拉姆齐夫人死讯后的许多天,她都看见她像这个样子,把花环戴在额头上,和她的伴侣,一个影子,确确实实地穿过田野而去。这个景象,这个片段,具有令人感到慰藉的力量。无论她在哪里画画,在此处乡间或在伦敦,这个幻象都会来到她的眼前,她就会半闭着眼睛为这个幻象寻找一个基点。她俯视着火车车厢,公共汽车;她沿肩膀或面颊取线;看着对面的窗户;看着夜里亮起串串灯光的皮卡迪里广场。这一切都曾是茫茫的死亡之野的一部分。但总有什么东西——可能是一张脸,一个声音,一个报童叫卖《旗帜报》、《新闻报》的声音——穿透这一片茫茫,喝止她,唤醒她,要求她并最后成功地使她集中注意力,因此这个幻象就不断需要重塑。现在又是如此,她被某种本能的对距离和蓝色的需求所驱使,她向下面的海湾看去,把条条蓝色的波浪看做小丘,把颜

色更紫的空间看做多石的田野。和以前一样，一个不协调的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在海湾中央有一个棕色的斑点。那是一条船。是的，她马上就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是谁的船呢？拉姆齐先生的船，她答道。拉姆齐先生；那个举着手、神情冷漠、穿着漂亮的皮靴、率领着他的队伍、大踏步走过她身边的男人，他要求得到她的同情，而她拒绝给予他。那只船现在已经驶过了半个海湾。

早晨的天气非常好，只是偶尔吹过一丝微风。海天似乎浑然一体，船帆仿佛高挂在天空，云彩又仿佛落入了海中。遥远的海面上，一条轮船在空中画出一道浓烟，翻卷缭绕，久久不散，装点着这幅景色。空气仿佛是层薄纱，把万物轻柔地保存在它的网中，仅仅让它们轻轻地来回摆动。就像天气非常晴朗时常会发生的那样，悬崖似乎意识到了船只，船只也似乎意识到了悬崖，它们似乎互相发送着只有它们才理解的秘密信号。因为有时灯塔似乎离海岸很近，但这天早晨在一片氤氲之中却显得非常遥远。

“他们现在在哪儿？”莉莉看着大海，心里在想。他在哪儿，那个胳膊下夹着一个牛皮纸包、默默从她身边走过的非常衰老的男人在哪儿？那条船在海湾的中央。

8

卡姆望着上下波动、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宁静的海岸，心里在想，他们在那儿什么也感觉不到。她的手在海水中画出一道浪迹，她的脑子把绿色的漩涡和波纹构成各种图案，麻木而滞重地幻想自己在水下世界漫游，那里串串珍珠附着在白色的水花上，那里，在绿光下，她整个的心灵发生了变化，她的身体半透明地闪现在绿色的斗篷中。

这时，她手的周围的涡流减弱了。水停止了急速的流动；世界

充满了轻微的吱嘎声，可以听见海浪冲击和拍打船舷的声音，好像他们是停泊在港湾里。一切都似乎和人非常接近。詹姆斯两只眼睛一直盯着船帆，直盯得它变得像个熟人；这时这船帆完全耷拉了下来；船停了下来，在炎炎烈日下飘荡着等待起风；远离海岸，远离灯塔。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不动了。灯塔变得岿然不动，远处的海岸线变得固定住了。太阳更毒，大家似乎挨得非常近，都能感到相互的存在，而刚才他们几乎忘记了别人。麦卡利斯特的钓鱼线笔直地落入水中。但是拉姆齐先生继续蜷腿坐着看他的书。

他正在读一本亮亮的小书，封面有像鹬鸟蛋一样的杂色斑纹。当他们在令人讨厌的风平浪静中进退不得之时，他却时不时地翻过一页书。詹姆斯觉得他翻动每一页书时那特别的动作都是冲他来的：时而武断，时而命令；时而含有让人同情他的目的；在他父亲一页页翻读着那小小的书页的所有的时间里，詹姆斯一直害怕他会抬起头来对他厉声说些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滞留在这里？他会质问，或说些类似的不讲道理的话。詹姆斯想，如果他这样做，我就拿把刀刺到他心脏里去。

他脑海中一直保留着拿刀刺到他父亲心脏里去这个早已有之的象征。只有现在，在他长大了一些，坐在这里干生气地瞪着他父亲的时候，才意识到他想杀死的并不是他，不是那个看书的老头，而是落在他身上的那东西——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那头凶猛迅速的黑翅膀大鹰怪，爪子和利喙冰冷坚硬，它一而再地向你袭击（他能感到它在啄他的光腿，他小的时候被啄过的地方），然后飞走，而他又恢复了原样，一个老头子、非常忧伤、读着他的书。那鹰怪是他要杀死的，他要拿刀直刺它的心脏。无论他做什么——（他看着灯塔和远处的海岸，感到自己什么都可能去做）不论是经商、在银行、当律师、做企业的经理，他都要斗争，都要追拿并消灭——他称做暴行和专制的现象——即让人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剥夺

他们说话的权利。当他说，“到灯塔去”的时候，他们谁能说“可是我不想去”？干这个。给我拿那个。黑色的翅膀张开了，坚硬的鸟嘴撕啄着。而随后他又坐在那里读起书来；他可能会通情达理地抬起头来——谁也说不准。他可能和麦卡利斯特父子聊天。他可能会在大街上把一个金币硬塞进某个冻僵了的老妇的手中，詹姆斯想；他可能在渔民的什么运动比赛上呐喊助威；他可能会因激动而挥舞胳膊。或者他可能坐在餐桌的一端，一顿饭从头到尾一声不吭。是的，小船在烈日下漂浮时詹姆斯心里在想；有这么一片极其荒凉严酷的覆盖着积雪和乱石的荒原；近来当他的父亲说了些什么令别人惊异的话时，他常常感到在那里只有两对足迹，他和父亲的。只有他们互相了解。那么这种恐惧，这种仇恨又是什么呢？他流连于往昔的岁月积存在心头的重重树叶层中，向树林深处窥探，那儿光与影交替变幻，扭曲了一切的形状，他在里面跌跌撞撞，一会儿是由于阳光刺目，一会儿是由于黑影难辨，极力想找到一个形象好使自己的感受冷却、超脱、以一个具体的形式得到圆满的表达。设想一下，也许就像一个幼童无助地坐在童车里，或某人的膝盖上，看见一辆马车不知不觉间压碎了一个人的脚？假设他先看见了脚，一只在草地上的、光滑的、完整的脚；然后他看见了车轮；然后同样的那只脚，已是被压碎了，一片紫红。但车轮是无罪的。因此现在当他父亲大清早大步沿走廊而来，敲门叫醒他们到灯塔去之时，那轮子就压过了他的脚，压过了卡姆的脚，压过了所有人的脚。他只能干坐在那里看着。

但是他想到的是谁的脚，这一切又发生在哪个花园里？因为这类景象都得有个发生的场所；生长在那儿的树木；开放的鲜花；某种光线；几个人影。一切都倾向于发生在一个没有这类阴沉气氛、没有这种乱舞双手的花园里；人们用普通的口气说话。他们整天进进出出。有一个老太婆在厨房里碎嘴唠叨；风把遮帘吹得在窗子里飘进飘出；花儿盛开，万物生长；夜晚，在所有的碗碟之上，

在长长的摇曳着的红色和黄色的鲜花之上会罩上一层极薄的黄纱,就像一片葡萄的叶子。夜晚一切都变得更静、更暗。但那叶子般的薄纱轻柔得光能将它掀起,声音能使它皱起;他能透过它看见一个弯着腰的身影,听到衣服的沙沙声、链条的叮当声,时而走近,时而远去。

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车轮压过了那个人的脚。他记得有什么东西停留在他的头顶上方,它的影子笼罩着他;不肯离去;什么东西在空中活跃,什么干枯尖利的东西甚至落到了那里,像一柄剑,一把弯刀,击穿了甚至在那个幸福的世界里的树叶和鲜花,使它们干枯、凋零。

“会下雨的,”他记得父亲这样说 “你们不可能到灯塔去。”

那时灯塔是座银色的看上去朦朦胧胧的塔,有一只在黄昏时突然睁开的柔和的黄眼睛。而现在——

詹姆斯看着灯塔。他可以看得见刷成白色的岩石;那座光秃秃地直立着的塔;他可以看见塔身上刷着黑白的粗道道;他可以看见上面的窗户;他甚至都能看见摊晒在岩石上的洗过的衣服。这么说来这就是那座灯塔了,是吧?

不,他记忆中的那一座也是灯塔。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单一的。那一座也是灯塔。隔着海湾很难看清楚它的。黄昏时分你抬起头,就看见那只眼睛一开一闭,他们坐在凉爽愉快的花园里,它的光似乎能照到他们。

但是他停止了遐想。每当他说“他们”或“一个人”,然后开始听到某人走来时衣服的沙沙声,某人走开时链条的叮当声,他便对留在房间里的无论什么人的存在变得极为敏感。现在是他的父亲。气氛变得极其紧张。因为如果还没有风的话,那么很快他的父亲就会啪地把书一合,说:“现在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在这儿漂着不动啊?”就像以前有一次,他在平台上把利剑砍向了他和母亲,使她全身发僵,当时如果手边有把斧子、刀、或任何尖利的东

西,他就会一把抓起直刺他父亲的心脏。他的母亲全身发僵,后来她的胳膊松弛了,他便感到她不再听他说话了,她仿佛不知怎地站起来走开了去,剩下他在那里,无能为力、滑稽可笑、坐在地板上抓着一把剪刀。

没有一丝风。海水在船底发出扑突扑突的声音,三四条马鲛鱼在浅得没不住它们身子的水里拍打着尾巴。任何时候拉姆齐先生(詹姆斯几乎不敢看他)都可能惊醒过来,合上书,说出什么刺耳的话来;但是暂时他仍在看书,于是詹姆斯继续悄悄地接着回想,她是什么模样,那天她去了哪里?他悄悄地想着,仿佛他光着脚偷偷走下楼去,生怕踩上一块吱嘎响的地板而惊醒了看门狗。他开始跟在她后面从一间屋子到又一间屋子,最后来到了一间光线是蓝色的屋子里,仿佛是从许多瓷盘子上反射出来的光,她在那里和什么人说话;他听着她说话。她和一个仆人说话,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们今晚会需要一个大盘子。放在哪儿了——那只蓝颜色的盘子?只有她才说实话;他也只有对她一个人才说实话。也许这就是她对他有着永恒的吸引力的源泉;她是一个你可以把想到的什么话都告诉她的人。但是在他想到她的时候,他一直都意识到他的父亲在追随着他的思路,盯它的梢,使它颤抖、犹豫。

最后他停止了回忆;他坐在阳光下,手放在舵柄上,眼望着灯塔,没有力量移动,没有力量拂去一颗接一颗落在他心上的痛苦的微粒。似乎有一根绳子把他捆在那里,是他的父亲打的结,他只有拿把刀刺穿它才能逃脱……但就在那一刻船帆慢慢转了过来,渐渐被风鼓起,小船似乎抖了抖身子,然后半睡半醒地开始航行,随后她完全醒了过来,飞速破浪而去。这份轻松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又加大了,感到自在舒畅,从船侧斜抛下的钓鱼线又绷紧了起来。但他父亲并没有被惊动,他只是神秘地高举右手,然后又让它落回到膝盖上,仿佛在指挥着什么秘密的交响乐。

9

[海面上没有一丝斑痕,莉莉·布里斯柯想道。她依旧站在那儿远眺着海湾。大海像丝绸般在海湾伸展。距离有着奇妙的力量;她感到他们被吞没其中,一去不复返,成了大自然的一个部分。大海是如此平静,如此安宁。轮船本身已经消失了,但那一大股烟依然悬在空中,像一面低垂着的、哀哀惜别的旗子。]

10

那么它是这个样子的,这座岛屿,卡姆又一次把手指放在海水里,心里在想。她还从来没有从海上看到过它。它是不是就那样躺在海面上,中间凹进去,旁边有两块陡峭的岩石,海水从那儿涌入,在岛的两边远远地伸展开去。岛很小;形状有点像片竖立着的树叶。于是我们乘上一条小船,她想像,开始给自己讲一个从沉船上逃生的历险故事。但是海水流过手指,一丛海藻消失在身后,此情此景,使她不愿给自己讲述一个严肃的故事;她需要的是历险和逃生的感觉,因为在小船行驶之时,她想着的是,她父亲因她不懂罗盘刻度而生气,詹姆斯在盟约上的固执,以及她自己的痛苦,现在一切都悄然离去,都成为了过去,都顺流而去了。那么接着而来的是什么呢?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从深深插在水里的冰冷的手上涌出了一股快乐的泉水,这是来自心情的变化,来自能够逃生,来自历险(她竟然还活着,他竟然在这儿)。从这个不可思议突然涌出的快乐的泉水中洒下的水滴,散落在她心中黑黑的、昏昏欲睡的形影上;它们属于一个未被理解的世界,在黑暗中旋转,时而

从这里或那里捕捉到一个火星；希腊、罗马、君士坦丁堡。尽管它很小，形状像一片竖立着的树叶，洒满金光的海水涌入海湾、在它的四周流动，她设想它在宇宙中也有着一席之地——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小岛，对吗？她想在书房里的那些老先生是能够告诉她的。有时候她故意从花园进到里面去，就是为了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都在那里（可能是卡迈克尔先生或班克斯先生，又老又呆板），面对面坐在矮扶手椅上。她从花园进来的时候看见他们面前的《泰晤士报》乱七八糟，被翻得嚓嚓响，报上某人说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什么事；在伦敦街上挖出了一头猛犸象；或者猜测伟大的拿破仑长得什么样？然后他们用干净的手指（他们穿着灰颜色的衣服；身上有股石南植物的香气）把散乱的报纸归拢在一起翻阅，跷起二郎腿，偶尔简短地说句什么。她神情恍惚地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然后站在那儿，看她父亲写东西，他写得均匀整齐，从纸的一头写到另一头，偶尔咳嗽一声，或和对面的老先生简短地说上两句。她站在那里，书摊开着，心想，在这里，你可以让不论什么思想都像一片泡在水里的叶子一样伸展开来；如果你的思想在抽着烟的老先生和嚓嚓作响的《泰晤士报》之间进展良好的话，那么它就是正确的。看着父亲在书房里写东西，她想（现在是坐在船上）他最可爱，他最有智慧；他既不自负也不是个暴君。真的，如果他看见她在那里，在读着一本书，他会和任何人一样温和地问她，难道她不需要他给她点什么帮助吗？

她怕自己的想法错了，就看着正在读那本封面亮亮的有像鹌鹑蛋一样杂色花纹的小书的父亲。不，没有错。现在再看看他吧，她想大声对詹姆斯说。（但是詹姆斯的眼睛盯在船帆上。）他是一个爱挖苦人的畜生，詹姆斯会说。他总把谈话引到他自己和他的书上，詹姆斯会说。他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利己主义者。最糟糕的是，他是个暴君。但是你看！她说，眼睛看着他。现在你再看看他。她看着他蜷着腿读那本小书；她熟悉那本小书的发黄的书页，

却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麼。書上的字很小，印得密密麻麻的；她知道在書的衬頁上，他寫着晚飯花了十五個法郎；葡萄酒是多少钱；小費給了多少；所有的花銷都整整齐齐地加好寫在了頁末。但是這本在他的口袋裏放得磨圓了書角的書中寫的是什麼，她却一點都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麼他們誰都不知道。但他全神貫注在這本書中，以至於当他抬起頭來時，就像現在這樣，也不是為了看什麼東西；而是為了更準確地搞清某個想法。搞清了以後，他的思想又飛了回去，埋頭繼續看起書來。他讀書的時候，她想，就像是在帶領着什麼東西、或是哄趕着一群羊、或是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不斷奮力攀登；有時走得又直又快，披荆斬棘前行，有時又似乎被樹枝撞了、被荆棘刺痛了眼睛，但他可不會讓這些東西戰勝自己；他繼續前進，翻過一頁又一頁。她則繼續給自己講述一個關於從沉船上逃生的故事，因為当他坐在那兒時她感到安全；安全，就和當年她從花園悄悄溜進房間去時的感覺一樣，那時她拿下一本書，而那位老先生突然放低手裏拿的報紙，簡要地說了些關於拿破侖的性情的話。

她回過頭越過海面凝視着那座小島。但見這片樹葉的輪廓已開始模糊。島非常小；非常遙遠。現在大海已經比海岸更為顯要。波浪在他們四周起伏翻騰，一根木頭在一個波谷中翻滾；一只海鷗在一個浪峰上飛翔。她手指玩着水，心里想，大概就在這裡沉下過一條船，她夢一般恍惚地喃喃道，我們死去了，各自孤零零地死去。

11

這樣許多的東西都取決於，莉莉·布里斯柯看着沒有一絲斑痕的海面想道——它是如此柔和，船帆和白云似乎鑲嵌在大海的一片蔚藍之中——她想道，許多都取決於距離：別人離我們是遠還是

近；因为她对拉姆齐先生的感情随着他乘船在海湾中越驶越远而有了变化。似乎被拉长了，伸展开了；他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他和他的孩子们似乎被那蔚蓝的大海，被那段距离所吞没了；但是在这里，在草坪上，近在咫尺之处，卡迈克尔先生突然哼哧了一声。她笑了起来。他抓起掉在草地上的书，像头海怪样呼哧乱喘地重新在椅子上坐好。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离得是这样近。现在一切又归于平静。这个时候他们一定都起床了，她看着宅子猜想道，可是那儿毫无动静。不过，她想起来了，他们总是一吃完饭就离开，忙自己的事去了。这和清晨时分的这份安静、这份空寂和这份虚幻非常协调。有时事物就具有这种特性，她逗留了片刻，望着闪耀的长窗和那缕蓝色的轻烟，心想：它们变得虚幻。因此在长期旅行后归来，或病后初愈，在习惯之网尚未覆盖一切时，人们也会有这种同样的虚幻感，使人感到十分吃惊；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浮现出来。这时生活最最充满了盎然生机。你可以无拘无束。谢天谢地你不必装出轻快的样子穿过草坪，和走出屋子找个角落坐一坐的贝克威斯老太太打招呼，“啊早上好，贝克威斯夫人！今天天气多好啊！你真打算大胆地坐在太阳里吗？贾斯珀把椅子都藏了起来。请允许我去给你找一张来！”以及诸如此类的闲话。你根本用不着说话。你滑行于各种事物之间、之外，你抖动船帆（海湾里热闹起来，船只开始起航）。生活毫不空虚，而是充实得要溢流出来。她似乎深深地站在某种液体之中，在其间活动升沉，是的，这儿的水深不可测。里面倾入了这样多的生命。拉姆齐夫妇的、孩子们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流落飘零的生命。一个拿着洗衣篮的洗衣妇；一只白嘴鸦；一丛开花的芦苇；紫色和灰绿色的花；某种共同的感觉把一切结成了一个整体。

也许正是这种完满的感觉，使得她在十年前站在几乎就是现在她站的这个位置上，说出了：她想必是爱上了这个地方。爱有一千种形态。很可能有这样的恋人，他们的才能在于挑选出事物的

要素,将它们置于一处,从而赋予它们一种它们本身的生活中并不具有的完整性,使某些场景和人们的相聚(现在已全部离开、分散)结合成一种紧密的球体,思绪可以长久徘徊其上,爱可以在上面嬉戏。

她的目光停留在了拉姆齐先生的帆船所形成的棕色小点上。她猜想午饭时分他们可以到达灯塔了。但风大了,天空起了些许变化,大海起了些许变化,船全都改变了位置,片刻以前还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地固定着的景色现在不能让人感到满意了。风把烟迹吹散了;船只的位置也有让人看了不愉快之处。

海上出现的缺少平衡的景象似乎破坏了她自己心中的某种和谐。她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苦恼。当她转向她的画时,这感觉更加强了:她把早晨的时间给浪费了。不知为什么,她无法在两个相对的力量——拉姆齐先生和她的画——之间找到关键的平衡,而这是必需具有的。也许是构思上有什么毛病?她在想,会不会是墙的那道线需要断开,会不会是那一片树林的颜色太浓重了?她嘲笑着自己;她不是在开始时就觉得她已经把问题给解决了吗?

那么问题究竟是什么?她必须抓住那个躲闪着使她难以捕捉的东西。当她想到拉姆齐夫人的时候它躲闪开了;现在当她想到她的画时它躲闪开了。词句出现了。幻想出现了。美丽的词句。但是她想要捕捉的正是那刺激神经的东西,是未被加工成任何东西之前的事物的本身。抓住它然后再从头开始;抓住它然后再从头开始;她不顾一切地说,同时坚定地再一次把自己摆在了画架前。人类用来绘画或感觉的设备是一台可怜的机器,一台效率极低的机器,她心想: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出毛病;你必需英勇地迫使它继续运转下去。她凝视着,皱起了眉头。没错,树篱在那里。但是通过迫切的恳求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你盯着那道墙线,或者想像拉姆齐夫人戴着一顶灰帽子,结果得到的只是眼睛被晃得什么也看不见。她美得惊人。她想,如果会来,就让它自动来吧。因为

有的时候你既无法思考也无法感觉。而如果你既无法思考也无法感觉,她想,那么你身在何处呢?

在这儿草坪上,在地上,她想道,一面坐下来,用画笔扒拉着一片车前草,察看着。草坪上杂草丛生。她在这儿,坐在这个世界上,她想,因为她无法摆脱这种感觉,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如同一个在旅途上的人,即便他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在向火车窗外看去时,也知道他现在必须去看,因为他再也不会看见那个城镇,或那辆骡车,或在田里干活的那个女人了。这片草坪就是世界;他们一起在这里,在这个高出来的车站上,她想,一面看着老卡迈克尔先生,他似乎和她有同感(虽然他们始终一句话也没有谈过)。也许她以后再也不会看到他了。他越来越老了。而且,她记得,看着那只摇摇晃晃地吊在他脚上的拖鞋,她不禁笑了起来,他也越来越出名了。人们说他的诗是“如此之美”。他们甚至把他四十年前写的东西也拿去出版了。现在有一个叫卡迈克尔的名人了,她笑着想到一个人可以有多少种形态,在报纸上是那样,但在这儿却和从前完全一样。他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只是头发白多了。是的,他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但是她回想起,有人说过,当卡迈克尔先生听到安德鲁·拉姆齐的死讯时(他是被炮弹击中后立即死去的;他本应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的),他“失去了对生活的一切兴趣”。这意味着什么——这样一句话?她琢磨着。他有没有抓着根大手杖行进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他有没有独自坐在圣约翰树林自己的房间里,一再翻动书页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她不知道当他听到安德鲁牺牲的消息时都做了些什么,但她仍能感到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他们仅仅在楼梯上碰见时含含糊糊地打个招呼;抬头看看天,说天气是好还是不好。但她认为这也是了解人的一种方式:了解轮廓而不是细节,如同坐在自己的花园里看山坡泛着青紫色伸向远方长满石南的草原。她对他的了解就是这样的。她知道他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变

化。她从未读过一行他的诗。但她认为自己知道他的诗是怎么回事，节奏缓慢、音调铿锵。醇厚丰美。诗中写的是沙漠和骆驼。是棕榈树和落日。不带任何个人情感；它讲到死亡；很少讲到爱情。他身上有一种超然的气质。他很少对别人有什么需求。他不就曾经胳膊下面夹着报纸，带着几分尴尬蹒跚着走过客厅的窗口，尽力想避开他不知为何不怎么喜欢的拉姆齐夫人的吗？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总要让他停下来。他会对她鞠个躬。他会极不情愿地停下来，深深地一鞠躬。拉姆齐夫人很不高兴他无求于她，会问他（莉莉仍能听见她的声音）他要件外衣、一条小毯子、或者报纸吗？不，他什么也不需要。（此时他鞠了个躬。）她身上有某些品质他不怎么喜欢。也许是她的好支配人，她的过分自信，还有她的讲求实际。他总是那么直率。

（一个声音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客厅的窗子上——是铰链的吱嘎声。微风在戏弄着窗子。）

一定有人非常不喜欢她，莉莉想（是的，她意识到客厅前的台阶上空落落的，但却对她毫无影响。她现在不需要拉姆齐夫人了。）——觉得她是太自信、太严厉的人。可能她的美貌也让人不舒服。多么单调，他们会说，总是一个样子！他们更喜欢另一种类型——肤色较深、活泼愉快。而且她在丈夫面前太软弱了。她听任他当众发脾气。再说她太沉默冷淡。谁也不清楚她怎么了。而且（再回到卡迈克尔先生和他对她的反感）谁也不可能想像拉姆齐夫人会整个上午站在这里画画、躺在草坪上看书。这是难以想像的。她会一句话也不说，只有胳膊上挎的篮子表明她出门有事，便到城里去了，去到穷人那里，坐在某个闷热不通风的卧室里。莉莉经常看到，在大家游戏或谈论情绪正高时，她挎着篮子挺直身子一声不响地离去。她曾注意到她回来时的样子。她曾既觉得好笑（她摆弄茶杯时是多么有条有理）又觉得感动（她的美真是惊人）地想，因痛苦而闭上的眼睛曾经望着你。你曾经在那儿和他们在一起。

然后拉姆齐夫人会因为有人迟到、或者黄油不新鲜、或者茶壶有裂纹生起气来。在她说黄油不新鲜的整个时间里,你会想到希腊的神殿,想到美曾经在那儿和人们在一起。她从不谈起她去的地方——她就那样准时直接去到那儿。她的本能要她去,就像燕子本能地飞往南方,洋蓟本能地向着太阳,她的本能使她无误地转向人类,在他们心中筑巢。正像一切的本能那样,它使没有这种本能的人感到不快;对卡迈克尔先生可能就是这样,对她则肯定是这样。他们俩人都有点觉得这种行为是没什么作用的,这种思想是优越感的表现。她的这种行为对他们是一种非难,让世界往不同方向转折,他们看到自己的主张消失,因而使他们不得不抗议,并紧紧抓住在消失中的东西。查尔斯·坦斯利也像拉姆齐夫人那样:这也是人们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他破坏了别人世界的平衡。她想,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一面懒洋洋地用画笔扒拉着车前草。他得到了研究员的头衔。他结了婚;住在戈尔德绿地。

战争期间,有一次她走进一个礼堂,听见他在讲演。他在痛斥着什么:他在谴责什么人。他在鼓吹兄弟般的友爱。而她感到的只是,他怎么可能爱他的同类?他对画一窍不通,曾经站在她身后抽着劣质烟丝(“五便士一盎司,布里斯柯小姐”),而且认为有责任告诉她女人不能写作,女人不能画画,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一点,而是为了什么古怪的原因他希望是这样。现在他在那个讲台上,身材瘦削,满脸通红,声音沙哑,鼓吹着友爱(在她用画笔扒拉着的车前草丛中有许多蚂蚁在爬来爬去——充满活力的红蚂蚁,挺像查尔斯·坦斯利)。她坐在空着一半的礼堂里的座位上,嘲笑地看着他往那片冷飕飕的空间里灌注友爱,突然,她的眼前出现了随海浪上下起伏的那只旧木桶或是什么的东西,以及拉姆齐夫人在卵石中找眼镜盒的情景。“啊,天哪!真讨厌!又丢了。别麻烦了,坦斯利先生。每年夏天我都要丢失上千个眼镜盒呢,”听到这话他把下巴重新贴紧衣领,仿佛他难以认可这样的夸张,但是能忍受她

这样说,因为他喜欢她,而且他还讨人欢心地笑了。他一定是在某一次出去远游,当人们分散开各自走回去时,向她倾吐过自己的心事。拉姆齐夫人曾告诉她,他负担小妹妹的学费。这是非常值得赞扬的。莉莉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对他的看法很荒唐,她仍在用画笔扒拉着车前草。毕竟,一个人对别人的看法中多半都是荒唐的。这是为了服从于自己的个人目的。对于她来说,他是个替人受过者的角色。当她脾气上来之时,她发现自己就会鞭笞他那精瘦的两肋。如果她想认真地对待他,就不得不借助于拉姆齐夫人的言论,通过她的眼睛来看他。

她堆起一个小山让蚂蚁去爬越。她对蚂蚁世界的干扰使它们处于惶惶然大混乱之中,不知该往何处去,有的奔向这边,有的奔向那边。

你需要五十双眼睛来观察,她想道。要看透那么一个女人,五十双眼睛都不够,她想。其中有一双眼睛必需完全看不到她的美貌。你最需要的是某种轻如空气的秘密官能,可以偷偷穿过锁孔,在她坐着织毛线活时、聊天时、独自默默坐在窗前时包围住她;像保存轮船喷出的烟的空气一样将她的思绪、她的想像、她的欲望都独自珍藏起来。树篱对她意味着什么,花园对她意味着什么,海浪撞击水花四溅对她意味着什么?(莉莉抬起头来,她看见拉姆齐夫人也是这样抬起头来的;她也听见了海浪拍击海滩的声音。)还有当孩子们喊叫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打板球吗?有的时候她的心里有过什么样的悸动和震颤?她会暂时停下手里的毛线活。她会带上专注的表情。然后她又会松弛下来,突然一直在踱来踱去的拉姆齐先生会在她面前停住,某种奇异的颤栗会掠过她的全身,当他高高站在那儿低头看她时,这震颤似乎将她抱住摇晃,使她极度激动不安。莉莉仍能看见他。

他伸出手,把她从椅子上扶起。不知怎地,好像他以前也这样做过;好像有一次他也是这样弯下身子,把她从船里扶出来,那条

船停靠在某个小岛边，离岸有几英寸，需要绅士们这样把女士们扶上岸。那是一幕老式的情景，几乎应该出现用衬架支撑的女裙和上宽下窄的陀螺形裤子。拉姆齐夫人听任他扶自己上岸时心里想（这是莉莉的推测），现在时候到了；是的，现在她要说不出来了。是的，她愿意嫁给他。她从容地默默地上岸了。也许她只说了一个字，让自己的手仍握在他的手里。我愿意嫁给你，她可能这样说，手仍在他的手里；但仅此而已。他们之间一次又一次地产生过同样的激情——显然是这样，莉莉想，一面给她的蚂蚁平出一条路来。她并没有凭空捏造，她只不过是在展平人家多年前折叠起来给她的一件东西；一件她看见过的东西。因为在乱糟糟的日常生活中，周围老有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的客人，你不断有一种事物在重复的感觉——感到一件东西落在另一件东西已经落下之处，因而激起了回声，在空中振荡、回响。

但是，她想，把他们的关系这样简单化地看待可能是个错误，她想到他们怎样挽着手走过温室，她披着绿披巾，他的领带飞舞着。他们的关系决不是单调的幸福狂喜——她冲动性急，他易怒忧郁。啊，不足的。卧室的门会在清晨被摔得砰砰响。他会怒冲冲地从桌旁跳起。他会嗖的一声把盘子从窗口扔出去。于是整幢房子里就会充满砰砰的开关门声和百叶窗的拍打声，像是一阵狂风袭来，人们跑来跑去急急忙忙想关紧门窗，使一切变得井然有序。有一天她在楼梯上碰见保罗·雷勒时就是这样。他们在那里像两个孩子般笑了又笑，那次的混乱仅仅是因为拉姆齐先生早餐时在牛奶里发现了一条土蛇，连杯子带牛奶整个扔出，飞到了外面平台上。“一条土蛇，”保罗畏惧地喃喃道，“在他的牛奶里。”别的人可能会发现牛奶里有蜈蚣。但他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了这样一道神圣不可侵犯的篱笆，以这样一种无比威严的派头占领着里面的空间，以至一只在他的牛奶里的土蛇也成了怪物。

但是这使拉姆齐夫人厌倦，也使她有点害怕——盘子嗖嗖飞

出窗外和门的砰砰撞击。有时他们之间会出现长时间的僵持的沉默,这时她处于半哀怨半愤恨的心情之中,这使莉莉心里很不痛快,拉姆齐夫人此时似乎无法冷静地战胜风暴,或和他们一样一笑置之;但是她的厌倦之中也许掩藏着什么。她坐在那里沉思。过了一阵他就会偷偷在她附近逗留——在她坐着写信或聊天的窗前溜达,因为当他走过时她总会故意显得很忙,躲开他,装作没有看见他。然后他会变得柔如丝绸、和蔼可亲、温文尔雅,力图以此来赢得她的好感。而她仍不容他接近,并且在一小段时间里表现出和她的美貌相应的傲气和矜持,实际上她根本不是个骄傲的人;她会掉转头去;看着身后总是在她周围的明塔、保罗、或者威廉·班克斯。最后,站在这群人外面的饥饿的狼狗般的身影(莉莉从草地上站起身来,看着台阶、窗户,她曾在那里看到他),他会呼唤她的名字,只叫一次,活像一条在雪地里嚎叫的狼,但她依旧矜持,不容接近;然后他会再叫一次,而这次他声调中有什么东西唤醒了她,她便会向他走去,突然把他们大家都撇在一边,他们俩人便会一起走开去,在梨树间、卷心菜和木莓畦间漫步。他们会一起把事情讲个明白。但是,以什么态度,什么语言?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着这样的尊严,使她、保罗和明塔转过身子,掩盖起他们的好奇和不自在的感觉,开始摘花、扔球、聊天,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俩人又和平常一样,他坐在桌子的一头,她在另一头。

“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搞植物学?……你们胳膊腿伸得哪儿都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他们就这样和平常一样笑着,和孩子们谈着。一切都会和平时一样,只有在他们之间不时出现和消失的悸动,如同微风中的一片草叶,就好像孩子们坐在那里喝汤这个平常的景象,当他们在梨树和卷心菜之间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也在他们眼中变得新鲜了。特别是,莉莉想,拉姆齐夫人会看着普鲁。她坐在兄弟姐妹们中间,似乎总是在忙着,照料着不要出差错,因此自己很少说话。为了牛奶里的那条上蛰,普鲁肯定没少责备自

己！拉姆齐先生把盘子扔出窗外时，她的脸变得多么苍白啊！在她父母间长时间沉默之时，她是多么沮丧！不管怎样，她的母亲现在似乎在作出弥补；让她放心——一切都很好；向她保证将来有一天她也会有同样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普鲁只享受了不到一年。

她让花从篮子里掉了出来，莉莉想道，一面眯起眼睛退后一步，好像是要看自己的画，然而她并没有在画，她所有的感官都处于恍惚状态，表层凝冻但表层下面却在高速活动。

她听任花从篮子里掉出来，把它们抛散在草地上，然后勉强而犹豫地、但没有任何疑问和怨言地——难道她不是有着俯首听命的本领吗？——也离开了。沿着田野、穿过白色的、铺满鲜花的山谷——她原可以这样来画的。那些山很庄严。山岩陡峭。海浪撞击在山脚的岩石上，发出粗沉的声音。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去，拉姆齐夫人在前面走得很快，好像她期待着在拐弯处和什么人相遇似的。

突然，她正在看着的那扇窗子被后面的什么浅色的东西衬得泛白。就是说，终于有人走进客厅了；有人坐在那张椅子上。老天保佑，她祈祷着，就让他们安静地坐在那里，可别乱跑出来和她说话。幸运的是，不管这人是谁，他一直呆在里面；而且呆的位置正巧在台阶上投下了一个奇怪的三角形阴影。这稍稍改变了画面的构图。真有意思。可能很有用处。她又恢复了好心情。你必需一刻也不松懈自己强烈的感情一直盯着看，决心不让任何东西影响自己，使自己分心，不被迷惑。你必需把这个景象——像这样——紧紧钳住，不要让任何东西进来破坏它。你需要，她一面不慌不忙地用画笔蘸颜料，一面想道，把体会放在普通的生活经验的水平上，去感受那是把椅子，那是张桌子，而同时又感到，这是个奇迹，这使人狂喜。终究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哎呀，出了什么事？一阵白浪从窗玻璃后掠过。一定是空气引起了室内的骚动。她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使她窒息，感到极度痛苦。

“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夫人！”她大声呼喊，感到昔日的恐惧又

回来了——不断希望得到却从来得不到。拉姆齐夫人仍然能够给予她这样的痛苦吗？后来她仿佛默默地克制住了自己，这也成了普通的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和椅子、桌子处在了同一个水平上。拉姆齐夫人——这完全是出于她对莉莉的好意——就那么坐在椅子上，手里的毛衣针舞动，织着那双棕红色的长袜，影子投在台阶上。她就坐在那儿。

她似乎有一样东西必需和别人分享，然而又无法离开画架。她心里充满了她正在想到的和她正在看到的东西。莉莉手里拿着画笔走过卡迈克尔先生，来到草坪的尽头。现在那条船在哪儿？拉姆齐先生在哪儿？她需要他。

12

拉姆齐先生差不多快要读完那本书了。一只手停留在书页上，似乎是准备好一读完马上就翻过去。他坐在那里，光着头，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全身暴露在大自然之中。他看上去很老。詹姆斯觉得，他的头一会儿在灯塔的衬托下，一会儿又在流向广阔的大海的大片海水的衬托下，看上去很像躺在沙滩上的古老的岩石；他看上去好像是把他们两个人心底里一直存在的那个想法身体力行了一——那份对他们两人来说是万物的真谛的孤独。

他读得非常快，好像他急于要看完它。真的，他们现在离灯塔已经很近了。它高耸在那里，僵直地站立着，黑白两色亮得耀眼，你可以看见海浪在岩石上撞击成碎玻璃一样的白色碎片。你可以看见岩石上的条纹和皱折。你可以清楚地看见灯塔上的窗子；其中一扇上还有一小片白色，岩石上有一小丛绿色。一个男人走出来拿望远镜看了看他们，又走了进去。原来就是这样，詹姆斯想，你多少年以来一直从海湾的另一面看到的那座灯塔；这是一座建

立在光秃秃的岩石上的僵直的塔。它使他感到满意。它证实了他对自己性格的某种模糊的感觉。他想到了家里的那座花园,他想,那些老太太们把椅子在草坪上拖来拖去。比如说老贝克威斯夫人,她就总说这多好啊,多可爱啊,他们该多么自豪多么幸福啊,但是事实上,詹姆斯看着耸立在岩石上的灯塔,心里想,也就是这样。他看了看紧紧蜷缩着腿使劲看书的父亲。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在风暴中航行——我们注定要沉没,”他开始自言自语地说,半低着声音,和他父亲说的时候一模一样。

似乎好久没有人说话了。卡姆看海看得厌了。黑色软木浮子的小碎片漂了过去;船底的鱼已经死捋了。她的父亲仍旧在看书,詹姆斯看着他,她看着他,他们曾发誓要至死与暴行斗争,而他对他们的想法毫无所知,继续看他的书。他就是这样逃脱了的,她想。是的,他带着他那大脑门,大鼻子,把那本有杂色斑纹的小书坚定地举在面前,他逃脱了。你可能会试图抓住他,但他会像只小鸟一样展开翅膀,翩然飞到远远的你够不着的什么地方,停在某个荒凉的树桩上。她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个小岛已经变得这样小,看起来已经不再像一片叶子了。它像一块岩石的尖顶,一个大浪就能淹没掉。然而在它脆弱的躯体上有着那么多小径、平台、卧室——所有那些不可胜数的东西。但是如同即将入睡时的感觉那样,一切都变得简单化了,在无数的细节中只有一个细节有力量把自己突现出来,当她昏沉地看着那个小岛时,她就是这样感到所有那些小径和平台和卧室都在隐没消失,只剩下一只浅蓝色的香炉在她心里有节奏地摆来摆去。这是一个多级平台花园;这是个山谷,充满了小鸟、鲜花和羚羊……她渐渐睡着了。

“来吧。”拉姆齐先生突然合上书,说道。

来什么地方? 去从事什么样非凡的历险? 她一惊,醒了过来。在什么地方上岸,攀登上什么地方? 他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因为在那么长久的沉默以后,他突然说话把他们吓了一跳。不过

这是愚蠢的。他饿了，他说。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再说，看呀，他说，那就是灯塔。“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他干得很好，”麦卡利斯特夸奖詹姆斯道。“他把船保持得很平稳。”

但是他的父亲从不夸奖他，詹姆斯冷冷地想。

拉姆齐先生打开包，把三明治分给大家。现在他和渔民一起吃面包和干酪，感到很快活。他倒很想能够住在一所小木屋里，在码头上闲逛，和别的老头一起嬉笑怒骂，詹姆斯看着他单开小刀把干酪切成黄色的薄片时，心里在想。

这就对了，就是这样，卡姆剥着煮鸡蛋时心里不断在想。现在她的感觉和在书房里看老先生们读《泰晤士报》时一样。现在我可以继续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不会摔下悬崖或被淹死了，因为他就在那儿，照看着我，她想道。

这当儿，他们正急速沿着礁石航行，让人十分兴奋——他们仿佛同时在做着两件事情：他们在阳光下在这儿享受午餐，同时也在风暴中沉船后逃向安全地带。淡水够维持他们吗？食物够吗？她问自己，给自己编述一个故事，但心里明白什么是真实情况。

他们很快就会脱离这一切了，拉姆齐先生正在对老麦卡利斯特说；但他们的孩子们会看到一些奇妙的事情的。麦卡利斯特说他三月份满了七十五岁；拉姆齐先生七十一岁。麦卡利斯特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医生；一颗牙也没有掉。我希望我的子女也能这样生活——卡姆肯定她的父亲也在这样想，因为他阻止她把一块三明治丢进海里，对她说，她要是不想吃就应该把它放回纸包里去，好像他在想着渔民和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她不应该浪费。他的话说得非常具有见识，似乎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她立刻就把三明治放回到了纸包里，然后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块姜汁饼干给了她，她想，他仿佛是一个伟大的西班牙绅士，把一朵鲜花献给窗前的一位女士（他是如此彬彬有礼）。但他衣着寒酸朴素，

吃的是面包干酪；然而他正带领着他们进行一场伟大的探险，但他们会不会全都淹死亦未可知。

“那条船就是在这里沉下去的。”麦卡利斯特的儿子突然说道。

“三个男人就淹死在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老头说。他亲眼看见他们紧抱着桅杆。拉姆齐先生看了一眼那个地方，詹姆斯和卡姆觉得他恐怕会脱口念出：

但我在波涛更为汹涌的海底，

而如果他真这样做的话，他们可无法忍受；他们会大声尖叫；他们无法忍受他胸中沸腾着的激情的再一次爆发；但是使他们惊奇的是，他只说了声“啊”，仿佛在对自己说，干吗要大惊小怪？风暴中有人淹死是十分自然的事，简单明了，海底深处（他把包三明治的纸上的碎渣撒在了海里）也不过是水罢了。点燃了烟斗以后他拿出了怀表。他专注地看着表；也许他做了个算术运算。最后他得意地说：

“干得好！”詹姆斯舵掌得像个天生的水手。

瞧！卡姆想着默默对詹姆斯说。你终于得到了。因为她知道这正是詹姆斯一直想得到的，她知道现在他得到了，会高兴得不去看她，也不看他的父亲或任何人。他坐在那里手抓着舵柄，身体笔直，神情阴沉，微皱着眉头。他非常高兴，不愿任何人分走一点点他的喜悦。他的父亲夸奖了他。他们一定会以为他对此毫不在乎。但是你现在得到了，卡姆想。

他们已经抢风转变了航向，现在正在急速前进，轻快地在浪头上颠簸，滚滚而来的长浪以极其明快的节奏欢欣地把他们沿着暗礁从一个浪尖推送到又一个浪尖。船的左侧，一排呈现出棕色的岩石露出海面，岩石逐渐减少，也变得绿了一些，波浪不断撞击其中一块较高的岩石，浪花被击碎溅落，迸出一小股水珠，喷洒而下。

你可以听见水的拍击声和水珠落下的嗒嗒声,以及海浪翻滚跳跃拍击岩石时发出的一种低沉的呼啸声,仿佛它们是群无拘无束的野兽,永远像这样翻腾打闹不止。

现在他们可以看见灯塔上有两个男人在看着他们,准备迎接他们。

拉姆齐先生扣上外衣,卷起裤腿。他拿起南希准备的那个包得很不像样的大牛皮纸包,放在了膝盖上。他作好了上岸的一切准备,便坐在那儿回过头去看他们住的小岛。他的远视眼也许能清楚地看见那变小了的树叶形的小岛竖立在金色的盘子上。他能看见什么?卡姆琢磨着。在她眼里一切是一片模糊。他现在在想些什么?她琢磨着。他这样坚定、这样热切、默默寻求的是什么?他们看着他,两个人都在看着他,他光着头坐在那里,膝上放着纸包,久久地凝视着那隐隐的蓝色轮廓,它就像什么东西燃烧后留下的烟雾。你想要什么?他们俩都想问。他们俩都想说,不管向我们要什么我们都会给你的。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向他们要。他坐在那里看着那个岛,可能在想,我们死去了,各自孤零零地死去,或许他在想,我终于到达了。我终于找到了,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然后他戴上了帽子。

“拿上那些纸包。”他向南希给他们准备好带到灯塔上去的东西点了点头,说道。“给看灯塔的男人的纸包。”他说。他起身站在船头,笔直、高大,詹姆斯想,他完全像是在说,“根本没有上帝。”卡姆想道,他像是在跃入太空;当他像个年轻人那样抱着纸包轻盈地纵身跳上岩石时,他们俩都站起身来跟在了他后面。

13

“他肯定已经到了。”莉莉·布里斯柯大声说道,突然感到精疲

力竭。因为灯塔已经几乎看不见了，融化成了一片蓝色的雾霭，为看清灯塔和想像他在那里上岸所作的努力，这两者似乎是完全一样的努力，已经使她的身心紧张到了极点。但是，啊，她现在感到宽慰。当他清早离开时她想给予他的不论什么东西，她终于给了他了。

“他已经上岸了，”她大声说道，“结束了。”这时老卡迈克尔猛地起身，轻轻地喘息着站在她的身旁，看上去像个年老的异教之神，不修边幅，头发上沾着野草，手里拿把三叉戟（其实只不过是本法国小说）。他挨着她站在草坪的边上，肥胖的身子微微摇晃着，手遮在眼睛上方，说道，“他们就要上完岸了，”于是她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他们不需要交谈。他们想着的是同样的事情，用不着她问他任何问题他就回答了她。他站在那儿把双手伸向人类所有的弱点和苦难；她觉得他是在宽容地、同情地审视着人类的最后命运。当他的手慢慢落下时，她想，现在他已经圆满地结束了这一幕，她仿佛看到他让一个紫罗兰和长春花编成的花环从他那高高的地方落下，花环慢慢飘落，最后落在了地面上。

她仿佛受到了那边什么东西的召唤，迅速转向她的画布。它在那儿——她的画。是的，它有着绿色和蓝色，有着上下左右的线条，以及它所企图表达的什么，全都在那儿。它会被挂在阁楼上，她想；它会被毁坏掉。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她问自己，再一次拿起了画笔。她看着台阶；上面空落落的；她看着画布；上面一片模糊。在突如其来的激情之下，仿佛她刹那间清楚地看到了它，她在画布的中央画上了一道线。画完了；结束了。是的，她在极度疲乏中放下画笔，心想，我已看到了最美好的景象。

雅各布之屋

“所以，当然啦，”贝蒂·弗兰德斯写道，一面把脚跟更使劲地往沙子里踩，“没别的办法，只能离开。”

浅蓝色的墨水从她的金笔尖上慢慢地漾出，把停顿号润成一片模糊；因为她把笔停在了那儿，目光凝滞，泪水渐渐涌满了双眼。整个海湾微微颤抖着；灯塔在摇摆；她产生了幻觉，感到康纳先生小游艇的桅杆像被太阳晒软的蜡烛一样弯着。她迅速眨了眨眼睛。事故是可怕的事情。她又眨了眨眼睛。桅杆是直的；海浪很规则；灯塔笔直地耸立着；但是墨水污迹扩散开了。

“没别的办法，只能离开。”她读着。

“哎，要是雅各布不想玩的话”（她的大儿子阿切尔的影子落在了信纸上，影子在沙滩上呈现出蓝色，她觉得有些凉意——已经是九月三号了），“要是雅各布不想玩的话”——这片污迹真讨厌！时候一定不早了。

“那个烦人的小家伙在哪儿？”她问道。“我看不见他。你跑去找他。让他马上到这儿来。”“不过幸运的是，”她不去注意那句号，草草写道，“一切似乎都满意地安排好了，虽然我们都挤得像木桶里的鲱鱼一样，而且被迫要忍受那辆儿童车，女房东自然不允许……”

贝蒂·弗兰德斯写给巴富特上尉的信就这样的一——长达数页，沾着泪痕。斯卡巴勒离康沃尔七百英里；巴富特上尉在斯卡巴勒：西布鲁克已不在人世。眼泪使她花园中的大丽花像起伏的红色波浪；使温室在她眼中闪烁；使厨房里的刀子闪闪发亮；使教区长的妻子贾维斯太太在教堂里、当赞美诗的乐声奏起、弗兰德斯太太的头低低地俯在小儿子们的头上时，心中想道，婚姻是个堡垒，寡妇

则独自在无遮栏的田野里飘零，捡起几块石头，拾起几根金色的稻草，孤独，得不到保护，可怜的人们。弗兰德斯特太守寡已经两年了。

“雅——各布！雅——各布！”阿切尔高声喊道。

“斯卡巴勒，”弗兰德斯特太在信封上写上地址，并在下面画上一道粗线；这是她的故乡；是宇宙的中心。可是邮票呢？她在提包里翻找；然后提起提包来包口向下；然后在怀里乱找，劲头十足，使得戴着巴拿马草帽的查尔斯·斯蒂尔举着画笔停了下来。

画笔像只什么被激怒的昆虫的触角，明显地颤动着。瞧那个女人动了起来——还真要站起来——讨厌！他在画布上匆匆抹上一笔紫黑色。因为景色需要。颜色太暗淡了——深浅不一的灰色融入淡紫色，一颗星或一只白色的海鸥就这样悬在空中——和往常一样，太暗淡了。评论家会说画太暗淡了，因为他是个无名之辈，展出不引人注目，他在表链上挂着个十字架，女房东们的孩子都很喜欢他，如果女房东们喜欢他的画他是很高兴的——她们常常对他的画很感兴趣。

“雅——各布！雅——各布！”阿切尔高声喊道。

声音吵得他生气，可是他又喜欢孩子，斯蒂尔神经质地揪扯着调色板上的拳曲着的黑色的小画笔毛。

“我看见你弟弟了——我看见你弟弟了，”当阿切尔拖着小铲子慢吞吞地经过他，并且不高兴地瞪着这个戴眼镜的老先生的时候他说道。

“在那边——在那块大岩石的边上，”斯蒂尔叼着画笔咕哝道，

他两眼仍盯着贝蒂·弗兰德斯的后背，一面往外挤赭黄色的颜料。

“雅——各布！雅——各布！”阿切尔高声喊道，接着又慢吞吞地往前走。

这声音里有着一一种特别的悲哀。听起来像是超脱了躯体，超脱了感情，进入到世界之中，孤单而得不到任何反响，撞碎在了岩石之上。

斯蒂尔皱着眉头；但是黑色的效果很使他高兴——正是那个色调把其余的画面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啊，人到五十岁还能学画画呢！那是橙红色……”他找到了恰到好处的色彩，便抬起头来，却惊恐地看到一层云团笼罩在了海湾上空。

弗兰德斯太太站了起来，左右拍打着外衣上的沙子，然后拿起了黑遮阳伞。

那块岩石呈褐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黑色，是那种从沙滩上兀地耸起的、坚固的、给人以原始感觉的岩石。波浪状层层叠叠的贝壳使岩石表面十分粗糙，缕缕干海藻散布其间，一个小男孩必须把腿迈得开开的，而且还得有点英雄的感觉，才能攀到岩顶。

但是在岩石的顶上有一个满是水的坑，坑底是细沙；坑边粘着一团黏糊糊的水母和一些贻贝。一条鱼蹿过水面。黄褐色水藻的边缘漂动着，一只壳子呈乳白色的螃蟹爬了出来——

“啊，一只大螃蟹。”雅各布喃喃道——

并且开始用柔弱的脚在坑底细沙上爬行。好啦！雅各布把手猛地伸进水里。螃蟹凉凉的，非常轻。可是水里满是沙子了，因此雅各布匆匆往下爬，他把提桶举在身前正要往下跳时，突然看见一个大块头男人和女人并排直挺挺地躺在下面，他们的脸红得厉害。

一个大块头男人和女人（这是潮水涨得早的日子）一动不动地

并排躺在那里，头枕在手绢上，离海水只有几英尺，两三只海鸥优雅地沿着涌向海滩的波浪飞翔，在他们靴子附近停落下来。

枕在印花大手绢上的大红脸向上瞪着雅各布。雅各布向下瞪着他们。雅各布十分小心地拿着提桶，然后不慌不忙地跳了下去，先是若无其事地小跑着，但随着海浪的白色泡沫向他涌来，他跑得越快，并且不得不转来转去地躲开涌来的海水，海鸥在他面前飞起，飘然飞开去，在稍远处再次落下。一个大个子黑人妇女坐在沙滩上。他向她跑去。

“阿奶！阿奶！”他哭喊道，在每一阵喘息的顶点抽搭着喊出声来。

海浪涌过她的四周。她是一块岩石，布满了海藻，一压就发出噗噗声。他迷路了。

他站在那儿。他的脸镇静了下来。他正要大喊时，突然在悬崖脚下、在发黑的树枝和稻草下面他看见了一个完整的头骨——也许是牛的头骨，也许是一个上头还有牙齿的头骨。他抽泣着但同时又心不在焉地越跑越远，直到把头骨抱在怀里时为止。

“他在那儿呢！”弗兰德斯太太叫道，她几秒钟就走过整个海滩绕到岩石这边来了。“他拿的是什么东西？放下，雅各布！马上给扔掉！我就知道是个让人讨厌的东西。你为什么没有和我们一起？淘气的孩子！现在把那东西放下。你们俩都跟我来，”她说着一扫转过身来，一只手拉着阿切尔，另一只手摸索着找雅各布的胳膊，但是雅各布低头一躲拾起了羊颞骨，颞骨已经松开了。

弗兰德斯太太甩动着手提包，紧抓住遮阳伞，牵着阿切尔的手，嘴里讲着使可怜的柯瑙先生失去了一只眼睛的那场火药爆炸的故事，急匆匆地沿那条陡峭的小径走去，心底深处始终感觉到有种埋藏着的不安。

在沙滩上离那对恋人不远的地方躺着缺了颞骨的羊头骨。它

干净,洁白,风吹沙磨,在整个康沃尔的海岸上,没有别的地方有比它更少污染的骨头了。海冬青将会穿过它的眼窝长出;它将变成粉末,或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个高尔夫球手在击球时会打散一小堆土——不,但不是在租住的房子里,弗兰德斯太太想道。带着年幼的孩子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是个伟大的试验。没有男人来帮助弄那辆儿童车。而且雅各布是那么难对付;小小年纪已经那么倔了。

“把它扔了,亲爱的,扔了,”他们走上大路时她说道;但是雅各布从她身边扭开了;起风了,她抽出别帽子的别针,看着大海,把别针重新别好。起风了。海浪显出了那种风暴前的不安,就像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烦躁不宁,等待着鞭子落到身上。渔船倾斜得一侧齐着水面。一道淡黄色的光柱掠过深紫色的海面;然后又关闭了。灯塔点燃了。“快走,”贝蒂·弗兰德斯说。太阳照在他们的脸上,给从树篱中颤动着伸出来的巨大的黑莓镀上一层金色,阿切尔在走过时使劲要想把黑莓都摘下来。

“别磨蹭,孩子们。你们没有干净衣服可换了。”贝蒂说着拉着他们跟上自己,她怀着忧虑的感情看着展现在眼前的如此艳丽的大地,花园里的温室突现出闪闪的光芒,时而黄色时而黑色不断变换,在火红的夕阳下这色彩的惊人的不稳定性和活力使贝蒂深感激动,使她想到了责任和危险。她紧紧抓住阿切尔的手。她缓慢沉重地往山上走去。

“我要你们记住的是什么?”她问道。

“我不知道。”阿切尔说。

“哦,我也不知道,”贝蒂幽默而简单地说,谁能够否认,当这种脑子的空白在和丰足、常识、迷信、任意性、片刻间惊人的大胆、幽默、以及多愁善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谁能够否认,在这些方面任何一个女人都要比任何一个男人美好?

唔,首先,贝蒂·弗兰德斯就是这样。

她的手已放在花园的大门上。

“肉！”她惊呼道，把门门扳了下来。

她把肉给忘了。

窗口站着丽贝卡。

皮尔斯太太的前屋之空落，在夜里十点钟的时候，当桌子中间放着一盏明亮的油灯时充分暴露了出来。刺目的灯光照进花园里；直切过草坪；照亮了一个小孩的提桶和一丛紫菀，落到树篱上。弗兰德斯太太把针线活留在了桌子上。那儿是她的大轴白线和钢丝架眼镜；她的针盒；她的绕在一张旧明信片上的棕色绒线。那儿是宽叶香蒲和《海滨》杂志；孩子们靴子上带进来的沙子仍留在地毯上。一只长脚双翅昆虫从屋角窜到屋角，撞上了灯罩。风把雨吹得直扫过窗前，穿过光柱时闪着银光。一片孤叶急速地、持续不断地拍打着窗玻璃。海上刮起了飓风。

阿切尔睡不着。

弗兰德斯太太弯身对着他。“想一想仙女，”贝蒂·弗兰德斯说。“想一想那些可爱的、可爱的小鸟回到了窝里。现在闭上眼睛，想像老鸟妈妈嘴里叼着一条小虫。现在翻过身去闭上眼睛，”她喃喃说道，“闭上眼睛。”

这所出租屋里似乎充满了水的汨汨流动声和冲涌声；水窖的水在外溢；水发出噗噗声、吱吱声在管道里流动，沿窗户流下。

“那些水怎么回事都冲进来了？”阿切尔喃喃问道。

“只是在放掉洗澡水。”弗兰德斯太太说。

门外什么东西啪的一响。

“我说，那条汽船不会沉吗？”阿切尔说着睁开了眼睛。

“当然不会，”弗兰德斯太太说。“船长早就上床睡觉了。闭上

眼睛,想一想在花丛下熟睡的仙女。”

“我以为他永远也不会睡着了——多大的风暴呀,”她轻声对丽贝卡说,丽贝卡在隔壁的小房间里正弯身坐在一盏酒精灯下。门外风声呼啸,但酒精灯的小火苗静静地燃烧着,旁边立着一本书,挡住光线不会射到摇篮里。

“他奶吃得好吗?”弗兰德斯太太低声问道,丽贝卡点点头,走到摇篮旁把被子往下拉了拉,弗兰德斯太太弯下身子担心地看着婴儿,孩子睡着了,但皱着眉头。窗子在晃动,丽贝卡像只猫一样蹑手蹑脚走过去把窗子楔紧。两个女人隔着酒精灯低声说话,永无休止的密谋策划着有关哄婴儿和干净奶瓶的事情,这时狂风在门外怒号,时而猛地扭扯着那廉价的门扣栓。

两个人都回头看看那摇篮。她们的嘴唇都微微噉着。弗兰德斯太太走到了摇篮旁。

“没醒吧?”丽贝卡低声问道,一面看着摇篮。

弗兰德斯太太点点头。

“晚安,丽贝卡,”弗兰德斯太太轻轻说道,丽贝卡称她为夫人,虽然她们是共同策划有关哄婴儿和干净奶瓶的密谋者。

弗兰德斯太太刚才没有熄掉前屋的灯。那儿是她的眼镜,她的针线活;还有一封盖着斯卡巴勒邮戳的信。她也没有拉上窗帘。

灯光照亮了一小片草坪;落在孩子的画着一道金圈的绿色提桶上,落在旁边的猛烈摆动着的紫菀丛上。因为狂风正横扫过海岸,猛烈地撞击着山丘,又突然猛地从自己的背上窜起阵阵暴风。风是怎样遍扫了山谷中的那座小城啊!在狂怒的风中,灯光显得怎样地闪动颤抖啊,港口的灯光,高处卧室窗子里的灯光!风推动着滚滚的黑色海浪,疾驶过大西洋,把轮船上空的星星一会儿猛地扯向这边,一会儿又猛地扯向那边。

屋子的前客厅里传来咔哒一声。皮尔斯先生熄灯了。花园消失了。只不过是黑黑的一片。雨下遍了每一寸土地。每一片草叶都被雨打得弯了下去。眼皮也会被雨打得紧闭不动。如果仰面躺在那里,你什么也看不见,看见的只是一片混乱——不断翻卷的云团,以及黑暗中带点黄和黄绿色的什么东西。

前面卧室里的男孩子们把毯子踢到了一边,躺在一层被单下面,夜里很热;闷热潮湿。阿切尔摊开着睡在那里,一只胳膊伸在枕头上。他满脸通红;当沉重的窗帘被吹开一条缝的时候,他翻了个身,半睁开了眼睛。风还真吹动了五斗柜上的罩布,放进来了一点亮光,因此可以看到五斗柜的清晰的边缘,笔直向上,直到一块白色的突出物:镜子里映出一道银光。

雅各布睡着在靠门的另外一张床上,睡得很熟,一点知觉也没有。那个带着黄色大牙齿的羊颞骨躺在他的脚旁。他把它踢到了床的铁栏杆边上。

凌晨风势减弱后,外面雨下得更猛,直直地倾盆而下。紫菀被打得贴在了地上。孩子的提桶里一半已经装满了雨水;那只壳子呈乳白色的螃蟹在桶底慢慢绕圈爬动,试图用它那柔弱的脚爬上陡直的桶壁;它试了跌下,一而再地试了又试。

二

“弗兰德斯太太”——“可怜的贝蒂·弗兰德斯”——“亲爱的贝蒂”——“她仍然很有吸引力”——“真奇怪她没有再结婚!”“没错,有巴富特上尉——每个星期三去拜访她,像钟表一样有规律,而且从来不带他的妻子。”

“可那是艾伦·巴富特的错,”斯卡巴勒的女士们说,“她从来不为任何人尽力。”

“男人喜欢有个儿子——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有的瘤子需要割去；但是我母亲长的那种瘤你得忍受许多许多年，而且甚至连躺在床上让人给你端杯茶来的福气都没有。”

（巴富特太太是个病人。）

以上这些和更多的说过的、以及将要说的话里所提到的伊丽莎白^①·弗兰德斯，当然啦，是个正在盛年的寡妇。她年纪在四十岁和五十岁的正中间。充满了逝去的岁月和悲哀；丈夫西布鲁克的去世；三个小儿子；贫困；在斯卡巴勒郊区的一所房子；她的弟弟，可怜的莫特的耻辱以及可能的死亡——他在哪儿？他做什么工作？她用手挡在眼睛上，顺着路看巴富特上尉来没来——来了，在那里，和平常一样准时：上尉的殷勤——催熟了贝蒂·弗兰德斯，使她体态丰满，脸上带上了欢乐的气息，使她一天也许三次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眼中溢满泪水。

确实，哭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害处，而且，墓碑虽然平常，却很牢实，夏天当寡妇带着儿子们站在墓碑前时，人们对她充满了友好的感情。帽子举得比平时更高；妻子们使劲拉丈夫的胳膊。西布鲁克埋在六英尺黄土之下，已经死了这些年了；包围在三层外壳之中；缝隙用铅封住，其结果是，如果泥土和木头是玻璃的话，无疑就可以看见他在地下的脸，一个年轻人的脸，端正，留着连鬓胡子，他出去打野鸭，而且不肯换靴子。

“本市商人，”墓碑上是这样说的，至于贝蒂·弗兰德斯为什么选择这么个职业来称呼他，谁也不明白，因为许多人至今仍记得，他只在一个办公室的窗子后面坐过三个月，在那之前他驯过马，骑马纵狗打过猎，种过几块地，并且有点放荡不羁——唉，她总得叫他个什么吧。给男孩子们一个榜样。

① 贝蒂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那么,他是不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呢?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使殡仪人员没有给死人闭上眼睛的习惯,眼睛里的光芒也很快就熄灭了。起初,他是她的一部分;现在是一伙中的一个,他已逐渐融合在所有这一切之中:青草,倾斜的山坡,千百块白石碑——有的倾斜、有的直立,腐烂的花圈,马口铁做的新十字架,狭窄的黄色小道,以及伸出墓地围墙、带着病人卧室气味的在四月里已经凋萎的紫丁香。西布鲁克现在就是这所有的一切;当她拉起裙子喂鸡,听见做礼拜或葬礼的钟声的时候,那就是西布鲁克的声音——亡人的声音。

那只公鸡曾飞到她的肩膀上啄她的脖子,因此现在她去喂鸡时不是带根棍子就是带上一个孩子。“你不想拿着我的刀子吗,妈妈?”阿切尔问。

儿子的声音和钟声同时发出,将生与死难以分开地、令人振奋地交杂在一起。

“一个小孩子,你这把刀可真大!”她说。她为了让他高兴,接过了刀。但公鸡飞出了鸡窝,弗兰德斯太太大声喊阿切尔关上通菜园的门,放下鸡食,嘴里咯咯地叫唤着母鸡,在果园里忙活了一阵,街对面的克兰奇太太正往墙上拍打门垫,看见了弗兰德斯太太,便把垫子举在手里停了片刻,对隔壁的佩奇太太说,弗兰德斯太太和鸡在果园里。

佩奇太太,克兰奇太太和加菲特太太都能看见弗兰德斯太太在果园里,因为果园是在多兹山上圈出来的一块地;而多兹山俯视全村。多兹山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说也不会过分的。它是地球;天底下的世界;要知道它究竟是多少人目力所及的地平线,最好的计算办法是看看有多少人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一辈子,只有在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时才离开过一次,比如像依在自家花园门上吸着烟斗的老乔治·加菲特。太阳的移动是用多兹山来衡量的;白昼在多兹山上的浓淡程度是判断的标准。

“现在她和小小的约翰一起上山去了。”克兰奇太太对加菲特太太说，一面最后一次抖动着门垫，然后怕怕叨叨地回到屋子里去了。

弗兰德斯太太打开了果园的门，拉着约翰的手走到多兹山顶上去。阿切尔和雅各布不是跑在前面就是拉在后边；但是当她到达山顶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座古罗马的堡垒里了，大声报告说可以看见港湾里的什么船。因为那儿能够看到壮丽的景色——背后是高沼地，前面是大海，整个斯卡巴勒像个拼图平躺在眼前。弗兰德斯太太有点发胖，她在堡垒里坐下，四下观望。

眼前景色的全部变化应该是她所熟知的了；它冬天的景象，春天，夏天，秋天；风暴如何从海上袭来；当云团掠过时，高沼地怎样时而战栗时而欢快；她本应注意到正在盖别墅的那一片红色的地方；以及画出块块地产的纵横交错的道道；还有小小的暖房的玻璃在太阳下闪出的钻石般的光芒。或者，假如她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细节，她也可以让自己的想像遨游于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大海上，并且想想大海如何以万点金币拍打着卵石海滩，小游船被推进了大海；长码头黑色的巨臂将海聚拢了起来。整座城市一片粉红金黄；圆屋顶；氤氲缭绕；回响着共鸣；引人注目。班卓琴凌乱的弹奏声；散步的广场上一股粘在鞋后跟上的沥青的气味；浪子们突然策马驱车穿过人群。人们注意到公司把花坛设计安排得多么好。有时一顶草帽被风刮掉了。郁金香在阳光下燃烧。许多穿着防水布裤子的人一排排伸展在沙滩上。紫色的女帽包着沙滩椅枕头上一张张柔嫩，粉红，易怒的脸。身穿白色上衣的男人推着三角形的招贴板走过。乔治·博斯上尉捕到过一条凶恶的鲨鱼。三角形招贴板的一面用红、蓝、黄三色的字这样写着；每一行结尾都打上了三种不同颜色的惊叹号。

这么说，那是到水族馆去的理由之一了，那儿灰黄色的百叶窗，陈腐的盐精的气味，竹椅子，放着烟灰缸的桌子，转圈游动的

鱼,在六七个巧克力盒子后面织毛线活的管理员(经常她一连几个小时独自和鱼呆在一起)作为凶恶的鲨鱼的一部分留在了记忆之中。而鲨鱼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松垮垮的黄色容器,像鱼池里一只里面分成两格的空旅行包。从来没有人在水族馆里感到开心过;但是当出现在这里的人看到只有排大队才能进入长码头的时候,他们脸上暗淡和扫兴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一旦走进了旋转式栅门,每个人都轻快地走上一两码;接着有的人在这个货摊上停停,有的人在那个货摊上转转。但是最后把他们都吸引过去的是乐队;就连在下层码头摆摊的渔民,也把摊子摆在音乐声所及的范围之内。

乐队在一座摩尔式的音乐台上演奏。黑板上写着第九个曲子,是华尔兹。苍白的姑娘们,那个老寡妇,住在同一个出租屋里的三个犹太人,纨绔子,少校,马贩子,和有独立收入的那位绅士,脸上都是一副同样的模糊、呆滞的表情,透过脚下木板条之间的缝隙,他们能够看到夏天碧绿的波浪,宁静地、亲切地在码头的铁柱子周围起伏。

但是曾经有过这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靠在栏杆上的那个年轻人心里想道)。你把眼睛盯在女士的裙子上;那条灰裙子就行——在粉红色长丝袜之上。它不断变化;垂过脚踝——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时而肥大——七十年代;时而又闪着红色的光泽,绷在裙衬架上——六十年代;一只穿着白色棉纱长袜、黑色鞋子的小巧的脚微露在外。还坐在那儿吗?是的——她仍在码头上。现在丝袜上装饰着玫瑰花枝的图案,但不知怎的人们不再看得那么清楚了。我们脚下没有码头了。沉重的四轮马车可以轻快地行驶在公路上,但是却没有码头能够让它停靠,而且十七世纪的大海是多么阴沉狂暴!让我们到博物馆去吧。炮弹;箭头;古罗马时代的杯子和一把布满铜绿的钳子。这些是贾斯伯·弗洛伊德牧师四十年代初在多兹山上的古罗马营地自己出资挖掘出来的——你看看那

字迹已经褪了色的小标签。

好吧，下一步在斯卡巴勒该看什么了？

弗兰德斯太太坐在古罗马营地高出地面的圆场上，正给雅各布补裤子；只有在抿线头，或小虫子向她撞过来、在她耳边嗡嗡叫着又飞走时，她才抬起头来看一看。

约翰不断走到她面前，把他称做“茶”的草或枯叶往她怀里使劲一放，她便井井有条但心不在焉地把它们整理好，把草带花的一头放在一起，心里想着阿切尔昨夜又醒了；教堂的钟快了十或十三分钟；她真希望能够买下加菲特的那一英亩地。

“那是片果树叶，约翰尼^①。你看那些褐色的小斑点。来，亲爱的，我们该回家了。阿——切尔！雅——各布！”

“阿——切尔——雅——各布！”约翰尼尖着嗓子跟她喊，用脚跟作轴转动着身子，一面把手里的草和叶子像播种般撒出去。阿切尔和雅各布从土堆后面跳了起来，他们蹲在那里想要突然跳出来吓他们的妈妈一跳，他们开始慢慢走回家去。

“那个人是谁？”弗兰德斯太太用手搭在眼睛上，问道。

“路上的那个老头子吗？”阿切尔看着下面说。

“他不是个老头子，”弗兰德斯太太说，“他是——不对，他不是——我以为是上尉呢，但他是弗洛伊德先生。快点，孩子们。”

“啊，弗洛伊德先生，真讨厌！”雅各布说，一面把一根蓟草顶上的叶丛给拧了下来，因为他已经知道弗洛伊德先生将要教他们拉丁文，确实，他出于好心，在业余时间教拉丁文已经有三年了，因为在附近弗兰德斯太太请不到别的先生来教孩子们，而弗兰德斯太太开始管不住大的两个孩子了，必须为他们上学做些准备。大多

^① 约翰的昵称。

数牧师是不会这样做的，在吃过下午茶后到她家里来，或者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教他们——在他能够安排出时间来的时候——因为他的教区很大，而且弗洛伊德先生和他的父亲先前一样，到许多英里以外高沼地上的村舍去访问，他也和老弗洛伊德先生一样，是个大学者，这使得这事太不可能了——她从来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种事。她应该猜得到吗？可是，他比她小了八岁呢，更不用说他还是个学者。她认识他的母亲——老弗洛伊德太太。她在那儿吃过下午茶。正是她和老弗洛伊德太太一起吃过下午茶后回家的那个晚上，她看见了门厅里的那封短信，她拿着它到厨房里去把鱼交给丽贝卡，心想一定是和孩子们有关的什么事。

“弗洛伊德先生亲自送来的，是吗？——我想奶酪一定是在门厅的包里——啊，在门厅里——”因为她正在看信。不，不是关于孩子们的。

“是的，肯定够明天做鱼饼用的了——也许巴富特上尉——”她读到了写着“爱”这个字的地方。她走到花园里去读，靠在核桃树上稳住身子。她胸口一起一伏。西布鲁克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她面前。她摇了摇头，正透过泪眼看着衬托在黄色天空下的摇动着的小小的树叶时，突然三只鹅半飞半跑地急速穿过草坪，约翰尼挥舞着一根棍子在后面追赶。

弗兰德斯太太气得满脸通红。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她高声道，一把抓住了他，夺下了他手里的棍子。

“可是它们逃出来了！”他叫喊道，一面使劲想挣脱开去。

“你真是个淘气的孩子。我不止告诉过你一千遍了，不许你追那些鹅！”她说把弗洛伊德先生的信在手里揉成一团，紧紧拽住约翰尼，把鹅赶回到果园里。

“我怎么可能想到结婚！”她辛酸地对自己说，一面用一根铁丝把门拴紧。她一向讨厌男人有红头发，那晚孩子们上床睡觉后，她

想到弗洛伊德先生的外貌时自思。她把针线盒推到一边,把吸墨水纸拉到面前,又读了一遍弗洛伊德先生的信,当她读到写着“爱”字的地方时她的胸口上下起伏起来,但是这次没有那么快了,因为当她看到约翰尼追赶鹅时,意识到她不可能和任何人结婚——更别说和弗洛伊德先生了,他比自己小这么多岁,但他是多好的一个人啊——而且还是这样一个学者呢

“亲爱的弗洛伊德先生,”她写道——“我有没有把奶酪给忘了?”她疑惑地想,放下了笔。没有忘,她告诉了丽贝卡奶酪在过厅里。“我十分惊奇……”,她写道。

但是弗洛伊德先生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后在桌子上看到的那封信的开头不是“我十分惊奇,”这是一封慈母般的、充满敬意的、前后矛盾的、极具歉意的信,他把信保留了许多年;他和安多佛地方的温布什小姐结婚后很久还保留着;他离开了村子后很久还保留着。因为他要求在谢菲尔德的一个教区工作,他得到了一个教区;他把阿切尔、雅各布和约翰叫去和他们告别,告诉他们在他书房里挑他们喜欢的东西留个纪念。阿切尔挑了一把裁纸刀,因为他不愿意选太好的东西;雅各布挑了一卷本拜伦全集;约翰年纪太小,不会选,挑了弗洛伊德先生的小猫,他的哥哥们觉得很可笑,但是弗洛伊德先生支持他,说“它和你一样有软毛毛。”然后弗洛伊德先生谈起了英国海军(阿切尔要去参加海军);谈起了橄榄球(雅各布要去参加);第二天他收到了一个银托盘,然后就走了——先到谢菲尔德,他在那儿遇见了温布什小姐,她正在她叔叔家做客,然后到哈克尼——然后到梅尔斯菲尔德学校,后来成了校长,最后他做了著名的基督教教士传丛书的编辑,退休后和妻子女儿搬到了汉普斯特德,人们常常看见他在羊腿池塘喂鸭子。至于弗兰德斯太太的信嘛——那天他找这封信的时候没有找到,又不愿意问妻子是不是把这信收了起来。最近他在皮卡迪里遇见了雅各布,三秒钟内就认出了他。但是雅各布已经长成了一表人材的青年,弗洛

伊德先生不愿在街上叫住他。

“哎呀，”弗兰德斯太太在《斯卡巴勒及哈罗盖特信使报》上看到安德鲁·弗洛伊德牧师，等等，等等，被任命为梅尔斯菲尔德学校的校长时说道，“那一定是我们这位弗洛伊德先生。”

餐桌周围的人感到一丝忧郁。雅各布正在吃果酱；邮差正在厨房里和丽贝卡说话；在窗前那朵上下摆动的黄花上一只蜜蜂正在嗡嗡采蜜。他们都充满活力，也就是说，与此同时可怜的弗洛伊德先生正在成为梅尔斯菲尔德学校的校长。

弗兰德斯太太站起身来，走到火炉围栏旁，在托帕斯耳朵后面的脖子上摩挲。

“可怜的托帕斯。”她说（因为弗洛伊德先生的小猫现在已经是—只老猫了，耳朵后面有点长癞，不久就得把他处死了）。

“可怜的老托帕斯，”弗兰德斯太太说道，老猫在太阳下伸展开身子，她笑了，想到她怎样让人给它做了阉割手术，以及她怎样不喜欢男人有红头发。她微笑着走进了厨房。

雅各布用一条挺脏的手绢擦了擦脸。他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鹿角甲虫死得很慢（收集甲虫的是约翰）。即使在第二天虫腿还是柔软的。但是蝴蝶已经死了。暗黄色的蝴蝶已散发出一股臭鸡蛋的气味，这些黄蝴蝶极快地穿过果园飞上多兹山，然后又飞到了高沼地去，时而消失在荆豆丛的后面，时而又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慌张地乱飞。一只豹纹蝴蝶舒适地停落在古罗马营地的一块白石头上。从山谷里传来了教堂的钟声。在斯卡巴勒人们都在吃烤牛肉；因为雅各布在离家八英里的苜蓿地里捉到黄蝴蝶的那天是星期日。

丽贝卡是在厨房里捉到那只骷髅蛾的。

从蝴蝶标本盒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樟脑气味。

和樟脑味混在一起的是错不了的海藻气味。黄褐色一条条地挂在门上。太阳直射在上面。

雅各布手里捏着的蛾子的上翼上有清楚的略带黄褐色的腰形斑点。但是下翼上没有新月形斑点。他捉住这只蛾子的那个晚上树倒了下來。在树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手枪声。他很晚回家时他母亲以为他是个人室盗窃的贼。她说他是她儿子中惟一从来不听她的话的。

莫里斯说这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昆虫,生长在潮湿的地方或沼泽地带”。但是莫里斯有时候会说错。有的时候雅各布会选一支很细的钢笔在页边空白处做出改正。

尽管是个无风的夜晚,树还是倒了,放在地上的提灯照亮了仍然是绿油油的树叶和干枯的山毛榉叶。那是个干燥的地方。有一只癞蛤蟆在那儿。一只红蛾子绕着灯一圈又一圈地飞,然后一闪就不见了。那只红蛾子再也没有飞回来,尽管雅各布等了好久。当他穿过草坪,看见母亲熬着夜在明亮的房间里玩单人纸牌戏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了。

“你把我吓坏了!”她大声说道。她以为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惊醒了丽贝卡,她早晨需要很早就起来的。

他脸色苍白地站在那里,从黑暗深处来到了热屋子里,灯光刺得他直眨眼。

不,那不可能是一只翅膀边缘是浅黄色的蛾子。

割草机总是需要润滑。巴内特在雅各布的窗户下面转弯,割草机吱嘎——吱嘎响着,然后嘎拉嘎拉地穿过草坪,又吱嘎吱嘎地响了起来。

现在天上布满了云。

太阳又出来了,亮得耀眼。

它像只小眼睛落在马镫上,然后突然面又十分轻柔地落在床

上，落在闹钟上，落在敞着盖子的蝴蝶标本盒上。暗黄色的蝴蝶极快地飞过高沼地；它们曲折飞过紫花苜蓿地。豹纹蝴蝶招摇地沿着栽成树篱的排排灌木翻飞。蓝蝴蝶落在草地的小骨头上，被太阳直晒着；苧蛱蝶和孔雀在大吃从一只老鹰嘴里掉下来的血淋淋的内脏。在离家许多英里的地方，在一片废墟下生长着的起绒草丛中的凹地里，他找到了北美角翼蝶。他看见了一只白色的蛱蝶围绕着一棵栎树越飞越高，但是他始终没有能捉到它。独自住在高处农舍里的一个老妇告诉过他，有一只紫色的蝴蝶每年夏天都飞到她的花园里来。幼狐清晨时在荆豆丛中戏耍，她对他说。她说如果你黎明时分向外看，总能看见两只獾子。有的时候它们像两个男孩子打架那样互相把对方打翻在地。

“你今天下午不要走远，雅各布，”母亲从门口伸进头来，对他说，“因为上尉要来告别。”这是复活节假日的最后一天。

星期三是巴富特上尉重要的日子。他穿着整洁的蓝哔叽服装，拿上包着橡皮头的手杖——因为他脚有点跛，左手缺两个手指，他为国效过力——在下午四点正的时候从有旗杆的那座房子出发。

三点钟时，负责推轮椅的狄更斯先生来推巴富特太太。

“挪一挪我，”在海滨草地上坐了十五分钟后她会对狄更斯先生说。然后，“行了，谢谢你，狄更斯先生。”在第一个命令时他会把轮椅往太阳地里推；第二个命令时他就把轮椅停在太阳下明晃晃的地带。

他本人是这里的老住户，和巴富特太太——詹姆斯·柯巴德的女儿，有许多共同之处。西街和宽街相交处的喷嘴式饮水处是詹姆斯·柯巴德捐造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六十周年纪念日他是市长，在市里的洒水车上和商店的橱窗上都画着柯巴德的像，还画在律师事务所咨询室窗子的铝质百叶窗上。但是艾伦·巴富特从来

没有到水族馆去过(尽管她和捕捉住那条鲨鱼的博斯上尉很熟),而且当有人拿着广告招贴画来的时候,她傲慢地看着他们,因为她知道她永远不会看到那些江湖小丑,或泽诺兄弟,或戴西·巴德和她的海豹表演队。因为在草地上坐在轮椅里的艾伦·巴富特是个囚徒——文明的囚徒——在晴朗的日子当市政厅、卖布和服装的商店、室内游泳池、以及纪念堂在地上留下条条影子时,她囚笼上所有的铁条才散落在海滨草地上。

他本人是这里的老住户,狄更斯先生总是站在她后面一点的地方,吸他的烟斗。她会问他问题——那些人都是谁——谁现在经营着琼斯先生的商店——然后问到社交季节的情况——狄更斯太太有没有试过,不论是什么——字眼从她的唇间像干了的饼干渣般吐出。

她闭上了眼睛。狄更斯先生转悠了一阵。男人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离开他,尽管当你看到他向你走来时,你会注意到一只圆头的黑靴子怎样颤抖着甩到另一只的前面;在他的背心和裤子之间有一片阴影;他身体怎样摇摇晃晃地向前倾斜,像匹突然发现自己不再驾辕拉车的老马那样。但是当狄更斯先生把烟吸进去又喷出来的时候,从他的眼睛里可以觉察出一个男人的感情。他想到巴富特上尉现在正走在到普莱森特山去的路上;他的主人巴富特上尉。因为在他自己的家里,在俯视小巷的、窗前挂着金丝雀的小起坐间里,女儿们在缝纫机上下着活,狄更斯太太因关节炎而蜷缩一旁——在家里他得不到任何重视,想到受雇于巴富特上尉支撑着他。他很愿意想到当他在和巴富特太太在前面聊天的时候,他是在帮助正走在到弗兰德斯太太家去的路上的上尉。他,一个男人,负责着巴富特太太,一个女人。

他回过身子,看见她正和罗杰斯太太聊天。他再回过身子时,看见罗杰斯太太已经走开了。因此他回到了轮椅旁,巴富特太太问他几点钟了,他拿出他的大银怀表,亲切有礼地告诉了她时间,

似乎他对时间和一切事情知道得都比她要多得多。但是巴富特太太知道巴富特上尉正在到弗兰德斯太太家去的路上。

确实他在往那儿去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了，他已经下了电车，看到多兹山在他的东南方，绿色的山坡衬着地平线上弥漫着尘土色的蓝天。他正大步走上山去。尽管他腿有些瘸，但他仍有着某种军人的风度。贾维斯太太走出教区长住宅的大门时正看见他走过来，她那只名叫尼罗的纽芬兰狗慢吞吞地左右摇动着尾巴。

“啊，巴富特上尉！”贾维斯太太喊道。

“日安，贾维斯太太。”上尉说。

他们一起往前走，当他们来到弗兰德斯太太家门口时，巴富特上尉摘下粗花呢帽，很有礼貌地把头一点，说道：

“再见，贾维斯太太。”

贾维斯太太独自继续前行。

她要去高沼地上散步。她是否又深夜在自家草坪上踱来踱去了？她是否又敲着书房的窗子大声说：“看那月亮，看那月亮，赫伯特！”

于是赫伯特看那月亮。

贾维斯太太心里不快活的时候就到高沼地去散步，一直走到某个浅碟形的凹地处，尽管她总是想走到一个更远的小山脊那儿去；她在凹地上坐下，拿出藏在斗篷下的一本小书，读上几行诗，看看四周。她并不是非常不快活，她既然已经四十五岁了，也许永远不会非常不快活了，就是说不会不快活到想离开丈夫的程度，从而毁掉一个好人的事业，就像她有时威胁说的那样。

不过并没有必要说明一个牧师的妻子在高沼地上散步时会冒什么风险。贾维斯太太矮矮的个子，肤色微黑，眼睛发亮，帽子上插了一根野鸡毛，正是那种会在高沼地上失去自己信仰的女人——也就是说会以普遍性的概念使她的上帝感到惊惶——但是

她没有失去信仰,没有离开丈夫,从来没有把诗从头到尾读完,继续在高沼地上散步,看榆树后面的月亮,坐在俯瞰斯卡巴勒的草地上时感受一切……是的,是的,当百灵鸟高飞;当羊群向前移动一两步,吃草的同时使它们身上的铃儿摆动发出丁冬声;当微风开始吹动然后又停止,只有面颊上留下了风的轻吻;当下面大海中的船只似乎相互交叉,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拉着前进;当远处空中传来震动,幽灵骑士纵马疾驶,猛停;当地平线上波动着蓝色、绿色、令人激动——这时贾维斯太太便会叹一口气,暗自想道,“要是什么人能够给我……要是我能够给什么人……”但是她不知道她想要给什么,也不知道谁能够把它给她。

“弗兰德斯太太五分钟前刚刚出去,上尉,”丽贝卡说。巴富特上尉在扶手椅里坐下来等她。他把胳膊肘放在扶手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伸直那条瘸腿,将有橡皮包头的手杖放在腿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身上有着某种刻板的东西。他思考吗?也许一再想到的是同样的思想。但是这些是“好”思想、有趣的思想吗?他是个有脾气的人;顽强,忠实。女人们会感到,“这儿有着法律。这儿有着秩序。因此我们必须珍视这个男人。夜里他总在驾驶舱里。”于是,在递给他一杯茶或不论什么时,眼前便会产生沉船和灾难的景象,所有的乘客从各自的船舱中跌跌撞撞地出来,而船长就在这里,他身上与风暴般配的粗呢上装扣得整整齐齐,除了风暴什么也无法将他征服。“然而我有灵魂,”当巴富特上尉突然用一块红色印花大手帕擤鼻涕的时候,贾维斯太太会这样想,“正是男人的愚蠢才是造成风暴的原因,这风暴是他的也是我的”……当上尉顺便到她家来看望他们而赫伯特不在家,他几乎一声不响地坐在她家的扶手椅里呆上两三个小时的时候,贾维斯太太会这样想。但是贝蒂·弗兰德斯想的可不是这些。

“啊，上尉，”弗兰德斯太太闯进客厅，说道，“我不得不去追巴克公司的工人……我希望丽贝卡……我希望雅各布……”

她上气不接下气，但一点也不感到不安，当她放下从送油工那儿买的壁炉刷时，她说真热，把窗子开得更大了一些，把椅罩拉拉直，拾起一本书，仿佛她非常自信，非常喜欢上尉，并且比他年轻许许多多岁。真的，戴着蓝色围裙的她看上去不超过三十五岁。他则五十好儿了。

她两只手在桌上移动着；当贝蒂喋喋不休地说话时，上尉左右转动着头，发出小小的声音，十分悠闲自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哦，”他终于说道，“我收到波尔盖特先生的信了。”

波尔盖特先生说他能建议把一个男孩送在大学去。

“弗洛伊德先生在剑桥大学……不，是在牛津大学……噢，正是在这两个学校里的一个，”弗兰德斯太太说。

她向窗外看去。小小的窗户，丁香花和花园的绿色映现在她的眼睛中。

“阿切尔学习不错，”她说。“我收到了麦克斯维尔上尉写的一份很好的报告。”

“我把这封信留给你，好给雅各布看。”上尉说，一面笨拙地把信放回信封中。

“雅各布照例在鼓捣他的蝴蝶，”弗兰德斯太太不高兴地说，但是她吃惊地突然想到，“自然，这个星期板球比赛就开始了。”

“爱德华·詹金森已经递交了辞职申请了。”巴富特上尉说。

“那么你将参加竞选市议员了？”弗兰德斯太太直视着上尉的脸，大声说道。

“哦，差不多吧。”巴富特上尉说，一面把身子更深地安顿在椅子上。

因此，雅各布·弗兰德斯在一九〇六年十月进了剑桥大学。

三

“这一节不是吸烟车厢。”当车门打开，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跳进来时，诺曼太太紧张而无力地抗议道。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火车一直要到剑桥才停下，而这里她独自和一个年轻男人一起关在一节火车车厢里。

她按了一下化妆用品箱的弹簧，确定了香水瓶和从米迪处借来的那本小说都放在顺手的地方（那个年轻人正背对着她站着把包放在行李架上）。她将用右手扔香水瓶，她打定主意，用左手拉警报索。她五十岁了，有个上大学的儿子。可是，事实是男人是危险的。她读了半栏报纸，然后偷偷越过报纸上沿看了一眼，好用一贯可靠的、检验外貌的办法来决定自己是否安全的问题……她很想主动把报纸给他看。但是青年人读《晨邮报》吗？她看看他在读什么——《每日电讯报》。

注意到他的袜子（松垮垮的），领带（很寒酸）后，她又一次把目光移到他的脸上。她仔细琢磨他的嘴。嘴唇闭着，眼睛朝下，因为他在看报。一切很坚定有力，然而年轻，冷淡，缺乏对周围事物的意识——至于说把人打翻嘛！不会，不会，不会！她向窗外看去，脸上现在出现了微笑，然后又回转来，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她。严肃，缺乏对周围事物的意识……现在他抬起了眼睛，眼光越过她……不知怎地，他独自和一个老太太在一起，显得这样格格不入……于是他把眼睛——蓝色的眼睛——盯在风景上。她想道，他没有意识到她在场。可是这一节不是吸烟车厢并不是她的过错——如果他心里有这个意思的话。

没有人看到别人的真正面貌，更别说是一个在铁路车厢里坐

在陌生的年轻男人对面的老太太了。他们看到一个整体——他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看到自己……诺曼太太这时读了三页诺里斯^①的一本小说。她应不应该对这个年轻人说(他毕竟只有自己儿子的年龄):“你要是想抽烟尽管抽,不用管我”?不,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她的在场……她不想打搅他。

不过,既然在她这个年纪她仍然注意到了他的冷淡,想来他在某些方面总有点——至少对她来说——像她自己的儿子那样、正派、英俊、有趣、出众、魁梧?你总得尽力把事情转述好呀。反正,这个年轻人正是雅各布·弗兰德斯,十九岁。别打算一眼看清一个人的性格。你必须领会暗示而不是依据具体说了什么,甚至也不完全是做了什么——比如,当火车进站时,弗兰德斯先生一下打开了门,替她把化妆用品箱拿了出去,一面说,其实是很腼腆地咕哝道:“让我来”;他还真笨手笨脚不知所措呢。

“谁……”这位夫人见到儿子时间;但是因为月台上拥挤着许多人,而雅各布已经走了,她就没有把话说完。由于这儿是剑桥,由于她只在这儿过一个周末,由于她从早到晚在街上、在桌旁看见的全是年轻男人,她完全忘记了火车上问路人的情景,就像一枚被小孩扔进了如愿井中的弯曲的别针,在水中迅速旋转后就永远消失了踪影。

人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天空都是一样的。旅途上的游子、海难幸存者、背井离乡者、以及行将就木的人都从这个想法中得到安慰,毫无疑问,如果你具有神秘主义的脾性,那么安慰、甚至解释都会从那连绵不断的天空表面倾泻而下。但是在剑桥的上空——至少在国王学院的教堂屋顶的上空——却不同。在大海上,一座伟大的城市会把夜空照得通亮。如果认为天空被冲洗到了国王学院

^① 诺里斯(1870—1902),美国作家。

教堂的缝隙里,变得比别处的天空更明亮,更稀薄,更闪闪发光,这样想是不是很离奇?剑桥是不是不仅在夜里放光,而且在白天也放光?

你看,当他们走进去做礼拜的时候,长袍被风吹得多么轻快地飘起,仿佛长袍里面没有任何有密度的肉体物质。尽管长袍下面大靴子在行进,而脸却如雕塑而成,虔诚地控制着怎样的确信和权威。他们行进时列队是多么整齐。粗大的蜡烛直立着;穿白长袍的年轻人起立;方便的鹰形读经台则支托着巨大的白色圣经以供查阅。

一片斜面的光从每一扇窗户里精确地照射进来,即便在弥漫着灰尘的地方也呈现出紫色和黄色,而当光线落在石头上时,那块石头就印上了柔和的红色,黄色和紫色。无论是白雪还是绿叶,冬季还是夏天,都无力影响那古老的彩色玻璃。就像提灯的四个面保护着火焰,使火焰即使在狂风暴雨之夜也能稳稳地燃烧——稳稳地燃烧并严肃地照亮着树干——同样教堂里面一切都井然有序。人们的声音听上去很严肃;管风琴明智而谨慎地应答着,似乎在用大自然的赞同来支撑人类的信仰。身穿白色长袍的人从一侧走到另一侧;时面走上台阶,时而走下台阶,一切井然有序。

……如果你在树下放上一盏提灯,森林里的每一只虫子都会爬到灯前——一个难以理解的集合,因为尽管它们拼命又爬又转,把头往玻璃上撞,却似乎没有任何目的——某种没有意义的东西在激励它们。它们围着提灯慢慢地打转,瞎撞着仿佛要求让它们进去,其中最痴迷的是一只大癞蛤蟆,用肩膀推挤着往前爬,看着它们你会感到厌烦起来。啊,可是,那是什么?一阵可怕的手枪射击声响了起来——清脆的劈啪劈啪声;声波向四面传去——寂静平滑地迭盖住了声音。一棵树——一棵树倒了下來,森林中的一种死亡。在那以后,林木间的风声听起来忧郁伤感。

但是在国王学院教堂里的这个礼拜仪式——为什么允许妇女

参加呢？无疑，如果思想开小差的话（雅各布看上去极端心不在焉，他的头向后仰着，赞美诗集翻错了页），如果思想开小差的话，那是因为好几家帽子店和一橱柜又一橱柜的色彩鲜艳的裙衣都展示在有蒲制椅座的椅子上。尽管脑袋和身体可能很虔诚，你还是能够感觉到个人的存在——有些人喜欢蓝色，另一些人喜欢褐色；有些人喜欢羽毛，另一些人喜欢三色堇和勿忘我花。没有人会想要把狗带进教堂。因为尽管狗在砾石路上倒是很好，不会对花儿表示不敬，可它沿着过道溜达、东张西望、抬抬爪子、带着令人惊恐得血都会变冷的目的向一根柱子走去（如果你是教堂会众之一——独自一人，不存在难为情的问题），它就会完全毁掉这场礼拜。这些女人也是如此——尽管她们各自都很虔诚，突出，并且有她们丈夫的神学、数学、拉丁文和希腊文做担保。天知道为什么是这样。首先，雅各布心里想，她们全都丑恶无比。

这时出现了刮擦声和低语声。他引起了蒂米·杜兰特的注意；非常严厉地看着他；然后，非常严肃地眨了眨眼睛。

通往格尔顿路上的那座别墅叫做“威佛利”，倒不是普卢默先生崇拜司各特^①，或愿意选择任何名字，但是当你需要招待大学生的时候，名字是有用的，而当他们星期日午饭时坐在那儿等待第四个大学生到来的时候，谈起了大门上的名字。

“真烦人，”普卢默太太冲动地打断了谈话，“有谁认识弗兰德先生吗？”

杜兰特先生认识他；因此他脸稍稍红了，并且尴尬地说了什么能肯定——说的时候眼睛看着普卢默先生，一面拉扯自己的右裤腿。普卢默先生站起身来，到壁炉前站住。普卢默太太像个友好

^① 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历史小说的首创者。《威佛利》写于1814年，小说描写了18世纪苏格兰高地的风土人情。

而坦率的同事那样大笑起来。总之，无法想像会有什么比当时那景象、那环境、那前景更可怕的了，甚至那座五月的花园也因寒冷而了无生机，一团云也选择那一刻遮没了太阳。当然有那座花园，每个人都同时朝花园看去。由于那团云，树叶灰蒙蒙地飘动着，而麻雀——那里有两只麻雀。

“我想，”利用年轻人都在看着花园时那短暂的间歇，普卢默太太看着丈夫说，他虽不愿为自己的行动负全部的责任，但还是按了铃。

除了普卢默先生在分切羊肉时产生的思考之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糟蹋人生命中的一个小时。他在想，如果大学教师从来都不请人吃午饭，如果一个星期日又一个星期日地过去，如果人们离开大学，成了律师、医生、议员、商人——如果大学教师从来都不请人吃午饭——

“我说，是羊肉使薄荷调味汁出了名，还是薄荷调味汁使羊肉出了名？”他问坐在他旁边的年轻人，为了打破已经持续了五分半钟的沉默。

“我不知道，先生。”年轻人说，脸涨得通红。

这当儿弗兰德斯先生走了进来。他记错了时间。

现在他们虽然已经吃完了肉，普卢默太太又往自己盘子里添了一份卷心菜。自然，雅各布决定在她吃卷心菜的时间里把肉吃了，他看了她一两次好衡量自己的速度——只不过他简直是饿极了。在这种情况下，普卢默太太说她准知道弗兰德斯先生不会介意——于是甜馅饼被端了上来。她用特别的方式点了点头，示意女仆又给了弗兰德斯先生一份羊肉。她扫了一眼羊肉。这条羊腿剩不下多少给下顿午餐了。

这不是她的过错——因为她怎么可能管得了她的父亲四十年前在曼彻斯特郊区有了她？而一旦被生下来，她怎么可能不吝啬小气、雄心勃勃地长大，对于社会阶梯有着本能的准确看法并且以

蚂蚁般的勤奋推着乔治·普卢默上到阶梯的顶端去呢？在阶梯的顶上是什么？显然，是意识到所有的梯级都在你身下了；因为等到乔治·普卢默成了物理学教授，或者无论是别的什么的时候，普卢默太太只可能处于紧抱着她的显赫地位、盯着下方的地面、驱赶她的两个相貌平平的女儿往梯级上爬的状态中了。

“昨天我去看赛马了，”她说，“和两个小女儿一起去的。”

也不是她们的错。她们走进了客厅，穿着白色上衣，系着蓝腰带。她们递香烟。罗达继承了父亲的冷漠的灰色眼睛。乔治·普卢默有着冷漠的灰色眼睛，但是眼中有着深奥的光芒。他能对波斯和贸易风、对 1832 年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和农作物的收获周期侃侃而谈。他的书架上放着威尔士^①和萧伯纳^②的作品；桌上放的是由穿着泥污的靴子、面色苍白的人撰写的廉价严肃周刊——这是在冷水中漂洗并拧干后的大脑每周发出的刺耳的吱嘎和尖叫声——使人抑郁的报刊。

“要是不把两种都读过，我就会觉得自己不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普卢默太太欢快地说，一面用赤裸的红手轻叩目录表，戴在手上的戒指显得那样的不协调。

“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四个大学生离开那所房子时雅各布大叫道。“啊，我的上帝！”

“真是糟糕透了！”他说，一面两眼扫过大街寻找丁香花或自行车——任何东西，以恢复他的自由感。

“真是糟糕透了，”他对蒂米·杜兰特说，一语道出午餐时他感到的对世界的不满，一个有能力存在下去的世界——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多么没有必要，多么难以相信——萧伯纳和威尔士

① 威尔士(1866—1946)，英国小说家。为开科幻小说写作先河的作家。

② 萧伯纳(1856—1950)，英国著名剧作家，费边社成员。

和廉价严肃周刊！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拼命擦刮破坏，追求的是什么？难道他们从来没有读过荷马、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一世^①时代作家所写的作品？放在从自己的青春和本性而生的感情下审视，他清楚地看到了它的轮廓。这些可怜的家伙们搞出了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目标。然而他心里也有着几分怜悯。那两个可怜的小姑娘——

他心神不安的程度说明他心情已经处于急切的状态。他傲慢而缺乏经验，但是无疑老一辈在地平线上建立起来的城市看去像砖结构的郊区、兵营、纪律严明的所在，和红色和黄色的火焰相对立。他感情很容易受到影响；但是他的话和他沉着地把手圈起来给划着的火柴挡风的动作是矛盾的。他是个有钱的年轻人。

总之，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店员，无论是男是女，在二十左右的年纪，老一辈的世界必定会使他们震惊——以如此浓黑的轮廓投在我们的存在上；投在现实中；投在高沼地和拜伦上；投在大海和灯塔上；投在带着黄牙齿的羊颞骨上；投在年轻人顽固的、压制不住的信念上，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们讨厌得令人难以容忍。“我就是这样的我，而且不打算改变，”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类型，除非雅各布为自己造出一个来。普卢默夫妇会力图阻止他去制造。威尔士和萧伯纳和廉价的严肃周刊会压制它。每一次他星期日在外面吃午饭时——在晚宴和茶会上——都将有同样的震惊——恐怖——不自在——然后是乐趣，因为当他在河边散步时，每走一步都能从周围吸收到如此坚定的信念和保证，树在点头，灰色的尖顶柔和地耸立在蓝天下，风送来了人声、仿佛悬浮在空中，五月轻柔的空气，那含着微粒的带着弹性的空气——栗树开花、花粉、以及不论什么赋予五月的空气以力量的东西，使树木变得模糊不清，将花蕾胶结，把绿色涂抹。而那河也从旁流过，没有涨水，流得也不快，但是

①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指英国第一个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的时代。

牵住了浸入其中的船桨，桨片上滴下了白色的水珠，深深的河水泛着绿色漂过弯着的灯心草，仿佛是在纵情地抚爱它们。

在他们停泊小船的地方树枝如水流般垂下，使树顶上的叶子在轻波中缓慢漂动，躺在水上由树叶形成的一片绿色楔形在树叶移动时也微微移动。这时一丝微风吹过——立刻露出一线天空；杜兰特在吃樱桃时把没有长好的小黄樱桃扔到了树叶形成的那片楔形之中，樱桃梗在叶丛中上下蠕动闪闪发亮，有时一个吃了一半的樱桃会红红地沉入绿水之中。雅各布躺下身子时，牧草地和他的眼睛处于同一水平面上；毛茛把牧草地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但是那儿的草不像墓地里的绿色细流般的、将要淹没墓碑的草那样，它们茂密水灵地挺立着。他抬头向后看去，看见了孩子们在深草中的腿，以及奶牛的腿。嚓，嚓，他听见了嚼草声；然后在草中迈了一小步；然后又是奶牛齐根咬断牧草，嚓，嚓，嚓的嚼草声。两只白色的蝴蝶在他面前绕着榆树越飞越高。

“雅各布很怪，”杜兰特从小说上抬起眼睛，心里在想。他不断读上几页，然后奇怪地有条有理地抬头看看，每次抬头时都从袋子里拿出几粒樱桃来心不在焉地吃着。别的船从他们旁边经过，从一边到另一边穿过这片死水区，以避开别的船只，因为现在许多船都停泊在那儿，有许多白色衣裙，在两棵树之间的空气柱被破坏了，周围升起了一缕青烟——米勒夫人的野餐会。更多的船不断到来，杜兰特没有站起身子，把船推到了离岸更近的地方。

“啊——啊——，”船摇动时雅各布呻吟道，树也摇动了，水中白色的衣裙和白色法兰绒长裤晃动着拉长到岸上。

“啊——啊——！”他坐起身子，感到好像一根松紧带在他面前啪地断了，

“他们是我母亲的朋友。”杜兰特说，“所以鲍老头在船上可下功夫啦。”

而这条船沿着海岸从法尔默斯一直航行到圣艾夫斯。一条更大一些的船，十吨的游艇，大约六月二十号左右能像像样样地装备起来，杜兰特说……

“在钱上有困难。”雅各布说。

“我家人会负责的。”杜兰特说(他是一个去世了的银行家的儿子)。

“我想保持自己经济上的独立。”雅各布生硬地说。(他开始激动起来。)

“我母亲提起过到哈罗盖特去。”他有点不高兴地说，一面摸摸放信的口袋。

“你舅舅成了个伊斯兰教徒，是真的吗？”蒂米·杜兰特问。

雅各布头天晚上在杜兰特的房间里讲了他舅舅莫特的事。

“如果人们知道实情的话，我猜他是在喂鲨鱼呢，”雅各布说，“我说，杜兰特，都吃光了！”他大声说着把装樱桃的纸袋团起来扔进了河里。

在他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尴尬、乖戾、阴郁的神情。

“我们要不要往前划划……这讨厌的人群……”他说。

于是他们离开了这儿，划过了小岛。

轻柔的白色的月亮使天空一直没有黑下来；整个夜里绿叶中露出白色的栗树花；牧草地上的欧芹朦朦胧胧。

从在大院就能听得见的碗碟碰撞声来判断，三一学院的侍者们一定是像洗牌一样地在把瓷盘子移来移去。不过，雅各布的房间是在内维尔院；在顶层；因此到达他的房门口时人们都有点喘不上气来；可是他不在房间里。想来是在食堂里吃饭。远不到午夜内维尔院就会很黑了，只有对面的柱子永远会是白的，还有喷泉。大门给人的感觉很奇特，像在浅绿色上装饰的花边。即使在窗旁你也能听见杯盘声；以及就餐者嗡嗡的谈话声；餐厅里灯火通明，

弹簧门开关时发出轻柔的砰砰声。有些人来得很晚。

雅各布的房间里有——一张圆桌和两把矮椅子。壁炉台上，一只罐子里插着黄色的旗子；一张他母亲的照片；社团的带有小小新月形突起、盾形纹章和名称缩写的卡片；笔记和烟斗；桌子上放着划出红色页边的文章——无疑是一篇论文——“历史是由伟大人物的传记构成的吗？”房间里书籍够多的；法文书很少；不过任何稍有价值的人都按自己性之所至以极度的热情读自己想读的书。比如说，威灵顿公爵^①的传记；斯宾诺莎^②；狄更斯的作品；《仙后》^③；一本书页间夹着压得薄如丝绸的罂粟花瓣的希腊文词典；所有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作家的作品。他的拖鞋简直寒碜得不像样子，像一只被烧毁到水线的船帮。然而他房间里有希腊大师的相片，和乔舒亚爵士的金属版画——一切都很有英国味。还有简·奥斯汀的作品，也许是为了表示对另一个人的标准的尊重而放上的。卡莱尔^④的书是奖品。有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的书籍，一本《马的疾病手册》，以及所有常见的教科书。空气在无人的空房间里也无精打采，只是把窗帘吹起；罐子里的花动了动。虽然没有人在坐在里面，柳条椅的一根纤维却吱嘎直响。

老先生微斜着走下台阶[雅各布坐在窗子凹进处的凳子上和杜兰特说话；他吸着烟，杜兰特在看地图]，手背在身后，黑色长袍飘起，在墙壁附近脚步不稳地趑趄了一下；然后，上楼进了自己的

① 威灵顿公爵(1769—1852)，英国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滑铁卢战役后任首相。

② 斯宾诺莎(1632—1677)，17世纪荷兰哲学家，唯理性主义者，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他的著名作品是《论理学》。

③ 《仙后》，斯宾塞(1552—1599)长篇寓言诗《仙后》的作者，被认为是英国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一。

④ 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宪章运动》等作品。

房间。后来又过来一个,抬起手称赞柱子、大门、天空;又一个,步履轻快,沾沾自喜。每个人都走上了一道楼梯;黑黑的窗户有三个亮起了灯。

如果在剑桥上空有灯光的话,那必定是从三个这样的房间里照射出来的;这里是希腊学;那里是自然科学;一层是哲学。可怜的老哈克斯泰布连路都走不直了;索普威斯这二十年来哪天晚上都在称赞天空;而考恩仍然对同样的故事咯咯发笑。知识之灯并不简单,也不纯洁或壮丽非凡,因为如果你看见他们在它的光照之下(无论是墙上的罗塞蒂^①的画像,还是凡高的复制品,无论钵子里放的是紫丁香还是陈旧的烟斗),他们看去多么像教士!多么像你去观景和吃上一块特殊的蛋糕的郊区!“我们是这块蛋糕的惟一供应者。”然后你回伦敦去,因为款待已经结束。

老哈克斯泰布教授像时钟般精确地换了衣服,坐进了自己的椅子上;装满了烟斗;选好了报纸;把两只脚交叉放好;取下了眼镜。他脸上所有的肌肉这时都垂迭了下来,仿佛被拿掉了支撑物。然而,把地下铁路车厢里整个一排座位上的人脑袋里的东西都掏空,老哈克斯泰布的脑袋也能够全部装得下。现在,当他的眼睛沿印刷的字移动时,在他大脑的走廊里行进着的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步伐整齐迅速,并随着队列的前进不断有新的人流加入进来,直到整个的大厅、穹顶、不论你把它叫做什么的地方,都充满了思想。这样的大检阅不会在任何别的大脑里进行。然而有时他在那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手紧抓着椅子扶手,像个被困的人死抓着东西不放,然后,就因为他的鸡眼痛了起来,或者可能是痛风,他是怎样地诅咒啊,天哪,听听他谈钱吧,拿出他的皮钱包,连最小的银币都斤斤计较,像个爱撒谎的老村妇那样鬼祟和多疑。奇怪的麻痹和枯竭——出色的启发:那巨大的前额安详地制服一切,有时你可能

^① 罗塞蒂(1828—1882),英国诗人、画家。

会幻想,在他睡着时,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头枕石头得意洋洋地躺在那里。

与此同时,索普威斯从壁炉前以一种古怪的轻快的步子走过来,把巧克力蛋糕切开。一直到半夜或更晚的时候都有大学生在他的房间里,有时多达十二个,有时三四个;但是他们进来或出去时都没有人站起来;索普威斯继续他的谈话。谈话,谈话,谈话——好像一切都可以拿来谈——灵魂本身如薄薄的银盘滑过嘴唇,像银子、像月光在年轻人头脑中溶化。啊,他们在遥远的地方会记得它,深陷于无聊中时会回顾它,再回来重新振作自己。

“哦,我真没有想到!是老查克。亲爱的小伙子,日子过得怎么样?”可怜的小查克,失败的外省佬,他真名叫斯坦豪斯,但是,当然索普威斯叫他的外号使他回忆起了这一切,一切,“我永远不可能成就的一切”——是的,尽管第二天索普威斯买报纸赶早班火车时感到一切显得很幼稚,荒唐;巧克力蛋糕,年轻人;索普威斯把事情总结了一下;不,不全如此;他要把儿子送到那儿去。他要节省下每一个便士好把儿子送到那儿去。索普威斯继续他的谈话;把笨拙的讲话中硬邦邦的纤维编织起来——年轻人脱口说出的内容——编在自己平整的花环四周,露出鲜明的一面,青枝绿叶,尖利的刺,果断的男子气概。他醉心于此。确实,对于索普威斯来说,男人什么都可以说,也许一直说到老,说到死去,灭顶,那时银盘会发出空洞的声音,题词读来有点太简单,旧标记看上去太完美,而且印痕永远是同样的——一个希腊男孩的头像。但是他仍然会表示敬意。一个女人,当直觉感知到教士的存在时,将会不由自主地加以蔑视。

考恩,伊拉斯谟·考恩,正在独自品饮葡萄酒,或者说和一个对完全相同的一段时间与他有共同记忆的、脸色红润的小个子男人

在品饮葡萄酒；他品饮葡萄酒，讲述他的故事，面前没有书就随口吟诵着拉丁文，维吉尔^①和卡图卢斯^②，仿佛语言在他唇上是美酒。只是——有时这念头会攫住他——如果诗人大步走了进来怎么办？“这就是我的形象吗？”他可能会指着这胖胖的男人这样问，毕竟此人的大脑是维吉尔在我们中间的代表，尽管他的身体吃得过胖；至于说武器、蜜蜂、甚至犁，考恩在国外旅行时口袋里放着一本法文小说，膝盖上盖一条小毯子，回到家里后感到无比欣慰，他重又回到他的位置，他的专业，在他小巧的镜子里继续保持维吉尔的形象，一切都包围在关于三一学院的教师们的好听的故事和葡萄酒的红色光束之中。但是语言在他唇上是美酒。维吉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可能听到同样的东西。尽管当老昂费尔贝小姐沿康河边学院的后院漫步时相当悦耳地、调子还挺准地为他唱歌，她却总是在来到克莱尔桥时遇到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我去见他，该穿什么衣服呢？”——然后在她沿大道向纽纳姆方向走去时，她听任自己的想像力玩弄着书上从来没有写过的男人和女人相会时的细节。因此听她讲课的人远不及考恩课上的人多，她本来可能会讲出来以阐明课文的东西总是给拉掉了。总之，让教师面对被教授者的形象，镜子就会碎掉。但是考恩品饮着他的葡萄酒，他的兴奋得意劲头过去了，不再代表维吉尔。而是建设者、评估人、检查员；在人名之间划上线，在门的上方挂上名单。如果光芒能够照射的话，这就是它必需穿透的结构——所有这些语言的光芒，汉语和俄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象征和修辞的光芒；历史的光芒；已认知的事物和将要被认知的事物的光芒。

因此如果在夜晚，在辽阔大海的汹涌波涛之上，你看见水面上一片朦胧，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就连天空也被照得发白，就像这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19)，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

② 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4—54)，古罗马杰出的抒情诗人。

时仍有人在进餐或洗盘子的三一学院的上空一样,那就是这个光芒之所在——剑桥的光芒。

“咱们到西蒙的房间去吧,”雅各布说,于是他们卷起了地图,他们已经把一切都解决了。

大院四周都已亮起了灯光,光线落在鹅卵石路上,托出片片暗黑的草地和一株株雏菊花。年轻人现在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天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能够像这样砰地落下的会是什么东西?一个年轻人俯在窗台上的泡沫材料做的花箱上,叫住了另一个匆匆走过的年轻人,他们不断上楼下楼,直到大院带上了一种满当当的样子,像充满了蜜蜂的蜂巢,满载着财宝回巢的蜜蜂,昏昏欲睡,发出嗡嗡声,突然唱了起来;月光奏鸣曲得到了华尔兹的应答。

月光奏鸣曲不停地丁冬演奏;华尔兹戛然而止。虽然年轻人仍旧进进出出,他们仿佛是走去赴约。不时会传来砰的一声,好像什么沉重的家具是突然自己倒了下来,而不是由于晚餐后大家熙熙攘攘所致。想来家具倒下时年轻人会从书本上抬起眼睛来。他们在看书吗?毫无疑问周围的气氛使人有一种专心致志的感觉。在灰墙的后面坐着这么多年轻人,有些无疑是在看书,看杂志,看廉价小说,这是没有疑问的;也许腿跷在椅子的扶手上,一面吸着烟;摊开在桌子上写着,脑袋则随着钢笔的移动转圈子——这都是些单纯的年轻人,他们将会——不过没有必要想到他们变老;另一些人在吃糖;这边他们在拳击;还有,哦,霍金斯先生一定是突然气极了,才会猛地打开窗子喊叫道:“约——瑟夫! 约——瑟夫!”然后他使劲拼命跑过大院,这时一个上年纪的人,系着绿围裙,拿着好大一摞白铁皮盖子,犹豫了片刻,保持好平衡后继续往前走去。不过这是个插曲。有些年轻人在读书,他们躺在浅扶手椅里,拿书

的样子好像手里拿着什么能够看透他们的东西；他们来自中部地区的小城，是牧师的儿子，都在苦恼之中。别的一些人阅读济慈^①。那些多卷集的长篇史书——为了了解神圣罗马帝国，而这是必需的，肯定现在有人开始在从头看。那是专心致志的一部分，虽然在一个炎热的春夜这会很危险——也许，在门会随时打开、雅各布出现的情况下过分专心于单本书、具体篇章上会很危险；或者说理查德·博纳米，他不再读济慈，开始用一张旧报纸做粉红色长纸捻，身子向前弯着，不再是一副急切满足的样子，而几乎变得很凶。为什么？也许只因为济慈很年轻就死了——你也想写诗和恋爱——啊，畜生！真难透了。不过毕竟要是在隔壁楼道的那个大房间里就不那么难了，那儿有两个、三个、五个年轻人都确信这一点——就是说确信其残忍，以及是与非之间的明确分界。那儿有一张沙发，几张椅子，一个方桌，因为窗子开着，你可以看见他们是怎么坐着的——这儿伸出腿，那儿一个人团在沙发的角落里；还有，想来有个人站在壁炉围栏旁说话，你看不见他。总之，两脚分开跨坐在椅子上、吃着放在长盒子里的枣子的雅各布突然大声笑了起来。回答来自沙发角上；他把烟斗举在半空中，然后放回了原处。雅各布转过身来。对于那一点他有话要说，尽管桌旁那个健壮的红头发小伙子慢吞吞地摇着头，似乎在否认；然后他拿出了单开小刀，把刀尖一次又一次地扎进桌子上的一个木节疤里，似乎在肯定壁炉围栏旁的那个声音说的是实话——这一点雅各布无法否认。或许，在他把枣核排放好了以后他对此可能找到什么话说——确实他张开了嘴——只是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声。

笑声消失在空中。它几乎没能传到站在伸展在院子对面的教堂旁的人们的耳朵里。笑声消失了，只能看到手臂的挥动和身体的动作，在房间里显示着某种事态的轮廓。是争论？打赌划船比

① 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为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赛的结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那间幽暗的房间里，手臂和身体的动作显示的是什么？

离开窗子——两步以外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围成一圈的房子——直立的烟囱，水平的房顶；也许，对于一个五月之夜，砖头和建筑物太多了点。这时你的眼前会出现土耳其光秃秃的山丘——清晰的线条，干枯的土地，鲜艳的花朵，以及光着腿站在溪流中在石头上捶洗亚麻织物的女人背上的色彩。溪水在她们脚踝四周形成许多圈圈。但是在剑桥夜色的层层包裹和覆盖下，这一切都不可能清晰地透现出来。甚至连时钟的敲击声都被捂压得低沉沉的；仿佛由某个虔诚的人在布道坛发出的吟诵声；仿佛一代代的饱学之士听到过去的这一个小时从他们的队伍中滚滚而过，为了供世人使用，带着他们的祝福将这已是柔和古老的声音传播了出来。

年轻人是为了接受这个来自过去的礼物才来到窗前，站立在那儿，向外看着院子对面的吗？那是雅各布。他站在那儿吸烟斗的时候，时钟最后一击的声音轻柔地缭绕着他。也许曾经有过争论。他显得很满足；实际上显得神气活现；在他站在那儿的时候这表情产生了一点变化，钟声传递给了他（有可能）一种对古老的建筑和时间的感觉；他自己是个后继者；然后明天；以及朋友们；想到他们，他似乎怀着绝对的信心和愉快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

与此同时，在他身后，他们那无论是否通过争论所构成的形态、虽坚硬却只是昙花一现、比起教堂里的深色石头来就像玻璃一样的精神形态，已被撞得粉碎，年轻人从椅子里和沙发角落里站起身来，在房间里乱哄哄地走来走去，东撞西碰，一个把另一个猛挤到卧室门上，门吃不住劲，两个人都摔进了门里。然后剩下雅各布，坐在浅扶手椅里，是只有他单独和马沙姆在这里吗？还是安德森？西米恩？啊，是西米恩。其余的人全都走了。

“……尤利安^①……”他们之中是哪一个说起他、并低声咕哝其他有关的话的？但是大约午夜时分有时会刮起一阵大风，就像一个隐蔽的身影突然醒来；这阵风现在正扑动着吹过三一学院，刮起看不见的树叶，使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尤利安”——然后是风。榆树枝桠扫向空中，船帆被吹得鼓起，旧双桅帆船猛烈地上下颠簸，炎热的印度洋上灰色的波涛狂暴地翻腾，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结果是，如果那位戴面纱的女士穿过三一学院的院子，这时她便会再次觉得懒洋洋的，围着各种装饰织物把头倚在柱子上。

“不知怎地这好像挺重要。”

这低低的声音是西米恩的。

回答他的声音更低。烟斗在壁炉台上清晰的敲击声压过了回答声。也许，雅各布只是“哼”了一声，或者什么话也没有说。确实，听不见那些字。有的是当一个人的心灵在另一个人的心灵上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时的那种亲密感，一种精神上的快速反映。

“喔，看来你是研究过这个题目的了，”雅各布说着站起来，走到西米恩的椅子旁站住。他平衡了一下身体；他有点摇晃。他显得非常之快活，假如西米恩开口说话，好像他的愉快就会漫溢出来沿四周流下。

西米恩没有说话。雅各布继续站在那里。但是亲密感——房间里充满了亲密感，像一潭水，静止，深沉。毋需动作或语言，它柔和地升起，漫过一切，用珍珠的光泽安慰、点燃和覆盖着心灵，因此如果你谈到剑桥的灯光在照耀，就不仅仅是语言。而是罗马皇帝尤利安。

但雅各布离开了。他嘟哝了一声晚安。他走到院子里。他把上衣胸口的扣子扣好。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因为只有他一个人

^① 尤利安(331—363)，罗马皇帝。

在那一刻步行回房间去，他的脚步声很响，身影显得十分突出。他的脚步声的回音从教堂，从宿舍楼，从图书馆传过来，仿佛古老的石头带着威严的权威发出回响：“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回自己的房间。”

四

使劲想要阅读莎士比亚有什么用，特别是这种小小的薄纸版本，书页一下就皱了，要不就被海水粘在了一起？尽管莎士比亚的剧作不断受到赞扬，甚至引用，并且被置于古希腊的作品之上，但雅各布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能够读完一本莎剧。然而这是怎样的机会啊！

蒂米·杜兰特发现了锡利群岛，像几乎要被海水淹没的山顶般横卧在该在的地方。他的计算十分成功，真的，他坐在那儿，手放在舵柄上，腮帮子红扑扑的，脸上一层新长出的胡子，坚定地看看星星，然后看看罗盘，相当正确地阐明那亘古不变的教科书中他的这一页，女人看到他这个样子会被打动。当然，雅各布不是女人。蒂米·杜兰特的样子对于他不是一种奇观，没什么值得在蓝天的衬托下大加景仰的；差得远着呐。他们吵架了。谁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在船上有着莎士比亚，条件如此杰出的情况下，怎样正确地开一个牛肉罐头的事竟会把他们变成绷着脸生气的小学生。不过罐头牛肉是冷的；咸水糟蹋了饼干；海浪或急涌或漫卷，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极少变化——或急涌或慢卷直到地平线的尽头。时而一丛海藻漂过——时而一根木头。曾经有船只在这儿失事。一两条船开了过去，沿自己的一侧航线行驶。蒂米知道它们的目的地，它们运载的货物是什么，而且通过望远镜能够说出航运公司的名字，甚至猜得出公司付给股东的红利是多少。然而雅各布没有理由为此

而绷着脸生气。

锡利群岛像几乎要被海水淹没的山顶。……不幸的是，雅各布弄断了烧汽化油的炉子的销子。

锡利群岛很可能在笔直扫过的巨浪下完全消失。

但是你必需承认年轻人的这一点，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吃早餐很不愉快，但还是真心实意的。没有必要制造谈话。他们拿出了烟斗。

蒂米写下了一些科学观察的结果；并且——是什么问题打破了沉默——是问具体的几点钟还是那天是几号？反正，一点别扭也没有就问了出来；以世界上最平淡无奇的方式问了出来；然后雅各布开始解开衣服上的扣子，光着身子只穿一件衬衫坐在那里；显然是打算游泳。

锡利群岛开始染上一层浅蓝色；突然，海面映照上一片蓝色、紫色、绿色；又只剩下灰蒙蒙一片；一条光线照射下来又迅速消失；但是当雅各布把衬衫拉过头顶时，整个海面上的波浪都泛着一片蓝色和白色，波光粼粼，虽然时而会出现一大片紫色的痕迹，像擦伤的青肿；或者漂着整整一片微带黄色的艳绿。他跳入水中。他吞进一口水，吐了出来，舞动右臂，舞动左臂，被一根绳子拖着，大口喘气，扑腾得水花四溅，被拉上了船。

船上的坐处确实是烫人，他手里拿着毛巾赤身坐在那儿，太阳晒得他的后背暖洋洋的，看着锡利群岛——见鬼！船帆拍动起来。莎上比亚被撞落水中。你能看见他快活地漂走，所有的书页飞快地不停地翻动着；然后沉入水中。

奇怪的是，你能够闻到紫罗兰的香气，如果七月不可能有紫罗兰，那么他们一定在大陆上种植了什么气味非常浓重的东西。大陆离得并不十分远——你能够看得见山崖上的裂缝，白色的村舍，袅袅的炊烟——看上去极其宁静，乐观和平，仿佛智慧和虔诚降临在了那儿的居民身上。这时响起了一声叫喊，像一个男人在主街

上叫卖沙丁鱼。那地方显得极其虔诚和平静,仿佛老人在门口吸烟,姑娘们手叉在臀部站在水井边,马站在一旁;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到,卷心菜地和石墙,海岸警卫所,以及,更主要的是,没有人看见的、海浪拍打着的、有白色沙滩的海湾,都在一种狂喜中升入天堂。

但是村舍的炊烟难以觉察地低垂下来,看去如哀悼的象征,如一面在坟墓上爱抚飘动的旗子。海鸥在辽阔的天空中振翅飞行,然后平静地翱翔,似乎在向那坟墓致意。

无疑,如果这里是意大利、希腊、或那怕是西班牙的海岸,悲哀就会被新奇、激动和古典文学教育给予的暗示一扫而空。但是科尼什的山丘上耸立着直挺挺的烟囱;而且,不知怎地,美景令人无比伤感。是的,烟囱和海岸警卫所,以及没有人看见的、海浪拍打着的小小的海湾使人记起了那无比巨大的悲哀。而这是什么样的悲哀呢?

它是地球本身酝酿而生的。它来自海岸的房子里。我们开始是透明的,后来云层增厚了。全部历史都在我们这块玻璃的后面。想要摆脱是徒劳的。

但是,很难说这是否正确解释了雅各布忧郁的原因,这时他赤裸着坐在太阳下,望着地的尽头;他一直没有开口。蒂米有时琢磨(只是刹那间),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使他烦恼。……没关系。有些事情是没法说出来的。让我们把它甩掉。让我们擦干自己,处理手边的第一件事。……蒂米·杜兰特的记录科学观察的笔记本。

“现在……”雅各布说。

这是一场巨大的争论。

有的人能够紧跟每一步,并且在最后甚至自己也迈出六英寸长的一小步;而别的人则停留在对外部征兆的观察上。

眼睛都盯在拨火棍上；右手拿起拨火棍，举了起来；慢慢转动着，然后非常准确地放了回去。放在膝盖上的左手弹着某个庄严但时断时续的进行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是没有利用就听凭它散发掉了。猫大步走过壁炉前的小地毯，没有人注意看她。

“我只能解释到这个地步了，”杜兰特结束了他的话。

紧接着的一分钟里没有一点声音。

“那就是说……”雅各布说道。

下面说出来的只有半句话；但是这种半句半句的话，对于在下面观察外部景象的人就像挂在建筑物顶上的旗子。有着紫罗兰的芳香、哀悼的象征以及安宁虔诚的康沃尔海岸是什么？只不过是他在思维行进时碰巧直接挂在身后的一道屏幕。

“那就是说……”雅各布说道。

“是的，”蒂米考虑了一下说。“是这样的。”

这时雅各布开始冲来冲去，一半是为了伸展一下身体，一半无疑是因为开心，因为在他卷船帆、擦钢板的时候，嘴里发出了极其古怪的声音——粗哑、毫不和谐——某种凯歌，因为他掌握了这场争论，因为他驾御着局面，晒得黑黑的，脸也没有刮，此外还能够驾一艘十吨游艇环游世界，他很可能不久就会这样做，而不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干下去，而且穿着鞋罩。

“我们那位朋友马萨姆，”蒂米·杜兰特说，“不会愿意人家看见他和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在一起的。”他衣服上的扣子掉了。

“你认识马萨姆的姑姑吗？”雅各布问。

“我从来不知道他有姑姑，”蒂米说。

“马萨姆有数不清的姑姑，”雅各布说。

“《末日判决书》^①里有马萨姆的名字，”蒂米说。

^① 《末日判决书》：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的调查清册。

“也有他姑姑的名字，”雅各布说。

“他妹妹，”蒂米说，“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这就是你会要碰到的事，蒂米，”雅各布说。

“你会先碰到的，”蒂米说。

“可是我刚才对你说起的这个女人——马萨姆的姑姑——”

“啊，快说吧，”蒂米说，因为雅各布笑得说不出话来了。

“马萨姆的姑姑……”

雅各布笑得说不出话来。

“马萨姆的姑姑……”

“马萨姆有什么可以让人笑的地方？”蒂米说。

“见鬼——一个把领带扣针咽下去的人，”雅各布说。

“五十岁以前会当大法官的，”蒂米说。

“他是个绅士，”雅各布说。

“威灵顿公爵是个绅士，”蒂米说。

“济慈不是。”

“索尔兹伯里勋爵是。”

“上帝是不是？”雅各布问。

这时，锡利群岛仿佛直接被云中伸出的金色手指指着；人人都知道这一景象是多么奇特怪异，这道道宽阔的光线，无论是照射在锡利群岛或大教堂中宗教勇士的坟墓上，总是会动摇怀疑论的根基，导致对上帝的玩笑。

“与我同在：

黄昏迅速降临；

阴影愈深；

上帝，请与我同在，”

蒂米·杜兰特唱道。

“从前在家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首赞美诗,是这样开头的

伟大的上帝,我看见和听到的是什么?”

雅各布说。

海鸥一两只一起在船的附近翱翔,微微摇摆着;鸬鹚好像跟着自己伸长的长脖子在永远不停地追捕,紧贴着水面掠过,落到下一块岩石上;潮水冲刷溶洞发出的轰轰声从水面传来,低沉、单调,像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声音。

“古老的岩石啊,为我裂开吧,
让我藏身于你之中,”

雅各布唱道。

一块岩石如某个妖怪的不怎么锋利的牙齿伸出海面;棕褐色;漫溢着永不停息的瀑布。

“古老的岩石啊,”

雅各布唱着,他仰面朝天躺在那里,望着中午的天空,每一丝云彩都已从天空消失,因此天空像某件揭去了盖子的永久性展览品。

到六点钟的时候从冰原上吹过来一阵微风,七点时海水更近于紫色而非蓝色;七点半时锡利群岛四周如同金箔工的一片粗糙的皮肤,当杜兰特坐在那儿掌舵时,他的脸就像经过世代擦拭的红漆盒子的颜色。到九点钟的时候,天空中火红的晚霞和变幻的色彩全都消失,只剩下楔形的苹果绿色和片片浅黄色;十点时船上的

提灯在波浪上映出弯弯曲曲的色彩,随着波浪伸展或弓起而拉长或缩短变宽。灯塔的光柱迅速跨越水面。细小的繁星在无穷个百万英里之外闪闪发亮;但海浪拍打着游艇,并以规律的和惊人的庄严轰然撞碎在岩石上。

尽管可以去敲村舍的门要一杯牛奶喝,只有干渴才会迫使人这样打搅别人。然而,也许帕斯柯太太会欢迎的。也许炎炎夏日令人烦闷。她在自家小小的洗碗碟的地方,可能听到那只廉价的时钟在壁炉台上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声。她独自在家。她的丈夫给农场主霍斯肯帮忙去了,女儿出嫁后去了美国。她的大儿子也已经结了婚,但是她和儿媳处不来。美以美会的牧师来把小儿子带走了。她独自在家。一艘轮船,也许是开往加的夫去的,这时正越过地平线,而近处,一棵毛地黄的铃莢摇动着,铃舌是一只大野蜂。

科尼什白色的村舍都修建在山崖边上;菜园里荆豆比卷心菜长得茂盛;而围篱呢,是哪位原始的先民把花岗石堆在一起而成的。在其中一块石头上凿出了一个盆子,一位历史学家猜测是用来盛放受害者的血的,但在我们的时代,它的功用要平淡得多,可供想要一览无余地欣赏古纳德角的旅游者坐在上面。这倒不是说有人不想看村舍园子里的蓝色印花连衣裙和一条白色围裙。

“看呀,她得从园子里的一口水井里打水呢。”

“冬天一定很荒凉,风席卷过那些山丘,浪撞击着岩石。”

即使在夏日你也能听见海浪低沉的沙沙声。

帕斯柯太太打好水后走进了屋子。旅游者很遗憾没有带望远镜,否则就可能看清那艘不定期货船的名字了。确实,天气非常晴朗,还真说不准有一副望远镜的话你能够看见些什么呢。两条打渔的小帆船,想来是从圣艾夫斯湾开出来的,这时正在和轮船相反的方向上航行,海底变得时而清晰时而昏暗。至于那只蜜蜂,吸足

了蜜以后它飞到了起绒草那儿，然后笔直飞到帕斯柯太太的菜园里，又一次把旅游者的目光带到老妇人的印花连衣裙和白围裙上，因为她来到了村舍的门口，正站在那儿。

她站在那儿，手搭在眼睛上方向海上眺望。

也许她是第一百万次看着大海。一只翅膀上有孔雀羽斑点的蝴蝶落在了起绒草上，它翅膀上蓝色和巧克力色的绒毛证明它刚从蛹中脱出。帕斯柯太太走进门去，取了一只奶油盘，走出来，站在那儿擦洗。她的脸肯定既不温柔、性感，也不纵欲，而是坚定、明智，或者说健康的，在一间充满了老于世故的人的房间里，她意味着生命的活力。然而她会像说真话一样毫无顾忌地说谎。在她背后的墙上挂着一条巨大的干鳕。藏在客厅里的是她珍视的垫子，瓷水杯，以及相片，尽管保护着这间发霉的小屋子不受带盐份的海风侵袭的只是一砖之厚的墙壁，透过网织品窗帘的间隙，你可以看见塘鹅如一块石头直落而下，在暴风雨的日子里海鸥战栗着飞过空中，轮船的灯光时起时伏。冬夜里的声音伤感而忧郁。

画报在星期日准时送到，她长时间地看着辛西亚夫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婚礼。她也很想能够乘坐带弹簧的马车。有教养的人说话时那柔和快速的音节常常使她对自己粗放的发音感到羞愧。而且整夜听到的是大西洋在岩石上的磨擦声，而不是双轮双座马车和男仆吹哨召唤汽车的声音。……她一面擦洗奶油盘时脑子里可能就在这样梦想着。但是健谈的、机智的人都到城市里去了。她像个守财奴，把自己的感情珍藏在了心里。这么多年以来她丝毫也没有改变，而人们在羡慕地看着她的时候，感到似乎她内心必定全部是纯金。

这位明智的老妇人在良久凝视大海后又一次回到屋子里去了。旅游者们决定，是接着前往古纳德角去的时候了。

三秒钟后杜兰特太太来敲门了。

“帕斯柯太太吗？”她问道。

她傲慢地看着旅游者穿过田间小路。她来自苏格兰高地的一个民族，他们的酋长是很出名的。

帕斯柯太太出现了。

“我很羡慕你的那丛草，帕斯柯太太，”杜兰特太太说，一面用刚刚拿来敲门的阳伞指着长在门旁的那丛漂亮的蕨草。帕斯柯太太不赞成地看着那丛草。

“我儿子过一两天就回来，”杜兰特太太说。“和一个朋友一起从法尔默斯驾一条小船来。……莉齐有消息吗？”

她的长尾巴小马站在二十码以外的路上抽动着耳朵。马童柯瑙偶尔给他们赶赶苍蝇。他看见女主人走进了村舍，又走了出来；绕过屋前的菜园子，从手的动作来判断，她正在起劲地说话。帕斯柯太太是他的姑姑。两个女人一起观察着一丛草木。杜兰特太太弯下身子摘下一根小树枝。接着她指指马铃薯（她的动作很傲慢，身子挺得笔直）。马铃薯得了枯萎病。那年马铃薯都有枯萎病。杜兰特太太指给帕斯柯太太看她的马铃薯枯萎病有多么厉害。杜兰特太太起劲地说着；帕斯柯太太顺从地听着。柯瑙知道杜兰特太太在说，这很简单，你把粉末和进一加仑水里；“我在自己的菜园里亲手做过，”杜兰特太太正说道。

“你一个马铃薯也落不下——你一个马铃薯也落不下，”她们走近大门时杜兰特太太用强调的口气说。马童柯瑙变得像块石头，一动不动。

杜兰特太太拿起缰绳，在赶车人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小心你的那条腿，不然我就要让医生来看你了，”她回过头来大声说道；她轻轻碰了一下小马；马车开始往前驶去。马童柯瑙只有蹣跚着脚跳上车去的功夫。柯瑙坐在后座的中间看着他的姑姑。

帕斯柯太太站在大门口看着他们远去；站在大门口直到马车拐过弯；站在大门口，时而往右边看看，时而往左边看看；然后走回

到屋子里去。

不久小马前腿奋斗着向高沼地的坡路进攻。杜兰特太太听任缰绳松弛着，身子靠向后面。她的轻松态度消失了。她的鹰钩鼻薄得像一块漂白的骨头，几乎都能透过它看见亮光。放在膝上缰绳上面的手即使在安静时仍很坚实。上嘴唇短得总是翘起露出门牙，几乎像是在冷笑。她的思想掠过极大的范围，而帕斯柯太太的思想则固定在那单独的一块地上。当小马爬着上山的路时，她的思想掠过了极大的范围。她思前，她想后，仿佛没有房顶的茅屋，成堆的矿渣，以及村舍的长满毛地黄和荆棘的园子在她的思想上投下了阴影。四周是灰白的山丘，每一座山上都散布着古老的石头；山下是大海，像南方的大海那样多变无常；她坐在那儿看看山丘，看看大海，直挺挺地，像鹰一样，在忧郁和大笑之间寻求平衡。突然她用鞭子轻轻打了一下小马，使得马童柯瑙不得不蹣着脚跳上车去。

白嘴鸦落下；白嘴鸦飞起。它们如此随心所欲地栖落的树木似乎不足以接纳这样大量的白嘴鸦。微风吹得树梢沙沙响；树枝发出清晰的吱嘎声，不时落下荚壳或细枝，虽然仍是仲夏时令。白嘴鸦飞上天空又飞落下来，当更为明智的鸟儿准备休息的时候，飞上天空的白嘴鸦的数目一次比一次少，因为黄昏业已过去大半，树林中几乎已经黑了。青苔软软的；树干似幽灵。在树林以外是一片银色的牧草地。牧草地的尽头，蒲苇草从团团绿草丛中伸出羽毛般的叶片。一片宽阔的水面闪着微光。旋花蛾已经开始在花间旋转飞舞。橘黄色和紫色的旱金莲和香水草融入了暮色之中，但是大蛾子在上面飞旋的烟草和西番莲则色白如瓷器。白嘴鸦在树顶一起扑动翅膀，正准备好要睡觉时突然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震颤的声音——越来越响——简直在他们耳朵里喧嚣不止——把充满睡意的翅膀又吓回到空中——那是宅子里晚餐的铃声。

在经历了六天的海风吹,雨淋和日晒以后,雅各布·弗兰德斯穿上了晚礼服。这个不招眼的黑东西在船上时和罐头、泡菜、腌肉放在一起,时不时地露过面,随着航程的延续变得越来越不相干,很难让人相信它存在的意义。而现在,世界稳定了,在烛光的照耀下,惟一保护他的就是这件晚礼服了。他对此真是感谢不尽。即使如此,他的脖子,手腕和脸仍毫无遮盖的暴露着,他整个的人,无论是遮盖着的还是暴露着的部分,都在激动发光,以至连黑色衣服也不是完美的遮蔽。他把放在桌布上的红色大手收了回去。它偷偷地握住了细长的玻璃杯和叉柄呈曲线的银叉子。炸肉排上的骨头上装饰着粉红的饰边——而昨天他啃火腿骨头来着!他的对面是朦胧的、半透明的黄色和蓝色的人影。在人影后面是灰绿色的花园,渔船似乎陷入并悬浮在虎耳草梨形的叶子间。一条帆船慢慢从女人们身后驶过。两三个人影在暮色中匆匆穿过平台。门开了又关上。没有什么东西安定下来,或者保持不变。像时而在这边划几下,时而在那边划几下的桨一样,一句句话时而从餐桌这一侧、时而从那一侧传出来。

“啊,克拉拉,克拉拉!”杜兰特太太喊道,蒂莫西·杜兰特^①也喊道,“克拉拉,克拉拉,”雅各布知道了穿黄色薄纱衣服的人影叫克拉拉,是蒂莫西的妹妹。姑娘坐在那里微笑,脸红了。她有哥哥一样的黑眼睛,比哥哥含糊温柔。当笑声消失后她说:“可是,妈妈,那是真的。他是这么说的,不是吗?艾略特小姐同意我们……”

但是高个子,头发灰白的艾略特小姐正在挪动身子,给刚从平台上进来的老先生让出地方来在她身旁坐下。晚餐永远也结束不了,雅各布心想,而他也不希望它结束,尽管那条轮船已经从窗框

① 蒂莫西:蒂米是蒂莫西之爱称。

的一角航行到了另一角，一盏灯光标志着防波堤的尽头。他看见杜兰特太太凝视着那点灯光。她转身面对着他。

“是你还是蒂莫西驾驶的船？”她问。“请原谅我叫你雅各布^①。我经常听到关于你的事。”然后她的眼睛又回到了大海上。她两眼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过去是一个小小的村子，”她说，“现在发展了。……”她站起身来，拿着餐巾走去站在窗前。

“你和蒂莫西吵架了吗？”克拉拉不好意思地问道。“要是我会吵的。”

杜兰特太太从窗口走了回来。

“饭吃得越来越晚了，”她说，她笔直地坐在那里，沿桌子看去。“你们真该觉得不好意思——你们所有的人。克拉特巴克先生，你真该觉得不好意思。”她提高了声音，因为克拉特巴克先生耳朵聋。

“我们是觉得不好意思，”一个姑娘说。但是那个留着胡子的老先生仍继续吃他的李子馅饼。杜兰特太太笑了，身体向后靠在椅子上，似乎在迁就他。

“我们请你来判断，杜兰特太太，”一个带着厚厚的眼镜，留着火红的小胡子的年轻人说。“我认为条件已经得到满足了。她欠我一个一金镑的硬币。”

“不是在吃鱼以前——是和鱼一起吃，杜兰特太太，”夏洛特·怀尔丁说。

“是这么打的赌；和鱼一起吃，”克拉拉认真地说。“秋海棠，妈妈，和他的鱼一起吃秋海棠。”

“哎呀，”杜兰特太太说。

“夏洛特不会给你钱的，”蒂莫西说。

① 西方一般熟人之间称呼名字，而不是某某先生。杜兰特太太是第一次见到雅各布，按理应称呼他弗兰德斯先生。

“你怎么敢……”夏洛特说。

“那将是我的荣幸，”彬彬有礼的沃特利先生说，一面拿出一个装有一金镑硬币的银盒子，放了一枚在桌子上。这时杜兰特太太站起来，挺直身子走过房间，穿着黄色蓝色和银色薄纱衣裙的姑娘们跟在她身后走了出去，还有穿着丝绒的上年纪的艾略特小姐；一个小个子面色红润的女人在门口踌躇着，她干净，拘谨，可能是个家庭教师。她们全都从开着的门走了出去。

“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夏洛特，”杜兰特太太说，她拉过姑娘的胳膊来挽着，一起在平台上来回散步。

“你为什么这样悲哀呢？”夏洛特冲动地问道。

“我的样子让你觉得我很悲哀吗？我希望不是这样，”杜兰特太太说。

“呃，刚才就是这样。你还不老。”

“老到可以做蒂莫西的母亲啦。”她们停下了脚步。

艾略特小姐正在平台边上用克拉特巴克先生的望远镜看着。这位耳聋的老先生站在她旁边，抚摩着胡子，一面背诵星座的名字：“仙女座，牧夫座，仙后座……”

“仙女座，”艾略特小姐轻声说道，一面稍稍移动了一下望远镜。

杜兰特太太和夏洛特沿着指向天空的望远镜的镜筒方向看着。

“有千百万颗星星，”夏洛特深信不疑地说。艾略特小姐从望远镜转过身来。餐厅里的青年男人们突然大笑起来。

“让我看看，”夏洛特急切地说道。

“星星使我厌烦，”杜兰特太太和朱丽亚·艾略特沿平台走去时说。“我以前曾经看过一本关于星星的书。……他们在说些什么？”她在餐厅的窗前停了下来。“蒂莫西，”她说明道。

“那沉默的年轻人，”艾略特小姐说。

“是的，雅各布·弗兰德斯，”杜兰特太太说。

“啊，妈妈！我没有认出你来！”克拉拉·杜兰特和埃尔斯贝特从对面走来，惊呼道。“真香啊，”她揉碎了一片马鞭草叶，使劲闻着。

杜兰特太太转身独自离开了。

“克拉拉！”她叫道。克拉拉走到她面前。

“她们一点都不像！”艾略特小姐说。

沃特利先生吸着雪茄走过她们身边。

“我活着的每一天都发现自己同意……”他经过她们身边时说。

“猜一猜会很有趣……”朱丽亚·艾略特喃喃道。

“我们刚出来的时候还能够看得见花圃里的花，”埃尔斯贝特说。

“现在简直快看不见了，”艾略特小姐说。

“她以前一定非常漂亮，当然，人人都喜欢她，”夏洛特说。“想来沃特利先生……”她打住了。

“爱德华的去世是个悲剧，”艾略特小姐明确地说。

这时厄斯金先生加入了谈话。

“根本没有什么寂静，”他肯定地说。“不算你们的说话声，在今天这样的晚上我能够听见二十种不同的声音。”

“打个赌怎样？”夏洛特说。

“一言为定，”厄斯金先生说。“一，大海的声音；二，风声；三，狗叫；四，……”

其余的人走过他们身边，没有停留。

“可怜的蒂莫西，”埃尔斯贝特说。

“一个多么晴朗的夜晚，”艾略特小姐冲着克拉特巴克的耳朵喊道。

“想看看星星吗？”老人把望远镜转向埃尔斯贝特问道。

“难道不使你感到伤感吗——看星星？”艾略特小姐大声道。

“哎呀不会，哎呀不会，”克拉特巴克先生听懂她的意思后咯咯笑着说。“为什么会使我感到伤感？一点儿也不会——哎呀不会。”

“谢谢你，蒂莫西，可是我要进去了，”艾略特小姐说。“埃尔斯贝特，给你披巾。”

“我要进去了，”埃尔斯贝特眼睛仍看着望远镜，喃喃道。“仙后座，”她喃喃道。“你们都在哪儿？”她问道，眼睛离开了望远镜。“真黑呀！”

杜兰特太太坐在客厅里灯下绕一团毛线。克拉特巴克先生在念《泰晤士报》。远处放着另一盏灯，姑娘们围坐在灯下，剪刀一闪一闪地在为供亲友观看的业余演出剪着银色的亮晶晶的什么东西。沃特利先生在看书。

“是的，他说得很对，”杜兰特太太说，她直起身子，停止绕线。在克拉特巴克先生念完兰斯多恩勋爵剩下的讲话时她一直笔直地坐着，没有碰那团毛线。

“哎，弗兰德斯先生，”她骄傲地说，好像在对兰斯多恩勋爵本人说话一样。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开始继续绕毛线。

“坐在那儿，”她说。

雅各布从他逗留的窗子旁边昏暗的地方走了出来。灯光照遍他的全身，照亮了他皮肤的每一个脊晃；但是当他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花园时，面部的肌肉纹丝不动。

“我想听听你们一路航行的情况，”杜兰特太太说。

“好的，”他说。

“二十年前我们也这样干过。”

“是的，”他说。她严厉地看了他一眼。

“他真是够别扭的，”她心想，同时注意到他如何拨弄着袜子。“可是长得这么出众。”

“那时候……”她接着说道，对他讲他们怎样航行……“我丈夫对航海非常熟悉，因为在我们结婚前他有一条游艇”……然后告诉他他们怎样轻率地无视渔民的意见，“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可是我们是多么为自己感到骄傲啊！”她挥动着拿着毛线球的手。

“要我给你撑着毛线吗？”雅各布生硬地问道。

“你替母亲这样做，”杜兰特太太热切地看了他一眼说，同时把那束毛线给了他。“确实，绕起来容易多了。”

他微微一笑；但是没有说话。

埃尔斯贝特·西顿斯手臂上搭着银色的什么东西在他们身后犹豫着。

“我们想要，”她开口说。……“我来是为了……”她停了下来。

“可怜的雅各布，”杜兰特太太静静地说，仿佛她从他出生起就认识他了。“他们打算要你参加他们的演出。”

“我真太爱你了！”埃尔斯贝特跪在杜兰特太太的椅子旁说。

“把毛线给我，”杜兰特太太说。

“他来了——他来了！”夏洛特·怀尔丁大叫道。“我打赌赢了！”

“高处还有一串呢，”克拉拉·杜兰特低声说，又上了一级扶梯。在她伸手去够葡萄藤高处的葡萄时，雅各布把着扶梯。

“够着了！”她把茎剪断，说道。她站在扶梯上，在葡萄叶和串串黄色及紫色的葡萄间，阳光在她身上滑动形成片片斑驳的光影，使她看上去如半透明一般，苍白，无比姣美。沿板壁放着的花盆中种植着天竺葵和秋海棠；西红柿爬上了墙。

“实在需要打掉一些叶子了，”她琢磨道，有一片绿叶像手掌样伸开，旋转着从雅各布的头旁落下。

“我这儿有的已经吃不完了，”他抬眼往上看着说。

“回到伦敦去，”克拉拉开始说，“确实显得有点荒唐。……”

“可笑，”雅各布坚决地说。

“那么……”克拉拉说，“你明年一定得来，好好住一住，”她说，又随手剪下了一片叶子。

“如果……如果……”

一个小孩喊叫着跑过温室。克拉拉提着一篮葡萄慢慢走下扶梯。

“一串白的，两串紫的，”她说着把两片大叶子放在温暖地蜷缩在篮子里的葡萄上面。

“我过得非常快活，”雅各布看着温室，说道。

“是的，很开心，”她含糊地说。

“啊，杜兰特小姐，”他说着拿起那篮葡萄；但是她走过他的身边向温室大门走去。

“你太好了——太好了，”她想道，心里想着雅各布，想着他一定不要说他爱她。不要，不要，不要。

孩子们飞跑过大门，一面往天上高高地扔东西。

“小坏蛋！”她大声说道。“他们拿的是什么？”她问雅各布。

“我想，是洋葱，”雅各布说。他看着他们，没有动。

“明年八月，记住了，雅各布，”杜兰特太太在平台上和他握手，她脑袋后面挂着像鲜红的耳环一样的倒挂金钟。沃特利先生穿着黄色拖鞋从落地长窗走了出来，《泰晤士报》耷拉着，非常亲切地伸出手来。

“再见，”雅各布说。“再见，”他重复道。“再见，”他又说了一遍。夏洛特·怀尔丁推开卧室的窗子，高声喊道，“再见，雅各布先生！”

“弗兰德斯先生！”克拉特巴克叫道，一面使劲从他坐的蜂巢形的椅子里解脱出来。“雅各布·弗兰德斯！”

“太晚了，约瑟夫，”杜兰特太太说。

“摆姿势让我照张像还不晚，”艾略特小姐说着把三脚架竖在了草坪上。

五

“其实我认为，”雅各布把烟斗从嘴里拿了出来，说道，“是在维吉尔的作品里，”他把椅子往后一推，走到了窗前。

世界上最莽撞的司机肯定是开邮政车的人。鲜红的邮车大摇大摆地穿过兰姆水道街，在邮筒旁边拐弯的时候差点蹭着马路的镶边石，使那个踮着脚尖寄信的小姑娘抬起头来又害怕又好奇地看着邮车。她的手停在投信口上；然后把信扔进邮筒逃跑了。我们看到踮着脚尖的小孩的时候很少感到同情——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不自在，鞋子里的一小粒不值得费事倒掉的沙子——这就是我们的感觉，因此——雅各布把身子转向了书柜。

很久以前这里生活过伟大的人物，他们午夜过后从宫廷回来时，站在雕花门柱下面，紧裹着缎子衣服的下摆，等着男仆从地上的垫子上起身，匆匆扣上背心下面的扣子，来给他们开门。十八世纪的苦雨冲刷着简陋的房屋。然而，南安普顿路现在主要的突出之处是，你总能在那里看到一个使劲要把乌龟卖给裁缝的男人。“特别能够衬托出粗花呢来，先生；绅士们想要的是某种能引人注目的独特的东西，先生——而且没有坏习惯，先生！”于是他们就展示他们的乌龟。

在牛津街莫迪路口，好像绳子上的红蓝珠子全都堆聚在了一起。公共汽车全堵塞住了。要到市中心去的斯巴尔丁先生看着往牧羊人林去的查尔斯·巴吉昂先生。公共汽车挨得这么近使不同车上靠外面坐的乘客有机会打量彼此的脸。但是很少有人利用这

个机会。各人都有自己的事情需要考虑。各人心里都藏着自己的过去,像他熟记在心中的书页;他的朋友只能够看到书名,詹姆士·斯巴尔丁,或是查尔斯·巴吉昂,而往相反方向去的乘客则根本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看见“一个有红色小胡子的人,”“一个穿灰色衣服的、吸着烟斗的年轻人。”十月的阳光停留在所有这些一动不动地坐着的男男女女的身上;小约翰尼·斯特金拿着那个神秘的大包裹趁此机会迅速走下楼梯,他躲开车轮拐来拐去地走到了人行道上,开始吹起口哨,很快就不见了踪影——永远地消失了。公共汽车猛地开动了,每个人都因为离自己的目的地近了一点而感到宽慰,虽然有的人用允诺自己以后的放纵——在市中心某个饭店的烟雾腾腾的角落里吃牛排和菜豆布丁,喝酒,或玩骨牌游戏——使自己能够去应付眼面前的约会。啊,是的,在霍尔本的公共汽车的上层,当警察举着手臂、太阳晒着你的背的时候,人生还是相当过得去的,如果有着一种人能隐藏起来以适应人自己的壳的话,那么我们在这儿,在泰晤士河岸上的那些大街相交处和圣保罗大教堂找到了它,像蜗牛壳顶的螺环完成了这个壳。雅各布下了公共汽车,懒散地走上台阶,看了看表,最后决心走进门去。……这需要作出努力吗?是的。心情的变化累人得很。

大教堂里面很暗,白色大理石的幽灵出没其间,管风琴永不停息地为其奏着颂歌。如果靴子吱嘎响是很糟糕的;那秩序;那纪律。教堂内部事务管理员拿着节杖把生活熨理得服服帖帖。天使般的唱诗班成员可爱而圣洁。又高又尖的歌声和管风琴的声音不停地飘到大理石像的肩头,在交叉的手指间流动。永远是安魂曲——安息。里德格特太太年复一年地擦洗万全社的办公室的台阶,她累了,在大公爵的墓下坐了下来,两手交叉,半闭上了眼睛。一个让老太太休息的极好场所,就在大公爵的遗骨旁边,她不知道他的功勋,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尽管她每次离开时都会向对面的小天使问候,希望自己的坟墓上也有这样的小天使,因为蒙住她心的

皮帘子大大地掀开了,关于安息、悦耳的音乐的念头偷偷地溜了出来。……然而黄麻商老斯派塞可没有这些念头。奇怪的是,五十年来他从未进过圣保罗大教堂,尽管从他办公室的窗子看出去就是教堂的墓地。“就这些吗?咳,一个古老阴森的地方。……纳尔逊^①的墓在哪儿?现在没有时间了——以后再来——往募捐箱里放一枚辅币。……晴天还是下雨?咳,老天爷要是拿定主意就好了!”孩子们闲着没事瞎走了进来——管理员总是劝阻他们——一个又一个……男人,女人,男人,男孩……抬起眼睛往上看,噙起嘴唇,同样的影子掠过同样的面孔;心上的皮帘子大大地掀开了。

从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似乎毫无疑问每一个人都奇迹般的能够得到大衣、裙子、靴子;一份收入;一个目标。只有雅各布,手里拿着芬利^②写的《拜占廷帝国》——这是他在里德盖特山买的——使雅各布看起来有一点与众不同;因为他在手里拿着一本书,他会在九点整的时候坐在自己的壁炉旁打开这本书来研读,而在所有这么多人中没有别人会这样做。他们没有房子。街道是属于他们的;商店;教堂;无数的桌子是他们的;连绵的办公室的灯光;运货车是他们的,还有高跨过街道的铁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你会看到三个互相间有一点距离的上年纪的男人沿着人行道驾驶着轻便马车,仿佛大街是他们家的客厅,而在这边,一个女人靠在墙上,茫然地瞪着眼睛,面前放着鞋带,她也不要求你买。那些招贴画也是他们的;还有上面的新闻。一个市镇被毁了;一场赛马获胜了。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露天转来转去,头顶上只有一块铁锯末和马粪渣颜色的布把他们和蓝天白云隔开。

那边,西布里先生坐在绿荫下,头低在白纸上,把数字抄写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民族英雄。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保卫了英国。

② 芬利:1799—1875,英国历史学家,一编著希腊史和拜占廷帝国史闻名。

在账簿上,在每一张桌子上你都能看到一堆文件,好像食物一样,是一天的营养品,被勤劳的笔慢慢地吃掉。无数质量符合规定要求的大衣一整天空空地挂在走廊里,但是当时钟敲响六点时,每一件都正确无误地被人穿上,小小的身影分成衣裤套装或裹成厚厚的整体,前倾着身体急促地沿人行道走去;然后便落入黑暗之中。在人行道下面,地面之下,管道里黄色的灯光永远向他们指出这条或那条通路,地下世界里搪瓷牌上的巨大的字母代表着地上世界的公园,广场和圆形广场。“大理石拱门——牧羊人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拱门和林永远只是蓝色底子上的白色字母。只有在某个地方——可能是阿克顿,霍洛威,肯沙尔岗,卡里多尼安路——这地名才意味着你购物的商店,以及房子,在其中的一所房子里,靠右边在被截掉树梢的树从铺路石的缝里长出来的地方,有着一扇挂着窗帘的方窗子,和一间卧室。

日落很久以后,一个瞎老太太坐在一张折叠凳上,背靠着伦敦和史密斯银行的石墙,紧紧搂着一只棕色的杂种狗大声唱着,不是为了乞讨铜板,不是的,歌声出自她快乐放纵的内心深处——她那罪孽深重的、被鞭笞的心——因为来接她的那个孩子是个私生女,她应该拉上窗帘,上床睡觉,而不是在灯光下听她母亲那放纵的歌声,她背靠银行坐着,怀里抱着狗,高唱着,不是为了乞讨铜板。

她们回家去了。教堂灰色的尖顶接纳了她们;古老的城市,陈旧、邪恶、宏伟、壮丽。一个又一个尖顶,或圆或尖,或直戳天空,或聚集在一起,像航行的船只,像花岗石崖,尖顶和办公室,码头和工厂拥挤在岸边;朝拜者无休止地跋涉;满载的驳船停泊在河心;有些人相信,这座城市喜爱自己的堕落者。

但是似乎很少人能够接受到这个程度。在所有离开歌剧院拱门的马车中,没有一辆拐弯向东去的,当那个小毛贼在空空的市场被抓住的时候,没有一个身穿黑白或玫瑰红晚礼服的男女停下马车,阻塞交通,把手放在车门上或帮助或谴责——虽然,公道地说,

查尔斯夫人在走上楼去,摘下首饰时悲伤地叹着气,一直到她的脑子在钻入世事之复杂性而迷糊起来时才睡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叹道。总的来说,最好从歌剧院步行回家。疲劳是最保险的安眠药。

正是秋天的全盛时期。特里斯坦一个星期两次把小毛毯拉到腋下;绮瑟^① 奇迹般地和乐队指挥的指挥棒节拍一致地挥舞着她的头巾。在剧院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红扑扑的脸蛋和闪闪发光的胸部。当女王的手从看不见的身体上伸出来,拿走了放在小台上的有红白色鲜花的花束时,英国女王似乎是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名字。温室里的那种美(并不是最糟的)在一个又一个包厢里开放着;虽然没有说什么深刻重要的话,虽然一般都认为自沃波尔^② 死后如珠妙语就不再出自美丽的嘴唇——反正当维多利亚女王穿着睡衣走下楼来接见她的大臣的时候,嘴唇(通过观剧用小望远镜看到)依然是红润的,可爱的。手拿金头手杖的、秃顶的、高贵的先生们,沿着正厅前座间铺着红地毯的过道悠闲地走来,只是在灯光暗下去后才停止了和包厢间的交流,指挥先向女王鞠躬致意,然后向秃顶的先生们致意,随后转身举起了指挥棒。

然后,在半明半暗中,两千颗心回忆着,期待着,走过幽暗的曲径;克拉拉·杜兰特和雅各布·弗兰德斯道别,品尝到了象征中死亡的甜蜜;杜兰特太太坐在她身后包厢的暗处,严厉地叹着气;坐在意大利大使夫人后面的沃特利先生微微移动了一下位子,觉得布兰根娜嗓子有点哑;在顶层楼座高出他们头顶许多英尺的地方高坐着爱德华·威特克,偷偷摸摸地用手电照着他的小型记录;还有……还有……

总之,仔细观察的人会被观察到的事物噎得透不过气来。就

① 特里斯坦和绮瑟,著名的中世纪爱情传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

② 沃波尔:1717—1797,英国作家。

是为了使我们不至于被混乱所淹没，自然和社会一起安排好了极为简单的一个分类制度；正厅前排，包厢，半圆形梯形楼座，顶层楼座。每晚这些不同类别的模子里都坐满了人。没有必要再区别细节了。但是困难仍然存在——你需要作出选择。因为尽管我并不希望成为英国女王——或者只当一小会儿——我会很愿意坐在她的旁边；我会听见首相的闲谈；伯爵夫人的悄悄话，分享她对厅堂和花园的回忆；毕竟，上流社会的强有力的外表掩盖了他们的礼教习俗；否则为什么如此难以渗透进去呢？而当你脱去自己的帽子时，多么奇怪，片刻间会想像这是别人的帽子——任何人的帽子——想像自己是个统治帝国的勇猛人物；当布兰根娜唱着索福克勒斯^①作品的片段的时候联想到、或当牧羊人吹起风笛的时候刹那间看到桥梁和导水管道。但是，不，我们需要作出选择。这个需要是最为难办的！也是包含着最大的痛苦和最可能产生灾难的；因为无论我坐在什么地方，都会在放逐中死去：威特克在他的寄宿处；查尔斯夫人在她的庄园宅第里。

一个有着威灵顿公爵式的鼻子^②的年轻人坐在票价为七先令六辨士的座位上，歌剧结束后他走下石头楼梯，似乎仍沉浸在音乐的影响之中，因而和其他观众之间仍有着一些距离。

午夜时，雅各布听见有人敲他的门。

“哎呀！”他惊呼道。“我正需要你呢！”于是他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一整天都在寻找的诗句；只不过不是在维吉尔的作品里，而是在卢克莱修^③的作品里。

①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② 威灵顿公爵：1769—1852，英国著名军人和政治家，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成为征服者的征服者。他的鼻子高而挺直。

③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3—50，拉丁诗人和哲学家。

“是的，这应该能够引起他的注意，”雅各布停止朗读时博纳米说。雅各布很激动。这是他第一次朗读他的文章。

“该死的猪猡！”他过于放肆地说道；但是这赞扬使他飘飘然起来。里兹大学的布尔蒂尔教授发表了威彻利^① 剧作的一种版本，没有说明他把好几个粗鄙的词和短语给删掉、除去其内容或只用星号表示。雅各布说这太蛮不讲理了；是不守信用的行为；百分之百的假正经；标志着淫荡的头脑和令人憎恶的本性。引用了阿里斯托芬^② 和莎士比亚。批判了现代生活。伟大的剧作出自专家之手，里兹作为传授知识的所在地被大加嘲笑。而使人惊讶的是，这些年轻人完全正确——使人惊讶，因为在雅各布抄写他的文章时，他就知道不会有人登载的；确实，《半月刊》，《当代》，《十九世纪》都把稿子退了回来——雅各布把稿子扔进了他放母亲的来信、他的旧法兰绒裤子、和一两封盖着科尼什邮戳的短信的黑木箱子里。

这只还能看得出用白漆在上面写了他的名字的黑木箱子放在客厅的两扇长窗之间。下面就是大街。卧室肯定在后面。家具——三把柳条椅和一张折叠式桌子——是从剑桥来的。这些房子（加尔非特太太的女儿怀特霍恩太太是这栋房子的房东）大约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盖的。房间匀称美观，天花板很高；门道上方的木头上雕刻着玫瑰花或公羊头。十八世纪有自己的突出之处。就连墙上漆成木莓色的镶板也有自己的突出之处。……

“突出”——杜兰特太太说雅各布·弗兰德斯“一表人才”。“极其笨拙，”她说，“但真是一表人才。”第一次见到他时，人们会感到这个形容无疑对他是极恰当的。他躺在椅子上，从嘴里拿出烟斗，对博纳米说：“现在说说这个歌剧”（因为他们有关粗鄙词语方面已

① 威彻利：1640—1716，英国剧作家。

②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50—380，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作家。

经发表完看法了)。“这个瓦格纳^①吧”……自然,他们使用的词汇之一是突出,然而,要是看他的样子,你会发现很难说他在歌剧院里的位子在哪里,正厅前排、顶层楼座、还是花楼?是个作家?他缺乏自我意识。是个画家?他的手形状(他母亲一边是个极其古老而默默无闻的家族)显示出它具有品味。他的嘴——可是,在所有徒劳无益的工作中,肯定这种将五官分类是最糟的了,一个字就够了。可是假如你找不到这个字呢?

“我喜欢雅各布·弗兰德斯,”克拉拉·杜兰特在日记中写道。“他是这样没有世俗气。他不摆架子,你想和他谈什么都可以,尽管他让人害怕,因为……”但是莱茨先生一先令一本的日记本里留的空很少。克拉拉不是个占用星期三的地方的人。一个最谦卑,最坦诚的女人!“不,不,不,”她站在温室门口叹道,“不要破坏——不要毁坏”——什么?极端美妙的什么东西。

可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女子的语言,而且还是一个在爱着,或者说抑制着不去爱的年轻女子。她希望这个时刻就像那个七月的早上一样永远继续下去。而时刻是不可能继续的。比如说,现在雅各布在讲关于他徒步旅行中的故事,那个小旅店叫“起泡沫的壶”,考虑到女老板的名字……他们大喊大笑。这个玩笑很粗鄙。

这时朱丽亚·艾略特说,“沉默的年轻人,”由于她常和首相们共进晚餐,无疑她的意思是:“如果他想要有所作为,他就得开口说话。”

蒂莫西·杜兰特对此从来没有做过评论。

女佣发现自己得到了很慷慨的奖赏。

索普威斯先生的意见和克拉拉的一样感情用事,只是表达上

① 瓦格纳:1813—1883,19世纪后期德国主要作曲家、音乐戏剧家。

要巧妙得多。

贝蒂·弗兰德斯对阿切尔充满了浪漫的感情,对约翰很温柔体贴;她对雅各布在家里的笨拙感到莫名其妙地恼火。

巴富特上尉在男孩子们最喜欢他;但是至于说到原因嘛……

看来似乎男人和女人都有同等的错误。似乎对于我们的同类有个深刻、不带偏见和绝对公正的意见是件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们不是男人,就是女人。我们不是冷漠,就是感情用事。我们不是年轻,就是越来越老。总之生活只不过是一连串的影子,上帝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迫切地去拥抱它们,怀着这样的痛苦看到它们离去,既然它们只是影子而已。如果这一点以及其他都是确实的,那么为什么当我们在窗子角落里,在想像中突然看到椅子里的那个年轻人是世上所有一切中最真实、最实在、最为我们所了解的,我们还会感到吃惊呢——到底为什么呢?因为过了此刻,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这就是我们认知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爱的状态。

(“我二十二岁。十月已经快要过去了。生活极度愉快,尽管令人遗憾地存在着大量的傻瓜。一个人必须致力于某项事业——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的事业。一切确实都非常快活有趣——只有早上起床和穿燕尾服除外。”)

“我说,博纳米,那贝多芬呢?”

(“博纳米是个令人惊异的家伙。他几乎什么都知道——对英国文学知道得并不比我多——可是他读了所有那些法国人的作品。”)

“我怀疑你在胡说,博纳米。不管你怎么说,可怜的老丁尼

生^①……”

（“实际是，当初应该教我们法语。想来现在老巴富特在和母亲谈话。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是个奇怪的关系。可是我不能在那里见博纳米。该死的伦敦！”）因为这时市场的运货马车正隆隆驶过街头。

“星期六去散散步如何？”

（“星期六有什么事吗？”）

然后他拿出了袖珍笔记本，放心地看到杜兰特家的晚会是在下个星期。

尽管这一切很可能是真的——雅各布这样想也这样说了——于是他交叉起两腿——把烟斗装满烟叶——呷了一口威士忌，看了一眼袖珍笔记本，一面乱揉着自己的头发，还剩下点只有雅各布自己才能传达给另一个人的什么东西。况且，这里面的一部分不是雅各布，而是理查德·博纳米——这房间；市场的运货马车；这个时间；历史上的这个时刻。再考虑性的作用吧——它起伏不定地悬在男女之间，因而这里一个谷，那里一个峰，其实也许一切都和我的手掌一样平。就连具体的词都会被读错重音。但是总有什么东西驱使你在神秘之洞的口上像只大蛾子般发出颤动的嗡嗡声，赋予雅各布·弗兰德斯各种他根本不具备的品质——因为他虽然确实是坐在那里和博纳米说话，有一半话却单调无味，不值得重复；有许多难以理解（关于不认识的人和议会）；剩下的主要靠猜测。然而我们颤动着围着他。

“是的，”巴富特上尉说，一面在贝蒂·弗兰德斯的炉旁铁架上敲烟斗灰，扣上了大衣。“这使得工作加了一倍，不过我不在乎。”

he现在是市议会的议员了。他们看着夜色，和伦敦的夜色是

^① 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一样的，只是要透明得多。城里教堂的钟声正敲响十一点。风从海上吹来。所有卧室的窗户都是漆黑的——佩奇家的人睡了；加菲特家的人睡了；克兰奇家的人睡了——而在伦敦，这时他们正在议会山上焚烧盖·福克斯^①。

六

火焰已经烧起来了。

“那儿是圣保罗大教堂！”有人喊道。

木块燃着后，片刻之间伦敦城被照亮了；在篝火的其他几面有树。被火光生动鲜明地照亮、仿佛用红黄两色画出来的那些脸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姑娘的。由于火光造成的幻觉，她好像没有身子。长圆的脸和头发背衬着一片黑色的真空悬在火旁。火光似乎使她茫然，她那蓝绿色的眼睛凝视着火焰一动不动。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她这凝视的样子有着某种悲哀——她年纪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

一只手从光影交错的黑暗中伸下，往她的头上扣了一顶小丑戴的白色圆锥形帽子。她摇动脑袋，仍然凝视着。一张有小胡子的脸出现在她上方。他们把两条桌子腿和一些树枝树叶加进火堆。这些全都烧了起来，照亮了后面很远处的脸，圆的，苍白的，光滑的，有胡子的，有的戴着宽边低顶的毡帽；所有的脸都热切专注；也照亮了漂浮在飘忽不定的白色薄雾中的圣保罗大教堂，以及两三个窄窄的、纸一般白的、灭火器形状的尖顶。

① 盖·福克斯，1570—1606，英格兰火药阴谋中的关键人物。当时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企图在国会开会时将詹姆斯一世及其主要大臣炸死。后因事泄被捕，在国会大厦对面被处死。现每年十一月五日为盖·福克斯日，以燃放焰火、烧篝火以及焚烧小人像等进行纪念。

火焰挣扎着从木块间窜了上来，正熊熊燃烧着，突然，天晓得从什么地方一桶桶的水泼进了像磨得发亮的龟壳般美丽的凹陷处；泼了一桶又一桶；直到火堆发出滋滋声，活像一群蜜蜂；所有的脸都消失了。

“啊，雅各布，”当他们脚步沉重地在黑暗中走上山去时，那个姑娘说，“我觉得难过极了！”

从别人那里传来了笑声和叫喊声——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在前，有的在后。

旅馆的餐厅里灯火通明。桌子的一端放着一个石膏牡鹿头像；另一端是某个古罗马人的半身像；上面涂上了黑色和红色用以象征盖·福克斯，这是他的纪念日。一段段纸做的玫瑰花把就餐者连了起来，因此到他们交叉拉着手唱“友谊地久天长”的时候，一条粉红和黄色的线围着整个桌子起伏。有很响的敲击绿色玻璃酒杯的声音。一位年轻的先生站起身来，弗洛林达从桌子上拿起一只浅紫色的球形玻璃杯向他的头笔直地扔了过去。杯子摔得粉碎。

“我觉得难过极了！”她说，转身面对着坐在她旁边的雅各布。

桌子好像安在看不见的腿上跑到了房间的一侧，一台用红布和两盆纸花装饰起来的手摇风琴不停地奏出华尔兹舞曲。

雅各布不会跳舞。他靠墙站着吸烟斗。

“我们觉得，”两个跳舞的人离开了其余的人在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个躬，说道，“你是我们见到过的最漂亮的男人。”

于是他们用纸花做成花环戴在他的头上。这时有人端出了一张白色和金色的椅子，让他坐在上面。大家经过他的时候把玻璃葡萄挂在他的肩上，直到他活像一条遇难的船的船头雕饰。后来弗洛林达坐到了他的腿上，把脸藏在他的背心里。他用一只手搂着她，另一只手拿着烟斗。

“现在让我们谈点什么，”雅各布说，这是十一月六日凌晨四五

点钟，他挽着蒂米·杜兰特的胳膊正走下哈佛斯多克山，“有意义的事吧。”

希腊人——是的，这就是他们谈到的——说到底，当你在嘴巴里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可是这些斯拉夫人不是文明人）在内，都过了一遍以后，只有希腊文学余味无穷。杜兰特引了埃斯库罗斯^①——雅各布引了索福克勒斯^②。确实，没有希腊人能够听得懂，教授也不于指出——没关系；如果不是为了在黎明时分在哈佛斯多克山上大声喊出来，为什么要学希腊语呢？何况，杜兰特从来没有听过索福克勒斯，雅各布也没有听过埃斯库罗斯。他们自负，洋洋得意；两个人似乎都觉得他们读过了世界上每一本书；熟悉每一种罪孽、激情和快乐。世界的文明就在他们四周，像可供他们采摘的鲜花。岁月如适于航行的海水拍打着他们的双脚。他们环视着在雾中隐隐出现的这一切，灯光、影影绰绰的伦敦，这两个年轻人的决定是，他们喜欢希腊。

“很可能，”雅各布说，“我们是世界上惟一的两个知道希腊意味着什么的人。”

他们在一个小摊上喝咖啡，那里的咖啡壶擦得锃亮，沿柜台点着一溜小灯。

摊主以为雅各布是位军人，便对他讲起自己在直布罗陀的儿子，雅各布咒骂英国军队，赞扬威灵顿公爵。于是他们继续谈论着希腊走下山去。

真是件奇怪的事情——你琢磨一下——这种对古希腊的热

① 埃斯库罗斯（前 525—456），古雅典三大悲剧家之一。

② 索福克勒斯（前 496—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爱,在这样无名之辈身上发展,受到歪曲,阻挠,然而却会突然窜出来,特别是在离开拥挤的房间,或在过量的阅读之后,或当月亮漂浮在波浪起伏的小山丘上,或生活在空虚、灰黄、徒劳的伦敦的日子里的时候,它就像一种特效药;一片纯净的刀片;永远是个奇迹。雅各布掌握的希腊语只够勉强看剧本。对于古代历史他一无所知。然而,当他步行回到伦敦的时候,他似乎感到他们的脚步声正响彻在通向雅典卫城^①的石板路上,而且如果苏格拉底^②看见他们到来的话,他会动动身子,说,“我的好伙计们,”因为整个雅典的思想感情完全符合他的心意;自由,富于冒险性,精神昂扬。……她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叫他雅各布了。她坐在了他的腿上。在古希腊时代所有的好女人都是这样做的。

这时,一阵颤抖的、哆嗦的、悲惨的哀悼声抖动着进入了空中,这声音似乎缺乏使自己展开的力量,然而仍摇动着向前;听到这个声音,后街上的门突然打开了;工人们脚步笨重地走了出来。

弗洛林达恶心想吐。

杜兰特太太和平时一样睡不着觉,在《地狱篇》^③某几行的旁边打上了一个记号。

克拉拉头埋在枕头里睡着了;梳妆台上放着散乱的玫瑰花和一副白色长手套。

弗洛林达恶心想吐,头上仍戴着那顶白色圆锥形的小丑帽。

① 卫城:古希腊城邦兼有防卫性质的中心区域,多建于山顶。雅典卫城是最著名的一座,建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

②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399,古希腊三大哲人中的第一位,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③ 《地狱篇》,但丁所著《神曲》的第一部。

卧室似乎和这类灾难正好般配——低级，芥末黄色，是半阁楼、半工作室式公寓，奇怪地用银纸星星、威尔士女人戴的帽子和挂在墙挂煤气灯管上的念珠坠装饰起来。至于弗洛林达的故事嘛，她的名字是一个画家给她取的，画家希望这象征她的处女之花^①尚未被摘下。不管怎么说吧，她没有姓，至于父母，她只有一张墓碑的相片，她说她的父亲就埋葬在这下面。有时候她会仔细琢磨墓的大小，因为谣传弗洛林达的父亲死于无法遏止的骨骼增长病；正如谣传说她的母亲得到一个皇家大师的信任，有时弗洛林达本人会是个公主，但是主要在喝醉以后。她被抛弃了，加上长得很漂亮，有一双哀伤的眼睛和孩子般的嘴唇，她比一般女人更多地谈到处女的贞操；据她和他谈话的那个男人说，她说只是在前一天晚上才失去了贞操，或者说她比珍视胸中的心脏还要更加珍视贞操。可是她是不是总是和男人谈话呢？不是的，她有自己的密友：斯图尔特大妈。斯图尔特，正如这位女士会指出的那样，是一个皇室家族的姓；但是没有人知道这说明什么、她的职业是什么；只知道斯图尔特太太每星期一上午收到一张邮政汇票，养着一只鸚鵡，相信灵魂转世，能够用茶叶算命。这个女人是租住屋里的脏墙纸，弗洛林达贞洁的背后就是她。

现在弗洛林达在哭泣，一整天在街上乱转；站在切尔西望着河水流去；慢吞吞地走在商业区的街道上；在公共汽车上打开手袋往脸上搽粉；把情书靠放在电影院小卖部的牛奶罐上阅读；在糖罐里发现了玻璃渣；指责说女招待想毒死她；宣称年轻男人瞪着看她；黄昏时分发现自己漫步走在雅各布住的街上，使她突然想起比起卑鄙的犹太人来，她更喜欢那个男人雅各布，她坐在他的桌子旁（他正在抄写他的关于从伦理角度看粗鄙词语的文章），脱下手套，对他诉说斯图尔特大妈怎样用茶壶保暖套打她的头。

① 弗洛林达，与“花”一词同词根。

雅各布相信她说的她很贞洁。她坐在火旁絮絮叨叨地谈着著名的画家。也提到了他父亲的墓。她看上去狂热、脆弱、美丽，古希腊作品中的女人就是这样的，雅各布心里想；这就是生活；他自己是个男子汉，弗洛林达是贞洁的。

她胳膊下夹着雪莱的一部诗集离开了。她说斯图尔特太太常常谈起他。

天真无邪的人真是妙极了。去相信这个姑娘本人超越了一切谎言（因为雅各布还没有傻到绝对相信的地步）；去羡慕地想像着飘泊无定的生活（相比之下他自己的生活会显得驯服），甚至与世隔绝——手中掌握着阿多尼斯^①和莎士比亚的剧作作为灵魂上一切疾病的特效药；去设想出一种友谊，在她身上是生气勃勃的，在他身上是具有保护性的，然而双方是平等的，因为女人，雅各布想道，和男人是一样的——像这样的天真无邪的念头真是够美妙的，而且也许并不那么傻。

当弗洛林达那晚回到家里以后，她先洗了头；然后吃奶油夹心巧克力；然后打开了雪莱的诗集。真的，她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诗里究竟写的是什麼？她不得不和自己打赌，不翻过一页就不吃另一块奶油夹心巧克力。事实上她睡着了。可是毕竟对她来说这是很长的一天，斯图尔特大妈又向她扔了茶壶保暖套；——大街的景象令人生畏，尽管弗洛林达像猫头鹰一样无知，而且永远连正确地读情书的水平都达不到，她还是有自己的感情的，更加喜欢某些男人，并且完全听任生活摆布。她究竟是不是个处女这件事似乎毫不重要。当然，除非这是惟一具有任何价值的东西。

她离开他以后雅各布感到坐立不安。

男男女女整夜闹哄哄地按着熟悉的节拍跳个不停。晚归的人

^① 阿多尼斯，雪莱在济慈去世后写的田园挽歌，写于1821年，不仅是对个人的悼念，更是对生活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的诗人的命运的悲叹。

即使是最体面的郊区也能在窗帘上看到跳舞的人影。不论雾天雪地,没有哪个广场上没有对对欢爱中的男女。所有的剧都围绕着这同一主题开展。为了这个原因,几乎每夜在旅馆的卧室里都有子弹穿过人头。当身体逃脱肢残体缺的命运时,心灵在进入坟墓时却很少不是伤痕累累的。在剧院中和通俗小说里很少谈及别的事情。然而我们却说这事根本毫不重要。

而在莎士比亚和阿多尼斯,莫扎特和贝克莱^①里——随便你愿意选哪一个——这种事情是掩盖着的,我们大多数人的夜晚都过得很可尊敬,或最多只产生像蛇滑过草丛时那样的颤抖。可是掩盖本身会分散头脑对文字和音乐的注意。如果弗洛林达有头脑的话,她可能在阅读时看得比我们清楚。她和她那样的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办法是把它看做每晚上床前洗洗手这样的小事一桩,惟一的难处只是你喜欢热水还是冷水,这个问题解决后,头脑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去干自己的事了。

但是雅各布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确实突然琢磨起来,她究竟是否有头脑。

他们坐在饭馆的一张小桌旁。

弗洛林达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托着下巴。她的披风滑到了身后。她戴着闪亮的黄色和白色的珠子出现,脸像一朵从身体上开放出来的花,纯洁,几乎没有染上任何颜色,眼睛坦诚地环顾四周,或逐渐停在雅各布身上,留在了那儿。她说道:

“你知道那个澳大利亚人好久好久以前留在我房间里的那只大黑箱子吗?……我确实觉得毛皮衣物使女人显老。……刚进来的那个人是贝希斯泰因。……我在琢磨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雅各布。”她小口咬着面包卷,看着他。

^① 贝克莱(1903—),英国作曲家,其作品富有古典色彩。

“雅各布，你像一座雕像。……我觉得大英博物馆里有非常美的东西，你说是吗？好多很美的东西……”她神情恍惚地说道。房间开始坐满了人；里面越来越热。在饭馆里说话像茫然的梦游者在说话，有这么多东西可看——这样嘈杂——别的人在说话。能偷听到别人的话吗？啊，可是他们可不能偷听我们的话。

“那人像爱伦·内格尔——那个姑娘……”诸如此类的话。

“认识你以后我特别快活，雅各布。你真是个好人。”

房间越来越满；说话声音更响；刀叉碰撞声更大。

“哦，你知道她说那样的话的原因是……”

她停住了。所有的人都停住了。

“明天……星期日……糟透了……你对我说……那就走！”哐啷！她一阵风地走了出去。

是他们旁边的那张桌子声音越来越响。突然那女人把盘子往地上摔去。剩下男人在那儿。所有的人都瞪着他看。然后——“哦，可怜的家伙，我们不应该坐着瞪着他看。真够糟糕的！你听见她说的话了吗？天哪，看他那副傻样！看来是没能达到要求。瞧那一桌布的芥末。服务员都在笑。”

雅各布观察着弗洛林达。他感到她脸上表现出某种可怕的愚昧——当她坐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的时候。

她一阵风地走了出去，那个帽子上的羽毛跳动着的黑人女子。

可是她得到个什么地方去。夜晚并不是波涛汹涌的黑色海洋，你可以像一颗星星样任意沉浮其中。事实上，这是十一月的一个雨夜。索霍区的路灯在人行道上投下巨大的湿漉漉的光斑。小街上很黑，使得靠在门道里的男人或女人能够不易被发现。当雅各布和弗洛林达走近时，一个女人离开了门道。

“她手套掉了，”弗洛林达说。

雅各布继续向前走着，一面把手套拾起给她。

她对他谢了又谢；顺原路走去；手套又掉了。为了什么？为了谁？

这当儿，另外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还有那个男人呢？

街灯的亮光照得不够远，所以我们不知道。各种各样的声音，怒冲冲的，色迷迷的，绝望的，激情的，都只不过如夜晚笼中兽发出的声音。只是他们没有被关在笼子里，也不是野兽。让一个男人停下；向他问路；他会告诉你；但是你害怕向他问路。你怕的是什么？——人的眼睛。人行道马上会变窄，鸿沟变深。看！他们溶了进去——男人和女人都溶了进去。再往前，一家供膳食的寄宿屋公然宣传其值得称赞的可靠性，在没有窗帘的窗子里面展示它伦敦高尚道德的证明。他们坐在竹椅子里，衣着如绅士淑女，灯光清清楚楚地照出他们。商人的寡妇费力地证明她们和法官是亲戚。煤炭商的妻子们立即反击说她们的父辈家里有马车夫。一个仆人端来了咖啡，于是不得不把放钩针编织品的篮子挪开。如此等等，然后又走进了黑暗之中，在这儿经过一个卖身的女子，那儿一个只有火柴可卖的老妇，经过从地铁涌出来的人群，蒙着头发的女人，最后没有人了，经过的只是关闭着的大门，雕花的门柱，和孤零零的警察。雅各布挽着弗洛林达回到了他的房间，他点上了灯，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不喜欢你，”弗洛林达说道。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躯体是和大脑相连的。美貌总是和愚蠢并存。她坐在那儿像刚才凝视着打碎的芥末罐一样凝视着炉火。尽管他为粗鄙辩护，雅各布怀疑自己是否会喜欢赤裸裸状态下的粗鄙。他对男性社交、与世隔绝的房间、以及古典文学有一种强烈的回归感；他随时会对塑造赤裸裸粗鄙生活的无论什么人表示极大的愤怒。

这时弗洛林达把手放在了他的膝盖上。

毕竟这不是她的错。但是这想法使他难过。不是灾难、凶杀、死亡、疾病使我们衰老，夺去我们的生命；是人们看、笑、和跑上公共汽车的样子。

不过任何借口对于一个愚蠢的女人都是有用的。他对她说他头痛。

但是当她沉默地、半猜测、半理解、也许还带着歉意看着他的时候，总之像他说过的那样说着，“这不是我的错”的时候，亭亭玉立的漂亮身体，戴着帽子的脸像贝壳，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与世隔绝的房间和古典文学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七

大约这个时候，一个和东方进行贸易的商家在市场上投放了沾水就开的小纸花。由于当时在饭后有使用放在餐桌上的小盆洗手指的习惯，人们发现这个新发明非常有用。这些五颜六色的花漂浮在这遮蔽良好的湖面上；覆盖在平滑的波浪上，有时沉没，像卵石般躺在玻璃盆底。热切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它们的命运。这无疑是个伟大的发现，会导致心心相印和建立家庭的基础。纸花起的正是这个作用。

然而不应该认为它们取代了自然界的鲜花。特别是玫瑰，百合，康乃馨，从花瓶沿上向外观望，审视着它们人工制造的亲属那光辉的生命和迅速的死亡。斯图尔特·奥蒙德先生正是这样说的；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魅力；凭借着这一点，六个月后基蒂·克拉斯特嫁给了他。但是永远不能没有真花。如果能够的话，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花会谢去；菊花最容易谢了；一夜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发黄发蔫——看不得了。总的说来，尽管价钱贵得造孽，康乃馨是最合算的；——不过问题是，用金属丝把它们穿起来是不是

明智之举。有的花店建议这样做。毫无疑问,要摆在舞会上这是惟一的办法;但是,除非屋子非常热,在宴会上是否需要这样做,这一点一直存在分歧。坦普尔老太太以前推荐用常春藤叶子——只要一片——放在花瓶里。她说这能使水很多天都保持纯净。但是有理由相信坦普尔老太太错了。

然而那些印上了名字的小名片却是个比花要严重的问题。累坏了更多的马腿,销蚀去了更多马夫的生命,更多午后美好的时间被白白浪费掉了,比使我们赢得滑铁卢之战所用去的时间还要多,而且还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些小鬼似的名片引起了和滑铁卢之战同样多的缓和、灾难和焦虑。有时博纳姆太太刚出门;有时她又在家。但是,即使取代了名片——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依然有难以控制的力量吹起生活中的风暴,搅乱勤奋的上午,一扫下午的安定——也就是说,到做女服的裁缝店和糖果店去的计划。六码丝绸能够遮盖一个身体;但是如果你得设计出六百种样子来,以及两倍于此的颜色呢?——而且在半中间还有布丁的问题急需解决,那用一簇簇绿色奶油和杏仁糊堆叠装饰的布丁还没有送来呢。

火烈鸟般的橘红色轻柔地飘过天空,最后总是收起翅膀落入沉沉的黑夜之中;比如诺丁山,或克莱肯维尔的近郊。难怪意大利艺术仍具有神秘性,钢琴总是奏着同一首奏鸣曲。为了给六十三岁的寡妇佩奇太太买一双弹力长袜,因为收到五先令的不住在贫民院的贫民补助,以及让她从惟一的在麦基家开的染厂里干活、冬天胸口总不舒服的儿子那里得到帮助,克拉拉就需要写信、填表,信和表上的字体和在莱茨先生卖的日记本里记下天气如何好,孩子们淘气无比,雅各布·弗兰德斯没有世俗气的字体一样,朴素浑圆。克拉拉·杜兰特买来了长袜,弹了奏鸣曲,给花瓶插满了花,取来了布丁,留下了名片,当发现了可以漂浮在餐桌上洗手指的小盆里的纸花这个伟大发明后,克拉拉是对于它们的短促的生命感到

最为惊奇的人们中的一个。

也不缺少歌颂这一主题的诗。比如埃德温·马莱特写了这样结尾的诗：

在克洛的眼睛里读到了它们的灭亡。

克拉拉第一次读时脸红了，第二次读时笑了，说他就是那样的，不用她的名字克拉拉而把她叫做克洛。可笑的年轻人！但是在一个雨天的上午十点和十一点钟之间，当埃德温·马莱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她的時候，她跑出房间去藏在自己的卧室里，楼下的蒂莫西因为她的啼哭整个上午都没法工作。

“这就是享受快活的结果，”杜兰特太太审视着上面记的全是同一个名字的缩写的跳舞单，严厉地说；其实，这回是不同的缩写，是 R. B.——理查德·博纳米，那个长着威灵顿公爵式鼻子的年轻人——而不是 E. M.——埃德温·马莱特。

“可是我永远不可能嫁给一个长着那样鼻子的人，”克拉拉说。

“胡说，”杜兰特太太说。

“不过我太严格了，”她心里想道。因为克拉拉失去了轻松愉快的心情，把跳舞单撕碎扔进了火炉围栏里。

这就是发明出漂在洗手指的小盆里的纸花的十分严重的后果。

“请你不要介绍我，”朱丽亚·艾略特说，她站在几乎对着门的窗帘旁，“我喜欢从旁看着。晚会上有意思的是，”她继续对萨尔文先生说，因为萨尔文先生腿瘸，给了他一张椅子坐着，“晚会上有意思的是看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上次我们见面，”萨尔文先生说，“是在法夸尔家。可怜的夫人！可够她受的。”

“她看上去很可爱，不是吗？”克拉拉·杜兰特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艾略特小姐大声说道。

“哪一个？……”萨尔文先生压低了声音，用探询的口气问道。

“有那么多个……”艾略特小姐答道。三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环顾四周寻找女主人。

“你不像我那样，”萨尔文先生说，“记得伊丽莎白在班柯里跳苏格兰双人舞的样子。克拉拉缺少她母亲的精神劲。克拉拉要软弱一些。”

“在这儿能看见多么不同的人啊！”艾略特小姐说。

“幸亏我们不受晚报的影响，”萨尔文先生说。

“我从来不看晚报，”艾略特小姐说。“我对政治一无所知，”她补充道。

“钢琴音调很准，”克拉拉走过他们身边时说，“可是我们也许要请谁替我们把钢琴挪一挪。”

“他们要跳舞吗？”萨尔文问道。

“不会有人打搅你的，”杜兰特太太经过时断然说道。

“朱丽亚·艾略特。是朱丽亚·艾略特！”希伯特老夫人说着把两只手都伸了出去。“还有萨尔文先生。时局会怎么样，萨尔文先生？以我所有的在英国政治方面的经验——亲爱的，我昨晚还想到你的父亲呢——他是我的老朋友之一，萨尔文先生。你千万不要对我说十岁的女孩子不可能有爱！我不到十来岁就熟记所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了，萨尔文先生！”

“是吗，”萨尔文先生说。

“没错，”希伯特夫人说。

“啊，萨尔文先生，真对不起……”

“如果你能帮我一把，我可以挪个地方，”萨尔文先生说。

“你将坐在我母亲旁边，”克拉拉说。“似乎所有的人都到这儿

来了。……卡尔索普先生,我给你介绍,这位是爱德华兹小姐。”

“你圣诞节要离开吗?”卡尔索普先生说。

“如果我的兄弟有假的话,”爱德华兹小姐说。

“他在哪个团?”卡尔索普先生问。

“第二十轻骑兵团,”爱德华兹小姐说。

“也许他会认识我的兄弟?”卡尔索普先生说。

“恐怕我没有听清你的名字,”爱德华兹小姐说。

“卡尔索普,”卡尔索普先生说。

“但是有什么能证明婚礼确实举行过了?”克洛斯贝先生问道。

“没有理由怀疑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伯利先生开始说;但是这时斯特雷顿太太对他说她和他的姐姐很熟;不到六个星期前她在他姐姐家住过;觉得那所房子很可爱,但是在冬天很萧瑟。

“现在的女孩子像这样到处走动——”福斯特太太说。

鲍利先生向四周一看,看见萝丝·肖后向她走了过去,伸出双手,大声说道,“怎么样!”

“没有!”她答道,“什么事情也没有——虽说我故意让他们单独在一起呆了整整一个下午。”

“哎呀,哎呀,”鲍利先生说。“我来请吉米吃早餐。”

“可是谁能够抗拒得了她呢?”萝丝·肖大声说道。“最亲爱的克拉拉——我知道我们不应该要你停下来……”

“你和鲍利先生在说些可怕的闲话,我知道,”克拉拉说。

“生活是邪恶的——生活是可憎的!”萝丝·肖高声说道。

“这种事没有什么可多说的，是不是？”蒂莫西·杜兰特对雅各布说。

“女人喜欢。”

“喜欢什么？”夏洛特·怀尔丁走上前来，问道。

“你从哪儿来？”蒂莫西说。“我猜是上哪儿吃饭了吧。”

“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不呢。”夏洛特说。

“大家都得下楼去，”克拉拉经过时说。“带上夏洛特，蒂莫西。你好，弗兰德斯先生。”

“你好，弗兰德斯先生，”朱丽亚·艾略特说，一面伸出手来。“你怎么啦？”

“西尔维亚是谁？她是干什么的？

以至我们所有的乡村少年都在赞扬她？”

埃尔斯贝特·西顿斯唱道。

大家都站在原地，如果空出了椅子就坐下来。

“哎，”克拉拉叹了一口气，她半路停了下来，站在雅各布旁边。

“那么让我们为西尔维亚歌唱，

西尔维亚杰出高尚；

她胜过每一个生活在

单调的世间的生灵。

让我们为她把花环戴上。”

埃尔斯贝特·西顿斯唱道。

“哎！”克拉拉大声叹道，并且拍起了戴着手套的双手；雅各布拍起了光着的手；然后她向前走去，引导大家从门口进到房间里

来。

“你住在伦敦吗？”朱丽亚·艾略特小姐问道。

“是的，”雅各布说。

“住在公寓里？”

“对。”

“克拉特巴克先生在那儿。你在这里总能看到克拉特巴克先生。恐怕他在家里不很快活。他们说克拉特巴克太太……”她压低了声音。“所以他老呆在杜兰特家。他们演沃特利先生那剧的时候你在吗？啊，不，当然不在——你听说了没有，在最后关头——我记得，你不得不到哈罗盖特你母亲那儿去——正如我所说，在最后关头，一切都准备好了，服装都做好了，什么都好了——现在埃尔斯贝特又要开始唱了。克拉拉在伴奏，我想或许是在给卡特先生翻歌篇。不对，卡特先生独自一个人在演奏——是巴赫的音乐，”卡特先生演奏乐曲开始的几个小节时她低声说道。

“你喜欢音乐吗？”杜兰特太太问。

“喜欢。我喜欢听音乐，”雅各布说。“我不懂音乐。”

“很少有人懂，”杜兰特太太说。“我敢肯定从来没有人教过你。为什么会是这样，贾斯珀爵士？——这位是贾斯珀·比格姆爵士——这位是弗兰德斯先生。为什么该知道的东西没有人教给他们，贾斯珀爵士？”她留下他们两个人靠墙站在那里。

有三分钟的时间两位先生谁也没有说话，尽管雅各布往左挪了也许五英寸，然后又往右挪了同样的距离。然后雅各布哼了一下，便突然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去了。

“你要过来吃点什么吗？”他对克拉拉·杜兰特说。

“是的，冰激凌。快点。好，”她说。

他们走下楼去。

但是下了一半楼他们遇见了格雷沙姆夫妇，赫伯特·特纳，西尔维亚·拉什利，还有一个他们竟然擅自带了来的美国来的朋友，

“我们知道杜兰特太太——希望让皮尔切先生领教一下。——纽约来的皮尔切先生——这位是杜兰特小姐。”

“久闻大名，”皮尔切先生深深地鞠了个躬，说道。

就这样克拉拉离开了他。

八

大约九点半，雅各布离开住处，他关门砰砰响，别的门也砰砰响，买报纸，上公共汽车，或者，如果天气允许，就和别人一样步行。低着头，一张书桌，一个电话机，绿皮面装订的书，电灯。……“要加煤吗，先生？”……“你的茶，先生。”……谈论足球，冲的家伙，丑角们；六点半，办公室的听差拿来《星报》；格雷旅店的白嘴鸦飞过头顶；雾中的树枝又细又脆；时而，越过隆隆的车辆声可以听到一个声音高喊着：“裁决——裁决——获胜者——获胜者，”信在筐里堆积起来，雅各布在信上签上名字，每天晚上他从衣架上拿下大衣的时候，他大脑里有某条新肌肉疲劳过度。

然后，有时下一盘象棋；或者到邦德街看电影，或者和博纳米挽着胳膊走一段长长的路回家，呼吸新鲜空气，沉思着前进，仰着头，世界真是壮观，早升的月亮挂在尖顶上等你赞美，海鸥高高飞翔，纳尔逊耸立在圆柱上眺望着地平线，而世界是我们的航船。

与此同时，可怜的贝蒂·弗兰德斯的书，因为只赶上了第二班邮件，现在正躺在过厅的桌子上——可怜的贝蒂·弗兰德斯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写下了儿子的全名雅各布·艾伦·弗兰德斯先生，墨水颜色很浅，用得很多，显示出在斯卡巴勒地方的母亲们如何在下午茶的茶杯盘清除后，坐在壁炉前，两只脚放在壁炉围栏上草草书写，不管写什么，却永远、永远也无法写出——也许这样的话——不要

和坏女人搞在一起，一定要做个好孩子；穿上你的厚衬衫；而且回来，回来，回到我的身边来。

但是她没有说这些。“你还记得老沃尔格莱夫小姐吗，你得百日咳的时候她对你那么好的那个人？”她写道；“她还是死了，真可怜。你要是写封信来他们会高兴的。埃伦来了，我们一起去购物，过得很快活。老茅斯腿脚很不灵便了，我们只能让他上最最小的小山。丽贝卡终于，我都不知道拖了多久了，去找亚当森先生了。他说必须拔掉三颗牙齿。这个季节天气太暖和了，梨树都发芽了。贾维斯太太告诉我——”弗兰德斯太太喜欢贾维斯太太，提到她时总是说，在这么个安静的小地方太委屈她了，尽管她从来不听她不满的抱怨，在她说完后告诉她（抬起头来，抿一下线头，或者摘下眼镜）用一点泥炭包在蝴蝶花根上可以保护它们不受冻，帕罗特店里的亚麻织物大减价是在下个星期二，“一定记住了，”——弗兰德斯太太确切地知道贾维斯太太的感情；如果你能够年复一年地读她关于贾维斯太太的信，那将会多么有意思——女人的未发表的作品，坐在壁炉旁用过量浅色墨水写成，火焰把墨迹烤干，因为吸墨纸旧得尽是洞，钢笔尖裂了，又不下水。然后是巴富特上尉。她称他为“上尉”，谈到他时很坦率，然而从来都不会毫无保留。上尉在为她打听加菲特的那一英亩地；建议她养鸡；肯定能赚钱；或者得了坐骨神经痛；或者巴富特太太几个星期都出不了门；或者上尉说情况看上去不妙，指的是政治方面，因为正如雅各布所知，有的时候夜渐深时上尉会谈起爱尔兰或者印度；那时弗兰德斯太太就会陷入沉思，想到她的弟弟莫特，多年来一直渺无音信——是让土人抓走了，还是他乘的船沉了——海军部会告诉她实情吗？——上尉敲掉烟斗里的烟灰，正如雅各布熟悉的那样，起身准备离开，僵直地伸手拾起弗兰德斯太太滚到椅子底下的毛线球。关于养鸡场的谈论一再出现，这个女人即使在五十岁的时候内心仍充满冲动，在她模糊的未来的设计中有着一大群的来亨鸡，交趾支那鸡，奥尔平

顿鸡；就像雅各布也在她模糊的轮廓中；但是她和雅各布一样有力量；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在宅子里上下奔忙，责骂丽贝卡。

信躺在过厅的桌子上；晚上弗洛林达回来的时候拿了上去，一面吻着雅各布，把信放在了桌子上，雅各布看见信上的笔迹，听任它留在灯下饼干筒和烟丝盒之间。他们走进卧室，随手关上了门。

客厅既不懂也不关心发生的事。门是关着的；认为木头发出吱嘎声的时候，除了表示老鼠在忙碌或木头干燥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味，是幼稚的。这些老房子完全是砖木结构，浸透了人的汗水，粒结着人的污垢。但是如果躺在饼干筒旁的浅蓝色信封具有母亲的感情的话，那么心就会被那轻微的吱嘎声、那突然的骚动撕碎。在门后是那猥亵之物，那令人惊恐的存在，恐怖会像在死亡之际或生育婴儿之时那样向她袭来。也许冲进去面对一切比坐在前室里听着那轻微的吱嘎声，那突然的骚动要好一些，因为她的心肿胀着，被痛苦穿透。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会这样呼喊，以遮盖她想像中他和弗洛林达一起伸展着躺在那里的样子，在一个有三个子女、住在斯卡巴勒的女人身上，这是无法辩解的，缺乏理性的。责任在弗洛林达身上。真的，如果门开了，这一对走出来的话，弗兰德斯太太定会扑到弗洛林达的身上——只是先出来的是雅各布，穿着晨衣，亲切，一副权威的样子。他绝顶健康，像刚刚到外面呼吸过新鲜空气的婴儿，眼睛如流水般清亮。弗洛林达跟在他后面，慢吞吞地伸着懒腰；打着一点哈欠；在镜子前整理头发——雅各布则在读母亲的信。

让我们考虑一下书信吧——它们是怎样在早餐时来到，在晚上来到，贴着黄色和绿色的邮票，邮戳使它们不朽——因为看到自己的信封在别人的桌子上会使人意识到一个人的行为是多么快会被割裂开而变成异己之物。这时，心灵脱离躯体的力量终于显示了出来，也许我们害怕或仇恨或希望消灭我们自身的这个躺在桌

子上的幽灵。不过有些信只是说明晚宴七点钟开始；有些则是定购煤炭；商定约会。这些信中几乎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更不用说其声音和怒容了。啊，但是当邮差敲门，信送到的时候，奇迹似乎总是重复出现——总是企图谈话。书信令人肃然起敬，它们极端勇敢、凄凉、无望。

没有书信生活会四分五裂。“来吃下午茶，来吃晚饭，那事真相如何？你听说那消息了吗？在首都生活很快活；那些俄国的舞蹈家……”这些是我们的支柱。这些把我们的日子编结在一起，使生活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然而……当我们去出席晚宴，当我们握着手指尖表示希望不久能在某处再见时，疑虑慢慢袭上心头；我们应该这样度过我们的岁月吗？这珍贵的、有限的、如此短暂地给予我们的岁月——喝茶？在外面吃饭？短信越集越多。电话不住地响。不论我们到哪儿，电线和电子管都包围着我们，在最后一张名片发出、末日到来之前努力把声音穿透过来。“努力穿透，”因为在我们举起茶杯、握手、表达希望的时候，有什么在低低地说，这就是一切吗？我永远也不能了解、分享、确知吗？难道我命定一生都要写信，发出声音，声音落在茶桌上、消失在过道里，约定来晚餐，而与此同时，生命在衰减着？然而书信令人肃然起敬；电话是勇敢的，因为人生之旅是孤独的，如果有短信和电话将我们联结，我们就会一同前行，也许——谁知道呢？——我们还可能一起聊聊天。

咳，人们都试图这样做过。拜伦就写信。柯珀^①也写。多少个世纪以来书桌里就有正好适合朋友间通信用的纸张。语言的大师，多年的诗人，都曾从不朽之作转向一时之作，把茶盘推开，把身子靠近火炉（因为信是当黑暗包围着有明亮红光的洞穴时写成的），去从事伸出手来，触摸、穿透一颗颗单独的心的任务。要是有一

① 柯珀(1731—1800)，英国诗人。

可能做到就好了！但是词被过于经常地使用；被翻过来摸过去，遗弃在大街上的尘土之中。我们寻找的词紧挂在树旁。我们清晨来此，发现它们在树叶之下，无比清新。

弗兰德斯太太写信；贾维斯太太写信；杜兰特太太也写；斯图尔特大妈实际上还在信纸上洒香水，从而增加了英语未能提供的风味；雅各布当年给大学里的年轻人写过关于艺术、道德和政治的长信。克拉拉·杜兰特的信像小孩子写的。弗洛林达——弗洛林达和她的笔之间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想像一下一只蝴蝶、蚊子或别的什么会飞的昆虫附在了——一根小树枝上，粘满了泥，滚过一页纸。她的拼法糟得可怕。她的思想感情幼稚得像个孩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当她写信的时候她宣告自己相信上帝。信上还打着叉——沾有泪痕；字迹凌乱，挽救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而正是这一点总能挽救弗洛林达——那就是她真关心。是的，无论是对待奶油夹心巧克力、热水澡、镜子里自己脸的形状，弗洛林达就像不会喝威士忌一样不会在感情上作假。她拒绝无节制性。伟大的男人是诚实的，这些凝视着炉火，拿出粉扑，照着一英寸的小镜子涂唇膏的小小的妓女，她们的忠诚（雅各布是这样想的）是坚定不移的。

这时他看见她挽着另一个男人的胳膊拐上了希腊街。

弧光灯射出的光把他从头到脚照得通亮。片刻间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灯下。街道上散布着方格形的阴影。别的人影，或单独或一起地涌了出来，摇曳着穿过街道，湮没了弗洛林达和那个男人。

灯光把雅各布从头到脚照得通亮。你能够看见他裤子上的花纹；手杖上的刺；他的鞋带；光着的手；和他的脸。

仿佛一块石头被压成了粉末；仿佛白色的火花从青灰色的磨刀石上飞了出来，那是他的脊柱；仿佛那之字形铁路线在猛地落入深渊中后，仍在跌落、跌落、跌落。这些都表现在他的脸上。

至于我们是否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假如比他大了十岁，又是个女人，首先感到的是对他的惧怕；然后要帮助他的愿望会压倒惧怕——压倒感觉、理智、不论在夜里什么时候；紧接着是生气——生弗洛林达的气，生命运的气；然后会冒出不负责任的乐观情绪。“谅必此刻街上有足够的亮光把我们的——一切忧虑烦恼都淹没在金色之中！”啊，说这种话有什么用处？就​​在你这样说着、回头向夏福茨伯里人道看去的时候，命运正在他身上凿上一个凹痕。他已经转身准备离开。至于说跟着他回到他的房间里去嘛，不——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然而，当然，你正是这样做的。他开门进去后关上了门，尽管城里的一个钟只敲响了十点。没有人能在十点钟就上床睡觉。没有人想要睡觉。这时是一月份，很是沉闷，但是韦格太太站在自家门口，仿佛在等待着发生什么事情。一只手摇风琴在演奏的声音像在两片湿树叶之间鸣叫的令人厌恶的夜莺。孩子们跑着穿过马路。你间或能够看到过厅门里的棕色镶板。……头脑在别人家窗户下面进行的活动真是够奇怪的。一会儿被棕色的镶板吸引；一会儿被花盆里种的蕨类植物吸引；这里即席想出几个词句来和手摇风琴一起手舞足蹈一番；然后又从一个醉汉那儿攫取一点漠然的快乐；然后整个全神贯注在穷人在街的两面相互叫喊的声音之中（这样的坦率，这样充沛的精神）——然而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它的中心、那块磁铁一直是一个独处在自己斗室里的青年人。

“生活是邪恶的——生活是可憎的，”萝丝·肖大声说道。

生活奇怪之处是，尽管它的性质千百年来肯定早已对每一个人都是明明白白的了，但是却没有​​人对此留下任何充分的记叙，伦敦的街道有地图；但是我们的感情却没有绘成图表。如果你拐过这个弯去会碰见什​​么？

“霍尔本就在你的前面，”警察说。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和那个

白胡子老头擦肩而过，你正往什么地方去呢？那个戴着银奖章，拿一把廉价小提琴的白胡子老头，你让他接着讲他的故事，讲完后他邀请你到什么地方去，想来是到女王广场不远处他的房间里去，在那儿他给你看了他收藏的鸟蛋和威尔上亲王秘书写的一封信，而这（跳过中间的阶段）在一个冬日将你带到了埃塞克斯的海岸边，在那儿一条小船离岸向一条轮船驶去，轮船航行在大海上，你看到了亚速尔群岛的轮廓；火烈鸟飞起；你坐在那里沼泽的边缘喝加朗姆酒的混合甜饮料，你成了被文明抛弃的人，因为你犯了罪，很可能传染上了黄热病，而且——你可以往这张素描上随便填进东西去。

在我们继续前行的路上，这样的断裂多如霍尔本地区的街道拐角。但是我们一直向前走去。

几天前在杜兰特太太的晚会上和鲍利先生讲话时感情相当冲动的萝丝·肖说生活是邪恶的，因为一个叫吉米的男人拒绝和一个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海伦·艾特肯的女人结婚。

两个人都很漂亮。两个人都缺乏生气。椭圆形的茶桌永远隔在他们中间，他惟一给她吃过的就是一盘饼干。他鞠躬；她微微点头。他们一起跳舞。他舞跳得好极了。他们坐在凹室里；连一个字也没有说过。泪水沾湿了她的枕头。好心的鲍利先生和亲爱的萝丝·肖感到惊异、痛惜。鲍利在奥尔巴尼有房间。萝丝每晚在钟敲八点时获得新生。四个人都是文明的胜利，如果你坚持认为对英语的掌握是我们文明遗产的一个部分，人们只能回答说，美几乎总是无声的。男性美和女性美结合会引起旁观者的忧虑感。我常常看到他们——海伦和吉米——将他们比作漂流着的船只，并为自己的小船感到忧虑。或者，你有没有看见过漂亮的长毛大牧羊犬隔着二十码抬着头蹲伏在那儿？当她经过他时，在她侧腹上颤抖的是他的鼻子。鲍利明白发生事——于是请吉米吃早餐。海伦

一定是向萝丝吐露了心事。至于我自己嘛,我感到要解释没有词的歌曲是极端困难的事情。现在吉米在弗兰德斯家喂乌鸦,而海伦上医院。啊,正如萝丝所说,生活真该死,生活是邪恶的。

伦敦的灯宛如燃烧的刺刀尖托起黑暗。巨大的四柱卧床上的黄色顶罩隆起又落下。十八世纪乘坐邮车进入伦敦的旅客透过光秃秃的树枝看到灯光在枝下闪耀。灯光从黄色的窗帘和粉红色的窗帘后面透射出来,在楣窗上,以及地下室的窗子里照射出来。索霍区的街头市场灯光刺眼。生肉、有柄大瓷杯、长筒丝袜在灯光中焕发着光彩。粗砺的声音围绕在耀眼的煤气灯下。手叉着腰,他们——凯特尔和威尔金森先生——站在人行道上大叫大嚷;他们的妻子坐在店里,脖子上围着毛皮围脖,胳膊交叉着,眼睛里一副轻蔑的神情。人们看到的是怎样的脸啊。用手指拨弄肉的那个小个子男人一定在无数的出租屋的火炉前蹲坐过,听到、看到、知道这么多的事情,似乎从黑色的眼睛、松垂的嘴唇滔滔不绝地表露出来;在他沉默地拨弄着肉的时候,他的脸如诗人的脸一样悲哀,而且从来也没有唱过歌。包着头巾的女人抱着眼皮紫红的婴儿;男孩子们站在街角;女孩子们看着路的对面——拙劣的插图,书里的画,这本书我们翻了又翻,似乎最后应该在里面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每一张脸、每一个商店、卧室的窗子、小酒店和黑暗的广场都是被狂热地翻动的画片——在寻找什么呢?书也是这样。我们在成百上千万书页中寻找什么?仍然充满希望地翻动书页——啊,这里就是雅各布的房间了。

他坐在桌旁读《环球报》。这份微带左倾的报纸平摊在他面前。他用手托着脸,因此面颊上的皮肤深深地皱了起来。脸上是一副非常严肃、坚定、桀骜不驯的神情。(在半个小时中人们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啊!但是什么也不能挽救他。这种事情是我们生活

景色的特征。一个到伦敦来的外国人几乎不可能不看见圣保罗大教堂。)他评价生活。这些微带左倾和微带幼稚的报纸是薄薄的感光纸,每夜紧压在世人的头脑里和心灵上。它们代替了整体的印象。雅各布眼睛扫过报纸。罢工,谋杀,足球,发现了尸体;从英国各地同时发出的喊叫。《环球报》不能向雅各布·弗兰德斯提供好一点的消息,真是太可悲了!当一个小孩开始读历史书的时候,人们听到他用新的声音缓慢费力地读出古老的词语,惊奇中有着悲哀。

首相的讲话用了五栏多的篇幅来报道。雅各布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烟斗,开始装烟丝。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雅各布把报纸拿到火炉旁。首相提出了给爱尔兰自治的议案。雅各布磕掉了烟斗里的烟灰。他无疑是在想着爱尔兰自治的问题——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

下了一整夜的雪,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盖满了田野和山丘。山顶上引人注目地立着丛丛枯草;荆豆丛是黑色的,当风把冻结的微粒驱赶得四处飞散时,时不时会有一片黑色颤抖着扫过雪面。声音如同扫把扫过——扫过。

没有人看到水从路上流过。细枝和树叶被冻草截住。天空是阴沉沉的灰色,树是铁黑色。乡间的凛冽没有一点调和之处。四点钟雪又开始下了起来。天完全黑了。

一扇大约两英尺宽的、染着一抹黄色的窗子独自和白色的田野及黑色的树木抗争着。……六点钟的时候,一个男人的身影拿着一盏灯穿过了田野。……一堆堆积在石头上的细枝突然脱离开来,向水沟漂去。……积雪从冷杉枝上滑落下来。……后来传来一声悲哀的叫喊。……一辆汽车推开面前的黑暗从路上开了过来。……黑暗在车后合拢。……

每一个活动之间是一段完全的静止。大地似乎死了一般地躺

在那儿。……这时牧羊老人僵直地穿过田野回来了。冰冻的大地被僵硬痛苦地踩踏在脚下，在踏车似的压力下让步了。时钟疲惫的声音整夜重复着每一个小时的到来。

雅各布也听到了时钟的声音，他耙出了炉灰。他站起身来。他伸伸懒腰。他上床睡觉。

九

罗克斯比尔伯爵夫人和雅各布两个人坐在桌子的一端。在香槟酒和调味品滋养了至少两个世纪后（如果你按母系计算，是四个世纪）的伯爵夫人露西显得营养极佳。她有着特别能识别气味的鼻子，而且很长，好像是专为搜寻它们而备的；她的下嘴唇突出，像条窄窄的红搁板；她眼睛很小，两丛沙红的眉毛，下颚宽垂。莫尔·普拉特站在她身后（窗户外是格罗斯凡纳广场）的人行道上，在卖紫罗兰花；希尔达·托马斯太太正撩起裙子准备过马路。她们一个来自瓦尔沃斯，一个来自普特尼。俩人都穿着黑色长筒袜，但是托马斯太太被包裹在皮毛之中。这一对比对罗克斯比尔夫夫人十分有利。莫尔更有幽默感，但她很凶；而且还很愚蠢。希尔达·托马斯说话拐弯抹角，她家的银像框全是歪斜着的；吃鸡蛋用的蛋杯放在客厅里；窗户罩得严严实实。罗克斯比尔夫夫人的侧影无论有多么大的缺陷，她也曾经是位骑马纵狗打猎的好手。她用起刀来十分熟练，她请雅各布不要见怪，亲自撕开了鸡骨头。

“刚才过去的是谁的马车？”她问男管家博克索尔。

“菲特米尔夫人的马车，夫人，”这使她想起应该送一张卡去问候一下爵爷的身体。一个粗鲁的老太太，雅各布心里想。葡萄酒好极了。她称自己是“一个老太婆”——“你肯和一个老太婆一起

共进午餐真是太好了”——这话使他觉得美滋滋的。她谈到约瑟夫·张伯伦^①，她认识他。她说雅各布一定要来会会我们的一个名人。艾丽斯夫人牵着三条狗走了过来，杰基跑过去吻奶奶，这时博克索尔送来了一封电报，雅各布得到了一根好雪茄烟。

在马跳起前片刻，它会减速、侧身而行、鼓起全部力量像巨浪般窜起、在远处落地。障碍物和天空呈半圆形扑面而来。这时你自己的身体仿佛和马的身体结合了起来，跃起的仿佛是你长进了马的前腿里的腿，冲过空气，地面富于弹性，躯体是结实的肌肉，而你依然支配一切，挺拔不动，眼睛作出精确的判断。然后弧形变成了直上直下的落锤般的敲击，产生了剧烈的震动；你猛地停住马；稍稍放松，兴奋，激动，光滑的薄冰下面是猛烈跳动的动脉，喘息着：“啊！呵！哈！”马在十字路口路标处拥挤在一起，身上腾起汗汽，穿着围裙的女人站在门口瞪眼望着。那个男人从卷心菜上抬起头来也瞪眼望着。

雅各布就这样纵马疾驰过埃赛克斯的田野，在泥泞中扑腾，失去了猎物，独自骑在马上吃三明治，在树丛中寻找，注意到了似乎新近刮擦过的颜色，咒骂自己运气不好。

他在旅店里吃了下午茶；他们都在那儿，拍打着，跺着脚，说，“你先请，”说话简短，直率，满嘴玩笑，言辞不检，直到霍斯菲尔德太太和她的朋友达丁小姐撩着裙子，松垂着头发出现在门口。后来汤姆·达丁用马鞭敲窗子。一辆汽车在院子里颤动。先生们一面摸索着找火柴一面往外走，雅各布和布兰迪·琼斯一道走进酒吧和庄稼人一起吸烟。独眼的老杰文思在那儿，他身上的衣服是泥巴色的，背上背着包，他的大脑在地下几英尺和紫罗兰及荨麻根埋

^① 张伯伦：1869—1940，1937—1940年间任英国首相，他的名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同义语

在一起；玛丽·桑德斯和她那一箱子木头；汤姆，教堂司事半傻的儿子，派人来买啤酒——这一切离伦敦仅三十英里之遥。

考文特花园恩德尔街的帕普沃思太太给新广场林肯法律协会的博纳米太太干活。她正在碗碟洗涤处洗晚宴用过的餐具时，听见了年轻的先生们在隔壁房间里聊天。桑德斯先生又在场；她指的是弗兰德斯；当一个爱打听的老太婆把人名给搞错了的时候，她还怎么可能如实地转述一场争论呢？她一面把盘子放在水龙头下清洗，然后堆放在咝咝作响的煤气炉下，一面听着：她听见桑德斯以相当专横的口气大声说：“很好，”他说，还说“绝对”、“公正”、“惩罚”和“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时他的主人尖声说起话来；她支持他和桑德斯辩论。不过桑德斯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此时，在她的发紫的、几乎没有指甲的手的洗刷下，所有的食物碎屑都在洗涤槽里打转儿）。“女人”——她心里想，琢磨着不知道桑德斯和她的主人在那方面都干些什么，她沉思的时候一只眼皮明显地耷拉下来，她是九个孩子的母亲呀——三个死产，一个生下来就又聋又哑。她在把盘子放到架子上去的时候，又一次听见桑德斯讲开了（“他简直不给博纳米说话的机会，”她心里想）。“客观的什么，”博纳米说；还说了“共同点”，以及别的什么——她注意到都是些很长的字。“都是念书念的，”她心里想；在她把胳膊伸进短上衣里时，她听见了什么东西——可能是火炉旁的那张小桌子——倒下的声音；然后是咚、咚、咚跺脚的声音——好像他们在绕着屋子打架——震得盘子直颤。

“明天的早餐，先生，”她说着打开了房门；里面桑德斯和博纳米像两头巴珊的公牛^①在屋子里互相追赶，发出巨大的声响，椅

① 巴珊：巴珊是《圣经·旧约全书》中常常提到的国家，其领土大约在今叙利亚德拉省，根据《旧约全书》，这里牧草丰盛，森林茂密。

子全都挡在路上。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她。她对他们产生了慈母似的感情。“你们的早餐,先生,”他们走近时她说道。博纳米的头发乱成一团,领带飞舞着,猛地停了下来,把桑德斯推进扶手椅里,说桑德斯先生把咖啡壶打碎了,他正在教训教训桑德斯先生——

果然,咖啡壶打碎在壁炉前的地毯上。

“这星期除了星期四,哪天都行,”佩里小姐写道,而这决不是第一份邀请。佩里小姐每星期除了星期四都是空着的吗,她惟一的愿望就是见老朋友儿子吗?给予有钱的老姑娘的时光是长长的白缎带,她们在五个女仆、一个男管家、一只漂亮的墨西哥鹦鹉、固定的三餐、米迪的图书馆和朋友便访的帮助下把这些白缎带绕啊绕,绕啊绕。雅各布没有来看她,她的自尊心已经感到有点受到了伤害。

“你的母亲,”她写道,“是我最老的老朋友之一。”

罗塞特小姐坐在火旁,把《旁观者》举在炉火和面颊之间,她先是不肯安炉挡,但最终还是安了一个。这时他们谈起了天气,为了表示对正在打开小桌子的帕克斯的尊重,先不谈严肃的事情。罗塞特小姐要雅各布注意那只橱柜是多么漂亮。

“佩里小姐特别擅长顺手买到好东西,”她说。佩里小姐是在约克郡看见这个橱柜的。他们讨论起了英格兰的北部。雅各布说话的时候她们俩都听着。佩里小姐正在想着要说些什么恰当和适合男人的话时,门开了,报告说本森先生到。现在那间屋子里坐了四个人。佩里小姐,六十六岁;罗塞特小姐,四十二岁;本森先生,三十八岁;雅各布,二十五岁。

“我的老朋友看上去还是那么好,”本森先生说,一面轻叩鹦鹉笼子上的栅栏;与此同时,罗塞特小姐在夸奖茶;雅各布递错了盘子;佩里小姐表示了她想要离得更近一点的愿望。“你的兄弟们,”她含含糊糊地开始说道。

“阿切尔和约翰，”雅各布提示她。接着她高兴地想起了丽贝卡的名字；以及怎样有一天“当你们都是小孩子，在客厅里玩的时候——”

“可是佩里小姐拿着水壶托呢，”罗塞特小姐说，真的，佩里小姐把水壶托紧抱在胸口。（那么，她曾爱过雅各布的父亲吗？）

“真聪明”——“没有平时那么好”——“我觉得那太不公平了，”本森先生和罗塞特小姐在讨论星期六的《威斯敏斯特报》的时候说道。他们不是经常进行有奖比赛吗？本森先生不是三次获得过一个畿尼^①的奖，罗塞特小姐有一次得过十先令^②六便士的奖吗？当然，埃佛拉德·本森心脏不好，但是还是能得奖、记得鹦鹉、奉承佩里小姐、看不起罗塞特小姐、在他的房间里举行茶会（是按惠斯勒的方式，桌上放着漂亮的书籍），雅各布不认识本森，但这一切却使他感到本森是个卑鄙的傻瓜。至于罗塞特小姐，她护理过癌症病人，现在画水彩画。

“这么快就要跑了？”佩里小姐含糊地说。“除了星期四以外，我每天下午都在家接待客人，你要是没有更好的事做——”

“我知道你一次都还没有丢下过你的老太太们不管呢，”罗塞特小姐在说，本森先生正弯身对着鹦鹉笼，佩里小姐正向拉铃走过去。……

壁炉火在两根淡绿色的大理石柱之间明亮地燃烧着，壁炉台上有一只绿色座钟，由倚在长矛上、象征英国的女神守护着。至于挂的画嘛——一个戴一顶大帽子的少女，从花园门旁把一束玫瑰献给一个身穿十八世纪服装的绅士。一头猛犬伸躺在一扇破旧的门旁。窗子下部分是毛玻璃，精致地环状窗帘是长毛绒的，而且

① 畿尼，英国旧金币，等于1.05英镑。

② 先令，英国旧货币单位，二十先令为一英镑，十二便士为一先令。

也是绿色。

劳蕾特和雅各布把脚趾放在炉挡上,并排坐在两只套着绿长毛绒椅套的大椅子里。劳蕾特的裙子很短,腿长而瘦,盖着半透明的东西。她的手指抚摩着脚踝。

“其实不是我不理解他们,”她沉思着说。“我必须再去试一试。”

“你什么时候会在那儿?”雅各布问。

她耸了耸肩。

“明天吗?”

不,不是明天。

“这种天气使我渴望到乡下去,”她说,一面回头穿过窗子看着高大的房屋背面的景色。

“真希望你星期六和我在一起来着,”雅各布说。

“以前我常骑马,”她说。她优雅地、平静地站起身来。雅各布站了起来。她向他微微一笑。她关门的时候他往壁炉台上放了那么多的先令。

整个说来是一场极合乎情理的谈话;—一个极体面的房间;一个聪明的姑娘。只是送雅各布出门的老鸨本人有着那种狡猾、那种淫荡、那种外表的颤动(主要能从眼中看出),大有把本来就好不容易才装起来的整袋的淫言秽语全都抖落在人行道上的危险。总之,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不久前,工人们把麦考利勋爵^① 名字中最后的字母’y’给涂成金色,名字首尾相连,伸展环绕在大英博物馆的圆顶上。在深远的下方,数百个活着的人坐在排成马车车轮的轮辐形的位子上把

① 麦考利勋爵,此处可能是指英国著名政治家、演说家、政府官员、政论家、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1800—1859)。所著《英国史》影响深远。

印刷的书本上的东西往本子上抄；时而站起身来查一下目录，然后轻手轻脚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同时，时不时地，一个一声不响的人会补充到他们的小隔间里来。

出了场小小的祸事。马奇蒙特小姐的一堆书失去了平衡倒进了雅各布的小隔间里。这样的事情常出在马奇蒙特小姐身上。她穿着奢华的旧裙衣，戴着紫红色假发套和珠宝首饰，长着冻疮，在几百万页书中找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找这，有的时候找那，来证实她颜色是声音的这个哲学观点——或者，也许和音乐有点什么关系。她从来也说不怎么清楚，虽然她没少努力。她也不能请你一起回到她的房间里去，因为房间‘恐怕不太干净，’因此她得在走廊里抓住你，或坐在海德公园里的椅子上解释她的哲学观。灵魂的律动倚赖于它——（“这些小男孩真粗鲁！”她会说），牵涉到了阿斯奎斯先生^①的爱尔兰政策和莎士比亚，“承蒙亚历山德拉皇后^②有一次表示收到了我的一本小册子，”她总是说，一面优美地挥手让小男孩们走开。可是她需要资金来出版她的书，因为“出版商是资本家——出版商是胆小鬼。”就这样，她的胳膊肘伸到了书堆里，书倒了下来。

雅各布依然无动于衷。

但是在另一边的那个憎恶奢华、不止一次被硬塞给了传单的无神论者弗雷泽烦躁地移动着身子。他厌恶含糊不明——例如基督教，以及老教长帕克的声明。教长帕克写书，弗雷泽以逻辑的力量把它们彻底摧毁，不给孩子们受洗礼——他的妻子在洗衣盆里偷偷给他们行了洗礼——但是弗雷泽不理睬她，继续支持渎神者，散发传单，在大英博物馆里组织他的实例，永远穿同一身格子套

① 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1908—1916)，取消贵族院否决权的1911年国会法案的主要促成者。反对爱尔兰独立。

② 亚历山德拉皇后(1844—1925)，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王后。

装，系同一条火红的领带，但是脸色苍白、皮肤上斑斑点点、激动易怒。确实，摧毁宗教——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啊！

雅各布把一整段马洛^①的作品抄了下来。

女权主义者朱丽亚·赫奇小姐在等她要的书。书还没有来。她蘸了蘸钢笔，向四周看了看。她的目光被麦考利勋爵名字最后的几个字母吸引住了。绕着圆顶都是他们的名字——伟大人物的名字，提醒我们——“啊，见鬼，”朱丽亚·赫奇说，“为什么他们没有给艾略特^②或勃朗特^③留下地方？”

不幸的朱丽亚！气恼地蘸着钢笔，鞋带也没有系。当她要的书送来以后，她便一头扎进了艰巨的工作之中，但是她通过自己被激怒的情感中的一根神经觉察到，男性读者们是多么镇静地、淡漠地、受到极好照料地在从事着他们的工作。就拿那个年轻人来说吧。他除了抄诗之外还有什么可干的？可是她必须得研究统计资料。女人比男人要多。是的；可是如果你让女人像男人那样工作，她们会一个个死得快得多。她们会灭绝。这就是她的论点。她笔尖凝聚的是死亡、怨恼和辛酸的遗骸；随着下午的逝去，她的双颊渐渐现出了红晕，眼睛闪出了光芒。

但是，是什么使得雅各布·弗兰德斯到大英博物馆来读马洛的作品？

青年，青年——有着某种野性——某种迂腐。例如有个曼斯菲尔德先生；班奈特先生。把他们塞进马洛之火中烧成灰烬。不要留下一丝一毫。不要去敷衍二流人物。嫌恶你自己的年龄。建

① 马洛(1564—1593)，英国重要诗人和剧作家。

② 艾略特(1819—188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作家，著有《米德儿马契》，《亚当·彼德》等。

③ 勃朗特，此处指夏洛特·勃朗特(1816—1855)，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作家，作品有《简爱》等。

造一个好一些的自己。为了使他能够生存下去,给你的朋友朗读有关马洛的沉闷得难以置信的文章。为此你必须在大英博物馆中核对版本。你必须亲自去做这事。信赖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行,他们抽掉内容;也不能信赖仍活着的人,他们只不过是些搞宣传的家伙。未来的众生全靠六个青年人。既然雅各布是其中之一,无疑在他翻动书页时样子有点庄严自负,而朱丽亚·赫奇自然很讨厌他。

这时,一个肥头大脸的男人把一张条子推向雅各布,雅各布向后靠在椅背上,开始了一段拘束不安的低声谈话,然后他们一起走了出去(朱丽亚·赫奇看着他们),一走到大厅里就大声笑了起来(她是这样认为的)。

没有人在阅览室里大笑。有移动、低语、带歉意的喷嚏,以及不感到难为情的突然的猛咳。已经差不多快下课了。助理教师正在收作业。懒散的孩子想伸懒腰。好学生刻苦地写着——啊,又过了一天,才干了这么点事!从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中不时能听见一声沉重的叹息,然后,让人丢脸的老头子会毫不难为情地咳嗽,马奇蒙特小姐像匹马一样发出嘶嘶声。

雅各布回来后刚刚有时间把书还掉。

现在书已经放回了原处。字母表里的几个字母点缀在圆顶各处。在圆顶四周紧挨着站成一圈的有柏拉图^①、亚里斯多德^②、索福克勒斯^③和莎士比亚;罗马、希腊、中国、印度、波斯^④的文学。一页诗文紧贴着另一页诗文,一个锃亮的字母平滑地挨着另一个

① 柏拉图(约公元前428—348),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和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共同奠定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作品多以对话形式出现。

②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希腊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西方思想史中实在论哲学学派的最杰出代表。

③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④ 波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以此称位于西南亚的伊朗王国。

字母,密集着意义,聚合着美。

“还真是想要吃茶,”马奇蒙特小姐说着取回了自己破旧的雨伞。

马奇蒙特小姐想吃茶,可是她无法抗拒不去最后看上一眼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品^①。她从斜面看了看,挥挥手,咕哝了一两个字向其致意,这使得雅各布和另一个男人转过身来。她向他们亲切地笑了笑。这一切都符合她的哲学观——颜色是声音,也许和音乐有点什么关系。她作出了一份贡献后,便蹒跚着吃茶去了。已经到关门的时候了。大家集中在大厅里取自己的伞。

大多数情况下学生们耐心地等着轮到自己。在别人检查白色圆牌的时候站在那里等着,这能使人感到平静。伞肯定会找到的。但是事实整天引导着你穿过麦考利、霍布斯^②、吉本^③;穿过八开本、四开本、对开本;穿过厚光纸页和摩洛哥皮装帧的封面,越来越深地进入到密集的思想、聚合的知识之中。

雅各布的手杖和别的手杖一样;也许它们把泥带到了小隔间里。

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个巨大的头脑。想一想在那儿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紧靠在一起;莎上比亚和马洛亲密相处。这个巨大的头脑储藏的东西,任何一个单个的头脑都没有能力去掌握。然而你也禁不住会想(因为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手杖),你怎样可以带一个笔记本来,坐在一张书桌旁,把一切都读上一遍。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是最可尊敬的——像三一学院的赫克斯塔布尔,他们说

① 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品: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希腊雕塑品和建筑物细部。

② 霍布斯(1588—1679),英国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著哲学三部曲《论物体》、《论人》、《论公民》。晚年将《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译成英文。

③ 吉本(1737—1794),英国18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他所有的信都是用希腊文写的,能够愉快地和本特利^①一比高低。而且里面还有科学、绘画、建筑——一个巨大的头脑。

他们把手杖推过柜台。雅各布站在大英博物馆门廊下面。正下着雨。大拉塞尔街油光闪亮——这儿是黄色,这儿,在药店外面,是红色和浅蓝色。行人紧挨着墙急匆匆跑过;马车相当狼狈地在街上嘎拉拉驶过。咳,淋一点雨伤害不了谁。雅各布像在乡下一样步行而去;那天深夜他就坐在桌子旁,一个烟斗一本书。

大雨倾盆而下。大英博物馆耸立在那里,一堆巨大而坚固的建筑,在雨中显得十分苍白,十分光滑,离他不到四分之一英里。那巨大的头脑被石块覆盖着;在它深处,每一个分隔开的小空间都安全而干燥。守夜人把提灯照向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背部,查看在二月二十二号既没有火、老鼠,也没有入室盗窃者会来破坏这些宝贵财富——这些贫穷的、极其值得尊重的人们,他们在肯特郡城里有老婆孩子,在二十年中尽他们所能保护着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然后被埋葬在海格特公墓^②里。

石块严密地覆盖在大英博物馆上,如同骨骼冷漠地躺在大脑的激情和想像之上。只是此处的大脑是柏拉图的,莎士比亚的;大脑创造了罐子和雕像,大空话和小珍宝,不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越过死亡之河,寻找一个上岸之处,时而把死者包好以使其长眠;时而把一个便士放在死者的眼睛上;时而小心谨慎地把死者的脚趾转向东方。而柏拉图一直在继续着他的对话;尽管在下着雨;尽管响着马车的鸣笛声;尽管住在大奥尔蒙德街后面小巷里的那个女人,醉醺醺地回到家里叫喊了一整夜“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雅各布房间下面的街上人声大了起来。

① 本特利(1662—1742),英国古典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学识渊博,长于校勘。

② 海格特公墓:在大伦敦市北部的一个区内。马克思、法拉第、斯宾塞等人均葬于该公墓。

但是他继续看他的书。因为终究柏拉图沉着地在继续着。哈姆雷特在说着他的独白。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品也整夜放在那儿，老琼斯的提灯有时复活了尤利西斯，或一匹马的头；有时使黄金发出一闪，或照亮了一个木乃伊凹陷发黄的面颊。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继续着；正在读《费德鲁斯篇》^① 一书的雅各布听见人们在路灯柱周围大声吵闹，还有那女人捶着门喊叫，“让我进去！”就仿佛一块煤从火里掉了下来，或者是一只苍蝇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背朝下，虚弱得转不过身子来。

《费德鲁斯篇》很难读。因此，当你终于能够一直读下去，跟上了步子，大踏步前进，一时间成了（似乎是这样）这个自柏拉图在雅典卫城^② 行走以来驱散了面前的黑暗的、沉着地滚滚向前的力量的一部分时，你是不可能去照顾炉火的。

对话将要结束。柏拉图已经说明了他的论点。柏拉图的论点已经储藏在了雅各布的头脑里，雅各布的头脑独自继续活动了五分钟，一直向前，进入到黑暗之中。然后他站起身来，撩开窗帘，清楚得令人惊奇地看到对面的斯平格特一家已经上床睡觉了；看到雨下得多么大；看到犹太人和那个外国女人如何站在街尽头的邮筒旁争吵。

每一次门打开，新的人进来，已经在屋子里的人就要稍稍动一动；站着的人回头看看；坐着的人说了一半话停在那里。加上灯光、美酒、吉他的弹奏声，每次门打开都有令人激动的事情发生。是谁来了？

“吉布森。”

① 《费德鲁斯篇》：柏拉图所写的早期对话，内容主要关于美学和神秘主义。

② 雅典卫城：雅典卫城建于山岗上，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建造。著名的帕提农神庙和雅典娜胜利神庙均在卫城之中。

“那个画家？”

“接着你刚才的话往下说呀。”

他们说的是过于亲密无法直说的事。但是周围的声音在娇小的威瑟斯太太心里起了用来吓鸟的鸣器的作用，把一群群小鸟吓得飞到空中，然后它们会落下来，她就会感到害怕，把一只手放在头发上，两手紧抱着膝盖，然后紧张地抬头看着奥立弗·斯凯尔顿，说道：

“你得保证，保证不告诉任何人。”……他是这样的体谅人，这样的温柔。她在议论的是她丈夫的性格。她说他很冷漠。

光彩夺目的马格达琳向他们走来：褐色的皮肤、热情、丰满，穿着凉鞋的脚几乎没有沾到草地。她头发飞舞；别针几乎别不住飞舞的丝绸衣衫。当然了，是个女演员，身下永远有一道光。她只说了句“我的亲爱的”，但是她的声音抑扬顿挫地穿越了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既然除了啊和哦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她便在地板上翻腾并唱了起来。诗人曼金走到她身前，站在那儿脸朝下看着她，一面吸着烟斗。跳舞开始了。

头发灰白的基姆尔太太要狄克·格雷夫斯告诉她曼金是谁，并说她在巴黎这种事见得太多了（马格达琳坐到了他的膝盖上；现在他的烟斗到了她的嘴里），不会感到吃惊了。“那人是谁？”他们俩走到雅各布面前时她稳住眼镜问道，因为雅各布确实看上去很安静，倒不是漠然，而是像一个在海滩上的人，默默地看着。

“啊，亲爱的，让我靠着你，”海伦·埃斯邱气喘吁吁地说，她单腿跳着，因为系在脚踝上的银色带子松了。基姆尔太太转过身子看墙上挂的画。

“你看雅各布，”海伦说（他们要玩一个什么游戏，正在给他蒙上眼睛）。

狄克·格雷夫斯因为有点醉了，又很老实单纯，告诉她他认为雅各布是他认识的人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他们盘腿坐在垫子上，

谈论着雅各布，海伦的声音微微发颤，因为对她来说他们俩都像英雄人物，他们之间的友谊比女人之间的友谊要美好得多。这时安东尼·波莱特请她跳舞，她一面跳舞一面回头看着他们俩一起站在桌旁喝酒。

这个美好的世界——这个鲜活的、正常的、生气勃勃的世界。……这些词指的是一月份凌晨两三点钟之间在哈默史密斯和霍尔本间的一段木头人行道。那正是雅各布脚下的地方。这个世界健康而美好，因为在河边某处一条小巷中的一个房间里有着五十个激动、健谈、友好的人。而大步走过这人行道（视线之内几乎看不见马车或警察）本身就令人感到振奋。像缀上了钻石的皮卡迪里环行道，在空旷无人时最能显示出它的优点。一个青年男子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相反，尽管他可能没有说出什么高明的话来，他自信能够坚持住自己的主张。他很高兴认识了曼金；他钦佩地板上的那个年轻女人；他喜欢所有的人；他喜欢那类的事情。总之，所有的鼓和喇叭都吹打起来了。那一刻街上只有清道夫在活动。简直用不着说雅各布对他们怀着怎样的好意；在自己门前用自己的大门钥匙开门进去使他多么高兴；他怎样仿佛带了十或十一个他离开时还不认识的人回到了空房间里；他怎样四处寻找读的东西，找到了，根本没有读就睡着了。

确实，鼓和喇叭不是说说而已的。确实，皮卡迪里和霍尔本，以及空的客厅和里面有五十个人的客厅很可能在任何时候向空气中散放出音乐的声音来。也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激动。很少有人提起这一点，看到大群大群的人过滑铁卢桥，去赶到苏必顿的直达车，你会认为是理智在促使他们这样。不，不。是鼓和喇叭。只不过如果你拐进滑铁卢桥柱间的一个小凹处来思考一下这事的话，你可能会感到这似乎全都是一片糊涂——全都不可思

议。

他们不停地过桥。有时在二轮轻便马车和公共马车之间会出现一辆装载着用铁链固定住的巨大的林木的运货车。也许又会有辆石匠的大篷货车,装着记载着某人如何爱着埋葬在帕特尼的某人的新刻上字的墓碑。然后在前面的汽车猛地往前一动,墓碑过去得太快,使你无法读到更多的字。在所有的时间里,人流从来没有停止从萨里这一边过桥到滨河大道去;从滨河大道过桥到萨里这边来。就好像穷人去抢劫了市里,现在正疲乏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像甲壳虫匆忙钻进洞里。看那个老太婆紧抓着一个亮闪闪的袋子,仿佛她曾去到明亮的地方,现在带着刮掉了肉的鸡骨头逃回她地下的破屋子里去;她简直是一瘸一拐地向滑铁卢桥走来。可是另一方面,尽管风很大,迎面直吹在她们脸上,那些姑娘们手拉手大步走着,大声唱着歌,她们似乎既不感到寒冷也不觉得丢人。她们没有戴帽子。她们处于胜利的喜悦中。

风掀起了浪。河水在我们身下滚滚奔流,站在驳船上的汉子不得不把全身重量压在舵柄上。一块黑色的防水帆布盖在隆起的财富堆上,被紧紧拴住。大堆大堆的煤闪着黑色的光。和往常一样,油漆匠吊在河边大饭店外墙的支架上,饭店的窗户里面已经亮起了点点灯光。在另一边岸上,城市好像老了似的发白;圣保罗大教堂泛着白色隆起在周围被侵蚀了的、尖的或长方形的建筑物之上。只有十字架闪耀着金红色。但是我们到达了哪一个世纪?这个从萨里到滨河大道的行列是一直不断继续着的吗?那个老人六百年来一直过着这座桥,杂乱的一群小男孩紧跟在他后面,因为他是一个醉鬼,或者苦难使他双眼模糊,身上捆着朝圣者可能会穿的破衣烂衫。他拖着脚步前行。没有一个人站着不动。我们似乎在和着音乐声行进;也许是风和河水的声音;也许是同样的这些鼓和喇叭声——灵魂的狂喜和骚动。不是吗,就连不幸的人也笑,警察非但不去指责那个醉鬼,反而怀着幽默感打量他,小男孩们又急急

地跑了回来,萨默赛特大楼里的办事员对他也只感到宽容,在书店里读着半页《洛泰尔》^① 的那个男人眼睛离开了书上的字怜悯地沉思着,十字路口的姑娘犹豫了一下,将年轻人明亮然而没有表情的眼光转向了他。

明亮然而没有表情。她大概二十二岁。她穿得很寒酸。她穿过马路,看着花店橱窗里的黄水仙和红郁金香。她犹豫着,向坦普尔法学协会方向疾走而去。她走得很快,但是任何东西都使她分心。一会儿她似乎看见,一会儿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十

穿过圣潘克拉斯教区废弃了的墓地,范妮·埃尔默在靠墙的白色墓碑间踟蹰,时而穿过草地去看看墓碑上的名字,看墓人走来时就疾速往前走,急急走到大街上,一会儿在陈列着蓝色瓷器的橱窗前停下,一会儿又为补上失去的时间而急速行走,突然走进一家面包房买面包卷,加上蛋糕,然后继续往前走,要是有什么人想要跟上她简直就必须小跑。她寒酸可并不邋遢。她穿着长筒丝袜和有银色鞋扣的鞋子,只是帽子上的红色羽毛耷拉着,提包扣不结实,因为她走着走着从包里掉出了一份图索德夫人蜡像馆^② 的说明书。她有着牡鹿般的脚踝。她的脸遮着。当然,在暮色中,快速的动作,迅速的一瞥,以及高涨的希望会很自然地出现。她就在雅各布的窗下走过。

① 《洛泰尔》,英国政治家、首相、作家狄斯累里(1804—1881)所写的小说,1870年出版。

② 图索德夫人蜡像馆,在英国伦敦,内有许多名人的蜡像。

整座房子平板、黑暗、寂静无声。雅各布在家里，全神贯注在一盘棋局上，棋盘放在他两膝间的一张凳子上。他的一只手玩弄着后脑勺上的头发。他慢慢把手移到前面，从棋盘格子里拿起了白色的王后；然后又把她放回到同一个格子里。他装上烟斗；反复思考；走了两个卒；走了白马；然后一个手指放在象上思考着。范妮·埃尔默在他的窗下走过。

她披着印花西班牙披巾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本黄色封面的小说。

“稍微低一点点，别拿得那么紧，这样——好点了，就这样，”布拉汉姆低声说，他正在画她，一边抽着烟，自然就不说话了。他的头可能是雕塑家的杰作，把他的前额塑成方的，把嘴拉长，并在做材料的黏土上留下了拇指印和四个手指的条条痕迹。但是从来没有给他闭上眼睛。它们相当突出、充血，仿佛是因为老是瞪着眼睛看呀看的，当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刹那间显得受到了搅乱，但是仍继续瞪着在看。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悬挂在她头的上方。

说到女人的美就像是照在海上的光，永远不会总照亮一朵浪花。她们都具有美；她们都失去美。她时而像咸肉一样粗笨沉闷；时而像挂在墙上的镜子一样透明。固定出现的脸是沉闷的一种。威尼斯夫人走来了，展示得像一块供人赞美的纪念碑，但是是用雪花石膏雕成的，供人放在壁炉台上，永远没有给掸过土。一个从头到脚打扮得干净利落的浅黑型白种女人只能当作放在客厅桌子上的一幅插图。街上的女人的脸像扑克牌上的脸；轮廓里被精确地填上了粉红色或黄色，周围严密地画上线。然而从顶层的窗户旁探出身子向下看，你看见美的本身；或在一辆公共马车的角落里；或蹲在一条沟里——美在放光，突然极富表情，旋即退去，没有人能够指望它、抓住它或用纸把它包起来。从商店里也得不到任何东西，天知道，坐在家比出没于厚玻璃窗前、希

望能活着偷出闪亮的绿玉、发光的红宝石要好得多。浅碟子里的海水冲磨过的玻璃和丝绸一样很快就失去光泽。因此，如果你谈到一个漂亮女人，你只是指某种暂时利用了，比方说，范妮·埃尔默的眼睛、嘴唇、或者面颊，透过它们照亮出来的极快飞动的某种东西。

在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的时候，她并不美；她的下嘴唇太显眼了；鼻子太大；眼睛挨得太近。她是个瘦女子，面颊红艳，头发乌黑，现在正绷着脸，也可能是坐得发僵了。当布拉汉姆把木炭叭地一声弄断的时候她惊得一跳。布拉汉姆在生气。他蹲在煤气取暖炉前烤手。这时她看了看他的画。他咕咕哝哝。范妮披上一件晨衣去烧壶开水。

“上帝，真不怎么样，”布拉汉姆说。

范妮往地板上一坐，两手抱着膝盖望着他，她美丽的眼睛——是的，美在房间里飞过，刹那间在她的眼睛里闪耀。范妮的眼睛似乎在询问，在怜悯，刹那间成了爱本身。但是她太夸张了。布拉汉姆什么都没有注意到。水开了，她急忙爬了起来，更像匹小马驹子或小狗而不像个充满爱意的女人。

此时雅各布走到窗前，手插在口袋里站了下来。对面的斯平格特先生走出门，看了看他的橱窗，又走了进去。孩子们走过商店，眼睛看着一根根粉红色的甜东西。皮克福德的货车沿街驶来。一个小男孩吊在绳子上旋转。雅各布转过身去。两分钟后他打开了前门，向霍尔本方向走去。

范妮·埃尔默从衣勾上拿下斗篷。尼克·布拉汉姆把画从画架上取下，卷起来夹在胳膊下。他们关上灯，沿马路走去，他们穿过人群、汽车、公共马车、二轮马车，一直继续前行，直到先于

雅各布五分钟抵达莱斯特广场。雅各布的路要稍长一些，而且在霍尔本被等着看国王的车队驶过的人群挡住了，因此雅各布推开转门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已经倚在了帝国剧院走廊的栏杆上了。

“你好，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你进来，”五分钟后尼克说。

“胡说，”雅各布说。

“埃尔默小姐，”尼克说。

雅各布尴尬地从嘴里拿出烟斗。

他确实很尴尬。当他们坐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让喷出的烟在他们和台之间袅袅上升、听到远处尖细的人声和快活的管弦乐队适时地演奏声的时候，他仍感到尴尬，只是范妮想的是：“他的声音多么好听！”她想，他说得很少，可是却多么坚定。她想到年轻男人是怎样地庄重和超然，怎样地浑然不自觉，她怎样可以安静地坐在雅各布旁边看他。她心想，晚上疲乏地回家时他会是多么孩子气，多么庄严；也许有点趾高气扬；“但是我不会让步，”她想。他站起身来靠在栏杆上。烟雾包围着他。

年轻男子的美似乎永远要以吸烟为背景，不管他们如何起劲地追着足球跑，或者击板球，跳舞，跑步，或大踏步沿大路行走。很可能他们不久就会失去这些。很可能他们看着遥远的英雄的眼睛，半带轻蔑地在我们中间找个位置，她想道（她像一根琴弦般震动着，等待着在上面拉曲子，而后叭地一声断掉）。反正，他们喜欢沉默，说话很美，每一个字出来都像新灌制的唱片，而不是像女孩们用的光滑的小硬币落下时发出的喧闹声；他们动作很果断，就像他们知道呆多久、什么时候离开——啊，可是弗兰德斯先生只不过是去买节目单而已。

“舞蹈是在最后，”他回到他们身边时说道。

这难道不是很好玩吗，范妮继续想道，年轻男子从裤子口袋里掏出许多银币来，再看看有多少，而不是就放那么多在钱包里？

看,她自己就在那儿,穿着镶荷叶边的白裙衣在舞台上旋转,音乐就是她自己灵魂奔放的舞蹈,当她站在离雅各布两英尺的地方僵直地靠在栏杆上时,感到整架机器、世界的基础和传动装置都平稳地旋转到了那些湍急的漩涡和瀑布之中了。

她的一只揉成一团的黑手套掉在地上。当雅各布拾起给她的时候,她生气地一惊。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比这更没有理性的激情了。有一刻,雅各布害怕起她来——当年轻女人直挺挺地站着的时候是这样地狂暴、这样地危险;紧抓住栏杆;坠入爱河。

二月中旬。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的屋顶躺在微颤的烟霾中。步行太热了。在一处洼地里,一条狗在汪汪、汪汪、汪汪叫。阴影在平原上流动。

久病之后身体懒洋洋的、软弱无力、易于接受美好的事物,但虚弱得包容不住。当狗在洼地里叫时、孩子们滚铁环时、乡间时阴时明时,眼泪便涌出流下。仿佛隔着一层帐幔。啊,但是请把帐幔挡得更厚一点,免得美好的事物使我昏晕,范妮·埃尔默坐在法官步道的一张长凳上,眺望着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叹了一口气。但狗继续叫着。路上的汽车按着喇叭。她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活动声和嗡嗡声。她内心激动不安。她站起身来走动。草地一片新绿;太阳很热。池塘四周都有孩子们蹲着放小船;或者尖叫着被保姆们拽回去。

年轻女人在中午时到露天散步。所有的男人都在城里忙活。女人们站在蓝色池塘的边上。清新的风把孩子们的声音吹散到各处。我的孩子们,范妮·埃尔默心里想道。女人们站在池塘周围,赶开欢跳着的长毛大狗。童车里的婴儿们被轻轻地摇动着。所有的保姆们、妈妈们、闲散地走来走去的女人们的眼睛都有一点呆滞、沉思。当小男孩们扯动她们的裙子,请求她们往前走的时候,她们轻轻地地点头而不答话。

范妮往前走着,听到了什么叫声——也许是一个工人吹口哨的声音——高悬在半空中。啊,是一只画眉在树丛中向着温暖的空气发出阵阵欢乐的鸣啭,但是驱使它的似乎是恐惧,范妮想;仿佛心中如此的欢乐也使它担心——仿佛它在鸣唱时被注视,并且感情的激动迫使它要去唱。看哪!它不安地飞到了旁边的一棵树上。她听到的它的歌声更微弱了。四周是车轮的嗡嗡声和呼呼的风声。

她花了十个便士吃午餐。

“哎呀,小姐,她忘了拿雨伞了,”奶制品公司快餐店门口玻璃小隔间里的皮肤上有斑驳色斑的女人咕哝道。

“也许我能追上她,”淡色头发编成辫子的女招待米莉·爱德华兹说;她冲出门去。

“没追上,”不一会儿她拿着范妮廉价的伞回来时说。她把手放在辫子上。

“啊,那扇门!”收款员咕哝道。

她的手戴在黑色露指手套里,收进账单的手指尖肿得像香肠一样。

“一份甜馅饼和蔬菜。一个大份咖啡和烤饼。烤面包片上加鸡蛋。两份水果蛋糕。”

女招待刺耳的声音就这样急促地响着。吃午饭的人赞同地听到他们点的食物被重复着;看到给旁边的桌子端来食物时,期待着自己的也快了。终于他们的烤面包片上加鸡蛋也端上来了。他们的眼睛不再到处乱看。

潮湿的小方块面点落入了像三角形口袋一样张开的嘴里。

打字员内莉·詹金森漠然地把蛋糕弄碎。每次门一开她都抬起头来。她指望着看见什么?

煤炭商不停地读着《电讯报》，他没有碰到茶托，心不在焉地摸了摸，把杯子放在了桌布上。

“你听到过像这样无理的话吗？”帕森斯太太结束了她的话，一面从毛皮衣服上掸去面包屑。

“一份热牛奶和烤饼。一壶茶。面包卷和黄油，”女招待高声喊道。

门开开又关上。

这就是老年人的生活。

很奇怪，躺在船上看波浪。瞧，这儿有三个浪一个接一个规则地涌来，浪的大小也差不多。然而后面急匆匆赶过来第四个浪，又大又吓人；它把船托起；继续向前涌去；不知怎地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就逐渐消失了；和别的浪一起平伏了下去。

有什么能够比狂风中树枝的舞动更为暴烈？树木从树干以上、一直到树枝的尖顶，完全听任狂风肆虐，被刮得东倒西歪，瑟瑟发抖，然而却从不被散乱地刮跑？

庄稼痛苦地扭动、把自己降低得似乎准备连根拔起，然而坚持了下来。

哎呀，就从这些窗子里，即使在昏暗之中，你也可以看见一个膨胀起来的東西在街上跑过，一种渴望，好像直伸着两只胳膊，眼中充满了希冀，嘴大张着。然后我们平和地安静下来。因为如果这种兴奋状态持续，我们就会像泡沫一样被吹到空中。星光将穿过我们照耀大地。我们就会成为滴滴盐水被狂风卷去——像有的时候发生的那样。因为冲动的精灵不会接受任何这一类的安抚。它们永远不要任何的摇摆或无目的地闲荡。永远不要任何假装，或惬意地一躺，或亲切地认为人和人差不多，火很暖和，葡萄酒令人愉快，奢侈是种罪孽。

“只要你和人熟了，他们都特别好。”

“我无法把她想得很坏。要记得——”但是也许是尼克，或者是范妮·埃尔默，他们绝对地相信在瞬间中揭示的真理，一冲而起，叮了一口面颊，像突来的冰雹般没有了踪影。

“啊，”范妮晚了三刻钟冲进画室时说。她在育婴堂附近转悠，只是为了有机会能看见雅各布沿街走来，拿出大门钥匙打开门，“恐怕我来晚了”；尼克听了一言不发，范妮产生了对抗情绪。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她终于高喊道。

“那就别来好了，”尼克答道，她连晚安都没说就跑了出去。

多么雅致——夏夫茨伯里大道旁伊芙林娜店里的那件裙衣！这是四月初，一个晴朗的下午四点钟，范妮是惟一在室内度过晴朗的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的人吗？那条街上别的姑娘们坐在突出的墙基石上，或者厌倦地将长长的线拉过丝绸和薄纱之间；或者，系着缎带在斯旺和埃德加斯公司里，在账单背面迅速算好几便士几法新^①，然后把一又四分之三码的料子卷在薄纱纸里，再问下面一位“您要什么？”

夏夫茨伯里大道旁伊芙林娜的店里，女人身体不同部位的服装是分散陈列的。左边是裙子。中间绕在一根杆子上的是一条长羽毛围巾。像在法学协会排列的犯罪分子的头那样的是帽子——宝石绿色和白色的，稍稍盘着几朵花，或者垂在颜色染得很深的羽毛下。在地毯上是女人的脚——金色的尖头鞋，或者镶着鲜红长条的漆皮鞋。

被女人的眼睛尽情享受的衣服，到四点钟的时候已经像面包店橱窗里的糖蛋糕一样脏污了。范妮也在端详这些衣服。

^① 法新，值四分之一旧便士的硬币。

但是沿着杰勒德街走来了一个穿着一件寒酸的大衣的高个子男人。一个影子落在了伊芙林娜店的橱窗上——雅各布的影子，尽管这人不是雅各布。范妮转过身来沿杰勒德街走去，真希望自己读过许多书。尼克从不看书，从不谈起爱尔兰，也不谈起上议院；再说他的手指甲！她要学拉丁文，读维吉尔的作品。她曾经是很爱读书的。她读过司各特^①；她读过大仲马^②。在斯莱德美术学院没人读书。可是在斯莱德没有人认识范妮，也没有人猜想到她感到那儿有多么空虚；对收入、对跳舞、对夜总会——而雅各布说只有法国人才会画画。因为现代派很轻浮；绘画是最不值得尊敬的一门艺术；除了马洛和莎士比亚，为什么还要读别人的作品？雅各布说。要是你非读小说不可，再加上个菲尔丁^③。

“菲尔丁，”当查令十字路的那个人问范妮要什么书的时候，范妮说道。

她买了本《汤姆·琼斯》。

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在和一个教师合住的房间里，范妮·埃尔默读着《汤姆·琼斯》——那本神秘的书。因为雅各布就喜欢这种关于有着古怪名字的人的沉闷的书（范妮认为）。好人喜欢它。不在乎自己怎么把两条腿交叉起来的邋遢女人读《汤姆·琼斯》——一本神秘的书；因为范妮认为在书身上有种东西，如果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我可能会喜欢的——比耳环和花要好得多，她叹了一口气，心里想着斯莱德的画廊和下个星期的化装舞会。她没有可穿的衣服。

他们是真实的，范妮心里想，一面把脚放在壁炉台上。有的

① 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历史小说的首创者，作品有《威弗利》，《米德洛西恩的监狱》等。

② 大仲马(1802—1870)，法国著名作家，作品有《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

③ 菲尔丁(1707—1754)，英国小说家，被司各特称为“英国小说之父”。主要作品有《约瑟夫·安德鲁斯》，《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等。

人很真实。也许尼克就是，只不过他是那么愚蠢。而女人从来不——除了萨金特小姐，可是她午餐的时候离开，而且摆架子。他们晚上静静地坐着看书，她想道。不去音乐厅；不往橱窗里张望；不互相换衣服穿，不像罗伯逊那样，戴她的披巾，而她穿过他的背心，雅各布要这样做只会很尴尬；因为他喜欢《汤姆·琼斯》。

那书就躺在她膝头，双栏印刷，价格三先令六便士；这本神秘的书，在书里亨利·菲尔丁那么多年以前就用完美的散文，因范妮·埃尔默贪恋色欲而指责了她，雅各布说。因为他从来不看现代小说。他喜欢《汤姆·琼斯》。

“我真的喜欢《汤姆·琼斯》，”在四月初同一天的五点半，当雅各布在对面的扶手椅里拿出烟斗来的时候，范妮说道。

哎呀，女人撒谎！但克拉拉·杜兰特可不撒谎。无懈可击的头脑；坦率的天性；被锁在一块巨石上（在朗兹广场附近某处）的贞女，无尽无休地为穿白背心、蓝眼睛、直勾勾地看你的脸、弹奏巴赫的老头子倒茶。在所有的女人中雅各布最尊重她。但是和穿着丝绒的阔老太太坐在放着面包和黄油桌旁，老佩里小姐在倒茶的时候，他和克拉拉·杜兰特说的话却比本森对鹦鹉说的还要少，这实在是对人性中自由和体面的无法容忍的蹂躏——或者这类意思的词句。因为雅各布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瞪着炉火。范妮放下了《汤姆·琼斯》。

她在缝着或织着什么。

“那是什么？”雅各布问。

“为在斯莱德的舞会准备的。”

她拿来了她的头饰；长裤；带红穗的鞋子。她穿什么好？

“舞会时我在巴黎，”雅各布说。

化装舞会有什么意思？范妮心想。你遇见同样的人；你穿同样的衣服；曼金喝醉酒；弗洛林达坐在他的膝盖上。她恬不知耻地

调情——现在是和尼克·布拉汉姆。

“在巴黎？”范妮说。

“在去希腊的路上，”他答道。

因为，他说，再没有比五月的伦敦更令人可憎的了。

他会忘记她的。

一只麻雀叼着一根稻草飞过窗口——是农场空地上一座谷仓边稻草堆上的一根稻草。那只棕色长毛老狗在稻草堆的底部东嗅西嗅找老鼠。榆树上部的枝桠已经黑压压地布满了鸟窝。栗树挥动着它们扇子般的树叶。蝴蝶在林间小路上招摇着飞来飞去。也许，正如莫里斯所说，闪紫蝶正在栎树根部享用着大堆腐烂的污物。

范妮认为一切全都来自《汤姆·琼斯》。他可独自在口袋里放一本书去看小贩们。他会去坐八点半的火车，然后步行一整夜。他看到萤火虫，用药盒子装着带回来。他会带着新树林的猎鹿狗去打猎。这些都是从《汤姆·琼斯》里学来的；他会口袋里装着一本书到希腊去，会忘记她。

她取来了有柄的小镜子。这里是她的脸。要是给雅各布缠上穆斯林的头巾呢？这里是他的脸。她点上了灯。但是因为从窗子里照进来天光，所以只有一半房间被灯照亮。尽管他看起来很难看很动人，他说他要放弃去林子而到斯莱德去，做个土耳其骑士或者古罗马的帝王（他听任她把他的嘴唇涂黑，在镜子里紧咬着牙沉着脸），可是——《汤姆·琼斯》仍躺在那里。

十一

“阿切尔，”弗兰德斯太太用母亲经常在提到她们的大儿子时表现出的温柔口气说道，“明天就要到直布罗陀了。”

她在等着的这班邮件(一面慢慢往多兹山上走去,教堂不规则的钟声在她头顶上奏出了赞美诗的调子,时钟直穿过缭绕的音调敲响了四下;草在暴风雨即将到来前的云层下现出深紫色;村中的二十几所房子在一片阴影下全都畏缩着,无比卑顺),这班邮件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信息,信封上的笔迹有粗重醒目的,有向一边倾斜的,有的贴着英国邮票,有的是殖民地的邮票,有时匆忙地涂上一道黄色的杠,这班邮件将要把无数信息散布到世界各地。至于我们这一过量交流的习惯是否带来了好处,就不该由我们来说了。但是现在写信尽是捏造,特别是在国外旅行的年轻男人似乎更可能这样做。

比方下面这个镜头。

这儿是雅各布·弗兰德斯到国外去了,在巴黎歇脚。(他母亲的表亲老伯克贝克小姐去年六月去世了,留给了他一百英镑。)

“你用不着把这整个该死的事情再重复上一遍,克鲁坦顿,”马林森说,这个秃头的小个子画家坐在洒着咖啡和尽是一圈圈酒印的大理石桌旁,话说得飞快,而且无疑相当醉了。

“哎,弗兰德斯,给女朋友写完信啦?”当雅各布走过来,手里拿着写有在英国斯卡巴勒附近弗兰德斯太太的地址的信封,在他们旁边坐下时,克鲁坦顿说。

“你支持贝拉斯克斯^①吗?”克鲁坦顿说。

“老天爷作证,他支持的,”马林森说。

“他总是变成这个样子,”克鲁坦顿烦躁地说。

雅各布极端镇静地看看马林森。

“我来告诉你在全部文学中写出过的最伟大的三样东西,”克

① 贝拉斯克斯(1465—1522?),古巴征服者和西班牙首任总督。

鲁坦顿突然大声说道。“‘我的灵魂如果实般挂在那儿，’”他开始道……

“不要听不喜欢贝拉斯克斯的人说话，”马林森说。

“阿道夫，别再给马林森先生酒了，”克鲁坦顿说。

“公平对待，公平对待，”雅各布公正地说。“要是一个人想喝个大醉就让他喝。那是莎上比亚说的，克鲁坦顿。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你的。莎上比亚比所有这些该死的法国佬放在一起还要有胆量。‘我的灵魂如果实般挂在那儿，’”他开始用好听的、带修辞效果的声音引述，一面舞动着酒杯。“魔鬼诅咒你邪恶，你这奶油脸的傻瓜！”他大声说道，酒溅出了杯沿。

“‘我的灵魂如果实般挂在那儿，’”克鲁坦顿和雅各布俩人同时开始说，又都突然大笑起来。

“这些苍蝇真讨厌，”马林森说，一面用手轻拂他的秃头。“它们把我当成什么了？”

“发出香味的东西呗，”克鲁坦顿说。

“闭嘴，克鲁坦顿，”雅各布说。“这家伙一点礼貌都没有，”他非常客气地向马林森解释说。“想中断人家喝酒。嘿，我点烤架上烤的排骨。法语烤架上烤的排骨怎么说？烤架上烤的排骨，阿道夫。你这个笨蛋，难道你还不懂吗？”

“我告诉你，弗兰德斯，在全部文学中第二样最美的东西，”克鲁坦顿说，一面把脚拿下来放在地板上，身体俯过桌子，脸差点挨上了雅各布的脸。

“‘嘿快快摇啊摆，猫和提琴来，’”马林森插嘴说，手指一面在桌子上乱弹。“在全部文学中最精美的东西。……克鲁坦顿是个很好的家伙，”他一副信任的样子谈论道。“可就有那么点蠢。”他把头猛地向前一伸。

唉，这些一个字也没有告诉过弗兰德斯太太；也没有告诉她他

们付款后离开了饭店，沿拉斯佩勒林阴大道行走时发生的事。

而且这儿还有另外一场对话的片段；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地点是一个画室；日子是星期天。

“我告诉你，弗兰德斯，”克鲁坦顿说，“与其有幅夏尔丹^①的画，我倒宁愿有马林森的一幅小画。而当我这么说的時候……”他使劲挤着一个扁扁的软管的一头……“夏尔丹很了不起。……马林森现在靠卖画付饭钱了。可是你等着看画商搞到他的时候吧。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这种生活非常愉快呀，”雅各布说，“在这地方瞎折腾一气。不过，这是愚蠢的艺术，克鲁坦顿。”他溜达到房间的另一边。“现在出了这个人，皮埃尔·路易。”他拿起了一本书。

“我说，我的好先生，你打算安定下来吗？”克鲁坦顿说。

“那是很实在的一件作品，”雅各布说着把一幅油画放在椅子上。

“啊，那是我很久以前画的，”克鲁坦顿回头看了一眼说。

“我觉得你是个挺有能力的画家，”雅各布停了片刻后说。

“现在你要是想看看我目前在追求什么，”克鲁坦顿说着把一幅画放在了雅各布面前。“看，这就是。这还差不多。这……”他的大拇指绕着涂成白色的球形玻璃灯罩蠕动着。

“相当实在的一件作品，”雅各布说着叉开两腿站在画前。“但是我希望你解释的是……”

苍白、满脸雀斑、一副病容的吉妮·卡斯雷克小姐走进了屋子。

“啊，吉妮，这是个朋友。弗兰德斯。英国人。有钱，有地位。接着说，弗兰德斯。……”

雅各布没有说话。

① 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

“是那——那不对，”吉妮·卡斯雷克说。

“不行，”克鲁坦顿坚决地说。“不能做。”

他把画从椅子上拿下来，背对着大家竖放在地上。

“坐下，女士们，先生们。卡斯雷克小姐来自你们那边，弗兰德斯。德文郡。啊，我以为你说的是德文郡。很好。她也是教会之女。家庭的叛逆。她母亲给她写的是怎样的信！我说——你身上有她的信吗？一般星期天收到信。你知道，起类似教堂钟声的作用。”

“你见到所有画画的人了吗？”吉妮问。“马林森喝醉了吗？你要是到他的画室去，他会送你一幅他画的画。我说，特迪……”

“等等，”克鲁坦顿说。“现在是什么季节？”他向窗外看去。

“我们星期日休息，弗兰德斯。”

“他会不会……”吉妮看着雅各布说。“你……”

“是的，他和我们一起去，”克鲁坦顿说。

后来，到了凡尔赛。

吉妮站在水池的石头边缘上探身向着水池，克鲁坦顿的两只胳膊抱着她，不然她就会掉进去了。“在那儿！在那儿！”她喊道。“一直到水面上！”一些游得很慢、肩部下斜的鱼从水底浮上来吞食她的面包渣。“你来看，”她说跳下池边。然后耀眼的白色水花憋足了劲猛烈地直喷到空中。喷泉展示着自己。军乐声穿过喷泉从远处传来。喷泉水聚成了水珠。一只蓝色的气球轻轻地撞击着水面。所有的保姆和小孩、老头和年轻人都挤到了水池边上，他们是怎样地探着身子挥舞着手里的棍子啊！那个小姑娘伸开胳膊朝她的气球跑去，但是气球沉到了喷泉底下。

爱德华·克鲁坦顿，吉妮·卡斯雷克和雅各布·弗兰德斯排成一排沿黄色的砾石路走着；走上了草地；在树下走过；来到了玛丽-安

托瓦内特^①曾在此喝巧克力饮料的凉亭。爱德华和吉妮走了进去，但雅各布在外面等着，坐在手杖把上。他们走了出来。

“怎么样？”克鲁坦顿向雅各布微笑着说。

吉妮等着；爱德华等着；俩人都看着雅各布。

“怎么样？”雅各布说，微笑着，两只手紧按在手杖上。

“走，”他决定了；动身离开。另外俩人微笑着跟在后面。

后来他们到小街上的一家小咖啡店去，人们坐在那儿喝咖啡，看大兵，沉思着把烟灰磕进碟子里。

“可是他很不一样，”吉妮说着把两只手叠起来放在玻璃杯口上。“我想，特迪说这样的话时你并不明白他的意思，”她看着雅各布，说道。“可是我明白。有时候我真能杀了自己。有时候他整天躺在床上——就那么躺着。……我不要你们到桌子上面来”；她挥动两只手。肥大的闪着彩虹色的鸽子在他们脚旁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

“你看那个女人的帽子，”克鲁坦顿说。“他们是怎么想起这个来的？……不，弗兰德斯，我觉得我不可能像你这样生活。当一个人沿大英博物馆对面的那条街走的时候——那街叫什么名字？——我就是这个意思。都是这样的。那些胖女人——以及站在马路中间好像要大发脾气的那个男人……”

“大家都喂它们，”吉妮挥手赶着鸽子说。“它们都是些蠢家伙。”

“呃，我看不见得，”雅各布吸着香烟说。“还有圣保罗大教堂呢。”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在1792年法国推翻君主制的起义后，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国民公会下令处决，同年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送上断头台。

“我的意思是到办公室上班，”克鲁坦顿说。

“随它去吧，”雅各布劝道。

“可是你不算，”吉妮看着克鲁坦顿说。“你是个疯子。我是说，你想的只是画画。”

“是的，我知道。我也没有办法。我说，乔治国王^①会不会在贵族问题上让步？”

“他不得不让步，”雅各布说。

“你看！”吉妮说。“他真的知道。”

“你要知道，我要是能够是会去做的，”克鲁坦顿说，“可是我就是不能。”

“我认为我能，”吉妮说。“只是，这样做的人全是你不喜欢的人。我是说，在老家是这样。他们整天就谈这些。就连我母亲那样的人也如此。”

“要是我到这里来住下——”雅各布说。“我应该分担多少，克鲁坦顿？啊，好吧。随你。那些愚蠢的鸟，只要你想要它们在这儿——它们就飞走了。”

终于在医院车站的弧光灯下，吉妮和克鲁坦顿以一种奇特的轻微但坚决的动作互相接近，这种动作可能伤害别人或不引起任何注意，但一般说来会使人感到很不自在；雅各布站在稍远之处。他们不得不分别。必须说点什么。什么也没有说。一个男人推着一辆小推车经过，离雅各布的腿近得差一点蹭上。等雅各布恢复平衡时，那一对人已经转身离开，尽管吉妮回过头来看着，而克鲁坦顿挥了挥手，仿佛他就是个非常伟大的天才那样消失了。

没有——这一切都没有告诉弗兰德斯太太，尽管雅各布觉得，

^① 乔治国王(1865—1936)，英国国王乔治五世。

可以有把握地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东西了;至于克鲁坦顿和吉妮,他认为他们是他认识的最了不起的人——当然他不可能预见结果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克鲁坦顿专门画起了果园;因此需要住在肯特;你会认为,到这个时候他想必已经看透了苹果花了,因为他的妻子——为了她他才这样做的——和一个小说家私奔了;可是根本不;克鲁坦顿仍旧画果园,粗野地、孤独地画着。而吉妮·卡斯雷克,在她和美国画家莱法纽的一段私情了结以后,便时常去拜访印度哲学家,现在你会在意大利的膳宿公寓里看到她,珍藏着一个放着从路上拾来的普通卵石的小小的首饰盒。但是她说,如果你定睛看着这些石头,多样就变成了统一,这多少就是生活的奥秘,尽管这并没有阻止她紧盯着在餐桌上传递的通心粉,以及有时在春天的晚上对腼腆的年轻英国男人吐露最为不可思议的隐秘。

雅各布没有什么要向他的母亲隐瞒的。只是他不明白自己这种极端的激动,至于说把它写下来嘛——

“雅各布的信真像他这个人,”贾维斯太太折起信纸,说道。

“确实他似乎过得……”弗兰德斯太太说着停了下来,因为她正在裁剪一件裙装,必需把纸样拉直,“……非常开心。”

贾维斯太太想到了巴黎。她身后的窗子是开着的,因为那是个暖和的夜晚;一个无风的夜晚;月亮似乎有些阴沉,苹果树一动不动地簇立着。

“我从不怜悯死者,”贾维斯太太说,一面稍稍移动了一下背靠着垫子,握起两只手放在脑后。贝蒂·弗兰德斯没有听见她的话,因为她的剪子在桌上发出了很大的声音。

“他们安息了,”贾维斯太太说。“而我们却把日子一天天消磨在干些不知道为什么要干的、毫无必要的傻事上。”

村子里的人不喜欢贾维斯太太。

“你从来没有在晚上这个时候散过步吗？”她问弗兰德斯太太。

“确实是暖和,太好了,”弗兰德斯太太说。

然而她已经多年没有在晚饭后打开果园的门,到多兹山上去过了。

“地完全是干的,”当她们关上果园的门踏上草地时贾维斯太太说。

“我不想走远,”贝蒂·弗兰德斯说。“是的,雅各布要在星期三离开巴黎。”

“三个孩子中雅各布一直是我的朋友,”贾维斯太太说。

“好了,亲爱的,我不再往前走了,”弗兰德斯太太说道。她们已经爬上了黑暗中的小山,来到了古罗马营地。

防御土墙耸起在她们脚下——就是那道围绕着营地或坟墓的光滑的土圈。贝蒂·弗兰德斯在那儿丢失过多少缝衣针啊!还有她的石榴石胸针。

“有的时候看得比现在清楚多了,”贾维斯太太站在埂上说道。天上没有云,但是在海面上、在高沼地里弥漫着一层朦胧的薄雾。斯卡巴勒的灯光闪烁着,仿佛一个戴着钻石项链的女人在或左或右地转动着她的头。

“多么寂静啊!”贾维斯太太说。

弗兰德斯太太用脚尖蹭着草皮,想着她的石榴石胸针。

贾维斯太太发现今晚很难把心思集中在自己身上。夜是如此平静。没有一丝风;没有任何东西在追赶、飞舞、奔逃。黑色的影子一动不动地簇立在银色的高沼地上。荆豆丛静静地站立着。贾维斯太太也并没有在想着上帝。当然,在她们身后有一座教堂。教堂的钟敲响了十下。钟声传到荆豆丛了吗,荆棘树听到钟声了吗?

弗兰德斯太太正俯下身去拾起一块卵石。贾维斯太太想道,有的时候人是能够找到东西的,但是在这样朦胧的月色下,除了白

骨和小块的白垩外,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

“雅各布用自己的钱买的,后来我带帕克先生到这里来看景色,一定是滑掉了——”弗兰德斯太太喃喃道。

白骨会动吗,锈蚀的剑呢? 弗兰德斯太太那两个半便士的胸针永远就成了这丰富的积聚的一部分了吗? 如果所有的幽灵都密集在这个土圈中和弗兰德斯太太交往,她难道不会显得完全符合她的地位:一个正在发福的、活生生的英国主妇?

报一刻钟的钟声敲响了。

当教堂的钟每一刻钟敲响一次时,微弱的声波消失在挺直的荆豆和山楂枝条之间。

高沼地一动不动地以自己宽阔的背脊接受着这一声明,“现在是整点一刻了,”但是除了一根荆棘的微微颤动之外,高沼地没有作出回答。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光线之下,仍能看清墓碑上的铭文,简洁的声音在说,“我是伯萨·拉克”,“我是汤姆·盖奇”。他们说他们是哪一天死去的,《新约全书》非常骄傲、非常有力地为他们说了些什么话,或者给他们以安慰。

高沼地也接受了这一切。

月光如一篇苍白的书页落在教堂的墙上,照亮了壁龛里跪着的一家人,以及在1780年为教区中那位救济穷人、笃信上帝的乡绅安放的碑石——这样,那有节奏的声音沿大理石名卷读下去,仿佛它能够将自己强加在岁月和旷野之上。

这时,一只狐狸从荆豆丛背后偷偷钻了出来。

经常,即使在晚上,教堂里也似乎挤满了人。靠背长凳破旧而油腻,教士的黑色长袍放在应放的位置上,赞美诗集在搁架上。这是一艘全体船员都已就位的船只。船骨紧绷以容纳所有的死者和生者,庄稼汉、木匠、猎狐的绅士和浑身泥土和白兰地气味的农场主。他们的语言交织在一起,发出清晰明确的字词,永远把时间和

高沼地宽阔的背脊切割分裂开来。悲叹和信念和挽歌，绝望和胜利，但是绝大多数是通情达理和极度的漠然，五百年以来这一切随时会轻蔑地越窗而去。

然而，当贾维斯太太向高沼地走去时，她说道，“多么安静啊！”中午时很安静，除非打猎者散布其上；下午很安静，除了游荡的羊群；夜里高沼地是绝对的安静。

一枚石榴石胸针掉在了荒原的草丛里。一只狐狸轻轻地走动。一片叶子竖着翻转过来。五十岁的贾维斯太太在朦胧的月色下在古罗马营地休息。

“……再说，”弗兰德斯太太直起腰来说道，“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帕克先生。”

“我也是，”贾维斯太太说。她们开始走回家去。

但是她们的声音在古罗马营地上飘动了片刻。月光什么也没有破坏。高沼地接受了一切。只要他的墓碑继续存在，汤姆·盖奇就在大声呼叫。古罗马人的遗骨保存得很好。贝蒂·弗兰德斯的织补针也很安全，她的胸针也如此。有时在中午，在阳光之下，高沼地似乎像个保护者一样储存着这些小小的珍宝。但是在午夜时，没有人说话或策马疾驶，荆棘树一动不动，这时用问题——什么？为什么？——来烦恼高沼地将是愚蠢的。

不管怎样，教堂的钟敲响了十二点。

十二

水像铅一样从岩石的突出部流下——像一条由粗大的白色链环构成的链条。火车开进一片陡峭的绿色牧草地，在意大利，雅各布看到带条纹的郁金香在生长，听到一只小鸟在歌唱。

一辆装满意大利军官的汽车沿着平坦的公路行驶，保持着和

火车同样的速度,扬起一片尘土。有些树被藤蔓交织在一起——如维吉尔所说的那样。这儿有一个火车站;正有一场大规模的送别,在场的有穿着黄色高筒皮靴的女人和穿带环形花纹的袜子的苍白古怪的男孩子。维吉尔的奇思怪想来到了伦巴第平原^①。使藤蔓在榆树之间攀爬生长是古人的习惯。在米兰有亮棕色的翅膀的、敏捷的隼鹰,在房顶上空作花式飞行。

这些意大利的火车厢,当午后的太阳照在上面时简直热得要命,在火车头开到峡谷顶上之前,那咣当作响的铁链很可能会断掉。它一路向上,向上,向上爬去,活像观景铁路上的一列火车。每一个山峰都覆盖着尖尖的树木,令人惊奇的白色村落簇拥在岩石的突出部上。在山顶上总有一座白色的尖塔,边缘是红色的平屋顶,然后是垂直而下的山崖。这不是一个人们在午茶后出去散步的地区。原因之一是这里没有草地。整面山坡全是橄榄树。在四月份,橄榄树之间的土地已经结成了干土块。既没有篱旁阶蹬也没有步道,也没有交错着树叶阴影的小巷,和带有凸肚窗的、供人吃火腿和鸡蛋的十八世纪的小客店。啊,没有,意大利是暴烈的、光秃的、暴露的,身穿黑衣的教士拖着脚步在路上走来走去。而且,奇怪的是,到处都是别墅,你怎么也摆脱不掉。

不过,有一百英镑可花时独自旅行是件很好的事情。如果钱花完了(看来这是很可能的),他就徒步旅行。他可以靠面包和葡萄酒活着——装在细长瓶子里的葡萄酒——因为到过希腊以后,罗马就不算什么了。古罗马的文化相比之下很低下,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博纳米仍旧是说了许多蠢话。“你该到雅典去的,”他回去后将博纳米说。“站在帕台农神庙^②上,”他会说,或者

① 伦巴第平原,在意大利。

② 帕台农神庙: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住神庙,建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

说，“竞技场的废墟会引起一些崇高的思索，”他将把这些思索在信中详细写出。这可能变成一篇关于文明的文章。对比古代与现代，带上对阿斯奎斯先生的一些尖锐的抨击——吉本式的抨击。

一位矮胖的先生费劲地把自己拽了进来，浑身是土，鼓鼓囊囊，挂满了金链子，雅各布很遗憾他不是拉丁族的后裔，便转眼向窗外看去。

想到旅行了两天两夜后你就到了意大利的心脏，感到很奇怪。橄榄树中偶然出现的别墅；男仆给仙人掌浇水。黑色双座四轮敞篷马车从上面有灰泥制盾形徽章的浮华的大柱子间驶进。这样被展示在外国人眼前——这既稍纵即逝又惊人地亲近。那儿有一个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孤独的山头，然而却被不久前坐在公共马车上行驶在皮卡迪里的我看见了。而我想做的是去到那田野里，坐下听听蚱蜢的声音，抓起一把泥土——意大利的泥土，就像现在我鞋子上粘的是意大利的尘土。

整夜雅各布听见他们喊叫着陌生的火车站的名字。火车停站时他听见附近青蛙呱呱的叫声，他小心地推开窗帘，看见在月光下泛着白色的一片广阔奇特的沼泽。车厢里弥漫着雪茄烟雾，在罩着绿灯罩的灯泡周围飘动。那位意大利绅士脱掉靴子、解开背心扣子躺在那儿打呼噜。……到希腊去这桩事对于雅各布来说似乎让他厌烦得难以忍受——独自坐在旅馆里，看遗迹——和蒂米·杜兰特一起到康沃尔去对他反而会好一些。……“啊——，”当他面前的黑暗开始被打破，亮光照进来的时候，雅各布抗议了，但是那人只不过是把手从他身上伸过去拿什么东西——那个穿着衬衫假前胸、没有刮胡子、衣服皱巴巴、肥胖的意大利男人正打开门要出去洗脸。

因此雅各布坐了起来，看见一个瘦削的、拿着一支枪的意大利运动员在黎明中沿大路走去，整个有关帕台农神庙的念头砰然袭

上他的心头。

“上帝呀！”他心里想，“我们一定快要到了！”他把头伸向窗外，空气迎面扑来。

你的二十五个熟人能够直接说出有关身处希腊的非常切中要害的什么话，而你自己则无论什么感情都有东西阻塞着，真是太令人恼怒了。在帕特雷一家旅馆梳洗后，雅各布跟着电车轨道走出了一英里左右；又跟着它走了一英里左右返回；他遇见了几群火鸡；几串驴；在背街上迷了路；读了妇女紧身胸衣和玛吉的汤料的广告；小孩踩了他的脚；到处是劣质奶酪的气味；他高兴地发现自己突然走出来到了他旅馆的对面。在咖啡杯子间有一份过期的《每日邮报》；他看了这份报。可是晚餐后他能够做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没有惊人的幻想的天赋，总的说来我们会比现在糟得多。在十二岁左右的时候，已经不再玩娃娃、玩具蒸汽机也已弄坏，那时，法国、但更可能是意大利、或几乎肯定是印度，便将你过剩的想像力吸引了过去。你的姑姑去过罗马；谁都有一个舅舅——可怜的家伙——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在仰光。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开始讲希腊神话的是女家庭教师。看看那个头像(她们说)——鼻子，你看，直得像支箭，鬃发，眉毛——一切都合乎男性美；而他的腿和胳膊上的线条表明发育的完美程度——希腊人关注脸但同样关注身体。希腊人能够画出鸟会来啄的水果。你先读色诺芬^①；然后读欧里庇得斯^②。某一天——上帝，那可是个重大的时刻——人们说过的话显得有了意义；“希腊

① 色诺芬(公元前431—350)，希腊历史学家，他的著作16世纪就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直到近代仍具有崇高的威望。

②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精神”；希腊这，希腊那，等等；尽管，附带说一下，说任何一个希腊作家接近莎士比亚的水平都是荒谬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们是被幻想培育成长起来的。

无疑，雅各布脑子里有着类似的想法，那份《每日邮报》在他手里揉成了一团；他两腿直伸；一副厌烦无聊的样子。

“但是我们受到的就是这种教育，”他继续说道。

对于他，一切似乎都十分令人厌恶。应该采取点什么措施。他从感到一般地抑郁，发展到像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人。克拉拉·杜兰特在一次聚会上离开他去和一个叫皮尔恰德的美国人聊天。他大老远的跑到希腊来，离开了她。他们穿着夜礼服，说些废话——多么该死的废话——他伸出手去拿《走遍世界者》，一本免费向旅馆老板提供的国际性杂志。

尽管现代希腊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有轨电车体系却十分先进，因此当雅各布坐在旅馆客厅里的时候，电车当唧唧响着，敲着铃，傲慢地敲着，敲着，敲着好让驴给它让路，窗子下面一个老妇人拒绝让开。整个文明正在受到谴责。

饭店的侍者对此也十分漠然。这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下流家伙，对现在坐在惟一的扶手椅中惟一的客人的身体具有食肉者的兴趣，卖弄地走进房间里来，放下了什么东西，把什么东西放放整齐，看见雅各布仍在那儿。

“明天早上早点叫醒我，”雅各布回过头去说道。“我要到奥林匹亚^①去。”

这种阴郁、这种屈服于在周围拍打着我们的黑暗的水流，是现代的发明。也许如克鲁坦顿所说，我们信念不足。我们的父辈们至少还有可摧毁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也有，雅各布心里想，一面在手里揉着《每日邮报》。他将要进入议会，做漂亮的演讲——但

① 奥林匹亚，希腊古代宗教圣地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

是,你一旦稍稍屈服于那黑暗的水流,漂亮的演讲和议会又有什么用呢?确实,对我们血管里幸福与悲哀的涨落从来没有过任何解释。那种体面和你必须盛装参加的晚会,以及格雷旅店后面肮脏破烂的贫民窟——实在存在着的、移动不了的、怪诞的——雅各布想可能这就是背后的因素。可是还有开始使他感到困惑的大英帝国;他也并不完全赞成给爱尔兰以自治。《每日邮报》在这方面是怎么说的?

他已经长成一个男子汉了,将要浸沉于各种事情之中——正如在楼上给他把脸盆里的水倒掉、抚摸着他的钥匙、领扣、铅笔、和散放在梳妆台上的一瓶瓶药片的旅馆女服务员意识到的那样。

他已经长成一个男子汉,这是弗洛林达知道的事实,因为她本能地知道一切事情。

贝蒂·弗兰德斯读着他从米兰寄来的信时疑心到这一点,她对贾维斯太太抱怨道,“什么我想知道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她郁郁地思索着。

范妮·埃尔默绝望地感觉到这一点。他会拿起手杖和帽子,走到窗口,一副心不在焉而又非常严峻的神情,她心里想道。

“我要去,”他会说,“找博纳米要顿饭吃。”

“反正我可以跳进泰晤士河淹死自己,”范妮匆匆走过育婴堂时叫喊道。

“但是,不能够相信《每日邮报》,”雅各布对自己说,一面四处寻找别的东西来读。他又叹了口气,确实他心情如此之郁闷,这郁闷必定已深留在他心中,随时笼罩住他;当然,在一个这样享受一切、不爱分析而又十分浪漫的人身上,这是很奇怪的,博纳米在林肯法律协会自己的房间里这样想道。

“他会恋爱,”博纳米想道。“爱上某个鼻子挺直的希腊女人。”

雅各布在帕特雷写的信是寄给博纳米的——寄给无法爱女人，并且从来没有读过一本愚蠢无用的书的博纳米。

毕竟好书太少了，因为我们不能算上量大无比的历史书、乘坐骡子车去发现尼罗河源头的游记、或滔滔不绝的小说。

我喜欢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在一两页里的那种书。我喜欢哪怕大军在上面走过仍岿然不动的句子。我喜欢硬邦邦的字——这便是博纳米的观点，这招致一些人的敌意，这些人爱好的全是早晨新生的植物，他们推开窗子，看到罂粟花在太阳下盛开，禁不住欢呼英国文学惊人的丰富多产。博纳米根本不是这样。对他的指责是，他文学欣赏的趣味影响了他的友谊，使得他沉默、遮掩、挑剔，只有在和一两个和他想法相同的年轻人在一起时才感到自在。

然而雅各布·弗兰德雷斯和博纳米自己的思想方法完全不同——差得太远了，博纳米叹了一口气，把薄薄的信纸放在桌子上，陷入了对雅各布性格的沉思之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问题在于他身上的这股浪漫气质。“但这种气质和导致他陷入这些荒唐的困境的愚蠢想法搀和在了一起，”博纳米想道，“有着某种——某种”——他叹了口气，因为雅各布是他在世界上最喜欢的人。

雅各布走到窗口，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里。他看见三个穿着苏格兰男人穿的折叠短裙的希腊人；船的桅杆；下层阶级中闲散或忙碌的人们或溜溜达达，或轻快地走出门来，或聚在一起用手比划着——造成他抑郁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不关心他；而是某个深刻的信念——不是因为他自己恰好很孤独，而是所有的人都很孤独。

然而第二天，当火车在开往奥林匹亚的路上缓慢地绕过一座小山的时候，希腊的农妇在葡萄园里干活；希腊的老头子们坐在火

车站上呷着甜葡萄酒。尽管雅各布仍感到抑郁,他却从来没有想到独自一人是多么让人可心的事;离开了英格兰;无牵无挂;和一切隔绝。在到奥林匹亚去的路上有些非常陡峭光秃的山峰;山峰之间的三角形空间里是蓝色的大海。有·一点像英国科尼什的海岸。好吧,现在独自一个人去走上一整天——走上那条小道,沿着它在灌木丛中——还是小树丛?——往上走,直到山顶,从那儿可以看到一半古老的国家——

“好吧,”雅各布说,因为他的车厢是空的,“让我们看看地图吧。”

指责也好,夸奖也罢,你无法否认我们身上存在的那野马般的愿望。放纵地狂奔;筋疲力尽地倒在沙地上;感受地球的旋转;对石头和青草突然涌出——确实如此——极大的友好感情,仿佛人类已经完了,至于说男人和女人们,随他们去吧——根本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我们常常会受到这个愿望的支配。

晚风轻轻吹动着奥林匹亚一家旅馆的肮脏的窗帘。

“我充满了对每一个人的爱,”温特沃斯·威廉姆斯太太想道,“——特别是对穷人——对黄昏时肩负着重担回家的农民。一切都那么柔和、朦胧、非常悲哀。很悲哀,很悲哀。但是一切都有自己的意义,”桑德拉·温特沃斯·威廉姆斯心里想,一面稍稍抬起头来,样子非常漂亮,悲哀,崇高。“人必需爱一切东西。”

她带着面纱,一身白衣,站在奥林匹亚的旅馆的窗前,手里拿着一本便于旅行的小书——契诃夫的故事集。黄昏是多么美啊!她的美就是黄昏的美。希腊的悲剧是一切高尚的人的悲剧。那不可避免的妥协。她似乎明白了点什么。她要把它写下来。她走到丈夫坐在那儿看书的桌旁,手托着下巴心里想着农民,想着苦难,想着自己的美貌,想着那不可避免的妥协,以及她将如何写下这一切。当他合上书放开,好给端上来放在他们面前的汤盘腾地

方的时候，埃文·威廉姆斯也没有说出任何蛮横、平庸或愚蠢的话。只有他下垂的警犬般的眼睛和阴沉的灰黄色的双颊显示出他忧郁的容忍，他的这一信念，即尽管他被迫谨慎小心和深思熟虑地生活，他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他知道是惟一值得追求的一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他的考虑无懈可击；他的沉默始终未被打破。

“一切似乎都这么有意义，”桑德拉说。但是一时的着魔状态被她自己的声音打破了。她忘记了农民。剩下的只有对自己的美的意识，幸运的是，在她面前有一面镜子。

“我非常美，”她心里想。

她微微移动了一下帽子。她的丈夫看到她在照镜子；同意美是重要的；它是继承面来的；你不能忽视它。但它是一道屏障；事实上它是个令人相当厌烦的东西。因此他喝汤，眼睛一直盯在窗子上。

“鹌鹑，”温特沃斯·威廉姆斯太太懒洋洋地说。“然后是山羊，我想，再以后。……”

“想必是焦糖牛奶冻，”她的丈夫以同样的调子说道，他已经把牙签拿了出来。

她把勺子放在汤盘里，她的汤只喝了一半就端走了。她从来不做有失尊严的事情；因为她具有的是很有希腊特点的英国式的尊严，村民向它触帽致意，教区的人尊敬它；当她在星期日早上从宽阔的平台上走下，和首相一起在石瓮旁驻足、摘下一朵玫瑰花时，园丁和园丁的助手都会尊敬地直起身子，也许当她的眼睛四下张望着奥林匹亚的旅馆的餐厅、寻找放着她的书的那扇窗子，几分钟前她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很深刻的什么东西，关于爱和悲哀和农民——的时候，她努力想要忘却的正是和首相的一幕。

但是叹气的是埃文；不是出于绝望也不是反抗。但是，作为最有雄心性格上又是最懒散的男人，他一无所成；他熟知英国的政治

史,他和查塔姆^①、皮特^②、伯克^③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④生活在一起,不可能不把自己和自己的时代与他们和他们的时代进行对比。“然而还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需要伟大的人物,”他习惯于叹着气对自己这样说。现在他在奥林匹亚的一家旅馆里剔牙齿。他已经吃完了。但是桑德拉的眼睛还在到处看着。

“那些粉红色的瓜吃了肯定有危险,”他阴郁地说。他正说着的时候门开了,一个穿灰色格子套装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漂亮但是危险,”桑德拉立刻在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和丈夫说起话来。(“啊,一个在旅游的英国男孩,”她心里想道。)

埃文也明白这一切。

是的,他明白这一切;而且他钦佩她。和人勾搭,他想道,很愉快的事。至于他自己,由于他的身高(他记得拿破仑是五英尺四英寸高),他的大块头,他的缺乏施加自己个性的影响的能力(然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伟人,他叹了口气),那是白费劲。他扔掉了雪茄烟,走到雅各布面前,带着雅各布喜欢的一种朴素的诚意问他是不是直接从英国来的。

“真够有英国特点的!”当侍者次日早晨告诉他们,那位年轻绅士五点钟就出发去爬山了,桑德拉听了大笑起来。“我肯定他问你洗澡的事来着?”侍者摇了摇头,说他要去问问经理。

“你不明白,”桑德拉笑道。“没关系。”

① 查塔姆(1708—1778),老威廉·皮特,第一任查塔姆伯爵,英国政治家。

② 皮特(1759—1806),小威廉·皮特,老威廉·皮特之子,1783—1801年,1804—1806年期间为英国首相。

③ 伯克(1729—1797),艾德蒙·伯克,英国政治家,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但后期参加了皮特为首的保守的托利党,反对法国大革命。

④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英国政治家。1768年进入议会,一直持反对派态度。

雅各布独自伸开身子躺在山顶上，感到非常快乐。可能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但是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威廉姆斯先生问他想不想看报纸；然后威廉姆斯太太问他（当他们在平台上吸烟散步的时候——他又怎么可能拒绝那男人的雪茄烟呢？）他是否在月光下看过那座剧院；他是否认识埃佛拉德·舍伯恩；他是否会希腊文，以及（埃文默默站起来走进屋子里去）如果他必需牺牲一个的话，他会牺牲法国文学还是俄国文学？

“而现在，”雅各布在给博纳米的信中写道，“我将不得不读她那本该死的书”——他是指她的那本契诃夫的书，因为她把这本书借给了他。

尽管这意见不受欢迎，但看来很可能是光秃秃的地方、石头多得无法耕种的土地、和处于英美之间的汹涌翻腾的水生动物丰富的大海比城市更适合于我们。

在我们身上有着某种蔑视界定的绝对的东西。在社会上遭到取笑和歪曲的正是这东西。人们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一个人说，“见到你真高兴”，可这是谎话。又有人说：“现在，比起秋天来，我更喜欢春天了。我想，人渐渐老了的时候会这样的。”女人总是、总是、总是在谈人的感觉，如果她们说“人渐渐老了的时候”，她们是要你回答些完全不相干的东西。

雅各布在希腊人为修建那座剧院开采大理石的采石场坐了下来。中午的时候爬上希腊的山峰是件很热的事情。红色的野仙客来开花了；他看见小乌龟从一丛花下蹒跚着爬到另一丛花那儿去；空气刺鼻，突然又充满了芳香，阳光照射在凹凸不平的大理石碎片上，十分刺眼。他坐在那儿吸着烟斗，安然自若、居高临下、轻蔑傲慢、稍怀伤感、陷入在一种庄严的厌倦感之中。

博纳米会说这便是使他不安的那种事情——当雅各布陷入意

气消沉的状态，看去像个失业的马加特渔民，或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时候。他在这种心情之下的时候你没法让他了解任何事情。最好是别去理他，他迟钝。他容易脾气暴躁。

他一大早就起床了，拿着导游手册参观雕像。

桑德拉·温特沃斯·威廉姆斯穿一身白衣，早饭前在世界上来回搜索，寻找奇遇或一个观点，她个子也许不算高，但身子却挺得少有的直——桑德拉·威廉姆斯把雅各布的头放在了和普拉克西特利斯^①雕塑的赫尔默斯^②的头完全等同的高度上。对比完全对雅各布有利。但在她能够说出什么之前，他已经走出博物馆，离开了她。

一个时髦的夫人旅行时带着不止一套衣裙，如果白衣适合于早晨，也许带紫色点子的沙黄色衣裙、一顶黑帽子、一部巴尔扎克的作品适合于晚上。雅各布回来时她就是这样打扮好了在平台上，看去非常漂亮。她交叠着双手在沉思，似乎在听丈夫说话，似乎在看背着柴的农夫走下山来，似乎注意到山的颜色如何从蓝变黑，似乎在分辨真和假，雅各布心里想，他注意到自己的裤子寒酸到了极点，突然叠起了腿。

“但是他的样子非常出众，”桑德拉认定。

而报纸放在膝盖上、靠在椅子上的埃文·威廉姆斯很羡慕他们。他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将是在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他的关于查塔姆外交政策的专题著作。但是这种浮夸、不自在的感觉真该死——这种烦躁不安、自负和压力——这是妒忌！妒忌！妒忌！他曾发过誓再也不去感到妒忌的。

① 普拉克西特利斯，公元前四世纪雅典雕刻家，其著名作品现仅存《赫尔默斯》大理石雕像。

② 赫尔默斯希腊神，宙斯和迈亚的儿子。

“弗兰德斯，和我们一起到科林斯去吧，”他在雅各布的椅子旁停下，以超乎他平时的热情说道。雅各布的回答使他感到宽慰，或者说，是他在说他很愿意和他们一起到科林斯去时那实在的、直接的、但又羞涩的样子使他感到宽慰。

“这家伙不错，”埃文·威廉姆斯想道，“他从政会很成功的。”

“只要我活着，我打算每年都到希腊来，”雅各布在信里对博纳米说。“这是我能看到的在文明下保护自己的惟一机会。”

“天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博纳米叹道。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笨拙的话，雅各布这些隐晦的说法使他感到忧心忡忡，然而不知怎地又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自己的特点是主张肯定的、具体的、理性的一切。

桑德拉踏着小路从科林斯的最高点往下走，雅各布在她旁边走在高低不平的路边，再也没有什么比当时桑德拉说的话更简单的了。她四岁时失去了母亲；花园宅第非常之大。

“你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外面去，”她笑道。当然那儿有藏书室，有亲爱的琼斯先生，对事情也有想法。“我常常乱走到厨房里去，坐在男管家的膝头，”她笑着，但带着悲哀。

雅各布想，如果他当时在那儿，他会拯救她的，因为他感到她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而且他暗自想道，“一个女人像她这样说话的时候，人们是不会理解她的。”

她不在乎山的崎岖；他看到她短裙下穿着马裤。

“像范妮·埃尔默这样的女人不这样，”他想道，“那个叫什么什么卡斯雷克的也不；然而她们假装……”

威廉姆斯太太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他对自己在行为准则方面的知识感到吃惊；你能够比你认为该说的多说多少；你对女人可以坦诚到什么地步；以及他过去对自己的了解是多么少。

埃文和他们一起上了路；当他们乘车上山下山之时（希腊正处

于生气勃勃的状态,但一切惊人地清晰,没有树木,你从草的叶片之间看见土地,每一座山如开凿成形,轮廓往往映衬在闪闪发光的深蓝色海水中,岛屿白得像沙子一般漂浮在天际,偶尔有棕榈树丛直立在山谷之中,山谷里散布着黑山羊,点缀着小小的橄榄树,有时在侧坡上有白色的坑凹闪现,纵横交错),当他们乘车上山下山之时,他在车厢角落里阴沉着脸,手捏得紧到骨节间的皮肤紧绷着,汗毛直立。桑德拉坐在对面,主宰一切,像准备直冲上天空的胜利女神。

“无情无意!”埃文想(这不是事实)。

“一点没有脑子!”他猜想(这也不是事实)。“然而……”他羡慕她。

到就寝时,雅各布发现难的是给博纳米写信。然而他看到了萨拉米斯城,并从远处看到了马拉松城。可怜的老博纳米!不;这有点奇怪。他没法给博纳米写信。

“我还是要到雅典去,”他下了决心,样子很坚决,腰上像有钩子在扯着他。

威廉姆斯夫妇已经去过雅典了。

雅典仍然能够给一个年轻人这样的印象:一种古怪的结合,各种最不协调的东西的组合。时而是偏狭土气;时而是高尚不朽。时而在丝绒托盘上放着欧洲大陆的廉价首饰。时而庄严高贵的女子裸体站立,只在膝盖上方有着波浪形的织物。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当他漫步在雅典的巴黎林阴大道上,跳起来躲闪那显得说不出地摇摇欲坠的、沿坑坑洼洼的路面轧轧行驶的、受到穿戴着低廉的圆顶硬礼帽和欧洲大陆服装的男女公民致敬的皇家四轮马车时,雅典在他的感觉中没有形成任何固定的体统;尽管一个穿着苏格兰短褶裙、高筒松紧鞋、戴着帽子的牧羊人差点把山羊赶到了皇

家马车的车轮底下；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卫城一直高耸在空中，超出于城市之上，像一个巨大的静止不动的波浪，上面坚实地竖立着帕台农神庙的黄色圆柱。

在一天的任何时间里都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的黄色圆柱坚实地竖立在卫城之上；在日落时分，当皮雷埃夫斯港中的船只鸣炮、钟声响起、一个穿着制服（背心没有扣上）的男人出现了；妇人们卷起她们在圆柱的阴影下编织着的黑色长筒袜，呼唤着孩子，成群结队地下山回家。

它们又赫然在望了，那圆柱、那山墙、那胜利女神庙和厄瑞克忒翁庙^①，全都竖立在黄褐色的被阴影劈开的岩石之上；早晨你一拉开百叶窗，探出身子，就能听到下面街道上马蹄嘚嘚、人声喧嚣、鞭子在空中抽得噼啪响。它们赫然在望，

它们时而是耀眼的白色，时而又是黄色，在有的光线之下呈现出红色，它们竖立时那极端明确肯定的态势给人以永存感，感到从大地涌现出的某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别的地方都浪费在精致的琐事上了。但是这种永存性和我们对它是否赞慕无关。虽然其美所包含的人性足以使我们软弱，搅起深深积淀的淤泥——记忆、放纵、悔恨、伤感的挚情——帕台农神庙和这一切不相干；而你如果想到它怎样多少个世纪整夜站在外面，你就会开始把这强烈的光芒（中午的时候强光刺目，几乎看不到柱子的中楣）和这样的想法联系起来：也许只有美是永恒的。

除此之外，比起带着疤痕的拉毛粉刷的墙壁、在吉它的拙劣弹奏和留声机声中唱出的刺耳的新情歌、街上人们表情多变然而无足轻重的脸来，帕台农神庙的肃穆沉着确实令人惊讶；帕台农神庙是如此充满活力，它不仅没有衰败，反而显得会比整个世界存在得

^① 厄瑞克忒翁庙：公元前421—405年建于希腊雅典卫城上的雅典娜神殿由于其体形复杂和细部精致完美而闻名。

更为长久。

“希腊人很明智，他们从不费心去完成塑像的背面，”雅各布说，他手搭在眼睛上挡住光，注意到雕像看不见的一面没有经过任何加工。

他注意到一行石阶中小小的不规则之处，他在导游手册中读到，这是因为“希腊人的艺术感使他们喜欢这样，而不喜欢数学般的精确。”

他站在伟大的雅典娜的雕像曾耸立过的地方，认出了脚下景色中较为著名的标志。

总之，他认真而勤奋；但是深感郁闷。何况导游们还不断纠缠他。这是星期一的事。

但是在星期三他草拟了一封给博纳米的电报，让他马上就来。然后又在手里揉成一团，扔到了路沟里。

“一则他不会来，”他心里想。“再说我敢说这类感觉会逐渐消失的。”“这类感觉”指的是那种不安、痛苦的感觉，有点像自私的感觉——你几乎希望这种感觉会停止下来——它正变得越来越超出可能的范围——“如果再继续一段时间，我将无法应付它——但是如果另外有一个人同时在看它——博纳米在林肯法律协会自己的房间里，脑子给塞满了——啊，我说，见鬼，我说，”——当你在日落时的帕台农神庙，一边是伊米托斯山、彭特利库斯山、利卡伯图山，另一边是大海，天空呈现轻柔的粉红色，旷野色彩纷呈，大理石在你眼中显出黄褐色，这景象令人感到这样地沉重。幸而雅各布很少联系到具体的个人；他很少想到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肉体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对建筑的感情很强烈；他喜欢雕塑胜于画；他已开始大量考虑文明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被古希腊人卓越地解决了，尽管他们的解决办法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后来，星期三晚上当他躺在床上睡觉时，那只钩子狠狠地在他的腰里扯了一下；他

不顾一切地打个滚翻过身子，想起了他爱上了的桑德拉·温特沃斯·威廉姆斯。

第二天他爬上了彭特利库斯山。

再过一天他上了卫城。时间很早；那儿几乎没有什么人；很可能要打雷。但是卫城上阳光灿烂。

雅各布打算在这里坐下来看书，他看到在很合适的地方有一块鼓形大理石，可以看得见马拉松山，厄瑞克忒翁庙在他眼前闪着耀眼的白光，但是石头却在阴影里。他在石头上坐了下来。读了一页书后，他把拇指夹在书里。为什么不按应该的那样去统治国家？他又接着读了下去。

无疑，他处于能够居高临下俯瞰马拉松山的位置，这使他的情绪高涨起来。也可能一个迟缓的大容积的大脑会有这样繁荣的瞬间。也可能当他在国外的時候，他养成了考虑政治的习惯。

后来他抬起头来看到了那清晰的轮廓，他的沉思具有了奇特的尖锐性；希腊结束了；帕台农神庙已成废墟；然而他在这里。

（拿着绿色和白色雨伞的女士们从院子里走过——路过此地到君上坦丁堡去和丈夫会合的法国女士们。）

雅各布继续读书。然后把书放在地上，仿佛受到所读内容的启示，开始写关于历史的重要性——关于民主——的笔记，那种可能成为毕生工作的基础的草记之一；但也可能在二十年后从一本书里掉出来，自己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这有点痛苦。最好把它烧掉。

雅各布写着；开始画一只挺直的鼻子；而就在他的下面，所有的法国女士们张开、收拢手里的雨伞，看着天空感叹，也不知道这天气会怎么样——究竟是下雨还是晴天？

雅各布站起来，漫步向厄瑞克忒翁庙走去。那里仍有几个用头支持着屋顶的女神柱。雅各布微微挺直起身子；因为稳定和平衡首先影响的是身体。这些雕像简直使别的东西显得不存在了！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们，然后转过身去，正看见吕西恩·格雷夫夫人高踞在一块大理石上，手中的科达相机对准他的头。当然，她不顾她的年龄、身材和紧腿靴子跳了下来——现在女儿已经结婚，她便堕入了就其本身而言相当辉煌的纵情放任之中，成了个一身肥肉的怪物；她跳了下来，但雅各布已经看见她了。

“这些该死的女人——这些该死的女人！”他心里想。他走回去拿留在帕台农神庙地上的书。

“她们真煞风景，”他身子靠在一根圆柱上，把书紧夹在胳膊和腰之间，嘴里嘟哝道。（至于天气嘛，毫无疑问暴风雨即将来临；雅典在浓云密布之下。）

“就是这些该死的女人，”雅各布说，没有一丝怨恨，有的只是因本来可能的事永远不会成为现实而感到的悲哀和失望。

（这强烈的失望感在青年男子身上出现一般是很自然的，他们风华正茂、身强体壮、不久将成为家庭中的父亲和银行的经理。）

雅各布在肯定法国女人们都已离开，并小心地环顾四周之后，向厄瑞克忒翁庙走过去，偷偷地看着左侧那个头顶屋顶的女神。她使他想起桑德拉·温特沃斯·威廉姆斯。他看着她，然后转开了眼睛。他非常感动，他头脑中想着那满目疮痍的希腊鼻子、想着桑德拉、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开始独自一人在炎热中一直爬上了伊米托斯山的山顶。

就在那天下午，博纳米和克拉拉·杜兰特一起在斯隆街后面广场上克拉拉家吃茶，专为谈雅各布的事。在炎热的春天的日子里，她家前窗上挂着条纹遮帘，单匹的马儿用蹄子刨蹬着门外的碎石路，穿着黄色背心的上年纪的绅士按响门铃，当女仆娴静地回答说杜兰特太太在家时，便有礼貌地走进门去。

博纳米和克拉拉一起坐在充满阳光的前屋里，窗外送来甜美的手摇风琴声；水车缓慢地行驶着往人行道上洒水；马车铃声丁

冬,所有的银器、擦光印花布、棕色和蓝色的小地毯、插满绿枝的花瓶上都摇曳着条条黄色阳光。

谈话内容的枯燥无味不必细说——博纳米不断轻声地作出回答,并对像被挤压在一只白缎子鞋里的被阉割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感到惊奇(杜兰特太太这时在后屋里正和某某爵士阐述她坚定的政治观念),直到他觉得克拉拉纯洁的灵魂似乎很坦率;灵魂深处仍是陌生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开始肯定地意识到克拉拉爱着雅各布——而他毫无办法——他本来是会提到雅各布的名字的。

“毫无办法!”门关上后他大声说道,而且当他穿过公园时,产生了对于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来说十分奇怪的感觉;对于不可抗拒地被驱赶前行的马车;对于一丝不苟地成几何图形的花圃;对于世界上毫无意义地围着几何图形冲来冲去的力量。“克拉拉是不是一个,”他停下脚步看男孩子们在蛇形湖里戏水,心里想道,“不说出自己心事的女人?——雅各布会和她结婚吗?”

但是在雅典,在阳光下,在几乎不可能吃到下午茶的雅典,那儿上年纪的绅士们完全用相反的方式谈论政治,在雅典坐着桑德拉·温特沃斯·威廉姆斯,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面纱,两腿向前直伸,一只胳膊放在竹椅子的扶手上,蓝色的烟雾从她的香烟上升起、飘动。

在宪法广场上繁茂地生长着的柑橘树、乐队、拖拉的脚步声、天空、房屋、柠檬黄或玫瑰红的颜色——在温特沃斯·威廉姆斯太太喝了第二杯咖啡后这一切都变得非常有意义,她开始把那个高贵而感情易于冲动的英国女人的故事加以戏剧化。这个英国女人在迈锡尼^① 主动把马车里的一个座位让那个年老的美国妇女(杜

^① 迈锡尼,阿果立特史前期的希腊城市,自19世纪70年代被发现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希腊大陆青铜晚期时代的主要遗址。

根太太)坐——并不完全是虚假的故事,尽管根本没有提到埃文,他不停地倒换着两只脚站在一边,等着女人停止她们喋喋不休的闲聊。

“我在把达米安神父的生平用诗歌的形式写出来,”杜根太太说,她失去了一切——她世上所有的一切,丈夫、孩子、一切的一切,但没有失去信仰。

桑德拉的思绪从具体漂向普遍,神情恍惚地倚躺着。

如此悲惨地催促我们前行的飞逝的岁月;眼下突然绽开成火红的火焰、就像绿叶中那些短暂的黄色圆球(她正看着柑橘树)般无穷的单调平淡的生活;定然要消失的唇上的吻;世界在声和热的迷津中旋转、旋转——虽然说确实也有安静的、美丽苍白的黄昏,“因为我对每一个方面都十分敏感,”桑德拉心里想,“而且杜根太太会永远给我写信,我也会给她写回信。”这时举着国旗列队经过的皇家乐队引起了她心中更大的感情波澜,生活变成了勇敢者登在上面出海的东西——头发被风吹得飘在脑后(她是这样想像的,微风轻轻吹动了柑橘树),她自己正从银色浪花中涌现——这时她突然看见了雅各布。他胳膊下夹着一本书正站在广场茫然地看着四周。他身材笨重,有朝一日会发胖,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她怀疑他只不过是个乡巴佬。

“那个年轻人在那里,”她暴躁地扔掉香烟,说道,“那个弗兰德斯先生。”

“在哪儿?”埃文说。“我没有看见。”

“哦,走开去了——现在在树后边。不,你看不见他。不过我们肯定会碰上他的,”当然,他们碰见了。

但是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乡巴佬?雅各布·弗兰德斯二十六岁时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愚蠢的家伙?想要概括一个人是徒劳的。你必需根据暗示,不完全看说的是什么,也还不完全看做的是

什么。确实，有人一见面就对人的性格产生了无法消除的印象。另一些人则拖延、踟蹰、随风倒。善良的老太太有把握地告诉我们猫常常最能判断性格。她们说，猫总是走到好人身边；可是雅各布的房东怀特霍恩太太却讨厌猫。

还有一种极受尊重的意见，认为当前对性格的炒卖做得太过分了。毕竟，范妮·埃尔默整个是一个感情情绪型、杜兰特太太铁石心肠——这有什么关系呢？克拉拉，主要由于（炒卖性格的人们说）受她母亲的影响，还从来没有机会独立地干过任何事情，只有极富观察力的眼睛才看得出她感情的深度，这是令人十分害怕的；用不了多久会委身于某个配不上她的人，除非，炒卖性格的人们说，她身上有她母亲气魄的火花——反正有点英雄气概才行。但是这个词用在克拉拉·杜兰特身上太不合适了！另外的人认为她在一定程度上很单纯。他们说这正是她吸引迪克·博纳米的原因——那个长着威灵顿式鼻子的年轻人。要说他可是个实力难料的对手。这类流言蜚语往往会在此突然停住。显然他们是想暗示他的独特的脾性——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在他们中间传播着。

“但是有的时候那种脾性的男人需要的恰好正是像克拉拉这样的女人……”朱丽亚·埃略特小姐会这样暗示道。

“哦，”鲍利先生会回答说，“可能是的。”

无论这些爱传闲话的人坐在那儿多长时间，也无论他们怎样把闲话的受害者的性格钉得像放在高温下的鹅肝般肿胀柔软，他们却从不下结论。

“那个年轻人雅各布·弗兰德斯，”他们会说，“样子多么高贵——然而却如此笨拙。”然后他们便会把力气花在雅各布身上，永远动摇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他骑马纵狗打猎——勉强可以算是吧，因为他穷得身无分文。

“你听说过他的父亲是谁吗？”朱丽亚·埃略特问道。

“他们说他和罗克斯比尔家有那么点亲戚关系，”鲍利先

生答道。

“反正他从不拼命干活。”

“他的朋友很喜欢他。”

“你是指迪克·博纳米？”

“不，我不是指这个。显然对雅各布是另一回事。他正是那种轻率地陷入热恋然后后悔一辈子的年轻人。”

“啊，鲍利先生，”杜兰特太太傲慢地向他们袭来，说道，“你记得亚当斯太太吗？她是她的侄女。”鲍利先生站起身来，有礼貌地鞠了个躬，去取来了草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迫回过头去看看，当另一方面的人——在俱乐部和内阁中的男人们——说，描绘人的性格是轻浮的炉边艺术、是针头线脑的小事、是精致的外壳下包含的空虚、炫耀和胡涂乱抹时，他们是什么意思。

在北海海面上战舰成放射形排列，精确地保持着彼此停泊地之间的距离。在得到某个信号后，所有的大炮都瞄准同一个目标发射，目标起火，炸成碎片（主炮手手里拿着表读秒——读到第六秒时他抬起头来看）。十几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以同样漠然的神态、面色镇静地下到海的深处，在那儿无动于衷地（尽管熟练地操纵着机械）、毫无怨言地一起忍受缺氧之苦。陆军士兵像一批批锡做的玩具士兵一样遍布在玉米地里、沿山坡往上爬、停住、微微地左右摇摆、猛地卧倒在地，只是通过望远镜能够看到，还有一两个人像折断了的火柴棍似的上下摆动。

他们说，这些行动，和银行、实验室、大臣、公司的持续不断的交易一起，是将世界向前划去的船桨的划动。做这些事情的人雕琢得很光光滑滑，和在卢德盖特圆形广场的缺乏热情的警察一样。但是你会注意到，他的脸远不是被塞得圆圆的，而是充满意志力地紧绷着，并由于努力保持这一状态而消瘦。当他举起右臂时，他血管中所有的力量都直接从肩膀流进了手指尖；没有一丝一毫分散

到突然的冲动、伤感的悔恨、过分细微的区别之中。公共汽车准时停下。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说，被一种无法捕捉的力量驱使着。他们说小说家从来没有捕住过它；它猛冲过他们的罗网，把网撕成碎片。他们说，我们就是靠这个生活的——这个无法捕捉的力量。

“男人们到哪儿去了？”吉本斯老将军问道，一面环顾在星期日下午总是充满了衣着考究的人的客厅。“枪到哪儿去了？”

杜兰特太太也在看。

克拉拉以为母亲需要她，就走了进来；然后又走了出去。

他们在杜兰特家谈论着德国，雅各布（在那无法捕捉的力量的驱使下）快步沿赫姆斯街走来，和威廉姆斯夫妇撞了个满怀。

“啊！”桑德拉怀着突然感到的热诚大声说道。埃文补充说，“运气真好！”

他们在面朝宪法广场的旅馆里请他吃的晚餐棒极了。电镀过的食物篮里放着新鲜的面包卷。有真正的黄油。肉几乎用不着数不清的上了浇汁的亮光光的红红绿绿的小块蔬菜加以伪装。

不过有点不可思议。在交织着黄色的希腊国王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的大红地毯上，间隔开放着小餐桌。桑德拉和平时一样戴着帽子及面纱吃饭。埃文回过头去东张西望；沉着而顺从；有时叹口气。不可思议。他们是英国人，在一个五月的黄昏在雅典聚在了一起。雅各布一面自己拿这样那样的东西吃，一面很有头脑地回答着问题，不过声音里有种特别的调子。

威廉姆斯夫妇说他们第二天一早要动身到君士坦丁堡去。

“在你起床之前，”桑德拉说。

那么他们要听任雅各布自便了。埃文稍稍回头去点什么东

西——一瓶酒——他带着某种关心，某种父辈的关心（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给雅各布倒酒。由他自便——这对年轻人是很好的。国家还从来没有这么需要过人。他叹了一口气。

“你去过卫城了？”桑德拉问道。

“去过了，”雅各布说。他们一起走到窗子前，埃文则在嘱咐服务员的总管明天一早叫醒他们。

“真是令人惊讶，”雅各布声音粗哑地说。

桑德拉微微睁开眼睛。可能她的鼻孔也微微张大了一些。

“那么六点半起床，”埃文说，一面向他们走过来，在面对背靠窗子站着的妻子和雅各布时，他仿佛在正视着什么东西。

桑德拉对他微微一笑。

他走到窗前又无话可说，桑德拉使用不完整的句子接着说道：

“哦，太好了——不是吗？卫城，埃文——或许你太累了？”

听到这话埃文看着他们，或者说，既然雅各布两眼直瞪着前面，阴沉地、愠怒地、然而又带有某种悲伤地看着他的妻子——并不是说她会同情他。他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也不会使难以平息的爱和精神不再折磨他。

他们离开了他，他坐在吸烟室里，吸烟室面朝着宪法广场。

“埃文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要快活些，”桑德拉说。“我们被报纸拆开了。唉，人能够得到他们所想要的是最好的了。……我们认识以后你看到了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东西。……什么印象……我觉得你变了。”

“你想去卫城，”雅各布说。“那么上去吧。”

“人一辈子都会记得这地方的，”桑德拉说。

“是的，”雅各布说。“真希望你在白天能来。”

“这更好，”桑德拉说着挥了挥手。

雅各布呆呆地看着。

“可是你应该在白天看帕台农神庙，”他说。“你明天不能来——太早了是吧？”

“你独自一个人在那儿坐了许多小时吗？”

“今天早上有几个可怕的女人，”雅各布说。

“可怕的女人？”桑德拉重复道。

“法国女人。”

“可是非常美妙的事情发生了，”桑德拉说。十分钟，十五分钟，半个小时——这就是她面前所有的时间。

“是的，”他说。

“当一个人在你这个年龄时——当一个人年轻时。你打算干什么？你会恋爱——啊，是的！可是别太着急。我年纪大多了。”

她被擦肩而过的散步的男人挤下了人行道。

“我们还继续往前走吗？”雅各布问道。

“继续走吧，”她坚持道。

是因为她在告诉他之前不能停下来——或者听到他说之前——还是她要求的是他的某个行动？她觉察到它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刚刚露头，无法放得下。

“你永远也无法让英国人这样在外面坐着，”他说。

“永远不可能——不能。等你回到英国以后你不会忘记这个——要不和我们一起到君士坦丁堡去吧！”她突然高声说道。

“可是那……”

桑德拉叹了一口气。

“当然你得到德尔法去，”她说。“可是，”她自问，“我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呢？也许是我错过了的什么。……”

“你大约会在晚上六点到那儿，”她说。“你会看见鹰的。”

雅各布在街角的灯光中看上去神情坚决，甚至是不顾一切，然而很镇静。也许他很痛苦。他轻信。然而他身上有着某种刻薄的东西。他内心具有产生极端幻灭的种子，中年妇女会给他带来这

种幻灭感——也许、如果一个人作出足够的努力攀登到山顶，这种感觉就没有必要来到——这种中年妇女带来的幻灭感。

“这个旅馆糟透了，”她说，“前面一个客人脸盆里的脏水还留着。总是有这种情况，”她笑道。

“我们遇到的人真让人讨厌透了，”雅各布说。

他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

“写信告诉我，”她说。“告诉我你的感觉和你的想法。告诉我一切。”

夜很黑。卫城是一片参差不齐的上岗。

“我很愿意，非常愿意，”他说。

“等我们回到伦敦，我们会见面……”

“是的。”

“我想他们不会关大门吧？”他问道。

“我们可以爬过去！”她不顾一切地答道。

云从东向西飘过天空，遮蔽了月亮，使卫城陷入完全的黑暗之中。云团聚集；雾气变浓；飘浮的缕缕薄雾停了下来，越聚越厚。

这时雅典一片黑暗，只有沿街处有道道轻柔的红光；还有皇宫正面被电灯照得一片惨白。海边的码头很突出，由隔开的圆点标明；看不见海浪，岬角和岛屿是亮着几盏灯的黑黢黢的小丘。

“要是可以我很想带上我的兄弟，”雅各布喃喃道。

“等你的母亲到伦敦来时——”桑德拉说。

希腊大陆一片黑暗；在离埃维厄岛不远处，想必一团云触到了波浪，使波浪四溅——海豚越来越深地向海的深处环游。风猛烈地扫过希腊和特洛伊平原之间的马尔马拉海。

在希腊以及在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的高地上，狂风卷刮起沙土，风中布满干燥的微粒。然后猛烈地抽击清真寺光滑的圆顶，使直挺挺地耸立在穆斯林们顶端刻有头巾的墓碑旁的柏树吱嘎作响、怒气冲天。

桑德拉的面纱被刮得乱飘。

“我把我的这本书送给你，”雅各布说。“给。你会留着它吗？”
(这是本多恩^①的诗集。)

空气急速流动。时而露出一颗急行的星星。时而一片漆黑。时而灯光一个接着一个熄灭。时而伟大的城市——巴黎——君士坦丁堡——伦敦——像散布着的岩石般黑黢黢。可能能够分辨得出河道来。在英国树木已经枝繁叶茂。在这儿，也许在南方的某个树林里，有个老人燃起了干枯的蕨草，惊起了小鸟。羊发出咳嗽般的声音；一朵花微微弯向另一朵花。英国的天空比东部国家的要柔和一些、更带一些乳白色。青草满坡的小山向天空传送去了某种温柔的东西、某种潮湿的东西。含盐的风刮进了贝蒂·弗兰德斯卧室的窗子，这位寡妇用一个胳膊肘微微支起身子，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意识到死亡的压抑、但渴望能稍稍长久一点地挡住——啊，就稍稍长久一点点！——挡住死亡的压抑的女人的叹息。

但是还是回到雅各布和桑德拉身上去吧。

他们消失了。卫城就在那儿；但是他们到达过这里吗？圆柱和神庙依然存在；生者的情感年复一年地重新倾注在它们之上；这感情有多少还存在着呢？

至于说到达卫城，谁又能说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说，当雅各布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能够找到任何结实经久的东西永远保存起来吗？不过，他还是和他们一起到君士坦丁堡去了。

桑德拉·温特沃斯·威廉姆斯醒来后当然在她的梳妆台上看到一本多恩的诗集。而且这本书会竖放在英国的乡间宅第中的书架

^① 多恩(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散文作家，对17和20世纪作家影响巨大。

上,某一天萨利·达根的诗歌体《达米安神父^① 传》将会加入这一行列。那儿已经有了十到十二本小书了。桑德拉在黄昏时分漫步走进来,会翻开这些书,眼睛就会发亮(不过不是因为书中的文字),她坐进扶手椅,再度吮吸那瞬间的精华;或者——因为有时候她会烦躁不安——把书一本接一本抽出来,像个杂技演员从一根杆子荡悠到另一根杆子那样掠过自己生命的全部空间。她曾有过自己的难忘时刻。这时,楼梯平台上的有摆落地大座钟滴答地走着,桑德拉便会从中听到岁月的积聚,于是问自己,“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桑德拉会这样说着把书放回原处,然后漫步到镜子前,用手按着头发。晚饭时爱德华兹小姐张开嘴吃烤羊肉时,就会对桑德拉突然的关心感到吃惊:“你幸福吗,爱德华兹小姐?”——西塞·爱德华兹已经多年没有想过是否幸福的事了。

“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从他系靴子带、刮胡子的方式来判断,雅各布从来不问自己这类问题;还从他那夜睡得多沉来判断——尽管风把百叶窗刮得不停地摇动,半打蚊子在他耳边嗡嗡叫。他年轻——是个男人。不过桑德拉的判断,认为他这个人直到目前仍很轻信,是正确的。到四十岁时就可能是另一回事了。他已经把他所喜欢的多恩的诗句标了出来,而这些地方都是很具有野性的。但是你可以把多恩的这些诗句和莎上比亚最纯美的诗篇放在一起。

然而狂风正把黑暗卷过雅典的街道,你可以认为它带着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和心态裹卷着黑暗,不允许你对任何个人的感情进行过于仔细的分析,或对其面貌仔细观察。所有的脸——希腊、地中海东部各国、土耳其、英国人的脸——在黑暗中看起来都会是一个样子。终于圆柱和神庙泛出白色、黄色、转成玫瑰色;金字塔

① 达米安神父(1840—1889),比利时天主教司铎。

和圣彼得大教堂呈现了出来，最后，懒洋洋的圣保罗大教堂也隐约显现。

基督徒有权以他们对一天的意义的诠释将多数城市唤醒。然而，不如他们那么悦耳地、信奉不同教派的人发表着自己带争论性的修正。轮船像把巨大的音叉发出响亮的声音，陈述着一个古老、古老的事实——

大海如何在外边动荡着，无情地、幽幽地闪着绿光。但是，如今是从漏斗口里送来的尖细的责任之声召集起了最大量的人群，夜只是在铁锤敲击之间的长叹，深深的一口气——即使在伦敦的中心，你也能从开着的窗子里听见这长叹。

可是，除了神经衰弱和失眠的人，或高站在高崖上、人群之上，用手蒙着眼睛的思想家之外，谁能够这样不见血肉地只以骨架轮廓来看事物呢？在苏比顿骷髅是裹在肉里的。

“水在晴朗的早晨从来不会煮得这么开，”格兰德奇太太说，一面看了一眼壁炉台上的钟。然后灰色的波斯猫在窗下座位上伸懒腰，并用软软的圆爪子扑打一只蛾子。早餐还没有吃到一半（今天早上吃得晚了）一个孩子就放到了她的怀里；当汤姆·格兰德奇读《泰晤士报》上高尔夫球的新闻、小口喝着咖啡、擦小胡子的时候，她必需得看着糖盆子；他去上班了，他在办公室是外汇方面最大的权威，预定要得到提升的。

骷髅被很好地裹在肉里。即使在这个黑暗的夜里，当狂风把黑暗卷过隆巴德街和费特巷以及贝德福特广场时，骷髅动了（因为这是夏天，是社交的旺季），梧桐树上装饰着电灯，窗帘仍保护着房间不受黎明的侵入。人们仍喃喃念叨着在楼梯上说过的最后的话或在梦中使劲听闹钟有没有响。当风在森林中游动，无数枝桠颤动；蜂巢被扫过；昆虫在草叶上摇晃；蜘蛛迅速沿树皮上的皱褶往上爬；整个空气充满了风声的震颤；细丝样的弹性。

只有在这里——在隆巴德街和费特巷以及贝德福特广场——

每一只昆虫在自己的头脑里装着一个地球仪，森林里的网是为买卖顺利成交而发展出来的规划；蜂蜜是这样或那样的珍宝；空气的颤动是生活难以描述的激动不安。

但色彩恢复了；爬上了草茎；在郁金香和藏红花中突然出现；给树干染上道道金色；充斥在空气的薄雾中、草地上和池塘里。

英格兰银行大楼现出的身影、覆盖着一头金发的纪念像、正在过伦敦桥的拉货车的马匹，开始现出灰色、草莓色和铁灰色。当郊区的火车驶进终点站的时候引起一阵翅膀的呼呼声。车灯的光掠过所有高大的遮着窗帘的建筑物，从缝里溜进去，把鲜红的、被吹得鼓起来的、有光泽的窗帘映亮；还有绿色的酒杯；咖啡杯；以及歪放着的椅子。

阳光照在了刮脸用的镜子上；照在亮闪闪的铜罐上；照在白天的一切令人愉快的装饰品上；这晴朗的、好奇的、穿着盔甲的、灿烂的夏日，它早已战胜了混乱；蒸干了中世纪伤感的雾霭；抽干了沼泽，在上面竖起了玻璃和石块的建筑；把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用这样的全套武器装备起来，使得仅仅看一眼进行日常活动时的举手投足，都要比看过去在露天表演的、军队在平原上以战斗队形拉开阵势的古装历史剧要好看。

十三

“社交的旺季，”博纳米说。

太阳已经把海德公园里的绿椅子背后的漆晒得起了泡；晒脱了梧桐树的树皮；把泥土变成了粉末和光滑的黄色卵石。转动着的车轮不停地绕着海德公园转圈子。

“社交的旺季，”博纳米讥讽地说。

他的讥讽态度是由于克拉拉·杜兰特；由于雅各布晒得黑黑

的、精壮的从希腊回来了，口袋里装满了有关希腊的笔记，管理员来收费的时候他掏了出来；由于雅各布很沉默。

“他连一个表示看到我高兴的字都没说，”博纳米抱怨地想道。

汽车不停地从蛇形湖的桥上开过；上层阶级的人们挺直了身板走路，或者优雅地趴在围栏上；下层阶级的人们仰面朝天屈腿躺着；行动笨拙的尖腿羊在吃着草；小孩子在草坡上向下奔跑，伸出胳膊，摔倒在地。

“非常文雅，”雅各布突然说。

“文雅”在雅各布的嘴里神秘地具有了博纳米日益感到的更为崇高、更具有压倒性、更可怕的性格中的匀称的特点，尽管他仍然、并且可能永远粗野、微贱。

怎样的最高级的字眼！怎样的形容词！怎样使博纳米能够去掉最粗俗的伤感情调；不再像一只软木塞在波浪上沉浮；不再对人的性格没有果断的洞察力；不再不依靠理智，以及不再不能从经典著作中吸取任何安慰？

“文明的顶点，”雅各布说。

他喜欢用拉丁文的词。

宽宏高尚，美德——当雅各布和博纳米谈话时使用这类词汇的时候，意味着他控制着局面；博纳米会像一只充满感情的长毛狗在他周围玩耍；以及（非常可能）最后以他们在地面上打滚告终。

“希腊怎么样？”博纳米说。“还有帕台农神庙等等一切怎样？”

“没有任何常说的欧洲神秘主义，”雅各布说。

“想来是气氛，”博纳米说。“你到君士坦丁堡去了？”

“去了，”雅各布说。

博纳米停顿了片刻，移动了一块卵石；然后话像蜥蜴的舌头般迅速、确定地射了出来。

“你在恋爱！”他大声说。

雅各布脸红了。

最锋利的刀子也从来没有切得这么深过。

作为回答、或者说尽量不予理睬，雅各布直盯着前面，目不转睛、坚如磐石——啊，非常漂亮——像个英国的海军上将，博纳米愤怒地呼喊，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开；等待听到什么声音；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他的自尊心使他不愿回头看；他越走越快，直到发现自己眼前是汽车和咒骂着的女人。那个漂亮女人的脸在哪里？克拉拉的脸——范妮的——弗洛林达的？那个漂亮的小家伙是谁？

不是克拉拉·杜兰特。

克拉拉必需去遛阿伯丁长毛犬，刚好鲍利先生正要出门——非常想走一走——他们就一起出去了，克拉拉和善良的小鲍利——在奥巴尼有住所的鲍利，用诙谐的口气给《泰晤士报》写信，讲关于外国旅馆和奥罗拉·博利亚利斯的鲍利——喜欢年轻人、右胳膊放在后背饰纽上沿皮卡迪里行走的鲍利。

“小坏蛋！”克拉拉喊道，给特洛伊拴上链子。

鲍利期待着——希望——她会向他倾诉心里话。克拉拉爱她的母亲，但有时感到她有点，呃，她的母亲自信心是这样强，无法理解别人会——会——“像我这样荒唐可笑，”克拉拉猛地说了出来（狗拽着她往前）。鲍利觉得她像个女猎人，在心里琢磨着她究竟应该是哪一个——是不是某个头发里流动着月影的苍白的处女，对鲍利来说这是一个奇想。

她脸红了。直截了当地说到她的母亲——不过只是对鲍利先生说，他爱她母亲，大家一定都爱她；但是对她来说，说出来很不自然，然而她一整天都感到她必需和谁说说，这感觉太痛苦了。

“等我们过了马路，”她弯下身子对狗说。

幸而那时她已经恢复了常态。

“她总是想着英国，”她说。“她非常急切地——”

鲍利又上当了。克拉拉从来不向任何人吐露心声。

“年轻人为什么不作出决定，呃？”他想问。“关于英国是怎么回事？”——这是可怜的克拉拉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由于当杜兰特太太和埃德加爵士讨论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政策的时候，克拉拉心里只是在奇怪柜子为什么看上去有土，而雅各布根本就没有来。啊，考利·约翰逊太太来了……

克拉拉会递过漂亮的细瓷茶杯，微笑地听着对她的夸奖——说是在伦敦谁也比不上她的茶泡得好。

“我们在柯西特街布罗克班克商店买茶，”她说。

难道她不该感激吗？难道她不该快活吗？特别是她的母亲看起来这么健康，和埃德加爵士谈论摩洛哥、委内瑞拉或某个这类地方时是那么开心。

“雅各布！雅各布！”克拉拉心里在想；善良的鲍利先生——他一向对老太太是这么好——看着她；停了下来；心里琢磨伊丽莎白是否对女儿太严厉了；琢磨着博纳米，雅各布——是哪一个呢？——克拉拉一说她得遛遛特洛伊他马上就跳起身来。

他们来到了博览会的旧址。他们看着郁金香。蜡一般光滑的小小的花梗或挺直或弯曲地从地里长了出来，既得到营养然而又受到抑制，一片鲜红色和珊瑚粉色。每一株花都有自己的影子；每一株都整齐地按园丁的计划生长在菱形的花圃里。

“巴恩斯从来也没能让郁金香长成这样过，”克拉拉心里想道；她叹了口气。

“你可怠慢朋友了，”当一个朝相反方向走过去的人向她抬帽点头致意的时候，鲍利说道。她猛地一惊；回了莱昂内尔·帕里先生的点头致意；白费了她对雅各布涌起的心思。

（“雅各布！雅各布！”她心里在想。）

“可是，如果我放开你，你会被车子压着的，”她对狗说。

“英国看来还可以，”鲍利先生说。

在阿喀琉斯^①雕像周围的一圈栏杆附近满是阳伞和背心；链子和手镯；优雅漫步的绅士和淑女，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

“‘这座雕像由英国妇女建立。……’”克拉拉傻笑着读出上面的字。“啊，鲍利先生！啊！”~~得得——得得——得得——~~一匹没有人骑的马飞奔而过。马镫乱晃；卵石四射。

“啊！停下！拉住它，鲍利先生！”她喊叫道，她紧紧抓着他的胳膊，脸色煞白、浑身颤栗、眼泪直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状况。

“啧啧！”一小时后鲍利先生在自己的更衣室里说。“啧啧！”——一个足够深刻的评论，尽管没有表达出来，因为他的贴身男仆正在把衬衫领扣递给他。

朱丽亚·艾略特也看见马脱缰而跑，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看看事情的结果，她来自一个酷爱运动的家庭，这种事对她来说显得有点可笑。果然，那个小个子男人裤子上沾满了土脚步沉重地在后面追着；看上去气得要命；当朱丽亚·艾略特带着讥讽的微笑转身朝大理石拱门方向去继续她的慈善之行的时候，那男人正在警察的帮助下骑上马去。朱丽亚只是去看望一个病老太太，她认识朱丽亚的母亲，也许还认识威灵顿公爵；朱丽亚和她的同性们一样，对不幸者充满爱意；喜欢去探望垂死的人；在婚礼上扔鞋子；几十次地倾听别人向她吐露心声；知道的家谱血统的数目比学者熟知的年代都要多；是最仁慈、最慷慨、最不自制的女人之一。

然而，她走过阿喀琉斯的雕像五分钟后，她的脸上就带上了一个在夏日午后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挤身行进的人所具有的着迷的表情，树叶在沙沙作响，车轮搅起黄尘，眼前的喧嚣像是对逝去的

①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除了脚跟外，其他地方都刀枪不入的英雄。

青春和逝去的夏日的一首挽歌，她心中涌起了一种奇特的忧郁，仿佛岁月和永恒的归宿透过裙子和背心显露了出来，她看到人们悲剧性地走向毁灭。然而，老天知道，朱丽亚不是个傻瓜。再也没有比她更精于讨价还价的女人了。她严守时刻。她手腕上的表告诉她，十二分半钟后要走到布鲁顿街。康格里夫夫人等着她五点钟到达。

韦雷大楼上的镀金大钟敲响了五点。

弗洛林达像个动物那样面无表情地看着那钟。她看看钟；看看门；看看对面的长玻璃窗；放好斗篷；走近桌子，因为她怀孕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斯图尔特大妈说，她建议了一些补救的办法，咨询了朋友；当她轻轻走过时，鞋跟绊了一下，跌坐下来。

侍者把她的一杯略带粉红色的甜饮料放在桌子上；她用吸管吸着饮料，眼睛看着镜子、看着门，甜甜的味道使她得到了安慰。当尼克·布拉汉姆进来时，就连年轻的瑞士侍者都看得出来，他们之间有着一个交易。尼克笨拙地把衣服拢在一起；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紧张地坐下准备受折磨。她看着他；开始大笑起来，笑啊——笑啊——笑啊。那个年轻的瑞士侍者两腿交叉着站在柱子旁，也笑了起来。

门开了；涌进了摄政街上的喧嚣，既无情又无怜悯的车辆轰鸣声；以及带着尘埃颗粒的阳光。瑞士侍者必需去接待新来的客人。布拉汉姆举起了杯子。

“他很像雅各布，”弗洛林达看着新进来的人说。

“看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的样子，”她停住了笑。

雅各布向前探着身子，在海德公园的地上画帕台农神庙的平面图，至少是一些交叉的线条，可能是帕台农，也可能是数学的图解。为什么角落里的卵石埋得那么结实？他掏出一叠纸来并不是

为了数他的笔记，他读着桑德拉的一封流畅的长信，这是她两天前在密尔顿·道尔宅写的，写时面前放着他的书、脑子里回忆着说过的或打算做的什么事情、在到卫城去的路上在黑暗中的某个永远至关重要的瞬间（这是她的信念）。

“他就像莫里哀^①作品里的那个人，”她暗自想道。

她指的是阿尔西斯特——她的意思是他很严肃。她的意思是她能够欺骗他。

“难道我不能吗？”她想道，一面把多恩的诗集放回书柜里去。“雅各布，”她继续想道，同时走到窗口，越过星星点点的花圃，看着黑白花斑的奶牛正在山毛榉树下吃草的草地，“雅各布会吃惊的。”

儿童车正在穿过围栏上的小门。她吻吻她的手；在保姆的指导下吉米挥动着他的手。

“他是个小男孩，”她说，心里想的是雅各布。

然而——阿尔西斯特呢？

“你真讨厌！”雅各布咕哝道，一面把一条腿伸直，然后又把另一条腿伸直，在每一个裤子口袋里摸他那张椅子票。

“看来羊把票给吃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养羊？”

“对不起打搅你了，先生，”收票的人说，他的一只手深深插在一大口袋的便士里。

“呃，我希望他们好好付给你报酬，”雅各布说。“给你钱。不，不用找了。去把自己灌醉吧。”

他宽容地、怜悯地、怀着对人类的巨大蔑视给出了半个克

① 莫里哀(1622—1673)，17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剧作家，用喜剧的传统形式创造了新的喜剧风格。

② 克郎，英国旧币制时的五先令硬币。

郎^①。

即使现在,当可怜的范妮·埃尔默走在滨河大道上时,仍在以自己不起作用的方式应付他在和铁路警卫或搬运工说话时的那种漫不经心、漠不关心、目中无人的态度;或者当怀特霍恩太太的小儿子挨老师打后她来找他商量时他说话的态度。

过去两个月里范妮完全靠明信片维持着,她脑子里的雅各布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雕像般的庄严、高贵、盲目。为了增强她的想像,她开始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去,她在里面一直低垂着眼睛,直到走到破损的尤利西斯^①雕像前,才大睁开双眼,感受到雅各布在场的新的震惊,足够持续半天之久。不过这效果也在逐渐消失。她现在写东西了——诗、从不寄出的信;她在大广告牌上的广告里看到他的脸,会穿过马路让手摇风琴声把她的沉思变成狂想曲。但在早餐(她和一个教师同住)当黄油抹得盘子上到处都是、叉尖上凝着剩鸡蛋黄的时候,她便激烈地修正她的想像;说实话,她非常生气;丧失了她的气质,正如马杰里·杰克逊告诉她的那样,把一切降到(她一面系着她那结实的靴子)本能、庸俗、伤感的水平上,因为马杰里也爱过;而且当了一回傻瓜。

“奶奶们应该告诫我们,”范妮说,眼睛看着滨河大道上的培根地图店的橱窗——应该告诫你大惊小怪没有用;这就是生活,她们应该这样说,像范妮现在说的这样,一面看着标有轮船航线的巨大的黄色地球仪。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范妮说。

“一张冷酷的脸,”巴雷特小姐心里想,她在橱窗的另一边买叙利亚沙漠地区的地图,正不耐烦地等着售货员的服务。“现在女孩子这么快就显得老相了。”

赤道在泪水下模糊了。

① 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

“去皮卡迪里吗？”范妮问公共汽车的售票员，然后上到顶层。终究，他会、他必需回到她的身边。

但是当雅各布坐在海德公园的山毛榉树下时，他想着的可能是罗马；是建筑物；是法律制度。

公共汽车在查令十字路口站停下；在它后面塞满了公共汽车、运货车、小汽车，因为有一个队伍举着旗子正走过白厅，一些老年人正艰难地从滑溜溜的狮子爪之间走下来，他们刚才在那儿宣布自己的信仰、高声歌唱、不时从歌谱上抬起眼睛望着天空，现在他们行进在金色字母写出的他们的信条后面时眼睛仍然望着天空。

交通停止了，太阳没有了微风来将它喷洒，变得几乎太热了。但队伍过完了；旗子在经过白厅后在远处闪着光；车辆恢复通行；不稳地移动；旋即进入持续平滑的轰鸣；转过鸡距街的拐角；扫过政府办公大楼和骑马者的雕像，沿白厅而下，到像拴在一起的灰色舰队般的砖石建筑的刺一般的尖顶，然后是威斯敏斯特教堂上的大钟。

大本钟敲了五下；纳尔逊^①接受了对他的致意。海军部的电报线震颤着传来了遥远的信息。有一个声音不断地说着，总理们和总督们在德国国会大厦发言了；拉合尔上场了；说国王在旅行；在米兰发生了暴乱；说维也纳谣言四起；说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面见了苏丹；舰队停泊在直布罗陀。那声音继续着，当白厅的办事员（蒂莫西·杜兰特是其中之一）倾听、译解、记录时，他们的脸上留下了声音无情的严重性的印记。文件越积越多，上面写着德国皇帝说的话、有关稻田的数据、成百上千的工人的咆哮，他们在背街小巷策划煽动暴乱、或聚集在加尔各答的集市里或在阿尔巴尼亚的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民族英雄，在特拉法尔加一战中击败拿破仑，自己也牺牲。他的铜像耸立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此处指纳尔逊铜像。

高地上集结军事力量,那儿山是土黄色的,白骨横陈。

那声音在一间摆着许多沉重的桌子的四方形的安静的房间里清楚地说着,一个年长的男人在打字机打出的纸页的空白处做笔记,他的银柄雨伞靠在书柜旁。

他的脑袋——光秃、红色的微血管清晰可见、看上去很空虚——代表了那座建筑物里所有的人的脑袋。他的有着一双亲切的灰白色眼睛的脑袋载着知识的重负穿过马路;把知识摆在同样载着重负而来的同事面前;然后这十六位先生拿起钢笔,或者在椅子上厌倦地转动着身子,判决历史应该这样或那样发展,他们的脸上表明他们果断地下了决心要强使印度的王公和德国的皇帝、集市里的窃窃私语、在白厅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阿尔巴尼亚高地上穿短褶裙的农民的秘密集会,都和谐一致起来;要控制事件的发展进程。

当游行队伍举着旗子经过白厅,空气中充满了口哨声和各种冲击震动时,皮特和查塔姆,伯克和格莱斯顿以瞪视着的大理石的眼睛左右环顾,他们那种永恒的平静的神态也许为生者羡慕。何况,那十六个人之中有的在闹消化不良;有一个就在那一刻弄裂了眼镜的镜片;另一个明天要到格拉斯哥去讲演;总而言之他们都太红润、太胖、太苍白或太瘦,不适于像这些大理石脑袋当年那样处理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海军部他的小房间里正要去查阅一本蓝皮书的蒂米·杜兰特在窗前停留了片刻,注意到捆在灯柱上的标语牌。

打字员之一的托马斯小姐对她的朋友说,如果内阁会议再开下去,她就要误了和男朋友在欢乐酒吧外的约会了。

蒂米·杜兰特胳膊下夹着蓝皮书回来时注意到街角有一小群人;他们密集在一起,仿佛其中一个人知道些什么;另外的人挤在他周围、抬头看看、低头望望、沿街瞅瞅。他知道的是什么?

蒂莫西把蓝皮书放在面前,仔细读着财政部传阅的一份收集

信息的文件。他的同事、也是办事员的克劳利先生把一封信插在了插杆上。

雅各布从海德公园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把票撕得粉碎，离开了那儿。

“怎样的日落啊，”弗兰德斯太太给在新加坡的阿切尔的信中写道：“你简直无法下回到屋子里去的决心，”她写道。“似乎连浪费一刹那的时间都是邪恶的。”

雅各布离开时，肯辛顿宫的长窗被映照得火一样红；一群野鸭飞过蛇形湖；树木黑黢黢地、壮丽地衬托在天空下。

“雅各布，”弗兰德斯太太写道，夕阳的红辉照在信纸上，“在惬意的旅行之后现在正在刻苦努力呢……”

“德国皇帝，”遥远的声音在白厅中说，“接见了我。”

“我认识那张脸——”安德鲁·弗洛伊德牧师从皮卡迪里卡特店里走出来时说，“可是究竟是谁？——”他看着雅各布，转过身来看着他，但是不能肯定——

“啊，是雅各布·弗兰德斯！”刹那间他想了起来。

可是他多么高大；多么不做作；一个多么好的青年人。

“我给过他拜伦的作品，”安德鲁·弗洛伊德沉思道，雅各布过马路时他开始向前走去；但是他犹豫了一下，那个瞬间过去了，失去了机会。

另外一支队伍没有打旗子，挡住了去长英亩的路。坐有佩带着紫水晶的年长有钱的贵妇和插着康乃馨的绅士的四轮马车截住了出租马车，汽车掉转方向，里面穿白色背心的疲倦的男人懒洋洋地靠着，他们正在回到地处普特尼和温布尔顿、有着灌木丛和台球房的家里去。

两个手摇风琴师在路边演奏，从奥尔德里奇出来的臀部标着白色记号的马匹叉开腿就要横穿马路，被敏捷地给猛拉了回来。

杜兰特太太和沃特利先生一起坐在汽车里，心里很焦急，怕错过了序曲。

但是沃特利先生总是那么温文尔雅，总是能赶上序曲，他扣上手套，赞赏着克拉拉小姐。

“在剧院里度过这样的—一个晚上真是太遗憾了！”杜兰特太太看到在长英亩里马车制造厂的窗子全都映着火红的夕阳时说道。

“想一想你的高沼地！”沃特利先生对克拉拉说。

“哦！可是克拉拉更喜欢这个，”杜兰特太太大笑道。

“我也不知道——真的，”克拉拉说，一面看着火红的窗子。她突然一震。

她看见了雅各布。

“是谁？”杜兰特太太向前探着身子，厉声问道。

可是她谁也没有看见。

在歌剧院的拱门下，肥大的脸和瘦小的脸、涂了粉的脸和多毛的脸，在夕阳下全都同样泛着红光；在巨大的发出幽暗的樱草色的吊灯的刺激下，在荡妇、鲜红的颜色和豪华的仪式的刺激下，有些女士有一会儿功夫向附近热气腾腾的卧室里看进去，那里面披散着头发的女人把身子探向窗外，那里面女孩子——女童——（长穿衣镜使女人们悬浮在那里）但是必需跟上；不能把路堵住。

克拉拉的高沼地很不错。腓尼基人在他们堆积的灰石块下睡觉；旧矿的烟囱赤裸裸地突立着；早出的蛾子在石南的花铃上留下了污痕；从脚下远远的地方传来了车轮在路面上摩擦的轧轧声；海浪的叹息声显得轻柔、坚持、永不停息。

帕斯柯太太站在她的菜园里，用手遮住射进眼睛的光，看着远处的大海。两艘轮船和一艘帆船对面开过；在海湾里海鸥不断飞落到一根圆木上，再高高飞起，再回到圆木上，有些乘着海浪来到水边，停留在那儿，直到月光把一切变成了白色。

帕斯柯太太早已回到了屋子里。

但是红色的光仍照在帕台农神庙的圆柱上,编织着长袜、有时把一个孩子叫过来给他捉掉头上的小虫子的希腊妇女们快活得像发情期的灰沙燕,争吵着、责骂着、给婴儿喂奶,直到比雷埃夫斯的船舰的炮声终止了这一切。

这声音传播开去,然后伴随着阵阵爆炸声穿过了岛屿之间的海峡。

黑暗像一把刀在希腊落下。

“炮声?”贝蒂·弗兰德斯半睡半醒地说,她下了床走到窗前,窗子周围装饰着黑色的叶子。

“这么远不可能是,”她心里想。“是大海的涛声。”

她又一次听到了遥远的沉闷的声音,好像是夜间活动的女人在拍打巨大的地毯。莫特牺牲了,西布鲁克死了;她的儿子们在为国战斗。但是那些鸡安全吗?楼下是有人在走动吗?是丽贝卡又牙痛了?不。夜间活动的女人们在拍打巨大的地毯。她的母鸡在栖木上微微地动了动。

十四

“他什么也没收拾,”博纳米惊奇地说。“什么也没有安排。所有的信都到处乱放着,谁都能够读。他是怎么想的?他以为他还会回来吗?”他站在雅各布房间的正中间沉思着。

十八世纪有它的特点。这些房子大概是一百五十年前盖的。房间美观匀称,天花板很高;在上门框的木头上雕着一朵玫瑰花或一个公羊的头骨。就连墙上漆成山莓色的嵌板也有自己的特点。

博纳米拿起一张购买猎鞭的账单。

“这好像已经付过钱了，”他说。

有桑德拉给他的信。

杜兰特太太正带一批人到格林威治去。

罗克斯比尔伯爵夫人盼着这份愉快。……

空屋子里的空气也是无精打采的，只是把窗帘吹得鼓起来；花瓶里的花微微一动。尽管没有人坐，柳条扶手椅的一根条发出吱吱的响声。

博纳米穿过屋子走到窗前。皮克福德的运货车沿街开去。公共汽车在莫迪路口堵在了一起。发动机颤动着，赶运货马车的人刹住了车，猛劲拉住马。一个刺耳的、悲惨的声音喊了些难懂的话。然后突然所有的树叶似乎都挺了起来。

“雅各布！雅各布！”博纳米站在窗口呼喊道。树叶又垂下了头。

“到处都是这样一片混乱！”贝蒂·弗兰德斯一把推开卧室的门大声说道。

博纳米从窗前转过身子。

“我该怎么处理这个，博纳米先生？”

她伸出的手里拿着雅各布的一双旧鞋子。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达洛维夫人

作者 =

页数 = 5 2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